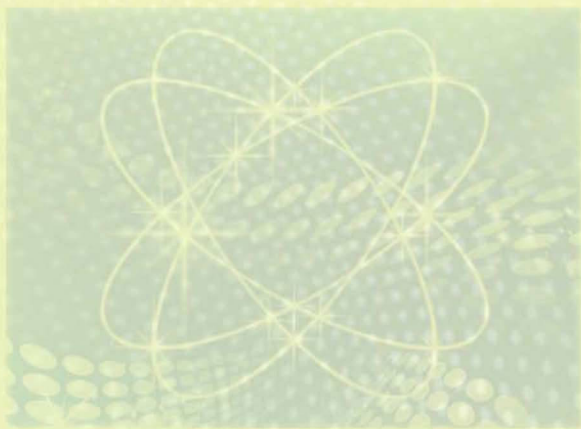


好兵帅克



译 序

同世界文学名著中的许多艺术形象一样,在广大读者的心目中,“好兵帅克”几乎成了生活在人们中间的一个血肉丰满的活生生的人物。正是由于“好兵帅克”,哈谢克当之无愧地进入了世界优秀讽刺艺术大师的行列。一提到哈谢克,人们立刻就会联想到“帅克”。但是,哈谢克经历了怎样的思想和艺术道路才塑造出这个形象的呢?这一点,人们知道得很少。关于哈谢克,不仅他的祖国以外的读者了解甚少,就是在他的祖国,作家的面貌和他创作的艺术价值也是在作家逝世多年之后才渐渐被认识、被承认的。

哈谢克进行文学创作的年代,正值欧洲历史上有着漫长的统治历史的哈布斯堡王朝即将寿终正寝的时期。这个统治、压迫捷克民族达三百年之久的王朝既腐败没落又专横暴戾。哈谢克对自己所置身的这个世界是深恶痛绝的。他对民族压迫、官僚统治、教权主义、军国主义,对贵族老爷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而对身受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双重苦难的捷克劳苦大众则深表同情,满怀诚挚的爱。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他的讽刺锋芒更加犀利,触及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道德风尚、宗教、婚姻、家庭、警察、报刊。

他的一篇篇风格独特的讽刺作品像一把把锋利的匕首刺在敌人身上,而他的敌人则竭力以诽谤、攻击来贬低他,削弱他的作品的社会影响和力量,尽可能使人们遗忘他。

捷克人民把自己的祖国从奥匈帝国与捷克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下解放出来之后,才洗刷掉反动统治阶级涂抹在作家脸上的污垢,推翻了他们对作家的创作的歪曲和诬蔑,使哈谢克的名字焕发出炫目的光彩。在捷克解放前,哈谢克的作品只有六七部为人所知。1945年



解放后,捷克文艺界才开始搜集、整理、出版他的著作,至今已出了十六卷,哈谢克的名字才越出他的祖国的国界。

—

雅罗斯拉夫·哈谢克于1883年4月30日出生于布拉格一个穷教员的家里。哈谢克从小酷爱读书,小学五年级时由于成绩优异而被保送入中学。班主任、捷克著名的历史小说家阿洛伊斯·伊拉塞克的爱国主义教育对哈谢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幸,他十三岁时父亲就病故,留下他同母亲弟妹靠亲朋好友的接济过活。这种艰难的生活使他较早地懂得了爱和憎,还在中学时他就参加了反对奥匈帝国的示威游行,常同警察发生冲突,因而屡遭逮捕和拘留。父亲死后,他因无钱缴纳学费,只好中途辍学,到教堂、药房去找事做。后来他进入一所商业专科学校学习。毕业后,为了弟妹们能上小学,他放弃了当作家的愿望而去一家银行任职。由于他从小渴望自由,极力想从包围着他的窒息的环境里挣脱出来,他徒步遍游全国,终因擅离职守被银行解雇。早在当药房学徒的时候,他就渴望成为作家,这时,他更想把旅途所见所闻写下来,以写作养家,但这个愿望在当时是难以实现的。

哈谢克在1900年参加了“吹奏管”颓废派文学团体,但他很快就意识到咖啡馆、沙龙里是产生不出伟大的作家和作品来的。他不久就找到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他特别赞赏高尔基这位“新时代的人道主义的代表”。他以高尔基为榜样到底层去,把立足点转到劳苦大众中。遗憾的是,这位年轻的作家没有像高尔基那样得到伟大的列宁的指引,他在追求中常常陷入危机。

1903至1907年,他加入了捷克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在该组织的机关刊物《公社》任编辑,并为工人们讲课。在这段时期里,他常以个人行动去反对社会,不是撕毁当局戒严令的布告,就是击碎政府机关大楼的玻璃窗,或者就像他笔下的人物帅克一样,干过不少令当局啼笑皆非的“妙举”,常因“胡闹、扰乱治安”等罪名被拘留、罚款,甚至坐

牢。后来,由于未婚妻雅尔米娜·玛耶罗娃的劝告,他才放弃了无政府主义。

1901年,哈谢克十八岁时就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1903年他同拉迪斯拉夫·哈耶克合出了一部诗集《五月的呐喊》。哈谢克以写短篇小说,特别是讽刺、幽默的短篇为主,同时也写一些严肃的、颇有深度的政论性文章,如《切尔洛瓦》就是一篇关于斯洛伐克民族民权问题的及时、敏锐、针对性很强的评论。

哈谢克婚后的第一年,即1911年生活得很幸福,也是他创作的丰收年,他一下子写了一百零七个短篇和小品,其主题和题材大多与以前相似,只是增添了写军队问题的作品。帅克这个人物形象最早就是在这些作品中出现的。

向往无拘无束、自由生活的哈谢克对充满小市民习气的家庭生活开始感到窒息,他不能成为他的妻子所要求的有责任感的、具有资产阶级“家庭味”的理想丈夫,于是发生了家庭冲突。最终,他的妻子带着刚刚出世还不到两个月的儿子里沙和嫁妆搬回娘家去了。从此哈谢克又过上了吉卜赛人的流浪生活,重又成为警察监视的对象。有一次,哈谢克深夜两点还漫步在布拉格查理大桥上,他见迎面过来一人,就想以恶作剧试试那人的反应。于是他装出要越过桥栏杆投河的举动;正巧后面也来了一个人,赶忙上前将他紧紧抱住,并喊来巡警相助。结果他以“阻碍交通罪”遭到罚款,还被认定患有“抑郁症”而被送进疯人院。哈谢克在疯人院里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素材,后来都写入了他的作品里。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哈谢克应征入伍,参加捷克军团开赴俄国作战。他不愿为奴役自己民族的外国统治者卖命,于是用种种方式进行抵制。1915年9月,俄军突破防线,切断了哈谢克所在部队同帝国主力军之间的联系,哈谢克趁机成为俄军的俘虏。奥军发出逮捕令,确认他为叛徒。俄军在俘虏营中组织了一支捷克志愿军团与奥匈帝国作战,哈谢克很快就加入了该组织,并在军团发行的《捷克斯洛伐克》杂志担任记者。哈谢克从应征入伍起就一直坚持写作,最初是写诗。1917年写了《好兵帅克当了俘虏》;他还模仿狄更斯的《匹克威克



外传》写了《匹克威克俱乐部》，讽刺奥匈帝国统治阶级的腐朽没落以及帝国官僚们的昏庸无能。伟大的十月革命使哈谢克毅然投身到革命方面。1918年2月他参加了红军，一个月后成了布尔什维克党党员。他在红军中进行热情的宣传鼓动工作，主编德文的《狂飙》、匈牙利文的《风暴》以及蒙古文的《曙光》等杂志，宣传支持俄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他同当时参加红军的中国劳工结下了友谊。他曾计划在自己的代表作《好兵帅克》（1921—1923年，一译《好兵帅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遭遇》；又译《好兵帅克历险记》）里写一段帅克前往中国参加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可惜死神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伟大的十月革命成了哈谢克的命运的转折点，他的思想、行为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昔日布拉格街头那个酒鬼、浪荡子，如今成了红军干部、苏维埃代表，有着丰富群众工作经验的红军政工人员，守纪律，讲道德。他还有幸认识列宁，聆听了列宁的讲话，会见过斯维尔德洛夫、比留柯夫等人。在这些人的帮助下，哈谢克提高了阶级觉悟，认识到自己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使命，使自己后来的创作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哈谢克于1920年年底返回捷克。一直憎恶哈谢克的捷克资产阶级以及社会民主党右翼的政客们，立即掀起了一股“反哈谢克”的恶浪。甚至社会民主党“左派”的一些同志也轻信敌人的谣言，对他冷淡、疑忌、误解，不给他工作做。哈谢克找不到工作，物质生活极度贫困，连个栖身之所都没有，真是孤寂无援，生活在危机中。然而经过革命锻炼的哈谢克没有被困难吓倒，也决不向恶势力低头。相反，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富有进攻性，他用那支犀利的笔一连写了八篇政论文章，他说：“……我就是要给捷克政府的衮衮诸公的背上重重地抽几鞭子，就像我们红军第五军团狠揍西伯利亚的（高尔察克）反动派那样。”他揭露反动当局、资产阶级的政客以及社会民主党的叛徒们的不义行为。正如捷克著名的无产阶级作家奥勃拉赫特说的“哈谢克嘲笑整个世界，可有一样他不嘲笑，那就是共产主义和他那鄂木斯克的过去。”（即指他在红军里的那段历史）他捍卫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维护

革命领袖的尊严。他在《我的供词及评论》一文中，骄傲地宣称自己是一个“共产主义作家”。正是在这种艰难时刻，他把自己全部心血浇灌到《好兵帅克》里。他将他的全部生活经验、全部的爱憎、过人的才智统统倾注其中。他获得了成功，赢得了世界好评，但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当《好兵帅克》第一卷写出后，无人为他出版，哈谢克只好同友人一章一章地刻印，沿街叫卖。在他的书受到读者欢迎时，出版商就抢着出，赚了一大笔钱，分给作者的却是很少一点。但对于随时都会断炊的哈谢克来说还是很可观的。他拿了这笔钱在黎普尼采村买了一幢小木屋，在那里继续创作。由于资产阶级的迫害，他贫病交加，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他得了疟疾后，还在病榻上用口述的方式继续创作《好兵帅克》，但未能写完。1923年1月3日，他终因心脏麻痹和肺炎病逝，当时他还不满四十岁。送葬的只有他见过两三次面的儿子沙和几位朋友。哈谢克就这样在孤寂潦倒中默默地死去了，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死掉的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一位为美好的明天而战的伟大战士。

二

我们在《好兵帅克》里所看到的哈谢克的独特艺术风格和鲜明的人物性格不是突然出现的。在写作《好兵帅克》之前，哈谢克写过大量短篇小说、幽默讽刺小品和政论文等作品。通过这些作品，哈谢克锤炼出适合自己的才能特点的艺术风格，找到了自己的主人公。

哈谢克的第一篇作品《节日里的吉卜赛人》发表于1901年1月，从这时起到1904年，是他创作的第一阶段。这些作品大部分是记述他在奥匈帝国境内与邻国游历时的旅途见闻的随笔与短篇小说。作家在自己的作品里以写生的笔触描绘了千姿百态的大自然的美，以民俗家的精确观察记载了各地风土人情。但是，这些早期的习作就已显示出，作家最感兴趣的是人，从人的独特的外貌、性格到伦理观念。后来发展成为他创作特点的狡黠幽默，在这时就已初露端倪。



在描写旅途见闻的早期作品中,常见的主人公是牧童、农夫、渔民、水手、流浪汉和偷猎的人。他们活动在崇山峻岭、茂密的森林、湍急的河流、辽阔的原野上。贯穿这些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常常是人与大自然的和谐一致,人对大自然的迷恋。这些散发着浓郁浪漫主义气息的作品流露出年轻的哈谢克对城市沉闷的生活气息的不满和反抗,对自由的、清新的生活的神往。《啊,多瑙河,洁白的水》《节日里的吉卜赛人》等都属这类作品。

哈谢克早期创作的另一类作品具有明显的揭露倾向。《庄稼活》《收啤酒花的时候》《山民之死》以及《一个考古学者吉卜赛人》等短篇都响彻着抗议当权者的暴虐、渴望社会正义的呼声。

与旅途随笔的浪漫主义情调相反,这些作品的格调是低沉阴郁的。这些作品的主人公大都是引人怜悯的弱者。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的个别作品中就已塑造了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积极行动的人物。他们都是些出身卑微、心地憨厚、头脑简单,初看时甚至有些呆头呆脑的人物,实际上,在这副外表下面隐蔽着他们的待人处世的机智,这副外表往往就是他们自卫与进攻的武器。可以认为,在这些作品里已经出现了帅克的雏形。1902年的短篇《渔夫古拉耶》的主人公古拉耶就是一个聪明伶俐的人物,他带动全村居民到地主的树林中去偷砍树木。在1901年的短篇《他来得及》中,一个佯装蠢笨的青年农民竟从一个吝啬的资产者手里骗取了相当可观的一笔钱财。在《布拉格就是布拉格》(1902年)、《一个考古学者吉卜赛人》(1902年)等短篇中也有类似情节出现。作家通过普通劳动者与压迫他们的人的冲突,显示出人民群众在道德上、智慧上的优势。

哈谢克的丰富的社会阅历对他的创作活动产生了极为有益的影响。步入文坛几年之后,他的创作的社会力度就有显著的增长。他力求在自己作品中提出人们关切的社会问题。反过来,这又推动他去深入认识当时的社会,寻求许多重大社会问题的答案。除个人的生活经历外,促使哈谢克把视线集中到社会问题上的另一个原因是俄国1905年革命的影响。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本来就已陷入深重的危机,俄国1905年革命浪潮的冲击愈加激化了社会矛盾。在这种社会氛围中,捷

克的进步作家普遍对探讨社会问题表现出浓厚兴趣,反映在作品上,就是捷克文学的讽刺倾向的增强。这种社会的和文学的形势当然也有力地推动了哈谢克去思考周围的现实。由于这些原因,哈谢克的紧张的社会探索在1904至1905年这段时间表现得极其引人注目。

在这个阶段的初期,哈谢克的作品主要是政论文和讽刺小品。看来,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他还没有达到能够以鲜明的艺术形象把握现实的高度,他还处在摸索自己的艺术道路的阶段。他的最泼辣的讽刺小品大多写于1906至1907年,也就是他积极参与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年代。《新年》、《论运动》、《谈谈舞会》、《来自匈牙利的议会》、《论民歌》等,都是他的得力之作,也都遭到过政府检查部门的干涉。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哈谢克无论是谈什么问题都感到处处存在着令人不安的严重社会矛盾。这些小品写得言辞激烈尖刻,巧妙地运用冷嘲热讽的笔法,字里行间流露出机智的才华。这些小品在形成作家独特的讽刺艺术风格上是有作用的。哈谢克在这些小品中锤炼成的艺术手法,运用到了他这个时期创作的短篇小说中。

哈谢克这个时期的短篇小说的构思是建筑在更广阔的社会生活的背景上的,作家着力最多的是揭示城市劳动人民的疾苦,贯穿这些作品的根本冲突是下层劳动群众与上层社会的尖锐矛盾。《受审判的杀人犯》(1907年)、《得救》(1907年)、《巴拉顿湖畔》(1907年)、《矿井里的惨祸》(1908年)、《女仆安娜的纪念日》(1908年)、《猪崽克萨威尔外传》(1908年)等短篇都是这个时期的重要作品。这些作品的特点是,情节简练,整个故事结构都着眼于强化作品所揭示的社会冲突;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突出反面角色并以白描的手法把他们内心那些可耻的、丑恶的方面展露在读者面前。这些反面角色大多取自上层社会,对这些人物的揭露手法,通常是让他们在重要的时刻或事件中把自己对人或事的看法、态度,把自己的思维方式、处世哲学自然地流露出来,从而暴露出他们的真实面目。

《矿井里的惨祸》中描写的是矿井的女主人。她要举办一场豪华的舞会为惨祸中死亡者的家属募捐。但使她扫兴的是,遇难者只有四人,“灾难要是再惨重些,舞会可就更隆重,更有气派了!可有什么办



法呢,有这四户无依无靠的家属,也得感谢上帝啊”。

在著名的短篇《女仆安娜的纪念日》中,作家只以寥寥数页的篇幅,就把安娜的女主人和“女仆保护协会”主席等人的面目暴露得淋漓尽致。安娜在参赞齐洪夫显赫的家中干了整整五十年,伺候了两代人。他们想以安娜为榜样教育别的佣人,就打算在安娜做佣人五十周年之际举办一个“纪念”活动。一位夫人在自己起草的祝词里面说:“祷告吧!劳动吧!这真是句金玉良言!不祷告的人,他工作就不会顺利,心地也绝不会纯洁。请看,大家给她举行纪念日的这位女仆就是这个真理的化身。她五十年如一日热诚地劳动着,祷告着,终于感动了上苍……天上地下都有奖赏……在等着她!”这位夫人沉醉在祝词将在报纸上引起热烈赞扬的想象中。不料,纪念日的主人公安娜死了。齐荷娃呜咽着说“您瞧有多丧气……昨天晚上,我叫她到地下室去取煤。想必您也清楚,七十五岁的老婆子是不好撵出去的。不过她既然吃我的饭,就得给我干活。哪晓得她这个该死的竟和一大袋煤一块儿从很高的楼梯上摔到地下室去了,摔得浑身是伤,天还没亮就断了气。早不摔,迟不摔,偏偏要在这个纪念日的前夕摔下去!……丢咱们的脸……咱们的晚会一下子就给弄吹啦。再说,为了这个该死的纪念日,我还特意订做了一身相当漂亮的衣裳……另外,咱们至少得付三十枚金币。”起草祝词的夫人叹道“唉,我看,她这是存心跟咱们过不去。”作家虽然同情贫困的小人物,但在这些作品中并没有描写小人物,作家着墨刻画的倒是那些上流社会的人物,把他们写成“受苦者”。作家似乎是同他们站在一起,让他们尽情倾吐自己的苦衷和对周围事物的看法。这无异于让他们自我暴露,读者从他们的表白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利益和思想同广大劳动者的利益和思想是多么不可调和。作家就是这样把自己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寓于对统治阶级的描写中,同时,又把自己对上层社会的不满、讥讽融入到他们的自我表白中。

哈谢克对资产阶级的所谓“慈善事业”,尤其是他们举办的所谓“救济活动”的伪善一向持深恶痛绝的态度。因此,无情地戳穿五花八门的“慈善事业”的实质就构成哈谢克的讽刺作品的一个重要内容。

他在著名的短篇《穷儿汤》(1908年原名为《他们在我们村是怎样为孩子们烧土豆汤的》)中为这种“慈善事业”勾勒出一个缩影。罗伯特公爵是个非常仁慈的人,他决计要给穷苦的孩子设立一处免费的施汤所,他不惜重资搭起一个棚子,并从京城维也纳订购了一辆炊事车。烧汤的吉日那天热闹至极。当公爵戴着白手套亲自削净了两个小土豆儿扔进沸腾的锅里时,就响起礼炮,二十三名穷孩子齐声欢呼。公爵致辞后还赏给每个孩子一枚克朗,然后就驱马打猎去了。村长命村警替这群“饿鬼”烧汤。村警无奈就拿孩子出气,而且骗走了公爵赐给他们的一个克朗去买酒喝。公爵打猎归来,棚中空无一人,锅里倒还冒气,突突乱响,村警的一双靴子在锅里翻滚,时而冒出水面,散发出一股股臭气。这时,躲在山坡后面的孩子们,虽已饥肠辘辘,却还在兴致勃勃地欣赏着自己的恶作剧,恰如画家欣赏自己的一幅荣获头等奖金的杰作。哈谢克以不动声色的描述,使公爵的伪善及其扬扬自得的丑态跃然纸上。在这里我们还看到一群食不果腹的穷孩子对村警的报复,虽然是天真幼稚的举动,但作家通过这个场面嘲弄了资产阶级的所谓慈善事业。

被称为哈谢克讽刺短篇小说的典范的《得救》也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这时作家的笔触已伸进了奥匈帝国官僚机构以及资产阶级法律等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哈谢克在《得救》中,以锐利的笔锋剥开了资产阶级的博爱面纱,现出了统治阶级的伪善和残酷。犯人巴贾尔在即将依法判处绞刑的前夕,按规定要给饱餐一顿。这条聪慧的混世虫,活着就是尽量地捞取一切,连这生命的最后片刻的享受也不肯放过。于是巴贾尔要了一二十道菜和各种好酒来吃了。突然间,巴贾尔脸色发白,一阵可怖的胃痉挛攫住了他的全身,痛得他在牢房一角翻来滚去。看守们将他送进医院,医生们宣告他剧烈中毒。病情十分险恶。法律规定对病情严重的罪犯不能绞死,而应抢救。巴贾尔是因吃腐烂的香肠而中毒的,法院便以危害人身安全的罪名逮捕出售香肠的屠夫,巴贾尔则受到法医日夜精心护理。两周以后,医生便拍着巴贾尔的后背道“您得救了!”第二天,他们便依法绞死了巴贾尔,因为他已具备了上绞刑架的健康。那屠夫被判坐牢,法医护理犯人有功受到司



法部嘉奖。哈谢克通过巴贾尔的奇遇,对资产阶级的法制、原则和风尚进行了讽刺。千方百计地医好一个人,只是为了能够把他绞死。真是荒谬绝伦,然而又完全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情理之中。

《巴拉顿湖畔》也是他短篇中较好的一篇。它通过区法官贪赃枉法、为杀人犯开脱罪责的描写,揭露了资本主义法制保护地主资产阶级利益、残害劳动人民的反动本质。

哈谢克的作品题材广泛,从国政弊病,到身边琐事,可以说,他的笔触伸到了奥匈帝国所有阴暗、肮脏、残酷、荒谬的角落。他的短篇小说一般篇幅都不大。他的描写往往是集中笔墨于生活中的几个场面,情节异常简练,叙述紧凑,常常用几句对话就能交代清楚故事的始末。他对一切丑恶现象的针砭,可以说是入木三分。

在哈谢克作品广阔生活画面中活动着栩栩如生的各色人物。这里有假仁假义的贵族老爷、愚蠢透顶的军阀官僚、对法律一窍不通的法官、腐朽虚伪的神甫和主教、俗不可耐的市侩小人、为人不齿的密探、高谈阔论的假革命……真是一幅幅奥匈帝国社会的绝妙写生画。

哈谢克熟练地掌握了讽刺艺术的各种技巧,他的独特功力表现在他擅长运用大胆的夸张、奇特的想象以致怪诞、滑稽的表现方法。他巧妙地夸大丑的人和事的特征,使丑的形象漫画化。讽刺的生命是真实,哈谢克能做到夸张而又不失真。他以深邃敏锐的目光从比比皆是、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现象中挖掘出、捕捉住那些荒诞的、不合情理的东西,并加以艺术夸张,使人一眼就看出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的尖锐矛盾并为之震惊,从而达到对生活的认识的深化。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事件,经过他那夸张、怪异的描绘,常常使人忍俊不禁,捧腹大笑。笑是哈谢克积极干预生活的一种武器,它有明确的社会性质。哈谢克的笑,正如普希金说过的那样:“法律的剑达不到的地方,讽刺的鞭能够达到。”

哈谢克短篇小说语言的特点可概括为:机智、风趣、鲜明、生动、个性化、口语化。他在讽刺语言中还用了不少古语和成语。作品中各种人物的语言,对于刻画这些人物的心理、性格和社会面貌都有重要作用,都能确切体现每个人的身份、个性及心理状态。酒店老板巴里维

茨的语言是典型的粗汉的语言,他用一些未加修饰的语言明确而忠实地表达了捷克人对阿谀奉承的厌恶。有时,在一篇作品中,作家只用一个词、一句话或一段话就能赋予整个作品以尖刻的讽刺情调。如在一则叙述一家文具店推销奥地利皇帝肖像的故事中,店铺老板张贴出一张广告,上写:“值此多事之秋,捷克人家家家户户均应悬一备尝艰辛之皇上御像,价值十五克朗。”有人警告老板用词不当,于是他改为“值此光荣时代,捷克人家家家户户均应悬一所向无敌之皇上御像”。在俄军已经大军压境的情势下,第一张广告的内容是符合真实情况的,然而它却是犯禁的,经过一改,仅仅两句之差,就使广告变成了肆无忌惮的谎言。这件事实属可笑,在这笑声中隐含着对当局的挖苦。这则故事到此还未结束,后面继续描写店铺老板如何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改变广告的写法,每改动一次,就再一次表明在群众的心目中皇上昔日的威严是如何一落千丈的。

哈谢克的政论和杂文也是别具一格的。他在红军中用俄文写了不少的讽刺小品,常见的主题是:抨击自卫军,揭露帝国主义的走狗、反革命分子、反动教士等苏维埃政权的各色敌人。他以政论作为自己战斗的武器,认为“这些都是革命所需要的”。1921年3月20日,即喀琅施塔得发生反革命暴乱的第二天,他在《红色权利报》上发表一篇国际政论《喀琅施塔得》,阐明了事情的真相,猛烈地抨击了资产阶级报纸造谣、撒谎的恶劣伎俩。

三

哈谢克从俄国回归祖国后,尽管身心受到摧残、打击,濒临绝境,然而他在俄国十月革命中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哈谢克一方面同社会上的反动势力进行着坚韧的斗争,另一方面则把他的心血浇注到他的长篇小说《好兵帅克》中去。他原先的构思是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种种亲身体验写成一部卷帙浩繁的巨著,但正写第四卷时,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后来由他的朋友卡雷尔·瓦尼克将全书续完,但



因文笔悬殊,续写部分在后来的版本中多被删去。这部近六十万字的长篇,无论从思想深度上看,还是从艺术成就上看,都称得上是哈谢克的登峰造极的杰作。作者一贯持有的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抗精神、批判力量以及幽默、讽刺、夸张、荒诞的艺术表现手法都在这部作品中获得了最充分的体现。

《好兵帅克》是一部以一个普通的捷克士兵帅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为题材的小说。哈谢克以他独具的讽刺才能,通过帅克这个“天才的傻瓜”的奇迹般的经历,揭示出一个历史时期的面貌,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许多意义重大的生活现象——奥匈帝国统治者的残暴、专横、穷兵黩武,教会的贪婪腐朽,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互相残杀。

帅克的雏形以及塑造这个形象的独特艺术手法在《好兵帅克》问世之前很久就已经出现在哈谢克的作品中了。经过长期的思想酝酿与艺术探索之后,《好兵帅克》的思想和艺术构思才在作家的头脑中成熟起来。根据哈谢克的著作分析,这部作品以及主人公帅克形象的创作过程大体上有三个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哈谢克就写了一些关于士兵的短篇故事,这些故事后来辑成短篇小说集《好兵帅克及其他绝妙的故事》(1912年)。可以说,这些短篇是《好兵帅克》创作过程的第一阶段。在这个短篇小说集中,包括1911年写的五则幽默故事中,第一次出现了头脑简单的奥匈帝国士兵帅克的形象。帅克的性格中的心地善良、头脑迟钝、繁文缛节、和蔼殷勤、恪尽职守等特点都已初具轮廓。哈谢克以幽默手法嘲笑帝国军队的创作意图是他在参加议会选举活动的过程中产生的。1911年5月,帝国进行议会选举时,哈谢克组织发起了“合法的温和进步党”,他任主席,也出来参加“竞选”活动。他在一家下等酒店——“野味酒家”里发表竞选演说,从朝廷一直挖苦、嘲讽到整个帝国的制度。他通过谈这个党的历史、纲领和选举前的斗争,尽情奚落了资产阶级的选举制度,淋漓尽致地暴露了资产阶级政客那种无纲领、无原则的机会主义特性。而当时哈谢克演说的神态却活像帝国的一个忠顺公民。由此他产生了要用同样手法来嘲笑帝国军队的意图。据哈谢克的妻子雅尔米娜回忆,就在那时的一

天深夜,哈谢克兴致极佳地回到家里,在一张八开的纸上胡乱涂写了些什么,开始,标题还醒目,而后的字母就拉长分开来了,显然他已处于半睡眠的状态中。翌日清晨,雅尔米娜收拾桌子,将他的记录当废纸扔进了垃圾堆。这可急坏了哈谢克,他说他在那纸上记下了他的一个天才想法,于是他立即将那揉皱了的纸团找回来,慢慢摊开、弄平,然后念了一下标题和两句话“连队里的傻子。他自己去应征接受检查,说明他可以当一名正式的士兵。”除此之外就都是无法辨认的涂鸦了。几天以后,以帅克为主人公的五则反战故事就出现在捷克著名画家约瑟夫·拉达(1887—1958)主办的《漫画杂志》上,并配有拉达的精美插图。这时的帅克高喊“要为皇上效忠,粉身碎骨也心甘”,但他却是一个连什么是步枪都不知道的军人。作家通过帅克的“愚蠢的”举动揭穿了帝国军队中的近乎荒唐的,然而却是活生生的事实。

第二阶段是1916年至1917年。哈谢克被俘虏到俄国后,于1917年夏季在基辅出版了《帅克当了俘虏》。在这部作品中哈谢克描写的是帅克在大战到来时又当了兵以及他被俘前后的经过。在这个阶段所塑造的帅克形象呈现出新的特点:传奇色彩淡薄了,现实生活的色彩加深了。帅克已经不能轻易地、奇迹般地逢凶化吉。他的形象越来越接近苦难深重的普通劳动者。他反对奥匈帝国反动统治的奴役与迫害。他历尽艰辛,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这个统治的一个牺牲者的形象。

帅克形象的第三次出现是在哈谢克返回捷克后,1921年写的《好兵帅克》中。这时,经过俄国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战争的洗礼,并且自己也成了布尔什维克的哈谢克,从俄国无产阶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了启示,汲取了力量,对自己祖国的未来和人民的命运充满了信心。当他站在新的思想高度观察捷克的现实时,他不仅看到暂时还压在人民头上的黑暗势力的强大,也看清了它们的腐朽本质和必将为历史的巨轮所碾碎的下场。1921年写的《好兵帅克》与过去写的那些关于帅克的故事相比,一个显著的不同就是这部作品所表现的社会生活的范围扩展了,作家的观察更深入了。透过作品主人公帅克的活动和遭遇,我们可以看到作家对当时的重大历史事件、对人们迫切关心的



社会问题的深沉的思考。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欧洲近代史上一个最古老的王朝——奥匈帝国崩溃的过程都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了反映。

哈谢克本想写一部具有独特的史诗规模的讽刺作品,把自己在战前和战争时期耳闻目睹的现实给以艺术再现。作家的宏愿虽然没有能够实现,我们从他已经完成的部分中,也还是可以大体上看出作品的气魄之宏大与立意的深邃。作家借助帅克的颇富戏剧性的活动,以生动的艺术形象广泛地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的图景。作品描述了战争的残酷无情以及人民的灾难,揭示了在爱国主义的面纱掩盖下的奥匈帝国的政客、军人、教士的虚伪、腐朽和堕落,使人们清楚地看见帝国主义战争的反人民本质,从而启迪读者去思考产生战争的原因以及这场战争对什么人有什么好处等问题。作家不仅谴责了这场非正义的战争,而且把它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联系起来。

哈谢克没有局限于控诉奥匈帝国的反动统治和战争的罪恶,他在审视捷克社会的现实时还看到,除敌视人民的力量外,在生活中还存在着与之对立的一股强大的力量,这力量就是人民群众。在《好兵帅克》中,哈谢克以各种手法表现了生活中这两种力量的尖锐冲突,显示了人民的愤怒和反抗情绪的增长。这部旨在讽刺反动黑暗势力的作品也就从这里焕发出乐观主义精神。作品的乐观精神的突出艺术体现就是渺小的帅克的不可战胜的力量。

通过普通人的眼光观察、揭露、嘲弄奥匈帝国的反动统治及其支柱——军队,这是哈谢克很早就有的想法。他在《好兵帅克》中实现了这个意图。从外表看,帅克不过是现实生活中少有的、特殊的人物。正是由于人物的这个特点,作家才有可能让他不断以各种面貌奇迹般地出入于各个场所,接触形形色色的人物,使他有可能摆脱掉为帝国军队流血作战的厄运。从帅克的所作所为又不难看出,他这个人物的性格虽有其特殊之处,但他的言行反映出来的则不是个别人的,而是捷克普通人民思想和情绪,是捷克人民普遍憎恨奥匈帝国的奴役,不愿为它去打仗的心理和行为。因此,正如伏契克所指出的,帅克是在捷克的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年代展开活动的普通捷克人的艺术形象,是在人民生活、斗争的土壤上成长

起来的形象。只有在同一历史条件下的捷克人民的联系上去观察帅克的形象,才能真正把握其实质。

帅克的形象给人的突出印象是他的天真,近似痴呆的天真。其实,如果抛开资产阶级的偏见,看看捷克文学的传统,尤其是捷克民间文学的传统,那就不难找到理解这个形象中的这一性格特征的钥匙。捷克民族受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长达三百年之久,在这漫长的黑夜里,他们采取过各种各样的斗争形式,如1755年纳霍德边区农民的伟大起义以及1884年的革命,即武装斗争的形式;又如侠盗尼古拉·舒海那样的斗争,他以恐吓的手段惩治压迫者,劫富济贫,为老百姓的不幸与痛苦复仇;再就是通过人民群众的讽刺幽默、嬉笑怒骂,对反动统治进行较为曲折的反抗。难怪有人说,幽默诙谐乃捷克国产,捷克人民颇富幽默感。这种幽默讽刺和韧性反抗,在捷克文学史上,在民间文学中都有悠久的传统,那就是机灵鬼——捷克的傻洪扎,他尽干“傻事”——戏弄地主老财。哈谢克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传统,难怪有人说:帅克不是别人,正是捷克人民心爱的“捷克傻洪扎”到了奥匈帝国的军队里,而且比洪扎表现得更出色、更机灵。哈谢克在构思自己作品的主人公的形象时吸取了民间文学的傻洪扎的性格特点,并从这个形象所体现的斗争精神中受到启发,找到了使自己的主人公能够冲破当时的政治限制而进行一系列活动的形式。帅克的忠于军人的天职,无条件执行命令的行为,由于他的蠢笨,往往导致适得其反的后果——违背了长官的意图,成为独特方式的反抗,而上司们受到愚弄却又对他无可奈何。比如帅克的上司卢卡什上尉,他是风雨飘摇的奥地利王国正规军的一名军官,喜好女色。他要求帅克对太太们要格外有分寸。一天,他命帅克送一封情书给某商人的妻子。上尉再三叮嘱,务必于十点面交本人。不料帅克在路上偶然遇见一位老朋友,为了纪念重逢,他们便去酒馆喝酒,结果十二点才送去,信落到了商人之手。第二天各报大造舆论,闹得满城风雨,上尉对帅克恨得咬牙切齿。然而帅克在军事法庭上矢口否认信是上尉写的,并将信抢过来一口咽下,这一行动使上尉哭笑不得,只怪自己命不好。上尉因此事受到调往先遣队的处罚。上尉喜欢动物,帅克将他心爱的金丝雀放出来同猫熟识,



结果让猫给吃掉了。后来帅克为上尉偷了一条狗来,不料这只狗是上校的。于是上尉大祸临头,被上校派往前线。帅克在同那些高贵的聪明人的较量中,他总是处于优势。显然,帅克的这个性格特征与傻洪扎是有联系的。

哈谢克笔下的人物虽然与文学传统有紧密的联系,但又都是来自现实生活的。帅克的形象中就熔铸了作家的亲身经历,是他长期对生活的观察、思考、挖掘的结晶。帅克的形象就是哈谢克在军队中所遇到过的一些人物形象的典型概括。哈谢克在应征入伍时曾被编入布杰约维采九十一团三营十一连,连长的勤务兵斯特拉什利普卡就是一个鼎鼎有名的会讲俏皮话的调皮鬼。哈谢克以他为模特儿进一步塑造出了好兵帅克这个不朽的艺术形象。在《好兵帅克》里,哈谢克把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同扎根于捷克民间故事中的“聪明的傻瓜”融合在一起,经过天才的艺术加工塑造出帅克的形象。帅克敢于藐视大人物,拿将军的秃头开玩笑,愚弄吃喝嫖赌的随军神甫,使他们狼狈不堪、丑态百出。他还具有“解救困境的神力”。帅克作为神甫的勤务兵,作为卢卡什上尉的勤务兵即奴仆,其关系同堂吉诃德与仆人桑丘·潘沙、匹克威克与山姆·维勒以及我国《西厢记》里的莺莺与红娘等主仆关系截然不同。这些聪明的仆人都能帮助自己主人度过一道道难关。而帅克则把他的主人的生活变为真正的地狱,致使卢卡什上尉喊出:“你给我滚,你这个天下第一号的白痴。别人活一千年,也没有你在几个星期之内干出的蠢事多。”是的,上尉说的“蠢事”则是帅克捉弄他们的妙举。帅克在哪里出现,哪里就会被搅得盆翻罐倒,鸡飞狗跳,把反动统治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秩序搞得个一团糟。哈谢克就是通过这样一个集捷克人民机智、风趣、乐观、热忱、憨厚于一身的帅克,来表示出捷克民族对帝国主义战争、军国主义、教权主义的反抗。正如伏契克所说的,帅克“仿佛是一条虫子,在蛀蚀奥匈帝国那个反动制度时是很起劲的,尽管并不是始终都很自觉的;在摧毁这座压迫与暴政的大厦上,他是起了作用的”。帅克的这种反抗是通过他独有的语言、动作和心理表现出来的。帅克这个人物的特点与别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绝无雷同之处。帅克用他对唯命是从的讽刺,用他的民间笑话来

破坏反动分子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生活秩序。看来他似乎永远也不会终止玩笑,但是在困难关头他能够极其严肃而又顽强地进行战斗。他在反动派眼里是一个反面典型,在被压迫人民中是一个正面典型,他凝结着黑暗时代里一个被压迫民族的不屈的灵魂。人们喜欢他,他不仅成了捷克文学和生活中的典型,而且还是世界文学史上不朽的典型人物之一。正如伏契克所说,这个典型是活生生的,他是确实存在的。人们在自己五光十色的生活中是曾经碰到过帅克的。他与人民血肉相连,永远存在于人民中间。很可惜,哈谢克未能将他的帅克写完就离开了人世,使一些人不能全面完整地了解这个典型的性格。然而哈谢克本身的发展道路,他在苏维埃俄国和后来回归祖国后所写的八篇批判文章,使我们能补充帅克性格的描写,并能看到哈谢克想象中的完整的帅克——帅克被俄军俘虏,十月革命后转向人民一边,并且参加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哈谢克的挚友拉达为《好兵帅克》绘制的五百四十幅精彩的插图,对书中人物形象作了更加鲜明、更富有感染力的补充。拉达那道劲有力的疏疏几笔就把主人公帅克的灵魂勾勒得活灵活现:“帅克在枪林弹雨、榴霰弹爆炸声中点着他的烟斗,脸部表情善良而泰然,看去很机灵,但根据需要又很会装傻。”这些精美的插图为原书增添了光彩,从而成为与原书齐名的不朽之作。

还有一些创作者将《好兵帅克》改编成话剧、电影、歌剧、木偶剧等,他们都较准确地掌握了“天才的傻瓜”、尽干“傻事”的机灵鬼这些基本的特点,再创造了帅克这个人物形象,使他更加生动,如德国的马克斯·布罗德、汉斯·雷依曼、布莱希特等,他们都先后将《好兵帅克》改编成话剧搬上舞台,使《好兵帅克》具有了世界性的影响。

但也曾有人过分夸大帅克的傻劲,这使哈谢克有些不满。他曾指出:“有一次我听到一个人骂另一个人:‘你蠢得跟帅克一样!’这只能说明已经与我的初衷背道而驰了。不过,假如‘帅克’一词竟将成为辱骂语言花环上一朵五颜六色的骂人之花,那我对丰富捷克语言这一殊荣也只能感到心满意足了。”

《好兵帅克》一发表,就有文章谈论帅克这个典型、“帅克精神”以及国民性等问题,至今还争论不休。有人说,捷克到处有帅克,每个捷



克人身上都多少有点帅克味,有人就称捷克人为帅克。在捷克人民生活里,时常可以听到有人被爱称为“咱们的帅克”,平时人们相互开玩笑的时候,也可以听到“你少跟我来帅克那一套。”足见帅克已深深地 在人民生活中扎了根。也有人指责帅克是一个“危险的典型”、“消极的典型”、“仅仅逗人发笑的人物”、“他消极怠工、不抵抗,只图自己活过来就行了”。更有人从“帅克精神”中找到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几次遭到外国侵略时没有拿起武器进行抵抗的原因。伏契克在1928年针对资产阶级对帅克的围攻而写的《围攻帅克的战争》一文中指出,“帅克并非逗人发笑的人物,他是一个批判性的典型。”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观念:爱国主义、伦理道德、正义和秩序,都被帅克嘲弄得体无完肤。他是扮演“天才的傻瓜”的角色,用一种非正面的抵抗——也可以说是消极抵抗——的办法来抵制一切反动派的倒行逆施,他一直在抵抗、在斗争。在困难和屈辱的处境下依旧泰然自若、乐观自信,巧妙地 和敌人周旋,并且能智胜对手。伏契克认为,如果把这种“帅克精神”看做积极的、捷克人民性格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未尝不可。至今尚有人存有一种“耻辱感”:偏偏是帅克代表着捷克文学进入世界名著之林。捷克“哈谢克学会”在1983年1月发布的一次公告里说得对:“对不起,他并不代表你们,你们也没有资格被他代表。”

哈谢克在《好兵帅克》里还塑造了另一些生动的人物典型,像卢卡什上尉,他是奥地利王国现役军官中的一个典型人物,军官学校将他培养成一个两栖动物,一方面是个风流男子,喜好女色,女人是上尉公馆里的灵魂,她们足足有几打之多。另一方面他也喜欢虚伪的“军人荣誉感”。他把勤务兵视为一种低级动物,折磨他们,不知换了多少打勤务兵。只有帅克,这个天才的傻瓜才能制住他。

哈谢克笔下的杜布中尉是个典型的冷漠无情、尖酸刻薄,却又可怜 的蠢货。

哈谢克在两个“神职人员”卡茨和拉齐纳随军神甫形象上着了厚 厚的油彩。他们是吃喝嫖赌俱全的浪荡公子,是把祷告书放在厨房 里,床头上挂着“苏珊娜沐浴图”,晚上抱着《十日谈》入睡的神甫。从 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整个教会的腐败以及宗教是多么虚伪可怕地愚弄

着人类。哈谢克笔下的人物,绝大多数是先有一个比较熟悉的模特儿,然后再把他所了解的同类人物的一些性格特点和事迹加在这一个人身上。酒店老板巴里维茨就确有其人,他很高兴哈谢克把他描绘成人所共知的粗汉,一个心地不坏、不尊敬王朝君主、劝人在他酒店里莫谈国事的人物。帝国的密探布雷施奈德,他总在关心人们在谈论些什么,总在寻觅猎物,是个告密的典型。一年制志愿兵马列克、军需上士万尼克都是哈谢克当时在军队里熟悉的人。

哈谢克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不是着力于人物内心世界的细腻刻画,而是注重描写人物的外部特征,善于抓住人物言谈动作的特点、人物的癖性、习气,采用漫画的夸张、怪诞的手法渲染性格的某一特点,使人物性格鲜明突出,给人以难以磨灭的印象。一看到那张象征着单纯质朴的、圆圆的、月亮似的丰满笑脸和一双无忧无虑、天真无邪的蓝色的眼睛,绝对的镇定、安详并且流露着似乎在问:“请问,我干了什么错事吗?”“请问,有什么事能怪我吗?”的表情;一听到说起话来那种温柔、平静、毫无犯罪感的语调,滔滔不绝的充分体现人民智慧的传闻逸事的言谈,头头是道的辩解词,推心置腹的解释,热情洋溢的叙述,那他是谁?人们就会异口同声地说:他就是好兵帅克。一听到张口就是“你现在还不认识我,你会认识我的!”准是那位为人奸险、蠢不可及的杜布中尉。

哈谢克的笔下是多姿多彩的:写好人用亲切、轻微的讥讽口吻,因为每个人都有可笑的地方;至于写那些坏人,则是嬉笑怒骂、辛辣尖刻。

哈谢克同他的同乡、同龄人卡夫卡一样,他们都描绘那个欧洲的一霸——奥匈帝国。这个国家正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在家长的大棒保护下的封建主义、宗法制度和奴颜婢膝的庸俗气味在任何国家里都不像在奥地利那样完整无损”^①。他们所反映的就是这个怪诞、不正常的世界,透过怪诞的表象揭示社会的本质。卡夫卡描写的是丧失了人的本质的人,异化的人,他常用象征性比喻手法来表现,因而有“寓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516页。



言小说家”之称；而哈谢克则是揭示使人异化的那个社会的本质，他运用十分夸张、荒诞、怪异的讽刺手法去表现那个本质就是十分荒诞、被扭歪了的世界，所以说他的作品充满现实主义特点，是现实主义作家。《好兵帅克》自始至终都显露出战斗的讽刺艺术的锋芒，它通过一个一个的故事情节、人物对话以及帅克的一百二十多个传闻逸事，讽刺了那个本身就十分荒诞无稽的世界。哈谢克讽刺艺术的高超处就在于讽刺的意味是通过情节的发展自然地流露出来的。波澜起伏的情节是哈谢克表现人物性格的主要手段；严谨完整的结构是《好兵帅克》的又一特色，它很有些像中国的章回小说，大故事套小故事，一桩一桩有趣的逸事特别引人入胜。

高尔基曾经说过“语言把我们的一切印象、感情和思想固定下来，它是文学的基本材料。文学就是用语言来表达的造型艺术。”^①哈谢克堪称语言艺术的大师。《好兵帅克》的语言颇有特色：

其一是口语化、大众化。哈谢克长期生活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间，特别熟悉布拉格下层人物的语言，他较多地直接运用口语、俚语，并且用得十分恰当、准确。但书中也有些粗俗语以及只为逗笑的稀奇古怪的词汇和词组。他也因此招惹了很多非议。资产阶级、天主教的一些文艺评论家十分厌恶他的这种文体，认为那些“贩狗卖酒之徒所操之语，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哂。”哈谢克尖刻地回击了他们“我认为抄袭温文尔雅的词句和使用省略号的方式是最愚蠢的矫饰……凡是对‘很有分量的词句’^②感到大惊小怪的人都是怯弱者，因为他们对真实的生活感到惊讶，这种软弱的人正是文化和道德的最大的危害者。他们巴不得把民族培养成多愁善感的庸人团体、圣徒阿罗依斯型的虚伪文化的手淫者。修士奥伊斯塔赫在他的书中说，阿罗依斯听到一个男人在嘈杂的喧哗声中放了一个屁时，竟然大哭起来，唯有祷告才使他平静下来。这种人在大庭广众之中表现得义愤填膺，却怀着无比的乐趣到公共厕所去欣赏涂写在墙上的淫词秽语……我们不能要求酒店

^① 见高尔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387页。

^② 指被资产阶级文人斥之为“粗俗下流”的用语。

老板巴里维茨像装在大沙龙里的人一样，说话那么温文尔雅。那些待在沙龙里的人们穿着燕尾服，戴着白手套，说起话来咬文嚼字，文质彬彬，一派沙龙式的典雅道德，而在这道德的面纱下面却掩盖着一些沉溺于最卑鄙最违反自然的淫欲生活的沙龙猛兽。”哈谢克猛烈抨击资产阶级的丑恶本质，反对他们在文学上的唯美主义倾向。广大读者对哈谢克的文体感到满意：平易通俗，很少有华丽的辞藻，而尽量用纯净的布拉格市民的语言。

《好兵帅克》语言的第二个特色是朴素自然、生动形象、丰富有力，人物语言个性化。帅克一开口就是“想当初……从前那……”滔滔不绝，所用语言是平民的，清楚有力，十分精确。“杯杯满”酒家的老板巴里维茨是个有名的粗人，每说一句话都带个脏字。其他人物的谈吐也都切合他们各自不同的身份。

他常用比喻、隐语、双关语、反语以及箴言，赋予作品幽默感或者加强讽刺的力量。通过对话或独自进行辛辣的讽刺也是这本书中常见的情况。

哈谢克常用一句话或一段话以及一个情节进行讽刺。如卢卡什上尉看戏一段的讽刺意图是很清楚的。“……一些肥胖的犹太女演员的拿手好戏是跳舞时将脚伸向半空，踢来踢去，而她们穿的既不是针织裤衩，也不是衬裤。为了诱惑军官先生，她们把下身剃得光溜溜的，跟鞑靼女人一样。当然这绝不可能使人产生欣赏画廊般的优美感觉，然而坐在池座里的炮兵军官们却用炮兵双目望远镜来欣赏这种美色。可卢卡什上尉并没被这种有趣的丑剧迷住，因为他借到的观剧望远镜的镜头不是无色的，他看到的不是一条条大腿，而是一道道晃来晃去的紫色影子。”哈谢克用“双目望远镜”来形容那批军官无耻到了何等程度，而卢卡什上尉却吃了大亏，因他的望远镜不好，而未能欣赏到“美色”。哈谢克天才的讽刺笔触在书中自然、朴实地流露，给读者以极大的艺术享受。

历史告诉人们，一个真正的天才即使暂时受到时代的冷淡和遗弃，最终也会有一块心碑在空间高高树起。哈谢克坎坷的一生、崎岖的创作历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对他这个人以及他的整个创作，历来



褒贬不一,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贬甚于褒。一个旧世界罪恶的无情批判者,一个在自己作品里总是发出深沉的抗议和神圣的愤怒,总是憎恶那些强权显贵并且总找“上等人”的碴儿的作家,当然会招来一切剥削阶级的仇视和诽谤;哈谢克生性好动、幽默俏皮、玩世不恭、放荡不羁,还爱搞个恶作剧和一些荒唐行径,这种个性也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因此在资产阶级当政的时候强加给作家的罪名当然不会少:下流文人、酗酒犯、“坐在酒馆里捉摸不透的斯芬克斯”等,都向哈谢克投掷过来。甚至有人对他浪荡行为作过多种分析解释:不正常的心理表现;他的血液中充满了一种动物含有的恶魔似的酒精成分;传记学家瓦·门格尔说“浪荡行为在有些人里是一种生物的现象,而在另一些人的身上则是社会学的现象,哈谢克身上则是两者兼而有之。他是一个天生的浪荡者。”“他的一生就是活灵活现的神话。他的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早在达达主义出现之前就是一部类似达达派的作品了。”真是无奇不有。然而无产阶级看到的哈谢克则是出身贫寒,始终站在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一边,对他们寄予无限的同情和希望,并把自己全部的爱献给了他们。“他那惹人注目的放荡不羁的生活只是一副滑稽的面具,用来掩饰他天生的腼腆和隐蔽的个人悲剧”。他既是一位幽默讽刺作家,又是一位革命者。他是一个从不自觉走向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创作充满着乐观主义的精神,并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特点。他的不朽巨著《好兵帅克》不仅不是什么“毒害青年的下流文学”,相反的,“它将成为一部经典作品。历史教师可以用它来说明资产阶级和他们的最后支柱——资产阶级军队的腐朽情况。”(伏契克)“假如捷克只产生哈谢克这么一位作家,他对人类就做了不朽的贡献。”(布洛克)可惜作家在世时不曾听到这些公正的评价,他遭到的是残酷的围攻和无情的迫害。疑忌冷淡、饥饿贫困,使这位天才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终于过早地死去。但不公正总是暂时的,人民总要道出真理来的。奥勃拉赫特、伏契克这些捷克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首先起来迎战当时企图置哈谢克于死地的资产阶级舆论。随后关于哈谢克、关于帅克这个典型以及帅克精神的争论展开了,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并且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学术之争,吸引了许多著名学者和比较

文学的专家们的关注,像布莱希特、布洛克、斯诺等,他们对此都有过自己精辟的见地。许多专家把哈谢克和他的《好兵帅克》同其他世界大师以及著名的反战小说相比较,进行研究;常同卡夫卡、H. 布罗赫、R. 穆西尔,同 E. M. 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巴比塞的《炮火》以及雷恩的《战争》等相比。斯诺在《我在旧中国十三年》一书中曾将帅克与阿 Q 进行对比,他说“在西方文学中,捷克的文学作品《好兵帅克》庶几近之。把‘阿 Q’同‘帅克’比之,在混乱的局面里,帅克至少在军队里有个托身之地。而阿 Q 则了无寄身之所。”如今可以告慰哈谢克了,那部曾经蒙上“猥亵”、“难登大雅之堂”、“无助于对国民的文化教养的培养、熏陶”等罪名的《好兵帅克》现已被译成了五十几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广为流传。他的帅克已和堂吉诃德、哈姆雷特、奥勃洛莫夫、阿 Q、贾宝玉等不朽的典型在一起永远列于世界文学典型性格的画廊。

蒋承俊

主要人物表

- 帅克 有些痴傻的小人物。入伍前以贩狗为生，待人和气，做事认真，却总是好心办坏事，把上级长官搞得狼狈不堪，丑态百出，却又无可奈何。凭着那张明月般的笑脸，那双天真无邪的眼睛，那副镇定自若的神态和那一套套头头是道的辩词，他总能在“危难”时刻化险为夷。
- 布雷特施耐德 密探。经常出入布拉格附近酒馆，通过与人聊天打探别人的动机，稍有风吹草动便以“叛国罪”“侮辱皇帝罪”论处。因公事买了帅克七只狗，却落个被狗吃掉的应有下场。
- 奥托·卡沙 随军神甫。此人嗜酒如命，为了喝酒而将家当全部卖掉。经常喝得烂醉如泥，连给士兵们做弥撒也不忘带酒。好赌，且输多赢少，最后连勤务兵帅克也给输掉了。
- 卢卡什 陆军上尉。脾气暴躁，不会阿谀奉承，因而一直得不到晋升的机会。他痛恨勤务兵，认为他的一切不幸都是由勤务兵引起的。他身边有众多情人，并为此大伤脑筋。后被任命为九十一团十一先遣连连长，开往前线……
- 扎格纳 陆军大尉。主管志愿兵军校。他看不起预备役军官，提升一批下级军官，让他们顶替优秀军官上前线。后被任命为九十一团先遣营营长。整日沉湎于花天酒地之中，且爱给士兵们来一通不着边际的训话。



- 施罗德 陆军上校。性格孤僻，爱慕虚荣，眼睛高度近视，说话假大空，做事仅凭主观臆断。
- 杜布 陆军中尉。此人心胸狭窄，愚蠢透顶，爱向上级打报告，对士兵怎么看都不顺眼，总以为别人在议论他。其口头禅是：“你认识我吗？你还不认识我呢。”
- 沃吉契卡 工兵。身体强壮，生性鲁莽，对匈牙利人极度反感，经常寻机与他们斗殴，也因此成了禁闭室的常客。
- 马列克 一年制志愿兵，学经典哲学的大学生，因屡次违反上级命令而被关入禁闭室。禁闭期间他编写了许多讽刺诗歌。鉴于他在这方面的能力，后被任命为九十一团先遣营的营史编写员。为先遣营“编”出了许多“辉煌的胜利”。
- 巴伦 卢卡什上尉的勤务兵。人高马大，满脸胡须，他有着惊人的饭量，总是抱怨吃不饱，只要是吃的，无论有多少，他都能吃得一点不剩，还经常偷吃卢卡什上尉的食物。然而平时他却胆小如鼠，对任何处罚都怕得要命。
- 万尼克 第十一先遣连的军需上士。曾开过药房，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制造花名册，研究士兵们的伙食账目，相当于全连的财政部长。爱好喝酒，总是在与敌人交火的时候去仓库领酒喝，说是酒能壮胆，士兵们喝了它敢同任何人作战！……

卷首语

伟大的时代造就伟大的人物。一些谦卑的、默默无闻的英雄，他们既无拿破仑的英名，也没有他那样的丰功伟绩。可是把他们的品德拿来分析一下，就连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的荣光也将显得黯然失色。现如今，您要是走在布拉格的大街上，您就会遇到一位衣衫褴褛的士兵，他压根就不觉得自己在这个伟大的新时代里有着怎样的伟大和了不起。他谦卑地走着自己的路，谁也不去打搅；同样地，他也不被那批记者所烦扰，要求会面或发表高见什么的。如果您要问他一声尊姓大名，他就会非常简朴而谦恭地回答说“我是帅克。”

原来这一声不吭、毫无架子、衣着寒碜的士兵，正是我们的老相识好兵帅克。早在奥匈帝国统治时期，帅克的骁勇和刚直在捷克王国的全体子民中那是家喻户晓、有口皆碑的，就是进到共和国时代^①，他的名望依然。

我很喜欢这位好兵帅克。我相信，当我把他在世界大战中的种种遭遇讲述一番，诸君一定会同情、喜欢这位如此谦卑、默默无闻的英雄的。因为他绝不像赫罗斯特拉托斯^②那个笨蛋，仅仅为了能使自己的劣迹登在报上、写进教科书里，就纵火焚烧了以弗所城的女神庙。

仅此一点足矣。

作者

①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于1918年10月28日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

② 赫罗斯特拉托斯是居住在小亚细亚境内的以弗所人。他为了出名，于公元前356年烧毁了自己家乡的宏伟的阿耳忒弥斯月神和狩猎女神庙。后来人们便把那种不惜代价，甚至通过犯罪的手段来谋取个人荣誉的人称为“赫罗斯特拉托斯”。

C 目 录 CONTENTS

译序 / 1

主要人物表 / 1

卷首语 / 1

第一卷 在后方 / 1

第一章 好兵帅克干预世界大战 / 3

第二章 好兵帅克在警察署 / 16

第三章 帅克在法医们面前 / 26

第四章 帅克被从疯人院里赶了出来 / 34

第五章 帅克在萨尔莫瓦大街的警察署里 / 41

第六章 帅克冲出怪圈,又回了家 / 49

第七章 帅克入伍 / 60

第八章 帅克成了一名假病号 / 68

第九章 帅克在拘留所里 / 85

第十章 帅克当了随军神甫的勤务兵 / 105

第十一章 帅克陪随军神甫去做战地弥撒 / 132

第十二章 一场有关宗教的闲扯 / 142

第十三章 帅克要去举行临终涂油礼 / 150

第十四章 帅克当了卢卡什上尉的勤务兵 / 166

第十五章 大祸临头 / 212

第一卷《在后方》 后记 / 226



第二卷 在前线 / 231

- 第一章 帅克在列车上惹的乱子 / 233
- 第二章 帅克的布杰约维采的远征 / 255
- 第三章 帅克在基拉利希达遭横祸 / 325
- 第四章 新的磨难 / 386
- 第五章 从利塔河畔的摩斯特到索卡尔 / 411

第三卷 光荣的败北 / 455

- 第一章 穿过匈牙利 / 457
- 第二章 在布达佩斯 / 516
- 第三章 从豪特万到加里西亚边境 / 571
- 第四章 齐步走! / 618

第四卷 光荣的败北续篇 / 669

- 第一章 帅克在俄国俘虏押送队 / 671
- 第二章 临刑前的祈祷 / 697
- 第三章 帅克重返先遣连 / 707

作者年表 / 749

好兵帅克

第一卷 在后方



世界文学名著





第一章 好兵帅克干预世界大战

“他们就这样杀了我们的斐迪南，”女佣人告诉帅克先生。几年前，当军医审查委员会鉴定帅克为白痴后，他就被退伍还乡，在家以贩狗谋生，替奇丑无比的杂种狗伪造正宗血统之类的证明书。

除了干这档子买卖外，帅克还患着风湿症。这时，他正用风湿油搓着他的膝盖。

“哪个斐迪南呀，米勒太太？”帅克问道，一面继续搓着他的膝盖。



“我认得两个斐迪南。一个是给杂货店老板普鲁什当佣人的，有一次他喝错了东西，将一瓶生发油喝了下去；另一个就是斐迪南·柯柯什卡，他是一个捡狗屎的。这两个随便哪个被杀掉我看都没什么可惜的。”

“可是，老爷啊，死的是斐迪南大公^①呀。就是住在科诺皮什捷的那个，又胖又虔诚的那个呀。”

“我的天哪！”帅克尖叫了一声。“这太妙了。那大公的事故是在哪儿发生的？”

“他们是在萨拉热窝干掉他的。老爷啊，您知道吗，还用的是左轮手枪呢。当时他正带着大公夫人坐着小轿车兜风呢。”

“你瞧，多神气呀！米勒太太，坐的还是小轿车呀！当然哪，也只有像他那样的阔老爷才坐得上啊。可他没料到，坐一下小轿车兜兜风就呜呼哀哉命归黄泉了。而且还是在萨拉热窝哩，这不是波斯尼亚的省会吗，米勒太太！那大概就是土耳其人干的了。原来我们就不该把他们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奇维那^②抢过来。你瞧，结果怎么着，米勒太太，那位大公果然就上了西天！他大概受了好半天罪才死去的吧？”

“大公当场就中弹身亡。您知道，不应该说那些左轮手枪。前不久我们老家努斯列也有一位先生找来一把左轮手枪寻开心。结果是全家人都挨了枪子，连门房跑到四楼去看谁在放枪，也给打死了。”

“有一种左轮枪，米勒太太，你就是疯狂地使劲扳动它也不冒火，这类玩意儿还真不少哩。可是他们用来干掉大公的那支准比我说的这种要强得多；而且我还敢跟你打赌，米勒太太，干这档子事的人，那天他的穿着还格外讲究。明摆着的，向一位大公开枪这事有多难啊，他绝不像一位偷猎者朝守林人放个冷枪那么容易。问题是你先得想法子凑近他，像他那样的显贵，你穿得破破烂烂的还想挨近他。你得戴上一顶大礼帽，否则还没等你下手，你就得先被警察带走。”

① 指奥地利皇储弗朗茨·斐迪南。1914年6月28日，他在萨拉热窝检阅奥匈帝国军队演习时，被塞尔维亚秘密民族主义组织“青年波斯尼亚”成员刺杀。这一事件就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② 这两省15世纪末属土耳其，19世纪末又为奥匈帝国所侵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划入南斯拉夫版图。

“你说他们有一帮子，老爷？”

“那就对啦，米勒太太，”帅克说，这时正搓完他的膝盖。“打个比方，要是你想去干掉一个大公或皇帝佬儿什么的，你肯定得找些人商量合计。常言道，人多智大嘛。这个人出个主意，那个人再献个妙计，就像我们的国歌上说的，功德就圆满了，事业马到成功。要紧的是你得瞅准了那位大人的车子开过来的那一刹那。就好比，你还记得当年用那么一把锉刀捅死了我们可怜的伊丽莎白皇后的鲁谢尼先生吗？他当时还和她一起散步来哩。真是人心隔肚皮！自这件事发生后，再也没有哪位皇后敢随便出来散步了。摊上这号事的大人物还有的是，一个个都会轮到的。你等着瞧吧，米勒太太，沙皇和他的皇后也会有这一天的。也许——但愿上帝保佑别这样，也许有一天我们的皇帝佬儿也在劫难逃，既然他们已经拿他的叔叔^①开了刀。这位皇帝佬儿的仇人可不少，比起斐迪南来还要多。正像前不久有位仁兄在酒馆里说得好，早晚有一天那些当皇帝的一个个都得被干掉，就是国家的军事部门也救不了他们的命。由于这位仁兄付不出酒钱，于是老板就叫来警察将他抓去。他给了老板一耳光，又打了警察两巴掌。之后他们就将他装上囚车押走了，想给他一点厉害尝尝。哎，米勒太太，现如今的新鲜事儿多着呢。这回对奥地利来说又是一大损失喽。想当年，在我服役的那个队伍里，有一个步兵就开枪打死了一个连长。他拿着一杆上了膛的步枪，走进了办公室。办公室里的那些人叫他别在这里闲逛，可他就要在那儿逛来逛去，还说必须要与连长谈话。连长一出来，二话没说就宣布他不得离开营房一步。这位步兵端起枪，砰的一声就朝连长的胸膛开了一枪，子弹从连长的后背穿了出来，还把办公室弄得个乱七八糟，墨水瓶被打翻了，墨水在那些个公文上肆意流淌。”

“那个当兵的后来怎么样啦？”没过多久，当帅克穿上外衣后，米勒太太问道。

“拿了根裤带上吊啦。”帅克边刷着大礼帽边回答说。“而那根裤带还不是自己的，还是从看守那儿借来的，因他谎称自己的裤子总朝

^① 实际上斐迪南大公应是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皇帝之侄。这是帅克把他说反了。



下掉。你说他还用得着等别人来毙他吗？要知道，米勒太太，谁碰上这种事儿谁的人头都得落地。再说说那位看守，他也倒了霉，丢了饭碗不说，还判了六个月的徒刑，不过他没等服刑期满就逃到瑞士去了。现在在某个教会里传经诵道。现如今，世上的老实人是越来越少喽，米勒太太。我觉得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错看了枪杀他的那个人。他准是把他看成了某位绅士，无疑是位正派的人，对自己还满嘴的甜言蜜语，歌功颂德。结果正是这位绅士把他干掉了。这人朝他身上开了一枪或是几枪？”

“报上是这么说的，老爷，大公成了个筛子。子弹像倾盆大雨似的一下子全给倾射光了。”

“活干得真麻利，米勒太太，干净利落。如果让我去干这档子事情，那我得去买支白朗宁。这种手枪看上去像个玩具，可是只需两分钟，就可以打死他二十个大公，不管他是瘦的或胖的。不过，咱们得关起门来说个老实话，米勒太太，胖的还是比瘦的好打些。人们都还没忘记当年葡萄牙人是怎样枪杀自己的国王的。那家伙就是个胖子。这都知道，哪有骨瘦如柴的国王呢？好啦，我现在要去‘杯杯满’酒馆啦。要是有人来取那只留了定金的短毛歪腿的矮狗，你就告诉他，我已经把它放在我乡下的养狗场里啦，前不久，我刚替它剪齐了耳朵，得等它长好了才能领去，否则会伤风的。你就把钥匙交给那位女的看门人吧！”

“杯杯满”酒馆就只有一位顾客，他就是干密探的便衣警察布雷特施奈德。老板巴里维茨正在洗着各种玻璃杯盘。布雷特施奈德想方设法要和他扯点正经事，可就是谈不起来。

巴里维茨是位远近闻名的粗人，脏话连篇，什么屁呀屎的张口就来。可他却满腹经纶，像个读书人。常奉劝天下众生都去读一读雨果的一本书里的最后一章，也就是指拿破仑的一位老近卫军在滑铁卢战役中给英国佬的最后答复那一段^①。

^① 法国作家维·雨果(1802—1885)在《悲惨世界》一书中，描写1815年6月18日滑铁卢战役时，写到法国将军康布罗纳以“屎”一词来回答英军的劝降。在此，巴里维茨为自己的粗俗的谈吐找根据。



“今年这夏天蛮不错的啦，”这是布雷特施奈德郑重谈话的前奏。

“不错个屁”，巴里维茨回答说，一面将杯盘放进橱柜里。

“他们在萨拉热窝可给我们干了桩好事啊，”布雷特施奈德感到有门了地接上一句。

“在哪个萨拉热窝呀？”巴里维茨反问了一句。“是在那个努赛尔酒店？那儿可每天都有人干架的，众所周知那个努赛尔。”

“是波斯尼亚的那个萨拉热窝，老板先生。那边他们枪杀了斐迪南大公。您对此有何看法？”

“我向来不过问这类鸟事。谁想让我议论这种事，就让他来吻一吻我的屁股吧！”巴里维茨先生非常小心谨慎、礼貌周全地回答，一边点上他的烟斗。“现如今，谁要是跟他妈的这类事情搅和在一起，那谁不就是去找死吗？我是个买卖人，顾客进门要喝杯啤酒，那我就去给他倒一杯。什么萨拉热窝，什么政治，或者死了个什么大公呀，跟我们



有他妈屁的相干，谁要是瞧自己有他妈的多能耐，去管这类鸟事，我看这多半没好果子吃，就等去庞格拉茨监狱了。”

布雷特施奈德没再说下去，他四下望了望空无一人的酒馆，很感失望和扫兴。

“这里曾经是挂过一张皇上的像的，”过了一会他又找起话茬儿来说，“而且就是如今您挂镜子的地方。”

“嗯，说对啦，”巴里维茨回答说，“从前就是挂在那儿的，可苍蝇总在画像上拉一摊摊的屎，我只得将它挪到房顶与天花板之间的顶间处，那儿最保险。这您是知道的，说不定哪天遇上个爱扯闲话的，兴许就大祸临门。我他妈的犯得着吗？”

“萨拉热窝那边肯定糟透了，老板先生。”

对这类奸诈、单刀直入的提问，巴里维茨先生回答起来更是格外谨慎小心：“嗯，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奇维那的气候向来都热得要命。记得我在那边服役时，他们都得要往我们长官的头上搁冰块。”

“您在哪个团服役来的，老板先生？”

“我可记不住这类屁大的事儿，我一向对这类鸟事就不感兴趣，而且也从不打听过问，”巴里维茨先生回答说，“多管闲事就多惹是非。”

这位便衣警察布雷特施奈德就再也不吭一声了。他阴沉不快的表情直到帅克的到来才变得好转起来。帅克一跨进酒馆门槛，就要了一杯黑啤酒说道：“维也纳今天也披了黑纱了。”

布雷特施奈德的两眼立即放射出希望的光芒，简短地接上一句：“科诺皮什捷也有十幅黑纱披挂在国旗两旁。”

“瞎，该挂十二幅。”帅克足足地喝了一大口说。

“您为什么认定要挂十二幅呢？”布雷特施奈德问道。

“好记呗！一打嘛也好算钱；成批成打地买肯定要比零买便宜多了。”帅克回答说。

又是一阵沉默。直到帅克用自己的一声叹息才将它打破：“唉，怎么就真的翘了辫子，归了西天啦。眼看就要当上皇帝佬儿怎么就一命呜呼了呢。想当年，在我服役的那当儿，也有那么一个将军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嘿，死得是那样地从容不迫。当时大伙一心想帮他一把，想

重新把他扶上马背，可一看，全然断了气，死得干脆利落。他原来也是准备升为大帅什么的，却魂断在那次的军事演习中。这些个演习啥时候都不会有好结果的。听说在萨拉热窝也是有这么一种演习。记得有一次，我还赶上了那种军事演习，你猜怎么啦，他们竟然看出我的军服上少了二十颗扣子，于是便将我送入单人禁闭室，关了我十四天，而开头两天我简直就像个重残军人一点都动弹不得，因为他们把我的手脚捆绑在一起，让我不停地翻筋斗。不过话也得说回来，军队就是军队，就得讲个纪律规矩，否则，一个个都吊儿郎当，我行我素，那成何体统呢！我们的马科维茨上尉就经常训诫我们说“军纪就得对你们这帮浑蛋天天讲，月月谈，否则你们就会像一群只会爬树的猴子。而军队则要将你们变成人，你们这群笨蛋猪猡。”这话有什么错？您不妨设想一下，要是在公园里，比方说就在布拉格的卡尔拉克街心公园里的每一棵树上都蹲着一位不遵守军纪的大兵，那成什么样子啦！唉，我最怕的就是这点。”

“在萨拉热窝的那档子事情是塞尔维亚人干的吧。”布雷特施奈德把话题又扯了回来。

“这您可就错了，”帅克回答说，“这是土耳其人干的，是为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奇维那这两个省才干的。”于是，帅克就奥地利当局对巴尔干半岛的外交政策发表了一通宏论“土耳其人于1912年败在了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的手里；他们想让奥地利出来帮个忙，可事与愿违，那他们就来枪杀斐迪南。”

“你喜欢土耳其人吗？”帅克转过头来问酒馆老板巴里维茨。“你喜欢那群信奉多神教的狗吗？你不喜欢他们，对吗？”

“顾客就是顾客，”巴里维茨说，“即便他是土耳其人。对于我们这些做买卖的人来说，政治是他妈的扯淡，没那闲工夫去理会它。你们付了酒钱就坐下来喝酒，你们爱扯什么淡就去扯好啦，不关我的事。这是我的规矩。管他干掉我们斐迪南大公的是他妈的塞尔维亚人还是土耳其人，是天主教徒还是回教徒，是无政府主义者还是少捷克党人，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样。”

“那好，老板先生，”布雷特施奈德开始来劲了，他感到有门了，有



希望能从这两人中抓住一点话柄。“可是您不得不承认这档子事情对奥地利是个很大的损失呀。”

帅克替老板回答说“损失倒是个损失，这无法否认。而且是个惊人可怕的损失。他斐迪南可不是随便哪个二百五都能代替得了的。可他似乎应该再胖点就好了。”

“您这是什么意思？”布雷特施奈德更来劲了。

“我这是什么意思？”帅克甚为满意地回答道，“我的意思是，他要是长得再胖一些的话，那他肯定会在这档子事之前中风而死的，当他还住在科诺皮什捷城堡时就不停地追赶到他领地里去拾柴火、采蘑菇的老大娘们；他要是长得再胖一些的话，不是就不死得这样丢人现眼的嘛。我认为，他好歹也是我们皇帝佬儿的叔大人呀，他们就是把他给毙了。报纸整版整版不谈别的，专谈此事，唉，总之是够丢人的了！早些年，在我们老家布杰约维采的集贸市场上，为了一点小事争吵起来，他们就拿刀捅死了一个叫什么普谢季斯拉夫·卢德维克的牲口贩子。这个卢德维克有个儿子叫博胡斯拉夫，这样一来，这儿子就没地方去贩卖生猪了，人人都在说‘他就是那个被捅死的人的儿子，没准也会是个无赖’。末了，这儿子无路可走，只好从克鲁姆洛瓦桥上纵身向伏尔塔瓦河一跳。这一来，人们还不得不下水去打捞他，为了使他苏醒，不得不在他的肚子上狠狠地挤压。大夫还得给他注射一种什么药水，可最终还是死在了大夫的怀里。”

“阁下的比喻未免有点离奇古怪了，”布雷特施奈德意味深长地说。“您先头说的是斐迪南，而后又扯出个什么牲口贩子来。”

“我可没那意思，”帅克为自己申辩道，“上帝为我作证，我可从来不想把谁比作谁，老板先生是知道我的，不是吗？我只是替大公的那位寡妇深表同情与担心。现在她该咋办？留下孤儿一群，科诺皮什捷领地没有了主人。再去嫁一个什么新的大公？又会是什么样的下场呢，当他和她再次去萨拉热窝，那她还不得再次守寡？许多年前，在赫卢博卡附近的兹利维地方有个护林人，名字有点怪怪的，叫个什么平球儿。他被一群偷猎者打死，留下一位寡妇和两个孩子。一年后她又嫁给了一个叫佩皮克·夏沃洛维茨的护林人，他们又把她的老公给枪

杀了。寡妇又第三次嫁人，还是嫁给了一个护林人，可她这次说了：‘事不过三，逢三遇吉。要是这次再倒霉，那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哪知道，他们又把她的新老公给弄死了。她跟那前后几个护林人总共生有六个孩子。有一天，她直奔赫卢博卡地区爵爷府的公事房去抱怨，说她跟这些护林人遭尽了苦难。于是他们就给她推荐了一位从拉日茨堡来的一个叫什么雅列什的捕鱼人。你们猜怎么着呢，他们又把她的渔夫老公在捕鱼时给淹死在鱼池里。她跟他又有了两个孩子。之后她又嫁给了一位来自沃德尼亚的阉猪佬，而这个屠夫在一天夜里用斧头将她劈了，随后去官府自首。当皮塞克法庭准备将他吊起来上刑时，他一口就咬下了神甫的鼻子，并且说他没什么可忏悔的，同时还对皇帝佬儿说了些脏话。”

“那您知道他讲了皇上些什么喽？”布雷特施奈德以一种满怀希望的声音追问道。

“那我可不能对您说，谁都不敢重讲一遍。听说那话说得是既难听又可怕至极，以致一名法官听了当场就给吓疯了，至今还把他关在隔离室里，怕他把此事给抖搂出来。这可不像是那些个酒鬼喝醉了酒对皇帝佬儿骂骂咧咧的。”

“那酒鬼们又是怎么个辱骂皇上的呢？”布雷特施奈德追问道。

“唉呀，行行好，先生们，转个话题吧！”巴里维茨老板说，“你们是知道的，我是不喜欢胡扯这些淡的。闲扯，胡扯，最后烦恼就找上了你。”

“您问酒鬼们倒是怎么个辱骂皇上的？”帅克重复一遍后说，“那是骂什么的都有，那简直是五花八门。您不妨试试，您先把自己给灌醉了，然后当奥地利国歌一旦奏起，那您肯定就开始数落起皇帝佬儿来了。里面哪怕就只有一半是真的，那也够皇帝佬儿丢一辈子丑了。不过这老头子说真的还没到该死的地步，但也够他受的了。您瞧瞧这几档子事，皇子鲁多尔夫早年夭折，死因不明；皇后伊丽莎白让人用锉刀给捅死了；弟弟扬·奥尔特生死未卜，音讯全无；一个当上墨西哥皇帝的哥哥也被人家处死在一个碉堡的墙跟前。现在人家又把他的长辈皇叔打成了筛子。真要有一副铁石心肠、钢铸的神经才能承受得住。



要是碰上一个酒鬼酒疯大发，冲着皇上大骂开来，他可怎么受得了啊！要是今天开起仗来，我一定心甘情愿替皇上效力，就是粉身碎骨我也在所不辞。”

帅克大大喝了一口，接着又说：“您认为皇上会忍气吞声撤下这事不管吗？那您对他就太不知晓了。您记住我这句话，同土耳其人开战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哼！你们竟敢杀了我的叔大人，好哇，那我就先给你一嘴巴子。仗是一定要打喽。塞尔维亚和俄国在这场战争中会助我们一臂之力的。不知谁要挨一顿好打。”

当帅克如此这般地预卜未来的时候，他的神态着实壮观动人。他满脸一片纯真，笑得像一轮明月，焕发着热忱。对他来说，一切事情是那样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可能是这样，”帅克继续描绘着奥地利的前景，“要是我们同土耳其开起火来，德国人就会来进攻咱们，因为德国人同土耳其人是绑在一起的，他们都是些下流胚子。但咱们也可跟法国联合呀，他们从1871年起就看德国不顺眼。等着看热闹吧。仗那是要打的，更多的我就不说了。”

布雷特施奈德站起身来庄重地宣称：“更多的您也甭说了，您跟我到过道那儿去一下，该我给您说点什么了。”

帅克随便衣警察来到过道，一个小小的惊异在此发生了：刚才还是他邻座酒客的人，现在却掏出秘密警察的双头鹰证章来给他看，并宣称要逮捕他，并立即送往警察署。帅克竭力想解释，准是那点事上使这位先生产生了误会，而他是个全然无罪的人呀，连一句可能得罪、伤害别人的话都不曾说过呀。

而布雷特施奈德却对他说，实际上他已经犯了好几桩刑事罪，叛国罪就是其中之一。

随后两人又返回酒馆来了。帅克对巴里维茨先生说：

“我喝了五杯啤酒和一个夹了根香肠的月牙面包。现在得再给我来一杯李子酒，喝了我就得走啦，因为我被捕了。”

布雷特施奈德掏出双头鹰证章给巴里维茨先生看，对他望了一阵子之后问道：



“您结婚了吗？”

“我结婚了。”

“要是您不在店里这段时间，您老婆可以来照顾这生意吗？”

“可以。”

“那好，一切都弄妥了，老板先生，”布雷特施奈德愉快地说，“那您就把自己的老婆叫到这里来吧，把生意交给她，那我们晚上就来拿您。”

“您一点都不用担心，”帅克安慰他说，“我也只不过为了一桩叛国罪才被抓到那边去的。”

“可是我又为哪桩呢？”巴里维茨先生抱怨道，“我是多么的谨小慎微啊！”

布雷特施奈德微微笑了笑，很是得意地说：

“为此，为您曾经说苍蝇在皇帝画像上拉满了屎！我要您把对皇上的种种该死的想法统统从脑子里挖出来。”

于是帅克带着他那满脸一副愉悦、亲切的神情，跟着便衣警察离开了“杯杯满”酒馆。当他们走上大街时，帅克便问了一句：

“我是否该在人行道上爬着走？”

“为什么？”

“我想我既然被捕了，那我就无权在人行道上挺着腰杆大踏步地往前行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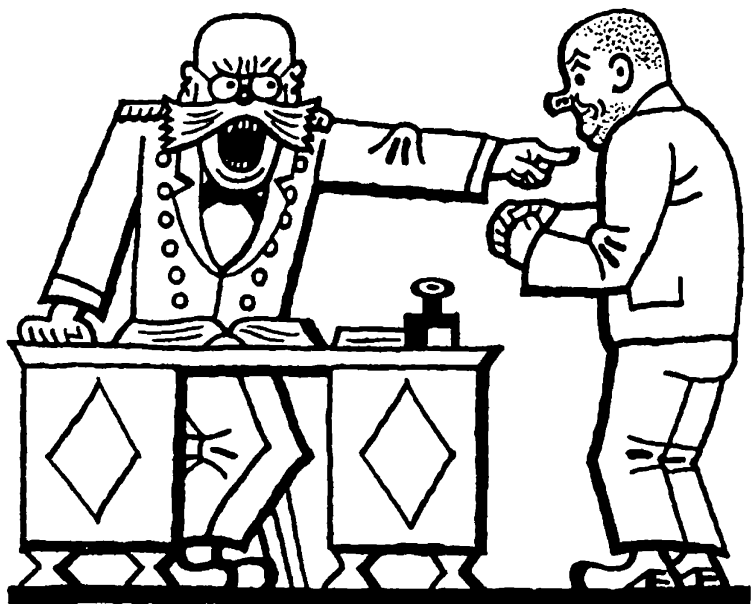
当他们一跨入警察署的大门时，帅克就说了：

“真是不知不觉还蛮舒服地溜达至此了。您经常去‘杯杯满’酒馆吗？”

当他们将帅克带进传讯室的当儿，巴里维茨老板正在“杯杯满”酒馆向自己那哭哭啼啼的老婆交代生意，并以自己那特有的方式安慰她说：

“你也别哭，你也别啼啦！我就不信他们为那张苍蝇拉满了屎的皇帝画像能把我怎么样啦？”

就这样，好兵帅克以他自己那十分可爱而又极其动人的方式干预了世界大战。他对未来有着那么卓越的远见，这点定将引起历史学家们的极大兴趣。如果说往后局势的发展与他在“杯杯满”酒馆发表的高见有些背道而驰的话，那我们必须考虑到这点，帅克不曾受过系统的外交知识的训练。



第二章 好兵帅克在警察署

萨拉热窝的刺杀事件使得警察署里挤满了无数的倒霉鬼，他们一个个地被带了进来，而在传讯室里坐着的老巡官却以一种十分和善友好的口吻说道：

“这个斐迪南实在是把你们一个人弄得不好合算喽！”

当他们把帅克关进二楼的一间牢房时，帅克发现已经有六个人待

在那儿了。五个围桌而坐，另外一个中年男子却坐在屋角的一只草垫上，像是有意避开大伙。于是帅克就开始一个个地盘问起他们被捕的原因来。

围桌而坐的五个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对他说：

“都为那萨拉热窝的事，”“都为那个斐迪南，”“都为那大公被刺的事，”“为那个斐迪南，”“就为那个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干掉的事。”

那第六位，就是那个不理睬那五位的人回答说，说他之所以不愿同他们打交道，就是怕惹来嫌疑；他之所以被关了进来，纯粹是由于企图对霍利茨的一位老板行凶抢劫罢了。

于是帅克就跟围桌而坐的那簇叛逆分子坐到一起了。他们又把怎样被弄到这儿来的经过翻来覆去地讲了个十来遍。

除一人外，其余的均在饭铺、酒店或咖啡馆这类地方被抓来的。那个例外的是一位异常肥胖的先生，戴着副眼镜，两眼噙满泪水。他是在自己家里被捕的，因为在萨拉热窝刺杀事件爆发的前两天，他正在“布莱伊什卡”酒馆与两名塞尔维亚的理工科大学生喝酒来着，之后被暗探布里克斯窥见了他们在链条街的“蒙玛特”夜总会喝得个酩酊大醉。这一次的酒钱也是他付的，这一点他在审讯记录上已签字供认了。

他对在警察署预审时所提的所有问题都千篇一律地哭诉着回答说：

“我开一个文房四宝店。”

那么他所得到的回答也同样是千篇一律的：

“这也不能成其为宽恕您的理由。”

那位在酒馆里被捕的小个子先生是位史学教授，当时他正在给酒馆老板讲述各种暗杀的历史。抓他时，他正好要用一句话来为每桩暗杀案的心理分析做结论“暗杀的思想简单得就像‘哥伦布能将一个鸡蛋竖立起来’一样。”

“同样地也很简单，那就是庞格拉茨监狱时常在恭候着您。”一个暗探在听了他的高见后作了这么一句补充。

这第三位叛逆分子嘛，还是个霍特科维奇卡地区的“菩萨心肠”慈



善会的会长。在发生刺杀事件的当天，“菩萨心肠”慈善会正好在举行一场隆重的花园音乐会。这时宪兵大队长来了，要求驱散听众，说是奥地利有丧事，“菩萨心肠”会长好言请求：

“是否请允许稍等片刻，让他们把《嘿，斯拉夫弟兄们！》这首歌曲演奏完毕！”

现如今，这位会长垂头丧气地坐在这儿哭诉道：

“八月份我们就要选举新的理事会，到时候我不在家就有可能落选。我都当了十届会长了。我怎能受得了这般奇耻大辱啊！”

被亡故的斐迪南莫名其妙地折腾倒霉的第四位被捕者，他可说是一位品德纯洁高尚、完美无瑕的厚道人。两天来他都是守口如瓶。避而不谈，只字不提斐迪南这三个字，可是当夜晚来临，他去咖啡馆玩扑克牌的时候，他用王牌红桃“7”干掉了红桃皇后“K”，嘴上还说了一句：

“我用红桃‘7’干掉了你，就像在萨拉热窝一样。”

那第五位，他承认自己是说了“大公在萨拉热窝遭刺”才被抓到这儿来的，至今他都还怒发冲冠，气得胡须直翘，整个头发都直立起来了的脑袋就像关在牲畜栏里的哈巴狗。

这人在他被捕的饭铺里一句话都不曾说过，连刊登有关斐迪南事件的报纸也没读过。他一个人独自坐在一张饭桌的边上，后来来了一个不知何许人的人在他的对面坐了下来，然后很快地就问他：

“您看报了吗？”

“没看。”

“您知道这事件吗？”

“不知道。”

“您知道它的来龙去脉吗？”

“不知道，我不关心这类事。”

“您必然会对此感兴趣的。”

“我就不知道，我为啥必然会对此感兴趣呢？我只管抽我的雪茄，喝上几盅，吃我的晚饭，而我不看报的，报上谎话连篇，我一看就生气。”

“您连萨拉热窝的刺杀案都不感兴趣?”

“我对任何刺杀案都没兴趣,管它是发生在布拉格,在维也纳,在萨拉热窝或是在伦敦。对这些事感兴趣,那就离衙门、法庭和警察署不远了。如果说在某时某地有某个人被杀,他活该,谁让他那个草包不留意当心,让人家给干掉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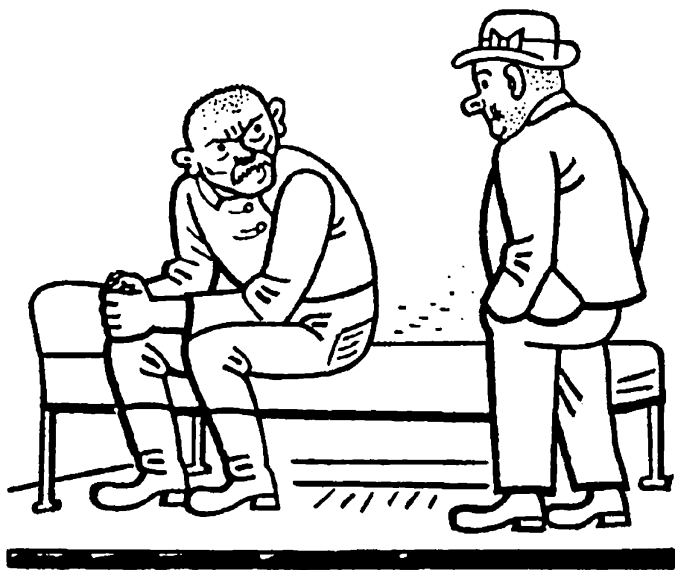
这就是他在这场对话中说的最后一段话。自此,在每隔五分钟里他就扯着嗓子嚷一遍:

“我无罪,我无罪呀!”

这句话他走到哪里就嚷到哪里,他刚跨进警察署的大门时就喊了这句话,到布拉格刑事法庭时嚷的还是这句,进了牢房仍旧少不了这句。

帅克在听完了他们讲述的有关颠覆国家的可怕故事后,觉得自己理应指出他们所处之情势是毫无希望可言了。

“咱们全都糟透了,”他开始这么宽慰他们,“你们说你或者随便说





咱们吧都不会倒霉的,这是不对的。国家要警察来干吗的?那还不是为惩治咱们这些嚼舌根子的吗?时局危急到连大公都吃了枪子,像咱们这号人被警察抓了来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不就是要给斐迪南的丧事办得热热闹闹的。他们抓到这儿来的人越多不就越好吗?那我们这儿就不会闷得慌了,大家过得不就开心多啦。想当年,在我服役的那当儿,我们连队半数以上的人都被关了起来。不知有多少的无辜受到判处。这不光在军队,也在法院里。记得有一次,一名妇女被处决,说她掐死了刚出世的双胞胎。尽管她对天发誓,说她绝不可能掐死一对双胞胎,因为她只生了一个小女孩,还说这小女孩不曾受到任何痛苦就被她成功地掐死了。结果仍判她为双重谋杀罪。还有比如住在萨别赫利宋的一个无罪的吉卜赛人,硬说他夜里闯进了一家杂货铺,抢走了圣诞之夜敬献给上帝的供品。他发誓说他只进去暖和了一会儿,可仍然于事无补。你一旦落入法庭法官的手里,你就等着倒霉吧。倒霉的事多着呢。尽管他们也认为这些人并非都是些流氓无赖。可是在今天,特别是在斐迪南被刺的这个节骨眼上,你又怎能去分清好人与坏蛋呢?想当年,我在布杰约维采服役的那当儿,有人在操练场后面的树林里把连长长官的一条狗给打死了。连长知道这事后,立马叫全连紧急集合,让我们排好队报数,逢十者上前一步。我心里明白,我准会是那逢十的一个喽。于是我们排好队,立正站直,连眼睛都不眨一下的。连长在我们面前踱来踱去,大声地嚷道:‘你们这帮流氓、坏蛋、下贱胚、害虫、斑鬣狗、畜生,为了这条狗我恨不得把你们统统放到蒸笼里去蒸,下面条锅里去煮,在案板上剁成肉酱,毙了你们,或者把你们一个个揍得个鼻青脸肿的。你们给我放明白点,我是不会放过你们的,你们每个人都去给我蹲他十四天的禁闭。’你们瞧瞧,那会儿还只是为了一条小狗,而现如今毕竟是为了一位大公子。当然要弄得恐怖可怕至极,好让丧事办得像个样子。”

“我无罪,我无罪呀!”那个头发倒竖起来的男人又嚷了一遍。

“耶稣他有罪吗?”帅克说,“他们不照样将他钉在十字架上了。无论何时何地都一样,谁个去管你有罪没罪。就像军队里常对我们说的一句话‘少废话,当你的差!’这才是尽善尽美的境界。”

帅克往草垫上一躺，心满意足地入睡了。

这时他们又带来了两个。其中一个是波斯尼亚人。他咬牙切齿地在牢房里来回转圈圈，而每说一句话都带上脏字“他妈的”。一直折磨着他的是害怕待在警察署的这段时间里会丢掉他的那个流动售货篓。

那另一个新来的客人不是别人，正是巴里维茨老板，当他注视到自己的老相识帅克后，便立即将他叫醒，然后用一种十分悲戚的声音叫喊了一声：

“我还是被弄到这儿来啦！”

帅克衷心地握了握他的手，然后说：

“你来了我很高兴，打心眼里高兴。那位先生既然告诉你他会来接你的，我早就料到此人不会食言的，他是说话算数的。想到人们是如此认真守信用，一丝不苟，那真是一件大好事。”

可是巴里维茨先生却不以为然，他说这样的认真守信用屁都不值。同时他小声地问帅克，这些在押犯是不是小偷，与他们在一起会有损他这个生意人的名声的。

帅克告诉他，除了那个企图用暴力抢劫霍利茨老板的人以外，其余的人跟他一样都是为了那个大公的事。

巴里维茨先生听后有点生气，他说了，他可不是为了那个笨蛋大公，他是为了皇上的事才被带到这儿来的。这一来，大伙来劲了，都想听听是怎么回事。于是他便兴致勃勃地讲起了苍蝇在皇帝画像上拉屎一事的前前后后。

“是那些个畜生把皇帝的像给弄脏的，”他在结束自己不幸遭遇的故事时说，“结果把我给关进了监狱。我绝饶不了那些个苍蝇。”最后他还以威吓的口气补上一句。

帅克又躺下睡了，但是没睡多久，有人就来带他去过堂。

于是，他沿着楼梯走到第三科去过堂。帅克他正背着自己的十字



架向各各他^①极点走去，丝毫没觉察到自己这是去殉难啊。

当帅克瞧见了“走廊上严禁吐痰”的提示牌后，他就请求警察允许他到痰盂处去吐，随后胸怀坦荡、容光焕发地跨入传讯室，问候道：

“我恭祝大人们晚安，万事如意！”

代替回答的是有人朝他肋骨处捶了几下，把他推到一张桌子面前，桌子后面坐着一位官老爷，摆出一副冷冰冰的官架子，样子凶得就像是刚从伦布罗索^②那本《论罪犯典型》的书中跳出来的。

他凶狠恶毒地扫了帅克一眼，然后说：

“别装傻相！”

“我无能为力，”帅克郑重其事地回答，“我在军队的那会儿，就因为我的神经不健全而削了我的军籍，并由一个专门委员会正式宣布我为白痴。我是官定的白痴。”

那位满脸一副罪犯相的老爷一边咔嚓咔嚓地磨着牙，一边说：

“您拉倒吧，从您被控告和您所犯之案子来看，您一点也不傻，神经正常得很。”

接着他就数落开了帅克的罪名，从叛国罪直至侮辱皇帝陛下以及皇室各成员。在这一大片罪名中，最为突出的就要算对刺杀斐迪南大公事件表示赞赏之罪名了，从这里尚可派生出无数个新的罪名来，其中赫然昭彰地煽动叛乱，因为所有他的罪行都是在大庭广众之下犯的。

“你对此还有什么可说的吗？”那位野兽般凶残的老爷扬扬得意地问道。

“这已不少了，”帅克天真无邪地回答道，“少而精，多则滥。”

“喏，那就是说你招认了？”

“我什么都招认。严厉乃是必要的。一个人要是缺乏严格要求那便一事无成。想当年，我在服役的那当儿……”

① 《圣经》故事称，“各各他”是古犹太耶路撒冷的一个刑场，并称耶稣在该地被钉于十字架而死。

② 伦布罗索(1836—1909)是意大利专门从事犯罪学研究的专家。

“你给我住嘴！”警察署长大声呵斥帅克道，“我问你什么你就回答什么！明白吗？”

“我能不明白吗？”帅克说，“报告长官，我全明白了，您的字字句句我都听得个一清二楚。”

“和谁有来往？”

“和自己的女佣人，长官。”

“难道你在当地政界就没有个熟人什么的？”

“这我有，长官，我订了一份下午出版的《民族政策报》，也就是众所周知的那份《小母狗报》。”

“滚出去！”那位野兽般凶残的老爷咆哮起来。

当他们把帅克带离传讯室时，帅克还道了一声：

“祝长官们晚安！”

帅克一回到自己的牢房，就给其他犯人说：“这里的审讯好不滑稽，他们先朝你嚷上几声，然后就把你一脚踢将出去。”

“要在从前呀，”帅克接着说，“那可遭罪喽。我读过一本书，上面讲道，被告为了证明自己无罪，就得从烧红的烙铁上走过，然后还喝上一杯溶化了的铅。或者给他脚上套着一双好似千斤重的西班牙靴子，将他吊在梯子上。谁要是还不肯招认，那就点燃一支大的火炬烧他的腰部，比如他们对圣徒杨·内波穆茨基就使的是这一招。据说他在受这种拷刑时，就像有人在锯他的腿似的惨叫，直到将他装进一个不透水的大口袋里，从艾利什卡桥上扔下去之后，惨叫声才停止了。这样的例子多的是，更有甚者是将犯人劈成四大块，或者带上颈手枷，让他站在民族博物馆附近示众。当他们把犯人往水牢里这么一扔，那这个犯人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是死而复生了。

“现如今我们被关了起来，那日子就跟过家家一样蛮有趣的，”帅克津津乐道地接着说。“没人把咱们劈成四大块，也没给套上西班牙靴子呀。我们有的是草垫、桌子、凳子；住得又不像罐头里的沙丁鱼那样挤；给我们汤喝、面包吃；到还送来水一壶，茅房就在你跟前。这一切表明世界有多先进呀。说真的，就是审讯室离我们远了点，还得上到三层去。但话又说回来，楼道里是既干净又热闹，犯人是穿梭不



息,男女老幼全齐。您应感到高兴才对呀,这里绝非您孤身一人,人人都可以心满意足地各走各的路,也甭担心审讯室会对您说‘咱们决定,根据您本人的意愿,明日里您将被劈成四大块或者活活烧死。’真要是那么个宣判,那简直是难以想象。我想,各位仁兄,我们中的好多人若是遇到这种情景,那整个魂都会丢的。喏,现如今的一些情况变得对我们有利多了。”

他刚夸完公民在现代化的监狱里生活待遇是如何如何大有改善,狱卒便打开了牢门嚷道:

“帅克,穿上衣服,出来过堂!”

“我这就来穿,”帅克回答说。“对此我倒没什么。我担心这件事情上是否有误,因为我已经从审讯室里被撵出来过一次了。我怕同我一起坐牢的难友们会生我的气呀,‘怎么,你小子都过了第二次堂了,我们一次都还没捞着。’他们有可能妒忌我的。”

“你给我滚出来,少废话!”这是对帅克的那种君子风度的回答。

帅克又站在了那位野兽般凶残的老爷面前了。那人出其不意地以极其粗暴冷酷的声音问道:

“你都招认了?”

帅克用他那双和善友爱、碧蓝碧蓝的眼睛盯住那心狠手毒的人,轻声柔和地说:

“假如长官您需要我招认,那我就招认,这对我不会有什么损害。如果您说‘帅克,你什么都不要承认。’那就是粉身碎骨我也要绕着圈子转,极力回避要害。”

那位严酷的老爷在文书上写了些什么,然后递给帅克一支钢笔,催促他,让他上面签字。

帅克于是就在布雷特施奈德的诬告书上签了字,而且还加了这么一句:

以上对我之控告,均以事实为依据。

约瑟夫·帅克

帅克签完了字，就掉过头来对那位严酷的老爷说道：

“还有什么文书需要我签的吗？要不明天早晨我再过来一趟？”

回答他的是“明天早上就该带你上刑事法庭喽。”

“那么几点，长官？我的上帝，但愿我不要睡过头了。”

“滚！”这是那天第二次从桌子对面向帅克发出的吼声。

帅克在返回自己铁窗新居时，对押送他的一个狱警说：

“一切事情都进行得非常顺利嘛！”

帅克走进牢房，牢门刚一关上，同牢的人就争先恐后地问开了。帅克毫不含糊，十分清晰地一一作了回答：

“刚才我已经招供了，斐迪南大公大概是我杀的。”

六条汉子被吓得在满是虱子的破毯子里缩成了一团，唯有那位波斯尼亚人说了一句：

“祝您好运！”

帅克一躺到草垫上，就说道：

“这可麻烦了，咱们这儿缺个闹钟。”

第二天早晨，没有闹钟也自然有人来将他叫醒。六点整，一辆“绿安托”牌的囚车来把帅克押解至州刑事法庭。当囚车驶出警察署的大门时，帅克对他同车的人们说：“咱们是‘早鸟食虫’，抢先了！”



第三章 帅克在法医们面前

州刑事法庭里的那间小审讯厅既清洁又舒适，给帅克留下了一个极好的印象。墙壁雪白雪白，铁栅漆黑漆黑，还有胖乎乎、肥墩墩的首席检察官司德马尔丁先生，他系着紫罗兰色的领章，戴镶有花边的帽子。紫罗兰色不仅在这里被指派为主要色泽，而且在举行宗教仪式和封斋期的第一天以及耶稣受难日都用这种颜色来渲染好的氛围。

古罗马统治耶路撒冷的光辉历史在这里大有重演之势。他们把

犯人从地下室带到一楼那帮 1914 年的彼拉多^①面前。这些审判官——新时代的彼拉多，不但不净净手以示光明正大，反而还差人去特西戈饭店买柿子椒包肉团和比尔森的啤酒来大吃大喝；还有一个劲地向国立刑事法庭递交一批又一批新的起诉材料。

这些材料缺少分析，大多无逻辑可言，全是些什么：§ 他占了上风；§ 他使劲地掐；§ 他发傻劲儿；§ 他唾沫星子四溅；§ 他嘲笑了；§ 他威胁了；§ 他杀了人；§ 他不依不饶。这些审判官成了法律的杂耍演员、法律条文的术士、贪吃被告的大肚汉、奥地利丛林中的饿虎，他们几乎是根据法律条款章节的多少来计算抓捕被告时该跨的步子的大小。

的确，也存在少数几位例外的审判官（在警察署里也一样），他们把法律当儿戏。从来就是鱼龙混杂的。

他们正好把帅克带到了一位被认为是例外的老爷面前受审。这位老先生年事已高，看上去倒有一副老好人的样子，就是在审判曾经轰动一时的凶杀案的凶手瓦莱什时，他也不曾忘记对他说“您请坐，瓦莱什先生，正好这里有个空位子。”

当他们把帅克带到他面前时，他就用从胎里带来的礼貌请帅克坐下，然后说：

“那么这位阁下就是帅克先生喽？”

“想来一定是这样，”帅克回答说，“因我爹叫帅克，我妈叫帅克太太。我不可能给他们丢脸，否认自己的真名实姓。”

审判官的脸上掠过一丝柔和的微笑。

“您可干了些好事。您良心上一定够不安的喽。”

“我的良心向来就是不安的，”帅克说，笑得比审判官还要亲切和蔼，“我的良心肯定比有些人不安，大人。”

“这从您签了字的法庭审讯记录上可以看得出来，”审判官用比帅

① 全名本丢·彼拉多。公元 1 世纪罗马帝国驻犹太的总督。据《新约全书》记载，耶稣由他判决钉于十字架。宣判前，彼拉多为了表白自己与阴谋无关，于是先洗了一遍手。



克还要柔和的口气说，“警察署里他们没给您施加什么压力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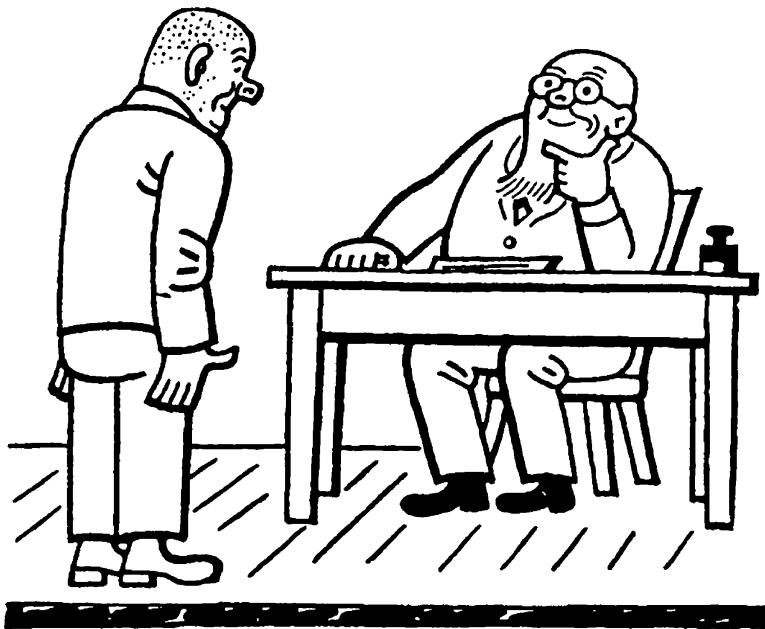
“哪能呢，大人。是我自己问他们我该不该在上面签个字什么的，他们说需要，于是我就按他们的吩咐签了。反正我不会为签一下自己的名字去同他们干架的。那样做肯定对我不利。规矩是必要的，得照章行事嘛。”

“您觉得，帅克先生，您是不是十分健康？”

“十分健康？可不能这样说，审判官大人。我有风湿症，我正用风湿油搓揉膝盖来的。”

年事甚高的这位审判官又和蔼可亲地笑了笑“好不好咱们都请法医们来给检查一下，您看行吗？”

“我觉得我没什么大不了的毛病，不值得劳驾法医大人们，白费他们的时间。况且在警察署里的时候有位大夫已经给我做过检查，他怀疑我是不是得了淋病。”



“尽管检查过了，帅克先生，我们还得请法医大人们来查一查，测试测试。我们正式组成了一个委员会，找一批优秀的法医来为您作检查，同时，您可趁机舒舒服服地休息一番。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根据您的口供，您曾经宣称并散布说，就是现在的某个时候就会爆发战争，是这样吗？”

“是呀，大人，很快就会爆发战争的。”

“您是不是不时地要犯一种猝发的毛病？”

“这倒没有。只是有一次在查理广场差点被汽车突然地撞了。唉，那已是好多年前的事喽。”

审讯就这样结束了。帅克跟审判官大人握了握手，一回到自己的那间小牢房就对同牢的人说：

“为刺杀斐迪南大公这桩案子，他们竟然要派法医来检查我啦。”

“我也被法医检查过呀，”一个年轻人这么说，“就是我偷地毯的那一次，他们认定我犯有神经衰弱症从而成为一个神经不健全的人。这次我又侵吞了一架蒸汽打谷机，他们也把我奈何不得。昨天我的律师还跟我说起，我只要有一次被宣布为神经不健全者，那我将终身受益。”

“我一点都不相信那些个法医，”一个样子看上去很是机灵、有点文化修养的人说。“前一次我贖制期票，为了做好万无一失的准备，我就去听捷克著名的精神病学教授海维洛赫医生的课。后来，当他们来抓我的时候，我就按海维洛赫医生描述的那样，假装抽了一阵羊痫风。我在法医委员会里一名大夫的腿上咬了一口，我操起一只墨水瓶，把里面的墨水全喝了下去。对不起，各位，我还当着整个委员会的面，在屋角处拉了一泡尿。正因为我着着实实在在地咬了那个大夫的腿肚子一口，他们宣布我壮如一头牛，这下我可没救了。”

“我压根就不怕那些个法医的检查，”帅克说，“想当年，在我服役的那当儿，还是一个兽医给我检查的，结果也蛮不错的嘛！”

“法医都是一具具死尸，”一个矮小、有点耸肩的人说，“不久前，碰巧有人在我的草场里挖出了一副人的骨架子，于是法医们就说了，从这副骨架子看，死者大约在四十年前被一种钝器朝脑袋猛击而死。我



现在才三十八岁，我就被关了起来，尽管我有出生证、户口本和居住证。”

“我想，”帅克说，“我们看一切事情都得公平些。普天下的人谁能说自己就没个错？而且一个人越在一件事情上用心思，就越难免出差错。法医也是人，那么人就难免出错。就像有一次在努斯列的博易契河桥上，一天夜里，当我从班柴迪往家去的时候，有位先生走到了我跟前，不问青红皂白就挥起皮鞭朝我头上抽来；等我昏倒在地后，他用电筒照了照我，连忙说‘打错了，不是他。’紧接着他又因打错了人而恼火，就又一次朝我屁股抽去。有的人就是要将错就错，这亦是人之常情嘛。比如还有一次，一位仁兄在夜里发现了一条冻得半死的疯狗，他便将它带回家，塞进了老婆的床里，一等那畜生暖和过来恢复了兽性，它咬了全家，甚至将那个还躺在摇篮里的全家最小的一个孩子给撕裂咬碎，整个给吞噬了。我还可以给你们讲个例子，说的是住在我们老家那儿的一位车工如何捅了大娄子的事。有一回他用一把钥匙打开了教堂的门进去，他弄错了，他以为是自个儿的家，他把鞋子脱到了圣器室，以为是进到了自家的厨房；然后躺在了祭坛上，认为是躺在了自家的床上，还顺手将绣有圣人题言的小台布盖在了自己身上；又取来一本福音书和几本圣书垫在头下当枕头。早上教堂看门人发现了。待他清醒后，他便和颜悦色地向教堂看门人解释，说他一时迷糊了。‘好一个一时迷糊！’教堂看守人说，‘就为这一时迷糊我们必须重新净化教堂。’之后这位车工站在了法医面前。法医们都证明他的神志清醒，头脑清楚，如果说他真的喝多了，那他手上的钥匙肯定是捅不进教堂大门的锁眼里去的。随后这位车工就死在了庞格拉茨监狱里了。我再给你们讲一个例子吧，那就是克拉德诺的一只警犬是怎么个迷糊的，也就是赫赫有名的宪兵大队队长罗特尔的那只狼狗。罗特尔大队长养了不少的狗，他专门找流浪汉作为驯狗的对象，吓得他们一个两个的都不敢到克拉德诺来。于是他给他的宪兵们下了一道命令，无论如何都要给他抓来一个嫌疑犯。一天，宪兵们终于给他弄来了一位穿着十分讲究的人，这人是在朗恩森林中被发现的，当时他正坐在一个树桩上。很快他们就将他的大衣的下摆剪了一块下来，然后

将这块布拿去给宪兵队的那些警犬嗅一嗅，随后就将这个人领到郊外的一个砖瓦厂里，再将那些受过训练的狗放出来，让它们去跟踪那人的足迹，结果真还找到了他，把他给带了回来。从此这个人就没完没了地爬梯子、翻土墙、跳进鱼池里，因为那群狼狗总在后面追撵他呀。末了发现，这人是一名捷克激进派议员。议会的那一套令他厌烦透顶，于是他就跑到朗恩森林来郊游消遣。所以我常说，是人就会有错误，不管是学识渊博或是傻瓜笨伯，就那些个内阁大臣也有出差错的时候呀。”

法医委员会该来确定帅克的精神境界、神经状态与他全部被控之罪名是否相符的时候来到了。该委员会由三位特别严肃认真的先生组成，三人中间，每一个人的见解同另外两个的见解可说存有很可观的距离。

在精神病学方面，他们分别代表三种不同的学派。

如果说在科学上南辕北辙的这些学派在帅克这个案子上却取得了如此一致的意见，这仅仅是由于帅克给了整个委员会一个了不起的，可说是压倒一切的印象。当他刚一走进这间将要对他神经状态作检查的屋子，见到墙上挂着奥地利元首肖像后，便立即喊道“诸位大人，咱们的皇上弗朗茨·约瑟夫一世^①万岁！”

事情全然清晰明白。由于帅克由衷的吐露，使得他们没有必要发出一连串的提问。但有几个最关键的问题得问一下，以便用帅克的回答来证实精神病学博士卡莱尔逊、海维洛赫博士以及英国人卫金三个人可代表的三种体系对帅克的最初的看法。

“镪比铅重吗？”

“啊呀，我可从来没去称过，”帅克回答道，脸上写满了甜蜜蜜的微笑。

“您相信世界末日吗？”

“我总得先看到这个末日再说呀，”帅克大大咧咧不不经意地回答

^① 又译弗朗基谢克·约瑟夫一世(1830—1916)，奥地利皇帝(1848—1916)、奥匈帝国皇帝兼匈牙利国王(1867—1916)。



着，“肯定明天我还等不来它的。”

“您能计算出地球的直径来吗？”

“啊呀，这我可没那个能耐，”帅克回答说。“可我也有一个谜，不妨请大人们猜猜看：有一座三层楼的房子，每层有八面窗户，屋顶有两扇天窗和两个烟囱，每层楼住有两家房客。那么，诸位大人，请你们告诉我，这座楼房的看门人，他的奶奶是哪年死的？”

法医们彼此意味深长地望了望，但其中的一个还是提了这么一个问题：

“您是否知道太平洋最深处有多深？”

“啊呀，这个我可不知道，”回答声响起，“不过我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它准比维舍堡悬崖深处的伏尔塔瓦河要深一点吧。”

委员会的主席简短地问了一句：“问够了吧？”可其中的一位委员又提了这么一个问题：

“12897 乘 13863 等于多少？”

“729。”帅克连眼都不眨一下地就回答道。

“我想这已足够了，”委员会主席说，“那么你们就可以把这位被告带回原来的地方去了。”

“谢谢诸位大人，多累了，”帅克是如此谦恭地说道，“我也很够了。”

帅克离开后，三位同行取得一致意见，认为根据精神病学者所发现的一切自然规律，帅克应是个声名狼藉之笨蛋和白痴。

他们在给审判官的报告里写有这么一段话：

在本报告上签名之诸法医同仁一致鉴定约瑟夫·帅克为地地道道、彻头彻尾之精神愚笨迟钝者和先天的呆小病患者，即天生的白痴。现举例说明之，凡瞧见墙上挂像，总要立正高呼“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皇上万岁！”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约瑟夫·帅克之精神状态实属白痴、笨蛋之流。鉴于此，委员会建议：一、停止审问约瑟夫·帅克；二、将约瑟夫·帅克送交精神病院观察，以查明他的精神状态对他周围之危害程度！

就在这份报告编排出笼之时，帅克却给自己的狱友们作了这样的阐述：“他们把斐迪南撂在一边，却跟我瞎扯淡起那些蠢不可及的事来。瞎扯到最后，相互都谈得足够了，我们这才分手。”

“我谁都不相信，”那个有点耸肩的小个子，也就是有人在他的地里挖出一副人骨架子的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全都是些个盗窃行径、诈骗行为。”

“诈骗嘛是必然的，”帅克说，并往草垫上一躺，“假如人人都把他往好处去想，那相互之间不早就觉得闲得慌了吗？”



第四章 帅克被从疯人院里赶了出来

当帅克后来描绘疯人院里的那段生活经历时，他运用了一些非同一般的赞美之词来加以述说“我还真想不通，这些个疯子被关进了疯人院干吗还要生气呢？在那里每一个人都可以赤身裸体地躺在地板上，学狼叫，可以发狂和咬人。要是在有人群散步的地方这样干，那人们就会大惊小怪，然而在那里却是司空见惯、家常便饭。那里有社会主义者们连做梦都不曾梦到过的自由。在那里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自

己当做上帝或圣母玛利亚,当做教皇或英国国王,当做皇帝佬儿或圣瓦茨拉夫^①。尽管有一个人被死死地捆绑着,光着身子,孤独地躺在一个角落里。那边还有一个人,老在嚷嚷说他是大主教,他除了狼吞虎咽地大吃大喝,肆无忌惮地拉屎撒尿,他什么都不干。你们可不知道,他折腾得多么厉害啊,可在那儿一点也不觉得害臊,还能得到宽恕原谅。那里还有这么一个人,为了能领取双份饭菜,竟然说自己就是基里尔和麦托迪^②。那儿还有一位先生硬说自己怀孕了,并邀请在场的每个人去参加他婴儿的洗礼祝宴。那儿还关了许多棋手、政客、渔夫和童子军以及集邮爱好者和业余摄影师。那边有一个人老去摆弄一批老的瓷罐,他总把它们当成骨灰罐。有一个老人把自己裹得紧紧的,说这样就不可能计算出哪天是世界的末日。我在那边也遇到了几位教授,其中的一位老跟在我的后面,总要跟我解释说,克尔克诺什山麓是吉卜赛人的摇篮。而另一位教授则要跟我阐述地球内部存有比地球外部还要大得多的一个球体。

“每个人在那里都可以信口开河,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跟在议会里差不多。有时他们还在那里讲一些童话。要是童话里的公主有着悲惨的下场,那他们就会互相打起来。在那里闹得最欢的要算那位硬说自己是奥托的十六部百科大词典的老兄了,他要求每个人都来打开他,并找出‘负责缝合厚纸板的女工’这个词条来,不然他就不存在了。一直闹到他们给他穿上紧身衣方才安静了下来。随后他又自我欣赏起来,说他已进入到装订书页这道工序了,要求人家把他切出一个现代派的书边来。那里的日子就跟在天堂里一样过得快活。你可以粗声喊,尖声叫,又可唱又可跳,号哭,学羊咩咩叫,也可以尖声怪叫,乱蹦乱跳,还可以念祷告;也可以翻筋斗,可以爬着走,可以跷起一只脚来跳,可以转圈圈,可以跳舞,乱闹,爬墙或整日里蹲在地上。谁也不会走过来跟你说‘这您可不能干,也不准干,先生,这有失身份,您该

① 圣瓦茨拉夫(906—929)是捷克国大公,是基督教最热情的传播者。死后被教会追认为神。

② 康斯坦丁·基里尔和麦托迪两兄弟是希腊人。他们通晓斯拉夫语。故被邀请来大摩拉维亚公国传播基督教并奠定文化教育基础。



感到害臊才对，亏您还是个有教养的人。’这也是真的，那儿也有一些文疯子。在那里真还有一个有学问的发明家，他一个劲地抠鼻子，一天只说一句话‘正好是我发明了电。’正如我说的，那里真是美妙无比，棒极了。我在疯人院里度过的那几天，可说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

确也是，当他们为了观察帅克的精神状态，将他从州刑事法庭转送到疯人院来，在此受到的欢迎是大大出乎帅克意料之外的。他们先是他把他脱得个精光，然后给他披了件大褂儿，带他去洗了个澡，一路上还十分亲密地搀扶着他，同时，另一个护士还给他讲了一些有关犹太人的笑话来让他开心。在澡堂里，他们先将帅克浸泡在一盆烫水里，然后又将他拖出来，用凉水浇淋。这样来回弄了三遍，然后问帅克喜不喜欢。帅克说这远比查理桥^①附近的那些个澡堂子要好得多嘛，并且说，他很喜欢洗澡。“如果你们再替我剪剪指甲、理理发，那我就再快活不过了。”他这么补充了一句，还向人快慰地笑了笑。

一切照帅克所请求的办了。他们还用一块海绵将他全身上下都给擦了一遍，用一张被单将他包裹起来，并把他抬到一号病房的床上，扶他倒下来，替他盖好被子，吩咐他睡觉。

直至今日，帅克还充满一种爱恋之情来叙述它：“你们想想，那有多美好！他们把我安顿到床上，那会儿我简直是幸福到了极点。”

帅克果真在床上美美地入睡了。随后他们将他叫醒，给了他一罐牛奶和一个长面包。面包已经切成了碎块。一个护士抓住帅克的双手，另一个就将一块块碎面包放在牛奶里蘸蘸，然后喂到帅克嘴里，就像用面团来填鹅一样。填完后，他们又搀扶他去上厕所，他们恳请他，让他在那儿把生理之必需的大小便排泄掉。

帅克把这一美好瞬间讲得是那么有声有色，充满爱恋之情，而我在哪里就没必要重复帅克说他们后来还干了些什么的那番话了。但

^① 查理桥于14世纪查理四世皇帝统治时建成。长五百二十米，宽十米，有十二个桥拱。查理桥是哥特式的，桥上的雕塑是十七世纪巴洛克式的题材，反映天主教圣人的生活。这些雕塑是艺术家普罗柯夫和布朗的杰作。

我只提及帅克说的一句话：

“就在我拉屎拉尿的那会儿，他们中的一个还将我搂在他怀里。”

当他们从厕所把帅克带回来后，又把他扶到床上，一再叮嘱他，让他好好睡觉。可当他睡着后，他们又把他叫醒，带他去观察室。帅克又一次被脱得个精光地站在了两位大夫面前，这情景不由得使他忆起了自己应征入伍进行体检的那些个盛大、庄严的日子，情不自禁地说了声：

“合格。”

“您在说什么呀？”一个大夫的声音，“您做一个向前走五步，再向后退五步的动作。”

帅克走了十步。

“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大夫说，“让你走五步。”

“我不在乎这几步。”帅克说。

于是两位大夫都吩咐帅克坐在椅子上，其中一位来敲了敲他的膝盖，然后告诉另一位说，反射作用很正常。那位大夫却摇了摇头，自己也开始来敲帅克的膝盖；刚才那位大夫又翻了翻帅克的眼皮，查查瞳孔。之后他们就走到桌边，用拉丁术语互相嘀咕了一通。

“喂，听我说，您会唱歌吗？”其中的一位大夫问帅克，“您是否愿意给我们唱一首歌？”

“不成问题，两位大人，”帅克回答说，“尽管我一无嗓音，二无音乐感，恭敬不如从命，我不妨来试试，好让你们高兴高兴。”

于是帅克的歌声响起：

年轻的修士河岸坐，
右手扶额思绪重，
苦涩而灼热的泪两滴，
挂在苍白的腮帮悲戚戚。

“下面的我就不会了，”帅克接着说了一句，“要是你们愿意，那我就再给你们献上一首：



我的心充满惆怅，
痛楚在胸中流淌。
静坐把远方瞭望，
那儿有我的祈求。

“唉，下面的我又不会了，”帅克叹了一口气说道，“我还会唱《我的故乡在哪里?!》^①的第一句，末了我还是只会一句‘太阳在东方现出笑容，温迪斯格雷茨统帅和军士将领们整装待发。’我还会唱几首民歌，比如《上帝保佑我们》《千百次地向你致意》……”

两位大夫相互看了看，其中一位给帅克提了这么一个问题“你的神经状态以前检查过吗？”

“在军队里检查过，”帅克的回答是那么的庄严、骄傲。“我被军医大人们正式宣布为声名狼藉的白痴。”

“可我感觉你是一个假病号。”另一位大夫冲着帅克高声嚷了一句。

“您说我，两位大人？”帅克为自己申辩道，“我绝不是一个假病号，我真是个白痴。不信你们可以到驻扎在布杰约维采的第九十一团的团部或者到卡尔林纳地区的预备役队的司令部去打打听。”

两个大夫中年岁较大一点的带着无望的神情摆了摆手，然后指着帅克向护士们说“把这个人的衣服给拿来，把他带到头排过道的第三号病房去。然后你们回来一个人，把他的全部档案送交办公室。告诉他们，让他们早点给他结案，我们可不想让他老拴在我们的脖子上。”

大夫们又一次恶狠狠地瞪了那毕恭毕敬地正退向门口，还边退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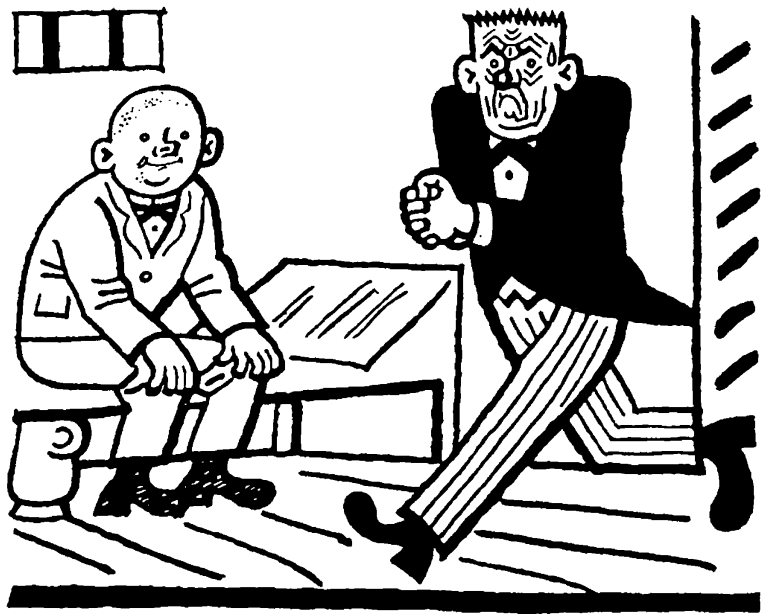
① 来自捷克著名戏剧家约·卡·狄尔(1808—1856)，取材于现实生活的戏剧《菲德洛瓦奇卡》。由弗·什克乌普谱曲，盲人音乐家马列什演唱。《我的故乡在哪里?!》：我的故乡在哪里/我的故乡在哪里/河水涓涓绿遍原野/松涛阵阵响彻峭壁/满园春色关不住/人间天堂眼尽收/这就是那美丽的国家/捷克大地，我的故乡/捷克大地，我的故乡！当1918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诞生时，这首表达了狄尔对祖国的深挚感情的、一直被捷克人民喜爱的民族歌曲成了捷克斯洛伐克国歌歌词的一部分。至今仍是捷克共和国国歌的歌词。



有礼貌地鞠着躬的帅克。帅克还回答了一个护士的提问,问他这是干什么蠢事。帅克回答说“因为我赤身裸体,啥也不想让这些老爷们瞧见,免得他们说我不讲礼貌,撒野。”

自打护士们奉命把衣服还给帅克后,他们就不再关怀和理睬帅克了。他们命令他穿好衣服,由一个护士把他带到三号病房去。帅克还需在那儿待几天,等办公室办理打发他出院的文书,因此他还有机会来继续那很合他口味的观察。大失所望的大夫们在报告里给帅克作了这么一个鉴定“弱智的假病号”。由于他们在中饭前就要释放他,所以还掀起了一场小小的风波。

帅克宣称,任何一个人都不能不吃中饭就被赶出疯人院的,因此也不能让他不吃中饭饿着肚子就走的。闹得疯人院的看门人只好叫来巡警。于是巡警就将帅克带到了萨尔莫瓦大街的警察署去了。



第五章 帅克在萨尔莫瓦大街 的警察署里

帅克在疯人院里的那些大好风光，已成明日黄花，接踵而至的是荆棘丛生、充满磨难的日子。巡官布劳恩，凶残、冷酷得活像罗马皇帝尼禄仁政下一名刽子手似的接见了帅克。那些刽子手当时就曾凶狠、严厉地说过“把那个浑蛋基督徒扔进狮子口里！”那么巡官布劳恩也学他们恶狠狠地说：“把这个臭小子给我扔进牢笼里！”



话说得既干又脆，真是言简意赅。只是巡官布劳恩在说这句话时，他的眼里却闪现出了一种古怪而又有些变态的快感。

帅克行了个礼，并十分豪爽地说“我准备好啦，长官大人。我想，牢笼也就是单独一间牢房的意思吧，这没什么可怕嘛。”

“少跟我在这里耍横！”巡官火冒三丈地嚷道。可帅克却说“我是虚心接受，由衷地感激您为我所做的一切安排。”

牢房里有一人无精打采地坐在一张板床上沉思，当牢门的钥匙咔嚓响起来的时候，从他的表情上来看，显然他也并不觉得是一种要让他自由的迹象。

“您好，尊敬的先生，”帅克边说边在板床上那人的旁边坐下。“不晓得几点钟了？”

“钟点已与我不相干了。”那位在沉思的人回答说。

“这儿不错嘛，”帅克还接着找话往下谈，“这张板床还是用刨平的木头做的哩。”

那人绷着脸不搭腔。他站起身来，在牢门和板床的咫尺间来回快步踱着，就好像去忙着抢救什么似的。

这时，帅克蛮有兴致地审视了墙上那些个乱七八糟的题词。一个未署名的犯人对天发誓，要跟警察拼个鱼死网破。话是这么写的“有你们好果子吃的。”另一个犯人写道“待一边去吧，你们这些个公鸡崽子^①！”还有一个直截了当地记录了一段实况“我于1513年6月5日在此坐牢，待遇尚可。沃尔舍维采商人约瑟夫·马列切克。”在此也有一些出自内心的题词“宽恕我呀，主啊……”下面还写什么“吻我的‘P’吧。”可字母P又被划掉了，然后在旁边写上“屁股”。就在这“屁股”两个字的旁边是一位满怀幽思的先生题了首诗“愁来溪旁坐，夕阳入山隈，冈丘映微光，佳丽在何方？”

那个在牢门与板床之间来回疾走，仿佛要在马拉松赛上获胜的人停下脚步，气喘吁吁地坐回原位。双手抱着头，突然喊道“放我走吧！”随后又喃喃自语说“不会的，不会的，他们不会放的。我从早上

^① 据说奥匈帝国的警察帽子上总插根公鸡尾毛，有捷克人称他们为“公鸡崽子”。

六点就待在这儿了。”

接着他忽然想找人说话了，站起来问帅克：

“您那儿不会没有皮带的，让我就用它来结束这一切吧！”

“我很乐意为您效劳，”帅克边解皮带边回答道，“我还从没见过在牢房里如何用皮带上吊呢。”

“可是真有点糟糕，”帅克四下看了看说，“这儿连个钩子也没有。窗子的插门又禁不住您。要不，我给您出个主意，您可以跪在床边儿上吊，就像布拉格的艾玛乌泽修道院里那个修士一样，为一位年轻的犹太姑娘，在十字架上吊死。我十分欣赏自杀的人，您只管一心一意地上吊吧。”

那个满脸愁容的人，瞧瞧帅克递到他手里的皮带，把它扔到角落里，随即大哭起来。他一边用脏手抹着眼泪一边喊道：“我是有儿有女的人啊！因为酗酒、生活放荡被关到这里，天哪！我可怜的老婆啊，我单位的同事们会怎么看我呢？我是有儿有女的人啊，因为酗酒、生活放荡被关到这里来的。”他反复地唠叨个没完。后来他总算稍稍平静了些，走到牢门口，用拳头在门上乱捶。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一个声音问道：“您要什么呀？”

“你们把我放了吧！”那声调绝望得似乎他已经没什么活头了。“放你去哪儿呢？”门外问。“回单位去。”这个愁苦的做了父亲、丈夫、公务员、酒徒与浪荡汉的人回应说。

在走廊的静寂中，可以听到一阵嘲笑声，非常可怕的嘲笑声。脚步声也渐渐远去。

“看样子，那家伙并不喜欢您，他才那么嘲笑您，”帅克说，这时那个绝望的人坐回到他身旁。“这种看守一不顺心就会使坏，要是再惹他们，他们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的。您既然不想上吊了，那就平心静气地坐下来，看看事情怎样发展吧。我认为，对您这么一个坐机关，又有老婆孩子的人来说，这是件很麻烦的事儿。我要是没猜错的话，您准认为自己会被解雇赶出单位吧？”

“不好说，”他叹了一口气，“问题是连我自己也搞不清我都干了些什么。我只记得，他们把我从一个地方赶了出来，可我还想回去抽一



支雪茄烟。开头原本是挺美的，我们科长庆贺命名日，请大家到一家酒馆去，接着又到第二家、第三家、第四家、第五家、第六家、第七家、第八家、第九家。”

“要不要我帮您数？”帅克问。“这我可内行。有一天晚上，我到过二十八个地方，可是，拿我的名誉起誓，我在哪一家喝的啤酒都没过三杯。”

“总而言之，”这位为祝贺命名日大讲排场的科长先生的倒霉下属说。“当我们去过一打多各式各样的小酒店后，发现科长不见了。尽管我们用了一根细绳把他拴着，像牵条小狗一样把他带在身边，可还是叫他溜掉了。我们四处找他，最后连我们自己也纷纷走散了。结果我就待在维诺堡的夜咖啡馆里了。那个地方蛮不错的，在那里我直接用瓶子喝了一公升酒。后来还做了些什么我就不记得了，只知道他们把我拉到警察署来的时候，两个警察说我喝醉了，一言一行很放肆。说我打了一位太太；从衣帽架上把别人的礼帽夺下来用小刀子割；还轰走了一个女子管弦乐队；当众诬告一个跑堂是偷了二十克朗的贼；我还把我座位上的大理石桌面给击碎了，又故意往邻座一位不相识的顾客的咖啡杯里吐唾沫。除此，没干别的事了，至少我是想不起来我还捣了什么乱。请您信任我，我是一个十分顾家、从不胡思乱想的本分人，有教养的人。您对此事有何看法？我可从来不是一个爱胡闹的人啊！”

帅克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兴致勃勃地问起他这么一个问题，“您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或是未费吹灰之力就将那块大理石桌面击碎的呢？”

“一下子。”这位很有点教养的先生回答说。

“这下您可没救了，”帅克很是伤感地说，“他们会以此推论，认为您苦练武术的目的在于干这类勾当。您往那位不相识的顾客的那杯咖啡里吐唾沫，掺没掺朗姆酒？”

帅克没等回答就直接加以阐述。“要是掺了朗姆酒，那事情就更糟了，因为它的价钱会更贵一些。法庭上，他们都喜欢把所有的账都算在一起，好让你够上起码的罪行。”

“在法庭上……”这位尽心竭力、恪尽职守的一家之长低着头，沮丧地喃喃自语，像一个受到良心责备的人那样陷入了困境。

“您被关押的事家里知道吗？”帅克问道，“也许要等到上了报才知道吧？”

“您认为这事会登报吗？”这位替上司背黑锅的人天真地问道。

“这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帅克回答得很干脆，因为他从来没有向他人隐瞒什么的习惯。“这篇关于您的报道将会引起读者极大的兴趣。我也喜欢阅读报上有关描写酒鬼以及他们如何耍酒疯这类的专栏文章。前不久，在‘杯杯满’酒家，就有一位顾客真的什么都没干，他只是把一个玻璃杯往上一抛，他刚好站在了它的下面，这个玻璃杯就直接砸破了自己的脑袋，于是人家就把他给带走了。第二天早上我们就读到了有关这件事的报道。还有一次，在布拉格的佩特洛夫卡夜总会，我扇了一个管办丧事的人一记耳光，他也还了我一下。为了给我们调解纠纷，只得将我们两人关了起来，这档子事情当天下午就见诸报端。还有一次，在‘僵尸’咖啡馆里，一位参事先生打碎了两个盘子，您一定认为可以饶了他？可第二天照样给登报了。您唯一的办法就只有从牢里写份更正声明寄到报社去，就说报上所述之一切与己无关，您与这位同名同姓的先生既无亲戚关系，又无任何瓜葛，紧接着就给家里去封信，要家人将这份更正声明剪下来，保存好，好让您出狱后能读得着。”

“您感到冷吗？”当帅克发现这位很有点教养的先生在打哆嗦的时候，他就十分同情地问道，“今年的夏末对我们来说是够凉的喽。”

“我，我已是个无望的人喽！”帅克的这位狱友哭得喘不过气来。“我，我是越陷越深啦！”

“那倒是，”帅克欣然附和他说，“待您刑满出狱后，您的单位是否还接纳您，我不知道您是否能很快地谋得别的职位，因为各行各业，即便是您愿意去给剥死野兽皮的当伙计，人家也都得先审阅您是否有过犯罪记录的公证呀。唉，只图一时的痛快，您看您，实在是太不划算喽。在您坐牢这段时间里，您的太太和孩子们靠什么生活？她会不会逼得去要饭，或者教孩子们去走歪门邪道呢？”



一阵抽泣声响起。

“我可怜的孩子呀！我可怜的妻子啊！”

这位受到良心责备的悔罪者站了起来，开始说起他的孩子们来：他有五个孩子，最大的有十二岁，还参加了童子军。这孩子只喝凉水，并且应该成为他父亲的榜样，尽管他父亲还是有生以来头一次干出这样的事情来。

“还参加了童子军！”帅克喊叫了一声，“我最喜欢听有关童子军这方面的事情啦。有一次，在布杰约维采的赫卢博卡镇的兹利维附近的米德洛瓦尔，我们九十一团正好在那儿演习，当地的农民们在树林里围捕那些所谓的为他们植树造林的童子军。抓住了三个。其中最小的一个，当农民们把他捆绑起来的时候，他又哭又闹，连我们这些当兵的男子汉也不忍看这种场面，只好走到一边去。在农民们捆绑这三个童子军的过程里，有八个农民被他们咬伤。后来在村长的鞭打下，他们才招认说：为了晒太阳，几乎没有一块林中空地不被他们踩得一塌糊涂的。他们还招认，在长势喜人的麦田里，他们用刀子将麦穗割下来，拿来烤着吃，弄得麦田着了火，还说那是出于偶然。农民们还在树林里的一个洞里找到了五十多公斤被啃过的家禽和林中野兽的骨头，一大堆一大堆的樱桃核和尚未熟透的苹果核，以及别的一些好东西。”

这位童子军的可值得同情的父亲心情极不舒畅。

“我前世造了什么孽啊！”他哀怨道，“这一来我的名声可就坏透了。”

“那倒是，”帅克以他天生的直率说道，“出了这种事，那您一辈子的名声都好不了啦。一旦见诸报端，您的一些熟人还会给您添油加醋一番。这是人之常情嘛。您也不必大惊小怪，别把它当回事。如今这世上名声遭毁、遭损的人比名声好的人起码要多十倍。您这只是芝麻大的一点小事，算不了啥。”

此时，过道里响起了沉重的脚步声，钥匙在锁孔里咔嚓响了一声，牢门开了，巡警呼喊帅克的名字。

“对不起，”帅克十分豪爽地说，“我是中午十二点才来到这里的，而这位先生却是早上六点就等候在这里了。我没什么可着急的。”

代替回答的却是巡警的一只强有力的手一把将帅克拖到过道里，并且一声不响地把他带到了二楼。在第二间房子里的桌边坐着一位胖乎乎的巡长，样子看来很和蔼，他对帅克说：

“呃，您就是那位帅克？您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太简单不过了，”帅克回答说，“是一位巡警先生陪我到这儿的。由于他们不给我开午饭就要把我撵出疯人院，我不答应。这也太不像话了吗，他们简直把我当成了大街上的野鸡似的任人摆布。”

“您听我说，帅克，”巡长大人和蔼地说，“他们干吗要在这儿，在萨尔莫瓦大街同您过不去呢？我们把您送到警察总署去不是更好吗？”

“众所周知，到了这儿，一切都得听您的，”帅克心满意足地说，“从这儿到警察总署也是一段挺开心的黄昏散步。”

“很高兴我们在这一问题上见解一致，”巡长兴高采烈地说，“一致了比什么都好，对吗，帅克？”

“不论同谁，我都愿意同他商量办事，”帅克回答说，“请您相信我，巡长大人，我将永远铭记您对我的慈悲。”

帅克深深地鞠了个躬，就在一名巡警的陪伴下来到楼下的警卫室，一刻钟后，帅克又在耶茨纳大街的拐角处和查理广场出现了。押送他的是另一位巡警，他的腋下还夹了一本书，标题是用德文写的：《犯人名册》。

在焦街的一角，帅克和押送他的人看到一簇人挤在一个告示牌周围。

“那是皇上的宣战布告。”巡警对帅克说。

“我早料到了，”帅克说，“可是疯人院里他们还不知道。其实，他们的消息应该更灵通。”

“为什么？”巡警问。

“因为那里关了许多军官先生。”帅克解释说。

当他们走近新挤到宣战布告周围的人群时，帅克高声喊道：“弗朗茨·约瑟夫皇上万岁！这场战争我们必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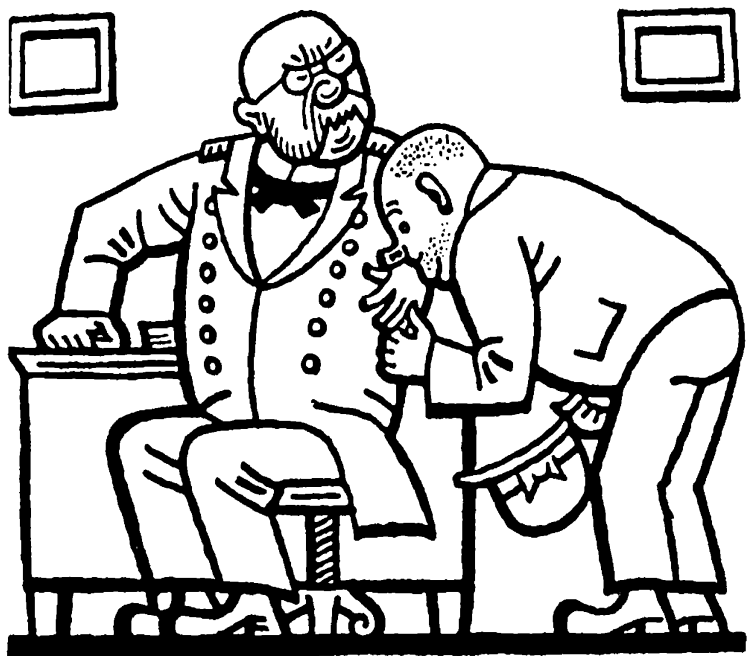
激奋的人群中，不知是谁在他那大得遮住了耳朵的宽边帽上敲了一下。就这样，好兵帅克穿过熙来攘往的人群，重又踏进了警察总署



的大门。

“我再说一遍，诸位先生，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必胜！”帅克用这句话与簇拥着他的人群告别。

在遥远而古老的欧洲历史上，曾经验证过这么一条真理：明天将使今天的一切意图落空。



第六章 帅克冲出怪圈，又回了家

警察总署大楼到处弥漫着一片衙门气氛。当局一直在揣摸百姓们对战争究竟有几分热心。总署里，除了少数几个人还意识到自己是这个民族的子弟，而这个民族注定要为了与它完全无关的利益而流血的；其余则尽是一批堂哉皇哉官僚机构的猛兽，他们的脑子里想的不是



外乎监狱的绞刑架，而他们就靠这些东西来维护他们制定的那些残暴、被扭曲了的法律条文。

审问时，他们带着一副恶意的和颜悦色的神气来对付落在他们掌心里的牺牲品，每句话没到嘴边之前，都先斟酌一番。

“我感到非常之遗憾，你又落到我们手里了。”那些制服上缝着黑黄袖章的野兽中间的一个，看见帅克被带到他面前时说。“我们都以为你会改过自新，可是你却使我们大失所望。”

帅克默默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他的神情是那样天真无邪，使得那头绣着黑黄袖章的野兽不解地望着他，然后加重语气说：

“脸上不许再装出那副傻相来！”

但是他马上又换了一种客气的腔调接着说：

“说实在的，我们把你抓起来，我们心里也不好受。我可以告诉你，依我看，你的事儿并不怎么大，因为，考虑到你的智力水平低下，可以认为你无疑是受了别人的唆使。请你跟我说，帅克先生，究竟是谁引诱你去做那些蠢事的呢？”

帅克咳嗽了几下，然后说：

“实在对不起，我压根就不知道您所说的那愚蠢的事儿指的是什么？”

“那好，帅克先生，”他用长辈的口气说，“据押送你的巡警先生说，你在街上的宣战布告书前招惹了一大堆人，高呼‘弗朗茨·约瑟夫皇上万岁！这场战争我们必胜！’的口号，煽动人们，这不是一桩蠢事吗？”

“我不能袖手旁观，无动于衷。”帅克解释说，用他那双善意的眼神凝视着审问官。“我看见他们读宣战布告时，没一点儿兴奋的劲儿，我的气就上来了。连个高呼胜利、喊个‘乌拉’的人都没有，没有任何表示，审问官大人，就像这事儿与他们毫无任何关系似的。我是九十一团的老兵，实在是忍无可忍，于是我就喊出了那些话。我想，大人您要是处在我这个位置，您一定也会这么行事的。既然要打仗，就得打胜它，就应对皇上三呼万岁呀！这个，谁也别想来拦住我。”

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的绣有黑黄袖章的野兽没敢正眼看

帅克——这个天真无邪的羔羊，赶快将视线投到公文上说：

“我完全认可你这份热忱，不过你应在别的场合来展现它。你自己明明知道，你是被巡警押送着的，因此，你的爱国言行就可能、甚至必然会被公众看作是一种讥讽，而非出于严肃的诚意。”

“当一个人由巡警押解着走路，”帅克回答说，“可以说是他一生中非同小可的艰难时刻。然而，如果这个人即使在这种境遇下也不忘抗战以后他该做些什么，依我看，这样的人是不见得怎么坏的。”

绣着黑黄袖章的野兽嘟囔了一句什么，又直瞪了帅克一眼。

帅克对他投以天真、柔和、谦恭与温顺的目光。

他们又彼此瞪目相视了一阵。

“这次就甭理你，帅克！”官架子十足的大胡子审问官终于嘟囔说。“要是你再被弄到这儿来，那我什么也不会问你的，直接将你交给赫拉昌尼区的军事法庭去办了。明白吗？”

没等他理会，帅克冷不防地扑上前去吻了他的手，说：

“愿上帝为您做的一切功德祝福您！随便什么时候，您要喜欢来一只纯种的狗，就请光顾。我是个狗贩子。”

帅克就这样重获了自由，踏上了回家之路。

在路上，他想了一下，要不要先到“杯杯满”酒馆去一下。终于，他推开了前不久便衣警察布雷特施奈德押着他走出去的那扇门。

酒馆死一般沉寂。几位主顾坐在那里，其中有阿波林纳什教堂执事。他们一个个愁眉不展。柜台后面坐着女掌柜巴里维茨太太，她漠然呆望着啤酒桶的扳柄。

“喂，我又回来啦！”帅克快活地说，“给咱来一杯啤酒吧。巴里维茨先生哟？他也回来了吧？”

巴里维茨太太没有回答，却哭开来了。她呜咽着，在每个词儿的重音上强调出她的不幸：“一个……星期……之前……他们……判了他……十年……”

“嘿，这可真没想到！”帅克说，“那么他已经坐了七天了。”

“他多谨慎呀，”巴里维茨太太哭着说，“他自己也是这么断言的。”



酒馆里的客人们还依然沉默不语，就像巴里维茨的幽灵在这儿游荡着，警告他们还得更加谨慎小心似的。

“谨慎乃智慧之母。”帅克边说边坐到那张为他放了一杯啤酒的桌子旁，巴里维茨太太给帅克端来啤酒时，眼泪滴在了酒里，使杯里的啤酒泡沫上出现了一个个小洞眼。“如今就是这样一个世道，一个个都被逼得谨小慎微。”

“昨天我们那儿有两个下葬的。”阿波林纳什教堂执事转开了话题。

“准是又死人了。”第二位顾客说。第三位顾客问道：

“下葬时设有灵台棺座吗？”

“我倒想看看，”帅克说，“打仗的时候，军人下葬会是个什么样儿。”

顾客们站起身来付了酒钱，一个个不声不响地走了，屋里就剩下帅克和巴里维茨太太。

“我可真想不到，”帅克说，“竟给一个无罪的人判了十年徒刑。给一个无罪的人定五年徒刑的事儿我倒听说过，可一判就十年，实在有点儿多。”

“可我的那位招认了，”巴里维茨太太哭着说，“他在这里是怎么提到苍蝇和画像的，在警察署和法庭上都照样重复了一遍。我是作为一个证人出席那次审判的，可我又能作什么证呢。他们说我和我丈夫是亲属关系，因此我也可以不作证。我被这个亲属关系吓坏了，生怕又弄出什么是非来，这样我只好放弃作证的权利。我可怜的老伴看了我一眼，我至死也忘不了他盯着我时的那对眼睛。判完之后，当他们把他押走时，他被眼前的这些事弄糊涂了，在过道里还朝着他们喊了一句‘自由思想万岁！’”

“那位布雷特施奈德先生还到这儿来吗？”帅克问道。

“来过几趟，”女掌柜说，“他总是要一两杯酒，然后盘问我，有谁来过这儿。顾客们在这儿谈足球赛，他也偷听。他们一看到他来了就立即转谈足球比赛的事。弄得他常常打哆嗦，就像马上要发狂和痉挛似的。这一阵子，只有横向街的一个裱糊匠上了他的当。”

“诱人上当,这是经过训练的,”帅克评论道,“这个裱糊匠笨吗?”

“跟我丈夫差不多,”巴里维茨太太哭着回答说,“布雷特施奈德问他是不是用枪打过塞尔维亚人。他说,他不会打枪,只是有一回在游艺场打靶时射穿了一个克朗^①。然后我们都看见了布雷特施奈德立即拿出记事本并说道‘瞧,这又是一桩新的大叛国案’,随后就把横向街的裱糊匠带走了,自此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他们大部分都回不来了,”帅克说。“劳驾,给我来杯朗姆酒。”

便衣警察布雷特施奈德走进酒馆时,帅克正要了第二杯朗姆酒,布雷特施奈德飞快地扫了一眼空荡荡的酒馆,然后在帅克身边坐下,要了杯啤酒,等待帅克开口。

帅克从报架上拿了一份报纸,照着后面一版的广告栏说道:

“你们看,什特拉什科维采村五号房的钦贝拉,出售他的庄园连同三百六十四公亩耕地,那块领地上还有学校、公路。”

布雷特施奈德用手指神经质地敲着桌子,转向帅克说:

“我很奇怪,你怎么对庄园如此有兴趣,帅克先生?”

“啊,原来是您呀!”帅克说,伸出手去和他握手。“我刚才没认出您来。我这记性真坏。要是我没搞错的话,我们最近一次该是在警察总署的接收室分手的。近来有何贵干?您常到这儿来吗?”

“我今天是特意来找你的,”布雷特施奈德说,“我从警察总署里得知,你是个狗贩子。我很想弄一条上等的捕鼠狗或者一只猎犬,或者是这一类的什么狗。”

“这我都能为您办到的,”帅克回答说,“您要纯种的还是随便一条杂种的?”

“我想吗,”布雷特施奈德回答说,“我想还是来一条纯种的吧。”

“您干吗不搞一条警犬呢?”帅克问。“这种狗能替您跟踪一切,把您领到作案现场。沃尔舍维采的一个屠夫有一只这样的警犬,成天给

^① 捷克文“Koruna”即“克朗”(货币单位)的另一个意思为“皇冠”。此处即打掉了一顶“皇冠”。



他拉小车。这只狗，真可以说是学非所用。”

“我还是要一只猎狗的好，”布雷特施奈德平静而又固执地说，“一条不咬人的猎狗。”

“您是要一条没牙的猎狗喽？”帅克问。“德依维采一个饭馆老板有只这样的。”

“要不还是搞条捕鼠狗吧。”布雷特施奈德犹疑不定地说，他对狗的知识极其肤浅。要不是警察总署有命令他绝不会知道有关狗的一些事儿。命令下得简短扼要而且紧急：必须通过帅克贩狗的活动，掌握他的一切。为达目的，他有权为自己挑选助手，那就是用公款买狗。

“捕鼠狗有各种尺寸，有大有小，”帅克说，“我知道有两条小的三条大的，这五条都可以抱到膝盖上玩耍。我热忱地为您推荐它们。”

“对我也许合适，”布雷特施奈德说道，“多少钱一条？”

“得看大小了，”帅克回答说，“问题就在大小上头。一条捕鼠狗跟一头小牛犊不一样。正相反，越小越贵。”

“我想要一条大的看家用。”布雷特施奈德说，他不敢多动用国家拨给警察总署的秘密款项。

“好吧！”帅克说，“大的我卖您五十克朗一条，再大一些的就四十五克朗。可我忘了说一件事：您是要狗崽子还是要年龄大些的？要公的还是要母的？”

“对我而言都一样。”布雷特施奈德回答说，他似乎被这些莫名其妙的问题纠缠得够呛了。“你替我去办吧，明晚七点我上你那儿去取。能搞到手吗？”

“您就尽管来吧，能弄到手的，”帅克回答得十分干脆，“可是目前这情形，我不得不请您先预支给我三十克朗的订金。”

“那可以，”布雷特施奈德说着便付了钱，“眼下我们一人来四分之一公升的葡萄酒，我请客。”

两人喝干后，帅克付了自己那四分之一公升的酒钱。然后布雷特施奈德跟帅克说，叫他甭怕他，他今天不干公事，可以和他谈谈政治。

帅克却声明，他从不在酒馆里谈论政治，又说整个政治都是蒙小孩子的。

布雷特施奈德对此却有更为激进的见解,他说每个弱小国家都注定要灭亡的,他还问帅克,对此有何看法。

帅克声明,对国家他无能为力。只是有一回让他照料一条虚弱的圣伯纳狗崽,喂它军用饼干,结果还是死了。

当他们各自喝干了第五个四分之一公升时,布雷特施奈德自称是名无政府主义者,还请教帅克,他该加入哪个组织好。

帅克说,有一次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用一百克朗从他那儿买了一条莱欧堡狗,可是那最后一笔钱到现在都还没付给他。

等他们喝到第六个四分之一公升时,布雷特施奈德便大谈起革命和反对宣战动员令来,帅克赶忙靠近他,在他耳边悄悄说:

“酒馆里刚进来了一位客人。他要是听到您的这番言论,您就糟糕了。您瞧,女掌柜已经在哭了。”

巴里维茨太太确实正坐在柜台后面的椅子上哭泣。

“你为何哭呢?巴里维茨太太?”布雷特施奈德问道。“三个月后我们就能打赢这场战争,到那时,实行大赦,你家掌柜的就会回来了。那时我们再到你这儿来聚餐,庆贺一番。”

“你或许不相信我们能打赢吧?”他转过来问帅克。

“你怎么总在这上面翻来覆去扯个没完呢?”帅克说。“仗一定会打赢的。得啦,我该回家了。”

帅克付了酒钱,就回到他的老佣人米勒太太那里去了。当她看到用钥匙开门进来的是帅克时,不禁大吃一惊。

“我还以为大人您得好多好多年以后才能回来呢,”她用惯常的坦率口气说。“因此,我出于同情,收留了一位夜咖啡馆的门房住在这儿。有人来查过三次户口,什么也没捞到,他们说您毫无希望了,是个无可救药的人,还说您很狡猾。”

帅克立即意识到,这名素昧平生的房客在他这儿过得很惬意:睡着他的床,甚至显得很有高尚的品格,自己只占用半边,另一半让给一个长发精灵占着。她似乎满怀感激之情,正搂着他的脖子在酣睡。男女两人的内衣扔在了床边。从这个乱乎劲儿可以看出,这位夜咖啡馆的门房准是兴高采烈地带着他的情人来到这儿的。



“先生，”帅克摇着这位乘虚而入的房客说，“先生，您别误了午餐。您要是对大家说我是在您没地方吃午饭时把您撵走的，那我可就太冤枉了。”

夜咖啡馆的门房睡意正浓，好半天都没搞清楚是床主回来了。他再三坚持说，他有权利睡这张床。

和所有夜咖啡馆的门房一样，这位先生也表示：谁要是搅了他的瞌睡，他就要狠狠地揍他一顿。说完这句话，他企图继续睡觉。

这时帅克捡起他的内衣，送到床上，使劲摇着他说：

“你们要是还不起来穿好衣服，我就把你们扔到大街上去，像现在这个样子扔出去。你们最好还是穿上它从这儿走出去的好。”

“我想睡到晚上八点。”门房边穿裤子，感到十分尴尬地说。“我付给这位太太每晚两克朗的床位费，并且讲好我可以把咖啡馆的小姐带来的。玛森娜，起床吧！”

当他扣上领子，系好领带时，他已经醒悟到能向帅克介绍说：“含羞草”夜咖啡馆确是最好的夜间娱乐场所之一，只有那些持有警察署颁发的体检合格证的女人才进得去，并衷心地邀请帅克能去那边赏光。

然而他的女伴却对帅克不以为然，赏了他好几句相当得体的词语，其中最棒的一句是“你这个大主教养的崽子！”

不速之客离去之后，帅克就去找米勒太太算账；可是连她的影子也没找着，只拿到一张小条子，上面留有米勒太太的潦草笔迹，十分轻松地表明了自己对把帅克的床租给夜咖啡馆门房这一不幸事件的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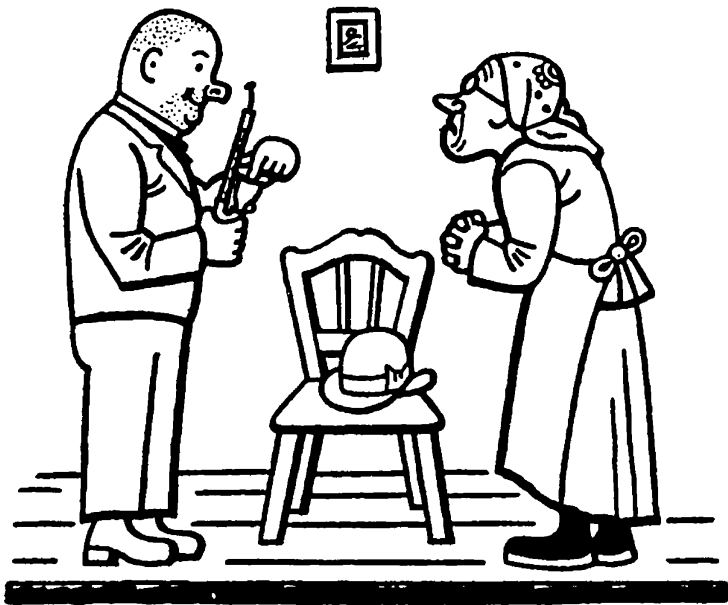
“请原谅吧，大人，我再也见不到这个世界了，因为我要跳窗了。”

“胡扯！”帅克说，开始等着她。

半小时后，不幸的米勒太太悄悄地溜进了厨房。从她那忧郁的神情可以看出，她在期待帅克对她说几句宽慰的话。

“你要是想跳窗户，”帅克说，“你就到卧室去跳，我已经把窗子打开了。从厨房的窗子跳下去我可不同意，因为这会落到玫瑰园里，把花丛压坏了，你得赔偿损失；要是从卧室的窗口跳下去，正好落到过道

上,运气好的话,只把脖子摔断。要是不太走运的话,也只不过摔断所有的肋骨和胳膊腿之类的,但也还得交住院费。”



米勒太太哭了,她轻手轻脚地走进帅克的卧室,关上窗户,回来时说“开着窗户有风,对大人的风湿症不利。”

然后她走去整理床铺,格外认真地收拾着一切。她满含泪水回到厨房里,向帅克汇报“大人,我们在院里喂的两只小狗死了。那只圣艾伯纳狗在他们来家搜查的时候跑掉了。”

“我的上帝哪!”帅克叫道,“这东西出去一定会倒霉的。警察准在找它哩。”

“有位警察先生在搜查中把它从床底下拖出来时,它咬了他一口,”米勒太太接着汇报说,“开始是警察中的一位先生说,床底下藏了一个人,接着就以法律的名义叫那只圣艾伯纳狗出来,可它就是不出来,于是他们就动手拖它。它恨不得将他们都吞掉才好,随后便跑到门外去了,再也没有回来。他们也询问了我,问有谁常到我们这儿来,



是否从国外得到钱；后来他们觉得我是个傻子，因为我说了，只是偶尔从国外收到汇款，就在前不久，就收到了布尔诺^①的一名司机寄来买安哥拉猎狐犬的六十克朗，就是您曾在《民族政策报》上登过广告的那条狗，结果您没把那只狗寄去，却把一条瞎眼小狐狗崽装进枣木箱里寄去了。后来他们又特别和气地把这个夜咖啡馆的门房，就是被您轰出去的那个门房介绍来住，说是免得我独自住在屋里害怕……”

“我真烦透了这群警察老爷，米勒太太，”帅克叹了一口气。“你等着瞧热闹吧，眼下不知会有多少他们的人要到这里来买狗哩。”

我真不知道，当政权被颠覆后，倘若有谁查阅警察总署的档案，在秘密拨款项目下，读到下列符号时，是否懂得其中的含义，如：B——四十克朗，F——五十克朗，L——八十克朗，等等；要是他们错将B，F，L当作人名缩写，以为这些人为了四十、五十、八十克朗就把捷克民族出卖给了黑黄双头鹰^②的话，那就大错而特错了。

“B”代表体形高大的圣艾伯纳种狗，“F”意思是狐狸，“L”则指一种猛犬。所有这些狗都是由布雷特施奈德从帅克那里带到警察总署去的。这都是些与纯种狗毫无相同之处的，也极其难看的丑八怪，但帅克却把它们当做纯种狗卖给了布雷特施奈德。

他卖出的所谓圣艾伯纳狗是由一只杂种卷毛狗和大街上的一条野狗交配的；所谓的狐狸，长着一对猎獾狗的耳朵，个子跟条猛犬一样大，两腿歪叉着，就像患了软骨病似的；而那条所谓的猛犬，满脑袋粗毛，嘴巴像品捷狗，尾巴剪得短短的，个子有达克斯狗那么高，屁股溜光，跟有名的美国秃毛狗一样。

密探卡鲁斯后来也去买狗，他牵回来了一只惊恐万状、胆小如鼠的怪物，像是一条周身斑点的鬣狗，长着苏格兰牧羊犬式的狗毛。于是在总署里的秘密费用中又写上了D——九十克朗这笔新开支；这条怪狗据说还被当做猛犬使用过。

然而就连卡鲁斯也没能从帅克那里捞到什么，与布雷特施奈德一

① 其实它就是捷克的一座工业城市。

② 奥匈帝国的徽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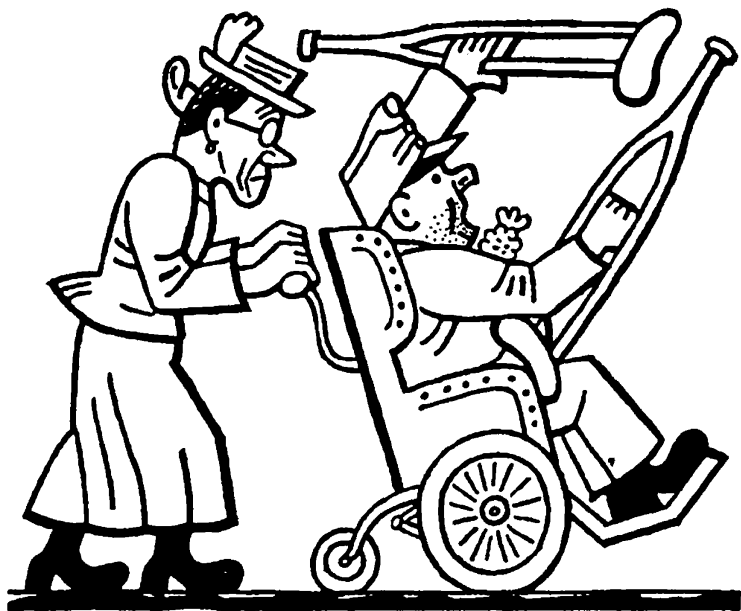
样未获成功,就连他那老练而又巧妙的政治谈吐也被帅克转移到给小狗治犬瘟的话题上了。密探们费尽心机设置的圈套,其结果往往是布雷特施奈德又从帅克那儿买到一条丑八怪的杂种狗。

狡猾密探布雷特施奈德的末日终于来临。当他的住宅里已经养了七条这类丑八怪狗时,他就把自己和它们一起关在了后边的房子里,而且总是不给它们吃饱,那么这些狗就毫不留情地把他给吃掉了。

他的一大功能乃是为国库省了一笔殡葬费。在警察总署里的人事档案的履历表中,加上了充满悲剧性的几个字,“被一群自养狗吞食”。

后来,当帅克得知这一悲剧事件后,他说:

“我简直绞尽了脑汁,到了要他接受末日审判的时候,怎么才能收集到他的尸骨呢。”



第七章 帅克入伍

当奥地利军队从加里西亚^①的拉包河岸的森林全军溃退，在塞尔维亚成师的奥地利军队也正狼狈地吃着他们理所应得的败仗的时候，奥地利陆军总部忽然想到要起用帅克，企图把帝国从危难中拯救出来。

帅克接到通知，限他一个星期之内到斯特舍列茨基岛去进行体检

^① 加里西亚在波兰南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为奥匈帝国所侵占。

的时候，他正躺在床上，风湿症又复发了。

米勒太太在厨房里给他煮着咖啡。

“米勒太太，”帅克用平静的语调在卧室里叫道，“米勒太太，请到我这儿来一下。”

等女佣人站到他床旁时，帅克又以同样平静的语调说“请坐，米勒太太。”

他的声音里带着一种神秘的庄重。

米勒太太坐下以后，帅克从床上坐了起来说“我要从军去了！”

“我的上帝哪！”米勒太太尖叫了一声。“您去那儿干什么呢？”

“打仗，”帅克用一种阴沉的声调说，“奥地利前线吃紧。在北线上，敌人正向我们的克拉科夫推进；在南线上，他们正向匈牙利开进。我们两头受击，所以才召我入伍。昨天我在报纸上还读到，还是‘我们可爱的祖国上空乌云弥漫’。”

“可您还动弹不得啊！”

“那没关系，米勒太太，我可坐着轮椅去从戎。人们都认得街口上那家糖果店的老板，他就有我要的那种玩意儿。前几年，他就用这种轮椅推过自己的那个脾气不好的瘸腿爷爷出来换空气。米勒太太，你就用这样的轮椅推着我从军吧。”

米勒太太哭起来了。“大人，我还是给您去请个大夫来吧！”

“用不着，米勒太太。除了我这双腿不听使唤，其余部分都是很合用的一把炮灰。而今奥地利国难当头，每一个残疾人都应当走上自己的哨岗。你尽管去煮咖啡好了。”

当这位泪流满面、颤颤巍巍的米勒太太去冲咖啡的时候，好兵帅克却躺在床上放歌：

红日在东方升起，
温迪施格雷茨的将士们上了前线。
冲，冲，冲！
他们去作战，直向主呼喊：
‘愿耶稣与圣母玛利亚保佑我们，



冲,冲,冲!’

惊恐万状的米勒太太受这首可怕的战歌的影响竟忘了咖啡,她全身在抖动,十分害怕地听着好兵帅克在床上继续唱道:

与圣母同在,守住四座桥塞,
彼艾蒙特^①呀,前哨要增强。

冲,冲,冲!

索尔菲林^②一役,血战正酣,
鲜血膝下流。

冲,冲,冲!

鲜血膝下流啊,人体成肉酱!
十八好男儿,英勇来杀敌。

冲,冲,冲!

十八好男儿啊,遇难别惊怕,
就在你身后呀,车运军饷忙。

冲,冲,冲!

“大人,我求求您!”厨房里传来了恳请的声音,可帅克还是要继续把他的那首战歌唱完:

军粮钱饷车上装,

全军实力强,

冲,冲,冲!

米勒太太奔出房门去找大夫。一个小时后,大夫来了,此时帅克正在打盹。

① 彼艾蒙特位于意大利境内。1859年奥军与意大利军队在此对垒。

② 1859年奥军于索尔菲林一役中被击败。

一位身材魁梧的先生把帅克叫醒,用手在他的脑门儿上摸了摸说:

“别紧张,我是维诺堡的巴威克大夫——把手伸过来给我看看——把这个温度计夹在腋下——对了,就这个样子——看看您的舌头——再伸出来一点——别动——您父母是得什么病死的?”

于是,当维也纳当局号召奥匈帝国内各个民族都要做出忠君报国的最最光辉榜样时,巴威克大夫却针对帅克的爱国热情开着溴化物一类的镇静剂的药方,嘱咐这位骁勇而和善的士兵帅克不要去想入伍的事。

“您躺平了,好生静养。我明天再来。”

第二天他来了,在厨房里向米勒太太询问患者的情况。

“更厉害了,大夫,”她深感忧伤地回答说,“昨天晚上,他的风湿症又犯了。您猜怎么着,他竟唱起了奥地利国歌来啦。”

巴威克大夫只好加大溴化物的分量,以应付病人所发作的忠君的表现。

第三天米勒太太报告大夫说,帅克的病情更严重了。

“大夫,下午他叫我出去,给他找一张标出他所谓的战场的地图。晚上他就开始东想西想起来,他说奥地利一定得胜。”

“那药粉是严格按照处方去服的吗?”

“没有,大夫,他没让去拿。”

巴威克大夫对帅克大发雷霆,坚决表示再也不给拒绝服用溴化物的人看病,说完便扬长而去。

还有两天,帅克就得去征兵委员会报到。

在这期间,帅克作了适当的准备:首先,他叫米勒太太替他买了一顶军帽;其次,他又叫她去街角糖果店那里弄轮椅,就是那老板曾经用来推过那个病病歪歪的瘸腿爷爷出门换空气的那把。然后,他又记起还需要一副拐杖。碰巧糖果店老板还保存着那副拐杖,那是作为一家对他们先祖父的纪念。

现在他就缺一束壮丁胸前佩戴的鲜花。这个吗,米勒太太也替他置办了;眼见米勒太太这几天瘦了许多,她是走到哪儿就哭到哪儿。



这样,在一个难忘而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里,布拉格大街上便显现了一幅忠君报国的动人场景:

一个老妇人推着一把轮椅,上面坐着一个头戴军帽的男子,他那嵌着“弗朗基克”^①标志的帽徽明亮闪烁,手里挥动着一副拐杖,外套上面还装饰着一束艳丽刺目的鲜花。

这个人不断地挥着拐杖,沿着布拉格街道大声喊道:

“打到贝尔格莱德去! 打到贝尔格莱德去!”

他后面跟着一群人,是在帅克出发入伍的那幢房子前聚集起来的。开始只是一小群,后来越聚越多了。

帅克断定,那些站在十字路口的警察也都在向他致敬。

在瓦茨拉夫大街上,在帅克的轮椅两侧跟着围观的人又多了好几百。在克拉科夫街拐角处,有个戴制帽的德国大学生挨了打,因为他冲着帅克用德语直嚷嚷:

“万岁! 打倒塞尔维亚人!”

在沃奇切克街拐角处,一队骑警赶来将人群驱散了。

当帅克拿出白纸黑字的公函向巡官证明他当天确实是奉召去征兵委员会时,巡官似乎有点儿失望。为了制止他继续扰乱治安,就由两名骑警把帅克连同他的轮椅一起送到设在射击岛的征兵委员会。

有关这一事件,在《布拉格官方新闻报》上出现了这样一篇文章:

残废人的爱国情结

昨日上午,布拉格街衢行人曾目睹一可歌可泣之壮举,当兹国难危急之际,吾国男儿实乃忠君报国之最佳典范,亦为希腊罗马古风之再现。昔穆威约斯·司开沃拉^②置其灼伤之手于不顾,而犹率军勇猛作战。昨日,一手执拐杖之残废者,乘其老母所推之轮椅,奔赴疆场。如此情景,即为神圣感情之动人表现。吾捷克民族之子弟,身虽残废,而犹自愿从军,以期为我君王献出其自

① 奥皇的标志。

② 穆威约斯·司开沃拉为公元前六世纪罗马帝国的一名英雄。

家性命。布拉格通衢大巷对其所呼之“打到贝尔格莱德去！”莫不热诚赞许，益足彰明布拉格民众对其祖国及皇室之无限爱戴云云。

《布拉格日报》^①也以类似笔调描绘了这件事。文章的末尾说，这位自愿从军的残废人后面跟着一簇德国人，他们用身子防护了他，以免他受协约国的捷克籍特务的殴打。

《波希米亚报》^②登载了这么一段新闻，要求对这位残疾的爱国志士给予奖励，并且说，凡德籍公民愿对这位无名英雄有所捐赠的，可以径送到该报馆去。

按这三家报纸说法，捷克国土上是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如此高尚的公民了。然而征兵委员会的大人们却另有高见。

特别是主管军医鲍茨大夫才不这么看。他是一个心如铁石的人。在他看来，所有的人都企图用欺骗的手段逃脱兵役，不愿上前线，害怕子弹和榴霰弹。

众所周知他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没有一个捷克人不是逃避兵役的匪徒。”

两个月零十天以来，经他手检查的一万一千个壮丁中间，有一万零九百九十九名查出是装病逃避兵役的，剩下的那一个侥幸者，如果不是因为在鲍茨大夫大叫一声“向后转”时中风而死去的话，也就会凑够一万一千名的整数，也一定会同样被抓起来的。

“把这个装病的逃兵给抬走。”鲍茨大夫确定那人已经死了后，说道。

就在那难忘的一天，帅克与那群裸露的人一样，一丝不挂地站在了这位大夫面前，不好意思地用那支撑着自己身子的拐杖遮住特别令人害羞的那一部分。

“这可真是一片好的无花果叶啊，”鲍茨说。“据我所知，这种无花

① 用德文出版的资产阶级报纸。

② 德国民族资产阶级主办。



果叶在天堂里还不曾有过呢!”

“此人由于神经不健全,被断定为白痴。”军曹长一面翻阅着病历档案,一面说。

“你还有什么别的毛病吗?”鲍茨问。

“报告长官,我有风湿病。可是我粉身碎骨,也要效忠皇上,”帅克谦逊地说,“我的膝盖肿了。”

鲍茨恶狠狠地瞪了好兵帅克一眼,嚷道“你是一个装病逃避兵役者!”然后转身用冷冰冰的平静的语调对军曹长说“立即将这家伙关起来!”

两个士兵扛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把帅克押到军事监狱里去了。

米勒太太扶着轮椅在桥上等帅克,及至看到他被上了刺刀的士兵押解的时候,她流了泪,掉头就走,把轮椅丢下再也没回去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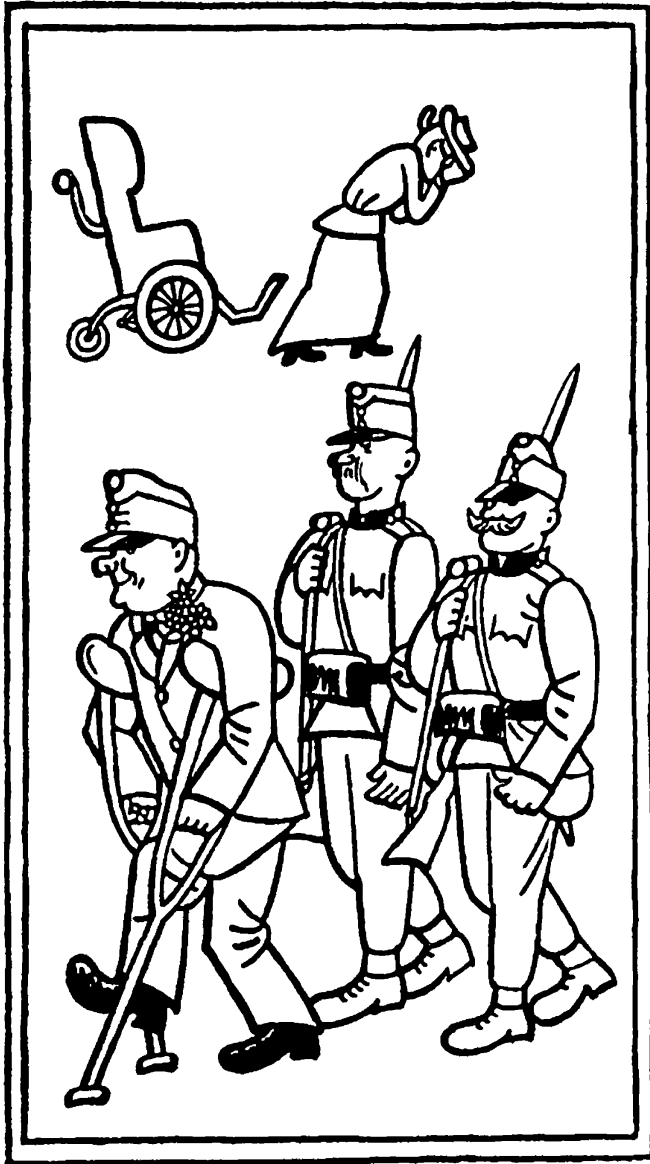
而好兵帅克却非常谦恭地行进在国家武装保卫者队列之间。

刺刀在阳光下面闪烁着,当他们转到小城广场的拉德茨基^①纪念碑前时,帅克回头对跟在他后面的人群喊道:

“打到贝尔格莱德去! 打到贝尔格莱德去!”

纪念碑上的拉德茨基元帅的塑像似乎用梦一般的眼睛俯瞰着好兵帅克,看着他佩戴在外衣上的新兵入伍的鲜艳刺目的花束,拄着两根旧拐杖一瘸一瘸地走远了。这时,有那么一位一本正经的先生告诉周围的行人说,他们护送的是一个“逃兵”。

^① 拉德茨基(1766—1858)是捷克籍的奥地利元帅。





第八章 帅克成了一名假病号

在这大时代到来之际，军医们念念不忘的是怎样消灭附在那些假病号身上的那种消极怠工的鬼胎，将他们重新送回军队。

假装有病逃避兵役者和这种嫌疑分子所装的病有好多种类：肺结核、风湿症、疝气肿、肾炎、伤寒、糖尿病、肺炎和各种杂症。

假装有病逃避兵役的人们应受之苦刑均已定成了制度，苦刑等级计分为：

一、绝对的饮食控制——不论患有何症，一律早晚各饮茶一杯，连饮三日；无论自诉所患何症，为了发汗，每次随服阿斯匹林一剂。

二、为了避免这些假病号误认为军队如糖似蜜，每人须服大剂量

金鸡纳霜粉剂。也就是所谓的“舔服奎宁”。

三、每日用一公升温水洗胃两次。

四、用肥皂水和甘油灌肠。

五、用冷水浸湿之被单裹身。

有些勇敢者五级苦刑全都受过，然后被装进一具简易的棺材，送往军用墓地去埋葬。可是也有一些胆小鬼，刚临到灌肠的阶段就宣称药到病除，别无他求，唯一的愿望就是随下一个先遣营马上进入战壕。

一到军事监狱，帅克就被关在了一个当做病房的茅棚里，几个胆小的假病号已经待在那里了。

“我实在受不了哪。”坐在他旁边床上的一个人说。他刚从门诊部被带回来，在那儿已经给他洗了两次胃了。

此人装的病是眼睛近视。

“我决定明天就去团队。”左边的另一个人说，他刚灌完肠。这人装的病是耳朵聋得像个木头墩子。

靠着入口处的那张床上躺着一个奄奄一息的痨病鬼，他的身子就被裹在了一条凉水浸过的被单里。

“这是本周内第三个了，”坐在帅克右边的人说。“你有什么病啊？”

“我有风湿症。”帅克回答说，听他这话后，周围的人都咯咯笑起来。连那个快咽气的痨病鬼——那伪装患肺结核的，也笑了。

“风湿症到我们中间来可不中用，”一个肥胖的男子十分严肃地提醒帅克说，“风湿病在这儿算不得什么病，跟脚上长个鸡眼差不多。我贫血，又切掉了大半个胃，拿掉了五根肋骨，可还是没人相信我。前不久，这儿来了个聋哑人，每隔半小时换一床凉水浸过的被单，这样裹了十四天。每日里还要给他灌肠、洗胃。大夫给他开催吐剂的药方时，所有的卫生兵都认为他赢了，他可以回家了。然而这玩意儿把他整得死去活来，他变得胆怯了，他说‘我不行了，’‘我装不下去了，我还是恢复我那能说会听的功能吧。’所有的病友都劝他少废话，别吱声，可他还是一个劲地大谈特谈他和别人一样，既不耳聋又能说话。到早上查病房时，他也照这么宣称。”

“他的确坚持得够久的了，”一个假装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短那么十



公分的人说，“不像那位假装中风的人，只消三片奎宁、一次灌肠和一天禁食就承认自己没病了。还没等到洗胃，他的中风病就荡然无存了。只有那个说是被疯狗咬了的人坚持的时间最长。他又是乱咬，又是狂吠，的确学得蛮像那么回事儿，可就是无法让嘴里吐出白沫子来。我们也竭尽全力来帮助他，在查病房之前的一小时里，我们搔痒他的脖子好几次，弄得他抽起筋来，脸也憋紫了，可就是吐不出白沫子来。这可糟糕透顶。到早上大夫查房时，他只得放弃这套把戏。我们都替他惋惜。他只得像只蜡烛一样笔直地站在床前行着军礼说‘报告长官，看来咬我的那只狗并非疯狗。’那位长官用一种怪异的目光死盯着他，致使这位遭狗咬了的人浑身哆嗦并继续说‘报告长官，我不曾被任何一条狗咬过。而是我自己往自己手上咬了一口。’坦白交之后，他们就给他定了一条自残的罪名，说他想把自己的手咬下来，以逃避上前线打仗。”

“凡是需要口吐白沫的病，一般都很难装得像。”那位装病的胖家伙这么说。“癫痫就是一例。这儿也有个患癫痫的，他总跟我们说，猝发一次不算什么。他一天有时就发十多次。当他发作时，手攥得紧紧的，眼睛瞪得像铜铃，自己抽打自己，舌头也伸了出来。总而言之一句话，那可称得上是地道的、一流的癫痫，逼真极了。突然有一天，他长疔子了，在脖子上有两个，背上也有两个。在抽搐了一阵之后，脑袋也动弹不得。坐也不是躺也不是，只好趴在地板上抽打自己。他还发烧了。就在大夫查房时，他还烧得把自己什么事都抖搂了出来。他带着这些个疔子和我们待了三天，也够我们受罪的了。给他供应了两天的病号饭，早上是面包加咖啡，中午有汤、馒头片和调味汁，晚上还有粥或汤喝。而我们却饥肠辘辘、带着灌洗过的胃，眼巴巴地瞧着这小子大吃大喝、舔嘴喷舌、打着呼噜和饱嗝。他这种做法使其他三人大上其当，纷纷交代他们装的是心脏病。

“最好是装疯卖傻，”其中一个装病者这么说，“我们隔壁房间里有两个教师委员会的人。一个不分昼夜地叫喊‘焚烧布鲁诺^①的边境上

^① 布鲁诺(1548—1600)，意大利哲学家，他接受并发展了哥白尼的“日心说”，反对经院哲学，提倡人们怀疑宗教教义，被宗教裁判所处以火刑，在罗马捐躯。

还在冒着烟！重审伽利略^①一案！’另一个就学狗叫，开始是汪——汪——汪三声慢的，随后是汪、汪、汪、汪、汪五声快的，接着又是慢的，就这样来回不停地喊叫，他俩已坚持三周有余。我原本也想装成个疯子，一个宗教狂，宣扬教皇的至圣至贤。后来我改成花十五克朗，干脆让小城区的一个剃头匠给我身上弄个胃癌。”

“我认识一个住在布舍夫诺瓦的扫烟囱的人，”另一个病号说，“你只要花上十克朗，他就会弄得全身发烧，烧得你想从窗口跳出去。”

“那算不了什么，”又一个病号说了，“在沃尔舍维采有个接生婆，你只要给她二十克朗，她能叫你的踝骨脱节得那么干脆，保你残废一辈子。”

“我只用了五克朗就把脚给弄脱了节，”靠窗户的一排床上有个声音说。“五克朗和三杯啤酒。”

“我这病已经耗了我两百多克朗啦，”坐在他隔壁的一个骨瘦如柴的人说，“我敢跟你们这么说，天底下没有我没吃过的毒药，随你们数哪种吧。我都快成了毒药的仓库啦。我喝过氯化汞，吸过水银蒸气，嚼过砒霜，抽过鸦片，尝过撒上吗啡的面包，吞过马钱子碱，喝过含磷的二硫化碳和苦味酸。我毁了自己的肝、肺、肾、胆、脑子、心脏、肠子，可谁也说不清我究竟得了什么病症。”

“我看最好就是在胳膊的皮肤下面注射点煤油，”靠门的一个人解释道，“我的一个表哥就是这么走的好运。他们把他的胳膊从肘部锯了下来，从那以后，军队就再也不找他的麻烦了。”

“你们瞧，”帅克说，“为了效忠皇上，每个人都得吃点儿苦头。不是抽胃液，就是灌肠。想当年，我在团里服役的那会儿，比这还糟呢。要是一个人病了，他们就把他的胳膊倒绑起来，扔到一个洞里，让他在那里养病。那里可不像这儿，没有床，没有褥垫，也没有痰盂。病人就躺在光板子上。有一次，一个人真得了伤寒病，紧挨着他的那个得的是天花。两个都被捆了起来，团部的军医还使劲地踢他们的肚子，说他们是假病号。后来这两个军人都死了。这件事传到了国会，还上了

① 伽利略(1564—1642)，意大利著名物理学家、天文学家，曾因支持“地动说”而受到迫害。



报。于是立即禁止我们阅读这些报纸，还要检查我们的小提箱，看谁拥有这些报纸。我总是个倒霉蛋。整个团在谁那儿也没查找到，唯独在我这儿发现了报纸。于是他们就将我带到团部办公室。我们的上校，那头阉牛，该死的东西对我是又吼又叫的，命令我立正站好，要我说出是谁给这些报纸写的稿。如若不说，他就要把我的嘴巴从这个耳朵撕裂到那个耳朵，并把我关死在大牢里。之后，团军医走过来，在我鼻子底下挥动拳头，咆哮辱骂‘你这条该死的狗，你这个大混蛋，你这个倒霉的畜生，你这个社会主义的狗崽子！’而我却十分坦诚地直瞪着他，连眼睛都不眨动一下，话也不吭一声。我右手举至帽檐，左手紧贴裤缝地站着。他们像一条条恶犬在我周围来回乱窜，对我狂吠，而我就是那个样子。我一声不吭，毕恭毕敬，左手一直紧贴裤缝。当他们如此恣意横行了半个小时后，上校就跑到我面前来吼道‘你是不是个傻子呀’‘报告，上校长官，我是个傻子。’‘为了打掉他那股呆傻劲，关他个二十一天的禁闭！每周内斋戒两次，一个月内不许出营地，戴上四十八小时的铐子，立即将他给关起来，不给他饭吃，把他捆上，让他放明白点：我们的国库绝不容许你存你这个傻子。你这个狗崽子，我们要把这些报纸从你的脑袋瓜里抠出来！’这就是上校先生在来回乱窜了一阵之后作出的决定。在我被关押期间，兵营里出了不少怪事。我们那位上校禁止士兵读任何东西，连《布拉格官方新闻报》也不许读。兵营食堂不准用报纸包香肠、碎干酪。可恰恰打这时起，军人们反而读起书报来了。而我们这个团却成了最有文化修养的团了，我们读所有的报纸。而每个连里都有人作诗、写歌来跟这位上校对着干。团里要是发生了点什么事情，士兵中立即就会有人用‘虐待士兵’之类的标题在报上发表文章。这还没完，他们还会给维也纳的议员们写信，要求他们为其申诉。这些议员便会在议会里接二连三地指骂我们的上校是个畜生什么的。有那么一位部长还派了一个小组到我们这儿来调查。结果，来自赫卢博卡的弗朗达·赫契鲁还被关了两年，因为他在出操时挨了上校一记耳光后，于是便向维也纳的议员们告了一状。调查组一走，上校便把我们全团集合起来训话，说士兵就是士兵，应该少废话，一声不吭，老实服役，谁要是有什么不满，那就是不遵守

军队里的隶属关系。‘浑蛋们，你们以为那个检查组能帮你们的忙？’上校说，‘能帮你们个屁忙？现在每个连都得从我这儿正步走过去，并大声重复一遍我刚才所讲之话。’于是，我们便一个连接着一个连地脸朝上校所站的位置来个‘向右看齐’，持枪行礼，对着他怒吼：‘浑蛋们，我们以为那个检查组能帮我们的忙，能帮我们个屁忙！’上校捧腹大笑，一直笑到第十一连从他眼前通过为止。这第十一连正步行进，脚打着地叭叭直响，走得可神气啦。可当他们行进至上校时，怪了！鸦雀无声！一点儿声音都没有。顿时，上校的脸像只大公鸡一样涨红了，他让十一连重回原地，再走一次。于是他们又正步行进着，但仍是鸦雀无声，只见一排接一排地怒视着上校。上校下了口令：‘稍息！’自己却在院子里乱窜了一阵，用鞭子抽打着自己的高筒靴，啐着唾沫，然后突然停下来，大叫一声：‘解散！’于是骑上他那匹瘦马奔出了院门。我们都在等着，不知十一连要倒什么大霉啦，结果啥事儿也没有。我们等了一天、整整一个星期，可一直没有等来。自此，这位上校再也没在兵营里露过面。这一来，乐坏了那些当兵的、当军官的。后来给我们调来了新的上校。听说那个老上校进了一个什么疗养院，因为他亲笔上书皇上，说十一连竟然反了。”

快到下午查房的时候了。只见格林施泰因军医挨个查着床铺，军士卫生员拿着花名册跟在后面。

“马楚纳有吗？”

“有！”

“给他灌肠和服阿斯匹林！——波科尔尼有吗？”

“有！”

“洗胃和吃金鸡纳霜。科瓦西克有吗？”

“有！”

“灌肠和服阿斯匹林。科恰特克有吗？”

“有！”

“洗胃和吃金鸡纳霜。”

于是，事情就这么一个接一个，无情地、迅速地进行下去。

“帅克有吗？”



“有！”

格林施泰因大夫对这个新增加者盯了一眼。

“你哪儿不舒服？”

“报告长官，我有风湿症。”

格林施泰因大夫在他干医务工作期间，沿用了一种略带嘲讽的态度对待病人，他发现这比呵斥还有效。

“啊哈，风湿症，”他对帅克说，“你这个病可真不轻啊！可也巧啦，早不得晚不得，偏偏在爆发世界大战，需要人到前线去打仗的时候得了这种病，我想你心里一定非常着急吧？”

“报告长官，我确实非常着急。”

“这么说，你着急。这实在是太妙了，患着风湿症还偏偏在现在想到了我们。在不打仗的时候你这可怜的人活蹦乱跳得像只小山羊，可是刚一打仗，瞧瞧，马上你的风湿病就来了，膝盖也不灵啦。膝盖疼吧？”

“报告长官，疼得厉害。”

“一夜一夜地睡不着觉，对不对，哼，风湿症，这种病很是危险，很是难受，也很是麻烦的。我们这儿对付得风湿病的人，有包你满意的办法。严格的饮食控制和种种疗法是百验百灵的。不信你等着瞧吧，你在我们这儿治准保比在皮什昌尼^①的疗效要灵得多。来了，你就能大踏步地开赴前线，你的屁股后头还会扬起一片尘土。”

接着他转身对军士卫生员说：

“记下来‘帅克，绝对的饮食控制，每天洗胃两次，外加灌肠一次。’至于下一步如何安排，看看再说。现在就把他送进门诊室，把他的胃洗得干干净净，等洗够了，再给他灌肠，要灌得足足的，灌得他叫爹叫娘，这样一来他的风湿症就被吓跑了。”

接着他朝所有的病床发表了一番演说，话里充满了睿智和风趣十足的警句：

“你们千万别以为在这里你们是在跟一头蠢牛打交道，认为随便你们玩些什么把戏就可以混过去，我一点也不在乎你们的那些借口。”

^① 皮什昌尼是斯洛伐克的一著名疗养地。

我晓得，你们都在装病逃避兵役，想当逃兵，那我就照你们的来路来对付你们。像你们这号兵痞，我对付了不知几百几千啦。在这些床上曾收容过大批大批的壮丁，他们啥病也没有，就是缺少点儿尚武精神。正当他们的同胞在前方拼死拼活，他们却想赖在床上不起来，吃着医院的一顿顿饱餐，净等着战争的结束。哼，这可他妈的打错了算盘！而你们这帮狗崽子也他妈的打错了算盘，再过二十年，你们要是做梦想起当初在我这儿装病打算瞒哄我的勾当，你们还会吓得从梦里惊叫起来的。”

“报告长官，”靠窗口一张床上有个人轻声地说，“我完全好了。昨天夜里我就注意到我的气喘病过去了。”

“你叫什么？”

“科瓦西克。报告长官，我同意灌肠。”

“好，上路之前你还得灌一次肠的，”格林施泰因大夫决定说，“免得你今后埋怨我们这儿不给你好好看病。现在全体病号注意：我念到谁的名字，谁就跟军士卫生员去领自己应得的那一份。”

于是，每个人都领到了照大夫开的一大堆药。如果说还有人曾试图恳请那位执行医嘱的人开开恩，手下留情，或是威胁说，有朝一日他们也可能进卫生队，落到这些人手里的话，那么帅克却表现得非常勇敢。

“别怜惜我，”他向给他灌肠的公差提议说，“别忘了自己曾经宣誓效忠皇上。即使是你自己的爸爸或者亲兄弟躺在这里，你也要照样给他灌，连眼珠子都不要眨一下。你一心只想着：奥地利全靠灌肠才能稳如磐石。胜利必属于我们！”

第二天格林施泰因大夫查病房的时候问起帅克对军医院的印象并且是否喜欢它。

帅克回答说，这是一所管理良好、非常高尚的机构。大夫为了奖赏他，除了头天的份以外，另加了一些阿斯匹林和三片奎宁，叫他当场用一杯水冲服下去。

就是苏格拉底^①当年饮他那杯毒人参汤的时候，也没有帅克服用

① 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是古希腊哲学家。他以不认国家所供奉的神，煽动青年叛逆的罪状，被判饮毒而死。



奎宁那么泰然自若；格林施泰因大夫如今把各级的苦刑都在帅克身上试过了。

当他们把帅克裹进湿被单里，送到大夫的面前，大夫问他现在感觉如何，帅克是这样来回答的：

“报告长官，就像在浴池里或者跟在海滨消夏一样。”

“你还有风湿症吗？”

“报告长官，我的病好像还没见好。”

于是帅克又得忍受新一轮的折磨。

此间，一位已故步兵元帅冯·博策海姆男爵的遗孀操尽了心，想找到前不久在《波希米亚报》上提到的那位爱国士兵，说他一个残疾者，怎样让别人用病人的轮椅推着他去入伍，嘴里还喊着“打到贝尔格莱德去！”为了他的爱国表现，《波希米亚报》编辑部号召读者为残疾者——效忠的英雄开展募捐活动。

从警察总署里终于打听到了这位士兵就是帅克。下一步就好办了。冯·博策海姆男爵夫人和她的女伴带上提着篮子的男仆，来到了赫拉昌尼的军医院。

男爵夫人，这位可怜的人儿被蒙在了鼓里，怎么一个人躺在了军事监狱开的军医院里？这是怎么一回事呀。她把名片这么一递，军事监狱的大门就为她打开了。办公室的人对她十分客气。五分钟后，她已经得知她所要打听的那位“好兵帅克”就躺在第三病房的十七号床上。被这次突然到访弄慌了神的格林施泰因大夫亲自陪同男爵夫人前往探视。

帅克在受完格林施泰因大夫所制定的通常一天该受的苦刑之后，坐到自己的铺位上，却被一群骨瘦如柴、饥饿不堪的假病号团团围着。他们至今尚未缴械投降，还在严格控制饮食的战场上和格林施泰因大夫作顽强的抗争。

假如有谁听到了他们的谈话，肯定认为自己是置身于厨师协会，或是在一个高级烹饪学校以及什么美食训练班里。

“即使那些次货一般的脂油渣，只要还是热乎乎的，也还是可以吃的。”那个患“经久不愈胃炎”的人还在那儿说。“油炸的时候，先把油

渣挤得干干的,再撒上点儿盐和胡椒面,我敢向你们保证,好吃得连鹅油渣也都比不过它的。”

“别提鹅油渣啦,”那位得“胃癌”的病号说,“真没有比鹅油渣更好吃的了,脂油渣哪能和它比呀!当然,得用犹太人那样的熬法,把它熬得金黄金黄的。他们拿着一只肥鹅,连皮带脂撕下来炼油。”

“您知不知道,如果熬出来的是猪油渣子,那您的说法就不对了,”紧挨着帅克的那一位说。“当然,我说的是用家禽的脂肪炼出来的油渣。所以叫家常油渣。既不是褐色,也不是金色,应该是介乎两者之间的颜色。这种油渣不能太软,也不能太硬。不可用牙咬,否则就是炸过头了。要能在舌头上化掉的,同时还不能使您有油往下巴上流的感觉。”

“你们中有谁吃过马油渣吗?”不知是谁的声音,可没有人回答他,因为这时军士卫生员跑了进来:

“都给我到床上去躺着,有个大公爵夫人要来这儿。你们谁也不准把又脏又臭的脚从毯子下面露出来!”

就是真正的大公爵夫人进来也不会像冯·博策海姆男爵夫人那样讲排场,有气派。她后面跟着一大队人马,连医院的司库也跟了进来;他从此次来访里似乎看到了一只秘密查账的手,这只手正要把他从后方油水充足的食槽边扔到前沿阵地的铁丝网下去喂榴霰弹。

司库的脸色苍白,格林施泰因大夫的脸色比他的还要白。印有“将军遗孀”头衔的老男爵夫人的小小名片,以及与这个称呼有联系的一切:交情、庇护、控诉、调去前线等可怕的事儿在他眼前晃来晃去。

“这就是咱们的那位帅克。”大夫强装镇静地说,将冯·博策海姆男爵夫人领到帅克床前。“这人很皮实,颇有一股子韧劲。”

冯·博策海姆男爵夫人在帅克床前的一张椅子上落座,然后说:

“切克兵^①是好兵,就是残废的兵也还是英勇的兵,奥地利人非常喜欢切克兵。”

与此同时她抚摸了一下帅克长满胡须的脸,接着说:

“我从报上读到了一切,我给您送来了好多吃的、嚼的、抽的、含着

^① 这位夫人的捷克文发音很不好,她把“捷克兵”说成“切克兵”。



的。您是切克兵,好的兵。约翰,你过来!①”

这位男仆留着一脸钢针般的络腮胡子,好像巴平斯基大盗②。他拎着篮子走到床前,男爵夫人的女伴,一位满目泪痕、身材瘦长的夫人坐在帅克的床沿上,帮他收拾压在背下的草垫子。她压根就存有这种想法,应把所有患病的英雄服侍好。

此时男爵夫人把礼物从篮子里一件件地拿出来:十二只烤仔鸡,用玫瑰色绢纸包着,上面还扎了一根红黄丝带;两瓶贴有“愿上帝惩罚英国”③的军用烈性甜酒,瓶子另一面还贴着弗朗茨·约瑟夫与威廉两人手拉手,像儿童们准备做“小兔窝在洞里蹦跳不得游戏”那种架势的商标。

然后她又从篮子里拿出三瓶滋养身体的葡萄酒和两包香烟。她把礼品一件件从容不迫地摆在帅克床上的空地方。接着又添了一本装帧精美、题名《吾国君生活逸事》的书,这是官方报纸《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报》的当今走红的功勋主编撰写的;他从这位老弗朗茨身上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后来,那床上又添了几块同样印有“愿上帝惩罚英国”商标的巧克力糖,反面同样是奥地利和德国皇帝两个人的画像,但在包装纸上他们二人已不是手拉手而是背靠背地坐着。男爵夫人还拿出一把漂亮的、有着两行鬃毛的牙刷,上面印着一句拉丁语“依靠共同的力量”的题词,使每一位拥有这种牙刷刷牙的人都能想起奥地利来。还有一件在前沿阵地和战壕里都十分用得着的雅致礼物——一套剪指甲的工具,盒子上画着榴霰弹在爆炸,一个戴钢盔的人端着刺刀往前冲,下面写着“为上帝、为皇上和祖国而战!”④还有一包饼干,上面倒没有任何图画,却有一首诗,另一面印着捷克文的译文:

啊,奥地利,你是一座神圣的大厦,

① 原文为德文。

② 据说他是19世纪在捷克鲁多霍什一带的强盗。

③ 原文为德文。

④ 原文为德文。

展开你的旗帜
迎风飘扬吧！
啊，奥地利，你将永远屹立于世。

最后一份礼物是一盒洁白如玉的风信子。

当所有礼物都放到床上后，男爵夫人不禁激动得泪流满面。有几个饥饿不堪的假病号馋得已经在咽口水了。男爵夫人的女伴正扶着坐起来的帅克也流下了热泪。病房内显得像在教堂里一样肃静。突然，帅克双手合十打破寂静说：

“天国的国君我们的父亲啊，你的名字奉为至圣，你的乐土从天而降……对不起，尊敬的夫人，我像是说得不对，我想说的是‘上帝呀，我们在天之父，祈求你把这些礼物赐给我们吧，由于你的慷慨，我们将尽情享用，阿门！’”

当帅克他说完了这几句话后，便立即从床上抓起一只烧鸡吃将起来，格林施泰因大夫用极其惊恐的目光看着他。

“瞧，多合这位可爱的士兵的口味啊！”老男爵夫人兴奋地对格林施泰因大夫耳语道。“他已经好了，可以去战场了。我真高兴，这多么顺他的意啊！”

之后，她又一张张床地挨个儿分发香烟和夹心巧克力糖，转完一圈后重又回到帅克床边，抚摸着他的头发说“愿上帝保佑您。”^①随后便带着全体同行人员消失在门外了。

在格林施泰因大夫送走男爵夫人从楼下回来之前，帅克已把烧鸡分给了其他病友。他们狼吞虎咽，等到格林施泰因大夫回来时已不见烧鸡的踪影，只留下一堆堆的骨头。这些骨头被啃得如此之干净，活像小鸡一出世就落入老鹰的利爪中，而被啃光的骨头好像是遭太阳暴晒了好几个月似的。

军用甜酒和三瓶葡萄酒被喝得一滴不剩，一包包的巧克力和饼干也都消失在病号们的胃里；有位老兄甚至把一小瓶指甲油也喝了下

^① 原文为德文。



去。这瓶东西是和那一套剪指甲的用具放在一起的，同牙刷放在一起的牙膏也被咬了一口。

格林施泰因大夫回来了，原形毕露，他又重新摆出他那副好斗的架势，作了一通长篇演说。来访结束了，压在他心头的一块大石头总算落了下来。一堆堆被啃得个精光的骨头更加坚定了他的想法，这些个装病逃避兵役的都是一群不可救药的坏蛋。

“士兵们，”演说开始了，“假如你们还稍稍有点儿脑子的话，你们就该让这些个东西原封不动地摆着，并且会暗自说‘假如我们把东西都吃掉，大夫大人他就不会相信我们身患重病了。’可是现在你们的表现就已经自我表明，你们并不体恤我的好意。我给你们洗胃、灌肠，大力支持你们绝对禁食，你们却把胃塞得满满的！你们是不是想得胃炎？你们打错了算盘！我告诉你们，在你们的胃尚未来得及消化之前，我就要把它洗得个一干二净，叫你们至死也忘不了，将来还会对你们自己的孩子们讲，你们曾经有一次是怎样吃掉了烧鸡和别的一些好的东西，但这些东西又是怎么在你们的胃里停留还不到一刻钟，就趁热被抽了出来。现在一个挨一个地跟我来！好让你们别忘了，我并不是一头像你们一样的蠢牛，好歹比你们所有的人加起来还聪明一点儿。我还得告诉你们：明天我还要把征兵委员会的人请过来。你们赖在这儿也够久的了，根据你们刚才的所作所为，既然你们能在五分钟内把胃塞得很满，弄得脏兮兮的，那就说明你们谁都没有病。现在，正步走！”

轮到帅克时，格林施泰因大夫瞅着他，想到今天这次令人捉摸不定的访问，便问帅克道：“你认得这位男爵夫人吗？”

“这是我的后娘。”帅克从容自若，十分坦然地回答。“在我幼小的时候，把我随便地一扔，如今又把我找到了……”

而格林施泰因大夫只简单地说了句“回头再给帅克灌次肠。”

夜晚来临，病房笼罩着一片悲戚的氛围。几小时前大伙胃里还盛着各种美味佳肴，如今只有一杯淡茶和一片面包。

靠窗二十一号床位上的病友说“喂，朋友们，你们信不信，我说炸鸡比烧鸡好吃些？”

有人嘟囔了一句：

“他这不是欠揍吗！”然而大伙儿在经历了此次很不成功的宴会之后，感到非常虚弱无力，谁都动弹不得，对这一话题也就不感兴趣了。

格林施泰因大夫的话兑现了。上午从声名狼藉的委员会里来了几位军医。

他们杀气腾腾地走过一张张床铺，就一句话“把舌头伸出来！”

帅克把舌头伸得长长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看上去好不滑稽可笑。

“报告长官，参谋长大人，我的舌头已经伸到不能再伸的程度了。”

帅克和委员们展开了一场有趣的对话。帅克坚持认为，他完全有必要补上这么一句，以免委员们疑心他把舌头藏起了一半。

委员会全体成员对帅克的判断各持己见。

半数人认定帅克是白痴，而另一半却认定他是一个坏蛋，一个有意拿军队上的事儿当儿戏的恶棍。

“我们要是斗不过你，那真是天打雷劈呢！”委员会的主任对着帅克吼着。

帅克以无辜孩子般天真无邪的目光望着全体委员。

一位军区参谋级的医生走近帅克，说“我倒想知道，你这只昏了头的猪猡，现在究竟在想些什么鬼点子！”

“报告长官，我什么也没想。”

“浑蛋！”有个委员的佩刀碰得铿锵一响，并大声喊道。“原来他什么也没想！你这头蠢驴，你为什么啥也不想呢？”

“报告长官，因为军队禁止士兵们想问题，所以我什么也不想。想当年，我在九十一团服役期间，我们的大尉长官总这么说‘当兵的自己什么都不要去想，你的长官已经替你想好了。当兵的一旦动起脑子来，那就不是士兵了，而是满身沾上泥土的臭老百姓一个。思想绝不能……’”

“住口！”委员会主任恶狠狠地打断了帅克的回话。“我们对你早有所闻。你以为我们真相信你个白痴吗……你根本不是什么白痴，帅克，你鬼得很，你奸猾得很，你是个流氓、无赖、地痞，听懂了吗？”



“报告长官,我听懂了。”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叫你住嘴!听见了吗?”

“报告长官,我已经听见了,叫我住嘴。”

“我的上帝呀,叫你住嘴你就得住嘴呀!我这是在给你训话,你该明白,不许你说废话!”

“报告长官,我明白不许我说废话。”

这帮军官老爷彼此交换了一下眼神。他们喊来了军士卫生员:“把这个家伙给我带到楼下办公室去,”委员会里的那位军区参谋级的医生指着帅克对军士说,“等着我们发落。在警备司令部拘留所里准保不会再有这么多废话。这家伙壮如一头公牛,他就是装病,想逃避兵役。他还胡扯,拿他的上司来开玩笑。他以为到这里来是寻开心的,把军队工作当成一场闹剧、一出笑话。帅克,等你进了拘留所,他们就会让你明白:军队工作岂非儿戏!”

帅克由军士卫生员带往办公室,经过院子时他还哼着歌儿:

我一向这么看,
当兵真好玩。
玩个一两周,
就可把家还……

当值日官在办公室对帅克吼叫,说像他这样的家伙理应枪毙时,委员们还在楼上病房里折磨着其他装病逃避兵役的人。七十个病号中只有两个幸免于难:一个是给手榴弹炸掉了一条腿的,另一个是患真正慢性骨膜炎的。

只有这两位没听到“合格”的断语,其余的人,连同三位奄奄一息的肺结核病患者均被宣布为可服兵役者。与此同时,这位军区参谋级的医生并不放弃大作演讲的机会。

他的演说由五花八门的骂人话拼凑而成,内容单调乏味。所有的壮丁都被说成是畜生、臭狗屎,说只有在他们为皇上英勇奋战时,才能回归人的社会,也只有如此,到战争结束后,他们曾经想离开军队、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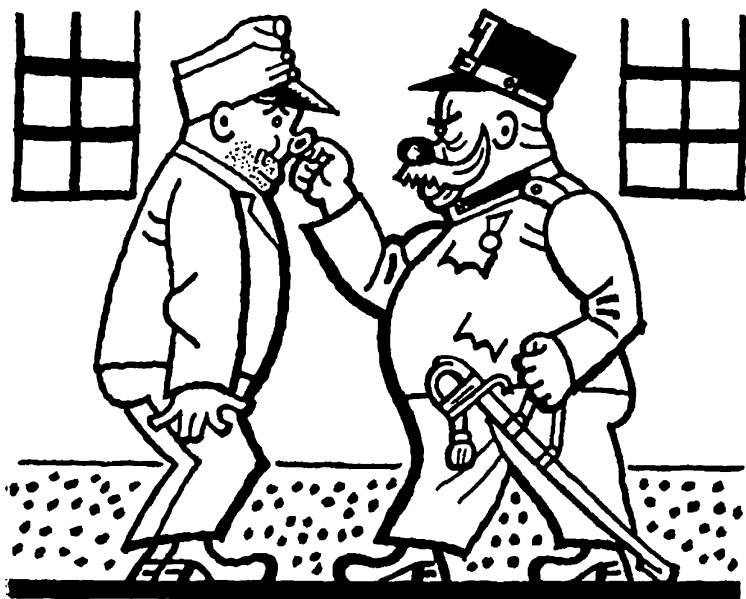


病逃避兵役的罪过才能得到宽恕，可他自己都不相信他们会翻然悔悟、改邪归正。他认为，他们一个个都应被绞死才对。

有一位年轻的军医，他心地纯洁无瑕，他请求这位军区参谋级的医生允许他讲几句话，他的言辞充满乐观、天真幼稚的精神，与他顶头上司的讲话迥然不同。他操着一口流利的德语。

他夸夸其谈，阐述着每一个离开医院而到自己队伍打仗的地方的人，都算得上是一位胜利者和勇士。他坚信，他们一定能熟练地掌握武器，无论在作战时，还是在其他所有战争年代的私人生活中，都能保持自己的荣誉。他们将是继拉德茨基和欧根·萨沃依斯基王子的荣耀的不可战胜的军事家，他们将以自己的鲜血浇灌神圣帝国的辽阔大地，并胜利地完成历史所赋予他们的使命。他们将刚毅果敢，不惜自己的生命，在本团那面饱经战火的军旗下前进，再前进，冲向新的荣誉、新的胜利。

之后，那位军区参谋级的医生在走廊上对这位天真幼稚的年轻军医说：“同事君，我可以向您保证并负责地说：这一切都是徒劳无益白费劲。不管是拉德茨基或者是您的那位欧根·萨沃依斯基王子，都无法把这些个浑蛋培养和造就成一批战士。不管你如何像天使般温柔，还是魔鬼样凶残地给他们讲话，全都一样。要知道坏蛋就是坏蛋。”



第九章 帅克在拘留所里

拘留所是那些不愿去打仗的人的最后一个避难之处。我认识一位代课的老师。他作为一名数学教员，理应在炮兵部队服役，但是他不愿意去开炮，于是便故意偷了一个上尉的手表，好让人家把他关进拘留所；他之所以这样做是经过了一番考虑的。战争既不能激发他的热情，也不能令他陶醉。开炮射杀敌人，或者用榴霰弹和手榴弹炸死对面同自己一样不幸的一些数学代课教员，他认为这简直是愚蠢至极。



“我是因为不愿意做一个由于自己的暴行而被别人憎恨的人。”他对自己这么说，于是才坦然地偷了一块表。起初，他们对他的神经系统进行了检查，后来，当他自己供认，偷表是为了发财，于是他被押到了拘留所。这种由于偷盗诈骗案而被关进拘留所来的人多如牛毛，唯心论者与非唯心论者均有。还有一些发战争财的人，他们是些在后方和前线均不择手段地贪污士兵粮饷的各级军需官。还有一些小偷，但他们比送他们到这儿来的人要诚实一千倍。拘留所里还关着一些只是犯了与军事有关的罪行的士兵，如违犯军纪、企图煽动骚乱、潜逃。此外，还有一批特别类型的犯人，即政治犯，其中百分之八十完全是无辜的，但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判了刑。

对群众实行专政的机构规模不小。面对着普遍的政治腐败、经济衰落与道德沦丧，每个国家都设有这种执法机构。昔日武功的光荣与声誉，必须依赖法庭、警察、宪兵活动和收买告密的恶棍来加以维持。

在奥地利所有的军队里都豢养着一批告密者，他们专靠告发平时与自己同卧草垫、行军途中和他们分食面包的伙伴为生。

给拘留所提供材料的还有国家警察局的克利马^①、斯拉维切克^②及其同伙们。军队书刊检查局还把一些通信者送到这里来，只因为这些在前线和留在家里处于绝望状态的人们互相通信的缘故。宪兵们还把一群让位给儿孙当家的老当家送了进来，因为他们在给前方亲人写信时提到了军事法庭，还写了一些安慰的话，并对儿子离家后十二年里严重威胁着家庭的贫困作了描述。

从赫拉昌尼的拘留所有一条经过布舍夫诺夫通向打靶场的道路。一个戴着手铐的人走在荷枪实弹的押送队伍的前面，后头跟着一辆拉着简陋棺材的大车。打靶场上响起了“举枪！瞄准射击！”的口令声。事后在所有团和营里宣读了团部的通告：暴乱分子已被处决。该犯被征入伍时，因为连长大人用马刀砍死了他的那个不愿和他分离的妻

① 克利马系帝国总局布拉格分局里的密探。1918年后提升为斯洛伐克的科息策警察局局长。

② 斯拉维切克是克利马在布拉格分局的同事。1918年后提升为斯洛伐克首府布拉迪斯拉发警察局局长。

子,他就掀起了一场暴乱。

拘留所由三人把持着:军狱看守长斯拉维克、林哈德连长和外号叫“刽子手”的军士谢帕。有多少人被他们折磨死在单身牢房中啊!如今成立了共和国,林哈德连长可能仍旧是连长。我希望把他在拘留所里服役的时段也算在服役年限里。斯拉维克和克利马的服役年限该从他们在国家警察局的时候算起。谢帕已经退役,依旧干他的泥瓦匠去了。他在共和国诞生后说不定还成了某爱国团体的成员呢。

军狱看守长斯拉维克在共和国成立后当了小偷,现在在蹲监狱。这个可怜虫没能像别的许多军官老爷那样在共和国里谋个一官半职。

这是很自然的事儿,当军狱看守长斯拉维克一见到帅克,便向他投以充满无限责备的目光。

“你既然被关到我们这儿来了,那你的名声也算够臭的了。小子,我们要让你在这儿过得甜滋滋的,跟对其他落在我们手中的家伙一样。可我们的手绝不是女人那纤细的小手儿。”

为了加重他那责备的目光的分量,他还把自己那粗大的拳头伸到帅克的鼻子底下说:

“你来闻一闻,你这下流胚!”

帅克闻了闻,然后对此发表了一点想法:

“我的鼻子可不想碰着它,它散发出一股坟墓里的气味来。”

这句平和而沉着理智的话使军狱看守长十分满意。

“喂!”他用拳头捶了一下帅克的肚子说“站直喽!你这些兜里装了什么?香烟是可以随身带着的;钱嘛就放在这儿,免得被别人偷了。什么也没有?真的没有?可别撒谎呀,撒谎是要挨罚的。”

“把他关在哪儿?”军士谢帕问。

“关到十六号房间去。”看守长作出决定说,“把他跟那些只穿条裤衩的人放在一起,你难道没看见林哈德连长大人在这公文上面写的‘要严加看守’几个字吗?”

“就是这个理,”看守长转向帅克,板着脸说,“下流胚就是下流胚,就得按下流胚的办法处理。谁捣蛋,就把谁关单人牢房去,再打断他



所有的肋骨，让他在那儿动弹不得，一直躺到死去。我们有权这样做。谢帕，你肯定还记得我们是怎样对付那个屠夫的。”

“嘻，那家伙可费了我们不少劲啊，看守长大人！”军士谢帕若有所思地回答说，“那家伙真是体壮如牛。我在他身上踩了足足有五分钟，他的肋骨才咯嘣咯嘣地一一断掉，鲜血才从他嘴里淌出来。事后他还活了十来天。好一个经得起摔打、皮实的人。”

“你现在该清楚了吧，下流货，我们是怎样对待那些捣蛋家伙的？”看守长斯拉维克结束他的训话说，“谁要是想开小差，那就等于自杀。在我们这儿对逃兵也是这么惩罚的。上帝关照你，你这个臭小子，要是巡查组来了，你可别想趁机告状！比方说，巡查组问‘您有什么意见、抱怨，满意吗？’你这臭尸，应该打个立正，行个军礼，报告说‘报告长官，毫无意见，没有一点抱怨，十分满意。’该这么说，你这草包，给我重复一遍！”

“报告长官，毫无意见，没一点抱怨，十分满意。”帅克带着非常可爱的神情重复着，以致看守长误以为是他坦白与诚恳的表现。

“好，那就把衣服裤子都脱下来，只留一条裤衩，到十六号牢房去，”他说得很和气，没有带上他惯常使用的什么“无赖”、“臭狗屎”、“坏蛋”之类的骂人话。

帅克在十六号牢房里见到了十九个只穿裤衩的人，他们在案卷上的确都标有“要严加看守”几个字。眼下对他们都看管得很严，以防他们跑掉。

如果说他们的裤衩都是干干净净的，窗上也沒装铁栅栏的话，乍一看，您还以为自己是进了某个浴室的更衣室呢。

军士谢帕把帅克交给了“犯人的头”，这条大汉没有系上衬衣纽扣，袒露着毛茸茸的胸脯。他把帅克的名字写在一张小纸条上，贴在了墙上，然后对帅克说：

“明儿咱们这儿有场戏看。他们要把咱们带到小教堂里去听布道。咱们这些所有只穿裤衩的人，正好紧挨着讲坛站着。那简直滑稽可笑得很喽！”

与所有的牢房、监狱一样，拘留所的犯人也非常喜欢去地方上的

小教堂。这倒不是因为犯人们对监狱教堂的那种强制性访问感到反感,而去这样的教堂会使他们与上帝更加亲近,或是让他们能够多懂点儿道德的缘故。对这种无聊蠢事他们是从不理会的。

对拘留所的犯人们来说,做弥撒和听布道确是一种愉快的消遣,这可以暂时使他们摆脱拘留所的那种穷极无聊的生活。当然,这倒不是说他们因此可以更加亲近上帝,而是因为一路上都充满希望,在去教堂的路上、在走廊和院子里都有可能捡到点儿香烟和雪茄烟的烟头。一个丢在痰盂里或者满是灰尘的地上的小烟头儿,就可能把上帝完全排挤到一边去了。这个味道熏人的小玩意儿,一下子就战胜了上帝和拯救灵魂的期望。

其次,这种布道本身就是一种消遣,闹着玩的。而团队随军神甫奥托·卡茨又是个极为可爱的人。他的说教很吸引人,特别能逗人发笑,能给拘留所的乏味生活增添一丝生气。他把上帝那永恒、无尽的恩德讲得天花乱坠、娓娓动听。上帝的永恒无尽,使那些卑贱的囚犯,那些失掉了荣誉的人们精神为之一振。他可以从讲坛上用令人听了很开心的话语咒骂,也可以在祭台上用雄壮的声调朗读“弥撒完毕,请走”这句话。他别出心裁地主持圣礼。拿弥撒大典开玩笑,把它的顺序弄得颠来倒去。要是他多喝了几盅,还会编造一簇新的祷文和弥撒曲,总之,一种前所未有的、他独家使用的祷告词来。

有时候他手里拿着圣杯、执杖或弥撒书,一不当心摔倒了时,那简直滑稽到了家。这时,他便大声斥责从囚犯中挑出来的助祭者,说这人有意用腿将他绊倒,立刻在圣餐保存器前宣布罚助祭者去坐单号子或上手铐脚镣。

受罚的人还觉得挺有意思很满意,因为这都是监狱教堂趣剧的一部分,而他自己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且演得挺出色。

奥托·卡茨是随军神甫中的佼佼者,是个犹太人。这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大主教科亨也是犹太人,而且还与马哈尔^①是朋友哩。

^① 约·斯·马哈尔(1864—1942),捷克诗人。在其痛苦的怀疑主义的抒情诗中剖析自己的内心世界。著有《各各他》、《世纪的良心》和《向何处去》等。



随军神甫奥托·卡茨还有一段比很有名望的科亨大主教更为光彩夺目的经历。

他曾在一所商业学校念书，还作为一年制志愿兵在军队里服过役。他自认为自己对证券交易法和期票等业务都极为精通，以致在一年之内便把他父亲的“卡茨公司”弄得一塌糊涂，彻底破产了。老卡茨不得不背着同他搭伙的人（此人当时在阿根廷）与债主们签订了一份善后补偿协议，随即就到北美去了。

当年轻的奥托·卡茨就这样毫不介意地把“卡茨公司”分给了南北美洲时，他自己竟落到一无产业可以继承，二无安身之所的境地，于是他只好从军去了。

可在这之前，这位一年制的志愿兵奥托·卡茨还做了一件特别高尚的事：他领了洗礼。他虔诚地祈求基督保佑他官运亨通。他把这一招当做与圣子耶稣之间的一笔交易。

洗礼是在艾冯乌泽修道院隆重举办的。阿尔巴神甫亲自主持了他的洗礼仪式，场面十分宏大。到场的有来自奥托·卡茨服过役的那个团的一位虔诚的少校，有赫拉昌尼贵族女子专科学校的一个老处女，还让一位宽脸大嘴的主教团代表当他的教父。

他顺利地通过了军官考试，于是奥托·卡茨这位新出壳的基督徒便留在军队里了。起初他前途似锦，甚至还想到参谋部的训练班去深造。

可是有一天他喝得烂醉而进到修道院，把马刀扔在那儿并换了一件教袍来穿。他曾受到赫拉昌尼的大主教的接见，而后他进了神学院。在为他举行授予神职的仪式之前，他竟在统领街后一座非常正派、规矩并配有女招待的房子里喝得个酩酊大醉，然后就从这样一个寻欢作乐的地方径自跑去接受神职。之后他就到他的团里来寻找避风港了。当他被任命为团的随军神甫之后，他便买了一匹马，骑着它在布拉格大街上溜达，还十分积极地参加自己团里军官们的各种酒宴。

在他住房的过道里，经常响起令自己不满意的教徒的咒骂声。他常常将街上的一些“野鸡”带到住所里或是派自己的勤务兵去叫她们

来。他爱玩牌，大伙都察觉到他打牌时很不老实，可谁也不去戳穿他在教袍大衣袖里藏了一张“爱司”。军官们都尊称他为圣洁的父亲。

他布道之前从来从不准备，与曾经来拘留所布道的前任神甫截然不同。这位前任固执地认为，通过神坛布道就可以使关在拘留所里的士兵们悔过自新。这位恪尽职守的神甫虔诚地转着眼珠，对囚犯们讲解诸如必须改革有关娼妓问题的法律；必须改善对未婚母亲的关怀的道理，以及私生子的教育问题。但他的布道从抽象到抽象，与现实情况毫无关联，听众感到索然无味。

与此相反，人人都盼着听奥托·卡茨随军神甫的讲道。

这一刻太奇妙不过了，当十六号牢房的寓客们只穿着裤衩被领进教堂来的时候，也只能让他们穿着裤衩了；因为要是穿了长裤就意味着他们当中可能有人中途逃跑。这二十个着裤衩的纯洁天使被安排在讲台台跟前。有几个走运的，嘴里还叼着在路上拾来的香烟屁股，因为他们身上没有衣兜可装，只好这样叼着。

他们的四周站满了拘留所里其余的犯人。这些犯人开心地瞧着站在讲经坛下面这二十名只穿着裤衩的宝贝。随军神甫登上讲经坛，脚后跟的马扎子铿然作响。

“立正！”他喊着口令，“我们来祈祷！你们跟着我念！喂，站在后排的，你，这个野猪，别用手擤鼻涕。你是在主的神殿里，再这样我就叫人把你关起来。你们这帮无赖，你们没把《我们的父亲》的主祷文给忘了吧？好，那咱们就来试试看！……喏，我就知道你们一定念不好的。管它什么《我们的父亲》不《我们的父亲》的！只要来它两片肉，一盘扁豆沙拉，吃得个饱饱的，捧着肚子往草垫上这么一躺，抠抠鼻孔，根本不把天父放在心上。你们难道不是这样吗？”

他从讲经坛上往下望了望这二十位着裤衩的纯洁天使，他们跟在场其余的人一样，开心得很哩。在后排的人正在玩“相互猛弹臀部”的游戏。

“这真不对，蛮有意思的！”帅克小声对身边的一个人说，这个人是个嫌疑犯。据说他用一把斧子把朋友的一只手的指头全部剁了下来；为了让他的朋友能脱离军队，收费三克朗。



“你等着瞧吧，好戏还在后头呢！”那人回答说。“他今天喝得不少，他就要唠叨起罪恶的荆棘之路了。”

果然，随军神甫今天的兴致极好。他总是不自禁地往讲台一边靠，差点儿失去平衡，就要跌了下来。

“唱点什么吧，小伙子们！”他朝下面大声喊道。“要不，让我来教你们一首新歌？好，那就跟我唱吧：

我有个心上人，
她是我的至爱，
哪只我一人追她呀？
她的情人有千千万。
我的这个心上人呀，
就是那圣母玛利亚。

“看来一辈子也学不会，你们这群废料，”神甫接着说。“所以我赞成把你们都统统毙了。听懂我的话了吗？我站在这个神圣的地方断言：你们这帮废物，上帝是不怕你们、有法子制你们的。你们都得变成大傻瓜，因为你们不愿意亲近基督，甘愿走罪恶的荆棘之路。”

“我不是说过马上就要发作了吗？瞧，来劲了不是！”帅克边上那人很开心地对帅克说。

“那罪恶的荆棘之路呀，就是那和罪恶相搏斗的路。你们这些蠢东西，你们都是一些浪子。你们宁愿在单身牢房里混日子，也不愿回到天父身边来。可是你们只要抬头往远处、往上面看，看看高高在上的天，你们就能战胜罪恶。你们的灵魂就会得到安宁。你们这群下流的东西！喂，后排那个人别打呼噜好不好！你又不是一匹马，也不是被关在了马厩，这是天父的神殿呀。我要警告你们，我的亲爱的人儿呀。好啦！我刚才讲到哪儿啦？对，灵魂就会得到安宁，记住！你们这群畜生，你们是人，你们可以从乌云里朦胧地看到未来，你们应该知道，万物皆是过眼浮云，只有上帝是永在长存。难道不是这样吗？很好！我本应该日日夜夜为你们祈祷，祈求仁慈的上帝，求他将他的灵

魂灌到你们冰冷的心里,用他圣洁的慈爱洗净你们的罪恶,使你们永远属于他;求他永远爱你们,你们这群歹徒。可是你们打错算盘了!我没意思把你们都带到天堂去。”说到此,神甫打了一个囁。“没那意思!”他固执地重复了一句,“我不会帮你们这个忙的。我做梦都不会管你们的事,因为你们是一群不可救药的恶棍。在你们生命的历程里,天主的恩典无法引导你们。上帝的爱也没法感召你们。因为我们那至圣的天父根本不会想到要求拯救你们这些歹徒。你们听见了没有,喂,就是坐在下面穿裤衩的?”

这二十名穿裤衩的人仰起头来,异口同声地回答说:

“报告长官,听见了。”

“单单听见了还不够,”神甫又接着讲,“生命的历程布满阴云,上帝的笑容也不能解脱你们的愁苦。你们这群没脑子的贱货!因为上帝的恩赐也是有限的。坐在后面的那头蠢驴,你别咳嗽好不好?要不我把你关起来。你们这些坐在下面的,别以为这是在逛商店。上帝的仁慈、恩赐也是有限的。他恩赐正派人,绝不给人间的败类。这个社会是无法用法律和军事条令来将这些个败类改造过来的。这就是我要对你们说的。你们连个祷告都不会做。你们以为上教堂就是来寻开心的,以为这儿是个戏园子或电影院什么的?我要把你们这些念头统统从脑子里赶出去。你们休想我到这儿来是为给你们消遣解闷的,给你们寻开心的。我把你们一个个关到单身牢房里去!我说话是算数的,你们这帮浑蛋!我在这儿跟你们白糟蹋时间,我看得出来我所作的努力都是白费劲。其实,就是大元帅或者大主教来,你们也同样本性难移,同样不会亲近上帝的,但早晚有一天你们会记得我的,你们会明白我是为你们着想的,想帮你们的。”

在二十名穿裤衩的人中间听到了一声呜咽,那是帅克,他哭了。

神甫往下一看,帅克正站在那里用拳头擦着眼睛。周围的人都愉快地欣赏着。

神甫指着帅克继续说:

“你们大家都要拿这个人来做榜样。他在干什么呢?他哭泣。别哭,我跟你讲,别哭啦!你想改恶从善吗?小伙子,对你来说这可是件



不易之事啊！你现在痛哭流涕，等你一回到那间小屋里，仍旧是坏蛋一个，所以你还得多想想上帝那无尽的恩惠和仁慈，多开动点脑筋，使你那罪恶的灵魂在世上能找到一条正道。今天我们亲眼看见一个人感动得流了泪，他要把他的心改正过来。你们其余的人打算做什么呢？什么也不做？那边还有个人在嚼着什么哪，真好像是反刍动物的爹妈把他养大了。那边还有一个在衬衣里捉虱子呢，而且是在主的神殿里。你们就不能回牢房里再捉吗？而偏要在做弥撒的时候来干这件事。看守长君，你好像什么都不管、不闻不问似的。要知道，你们都是军人，不是混账老百姓。既然在教堂里，就得像个军人的样子，真他妈的一些浑蛋！你们赶快跟我集中起精力，跟随上帝，别的事留着回家再干。我就说到这里了。你们这群流氓，我要你们在做弥撒时放规矩些，不要像上次那样，后排一个家伙竟拿公家发的内衣去换面包，到做弥撒的时候来狼吞虎咽。”

神甫走下讲经台就进了圣器室。拘留所看守长跟在他后面。不一会儿，看守长出来，径直走向帅克，把他从二十名穿裤衩的人中间叫出来，领进了圣器室。

神甫自由自在地坐在桌子上，手里卷着一根香烟。

看见帅克进来神甫便说了：

“对，我要的就是你。我考虑了半天，我觉着我看透了你的心，懂吗？小伙子，从我到教堂以来，这可是头一回有人在听我布道时竟流下眼泪。”

他就从桌上跳下来摇了摇帅克的肩膀。他在一幅巨大而模糊的弗朗茨·撒勒斯基^①像下嚷道：

“招认吧，你这恶棍，刚才你只是为了闹着玩才装哭的吧？”

此时，撒勒斯基的画像似乎带着质疑的神情凝视着帅克。另一幅画像上的殉道者好像从另一个角度心神不安地望着帅克。殉道者的胯部有一道被罗马兵丁的无名小卒锯过的痕迹。但从殉道者的脸上既看不出任何痛楚之感，也不见一丝快乐之情。因为没有体现出殉道

^① 弗朗茨·撒勒斯基(1567—1622)是日内瓦的主教，死后被教会封为“圣人”。

者所应显示的光辉,所以样子显得那么惊慌失措,似乎在说“我怎么会干出这样的事来呢?那么各位大人,你们究竟要拿我怎么办呢?”

“报告神甫大人,”帅克很庄重地说,他决心孤注一掷了。“我在万能的上帝和您——尊敬的父亲面前坦白忏悔。您——站在天父位置上的庄严的父亲,我方才的的确确是为了开个玩笑而装哭的。我琢磨着您的布道里正好缺少一个改过自新的罪人,而这个罪人又是您在传教时白费力气找了好半天也没找到的。因此,我想帮您个忙,让您高兴高兴,让您觉得世上还有几个诚实的人在。同时,借这个玩笑,我自己也可以开开心。”

神甫把帅克天真无邪的模样仔细打量了一番。一道阳光从弗朗茨·撒勒斯基阴沉沉的像上掠过,也给对面墙上那位心神不定的殉道者的像上添了一股温暖的气息。

“这么说,我倒开始喜欢起你来了。”神甫说着,重新坐到桌子上。“你是哪个团的?”他打起嗝来。

“报告神甫大人,我算是九十一团,又不是九十一团的,我压根就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那你为什么蹲在这儿呢?”神甫问道,继续打着嗝。

这时从教堂里传来了管风琴的声音,演奏者是一位因为开小差而被禁闭起来的教师。他演奏着最悲伤的宗教乐曲。而随军神甫的嗝声比琴声还要高出半个音。

“报告神甫大人,我实在搞不清,为什么我会蹲在这儿,我对自己蹲在这儿毫无怨言。我只是觉得自己倒霉,我什么事都从好处着想,可到头来总是事与愿违,就像那幅挂像上的殉道者。”

神甫望了望挂像,笑了笑说:

“你还真的令我喜欢。不过我还得要有关人士那儿去打听一下你的案情。不行,我不能再跟你闲扯了。我还得把这场弥撒搞完了。归队!解散!”

帅克回到讲坛底下那群穿裤衩的伙伴当中后,他们问他神甫把他叫到圣器室去干什么,他非常干脆利落地回答说:

“他喝多了。”



大家都用极大的注意和毫不掩饰的赞许望着随军神甫新的表演——他主持的弥撒。其中一位甚至在讲坛下面打赌说，随军神甫手里拿着的圣饼盘子准会掉下来的。他用自己的那份面包同对方许诺的两记耳光打赌，结果他赢了。

人们在教堂里全神贯注地望着随军神甫主持的仪式，但这并不意味着信徒们抱有神秘主义或真正的天主教徒们所怀有的那种虔诚之心。这情景犹如在剧院里观摩一出情节曲折而又不熟悉剧情的戏时，焦急地想知道它的结局一样。这位随军神甫大人以极大的忘我精神在祭坛上给人们表演着，大家似乎沉浸在了这幅精彩的画面之中。

到场的听众们怀着极大的审美情趣欣赏着神甫反穿着的祭袍。并以一种热切的心情注视着祭坛上的一举一动。

火红色头发的助祭，一位教会的逃兵、二十八团的盗窃专家，他正拼命地从记忆中挖掘弥撒的全套手续、技巧和经文。他不仅是随军神甫的助祭，而且还要为他提词。因为随军神甫已心不在焉了，把整段整段的经文念得个颠三倒四的。他用耶稣降临布的晨祷词代替通常的弥撒曲，对听众大声唱了起来，大家听了倒都挺开心的。

他既无嗓音，也缺乏音乐感。他一张口，教堂的拱顶下便开始回响起一阵粗一阵细的号叫声，活像是从猪圈里发出来的。

“他今天喝得够多的了！”靠祭台站着的人们心满意足地说。“瞧他那样子醉如烂泥，准是又在哪些个娘们家里灌足了。”

神甫从祭坛上第三次诵起“弥撒完毕，请走！”声音之大，犹如印第安人在战场上的呐喊，把窗户都震得直响。

之后，随军神甫瞅了瞅圣杯，瞧还剩没剩一点儿酒，接着他作出一个腻烦了的手势，对听众说：

“那就完事了，浑蛋们，你们可以回去了。我已看出来，你们这帮下流胚在教堂里、在至圣的天主面前，你们并没表现出应有的虔诚。你们在至高无上的主面前不知羞耻地大声说笑、咳嗽和吼叫，甚至在我这位代表圣母玛利亚、耶稣基督和天父的人面前把脚碰得个吱吱作响。你们这群流氓！下次再要这样，我就给你们罪有应得的惩罚，狠狠整你们一顿。我要让你们明白，不仅存在着我前不久讲到的冥界地

狱,还有一座人间地狱。即使你们从一座地狱超脱了,后一座你们也还是跑不掉的!解散!”

出色地将那一套把戏给囚犯听众实际表演了一番之后,随军神甫到圣器室更换新衣,把荆条筐的酒瓶里的圣酒倒进葡萄酒杯里喝了下去,而后由火红色头发的助祭把他扶上拴在院子里的马上。可是他忽然记起了帅克,他下了马,走到军事法庭贝尔尼斯的办公室。

军事法官贝尔尼斯是一个交际很广的人,一个很有些魅力的伴舞行家,一个道德败坏者。他对自己的差使感到十分的无聊,喜欢在纪念册上插几句德文诗;他的诗句来得很快,似乎早已成竹在胸。他是军法处里最重要的人员。大量的讯问笔录和杂乱无章的起诉书都汇集在他手里,因而他受到赫拉昌尼的军事法庭全体同仁的尊敬。他总是把记载着起诉细节的公文遗失了,于是他只好另外编造新的。他张冠李戴,常常搞错人名,编着编着竟丢失了诉讼案情的线索。于是又随心所欲地再杜撰一番。他把逃兵当做盗窃案子来审,又把盗窃犯当做逃兵来判刑;他还凭空捏造政治案件,瞎说一通,给人编造五花八门的、人们连做梦也梦不到的一些罪名。他虚构侮辱皇上的罪名,捏造起诉书。他总是把这些罪名和证据乱安在一些人的头上。这些人被控的原件也已经在乱七八糟的档案中遗失了。

“您好,日子过得怎么样?”随军神甫向他伸出一只手,说。

“不怎么样,”法官贝尔尼斯回答道,“他们把我的档案弄得一塌糊涂,现在只有鬼才搞得清楚哪是头哪是尾了。昨天我把一个被指控为叛乱分子的材料清理得好好的送了上去,他们给打了回来,说这不是个叛乱案,只是个偷罐头的盗窃犯。此外,我又送上去了另一份。看他们还会有什么招数,上帝他知道。”

法官啐了一口唾沫。

“您还常去玩牌吗?”随军神甫问道。

“我把什么都输在牌上了。最近一次我们跟一个老头上校玩扑克,我输了个精光。可是我却认识了一个小丫头。您近来怎么样,圣洁的父亲?”

“我需要一个勤务兵,”随军神甫说,“前不久我倒有一个没受过高



等教育的老会计,他可真算得是一头天下第一号的蠢猪。一天到晚就会哼哼唧唧地做祷告,求主保佑他。于是我打发他跟先遣营一道儿去了前线。据说这个营已被打得落花流水。之后又给我弄来一个家伙,他啥事不干,老蹲在酒馆里喝酒,还记在我的账上。这个浑蛋懒得叫人无法忍受。我不得不把他也打发到先遣营去了。今天我在布道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家伙,他为了跟我开个玩笑,竟号啕大哭起来。我倒需要这么一个家伙。他叫帅克,关在十六号牢房。我想知道他犯的什么罪,我可不可以想个办法把他弄出来。”

法官在抽屉里找着有关帅克的公文。像往常一样他什么也没找到。

“准是在林哈德连长那里,”他找了半天才说,“鬼知道,我的那些档案放到哪儿去了。我肯定是把它们送给林哈德了。我立马就给他挂电话。……喂,我是法官贝尔尼斯上尉。连长君,请问,您那儿有没有一份叫什么帅克的案卷?……帅克的卷宗该在我这儿?那就怪啦……我从您那儿拿去的?真是怪事……他是十六号牢房的……我知道,连长君,十六号牢房归我管。可是我想,帅克的案卷也许在您的办公室里打转儿……怎么?我不应该对您这么讲话?东西不会在您的办公室里‘打转儿’?喂!喂!……”

法官贝尔尼斯在桌旁坐下,对于审讯档案管理上的混乱状况大为不满。他同林哈德连长之间早就有些隔阂,而且互不相让。假如为林哈德的案卷落到法官贝尔尼斯手里,贝尔尼斯就把它随便塞进一个角落,末了谁都找不到;林哈德也用同样的手法回敬贝尔尼斯的案卷。他们彼此还把案卷里的一些附件丢失^①。

(帅克的案卷直到时局转变后才从军事法庭档案室被找了出来,上面的批注为“该犯准备撕开假面具,公开跳出来反对我们的国君本人以及反对我们的国家。”帅克的案卷被塞在了一个名叫约瑟夫·利乌德拉的卷案夹里,封套外头画上了一个小小的十字架,下面写着“已

^① 拘留所里那些所谓的法官,有三十名在该所混过整个战争时期,但却一次审讯案都不曾办过。——作者注

办”字样和注着日期。)

“这么说,我这儿就没有帅克的案卷喽,”法官贝尔尼斯说,“那我这就叫人把他带来,如果他什么也招不出来,我就把他放了。叫人把他送到您那儿去,剩下的手续您自己到团部去办吧。”

随军神甫走后,贝尔尼斯吩咐把帅克提来。法官让帅克站在门口等他。因为他此时正好接到警察总署的电话,告之有关步兵曼克辛纳尔的七二六七号起诉书所需材料,办公厅一科已经收到,是由林哈德连长签收的。

这时候,帅克趁机打量了一下法官的办公室。

他对这间办公室的印象不怎么好,尤其是对墙上那些照片。这都是些表现部队在加里西亚和塞尔维亚执行各种死刑的照片。一些所谓的美术照,不是拍的被烧毁的茅屋,就是树干上吊着死人的大树;还有一幅在塞尔维亚拍摄的特别精致的照片,那是一家老小被绞死的情景。被吊死的是一个小男孩和他的父母,两名手持刺刀的士兵看守着那棵吊着死者的大树,前面站着一位神气十足的军官,嘴里叼着烟卷,照片的另一角,靠后边,可以看见一个炊事兵正在做饭。

“帅克,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法官贝尔尼斯问道,随手把电话记录单放进卷宗里。“你闹了什么乱子?你是否愿意自己坦白还是等着人家来揭发你?我们不能总这么下去呀?你别以为你这是站在由愚蠢的文官进行审问的法庭面前。我们这儿是军事法庭,是‘皇家王室军事法庭’,你要想免除一个严厉的、正义的判决,唯一的出路就是坦白交代。”

法官贝尔尼斯在丢失被告材料的情形下,往往会使出我们刚才看到的他的这一绝招。其实这一招并没有什么不得了之处,对它我们大可不必惊讶,因为这种审讯的结果常常是水中捞月一场空。

然而贝尔尼斯总是自作聪明,在既无报告的料材,也不知被告所犯何罪、为何被关在拘留所里的情况下,他只需察言观色,根据被审问者的一举一动和面部表情就能知晓之所以被关的大致原因。

他对一些人的洞察力与理解力简直到了高深莫测的程度,以致能把一个盗窃犯指控为政治犯。有一个吉卜赛人因偷了几打内衣(被仓



库保管员当场抓获),被关进了拘留所,贝尔尼斯指控他犯了政治罪行,说此人在一个小酒店里蛊惑一些士兵起来,建立以斯拉夫人的国王为首、由捷克和斯洛伐克王室的国土组成的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

“我们这儿拥有确凿的证据,”他对倒霉不幸的吉卜赛人说,“你唯一的出路就是坦白交代。你是在哪个酒店里讲的?听众是哪个团的士兵?这件事是何时发生的?”

倒霉的吉卜赛人只好瞎编日期、酒店名称和臆想出来的士兵的团队番号了。被审之后,他干脆就从拘留所逃跑了。

“那你是不想坦白交代喽?”贝尔尼斯说,此时,帅克沉默得像一座坟墓。“你也不准备说说你是犯了什么罪被判刑到这儿来的?至少你应该先告诉我,别等我来揭发你呀!我再劝你一遍,坦白交代这对你有好处。我们办起来也省点事,并且你的刑罚也会判得轻些。在这一点上我们这儿同民事法庭是一样的。”

“报告长官,”帅克那善良的声音响起,“我像一个弃儿被押在了拘留所里。”

“此话怎讲?”

“报告长官,我可以用极简单的方法说清这一点。我家那条街上住着一个卖炭的人,他有一个完全无罪的两岁小男孩,这个小男孩从维诺堡走到利布尼,坐在人行道上,警察在那儿拾到了他,把他送到了警察署,后来他们就把一个两岁的小娃娃关了起来。您瞧,小男孩一点罪也没有,但他毕竟被关了起来。要是他会说话,人家问他为什么被关在这儿他也会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正是这种情况,也是一个拾来的孩子。”

法官用锐利的眼睛把帅克的脸和通身打量了一番,摸不透他。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人身上放射着一股满不在乎和天真无邪的神气,弄得贝尔尼斯气冲冲地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要不是他已经答应把帅克给神甫,鬼晓得帅克会是个什么下场。

最后法官在桌旁站住了。

“你听着,”他对帅克说,这时帅克正漠不关心地望着前面,“我要是再碰上你,一定给你点厉害看……带下去!”

帅克被重新带回到十六号牢房。贝尔尼斯派人把看守长斯拉维克叫来。

“接下来的决定，”他简单地说，“将帅克移交给卡茨神甫先生处理。把他的释放证填好。派两个人把帅克押送到随军神甫那儿去就行了。”

“路上要给他戴手铐脚镣吗，上尉长官？”

法官用拳头在桌子上捶了一下。

“混账！我不是明白地告诉过你把他的释放证件写好吗？”

贝尔尼斯在今天与林哈德连长、帅克打交道所积下的怨气，一下子像瀑布般地泻到看守长头上了。他最后说：

“你现在该明白你是一头戴王冠的笨牛了吧！”即使法官可以对国王、皇帝们这样说话，但这位没戴王冠的普通看守长对此很是气恼。他从法官那儿出来时，就伸脚去踢正在被罚打扫过道的犯人来出气。

至于帅克吗，看守长想他不妨在拘留所里至少再多待上一个晚上，额外享受一点什么。

在拘留所里度过的夜晚总是让人难以忘怀的。

十六号牢房的隔壁是一个“单号子”，一个黑灯瞎火的密窟。那天晚上，就听到一个关在里面的士兵大哭大号。那人是因为犯了所谓的军规，谢帕军士奉斯拉维克看守长的命令，把那个士兵的肋骨打断了。

号响声平息后，从十六号牢房传出了掐虱子的声音，这些个虱子就在犯人两个手指的指甲上一一死去。

牢门上方的墙洞里安有一盏煤油灯，用铁丝罩将之保护起来。灯光昏暗，黑烟笼罩。煤油味掺和着常年得不到洗澡的人体的汗味和马桶的粪便臭味。马桶在每次用过后，都要掀起一股新的令人呕吐恶心的臭气传到十六号牢房来。

糟糕透顶的伙食使所有的犯人得了消化不良症。许多人还得忍受着寂静的夜晚吹进来的冷风。人们只好相互开开玩笑以打发难熬的时日。

在过道里可以听见哨兵们整齐的脚步声，牢门上的洞眼孔不时被



打开,看守就可以从这洞洞往里面探望。

中间的一张床上响起了轻微的说话声。

“在我想要越狱逃跑、被关到你们这儿来之前,本来是关在十二号牢房的。关在那儿的人罪行一般都较轻。有一次把一个从乡下来的人带到了那里。那位可爱的人被关了十四天,起因是他留了几个士兵在他家过夜。起初以为他是在搞政治阴谋,后来弄明白了他只是为了赚几个小钱。原本应该和那些罪行最轻的人押在一起,但那儿住满了人,于是他就和我们关在一起了。他什么都是从家里带来的,家里人还给他捎来好些好吃的东西。因为他得到许可,允许自个儿吃饭、开小灶,可以吃得好一点儿。他们还允许他抽烟。他有两块火腿,一大块烤面包,还有鸡蛋、黄油、香烟、烟草……哼,总而言之,凡是人们想要的东西他应有尽有。他把这些东西分放在两个背包里,随身带着。嗯,这家伙总想着当然是由他一人来独吞啊。他既然想不到让大家来分享一下,像别人得到食物时那样有福同享,那我们也只好开始央求他了。可这吝啬鬼说什么也不肯分点出来,说他要在这儿坐十四天的牢,这里发的那点儿卷心菜和烧土豆会弄坏他的肠胃。他说他可以把公家给的那一份面包和饭菜让给我们,随我们去分着吃或轮着吃。我跟你说,他这个人简直是妙极了,他怎么也不肯坐到那只马桶上去,宁可憋到第二天放风时到院子里的茅坑里去拉。他娇气得连手纸也从家里拿来。我们对他说,我们并不稀罕他那点儿份饭。我们就这样忍了一天、两天、三天。这小子就在我们面前这样大吃特吃他的火腿,又拿黄油抹面包、剥鸡蛋,总而言之,日子过得真不赖。他还抽香烟,可连一口也不给人家抽,说什么不准我们抽烟,说要是让看守瞅见他给我们抽了一口烟,他就要倒霉。总之,我说了,我们忍了三天。到第四天夜里我们就对不起了。这小子早上一醒来,嘻,我还忘了对你们说,他每天早晨、中午和晚上开始大吃大喝之前,都要做好半天的祷告。这天早上他做完祷告,便到他的床板底下去摸那两个背包。哟,背包倒在,可是瘪瘪的,像个干李子。他大喊被盗了,说只给他留了卷手纸。他琢磨了五分钟,说我们是在同他开玩笑,把他的东西藏到某个地方去了。还高兴地说,‘我知道,你们在搞恶作剧,反正我相信你

们会还给我的。你们干得真不赖呀。’我们当中那个利布尼人就对他说了：‘嘿，这样吧，我给你出个主意，你拿一条毯子蒙着整个脑袋，数到十，然后再去看看自己的两个背包。’他真的像一个乖巧听话的小孩子那样用毯子把头蒙起来，数着‘一、二、三、四……’利布尼人又说了：‘不能数得这么快，要数得特别慢。’他只好又在毯子里面慢慢地数，数一下等好久：‘一——二——三……’等他数到十了，便从毯子下钻出来看他的背包。‘老天爷呀，我的上帝啊，’他开始嚷叫起来，‘这不跟原来一样吗，还是两个空玩意儿啊！’你看他整个一傻帽，把我们都逗得哈哈大笑。可是利布尼人又说了，‘你再试着数一次吧！’真的不骗你们，那个傻瓜又数了一遍，等他发现那儿除了手纸之外还是什么都没有时，他便开始拍打牢门嚷道：‘他们把我的东西偷走了，他们把我的东西偷走了，帮帮我呀！开门哪！我的上帝，开门哪！所有的巡逻哨兵闻声都赶来了，还把看守长和谢帕军士也叫来了。可我们异口同声地说他发疯了，说他从昨天一直吃到深夜，一个人把所有的东西都吃光了。他只是一个劲地哭着，不停地说‘不管到哪儿去了总该有些残渣碎片留下来的呀！’于是他们就帮他找那些残渣碎片，可什么也没找到，因为我们是些什么人呀，聪明得很：凡是我们一时吃不了的，我们就用一根线绳拴着送到三楼上去。尽管那个大傻瓜还一直嚷嚷：‘总该留点残渣碎片的痕迹吧！’他一整天没吃东西，专门盯着，看是否有人吃东西或抽香烟的。第二天开午饭的时候，他还不肯碰一碰发下来的份饭，可是到了晚上他对那些烧土豆和卷心菜也有胃口了，不同的是不像从前吃火腿、鸡蛋时那样先做一番祷告。后来我们当中有一个人从外边弄到点最便宜的烟草，这时他才头一次开始和我们讲话，求我们给他一口烟儿抽。我们才不给他呢。”

“我还担心你们会给他抽一口的，”帅克插话说，“要是那样你就把整个故事都搞得倒了胃口。如此的高尚、大度那只有在小说里才有的，而在拘留所里要这样做，那简直是傻到家了。”

“你们没给他一顿揍？”有人问道。

“我们忘了这么做。”

然后又就该不该给他一顿揍的问题，小声地议论了一番。结果是



多数人认为应该。

这个故事也就慢慢地接近了尾声。他们在虱子最多的腋下、胸口和肚皮上搔着痒，慢慢地入睡了。为了不让煤油灯光晃眼睛，他们用满是虱子的毯子蒙着脑袋进入梦乡。

早上八点钟，帅克被提到办公室里去了。

“通往办公室大门的左边有一只痰盂，许多烟头被扔进了那里，”一个狱友告诉帅克说，“上到二楼你还可能碰到另一只痰盂。九点才打扫楼道，现在去，你兴许还能捡到点什么。”

可是帅克让他们大失所望。他再也没有回到十六号牢房里来了。十九位穿裤衩的同屋在一起胡乱地猜测着帅克的种种遭遇。

一个满脸雀斑、想象力特别活跃的靶场的卫兵宣布说，帅克曾开枪打死了自己的连长先生，今天就要把他押赴到摩托车演习场去处决。



第十章 帅克当了随军神甫的勤务兵

帅克正在两名背着上了刺刀的枪的士兵的光荣押送下,开始了他的奥德赛^①之旅。他们正把他送到随军神甫那里去。

^① 《奥德赛》与《伊利亚特》并称为古希腊两大史诗。叙述特洛伊战争后,英雄奥德修斯在海上漂流十年,经历种种艰险回到故乡的故事。



这两个押送兵刚好互补短长：一个又高又瘦，一个又矮又胖；高个子瘸着右腿，矮个子拐着左腿。两个人都在后方服役，因为他们在战前就都完全被免除兵役了。

他们严肃而有规律地沿着便道往前走，不时地斜着眼轻蔑地看看走在他们中间、见人就行礼的帅克。他的便服以及他在应征时戴的那顶军帽，都在拘留所的贮藏室里给弄丢了。可是在释放他之前，他们给了他一套旧军装。军装的原主是个大胖子，比帅克高出一头。

裤腿肥得足足容得下三个帅克。裤腰高出他的胸口，上下全是皱褶。他的这身打扮使满街行人好不惊奇。袖筒全是补丁的上衣满是油污，脏兮兮的。帅克穿着它摇来晃去，犹如一个穿着长袍的稻草人。他穿着那条肥大的裤子，活像马戏团的小丑，他们在拘留所里为他调换来的那顶大得要命的军帽盖住了他的耳朵。

对街上行人对他的微笑，帅克也用自己那甜蜜、热情的微笑和温柔善良的目光予以回报。

他们就如此这般地向神甫住处——卡尔林走去。

又矮又胖的那位首先和帅克攀谈起来。这时他们正好走在小城广场下面的拱廊里。

“你从哪儿来？”矮胖子问道。

“从布拉格。”

“你大概会从我们手里跑掉吧？”

高个儿也参加到谈话中来了。有这么一种奇特的现象：大凡矮胖子，大多是些菩萨心肠的乐观主义者，而瘦高个子恰恰相反，大多是些怀疑主义者。

所以这位瘦高个儿对矮胖子说：“一有机会，他准会跑的。”

“他干吗要跑呢？”矮胖子说，“从拘留所里出来那不就等于进到自由之乡了吗？何况我这儿还有封公函呢。”

“到神甫那儿去带这公函干吗？”瘦高个子问。

“这我就不清楚了。”

“瞧你，不清楚你就不要说嘛。”

他们一声不吭地走过查理大桥。上了查理大道，那个矮胖子又开

口对帅克说：

“你知道我们干吗把你押到随军神甫那里去吗？”

“去忏悔，”帅克信口答道，“明天他们就要把我弄上绞刑架。一向如此，人们管这个叫做刑前的精神安慰。”

“他们为什么要把你弄……？”瘦高个子小心翼翼地问道。同时，那个矮胖子也以同情的目光望着帅克。

这两人都曾经是有妻儿老小的农村手艺人。

“我不知道。”帅克回答说，脸上带着和蔼可亲的微笑。“我一点也不知道，我想是命该如此吧。”

“你或许是生来有祸，”矮胖子以行家的口吻同情地说，“在我们那塞纳村，在普鲁士战争时期，他们也这样绞死过一个人。他们来找他，二话不说，就在约瑟夫村把他吊死了。”

“我认为，”瘦高个子怀疑地说，“绝不会无缘无故被绞死的，总会有原因的，总得说出个理由来呀。”

“非战争时期，”帅克插话说，“可能还能够讲出个原因来，可是一旦打起仗来，一个人的命就看得不是那么重要了。要么战死在沙场，要么被吊死在家乡！反正都一样，都是个死。”

“喂，你该不是个什么政治犯吧？”瘦高个子问道。从他讯问的音调可以听出，他对帅克开始有些同情了。

“我当个政治犯那是绰绰有余哩。”帅克笑了笑说。

“你该不是个民族社会党分子吧？”现在矮胖子也开始谨慎小心起来，也参加了问话。“这关我屁事，”他说了，“瞧，周围不少人都在盯着咱们，一定是这些刺刀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咱们要不要在那个僻静地方把它们卸下来。你不会跑掉的吧？你要是跑了，我们可就遭殃啦，你说是不是，托尼克？”他转身对瘦高个子说。瘦高个子小声说：

“我们可以把刺刀卸下来。他毕竟是咱们自己的人呀。”

他已不再疑神疑鬼了，心中充满着对帅克的同情。于是，他们找了个方便的门洞把刺刀拔了下来。这时，矮胖子还允许帅克走在他的身旁。

“你一定想抽支烟了吧？”他说。“谁知道……”他刚想说“谁知道



他们会不会准许你在上绞架之前抽支烟的”，可没把话讲下去，他觉得在当时的那种场合，那么说恐怕不很得体。

他们三人都抽上了烟。押送帅克的人开始向他谈起他们在克拉洛夫·赫拉德茨地区的家庭、妻子、孩子、一小块土地、唯一的一头耕牛。

“我渴了。”帅克说。

瘦高个子和矮胖子相互望了望。

“那我们也可以到什么地方去喝它一杯，”矮胖子觉得瘦高个子是会同意的，“可得要找一个不显眼的地方呀。”

“那我们就去‘蒙面人’酒馆吧，”帅克提议说，“你们可以把枪放在厨房里。塞拉波纳老板是雄鹰体育协会的会员，你们用不着怕他。”

“那里有小提琴和手风琴的表演，”帅克接着说，“去那儿的人都不坏——妓女和一些不愿意去真正阔气、大讲排场地方的人。”

瘦高个子和矮胖子又互相望了望。瘦高个子说“那咱们就去那儿吧，到卡尔林你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哩！”

一路上，帅克给他们讲着各种笑谈趣事，兴致勃勃地进到了“蒙面人”酒馆。他们一进门就按帅克的建议首先将枪支藏到厨房里，然后走进酒吧。那里，小提琴和手风琴正在演奏着一支流行曲子：“在尼克拉茨的小山冈上，林荫道旁柳树成行……”

一位姑娘正坐在一个梳着光溜溜的小分头的年轻人的大腿上；那青年因生活放纵无度看上去很是衰老憔悴。她用自己那嘶哑的声音唱着“我曾有位订了婚的姑娘，有人从我这儿把她弄去。”

一个喝醉了的鱼贩子在一张桌子边睡着了，眯了一会儿就醒来了。捶着桌子嘟囔了一声“这不行！”又继续睡去。在一块大镜子下面的弹子台边坐着另外三个姑娘，对着一位列车员喊道“年轻的先生，请我们喝杯苦艾酒吧！”琴师旁边坐着的两个人一直在为那么一个玛森卡昨天被夜间巡逻队抓去的事争论不休。一个硬说他亲眼看到她是被抓走的，另一个却说她是跟一个大兵到“瓦尔西”旅馆去睡觉了。

紧靠门处，坐在几个老百姓中间，一个士兵正在给他们讲述他自

已在塞尔维亚受伤的事，他的胳膊上缠着绷带，口袋里装满了他们送给他的香烟。他说他实在不能再喝了。这一堆人中，有个秃顶老头儿却使劲地劝他喝：“您尽管喝吧，我们的战士，谁知道咱们还能不能再聚一堂啊，我让他们给你演奏点什么？您喜欢《孩子成孤儿曲》吗？”

这是秃顶老头最喜欢的曲子。果真没一会儿，小提琴和手风琴就合奏出那令人听了心碎的调子来。老头眼里已噙满泪水，并用颤抖的声音唱道：“待他懂事了，他就去问他妈妈，他就去问他妈妈……”

隔壁那桌有人发话了：“嘿，别唱了，把那调儿给收起来，连同你们的那个孩儿一起滚蛋吧！”

与他对着干的对面那张桌子有人打出了最后一张王牌，高声唱道：“别了，唉，别了，我的心呀，已经碎了……”

“弗朗达！”当那伙人扯着脖子唱着《孩子成孤儿曲》，把嗓子都唱哑了的时候，有人便叫那个伤兵过来。“别跟他们玩，快坐到我们这儿来吧！也给我们捎点烟卷来。你会跟我们玩得开心的，傻小子！”

帅克和押送他的人蛮有兴趣地望着这一切。帅克还回忆起战前他经常光顾这里时的情景。那时，德拉什尼尔警官常到这儿来进行警察式的搜查，妓女们很怕他，于是集体为他创作了一首意思相反的歌曲，有一次她们的合唱队还演唱了这首歌：

德拉什尼尔大人在场时乱糟糟，
玛森娜呀喝得入醉乡。
哪怕他德拉什尼尔呀，
她仍是那样醉醺醺。

说时迟，那时快，德拉什尼尔正好带着自己一批人马进了酒店，他一副穷凶极恶的样子，显得毫不留情。接下来其场面很像围捕一群鹧鸪那样，帅克那次也被围在其中。由于德拉什尼尔警官要查帅克的身份证，于是在这倒霉时刻帅克不得不对德拉什尼尔提问说：“这次行动是经警察总署同意的吗？”帅克还想起了一位诗人，这位诗人常常就坐在这块大镜子底下，在“蒙面人”那习以为常的歌声和琴声中写一些



短小的诗歌,让妓女们去朗读。

但押送帅克的人却没有一点类似这种的回忆,对他们来说这都是十足新鲜的事。他们开始喜欢上了这里。对这儿首先感到完全满意的是矮胖子,因为像他这一类的人除了自己拥有乐观主义的精神外,大多还信奉伊壁鸠鲁^①派的享乐主义;高个子在思想上稍稍犹豫迟疑了一会儿,如同自己的怀疑情绪已荡然无存那样,他把那股严肃谨慎劲儿也抛之九霄云外了。

“我也跳它一场舞去。”他在喝干第五杯啤酒,看到一对对舞伴跳着波尔卡的时候说。

矮胖子那就完全沉浸在享乐之中了。他的身边坐着一位姑娘,这姑娘谈吐淫秽,矮胖子两眼都泛着光彩。

帅克呷着酒。高个子舞毕就同舞伴一起来到桌旁。随后这两位押送兵又是唱又是跳,不停嘴地呷酒,并且还轻轻地乱拍摸着他们的舞伴。在这一片廉价爱情、烟雾弥漫和酒气熏天的氛围中,他们不知不觉地沉浸在一句古老的口头禅“在我们身后,任凭它洪水去泛滥”^②所描绘的情景中。

下午,一个士兵坐到他们当中来说,只花五克朗他就可以让他们的血管中毒。他说他随身就带着注射器,可以把煤油^③打到他们的腿上或手上,那足以叫他们至少躺上两个月。如果他们在伤口上不断地涂唾沫,甚至可以躺上六个月,那就可能完全免掉兵役。

高个子已经完全失去了平衡,缺乏理智,居然让那士兵到厕所里去给他腿上注射一针煤油。

天快黑的时候,帅克提议继续上路去随军神甫处。那个矮胖子这时说话开始有些含糊不清,他劝帅克再待一会儿。那高个子欣然同

① 伊壁鸠鲁(公元前341—前270),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在伦理上,主张人生的目的在于避免苦痛,使心身安宁,怡然自得,这才是人生最高的幸福。

② 据《创世记》记载,上帝因世人行恶,降洪水灭世,命义人挪亚造方舟,全家避入,使他们得救,其余生物全部灭绝。

③ 这是一种躲进医院去的相当有效的办法。可是水肿中的煤油气味仍不能很快清除,用汽油就好一些,因为它易于挥发;后来发展到用乙醚来掺汽油,再往后又想出了别的更为完善的办法。——作者注





意,还说神甫尽可以等一等嘛。但是帅克对“蒙面人”酒馆已经没多大兴趣了,他恫吓说,要是他们还不走,他就自己上路了。

这样他们才同意动身前往。但是帅克还得答应他们在路上再找个地方歇脚。

于是他们又进了弗洛伦采街一家小咖啡馆,在那里矮胖子把自己的一只银壳表卖掉了,为的是能使大家继续开心痛快地玩一下。

出了门,帅克就得搀着他俩胳膊走。一路上把帅克累得够戗。因为他们的腿不听使唤,不断地要跌跤,嘴里还一个劲地唠叨,还想找个地方再痛快地玩玩。矮胖子还差点儿把那封致神甫的函件给弄丢了。帅克只得自己把它拿起来。

每当对面过来个什么军官或者带有官衔的人,帅克都得提醒他们注意。帅克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总算把他们成功地送到国王街随军神甫的住处。他还得亲自给他们把刺刀插到枪上,还得不时用力捅捅他们的肋骨,让他们好好地押着他,而不是他在押着他们。

二楼的一扇门上贴着一张名片:“随军神甫奥托·卡茨”,一个士兵给他们开了门,里面可以听到嘈杂的人声和铿然的杯瓶碰撞声。

“我们——报告——随——随军——神甫大人——”高个子很吃力地用德语说,一面向那个开门的士兵敬礼,“我们——带来——一份函件——和——一个人。”

“进来吧,”那士兵说,“你们在哪儿喝成这个样子?随军神甫大人也……”那士兵啐了口唾沫。

士兵拿着函件走了。他们在前厅等了好久门才打开。随军神甫从里面不是走出来,而是飞窜出来。他只穿了一件马甲,手里夹着一只雪茄。

“原来你已经在这里了,”他对帅克说,“是他们把你带来的?喂……你有火柴吗?”

“报告随军神甫大人,我没有。”

“唔,你怎么会没有火柴呢?每一个士兵都应当随身带着火柴,好点个烟什么的,不带火柴的士兵,就是……就是什么来着?”

“报告长官,就是一个没带火柴的人。”帅克回答说。

“说得好，就是一个没带火柴的人，就没法给人点个火抽个烟的，这是一。现在再说二：你的脚臭不臭，帅克？”

“报告长官，不臭。”

“第二项就这样了。现在再说三：你喝俄国白酒吗？”

“报告长官，我不喝白酒，只喝朗姆酒。”

“很好！你瞧瞧那个大兵。他是我从费尔德胡贝尔上尉那儿借来为今天使唤的。原是他的勤务兵。这家伙滴酒不喝，是个戒——戒——戒酒主义者，这样的人很适合去先遣队。因——因为我不要像他这样的人，这号人没法要。他不是勤务兵，是一头母牛，这头母牛就只会喝白水，跟一头阉牛那样地哞哞叫。”

“你是个戒酒主义者，”他回过头来对那位士兵这么说。“你也不——不知道害臊，笨蛋、傻瓜，你真该挨它两耳光。”

这时随军神甫将注意力转向两个押送帅克的人的身上来了。那两个士兵拼命想站直，可脚下总是晃晃悠悠的，想靠来复枪支撑也不成。

“你——你们醉——醉啦，”随军神甫说，“办差时喝醉了，那得让人把你们关——关起来。帅克，由你把他们的枪卸掉，再带他们到厨房里去，你把他们看管起来，直到巡逻队把他们带走为止。我立马打电话——电话到兵营去。”

这样，拿破仑的那句名言“战局瞬息万变”在这里又应验了。

那天早上，这两个人还端着上了刺刀的枪押送帅克，严防他半路脱逃，接着是帅克领着他们走，末了，帅克却看管起他们两个来了。

起初，他们对这个变化还感觉不大，等到他们坐在厨房里，由帅克端着上了刺刀的枪站在门口时，他们才发觉事情起了绝大的变化。

“唉，我还真想喝点什么。”乐观主义的矮胖子叹了一口气说。而那个高个子又犯起疑心病来。他说，这一切都是一种无耻下流的出卖。还大声谴责帅克，怪他使他们落到了这步田地。他认为帅克很会装傻，告诉他们说他明天就要上绞架，可现在看出来了吗？什么忏悔啦，绞架啦，根本没那回事，全是闹着玩的。

帅克不语，在门口踱来又踱去。



“我们都当了他妈的笨牛!”高个子嚷道。

帅克听完那所有斥责之后,终于说道:

“现在你们至少知道一点了吧?军事工作不是什么蜜糖。我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我和你们一样落到这步田地,可正如俗语所说‘幸运女神正向我微笑。’”

“我真想喝点什么!”乐观主义者绝望地重复说。

高个子站起来,踉跄地往门边走去。“你放我们回家去吧,”他对帅克说,“嘻,伙计,别胡闹啦!”

“你给我走开!”帅克回答说。“我必须看着你们。现在我们是谁也不认得谁。”

随军神甫出现在门口发话了:“我——我怎么也打不通兵营的电话。那么你们就回去吧!可要记——记住,办差时可不许——许再喝——喝酒啦。起步走!”

为了对随军神甫尊重、公道起见,我们在这里应当补充一句:他没给兵营打电话,因为他家根本就没装电话,他只是对着灯柱唠叨了几句。

二

帅克当了随军神甫奥托·卡茨的勤务兵已经整整三天了,在这期间,他只见过随军神甫一次。第三天上,一个海尔米赫上尉的勤务兵来通知帅克,让他去接随军神甫。

路上,那个勤务兵告诉帅克说,随军神甫同上尉吵了一架,把钢琴也砸坏了,现在是醉得不省人事,说什么也不肯回家。

海尔米赫上尉也醉了,把随军神甫赶到过道去,随军神甫也就在门边就地睡了。

帅克到了现场,摇晃着随军神甫。随军神甫嘟囔了几句,当他睁开眼时,帅克就给他敬了个军礼说“报告随军神甫大人,我来了。”

“你来这儿——干什么?”

“报告,来接您,随军神甫大人!”

“你就是来接我的——接我——那——那咱们上哪儿去呀?”

“回您的住宅去,神甫大人!”

“干吗要回自己的住宅去,我——我——这不是在自己的住宅里吗?”

“报告随军神甫大人,您这是坐在人家的过道上。”

“那我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报告,您是来拜访的。”

“我不——不是来——来拜访的。这是你弄——弄——弄错了。”

帅克把随军神甫拽起来,让他靠墙站着。随军神甫东倒西歪,靠在他身上说“你要把我摔倒啦!”

“我要摔倒啦!”他又重复了一遍,傻笑了一阵。帅克终于还是硬把随军神甫抵在墙上,拽了起来,随军神甫就在这种新的姿势下又进入了梦乡。

帅克把他叫醒了。“您要干什么呀?”随军神甫说着,并竭力想蹭着墙根坐到地上,但白费力。“您到底是什么人?”

“报告,”帅克回答道,同时将随军神甫按回墙边站着,“我是您的勤务兵呀,随军神甫大人。”

“我压根就没有一个什么勤务兵,”随军神甫费力地说着,想企图重新倒在帅克的身上,“我也不是什么随军神甫。”

“我是一头猪,”一个醉鬼会吐真言的,“您放开我,大人,我不认识您。”

两人纠缠了一阵。最后还是帅克完全胜利了。他趁势把随军神甫从过道拖下楼,到了门厅,随军神甫不让帅克把他往街上拖。“大人,我不认识您,”他一边同帅克纠缠,一边总这么声明。“您认得奥托·卡茨吗?那就是我。”

“我到过大主教的官邸,”他死死抓住门框大声嚷着,“梵蒂冈也很器重我,您听明白了吗?”

现在帅克把“报告”二字丢在一边去了,而改用了一种十分亲切和蔼的声调来跟随军神甫说话。



“我跟你说话，你把手松开吧，不然的话，我就痛揍你一顿。现在我们就回家去，够了，什么话都不要说了。”



随军神甫撒开了门，可是又抓住了帅克。“我们现在上哪儿逛逛去吧。可就是别到‘舒希’妓院去，我欠了那儿的钱。”

帅克连推带拽地把他拉出门厅，沿着人行道朝家的方向拖去。

“那家伙是你什么人呀？”街上看热闹的人群中有一个问道。

“他是我哥哥，”帅克回答道，“他休假来看我，一高兴就多喝了点，因为他以为我已经死了。”

随军神甫哼着一支谁也听不明白的轻歌剧曲调，当他听见帅克刚才讲的最后几个字时，便站直了身子朝围观的人说：“你们当中要是谁死了，限三日内向军团指挥部报告，好给他的遗体洒圣水。”

之后随军神甫又一声不响却一个劲儿地要往人行道上栽。帅克就搀了他往回拽。

随军神甫的脑袋往前耷拉着，两只脚却拖在后面，就像一只折了腰的猫那样晃荡着，嘴里还嘟噜着：“愿主和你们同在，也和你的心灵

同在，愿主和你们同在。”

来到出租马车站，帅克扶着随军神甫靠墙坐下，就来和马车夫们讲价钱。

其中一个马车夫声明说，他太了解这位大人了，已经给他赶过一回了，再也不愿给他赶第二回了。

“他吐了我一车，”他就直说了，“连个车钱都不付。我赶了两个多小时的车才找到他的住处，我去找过他三次，足足过了一个星期，一共才付给我五克朗。”

费了好半天的口舌，其中有一个马车夫答应拉他们。

帅克回到随军神甫身边，发现他已经睡着了。他头上戴的硬顶黑礼帽（因为他平时出门散步总是着便装）也被人摘下来拿走了。

帅克把他叫醒，有马车夫帮忙把他塞进了车厢。随军神甫在里面一直神志昏迷，把帅克当成七十五步兵团的约斯达上校，反复咕哝说：“你别生我的气，朋友，我跟你说话老是你呀你的。我是一头猪！”

有那么一会儿，马车和地面的碰撞声似乎震得他有几分清醒了。他坐正身子开始哼了几句谁都不熟悉的歌曲。很可能是他的幻想曲：

当他坐在我的腿上摇摆，
我忆起了我的金色年代。
那时我们同住在，同住在，
麦克林纳的多玛日利采。

但是紧接着他又神志不清了，回过头来对帅克眯起个眼地问道：“您今天好吗，亲爱的夫人？”

“您到哪儿去避暑了？”稍停了一会儿他又说。一切事物都似乎成双地出现在他眼前。于是他又问：“您已经有这么大个儿子啦？”说完，用手指着帅克。

“坐下！”当随军神甫想爬到车夫座位上去时，帅克嚷道，“你别以为我没法教你放规矩点！”

随军神甫立即静了下来。他用一双猪样的眼睛从车厢窗口往外



凝视,对他周围的一切感到莫大的惊奇,一点儿也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完全恍惚了,转向帅克凄凉地说“夫人,让我去解决一件头等大事吧!”试图马上就要去解裤子。

“立马给我把裤子扣好!你这下流氓!”帅克对他吼道,“所有马车夫都认得你了。你已经有过前科,吐过一次啦,现在还想来这个。不要像上次那样,老欠着人家的。”

随军神甫忧郁地双手托腮,开始哼唱起歌来“谁都不来喜欢我呀……”可是他又立刻不唱了,开口说道“对不起您,亲爱的朋友,您是个大笨蛋,我爱唱什么就唱什么。”

显然他是想用口哨来吹个什么曲子,可没吹上口哨,却从嘴唇里打出一大串“Prrr”声,连马车夫也给惊得停了车。

听到帅克的吩咐后,他才继续赶车前行。随军神甫想把烟嘴燃起来。

“它不着,”他把一盒火柴划光了以后怅然着尖叫道,“都是您,我点一回您就吹一回。”

可是他立刻又接下上茬儿了,于是开始大笑起来。

“真好玩,电车上就只有咱们自己。你说对不对,同事大人?”说着又去掏自己的口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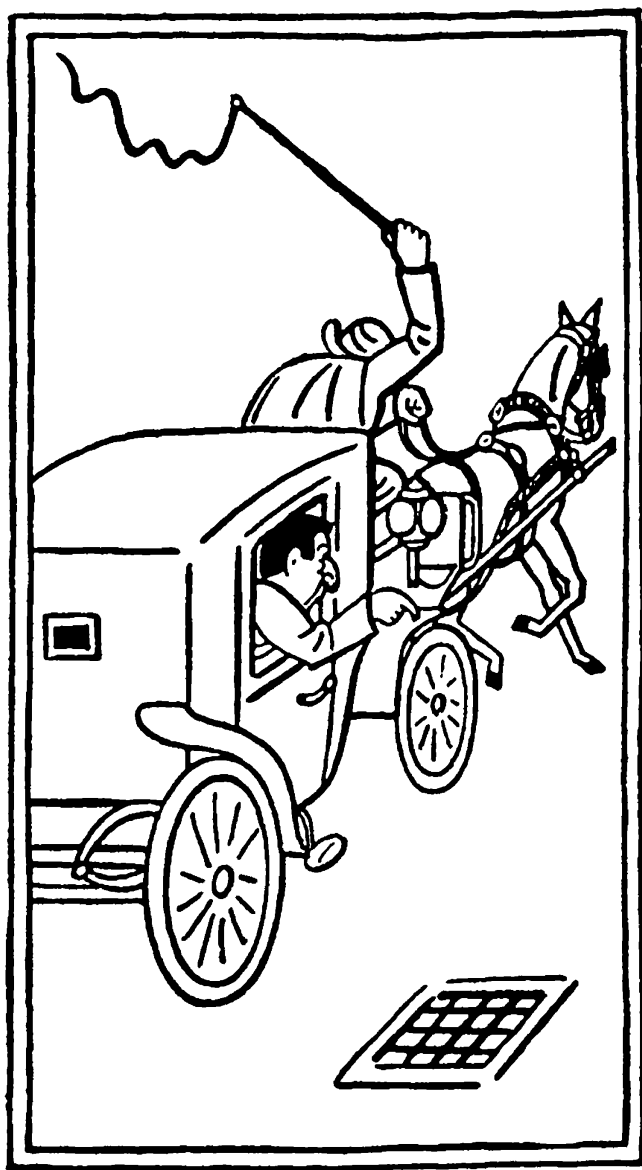
“我把票给丢啦!”他嚷道。“停车,我必须找到这张票呀!”

然后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说“那就开吧……”

随后,他又唠叨起来“在大部分情况下……对的,一切正常……在任何情况下……您弄错了……在三楼上?那只是个借口。这跟我没关系,而是跟您有关系,亲爱的夫人……买单!……我喝过一杯黑咖啡……”

在这种梦呓的状态下,他开始跟在餐馆里和他争抢靠窗户的座位的那么一个假想的对手争吵着。随后,他又把马车当做火车,将身子探出窗外,用捷克语和德语朝街上嚷道“宁布尔克^①到了,换车!”

^① 离首都布拉格不远的一个小城市。





帅克于是用力把他拖回到自己身边。随军神甫忘掉了火车的事，开始模仿起各种动物的叫声来。装公鸡叫装得最久，他从马车里传出的喔喔啼叫声清澈而响亮。

有一阵子他兴奋得怎么也稳不住，总想从马车里跳出去，咒骂所有的行人，说人家都是些流氓。后来，他将一块小手绢从马车上扔出去，大喊停车，说是丢了行李。接着又讲述“布杰约维采有一名军鼓手——结了婚——一年后就死了。”他忽然又大笑起来，问“难道这个笑话不好笑吗？”

在整个这段时间里，帅克对随军神甫那是毫不留情的。

每逢随军神甫使出种种可笑的办法，比如想跳下马车或是弄坏座位等，帅克就朝他的肋骨狠狠揍上几下，随军神甫对此已无动于衷习以为常了。

只有一次他企图造反不听话，想跳马车，表示再也不往前去了，说他知道马车不是到布杰约维采，而是到波德莫克里去的。可是只用了几分钟的时间，帅克就将他的造反彻底镇压下去了，逼着他回到原来的座位上，监视着他，不让他睡觉。“别睡了，你这头累死人的牲口！”这是帅克在此时说出的最温和的一句话。

忽然，随军神甫勾起了一阵愁思，哭了起来，问起帅克有否母亲。

“而我呢，我的天哪，在这世上是孤身一人，”他冲着马车外嚷道，“你们就把我收养了吧！”

“你就别给我丢脸了，”帅克训诫他说，“住嘴，不然大家就都说你喝多了。”

“我啥也没喝呀，朋友，”随军神甫回答说，“我清醒得很。”

但是他忽然站起身来，行了个军礼，说“报告，上校大人，我喝醉了。”

“我是一个猪狗不如的人。”他满怀着绝望的心情，真情实意地把这句话重复了十遍。

而后他转过头来对帅克不停地央求说“您就把我从汽车里扔去吧，您干吗要带我乘车呀？”

他又坐下来嘟囔着说“月亮周围有一个圈圈儿，您相信灵魂不朽

吗,连长大人? 马能升天堂吗?”

他开始笑了起来,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又扫兴了,然后漠然地看着帅克说“请问,大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您。您去过维也纳吧? 我记得您好像是从神学院来的。”

不一会儿他又开始背诵起一些拉丁文诗句来使自己开心:“曾经有个黄金时代,那时无须法官。”^①

“再也不要走了,”他说,“您还是把我扔出去吧。干吗不把我推出去啊? 我不会跌伤的。”

“我想来个鼻子先着地。”他用坚强的口气说。

“大人,”接着他恳请说,“亲爱的朋友,给我一耳光吧!”

“是要一个还是几个?”帅克问。“两个耳光。”——“好吧,这就打喽!”

随军神甫大声地数着挨耳光的数目,满脸的高兴。

“痛快极了,”他说,“这对胃有好处,有助于消化,您再照我嘴巴来一下!”

“衷心感谢!”在帅克立马满足了他的要求之后,他喊道,“我太满意了。现在劳驾您,把我的坎肩给撕开吧。”

他提出了各种各样离奇古怪的要求。他要帅克把他的脚弄断,把他掐死一会儿,剪他的指甲,拔他的门牙。

他表现出一种急于想做殉道者的渴望,要求将他的脑袋割下来,装入口袋里,扔到伏尔塔瓦河去^②。

“我的脑袋周围最好有一圈星星^③,”他兴致勃勃地说,“十颗就够了。”

然后他又谈起赛马,紧接着他又扯到芭蕾舞上面,在这一话题上也逗留多久。

“您会跳恰达什舞吗?”他问帅克。“会跳熊舞吗? 是这么

① 引自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公元前43—18)的《变形记》第一卷。

② 传说捷克天主教圣徒扬·内波穆茨基在被处死时,脑袋被装进了口袋里,扔到了流经捷克京城布拉格的伏尔塔瓦河里。

③ 指圣像头上的光环。



来……”

他高兴地跳动起来，没想到栽到了帅克身上。帅克给了他几拳，把他放倒在座位上。

“我想要点什么，”随军神甫嚷道，“可我自己都不知道要什么。您知道我要什么吗？”说着，他的脑袋不由自主地往下一耷拉。

“我要什么，那跟我有何关系，”他郑重地说，“大人，这也不是您的事。我不认得您，您凭什么那样瞪着我？您会击剑吗？”

有那么一刹那他变得凶猛起来，企图把帅克从座位上推下去。

帅克大大方方地以他体力上的优势把随军神甫制服之后，神甫就问他“今天是礼拜一还是礼拜五？”

他还好奇地打听，想知道现如今是十二月还是六月。他表现出了很高的水平，给你提出五花八门的问题，诸如“您结婚了吗？您爱吃戈尔刚左拉奶酪吗？你们家里有过臭虫吗？您过得还好吗？您的狗是否患有犬瘟热？”

他的话越来越多，成了个健谈家了，说他买的马靴、鞭子和马鞍，到今天还没付钱呢；说他几年前得过淋病，是用高锰酸钾治好的。

“没时间去想别的啦，”他说道，随着打了一个嗝。“您也许嫌麻烦，可是，请您告诉我，哼，哼，叫我怎么办，哼，所以您必须原谅我。”

“所谓热水瓶者，”他又继续说，把前面说的话全忘了：“乃一种可以使饮料及食品保持其原有温度之容器也。喂，同事大人，您觉得哪种游戏公道些，桥牌或二十一点？”

“真的，我在哪儿见过你，”他喊了起来，还试图去拥抱帅克，用他那流着涎的嘴唇去吻他。“我们常常一道上学去。”

“你是一个好小子！”他柔和地说，一边抚摸着自已的脚。“自我们分手以来，你长成大人啦！我见到你的那种高兴，驱散了我的一切痛苦。”

说着说着诗意大发，完全沉浸在诗一般的情绪中，开始大谈特谈如何回到那充满了快乐的面庞和温暖的心的阳光下。

然后跪下来，开始祷告：“圣母玛利亚，愿您健康快乐。”同时开怀大笑。

马车总算到达了住宅门前，把他弄出马车来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我们还没到哩！”他嚷着。“你们救救我呀，他们要绑架我，可我还要接着往前走呀。”他还像通常所说的，把煮熟了的蜗牛肉拼命往外拽似的被从马车上拖了下来。有一会儿真好像要把他撕成两半似的，因为他的两只脚跟座位纠缠不开了。

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也还在大声笑着，说他糊弄了他们。“你们真要把我扯断了才罢休，诸位大人。”

最后他被拖进了门厅，上了楼梯到了自己的房间。在那里，他就像只口袋样被扔在了沙发上。他声明，他决不付这份不是自己租的这辆汽车的钱，他们足足花了一刻钟向他解释说坐的是马车。

即使这样，他还是不肯付钱，否认自己坐了马车。

“你们想糊弄我。”随军神甫说，意味深长地向帅克和马车夫挤了挤眼。“我们一路都是走来的。”

忽然间，他又十分慷慨大方地把他的钱夹子扔给了马车夫。“你都拿去吧！我可以付钱，多一个少一个铜板都无所谓，我不在乎这几个小钱。”

其实准确地说，他当然不在乎这三十六个克莱查^①。因为他钱包里就只有这点小钱。马车夫有幸将随军神甫的全身上下搜查了一遍，一面说着要扇他的耳光。

“那你就来扇我一下吧，”随军神甫回答说，“你以为我吃不住吗？我吃得住你五下。”

马车夫在随军神甫的坎肩口袋里找到了一枚五克朗的硬币，拿走了，一路抱怨自己倒霉，命不好，随军神甫耽误了他的时间，还少给了车钱。

随军神甫好半天还没入睡，因为他不断地在设想着各种新的计划。他什么都想干：弹钢琴，练跳舞，炸鱼吃，等等。

随后他又许诺要把自己根本就不存在的妹妹嫁给帅克。他还要

^① 奥匈帝国最小的钱币单位。



求人们把他放到床上去，最后又说，他希望被别人承认他是一个人，一个与一头猪的价值相等的人，说着说着他终于入了梦乡。

三

当早晨帅克走进随军神甫的房间时，发现他正躺在沙发上苦苦寻思：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呢？竟然有人用一种特殊的方法将他淋得全身湿透，以致两只裤腿全都紧贴在皮沙发上了。

“报告神甫大人，”帅克说，“您昨天夜里……”

他三言两语就给随军神甫解释清楚了，说是他错以为自己挨淋了。神甫头昏脑涨，心情沮丧。

“我记不清是怎么从床上爬起来跑到沙发上的。”他说。

“您压根儿就没上过床。我们一回来就把您扶上沙发，再也无力往别处挪了。”

“我都干了些什么事？我做了什么没有？我难道是喝醉了？”

“醉得不省人事。”帅克回答。“报告随军神甫大人，您还来过小小一阵痉挛性的酒疯。我建议您最好还是换换衣服，擦洗擦洗，这样舒服些。”

“我觉得我好像被谁狠狠揍过一通似的，”随军神甫抱怨说，“之后我口渴得要命。昨天我没跟别人打架吧？”

“还没闹到那步田地，随军神甫大人。至于您的口渴嘛，那是因为昨天您喝多了，这口渴可不容易治。我认得一个木匠，他在1910年的除夕，生平第一次喝醉了。第二天元旦早晨，他口渴得厉害，他感到很不舒服，便去买了条青鱼，又喝了起来。天天如此，足足喝了四年。谁也帮不了他的忙，因为每逢礼拜六他就去买一条青鱼，吃上一个礼拜。正如九十一团的一位老军士说的，这是一种恶性循环。”

随军神甫此时无精打采，心情郁闷。这会儿谁要是听他讲话，准会以为他常去听亚历山大·巴切克博士的演说^①。“让我们向酒魔发

^① 亚历山大·巴切克被认为是官方的道德说教者，一个绝对的禁酒主义者。

起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吧，这魔鬼正残杀着我们最优秀的男儿。”或者熟读他写的《一百朵道德的火花》。

真的，他稍微有些变化。“假如，”他说，“假如一个人喝的是一种高贵的饮料，如南亚的甜酒、意大利的樱桃酒、法国的白兰地酒，那就好了。可是昨天我喝的却是松子酒。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我怎么会如此大口大口地喝呢。其实味道很不好。就是黑樱桃酒也会好些。人们仿制出各种各样的次货来，然后就让你跟喝水一样地来喝它。我喝的这种松子酒味道不好不说，颜色也不鲜亮，喝了辣嗓子。要是来点真正的杜松酒也好，就像我上次在摩拉维亚喝的那种一样。可这次喝的松子酒却是用一种木酒精和油熬出来的。你瞧，我老打嗝。”

“白酒是毒药，”他斩钉截铁地说，“必须是原汁原味的原装货，而不是犹太人从厂子里用冷却法生产的那一种。真正的白酒跟朗姆酒一样，好的朗姆酒不多见。”

“要是我此刻有点真正的樱桃白兰地酒就好了，”他叹了口气，“它对我的胃有好处。这种白兰地在普鲁斯采的施纳布尔连长大人那儿有。”

于是他开始翻衣兜找钱包了。

“好家伙，我总共就剩下三十六个克莱查了。把这沙发卖掉好不好？”他想了一下，“你说呢？有没有人想买这沙发呢？当然我可以对房东说把它借给别人了，或者是被人偷走了。不，沙发还是要留着。那我派你到施纳布尔连长大人那儿去，让他借给我一万克朗。他前天玩扑克赢了钱。你要是在那儿弄不到钱，就到沃尔舍维采兵营去找马勒尔上尉；如果那儿还要不来，你就到赫拉昌尼找菲舍尔连长。你就跟他说我得付马料钱，可这笔钱又被我喝掉了。假如连那儿也借不来，我们就只好把钢琴当掉，不管它三七二十一。我每处都给你写上一个字条带着，别让他们把你搪塞走。你就说我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你爱怎么编就怎么编吧，就是别空手回来，否则我就把你送到前线去。你问一下施纳布尔连长，他的樱桃白兰地酒是在哪儿买的，替我买上它两瓶。”

帅克把事情办得很漂亮。他的天真和他的诚实的样子使他去找



的几个人完全相信他说的是真话。

帅克认为对施纳布尔连长、菲舍尔连长、马勒尔上尉说随军神甫给不起马料钱不相宜，他想最容易得到别人支持、回忆的，莫如说随军神甫付不出私生子的津贴了。于是，他在每个人那里都弄到了钱。

当他带着三百克朗胜利凯旋的时候，随军神甫（这时已经洗了澡，换上了干净衣裳）简直大吃一惊。



“我一下就全都弄到手了，”帅克说，“这一来我们明天以至后天就不用在线上操心了。事情一点不难办，就是在施纳布尔连长那儿我得在他面前下跪，那家伙坏透了，不过，当我告诉他说要付私生子津贴的话……”

“私生子津贴？”随军神甫重复了一句，吓了一跳。

“对了！私生子津贴，随军神甫大人，就是付给娘儿们的钱。您不是说，让我随便编吗？我当时真想不出别的什么理由来了。我们老家有个鞋匠，一次要给五个娘儿们付私生子津贴费，弄得很狼狈。他也

靠借钱过日子,谁都相信他的境况不佳。对了,他们还问,那姑娘长得怎么样,我说长得很漂亮,说她还不到十五岁,于是他们还想要她的地址。”

“你可把事情搞糟了,帅克!”神甫叹了一口气,在房里来回踱步。

“这太丢人现眼啦!”他边说边抓脑袋,“我脑袋疼死了!”

“我就把我们街上一个聋老太婆的地址抄给了他们,”帅克解释说。“我想把事情办得稳妥些,因为命令就是命令呀!我得想个说法,不能让他们把我搪塞住。现在外边门厅里有人等着搬那架钢琴,是我把他们叫来的,好让他们把它抬到当铺里去。随军神甫大人,搬走这架钢琴不是一件坏事。这么一来,既腾出了地方,又积攒到不少的钱,咱们不就可以过上几天不愁吃不愁喝的清静好日子了吗?如果房东要是问起咱们搬钢琴干什么,那就说断了几根钢丝,把它送到乐器厂去修理。我也跟门房老太太打过招呼了,免得她看到把钢琴搬上卡车就大惊小怪。沙发我也找到主顾了,这是我认识的一个旧家具商。他下午来。现如今一只皮沙发值很不少的钱哩。”

“你还干了些什么别的没有,帅克?”随军神甫问,仍然捧着脑袋,样子很沮丧。

“报告随军神甫大人,您叫我买两瓶像施纳布尔连长买的那种樱桃白兰地酒,我买了五瓶,好让咱家有点存货,天天都有喝的呀。是不是趁当铺还没关门,让他们把钢琴就抬走吧?”

随军神甫无可奈何地摆了一下手。一转眼,钢琴已经被他们搬上货车运走了。

当帅克从当铺回来时,发现随军神甫坐在一只又开了塞子的樱桃白兰地酒瓶面前,正为中午吃的肉排没炸透而发着脾气。

随军神甫又醉如烂泥。他向帅克表明,说从明天起他要重新做人,过一种新的生活,因为喝酒精一类的烈性酒是庸俗的唯物主义,人必须过一种精神生活。

他这种充满哲理性的论调说了有半个钟头。正当他拧开第三瓶酒时,旧家具商来了。随军神甫把沙发几乎等于白送地卖给了他。他请家具商别忙着离去,他想同他聊聊,可那人很使他失望,请求他原



谅,说他还得忙着去买一只床头柜。

“遗憾呀,我没这东西,”随军神甫抱歉说,“不过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面面俱到啊。”

旧家具商走了之后,随军神甫和帅克又说了一番体己话,作了一次友好的消遣,随谈随喝着另外一瓶酒。部分话题是随军神甫个人对女人和扑克所持的态度。

他们边喝边聊了好半天,直到黄昏时,帅克和随军神甫的友好谈话还在进行中。

可是到了晚上,情况就变了。随军神甫又恢复到前一天的样子,把帅克当成另外一个人,并对他说“不,绝不,您别走,您还记得辎重队那个棕色头发的见习军官吗?”

这支田园牧歌般的插曲一直演到帅克对随军神甫说“我已经烦透了!现在你给我爬上床去乖乖地睡吧,明白吗?”

“我去睡,亲爱的,我这就爬上去睡,我凭什么不爬上床去呢!”随军神甫嘟囔着,“你还记得不记得,我们同在五班待过,我还替你做过希腊文的练习题呢?你在兹布拉斯拉夫有座别墅,可以坐着汽艇游伏尔塔瓦河,你知道伏尔塔瓦是什么吗?”

帅克逼着他脱下鞋子,再脱衣服。随军神甫一边照办一边望空对着一个什么生人抗议说:

“诸位,你们看哪,”他对着柜子和一盆无花果树说,“我的这帮亲戚对我有多么凶呀!”

“我不要认自己的这帮亲戚了!”上床时,他突然用坚定的口气说。“就算天地都跟我作对,我也不认他们……”

屋子里回响着随军神甫的鼾声。

四

就在这段时间里,帅克还抽空去了一趟他的老佣人米勒太太的住宅处,见到的却是米勒太太的表妹。她向帅克哭诉说,米勒太太就在

她用轮椅把帅克推去入伍的那一天也被逮捕了。老太太还遭到了军事法庭的审讯。由于找不到任何可以问她罪的证据，于是就将她送到斯特因霍夫集中营去了。从那儿她来过一张明信片。

帅克拿起家里这份珍贵的遗物读道：

亲爱的安宁卡：我们在这儿过得很舒服，大家都健康。躺在我隔壁床上的女人患水×，这儿也有得天×的。除此之外，其余一切都还正常。我们的食物够吃，有时捡些土豆×来做汤喝。我听说我家大人帅克他已经××，请你打听一下他埋在何处。等打完仗我们好去给他上个坟、添个土什么的。我还忘了告诉你，阁楼黑洞洞的角上有一匣子，内有一条小狗，一只獾崽子。可自打他们把我×走后，它就几个礼拜没有下肚的了。所以我想要喂它也为时已晚，小狗也已经真的命×××。^①

信上横盖着一个玫瑰红色的戳子，上面批注“此函业经帝国及皇家斯特因霍夫集中营检验。”

“那只小狗果真早就死了。”米勒太太的表妹呜咽着说。“您也认不出来您曾经住过的这间房子了，因为我找了一些女裁缝住在这里来了，他们把这儿布置得像个客厅。满墙都是时装图片，窗台上也摆满了鲜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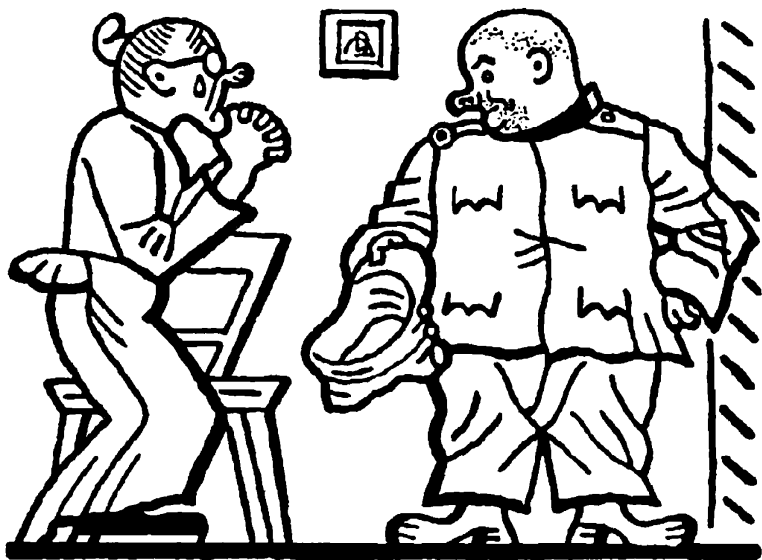
米勒太太的表妹显得很激动，怎么也平静不下来。

她总在那里呜咽着、怨诉着，甚至表现出有些担忧、顾虑，怕帅克是从军队里逃出来的，还想来连累她，给她带来不幸。于是她就改变了态度，她就像在跟一个淫荡的冒险家说话。

“这玩笑开得绝妙之极，”帅克说，“这令我特别开心。格依谢娃太太，我要让他们知道我真的是逃出来的，而且还很不容易，我必须得干掉十五个警卫和军士。您对谁也不要说……”

当帅克离开他那间不肯收留他的自己的房子时说：

^① “×”为书信检察署删去的字。



“格拉依谢娃太太，我还有几条领子和背心在洗衣房里，请您替我取出来。等我从军队复员回来好有个衣服换。还请您注意，别让衣柜里生虫子蛀了我的衣服。此外，请替我向那些在我床上睡觉的小姐们问好。”

随后，帅克也来到“杯杯满”酒馆看了看。当巴里维茨太太一见到他，就声明说不给他倒酒喝，也认为他多半是开小差逃出来的。

“我的男人，”她开始老调重弹，“他为人是那么谨慎，那可怜的却无缘无故地蹲在大牢里。有些人却从军队里开了小差，如今逍遥自在，到处闲转。上星期他们还来搜捕过您呢！”

“其实我们比您谨小慎微得多，”她结束自己的话说，“可我们还是倒了大霉。不是人人都像您那样走运啊！”

谈话间，有一位年长的来自斯米霍夫的钳工走到帅克跟前说：“劳驾，先生，请在门外等我一下，我有话跟您说。”

他在街上和帅克交谈了一阵。依据老板娘巴里维茨太太的介绍，他也把帅克当成了开小差的。

他告诉帅克说,他有一个儿子也从军队开小差回来了,如今藏在耶塞纳他奶奶那里。

这人怎么也听不进帅克向他保证说自己不是逃兵的话,硬把十克朗塞进帅克手里。

“这是给您应急用的,”说着就把帅克拉到酒馆的一个角落里,“我是理解您的。您用不着怕我。”

帅克回去的时候已经夜深了,可是随军神甫不在家。

直到第二天凌晨他才回来,叫醒帅克说“明天咱们得去给野战军做弥撒。你给煮点掺有朗姆酒的黑咖啡,或者熬点格罗格^①酒更好。”

① 朗姆酒或其他烈性酒加糖和水熬成的烈性饮料。



第十一章 帅克陪随军神甫去做战地弥撒

—

屠杀、灭绝人类的一切准备工作，总是假借上帝或人们想像中所虚构出的神灵的名义来进行的。

古代腓尼基人将战俘的头颅砍下之前，总要举行隆重的祈祷仪式，这就跟几千年来一代又一代的新人在开赴战场，以火与剑去消灭自己的敌人时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

几内亚与波利尼西亚岛屿上的一些食人者在将他们的俘虏和不需要的人，如传教士、旅行者、各种贸易公司的经纪人或者普通猎奇者开席吃掉之前，首先要祭祀自己信奉的各种神灵，举行种种宗教仪式。由于那时还没有僧袍祭服这一类的文明玩意儿，于是就用一些禽鸟鲜艳的羽毛扎在臀部周围，作为装饰。

在中世纪神圣的宗教法庭将他们的牺牲品烧死之前，总要举办最隆重的祈祷仪式，高唱福音歌曲的弥撒大典。

每当处决肇事者时也总有神甫登场表演，折腾犯人。

在普鲁士，是由牧师将可怜的犯人领到斧头下；在奥地利则由天主教神甫带到绞架旁；在法国是带到断头台下；在美国，则由神甫带到电椅上；在西班牙，是带到一把安有小巧精致的窒息器的电椅上；而在古老的俄国，则由一个大胡子的神甫来给革命者举行仪式，等等。

各处处处死犯人时都要拿出耶稣受难的十字架，好像在说“只不过是把你的头砍掉，把你绞死、勒死，往你身上加十五个千伏的电压而已，可是这点苦是务必要尝一尝的。”

世界大战这场大杀戮自然也短不了神甫们的一番祝福。所有军队里的随军神甫都要做祈祷，举行弥撒，替给他们饭碗的一方祈求胜利。

参加兵变的叛乱者被处决时，有神甫出现。处死捷克军团的成员时也有他们在场。

这种情况至今也毫无改变，那就是被尊为“圣徒”的海盗沃依捷赫曾经一手执剑，一手拿十字架，屠杀波罗的海沿岸的斯拉夫人。

整个欧洲，人们就像牲口一样，大批大批地被赶进屠宰场，驱赶他们的除了一帮屠夫——皇帝、国王、总统和权势显赫的将领之外，还有持各种信仰的传教士，为他们祝福，发出虚伪的誓言，什么在地上、在天上、在海上、我们无处不在等。

战地弥撒总得来两遍：一遍是在军队开往前线的时候，另一遍是



到达了前线,在爬出战壕要去屠杀、流血之前。我记得有一回正在举行这种战地弥撒时,一架敌机正好将一颗炸弹投在了读经台上。正在做弥撒的神甫被炸得粉身碎骨,只剩下几片染血的破布。

之后报纸把他当成殉道者来宣传报道,与此同时,我们的飞机也为对方的神甫准备了同样的光荣下场。

我们将这看做极大的笑话。一夜之间,临时插在神甫坟头的十字架上,出现了如下一段墓志铭:

原本是我们的遭难,却让你碰上。你曾许诺我们,朋友啊,你准能升上天堂。欣逢弥撒大典,岂料祸从天降,如今只有你那几片染血的破布,永远留藏在这个土堆下。

二

帅克煮的格罗格酒非常舒心可口,远比所有老水手们酿的都要好。这种酒就是 18 世纪的海盗们喝了也会很称心的。

奥托·卡茨随军神甫十分高兴。“你在哪儿学来的本事,煮这么一手好喝的酒?”他问道。

“那是多年前我在外流浪的时候,”帅克回答说,“在不来梅,从一个放荡不羁的水手那儿学来的。他讲,格罗格酒必须浓到让你喝了它之后,即使落到海里也能游过整个拉芒什海峡^①。要是只喝了几杯淡淡的格罗格酒,你就会像狗崽子一样沉入海底。”

“帅克,肚子里要是有了这种烈性的酒,那我们这次的战地弥撒一定会做得很棒的,”随军神甫说,“我想在临走之前说几句话。做一台战地弥撒可不是闹着玩的。不像在拘留所里做弥撒,或者给随便那些浑蛋布道那样!在做战地弥撒的场合下,一个人确实得全神贯注,机智灵活。战地弥撒用的经台那我们已经是早就有了,那可是一个可以

^① 英法两国之间的一段最窄的海峡。即英吉利海峡。

折叠起来的袖珍经台。”

“我的老天爷！帅克，”他用手抓住脑袋，“我们真是些笨牛！你知道，我把这个可以折叠的战地经台塞到哪儿去了呢？对了，塞到我们已经卖掉了的沙发里了！”

“糟了，随军神甫大人！”帅克说，“我虽然认得那位旧家具商，可是前天我只看到了他的老婆。据说他本人因为偷了个什么柜子被关了起来。我们那张沙发已经转到了沃尔舍维采一名教师手里。没有这个战地经台可就不好办啦。最好咱们把这点格罗格酒喝完就去找它，因为我想没有战地经台就不好做弥撒了。”

“我们还真的就缺这个经台了，”随军神甫发愁地说，“不过在演习场上一切都准备好了，木匠已经在那儿搭起了一个讲坛。圣体匣由普谢夫诺夫修道院借给我们。我本应当自己有一只圣杯，可是那玩意儿在哪……”

他沉思了一会儿说：“就算它丢了吧，那咱们可以把七十五团的魏廷格上尉那只体育奖杯借来用一用。那是好久以前他代表‘体育爱好者’俱乐部赛跑得来的奖品。他曾是一位优秀的赛跑运动员，从维也纳到穆德灵的四十公里马拉松赛跑中他才用了一小时四十八分钟。他总跟我们吹这档子事哩。昨天我跟他说了。我真是畜生，什么事都拖到最后一刻才想得起来。我干吗不早点儿查看一下沙发呢？我真是饭桶一个！”

他在按照水手说的方子煮出来的格罗格酒的影响下，开始大骂自己，用各种庸俗的箴言来数落自己，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咱们还是去把那个战地经台找回来吧！”帅克提议道，“已经是早晨了。我还得穿上制服，再喝一杯格罗格酒。”

最终他们出发了。在去往旧家具商老婆住处的一路上，随军神甫都在跟帅克讲述他昨天在玩“上帝赐福”牌时赢了好多好多的钱，弄得好的话，可以把钢琴赎回来。

这事就跟异教徒答应要献上什么祭品一样。

他们从旧家具商的睡眼惺忪的老婆那儿打听到了沙发的新主人、沃尔舍维采的教师的地址。随军神甫表现得潇洒大方，不仅拧了她的



脸蛋儿，还搔了搔她的下巴颏儿。

他们一起步行到沃尔舍维采，因为随军神甫声称，他需要换换新鲜空气，好想想别的一些事情。

他们到了沃尔舍维采的这位教师、一个虔诚的老教徒的住处，不禁大吃一惊。原来这位老先生在沙发里发现了战地经台之后，认定是上帝的一种安排，于是便把它送给了沃尔舍维采区教堂的圣器室，还在折叠经台的背面写上“教师戈拉西克于1914年夏奉献于上帝，赞美我们神圣的主。”此时的他只穿了一条内裤，显得窘困、惶惑，不知所措。

从与他的交谈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把这一发现视为一种奇迹和上帝的旨意，赋予它特别的意义。自当他买到这张沙发后，他就仿佛听到里面有一个声音在说“你去看看沙发夹缝里有什么东西。”他还说他曾梦见了一位天使如何直接给他命令：“翻开沙发的夹缝！”他听从了。

他说当他发现那个带有壁龛的、画得很精致的三面折叠的袖珍经台时，马上跪倒在沙发前，久久地热忱地祷告着，赞美着上帝，并把这看做是天上来的旨意，让他取来装饰沃尔舍维采教堂的。

“我们对此不感兴趣，”随军神甫说，“您应该把这种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上交给警察局，而不应该送到什么天杀的圣器室去。”

“为此奇迹，”帅克补充说，“您可能要倒大霉。他们买的是沙发，而非属于军队的财产的经台。所谓的上帝旨意可能让他们付出很大的代价！压根就不应该往天使上扯。兹霍尔有一个人也曾在地里挖出个什么圣杯来，是一个圣物盗窃犯把这事儿给忘了。挖出圣杯的那人也把这事儿当成上帝的旨意。他倒没把圣杯拿去溶化掉，而是拿着它去找神甫大人，说是他想把它献给教堂。神甫大人认为他准是因为自己偷了圣物受到良心责备才送来的，于是把他带到村长那儿。村长又把他转交给宪兵队。他就这样无辜地被判成圣物盗窃犯。由于他原是这样没完没了地唠叨什么奇迹。他想为自己辩护，他也提到了什么天使，甚至把圣母玛利亚也扯了进去，结果判了他十年徒刑。您最好是赶快和我们一起去找这里的教区神甫，把公家的财产拿回来还给

我们。战地经台可不比一只什么小猫小狗或者短袜子，你想送谁就送谁呀。”

老教师浑身在发抖，穿衣服时牙齿还直打战。“我可真的没有不怀好意！我只是想用上帝的赐予来装饰一下我们沃尔舍维采这座穷教堂。”

“这是滥用军事物资，不是明摆着的吗，”帅克干脆、严厉地打断了他的话，“真是谢天谢地！哪有如此的上帝赐予？！霍捷博尔有个叫比沃卡的，有一次不知怎么地将人家的一头牛连同套子一起牵到自己的手上了，也说是上帝的赐予。”

那可怜的老头儿被这番话吓呆了，他不再申辩，只想尽快穿好衣服去把事情了结了。

沃尔舍维采教区的神甫还在睡觉，被喧哗声音弄醒后便开始骂人。睡眼惺忪的他认为有人叫他去为哪个死者举行临终涂油礼。

“就是举行临终涂油礼也得先让人安稳地睡上一觉嘛，”他嘟囔着，极不情愿地穿衣服，“人家睡得正香，还要被那些想去死的人打搅，末了还得让你为几个手续费去讨价还价。”

就这样，他们在前厅见面了。他，作为上帝在沃尔舍维采居民和天主教徒中间的代表，而另一边则是上帝在人间的军事机关里的代表。

总而言之，此乃军民双方之间的纠纷。

教区神甫坚持认为战地经台不该放在沙发里，而随军神甫则强调指出，正因为如此，那就不该将它从沙发里取出来送到只有老百姓才去的教堂的圣器室。

帅克也站出来帮腔说，一个穷教堂要靠占军事机关的便宜来发财是很容易的。他所说的“穷”是打了引号的。

最后，他们一起来到教堂圣器室，教区神甫交出了战地经台，记事簿上写道：

兹收到偶然流失到沃尔舍维采教堂之战地经台一件。

随军神甫 奥托·卡茨



这件尊贵、有名的战地经台是维也纳的莫里兹·马勒尔——一家犹太人开的公司做的。他们专门制造各种弥撒和宗教仪式所需用品，诸如念珠、圣像之类。

经台由三面折叠而成，上面贴有厚厚的一层假的金箔，就跟所有圣殿一样，壮丽辉煌。

没有丰富的想象力是难以辨认出那三块板上画的东西的深刻含义来的。毋庸置疑，它就是个经台，但这个经台连住在赞比亚的多神教徒、布里亚特族和蒙古族的巫师们似乎都可以使用。

经台的颜色鲜艳夺目，有点儿像是用来测试铁路员工是否为红绿色盲者的彩色板。

只有一个人像是突出的。那是个一丝不挂的男人，头上现出光轮，周身发青，好像一只已经腐烂发臭的鹅的屁股。

谁也没有对这位圣徒做出不敬的动作，但是他的两侧各有一个长着翅膀的、代表天使的形象，这让观众感到这位一丝不挂的男人似乎被他周围的环境吓得大吼大叫。因为那对天使画得像是童话中的妖怪，像是某种介于带翅膀的野猫和《启示录》中的怪物之间的一种东西。

经台另一面画的是一个表现三位一体的圣像。那只鸽子，总的说来，表现了画家的手艺，他把它画成了一只如同美国种的大白鸡那样的鸽子。

而天父却被画得像一部血腥惊险影片给观众介绍的西部荒原上的大盗。

而与天父不同的是天父之子却被画成了一个快活的年轻的男子，肚脐下那凸起的部分是用游泳裤似的东西遮挡起来的。总的印象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手捧十字架，就像手握网球拍子那般潇洒自如。

打远处看，一切都汇合一起，融成一片，给人感觉像是一列正要进站的火车。

那第三幅画简直令人弄不明白它到底表现的是什么。

士兵们在看弥撒时总要争吵，抢着猜画谜。有人甚至认为这就是

一幅萨扎瓦河畔的风景画。

而画下却写着“圣玛利亚，耶稣之母，饶恕我们吧！”

帅克将得手的战地经台顺利地放进马车，然后自己跟赶车的坐在前厢，而随军神甫一个人舒舒服服地坐在车厢里，两只脚搭在象征三位一体的经台上面。

帅克与马车夫聊着战争的事情。

马车夫属造反派，他就奥地利军队炫耀武力的问题作出了种种评述，诸如“对方却在塞尔维亚大力推进”等等。马车驶入粮站的地盘，粮站的一个小职员也来询问车里装的什么。

帅克回答说：

“三位一体的经台、圣母玛利亚和随军神甫。”

这时候，各步兵连的新兵在演习场上等待得不耐烦了；他们已经等了很久。因为帅克和随军神甫他们先得到魏廷格上尉那里去借运动奖杯，然后还得到普谢夫诺夫修道院去借圣体匣、圣饼盒和其他做弥撒的物器，包括一瓶进圣餐用的酒。足见做一场战地弥撒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干这种活儿总是吊儿郎当，马虎从事。”帅克对马车夫说。

他说对了。因为他们到了演习场，走近讲台，木头架子旁边放了张桌子，上面安设的就是战地经台。这时才发现随军神甫忘了把辅祭找来。

过去这个职务总是由团部派一名固定的步兵来担任的，但这人宁可以去当接话员，随着就上前线去了。

“这没关系，随军神甫大人，”帅克说，“我就能顶他嘛。”

“你会当辅祭吗？”

“我倒从来没干过，”帅克回答说，“但什么事都可以试他一试嘛。现如今是在打仗，一旦打起仗来人人都在做着过去连做梦也不会梦到的事。我想，这只不过在您讲完‘上帝降福于你们’这句经文之后，我扯上一句‘与你的灵魂同在’不就行了嘛！越到后来，我想那就更好办了，就像一只猫儿围着一碗烫稀饭那样绕着您走一通。然后给您洗手，把酒从杯里倒出来……”



“好吧，”随军神甫说，“可是你别替我斟水，最好你马上给我往第二只杯子里也斟上酒。反正我随时都会告诉你的，你该走右边或是左边。我轻轻地打一声口哨，那就是右边；两声，就是左边，祷文的事你也用不着发愁。其他的就很容易了，你心里不紧张害怕吧？”

“我没有什么可害怕的，神甫大人，就连当辅祭这类的事我也不在乎。”

事情很顺利地过去了。

随军神甫的话说得很简练：

“士兵们！今天我们在这儿聚集一堂，是为了让我们在奔赴战场之前将自己的心转向上帝，求他赐给咱们胜利，保佑咱们安康。我就不多耽误你们的时光了，祝你们一切都好！”

“稍息！”站在左边的老上校喊道。

战地弥撒之所以说它是“战地的”，就因为它像战场上的战略战术一样受同样的法律的约束。比如在三十年战争这样如此漫长的军事行动中，战地弥撒也往往被拖得老长老长的。

在现代化的战略战术中，军队的行动那是要快速而敏捷，战地弥撒也应该是短而精的。

这场弥撒刚好只用了十分钟。靠近经台站着的士兵们都感到十分奇怪，随军神甫在做弥撒时干吗要打口哨。

帅克对于暗号表现得机警而且有把握，他一会儿走到祭台的右边，一会儿又转到左边，嘴里只是不停地念着，“与你的灵魂同在。”

这看上去简直就像一个印第安人在围着一块祭石跳舞。但整个仪式给人以良好的印象，赶走了尘土飞扬的演习场上的沉闷气氛，也驱散了演习场后面那条李子树林荫道上的一排茅坑所散发出来的臭气。这股臭气倒是代替了哥特式教堂里那神秘般的醇香味。

一个个都在那里天南海北地瞎扯淡。军官们围着上校讲笑话。一切运转得非常正常。士兵队伍里到处都能听到这句话，“给我来一口吧”。

一缕缕烟草熏出的一片蓝色的云朵，犹如经台上的烟雾，从各个连队直冒青天，当他们看到上校点燃了烟卷，于是大家也都抽起来了。

最后只听得一声“跪下祈祷”，顿时尘土飞扬，由穿灰色制服的士兵组成的方阵立即朝着魏廷格上尉代表“体育爱好者”俱乐部在从维也纳到穆德灵的马拉松赛跑中得来的银杯屈膝跪倒。

银杯里的酒盛得满满的，随军神甫摆弄那酒的结果，用方阵中正在传递的一句话来形容“被随军神甫一饮而尽啦。”

这种表演又来了一遍。然后又是一声“跪下祈祷”，接着，乐队奏起了《主佑我等》的调子，野战军的士兵们列队离去。

“把那些玩意儿都捡到一起，”随军神甫指着经台吩咐帅克说，“我们还是把它归还原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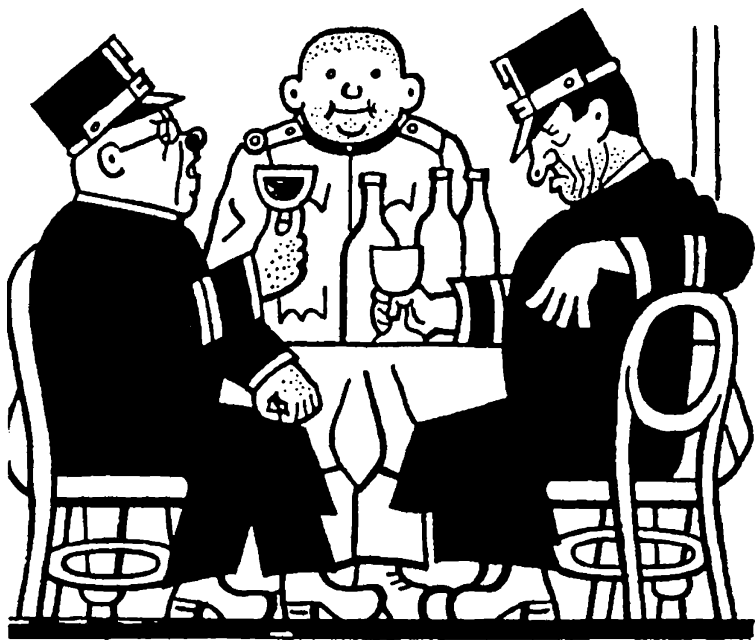
于是他们又同马车夫一同回去了。除了那瓶弥撒用的酒以外，其他物器都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在地归还给原主了。

他们到家以后，先吩咐那倒霉的马车夫到司令部去领这趟长途赶车的车钱。帅克问随军神甫“报告神甫大人，辅祭和主祭人必须是同一个教派吗？”

“那当然，”随军神甫回答说，“不然弥撒就不灵啦。”

“那么，神甫大人，刚才不就铸成了大错了！”帅克说，“我什么教派都不属。您说我怎么就如此倒霉呢！”

随军神甫望了望帅克，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拍拍他的肩膀说“把瓶子里还剩下的一点圣餐用的酒，你把它喝掉吧，就只当你入了教，你就是教会的人啦！”



第十二章 一场有关宗教的闲扯

已有好几天了，帅克都没见到那位无数军人灵魂的培养者。随军神甫把自己的神职工作更多地让位于纵饮作乐。他很少回家，而且总是满身油垢，脏兮兮的，就像一只沿着屋顶东蹿西跳的叫春的公猫。

他一回到家里，如果头脑还算清醒的话，在入睡之前，他总要和帅克闲扯一番关于那些崇高的目标，那些激情以及那些思维的乐趣。

有时他也试着谈论一些诗歌，不时还引用几句海涅的诗。

帅克还陪随军神甫到战壕里去做过一次战地弥撒。那次，由于办事人的失误，竟然多请来了一位随军神甫。这位神甫从前当过神学教员，是一位笃信上帝的人。当他瞧见自己的同行卡茨在举行宗教仪式时，帅克竟然从随身带着的野战军用壶里给卡茨放了一口白兰地酒，他就十分惊愕地望着自己同行一眼。

“这是名牌，很不错，”随军神甫奥托·卡茨说，“您喝够了您就请回吧。我自己能对付这场面。我需要在广阔的蓝天下来做这场弥撒，因为今天我的头有点儿疼。”

那位笃信上帝的随军神甫直摇头地离去了。卡茨同往常一样，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这次他是把圣酒换成了葡萄汽酒，布道也拖得较长，同时每隔两句话就夹上“如此等等”和“毋庸置疑”的词句。

“士兵们，你们今天即将奔赴前线，如此等等。现在就请你们把自己的心转向上帝，如此等等，毋庸置疑。你们不知道，你们将会出什么事情。毋庸置疑，如此等等。”

经台上不断传来“如此等等”和“毋庸置疑”的话语，其间夹杂着上帝以及一切圣徒和圣事的名词。

在热情洋溢、慷慨激昂的演讲中，随军神甫竟将叶夫根尼·萨沃伊斯基王子提升为圣人，说他将会保护在河上架桥的工兵们。

这场战地弥撒总的说来结果是好的，没有引起更多的反感，很是愉悦而有趣。工兵们感觉玩得挺开心的。

在回家的路上，他们不让帅克和神甫把折叠式的战地经台放到车上。

“小心我用这圣物砸你的脑袋！”帅克对售票员说。

当他们终于到家后，发现圣餐匣丢失在路上的某个地方了。

“不要紧，”帅克说，“最早的天主教徒们做弥撒时也不用圣餐匣。如果我们宣称丢了圣餐匣，那位捡到它的老实人就可能来向我们要赏钱。如果丢的是钱，那就未必能找到一个老实的拾金不昧者，这种人还有的是。在我们布杰约维采的团队里有个士兵，倒是一条老实巴交



的笨牛。有一次他在街上拾到六百克朗，交到了警察局。各报铺天盖地将他的事迹大登特登，作为一个拾金不昧者来大加表扬，结果反而丢尽了脸面，谁都不愿理睬他。个个都说他‘你是一个笨蛋，怎么干出这样的蠢事来哟。你身上只要还存有一丁点儿血性、尊严的话，你到死也会为这件事感到难过的。’在这之前，他还有个姑娘跟他来往，这时也跟他拜拜了。当他回老家去探亲，朋友们也因为这事把他从小酒店里撵了出去，不让他听音乐。眼看他一天天消瘦下去，脑子里总装着这件事，最后走上卧轨自杀的绝路。还有一次，有个裁缝在我们街上捡到了一只金戒指。大伙提醒他别上交给警察局，他死也不听。警察们非常亲切地接待了他，说是已经有人报案：丢了一只镶有钻石的金戒指。后来他们看了看戒指上的那块石头，对裁缝说‘老兄，这可是块玻璃而非钻石啊！他们给你多少钱把这颗钻石换走啦？这样老实的拾物者我们见得多了！’后经查明，的确有一个人真的丢了一枚假钻石的金戒指，是一件家庭纪念品。然而那裁缝却不得不蹲上三天的班房，因为他一气之下侮辱了警察。他按规定得了百分之十的赏金，也就是一克朗另二十哈莱什，因为这破玩意儿本身只值十二克朗。裁缝立即将这笔合理合法的赏金朝着戒指的失主的脸上扔过去，失主控告他侮辱人格尊严，裁缝也就反挨罚了十克朗。后来他走到哪里就说到哪里，说每个捡到财物老实报案的人都应罚款二十五克朗，把他打个鼻青脸肿的，而且还要当着众人的面来打，让人人都能牢记并照此办理。我想，我们的那圣餐匣是没有人会还回来的，何况圣餐匣背后盖有团部的大印，谁也不愿跟军队的东西沾边，宁可把它扔到水里，也比惹出祸来强。昨天我在‘金花环’酒店跟一个乡下人聊天，他已经五十六岁了，他到新巴克区公所去了解他们为什么没收他的四轮马车。他们把他赶出了区公所。在回家的路上他瞧见了一列辎重车队正好停在广场上。有个年轻小伙子求他，让他替自己照看一会儿马，说他是给军队送罐头的。可是好半天小伙子就再也没出现了。当这车队要继续往前开时，这位五十六岁的乡下人还必须跟着他们一直往前走。车队到了匈牙利，他也照样求人在车队旁等他一会儿，这样他才得以救脱险，否则还得跟着去到塞尔维亚。一路上他都惊恐万

分。从此他再也不愿同军队的任何事物沾边了。”

晚上有人到随军神甫家来串门，这人就是早晨那位也想为工兵们做战地弥撒的笃信上帝的神甫。他可说是一个宗教的盲信者，巴不得人人都来亲近上帝。早在他任神学教员的时候，他就靠敲后脑勺来强化孩子们的宗教感。各种杂志上，不时地刊登以《残暴的神学教员》或者《专敲后脑勺的神学教员》等为题的文章来评论他。他坚信藤条制度是促进孩子们掌握教理问答的最好借助。

他有一只脚有点儿瘸，这是有个挨他打过后脑勺的学生的家长找他算账的结果。那个学生因对三位一体表示出一点怀疑，后脑勺就挨了他三拳：第一拳为圣父，第二拳为圣子，第三拳为圣灵。

今天他之所以来找他的同行卡茨，其目的是要将同行引上正道，他跟同行进行了发自肺腑的谈话，开头是这样说的：“真令我吃惊，您这儿竟没挂耶稣受难的十字架。您在哪儿念祷文？您房间里的墙头上连一张圣像都不挂。您的床上挂的是些什么？”

卡茨微微一笑说：“这是《苏珊娜沐浴图》，下面那张裸体女人是我的一个老恋人。右边是一张日本壁画，画的是一个日本老武士和几名艺妓间的性活动。的确，太具有独创性了，是不是？我的祷告书放在厨房里。帅克，你给我把它拿来，翻到第三页。”

帅克倒是上厨房去了，可是从那里接连传来三下开酒瓶塞子的声音。

当桌上出现了三瓶酒的时候，笃信上帝的神甫大为惊讶。

“这是做弥撒用的淡葡萄酒，同行大人，”卡茨说，“非常好的品种。酸味白葡萄酒，跟摩泽尔^①产的味道差不多。”

“我不会喝的，”笃信上帝的神甫固执地说，“我是想来跟您推心置腹地聊聊。”

“您的嗓子眼儿会发干的，同行大人，”卡茨说，“您先喝一点，我再洗耳恭听。我是个十分宽容大度的人，各种意见我都能听得进。”

笃信上帝的神甫呷了一小口，顿时眼睛就睁大了起来。

^① 法国盛产葡萄酒的地方。



“真他妈的好酒。不是吗？同行大人！”

这位宗教的盲信者固执地说：“我发现你说话总带个脏字什么的。”

“习惯了，”卡茨回答说，“有时我甚至发觉自己犯了渎神罪。帅克，给神甫大人斟酒。我跟您坦白吧，我还常说‘操你妈！他奶奶的！他妈的！’这类脏话。我想，等您也像我一样在军队里混久了，您也会走到这步田地的，这并不困难。在宗教方面，我们不是也会说‘天国、上帝、十字架、庄严圣洁’这一套吗？听起来不是很悦耳动听，很在行，一下就能使我们亲近起来吗？喝吧，同行大人！”

这位昔日的神学教员机械地喝着。明摆着，他想说点什么而又难以启齿。他在竭力思索。

“同行大人，”卡茨接着说，“把头抬起来，别那么愁眉苦脸地坐着，好像再过五分钟他们就要来将您送上绞刑架似的。我听人说起过您，说您有一次把礼拜五误认为是礼拜四了，于是就到餐馆里去吃了一块猪排，后来您就跑到厕所去将一个手指伸进喉咙里，好让它吐出来，您以为上帝会因此惩罚您。我可不怕在大斋期吃肉，也不怕地狱。对不起！您请喝！舒服一点了吗？或许您是一位随着时代精神和改革者的步伐一道前进的人，您对地狱有什么高见？您是否认为地狱里不再用普通的硫黄锅，而改用蒸汽锅，也就是高压锅来煎熬不幸的罪人。罪人们都被涂上了人造奶油，串在电动铁叉上烤人肉串吧！百万年后，还会用一种修公路的打夯机从人身上轧过去，把他们碾成粉末；牙科技师会用一种特别的器械把罪人的牙齿拔出得咯咯直响，他们的哭叫声也能录制成留声机的唱片；然后送到天堂，供正人君子们欣赏。在天堂里，用喷雾器喷香水，交响乐队一个劲儿地演奏勃拉姆斯^①的乐曲，一直奏到人们宁可下地狱，到炼狱里去受苦受难，也不愿再听下去。天使们的臀部都装上了飞机用的螺旋桨，免得累着自己的翅膀。您请喝，同行大人！帅克，给他斟白兰地。我感觉他好像不行了。”

^① 勃拉姆斯(1833—1897)，德国作曲家。其作品情思蕴藉，结构工致，想像丰富，但有时过于凝滞而流于晦涩。

当笃信上帝的神甫清醒过来后,就轻声地说“宗教是一种理智的思考。谁不相信三位一体的存在……”

“帅克,”卡茨打断他的话说,“再给随军神甫大人倒杯白兰地,让他清醒过来。你跟他讲点什么吧,帅克。”

“报告随军神甫大人,在伏拉西马,有个修道院的教长,”帅克说,“当他的老的女管家带着一个小男孩和钱跑掉之后,他便雇了一个新的女仆。然而这位教长年岁也不小了,却研究起圣奥古斯丁^①来。人们都说,圣奥古斯丁在教会里算是一位圣父了。这位修道院的教长从一本书上读到过,谁要是相信地球另一面有人居住的话,谁就得遭到诅咒。于是他把自己的女仆叫来对她说‘你听着,有一次你对我说过,说你的儿子是个钳工,到澳大利亚去了,这就是说他生活在地球另一面的居民当中;可是圣奥古斯丁有令,谁相信地球另一面有人居住,谁就得遭到诅咒。’‘尊敬的老爷,’女仆对他说,‘反正我儿子从澳大利亚给我寄来信和钱,’‘这是魔鬼的欺诈!’修道院教长硬对她说,‘据圣奥古斯丁的学说,根本不存在澳大利亚。这是魔鬼把你引上了歧途。’礼拜日那天,他在教堂里当众把她臭骂了一顿,并使劲地嚷着澳大利亚不存在。人们便将他从教堂直接送往了疯人院。好在那儿聚集了不少像他这一号的人。在乌尔舒林卡的修道院里有一瓶圣母玛利亚用来喂耶稣的牛奶;在贝内舍夫孤儿院里他们给孤儿们运来了法国卢尔德城的圣水,孤儿们喝了之后,拉稀拉得满地都是。”

笃信上帝的神甫头晕眼花,新喝下去的白兰地钻到他的脑子里,使他精神又提起来了。

他眯着对眼问卡茨“您不相信圣母玛利亚是童贞女受孕^②,您不相信保存在庙宇里的扬·克什吉德尔圣徒的大拇指是真的?您到底信不信上帝?您要是不相信,那您为什么又成了随军神甫呢?”

“我的同行大人,”卡茨亲切地拍了一下他的后背说,“只要国家还

① 圣奥古斯丁(354—430),罗马帝国基督教思想家。宣扬“原罪学”,声称人生来都是有罪的,只有信仰上帝才能得救。

② 《圣经》中,耶稣的母亲据《新约全书》记载,她是童贞女,由“圣灵感孕”而生耶稣。天主教、东正教尊为“童贞圣母”。



认为这很必要，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当士兵们在去打仗送死之前非要上帝的祝福不可，那么，随军神甫就是一门钱挣得多，又不太劳累的美差了。对我来说，这比在演习场上东跑西颠，老去操练要好得多。想当初，我代表着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物，并且由我自己来扮演上帝的角色。我要是不想宽恕某人的罪恶，他就是跟我下跪我也不饶他的。不过这种人他妈的近来也很少见到。”

“我热爱上帝，”笃信上帝的随军神甫说，已经开始打嗝了，“非常爱他，请您给我一点葡萄酒吧。我敬重上帝，”接着他又说，“非常敬重和热爱他。对谁我也不像对他那样敬重。”

他用拳头重捶桌子，捶得桌子的瓶子都跳了起来。“上帝具有一种超凡的至高无上的品格，他光明正大，诚实正直，他像太阳一样，光芒万丈，谁也休想动摇我这个信念。我也尊重信徒约瑟夫，我敬重所有的圣徒，就连圣·塞拉皮翁^①也在内，尽管他有一个如此难听的名字。”

“他应申请改名。”帅克插了一句。

“我也喜欢圣女鲁德米拉，以及圣徒贝尔纳德^②，”昔日的神学教员接着说，“他在圣哥达尔达救了许多朝圣者。他脖子上总挂着一瓶白兰地，去寻救被大雪覆盖的行人。”

他们的兴致又转到另外方面了。笃信上帝的神甫说起话来已经是语无伦次了：“我敬重所有的小动物，12月28日是他们的节日。我恨赫罗德——当母鸡睡觉的当儿生下的蛋，您吃起来肯定不觉新鲜。”

他开怀大笑，同时又开始歌唱“啊，神圣的上帝，神圣的，有力的。”

但他又立马停了下来，站起来，转向卡茨，尖锐地问道：

“您不相信8月15日是圣母玛利亚升天节？”

他们的玩兴达到最高潮，于是又添了几瓶酒，时不时还传来卡茨

① 塞拉皮翁·辛多尼(4世纪)，埃及遍游各地的苦行僧。因他不穿衣裤，只披一块亚麻布(辛多尼)，故有“披亚麻布的塞拉皮翁”这个如此难听的名字。

② 意大利的弗兰西斯修道院的修道士。

的声音：“您告诉我，说您不信上帝，否则我就不给您斟酒。”

感觉似乎最早的一批天主教徒遭受迫害的时代又回来了。昔日的神学教员唱起了一首古罗马的竞技场的殉道者之歌，并大声吼道：“我信上帝，我不否定他！我有的是留给自己喝的葡萄酒。我自己也能派人去取。”

最后他们把他安放到床上。在他入睡之前，他还举起右臂发誓说：“我信圣父、圣子和圣灵。把祈祷书给我拿来。”

帅克顺手把摆在床头柜上的一本书就塞到了他的手里，于是这位笃信上帝的神甫就手抱薄伽丘^①的这本《十日谈》入睡了。

① 薄伽丘(1313—1375)，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作家，人文主义的重要代表。代表作《十日谈》包括100篇故事，反映当时社会生活，表达人文主义思想。



第十三章 帅克要去举行临终涂油礼

随军神甫奥托·卡茨忧心忡忡地坐在那里研读军营里刚刚送来的一份通告。这是军政部发布的。通告如下：

值此战争之际，军政治部决定废除现行有关为军人举行终傅礼^①之各项规定。兹为随军神职人员颁布下列守则：

① 终傅礼即临终涂油礼。天主教圣事之一。该教称教徒病重垂危时，由神甫傅“圣油”并为之祝祷，可帮助他“减少痛苦”和“获得赦免”。

一 在前线废除终傅礼。

二 不得将重伤员转移至后方来行终傅礼。随军神职官员有责任将违犯本守则之一切人迅即押往相应军事机关作进一步惩处。

三 在后方军医院,经军医们确定可集体举行终傅礼,但不得干扰有关军事机关之工作。

四 在特殊情况下,后方军医院的最高当局可允许为一些个人行终傅礼。

五 所有随军神职人员可应军医院的最高当局之邀请,有责任为该局所推荐之人士行终傅礼。

随后随军神甫阅读起另一份通知。要他明天去查理广场的军医院为重伤员举行终傅礼。

“你看看,帅克,”随军神甫喊道,“这真叫人讨厌!好像全布拉格就只我一个随军神甫似的,为什么不把上次在这儿睡觉的那位笃信上帝的神甫派去呢?让我们到查理广场去搞终傅礼。我已经早忘光了怎么弄这玩意儿了。”

“那咱们就去买他一本教义问答来看看,神甫大人。那上面都有的。”帅克说。“教义问答对当牧师、神甫的来说,好比导游手册对外国人一样有用。在艾玛乌泽修道院有个园丁,他想进到天主教的僧团里,好弄上一件僧袍来穿穿,免得干活时弄破了自己的衣服。为此他需要买一本教义问答来学一学,学怎样画十字,看谁是唯一可以从原罪中得救的人,什么才算是良心纯正和其他一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最后他竟然将修道院菜园子里的一半黄瓜给偷偷卖掉了,于是极为可耻地被撵出了修道院。当我碰见他时,他还这样对我说‘即使没有那本教义问答,我也能够把那批黄瓜卖掉的。’”

帅克买来了那本教义问答。随军神甫翻了翻说“瞧!这终傅礼还只能由神甫来执行,而且也还只能用授予过圣职的主教供给的油。这你看到了吧,帅克,光你自己一个人还不能行终傅礼。你给我念一念,这个终傅礼到底该怎么个开法。”



帅克念道“做法如下：神甫将油涂在病人的每一个感官上，同时念祷文‘上帝将通过这种圣洁的终傅礼和他那至善的仁慈饶恕你，饶恕你由于视觉、听觉、嗅觉、说话、触觉和行走所犯下的一切罪孽。’”

“我倒想知道，帅克，”随军神甫说，“一个人的触觉能犯下什么罪孽。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那可多着哩，神甫大人。比如摸进别人的口袋里，或者在一些舞会上……我想您懂我这话的意思，那会上演一场什么样的好戏喽。”

“那行走呢，帅克？”

“当他突然想瘸着腿走，那不就是要引起别人的怜惜吗？”

“嗅觉呢？”

“当他不喜欢某种臭气时。”

“那味觉呢，帅克？”

“当某人不对他的胃口时。”

“那么说话呢？”

“这就要跟听觉一起来说，神甫大人。当一个人唠叨个没完，而另一个人就这样听他唠叨。”

随军神甫听了这些极富哲理的思考之后，他没吭声了。随后他又说道“我们还得去弄点授予过圣职的主教供给的油来。你就拿十克朗去买它一小瓶回来。军需处显然会有这种油的。”

帅克这就动身前往去寻找授予过圣职主教供给的油了。说真的，找这种油要比鲍日娜·聂姆佐娃^①的童话里写的找活水还要难。

他去了几家杂货店，刚一开口说“劳驾，请来一瓶授予过圣职主教供给的油。”不是引起人们一阵哄笑，就是把人家吓得躲进柜台后面去了。就在这种情景下，帅克还始终带着异乎寻常严肃的面容。

他这就拿定主意，到药房去碰碰运气。在第一家药房里，被一位助理药剂师撵出了门外；在第二家药房里，人们一听说就要给防护站挂电话；在第三家药房，一位药剂师告诉他，说在长街的波拉克公司、

^① 鲍日娜·聂姆佐娃(1820—1862)，捷克著名女作家。捷克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者，其代表作《外祖母》已被译成几十种文字。在世界上广为流传。

一家经营油和漆的商店,在仓库里肯定有他所需要的那种油。

在长街的这家波拉克公司的生意果然做得热闹周到。如不让顾客满意他们是不放人走的。假如顾客要买香脂油,他们就可以给他倒点松节油,这不也很好吗?

当帅克来到一家药房,提出他想要买十个克朗授予过圣职主教供给的那种油时,老板就对伙计说“道亨先生,去给他倒一百克的三号大麻油。”

当伙计用纸把瓶子包好后,以一个会做生意的人的口吻对帅克说“这可是一等品,假如您希望来点刷子、油漆、干性油的话,请光顾,我们一定热诚周到地为您服务。”

这时,随军神甫正捧着教义问答,重温那些他曾在神学院学过却没能记住的内容。他特别喜欢几句非同一般机智的句子,读了使他诚挚地笑了。比如有这么一句“‘终傅礼’一词来源于:这种临终涂油礼通常由教会施于人身之上所有神圣的涂油礼中之最后一次。”

又如“每个病危但仍然清醒之基督教天主教教徒均可接受终傅礼。”

“病人也应接受终傅礼,只要他仍然可能具有记忆力之情况下。”

后来,传令兵来了,带来一封公函,内容就是告诉随军神甫,说是“为士兵宗教教育的女贵族协会”明日将出席军医院的终傅礼。

这个协会是由一批神经质的老太婆组成,她们在各个医院里向士兵们散发圣徒画片和描写为皇帝大人而去世的天主教士兵的故事集。在这些故事集里有一张彩画,那是描绘战场情景的。画面上到处呈现出人和战马的尸体、翻倒的弹药车辆、底朝天的炮架。在地平线上,村庄在燃烧,榴霰弹在爆炸;在画片的突出部位躺着一个断了一条腿的垂死的士兵,一位天使弯下腰去送给他一个花圈,缎带写着“今天你也将随同我去天堂。”而那个奄奄一息的士兵却幸福地笑了,他感觉他们给他拿来了冰淇淋。

当卡茨读完了公函后,吐了一口唾沫,他心想“这明天又有一场好戏喽。”

他管这个协会叫做“一群败类”。几年前,他在伊克纳采教堂给士



兵布道时就认识了这样的败类。那次他的布道里添枝加叶，拼凑了不少东西，“协会”的成员们通常都坐在上校的后面。两位身着黑衣裙、戴着念珠的瘦长女人赞同他的布道，跟他谈了两个小时有关士兵宗教教育的问题，直到把他惹火了，不得不对她们说“对不起，我的女士们，连长大人还等着我去打‘费布尔’牌哩。”

“我们终于有了油喽，”当帅克从波拉克公司回来后，他就是这般庄严地宣称，“三号大麻油，一等品，足够我们用来给整个团的人施涂油礼了。这是一家殷实的公司，那儿还卖油漆、干性油和小刷子。我们还缺一个小铃铛。”

“干吗要买小铃铛，帅克？”

“我们必须走一路摇一路，好让人们向我们脱帽致敬呀，神甫大人。要知道我们是追随圣父的，并带着三号大麻油行进的，早就是这么做的。曾经有许多人，啥罪也没有就被关了起来，原因就是没有脱帽致敬。有一回，日什科夫教区的一位神甫把一个瞎子痛打了一顿，也是因为在这种场合下他没有脱帽致敬。而后就将他关了起来，那是因为在审判他的时候证明了他既不聋又不哑，只是瞎了眼。应该说，铃声是听得见的，尽管这铃声会引起他的反感，因为它总在夜里响起。这就跟过圣体节^①时一样。要是在平时，人们才不会理我们呢，可在这个时刻，那就得向我们脱帽致敬喽。神甫大人，要是您不反对的话，我立马就去把它弄来。”

当神甫批准后，半小时后帅克就将铃铛拿来了。

“我是在‘小十字架’客栈门前买到的，”他说，“我紧张了五分钟，在买到它之前我必须长时间地等待，因为总有一些人进进出出。”

“我到咖啡馆去一趟，帅克，如果有谁来，就让他等一会儿。”

大约一小时后，来了一位灰白头发的、上了年岁的老先生，腰杆挺得很直，目光十分严厉。

他的整个外貌流露出一种执拗和敌意。他看人的样子像是命运之神派他来摧毁我们这个可悲而又卑劣的行星，抹平它在宇宙间的痕

^① 天主教称做“圣事”的宗教仪式之一。

迹似的。

他说话是那样的粗鲁、枯燥乏味、不留情。“在家吗？去咖啡馆了？叫我等着？好吧，那我就等到明天早上吧。上咖啡馆有钱，要他还账却说一个子也没有！还是个神甫，呸！”

他在厨房里吐了一口痰。

“先生，请别在咱们这儿吐痰呀，”帅克说，并且很有兴趣地观看着这位陌生的先生。

“我还要再来一口！你看着，就这样吐！”这位顽固不化、毫不留情的先生说。于是这第二口痰就吐向了地板。“他怎么就不感到害臊呢。还是个军队里的神甫哩，真不要脸！”

“你要是个有教养的人，”帅克提醒他说，“那你就应该改掉在陌生人家里吐痰的恶习。或许你认为，值此世界大战之际，你就可以为所欲为吗？你应该懂礼貌，别像个瘪三无赖。你的行为举止要温和，谈起话来要彬彬有礼，别跟个流氓一样，你这个混沌老百姓！”

这位顽固不化的先生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气得浑身发抖，他嚷道，“你竟敢说我是个没有教养的人，那你说我是什么，你说说看……”

“你是臭狗屎，浑蛋一个，”帅克回答说，眼睛直盯着他。“你往地上吐痰，那就跟你曾经在电车、火车上或是别的公共场所一样。我一直感到惊奇和纳闷，干吗到处都挂着‘禁止随地吐痰’的纸条儿？现在我才明白，原来都是冲着你来的。大概很多地方的人都跟你很熟了。”

固执的先生开始脸色大变，他挖空心思，喊出一连串的骂人话，指责帅克甚至随军神甫。

“你那些个脏话都骂完了吗？”帅克平静地问道（当来人已骂完最后一句“你们两个都是浑蛋，真是什么样的人开什么样的铺”时），“或者在你滚下楼之前，你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固执的先生此时已经骂得如此的筋疲力尽，再也想不出有分量的骂人话来，所以他就不吭声了。帅克认为，再跟他继续废话下去，看来是没啥用了。

于是他就把门打开，一脚就将固执先生脸朝着过道那边的门口踢去。这一脚就连世界杯男子足球赛的最佳射手也会感到相形见绌，羞



得无地自容。

在固执先生背后的楼梯上响起了帅克的声音：

“下次再要上一些文明人家拜访，行为举止一定要放文明些。”

固执先生在窗下来回踱步了很长时间，他是在等神甫回来。

帅克开着窗户，一直在监视着他。

客人终于把随军神甫等来了。神甫还领着客人走进房间，并让他坐在自己对面的椅子上。

帅克一声不吭地端来一个痰盂，把它搁在了客人的面前。

“你这是干什么，帅克？”

“报告，神甫大人，就是因为他往地板上吐痰，我刚才和这位先生还闹了一场小小的不愉快的风波。”

“请你离开我们一下，帅克，我们两人之间有点事儿要办。”

帅克敬了个军礼：“报告，神甫大人，我就离开。”

帅克进了厨房。一场颇有趣味的对话正在屋内进行。

“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您是为了那张期票的钱来的吧？”随军神甫向自己的客人问道。

“是的，我希望……”

随军神甫叹了一口气。

“一个人常常陷于仅仅只剩一种希望的困境。‘希望’这个词该有多么美，‘希望’是‘信仰、希望、爱情’这枝三叶草中的一叶，它能使人摆脱生活的忙乱，从而振作起来。”

“我希望，随军神甫先生，这笔金额……”

“肯定的，尊敬的先生，”随军神甫打断他的话说，“我可以再重复一遍‘希望’这个词能使人在同生活进行搏斗时增加勇气，连您也没失去希望嘛。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啊：做一个有确定的理想，做一个用期票做贷款而且希望及时得到偿还的无辜的、纯洁的人。希望吧，不断地希望我会还您一千二百克朗，尽管我口袋里的钱还不到一百克朗。”

“那么您就是……”客人说话结巴起来。

“不错，我就是……”随军神甫回答说。

客人那张执拗、敌意的面孔又涨大了很多。

“先生，这是骗局。”他站起身来说。

“您请安静点，尊敬的先生……”

“这是骗局，”客人一个劲地嚷道，“您利用了我的信任。”

“先生，”随军神甫说，“换换空气绝对有益于您。这里也太闷了一点。帅克，”他朝着厨房那边喊道，“这位先生想到户外去呼吸一点新鲜空气。”

“报告，神甫大人，”从厨房那边传出声音说，“我已经把这位先生赶出去过一次了。”

“再重复一次！”响起了神甫的命令声。这命令被执行得那么迅速、机灵而残酷无情。

“一切都弄妥了，神甫大人，”帅克从走廊那边回来时说，“在他想在我们这儿肇事之前，我们就得先把他结束掉。马莱西采有个小酒店老板，是位知书达理的人。他遇事都爱引用《圣经》里的话。当他用鞭子抽打谁，他还总要说‘谁珍惜藤条，他就是憎恨自己的儿子；谁要是爱自己的儿子，他就应如期惩罚自己的儿子。谁要在我酒店里打架，我就得给谁几下。’”

“你看到了吧，帅克，一个不尊重神甫的人会是什么下场，”随军神甫笑了笑说，“圣约翰·兹拉托乌斯基曾说过‘谁尊重神甫，就是尊重基督，谁要使神甫受屈，就是欺侮基督，因为神甫正是基督的代表。’——明天的事儿我们应该准备得完美无缺。你给弄点火腿煎鸡蛋，再温点波尔多^①白葡萄酒，吃饱了咱们就致力于思考了，因为，正像晚祷文上所说的‘敌人对于这所住宅的一切阴谋诡计都因为上帝的怜爱而遭到制止。’”

一群特别固执的人活在世上，两次被轰出随军神甫住宅的那位男子便是其中之一。正当晚饭准备停当时，有人来按门铃。帅克前去开门，不一会儿他就回来了，并报告神甫说“他又来了，神甫大人。我临时将他关入洗澡间，好让我们美美满满地进晚餐。”

^① 法国盛产葡萄酒之城市。



“你这样做不好，帅克，”随军神甫说，“宾至如归，上帝到家了。在那遥远古代的宴会上，他们都要弄一些丑八怪来给客人娱乐消遣。你把他带进来，也让我们娱乐消遣一番吧。”

不多一会儿帅克就把那个顽固不化的人领了进来。那人忧郁地望着眼前的一切。

“您请坐！”随军神甫和蔼可亲地请他，“我们的晚餐刚好快要吃完了。我们吃过了龙虾、鲑肉，现在又上来了火腿煎鸡蛋。一旦有人借钱给我们，那我们就大吃大喝美餐一顿。”

“我希望，我不是来此让别人寻开心的，”忧郁的男子说，“我来这里今天已经是第三回了。我希望，现在我能把一切解释个清清楚楚。”

“报告神甫大人，”帅克发表意见，“他是一条十足的水螅。经得起摔打，非常皮实的一个人。就跟利布尼的那个鲍谢克一样，一个晚上得把他从‘艾克斯涅尔’酒店里撵出去十八次，每次他总会又转回来，说是忘了烟斗。他从窗口、从门爬进来，又从厨房翻墙到夜宵厅，从地窖钻到卖酒处，要不是消防队把他从屋顶上拉下来，他还可能顺着烟窗管道往下爬。这么持久，坚持不懈，真可以当个部长或者议员什么的。他们对他那是用尽了各种办法。”

那个顽固不化的男子似乎根本就没注意他讲的是什么，还顽固地重复说“我想弄个明白，我请求您听我说说。”

“那您请便吧，”随军神甫说，“请您说，尊敬的先生，您想说多久就说多久吧，而我们可得继续我们的饮宴，我希望它将不会妨碍您讲话。帅克，上菜！”

“您要知道，”顽固不化者说，“战争爆发了。我在战前借给您的那笔金额，要不是战争，我也不会催逼您还。我可有过惨痛的教训呀。”

他从口袋里掏出记录本接着说“我都有记录的。扬纳达上尉欠我七百克朗，但他在德里纳河英勇地倒下了。普拉什克中尉在俄国前线被俘，他欠我两千克朗。维希特勒连长也欠我这么多金额，他在俄国的拉瓦附近被自己的士兵们枪杀了。马赫克上尉在塞尔维亚被俘，欠我一千五百克朗。欠我债的人在我的本子里还多着呢。这一个带着没有支付给我的期票在喀尔巴阡山阵亡，那一个又当了俘虏，第三

个在塞尔维亚淹死，第四个在匈牙利的军医院里奄奄一息了。现在您该理解我的担忧顾虑了吧？我要不是有这般的毅力、这般的不留情面，这场战争就会将我毁灭。您可以对我表示异议，说在您那儿没有任何直接的危险威胁着您，那就请您看看这个吧。”

他把自己那个记录本伸到随军神甫的鼻子底下：“您瞧瞧：布尔诺的随军神甫马蒂阿什一周前在隔离病院去世了。我悔恨极了。他应付给我一千八百克朗。他是到霍乱病院去给人行临终涂油礼，那人死后不久，他自己也一命呜呼了。”

“这是他的职责，亲爱的先生，”随军神甫说，“我明天也得去行临终涂油礼。”

“而且也是去霍乱病院，”帅克补了一句，“您也可以同我们一块前去，让您看看，牺牲自己意味着什么。”

“随军神甫先生，”那位顽固的男子说，“请您相信，我已经处于山穷水尽的地步，战争是不是就是为了要把我所有的债务人统统从世界上消灭掉？”

“得等到把您征召入伍，让您上战场服兵役的时候，”帅克又补充说，“那么神甫大人和我就来给您做弥撒，求上帝恩赐，让第一颗手榴弹就将您报销了事。”

“先生，这是一桩严肃的事情，”“水螅”对随军神甫说，“我请求您别让您的这位勤务兵在这里胡搅蛮缠，好让我们能尽快了结这桩事儿。”

“我请求您，神甫大人，”帅克的声音响起，“请求您真的命令我别搅和到你们的事情当中来，否则，我就要像一名品行端正的、正规的士兵应该做的那样，我将继续维护您的利益。这位先生的想法完全对，他想完全靠自个儿的力量从这里离开。再说，我也不是那么爱打架的人，我是个合群的人。”

“帅克，我已经开始感到没意思透了，”随军神甫像是没有发现有客人在场似的说，“我原想这个人能使我们愉快，讲述点什么趣闻、逸事之类的，而他却要求我命令你，别让你来掺和这件事，尽管你已经同他折腾过两次了。当我们就要举行重大的宗教仪式之前的这个晚上，在这需要我们全神贯注于上帝身上的时候，他却拿那区区一千二百克



朗的微不足道的往事来纠缠打搅我，想把我从良知的探索中、从上帝的身旁引开。他是想要我再对他说一遍：我现在是一个子儿也不给他。为了这般神圣的夜晚不致搅乱，我不愿再跟他啰唆下去了。帅克，你自己去跟他说：神甫大人是什么也不会给您的。”

帅克去执行命令，朝客人的耳朵吼了一句。

而顽固的客人却继续坐在那里。

“帅克，”随军神甫提醒他说，“你问他，他打算在此还要待多久？”

“当我拿不到您欠我的钱，那我就待在这里不动窝了。”“水媳”就是那么执拗地回答说。

随军神甫站了起来，走向窗前说：“处于这种情景，那我只好把他交给你了，帅克。你想拿他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那就请走吧，先生，”帅克说完就抓住了那位令人不快的客人的肩膀，“事不过三，逢三大吉。”

帅克迅速而又漂亮大方地重复了一遍他自己已经做过的功夫，而这时的随军神甫正用手指头在玻璃窗上敲着葬礼进行曲。

夜晚的深思构想经历了好几个阶段。随军神甫无限崇敬而热切地亲近着上帝，已经是深夜十二点了，还从他房间里传出了这样的歌声：

当我们的队伍要出发去前线，
所有的姑娘都泪流满面……

连好兵帅克也跟随他一起唱了起来。

在军医院里有两个人是盼望着举行终傅礼的，老少校和当过银行职员预备役军官。两人都在喀尔巴阡山作战时腹部中弹。他俩床对床地躺着。预备役军官认为，一个濒临死亡的人能得到圣人们给自己举行的涂油礼，那是自己的义务，因为他的上级向往过这种终傅礼。作为一名属下，而不让人家也给自己行涂油礼，那不就是不遵守隶属关系了吗？十分敬仰上帝的老少校却非常机灵，他认为只要你相信祈祷就能使病人痊愈。可这俩都在要举行终傅礼的头天夜里死了。当第二天早晨，随军神甫带着帅克赶到时，这两位军人都蒙上了床单躺





在床上，他们的面孔跟所有被什么窒息而死的人的面色一样发黑。

“我们弄得多有气派，神甫大人，可如今却被他俩给我们毁了啊！”当办公室有人来通知他们，说这两个人已经什么都不需要了的时候，帅克发火了。

那倒是真的，很有气派：坐在马车上，帅克摇着铃铛，随军神甫手里提着用餐巾包着的那瓶油，还一本正经地给脱帽行礼的过往行人祈神赐福。

其实向他们脱帽敬礼的人真的并不多，尽管帅克一个劲地摇铃，让它发出洪亮的铃声，以招来更多的过往行人。

倒是有几个天真无邪的男孩追着马车跑，其中一个还坐在了马车的尾部，其余的就齐声嚷嚷：“追车呀！追车呀！”

帅克直向他们摇铃，马车夫朝后面挥了一鞭子。在沃基奇克大街，有个女门房，圣玛利亚协会成员，她跑步追上了马车，在快速行进中接受了神甫的祝福，画着十字，然后就吐了一口唾沫，说：“像一群魔鬼带着那位上帝在跑呀！把人都快累出痲病来了呀！”而后气喘吁吁地回到自己原来的地方。

铃声使得拉车的牝马很是惊慌，很可能使它想起了以往的年代，因为它总是不断地回头向后张望，有时还试图在街上跳起舞来。

这就是帅克所说的那种伟大的气派。随军神甫去办公室结算终傅礼的费用，向军医院会计报账说：军事当局应该付给他一百五十克朗的路费和圣油费。

接着军医院院长和随军神甫之间发生了一场争吵。在这期间，随军神甫几次用拳头捶着桌子并表态说：“您千万不能有这种想法，连长先生，行终傅礼是白白徒劳的。就是派个轻骑兵团的军官到养马场去领马，也得付给他出差费嘛。我真的感到很遗憾，那两名伤员没等来行终傅礼，否则您还得多花五十克朗。”

帅克拿着那瓶圣油在楼下警卫室里等着神甫。那瓶油引起了士兵们极大的兴趣。

有人发表意见，认为拿这种油去擦枪和刺刀那是蛮不错的。

还有个来自捷克摩拉维亚高原、笃信上帝的年轻士兵请求不要谈

这类事情,不要使圣洁的秘密卷入争端,而应该像基督教式地希望。

一位老预备役兵瞅了瞅这位乳臭未干的小子,并且说“就这么个希望?我看让榴霰弹把你的脑壳炸掉算了。我们被人家愚弄啦!有一次一个教权主义的议员到我们这儿来大谈特谈什么神圣的和平笼罩着大地;谈上帝是如何如何不希望有战争,他希望全人类都生活在和平中,相互情同手足。可是,你看他,这个狗屁议员,战争刚一爆发,他就在所有教堂里为我军各兵种的胜利祈祷了,而一谈起上帝来就像谈一个统领和指挥这场战争的总参谋长似的。就在这个军医院里,我见到葬礼的次数那是不计其数。一车一车断腿缺胳膊的人从这儿拉走。”

“而士兵是裸着身子被埋葬的,”另一个士兵说。“然后将他那套军服又穿在另一个活着的士兵身上。就这样一个接一个地传下去。”

“传到我们赢得这场战争为止。”帅克补上一句。

“这个一钱不值的東西还想打赢,哼,”从角落里响起了下士的声音,“要让你们这号子上阵,下战壕,弄去拼刺刀,钻铁丝网,爬坑道,挡迫击炮,那才好看哩!躲在后方过舒坦日子,那谁都会,可一旦要你上前线去送死,那谁都不干了。”

“我也在想,让人拿刺刀扎个窟窿倒是很不错的,”帅克说,“肚皮上吃粒子弹那也不坏,那更好的是,当被手榴弹炸成两段,看见自己的腿和肚子离开自己那么远;正当他感到十分惊奇、可别人还来不及向他解释清楚之时,他却早已断了气。”

一位年轻士兵真诚地叹了一口气。他为自己年轻的生命感到惋惜。可怜自己生在这么一个愚蠢的世纪,像屠宰场上的牛马一样任他们随意宰割,这一切到底是因为什么?

一个士兵,职业是教员,他好像看透了这人的心思似的补充了一句“有些学者根据太阳上的黑子来解释战争。只要这黑子一作怪,大地就会遭灾难,像攻陷迦太基^①……”

① 非洲北部古国。约公元前814年在今突尼斯湾建立迦太基城。公元前3世纪开始与罗马人争夺地中海西部的统治权,从而导致迦布匿战争。公元前146年,迦太基失败,终沦为罗马治下的阿非利加省。



“别在那儿装深奥了，”下士打断他的话说，“最好还是来点实际的，去擦地板吧，今天轮到你了。太阳上有了什么讨厌的黑子与我们屁相干。即使那上面有二十个黑子，我也不能拿来买任何东西呀！”

“太阳上的那些黑子确实是有很大的意义，”帅克也搅进来了，“有一回，有那么个黑子出现了，当天我就挨了一顿揍，那是在努斯列^①区‘班柴迪’酒店里。从此，不管我上哪儿去，我都要在报上寻找一番，看有没有再出现什么黑点，如果说就有那么一小黑点出现，那就拜拜吧，我的玛利亚，我哪儿也不去了。我就这样耗着。当雷培火山爆发，把整个马提尼克岛^②都毁了的时候，一位教授在《民族政策报》上发表文章，说他早就提醒过读者了，太阳上面有个大黑子。可是这份《民族政策报》却没有被及时送到岛上，于是那个岛上的人便倒了大霉。”

此时，随军神甫在楼上办公室里遇到一位“为士兵宗教教育的女贵族协会”的会员，一个老妖婆。她一大早就在军医院里转来转去，到处散发她的那些圣徒图片。伤病员们则把它们扔进了痰盂。

她来回走来走去不说，还喋喋不休地唠叨着自己那些愚蠢的无聊话，说什么要真心诚意地忏悔自己的罪过，要真正地改邪归正，那么死后就能得到亲爱的上帝对他们的永恒的拯救等空话。

她和随军神甫说话的当儿，气得脸发白：“这场战争非但没有使士兵们变得高尚起来，反而使他们成了一群野兽。”楼下的伤病员们对她吐舌头，说她是“假慈悲”，是“天使般的母羊”。“这实在是太可怕了，神甫大人，他们全都堕落了。”

她还起劲地谈如何对士兵进行宗教教育的设想，一个士兵只有当他懂得了为自己的皇上去打仗时，他就会英勇奋战；当他信仰上帝，怀有宗教感情，他才不惧怕死亡，因为他明白，天国在等着他。

这位饶舌妇还说了许多诸如此类的蠢话，显然她是要拖住随军神甫。可是神甫却根本不理睬她那一套而吩咐道：

“咱们回家去，帅克！”他朝警卫室喊道。在回家的路上，他们再也

① 努斯列是布拉格东南郊的一个工业区。

② 东加勒比海诸岛中的小安的列斯群岛之一的法属马提尼克岛。

不讲那些气派了。

“下次谁喜欢去举行涂油礼就让谁去举行吧，”随军神甫说，“一个人为了每一个人都能获得拯救的灵魂，这个人还得去跟一些人在钱的问题上讨价还价。这些干会计工作的人真差劲，全是些恶棍。”

当看到帅克手里拿着的那瓶“圣油”时，他皱着眉头说“帅克，我们不妨用这瓶油来擦擦你我的皮鞋好啦。”

“我想试试用它来擦一擦门上的锁，”帅克补充说，“每当您深夜回家开门时，把门弄得吱呀吱呀直响。”

于是这场终傅礼尚未开始也就结束了。



第十四章 帅克当了卢卡什上尉的勤务兵

—

帅克的幸福日子是那样的短暂。残酷的命运将他和随军神甫之间的友好关系割断了。如果说,在这事件之前,随军神甫的为人还使

人觉得可亲的话，那么，他现在的所作所为却揭开了他可亲的面纱。

随军神甫把帅克卖给了卢卡什上尉，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在玩纸牌时把他输给了上尉，正如像过去俄国卖农奴那样。事情发生得很出人意料。一天，卢卡什上尉家请客，宾客满座，玩起了“二十一点”^①来。

随军神甫则输了个精光，最后他说“拿我的勤务兵做抵押，您可以借给我多少钱？他可是个天下第一号的白痴，可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活宝，确实与众不同，真可谓之空前绝后的东西。我敢打赌您是从未见过这样一个勤务兵的。”

“那么我借给你一百克朗，”卢卡什上尉提议说，“如果后天我得不到这笔钱，你就把那个宝贝给我弄来。我目前用的勤务兵糟透啦，是个怪里怪气的人。他总有叹不完的气，老是不不断地写家信，这还不够，那是见什么偷什么。我曾经痛揍了他一顿，可是丝毫也没用。我只要一碰见他，就敲他的脑袋，但也无济于事。我把他的门牙敲掉了几颗，仍然制不了这家伙。”

“那就这么定了，”随军神甫满不在乎地说，“后天，还不上你一百克朗，帅克就归你啦。”

他把一百克朗也输光了，他忧郁地起身回家。他清楚地知道，在规定的期限之内他绝对没有能力凑足那一百克朗，实际上他已经卑鄙无耻地把帅克卖掉了。

“我真傻，当初我应提两百克朗就好了。”他有些生自己的气。在换上不一会儿就能把他送到家的电车时，猝发一阵自责、伤感之情。

“这件事我干得真不地道，”他深思着，一边按着自家住宅的门铃。“我怎好正眼去看他那双傻得到家的善良的眼睛呢？”

“亲爱的帅克，”当他一进到家后就说了，“今天发生了一件很不平常的事情。我的牌运晦气到了家。我把所有的钱都押上，因为我手中

① 这是纸牌中的一种说法。得二十一点者赢，过了点则输；都不到二十一点时，比大小，大的赢，小则输。



握有个爱司,接着又来了个十^①。庄家手中开头只有个小伙子(J),后来也给他凑成了‘二十一点’。后来,我还抓了几次爱司和十,可是末了我的点数总是和庄家的点数相同。所有的钱都流到庄家那儿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弄到最后,我把你也给输掉了。我拿你当抵押,借了一百克朗,如果后天我还不上钱,你就不再属于我,而归卢卡什上尉了,我实在很抱歉……”

“我还有一百克朗,”帅克说,“我完全可以把这点钱借给您。”

“那你快拿到这儿来,”随军神甫精神抖擞起来,“我立马就给卢卡什送去。我真不愿意跟你分手。”

卢卡什看见随军神甫回来,很为惊讶。

“我是来还你那笔债的,”随军神甫说,神气十足地环顾了一下四周,“把牌给我拿来。”

“给我押上,”轮到随军神甫时,他嚷了一声,“唉,只有一点之差,”他宣称,“我多出一点来^②。”

“那就再押,”赌到第二轮他又说,“押——不看牌?”

“二十点算赢。”庄家说。

“我统共十九点,”随军神甫低声地说,一面就把帅克为了从新的奴役下赎身而借给他的一百克朗中的最后四十克朗又交给了庄家。

在回家的路上,随军神甫断定这下是彻底完了,再没有什么可挽救帅克的了,这是命里注定要去伺候卢卡什上尉了。

当帅克为他开了门后,他对帅克说“一切都徒劳无益,白费力,帅克,什么人也无法违背他自己的命运,我把你和你的一百克朗全输掉了。我做了我力所能及的一切;然而命运胜我一筹,把你送到了卢卡什上尉的魔掌里,我们分别的时辰已到。”

“那是庄家钱下得大赢了您呢,”帅克非常平和地问道,“还是人家老抢先下注赢了您的?不来好牌肯定不好,可有时牌太好了那就更糟糕。在兹德拉哈生活着一个叫维沃达的白铁工,他常到‘百年’咖啡馆

① 在他们玩牌的规则中,爱司算十一点,加上十点,共二十一点。

② 神甫比规定的多出一点,即二十二点,这一轮他又算输了。

后面那个小店去玩纸牌。有一次，鬼使神差似的，他冒失地说了一句：‘咱们来玩二十一点，每次押五克莱查怎么样？’于是便玩了起来。他坐庄。大伙都输了，而赌注增到了十克莱查。老维沃达想让别的人也赢一把，于是他就老念叨着‘小牌、坏牌就是不来’。庄家大赢，而赌注涨到一百克朗啦。玩牌的人中间谁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来押，维沃达急得满头大汗。除了那一句话再也听不到别的‘小牌、坏牌我家来。’他们把五克莱查往那儿一押，他们的钱总往那儿跑去。有一位扫烟囱的师傅输急了，跑回家去取钱。回来一看，赌注已超过一百五十克朗了，他狠心下它一注。维沃达想从老是赢牌的情景下摆脱出来，说宁可一下涨到三十，只要不赢就行，可事与愿违，他又抓到了两个爱司，他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故意说‘十六点就赢牌’，而那位扫烟囱的师傅所有加起来才五点。这不是倒霉又是什么呢？老维沃达脸色苍白，不幸之极。周围的人开始骂人，并窃窃私语起来。其实他是一个诚实可信、最守规矩的牌友，而他们硬说他玩鬼把戏，说有一次因为他玩假牌还挨了一顿揍。现在作赌注的克朗已越堆越高，已经高到五百克朗了。小店老板手痒痒的。他手上正好有一笔准备上啤酒厂买啤酒的钱。于是他就拿出这笔钱坐了下来，他先押了二百，眯着眼睛，并且将椅子转个个儿，朝着好运的这一方坐着，并且说，庄家有多少钱我就押多少钱，开牌吧，还说‘咱们把牌都亮出来！’老维沃达要能知道如何让自己输就好了。大伙都惊奇，一开牌，亮了一个‘七’，可他也要下注。这时小店老板的胡须下面露出了微笑，因为他有二十一点了。第二轮发到老维沃达那儿又是个‘七’，他也要了。‘现在要来个爱司或者十什么的！’小店老板尖刻地说，‘我拿我的脑袋担保，维沃达先生，这回您可完蛋了。’全屋鸦雀无声，维沃达把牌这么一转，第三个七点出现了。小店老板面如白纸，这是他最后的一笔钱了。他走进了厨房。没一会儿的工夫，给他当过学徒的一个孩子跑来，要我们赶快去给他的老板大人把绳子割断，说他在窗户把手上上吊了。我们去把绳子拉断，把他救活了过来，大伙还接着赌。已经玩得谁都没有一个子儿钱，全都堆在了只在那里一个劲儿地说‘小牌、坏牌我家来！’的维沃达这位庄家面前了。他确实想超过二十一点好输掉，可是他必须把每



张牌亮在桌上,因此无法弄虚作假以求故意输掉呀!他的好运使所有的人惊呆了。当他们已经到了无现钱可输的地步时,便拿自己的债券来赌。没过几小时,老维沃达面前的钱已经成千上万了。扫烟囱的师傅欠庄家一百五十多万,兹德拉什的送炭人欠庄家大约一百万,‘百年’咖啡馆的门房欠八十万,一位医学院学生欠两百多万克朗,单是抽头钱中用碎纸片写的借据就有三十五万克朗之多。老维沃达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如老是在去上厕所,总让别人替他抓牌,可等他一回来,人们通知他,他又赢了,他还是二十一点。他们拿来一副新牌还是不管用。要是维沃达得了十五点,那别人总只得十四点。大伙都气鼓鼓地瞪着他老维沃达。有位铺石工骂得最凶,他不管什么情况下,他都只押八克朗。他公开宣称,像维沃达这号人就不该活在世上走来走去,应该踢他,撵走他,像淹狗崽子一样淹死他。您根本没法想象老维沃达的那种绝望。最后办法有了:‘我去一下厕所,’他跟扫烟囱的说,‘您就替我抓牌吧,师傅!’他帽子也没戴就跑上街去,径直地跑到米斯利柯夫街去找警察。找到巡逻队后,便报告说那个小店,那个小店里有有人在赌博。巡警们让他先走一步,他们随后很快就会赶到。当他一回到那里,大伙都跟他说,他不在此的这段时间里那位医学院的学生输了一万多,门房输了三万多,在放抽头钱的盘子里他们已经放了五十万克朗的借据了。不一会儿,一伙警察就进了小店。铺石工喊道:‘快逃命去吧!’然而已经晚矣。警察没收了庄家的赌金,把所有人都押到警察局去了。兹德拉什的送炭人因为拒捕,被装入囚车里押走。庄家有五亿多的债券和一千五百克朗的现金。‘真饱眼福,’当警长看到这笔数目惊人的巨款时说,‘这比蒙特卡洛^①还要厉害嘛!’包括老维沃达在内,大家都被关到第二天早晨。他们把维沃达作为报案人给放了,并许诺他,根据法律规定,可以给他三分之一的庄钱作为酬金,大约是一亿六千多万,可是他到早上就因此而昏了头,像发了疯似的,一大清早就跑遍了整个布拉格去为自己订购能装这笔巨款的保险柜。这才是常言道‘牌运亨通’哩!”

① 欧洲地中海沿岸摩纳哥的首都。世界著名的大赌场。



随后帅克去煮格罗格酒。结果是这样的,当夜深人静了,帅克十分吃力地把随军神甫安排上床去的时候,神甫流下了眼泪,呜咽着说:

“我出卖了你,朋友,我没皮没脸地把你给卖了。你咒骂我、揍我一顿吧!我都该承受。我把你扔给人家,让其随意摆布,我不敢正眼看你。你推我、咬我吧,把我粉碎了吧!我也不配得到什么好下场的。你知道我是什么吗?”

此时随军神甫把沾满泪痕的脸埋在枕头里,用虚弱的声音咕嘟着:“我是个品行不端的下贱胚。”然后就像被抛进水里一样发出咕嘟声,熟熟地睡去了。

第二天,随军神甫躲闪着帅克的眼光,大清早就出去了,直到深夜才带着一个胖胖的步兵回来。

“帅克,”他说,仍然躲着帅克的目光,“你告诉他东西都放在哪里,好让他摸得着门儿,教教他怎么煮格罗格酒,明儿一清早就到卢卡什上尉那儿去报到。”

帅克教着那个新来的人煮格罗格酒,俩人十分愉悦地过了一夜。到了早上,胖子步兵刚一起床,嘴里就一个劲儿地哼一些怪异的民歌小调的混杂之类的东西,瞎唱一气:

小溪绕着霍多夫流啊,我那亲爱的在那边儿卖着黑啤酒啊,
山呀,山呀,你是高又高啊,少女们走在公路上呀,农夫耕作在白山^①上呀……

“我一点也不担心,”帅克说,“你有如此这般的天才嘛,随军神甫这儿就不成问题了,肯定能待下去的。”

于是,第二天上午,卢卡什上尉头一次见到了好兵帅克那张朴实、憨厚的面容。帅克向他报告说:

“报告,上尉长官,我就是随军神甫玩牌输了的那个帅克。”

^① 白山在布拉格附近。1620年11月8日发生的“白山战役”逾越捷克国境,导致了欧洲长达三十年的战争,捷克国家从此丧失独立,而沦为哈布斯堡王朝的一个省份。

二

军官们使用勤务兵的制度是古已有之。好像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就有自己的马弁。无疑的,在封建制度下是由骑士出身的雇佣兵来充当此类角色的。堂吉诃德的桑丘·潘沙^①算什么?我很觉奇怪,为何至今却还没有人写一部勤务兵之类的历史呢。要是我们能找到这么一本书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在书中读到一段阿尔玛威尔的公爵,他在托莱多围城期间,饿得心慌,于是,不加盐地就把自己的勤务兵吃掉的故事。公爵本人在其自己的回忆录中就描写过此事,并且还说他马弁的肉既鲜嫩又香脆,也还柔韧,那味道嘛介于鸡雏肉与小毛驴肉之间。

在古老的士瓦本人^②写的一本关于军事艺术的书中,我们也可以找到为勤务兵规定的一些条令。在古代,马弁之类人员必须笃信宗教,虔诚、讲道德、说实话、谦恭、刚毅、勇敢、正直、勤劳,简单一句话,必须成为他人的典范。新的时代,大大地改变了这一典型的实质内容。现代派的那种“仆佣”是既不虔诚是又很缺德,不诚实,谎话连篇,欺骗自己的主子,往往使自己长官的生活变成真正的地狱。现代派的那种“仆佣”可说是一些为人狡诈的奴仆,能弄出各种阴谋诡计来使主人的生活变得苦恼不堪。在新一代的马弁中,很少能找到那种富于牺牲精神,那种克己,像阿尔玛威尔的公爵的侍从、善良的弗南多那样的,肯让自己的主人不放盐就把自己吃掉。从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样一种现实,各级长官们在跟自己的那些现代的传令兵作殊死的搏斗时,得使用一切想得出来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威。这也称得上是恐

① 桑丘是堂吉诃德的侍从。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著名小说《堂吉诃德》中的一个
人物。

② 指中世纪德意志士瓦本地区的居民。



怖统治的一种式样吧。1912年，在史迪尔斯基的赫拉德茨有过这么一起案件：一位连长成了一位杰出的人物，他一脚就踢死了自己的勤务兵。当时就释放了他，那是因为他总共才干过两回这种事。按照这些老爷们的高见，勤务兵的命是一文不值的。他们只不过是一种东西，在通常情况下是一个充当挨耳光的玩偶、奴隶，样样都得干的女仆。这种境遇要求奴隶变得狡诈、诡计多端，那就不足为奇了。这种人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处境也许只能与旧时那些被人打后脑勺、受酷刑，以培养其自觉性的学徒的苦楚相比较。

然而也不乏其例，那就是勤务兵高升为军官主子的宠儿的事。这一来，就会给全连甚至全营带来灾难。低于他主子军衔的人都得竭力贿赂他。他有决定你请假是否被批准的作用，他肯帮你美言几句，那报告就能顺当地批准下来。

宠儿们在战争年代往往获得许多大小不一的银质奖章，以表彰他们的刚毅勇敢行为。

我在九十一团服役时认识几个这样的人：有个勤务兵获得了一枚大银质奖章，那是因为他善于把偷来的鹅烤得香脆可口；另一个得了一枚小银质奖章，这是因为他老家常给他寄些美味佳肴的包裹来，使他的主子在那最饥饿的年代也吃得大腹便便难以步行。

而他的主子提出应该发给他奖章的理由是：

“在战场上骁勇非凡，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在敌军强大炮火攻击下，寸步不离自己的军官。”

而事实上他当时正在后方某个地方掏鸡窝。战争改变了勤务兵和主子的关系，勤务兵在士兵中间成了最可恨的东西。当五名士兵只能分到一听罐头时，一个勤务兵往往就能独享一听。他的行军壶里不是满装着朗姆酒就是白兰地。这些个东西不是整天吃着巧克力，就是啃军官们吃的甜面包干，抽自己主子抽的香烟，整小时整小时地烹煮美味佳肴，还穿着非常得体的衣衫。

军官的勤务兵和军官的传令兵的关系最为亲密。勤务兵他可以把桌上大量残羹剩饭和他所能享受到的其他一切好处都会留给传令兵的。另加一名司务长，这就形成了一个三人小组。这个三人小组与

军官生活在一起,有直接联系,故关系密切,因此所有的军事行动和作战计划他们都门门清。

凡与连长的勤务兵的关系比较密切的班长,他那个班的信息就比别的班灵通多了。

当这位勤务兵说“我们于两点三十五分就来个向后转。”那奥地利士兵一分不差地准在两点三十五分开始与敌方脱离接触。

军官的勤务兵与战地炊事班的关系那也是十分紧密的,他最乐意在行军锅边优哉游哉,简直就像是在饭馆里摆在自己面前的菜谱上的菜单。

“我想要份烧排骨,”他对炊事兵说,“昨天你给了一根牛尾。给我汤里放几片猪肝吧,你知道,我是不吃脾脏之类的东西的。”

而勤务兵又是最善于扮演惊慌失措的丑角。当敌机轰炸阵地时,他吓得心脏都掉到裤裆里去了。每当这个时候,他总是带着他自己和自己主子的行李躲藏到最安全的掩体里,脑袋埋藏在毯子下面,让手榴弹找不到他。此时,他不想别的,一心盼望他的主子能中弹受伤,那他就好跟着他一块儿回到离前线越远越保险的后方。

他那可说是经过系统培养起来的惊慌失措还带有几分故弄玄虚。“我觉得,他们好像要拆电话了。”他煞有介事地向班里的人传话。当他完全可以这样说“已经拆完了”的时候,那他感觉就是幸福的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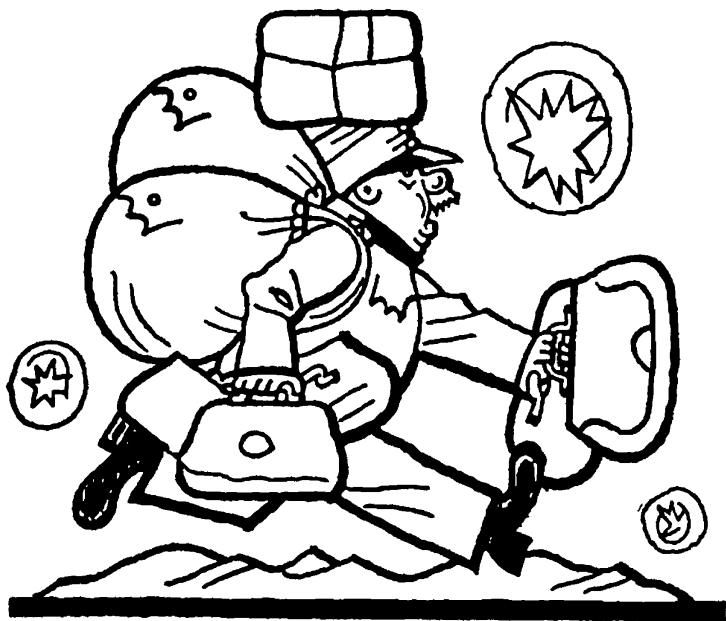
没人像他那样喜欢撤退。只有在这一片刻,他才会忘掉手榴弹和榴霰弹在头上的呼啸声,一点不觉疲倦地扛着行李往参谋部钻,因那儿停留着辎重车队。他喜欢奥地利军队的辎重车,非常喜欢乘这种车撤退。就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也能乘坐到双轮救护车的。假如他不得不徒步行军,你看他简直变了个人,一蹶不振。遇上这种情况,那就对不起了,就把自己主子的行李丢在战壕里,只背自己的财物上路。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长官为了不当俘虏而溜之大吉,那他却愿意留在那儿,此时,没有一个军官的勤务兵会忘记把自己主子的行李也一并带上,这么一来,他朝思暮想的这份财物就成了自己的私有物啦。

我曾见到过一个被俘的勤务兵,他同别的一些人一道从杜布诺步行到基辅附近的达尔尼采去。除了自己的行囊之外,他还随身背着自



己的那位不愿当俘虏、开了小差的主子的行囊。五口各式各样的手提箱、两床被子和一个枕头，还不算头上顶着的那些行李。他还抱怨哥萨克人偷走了他两口箱子。



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个人，他拿着如此沉重的一大堆东西，费力劳神地穿越整个乌克兰。他简直就像一辆活的运输车。我真无法解释，他怎么能带着这么些东西，跋涉数百公里，一直弄到塔什干，目不转睛地看守着这些东西，直到最后在战俘营里患了斑疹、伤寒，就趴在自己行李堆上咽了气。

今天，勤务兵已遍布我们整个共和国，正在宣讲自己的英雄事迹。吹嘘他们攻打过索卡尔、杜布诺、尼什和皮亚韦河。他们个个都成了拿破仑：“我已经跟我们的上校说了，让给参谋部去个电话：可以开始行动了。”

他们多半是些反动分子，士兵们恨死了他们。他们当中有些人还

爱打个小报告,当看见有人被绑走时,他们总是感到一种特别的快慰。

他们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的利己主义已到了忘乎所以的程度。

三

卢卡什上尉是衰败、凋零的奥地利王国现役军官中的一个典型人物。士官学校把他训练成一种两栖动物。在大庭广众的地方,他嘴里说的是德国话,笔下写的也是德文,但他读的却是捷克文的书。每当他给一批纯粹是捷克籍的一年制志愿兵军校学生讲课时,就用一种体己的口吻对他们说“咱们是捷克人,但没必要让人家知道这点。我也是个捷克人。”

他把捷克籍视为某种秘密组织,自己离它越远越好。

应该说,他人倒不坏,不惧怕自己的一帮上司,操练时对连队的关照也还说得过去。只给他在板棚里找一个舒适住处就行了。他还时常从微薄的薪俸中抽出点钱来给自己的士兵们买桶啤酒喝什么的。

他喜欢士兵们高唱着进行曲行军。不管是出操还是收操,士兵们都必须唱歌。他走在自己连队的旁边,同他们一起高唱:

当夜深人静,
燕麦从口袋中倒出,
砰砰啾啾声响彻夜空。

他颇受士兵们欢迎,因为他是一个十分公正的人,不习惯虐待别人。

列兵们常常在他面前发抖。他只需一个月的时间就能将最凶狠的士官改造成一只真正的羔羊。

他也能大声嚷嚷的,但从从不骂人,每句话都要字斟句酌。“你看,”他说,“我真不愿意处罚你,小伙子,可是我没办法啊,因为一支军队的



战斗力和勇敢取决于纪律性。纪律性不强的军队犹如随风飘动的芦苇。你若风纪不严、衣帽不全,缺扣子、少带子的,那就可以看得出你忘记了自己对军队应承担的义务。看得出来,你不理解为什么你被关了禁闭,为什么昨天检阅时只因你衬衫上少了一颗扣子,就这么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在老百姓眼中那根本就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儿,在军队里就得把你给关起来。你已经亲眼目睹这种不修边幅的现象在军队里是要受到惩罚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什么你少了一颗扣子的问题,而问题是要让你养成一种整齐、井井有条的习惯。今天你不愿意把扣子缝上,开始懒散起来,明天你就会觉得擦枪是件很困难的事,那么后天你就会把刺刀忘记在某个小酒店里,末了,站岗时就会呼噜呼噜入睡了。因为你已从丢失这颗倒霉的扣子开始了一种懒汉式的生活。道理就是如此简单。小伙子,我之所以要处罚你,就是让你今后能够避免因为失职违章而可能招致的更为严重的处罚。我关你五天的禁闭,希望你在喝水吃面包之时也思一思,想一想。处分不是报复,仅仅是一种使受罚者改过自新的一种教育手段。

按理说,卢卡什早就应当晋升为大尉了。尽管他在民族问题上是如此谨小慎微,但也无济于事,因为他对上司太直来直去,公事公办,不来阿谀奉承那一套。

那是因为他保持着捷克南部农民所特有的一些性格,他出生在南方密林与鱼池之间的一座村子里。

如果说他待兵还算公道,从不折磨他们的话,那要归功于他性格中所具有的一种特殊性。但他憎恶他用过的一些勤务兵,他总认为自己倒霉不幸,派给他的尽是一些最可憎、最卑鄙的勤务兵。

他抽他们的嘴巴,敲他们的脑袋;他也曾想方设法用规劝或实际行为去教育他们;但他始终不肯拿他们当一般士兵看待。他和他们这样徒劳地斗了好多年,勤务兵是换了一个又一个,末了只得叹气说:“又给我派来了一头下贱的牲口。”他把自己的勤务兵都看成是动物中比较低的一类的东西。

他非常喜欢动物。他有一只哈尔兹金丝雀,一只安哥拉猫和一条看马的狗。所有被他撤换的勤务兵,对待他的这些心爱的动物,跟他

卢卡什上尉对待干了卑劣的勾当的勤务兵的态度是一样的坏得很。

他们用饥饿折磨金丝雀；有个勤务兵竟然把安哥拉猫的一只眼睛给打瞎了；看马狗一旦遇见他们就得挨揍；末了，这个可怜的畜生被帅克之前的一名勤务兵送到庞格拉茨一位剥兽皮的人那儿给屠宰了，他倒不吝惜为此得从自己腰包掏出的那十克朗了。事后只简单地向上尉报告一声说，狗在散步时跑掉了。第二天，这名勤务兵已经同连队一起到练兵场操练了。

当帅克来向卢卡什上尉报告，说他来上班了，卢卡什就把他领到房里对他说：“随军神甫卡茨先生把你推荐给我，我希望你不要给他的推荐丢脸。我已经用过一打勤务兵了，可没有一个能在我这儿待下来的。我得提醒你，我是一个很严格的人，对任何一种卑劣勾当和撒谎行为我都要严加惩处的。我希望你对我永远讲真话，毫无怨言地执行我的一切命令。比如我说‘跳火坑！’你即使不乐意但也得给我跳。你往哪儿看？”

帅克蛮有兴趣地望着挂有金丝雀笼子的墙壁，此时，他那双善良的眼睛立即转过来盯着上尉，用一种十分亲切温和的声音回答说：“报告，上尉长官，那儿是只哈尔兹金丝雀。”

帅克这样打断了上尉那滔滔不绝的训话之后，依然定睛望着上尉，连睫毛也没眨一眨，并且还按军人姿势站得个倍儿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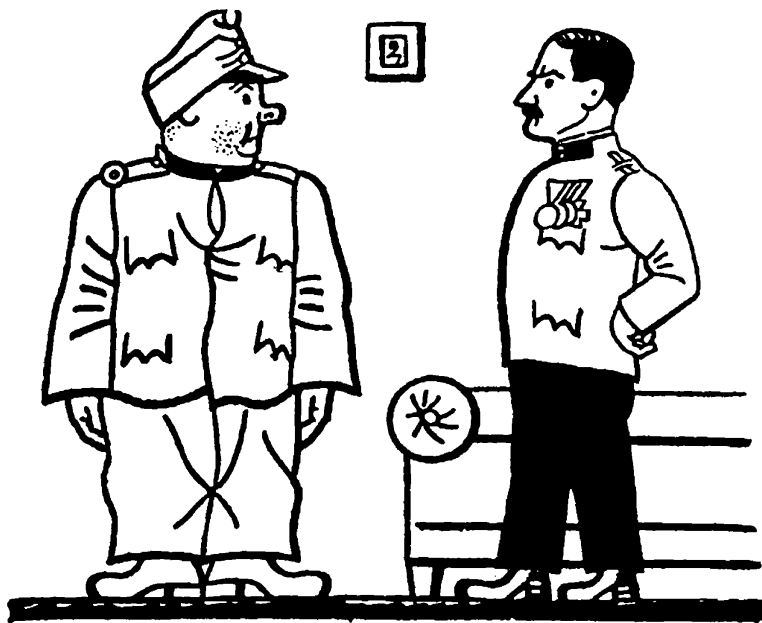
上尉本想叱他几句，可是看到帅克脸上那片天真无邪的表情，就只说了一句：“随军神甫先生推荐说，你是天下第一号的白痴。我看他这话一点没说错。”

“报告，上尉长官，随军神甫大人的话的确没有说错。当我还是现役军人的时候，就因为痴呆给遣散了，我智力低下那是出了名的。当时团里因为这个原因被遣散的有两个：一个是我，还有一个是冯·高尼兹连长先生。说起这位人呀，请允许我向您，上尉长官报告，他走在街上时，左手的一个指头总是掏着左鼻孔，右手的一个指头掏着右鼻孔。他带我们去操练时，要我们像接受长官检阅一样地排着队，然后他说‘士兵们，嗯，你们要记住，嗯，今天是礼拜三，嗯，由于明天是礼拜四，嗯。’”



卢卡什上尉像一个想不出适当的词句来表达他的思想的人那样，他只耸了耸肩膀。

他从房门到窗子之间来回踱步，围着帅克走了一圈，又踱了回去。当上尉这么踱着的时候，帅克就用两眼追逐着他，也就来回做着“向右看齐”、“向左看齐”的动作，脸上的表情是那样的天真无邪，以致上尉垂下双眼，望着地毯说了些与帅克所谈的傻连长风马牛不相及的话：“记住，我这儿什么都得要干干净净、井井有条，不许跟我说谎。我热爱诚实，憎恨谎言。我惩办起撒谎的人来是一点也不留情的。我的这些话你听清楚了没有？”



“报告，上尉长官，我听清楚了。一个人最要不得的是撒谎。谁要一开始就前言不搭后语，那他准完蛋了。在贝尔希姆夫乡的后面有一个小村子，那儿住了一个叫马列克的教员，他正追求着守林人史贝拉的女儿。史贝拉已经转告过他：要是他胆敢和他的女儿到林子里来幽

会，一旦让他碰上，那他就要从猎枪钢丝刷上拔根钢丝下来，蘸上盐水，扎进他的屁股里去。教员也转告守林人说，这是根本没有的事。可是有一次他在等他的情人时，却被守林人碰见了。守林人本想给教员动那个手术，可是教员却推托说什么是来采花的；后又说是来抓个什么甲虫做标本的，越说越离谱。最后他竟然发誓赌咒，说是来安放捕野兔的套索的，还说当时是如何如何的胆怯。那位可爱的守林人也不客气了，将他抓了起来，扭送到宪兵队，从那儿又带上法庭，弄得教员差点儿蹲了监狱。他要是打一开头就讲真话，顶多也不过是挨蘸盐水的钢丝扎几下。我的看法是坦白直率最好。就是干错了事，自己去承认‘报告长官，我干了这，干了那。’说到诚实，那总是一种美好的事情，一个人为人忠诚老实，就能走得很远很远，就跟竞走比赛一样。可是你一开始就捣鬼，竟然小跑起来，那距离就越拉越远了。这事我表兄就干过。诚实的人到处受到敬重、尊崇，自己对自己也满意，时时会感觉自己像个新生儿。当每天上床睡觉时，他可以说‘今天仍然是诚实的。’”

当帅克如此这般地大发宏论的当儿，卢卡什上尉一直坐在圈椅里，望着帅克的靴子，心里想着：“我的天哪，我想我大概也常常这么唠叨地讲些废话吧，只是讲话的方式不同而已。”

可是，为了不损害自己的尊严，他等帅克把话讲完之后他才说：

“现在跟了我，你必须经常擦干净你的靴子，穿好你的军服，扣好你的所有的扣子，必须有个军人的样子，不是老百姓里的那些个瘪三、无赖。我有一种特别奇怪的感觉，好像干你们这一行的没一个善于保持军人的风度。在我用过的所有勤务兵中，只有一个还有那么一点军人威武的模样，可他最后却偷走了我的一套礼服，拿到犹太人住宅区去把它卖掉了。”

歇了一会儿，他又接着往下说了。他向帅克交代了他该做的一切事务，特别强调了诚实可靠的重要性，永远不许谈论上尉这里的事。

“女士们常来拜访我，”他补了一句，“我要是早上不值班，有时她们中间的某一位也许就在我这儿过夜了。遇到这种情况，等我按铃，你再把咖啡送到我们床边来，你明白吗？”



“报告上尉长官，我非常明白。要是我猛然闯到床跟前，也许会窘住那位女士的。记得有一次，我把一位小姐领回了家，正当我俩玩得起劲时，我的老女仆就把咖啡送到我们床头来了。女仆大吃一惊，咖啡洒了我一背，还说了一声‘上帝赐福！’您放心，我全知道，当有位女士在这儿过夜时，我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

“那就好啦，帅克，我们对待女士们必须彬彬有礼，格外有个分寸。”上尉说到这里，情绪也随之高涨热烈起来，因为这个话题是他在兵营、操场和赌窟之外空暇时间中最为关心的了。

女人们是上尉公馆里的灵魂。她们为他筑造起了一个安乐窝。她们足足有几打之多，其中许多人总是趁自己在此居留的期间用各种小装饰品来装点他的住宅。

一个咖啡馆的老板娘在他这儿住了整整十四天，直到她夫君来接她回去为止。她给上尉绣了一块非常美丽、迷人的台布，而且在上尉所有的内衣上都绣上了他姓名的缩写字母。要不是她丈夫到来，破坏了她这牧歌般的生活，她也许能绣完那幅壁毯的。

另一位在三周之后被双亲接走的女士想把他的卧室布置成贵妇人的私室，她到处放置一些小玩意儿，小花瓶，还在他的床头贴了一张守护天使的像。

在他的卧室和餐厅的各个角落都可以觉察到一只女性的手在这儿活动着。这只手也伸进了厨房，那儿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烹调用具，这是一位爱上了他的女厂长送给他的贵宾礼物，这位女厂长除了随身带来用于切各种蔬菜的刀具外，还有面包搅碎机、肝泥搅拌机、锅、铁盘、平底锅、搅拌棒，天晓得还有一大堆什么。

一周之后她就离他而去了，原因是她不能迁就这一事实：上尉除了她之外大约还有二十个左右的情妇，而且她们都在这位高尚雄性的动物制服上留下了自己的精湛手艺的痕迹。

卢卡什上尉有着广泛而详尽的书信来往，他有一本相册，里面全是些女友的玉照，还收藏了各种纪念品，因为最近两年来他对拜物教颇感兴趣。他拥有几条各种样式的女人的吊袜带、四条十分诱人的女人的绣花裤衩，三件柔软透明、样式十分考究的女式短衬衫和几条纱

中,甚至还有一件妇女的紧身马甲和几双长筒丝袜。

“我今天值班,”他说,“可能要到深夜才会回来,你就小心地照着,把房间收拾收拾,样样都给我弄停当了。你的前任就是由于自己的卑贱,今天就叫他急行军赶赴前线去了。”

接着就如何照管好金丝雀、安哥拉猫的事又交代了一番之后这才离去。到门口了还不忘叮咛几句有关诚实和整洁之类的话。

等他一走,帅克就把屋里一切都收拾停当,所以一等卢卡什上尉深夜回来时,帅克就可以向他报告说:

“报告,上尉长官,一切都收拾停当,就出了一点点小纰漏,猫闯了祸,它把您的金丝雀给吞下去啦。”

“什么?!”上尉大声咆哮道。

“报告,上尉长官,是这样的:我知道猫向来就不喜欢金丝雀,总是欺负它们,所以我总想让它们在一起熟识熟识,亲近亲近,要是这凶残的畜生想捣什么鬼,我就痛痛快快地揍它一顿,叫它至死忘不了应该如何对待金丝雀。因为我是最喜欢动物不过的了,在我们老家那儿有个卖帽子的,他把猫训练到如此地步:那只猫曾经吃掉过三只金丝雀,而现在一只也不想吃了,金丝雀还能坐到它身上去。于是我也想来试一试,我就把金丝雀从笼子里放了出来,把它给猫嗅一嗅,可是它,这只狡猾的东西,还没等我理会过来,它就一口将金丝雀的脑袋给咬了下来。我真没想到它会跟我来这么一招。上尉长官,要是一只普通的麻雀,我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可这是一只漂亮的金丝雀,还是一只哈尔兹金丝雀呀!您简直想象不到这只猫有多馋,连身子带羽毛全吞下去了,躲到一边吃,还边发出啾啾呀呀的声音,要多开心有多开心。据说猫是没有什么音乐修养的,金丝雀要唱歌时,它还嫌烦,因为这畜生根本就听不懂。我教训了那猫一顿,可是我对天发誓,我没有碰它一下,我想我还是等着您回来判决吧,怎么来对付这个长癞的畜生。”

帅克一面这样叙述着,一面直愣愣地望着上尉。本想狠狠揍他一顿的上尉,这时反倒走开了,坐到椅子上问道:

“听着,帅克,难道你真是这么一个天下第一号的白痴吗?”

“报告,上尉长官,”帅克一本正经地回答说,“是!——我从小就



倒霉,我总想一心一意地把事情办好,可末了还是没个好结果,弄得我自己和大家都不好受。我真心实意想要它俩熟识一下,达到彼此相互了解的目的。这畜生可好,把金丝雀给吃了,也没熟识成,把什么都搞糟了,这可怪不得我。几年前,在什杜巴尔特兄弟的家里,一只猫把他们家养的八哥给吃了,说是因为八哥嘲笑了它,朝它后面咪咪叫着。猫可不容易给弄死的,上尉长官,假如您命令我来处死它,那我只能用门把它夹死,不然就弄不死它。”

此时,帅克满脸都带着天真和慈祥可亲的微笑对上尉大谈特谈如何惩治猫的各种办法来。他的一些办法要是让动物保护协会的人听了,准会气得进疯人院的。

帅克在说这一切时表现得是那么在行,以致卢卡什上尉忘记了生气,还问他道:

“你会管理动物吗? 你对动物有感情吗? 你爱它们吗?”

“我顶喜欢的是狗,”帅克说,“你要是会贩卖的话,那是一桩很赚钱的买卖。可是我搞不好,因为我这人太老实了,尽管这样,但还是有人来找我的麻烦,抱怨我卖给他们的是快要死的瘟狗,而不是健壮的纯种狗。似乎所有的狗都必须是纯种、健康的。他们每个人都还急于想拿到狗的血统证明书,这一来,我只得去印一些。把一只在砖窑出生的杂种狗写成一只从巴伐利亚纯种狗繁殖研究所来的珍贵货。那倒是真的,人们一听,立马就为能碰上这么个好运气,家里能有一条如此纯种的狗而高兴得不得了。比方说,我把沃尔舍维采的一条狗当做一只达克斯狗^①推荐给他们,他们只是奇怪一只德国珍贵的狗的毛怎么这么长,腿又那么直。其实所有的狗市都是这么干的。上尉长官,您要是听见比较大的一些狗市里的那些狗贩子是怎么个在血统书上哄骗他们的顾客,那您一定会大吃一惊的。当然,真正的纯种狗那是很少很少的,不是它的母亲或是它的姥姥就跟一条或几条杂种狗厮混过,甚至有时还有好几个父亲,那生下来的小东西就会像它们那些个杂种先辈了。也许长出了像这只狗的耳朵,那只狗的尾巴,另一只狗

① 这种狗的特点是毛短、腿歪。

的胡子，颞骨是第三只狗的，瘸腿是第四只的，腰身大小像第五只，如果一条狗有着那么一打父亲的话，那么，上尉长官，它长成什么个样子，您就可以想见了。有一次，我买了一条巴拉邦的狗，就因为它的父亲太多而长成了一个丑八怪，以致所有的狗都不爱理它。我是看它怪可怜的才买下来的。它成天待在屋角里，是那样的愁眉不展，我只好把它当做看马狗卖掉。为了让它染有一身褐灰色，我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这样，它就跟着自己的主人到了摩拉维亚，从那时起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它。”

上尉开始对这有关驯犬学的解释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帅克也就可以继续畅谈下去：

“狗可不像女士们一样可以自己染发，得由贩狗的人给它们染。要是一条狗苍老得毛都发灰了，你想把它当成一只刚满一周岁的狗崽卖掉，或者你甚至想把一条当了爷爷的狗当做九个月的小狗卖掉的话，那么你就去买点雷饭，把它化开，用它把狗染得黝黑黝黑的，就像刚出窝似的。你要是想叫它劲头足一点，你就要像喂马一样喂它点儿砒霜；然后就跟磨锈刀一样用砂纸擦净它的牙齿。在把它卖给一位主顾以前，先灌给它一点儿李子酒，让这条狗有点儿醉意，不一会儿它就会晕头晕脑的，接着就会欢蹦乱跳起来，汪汪叫着，要多快活就有多快活，就像喝醉了酒的人一样，见了谁都很亲热，像老朋友似的。可是最重要的是在这里，上尉长官，这时你得跟顾主瞎扯，一直扯到他晕头转向为止。如果有人想跟你买一只捕鼠狗，而你家里只有一只猎狗的话，那你就得把这个人扯得服帖，使他改变主意，不要捕鼠狗，却要从你这儿把那只猎犬买下带走。又比如说，你家里只有捕鼠狗，人家却要一条凶恶的德国斗狗来看门，那你就哄弄他，结果叫他没买成斗狗，却把一条小捕鼠狗揣在口袋里带走了。在我干动物贩子的时候，有一次来了一位女士，说她的鹦鹉飞到前面花园里去了。那儿刚好有几个小孩在扮印第安人玩，他们抓到鹦鹉后，把它尾巴上的羽毛全部拔掉，插在自己的头上装成警察。那只鹦鹉没了尾巴之后，竟羞得生了病。兽医给它开了点药面，也就把它结果了。如今她想再买一只鹦鹉，要一只规矩的，



不要那种什么都会干，只会骂街的野鸟。那我怎么办呢？我手头没有鸚鵡，也不知到哪里去找呀，可是我家里却有一条劣性子的斗狗，而且两只眼睛都差不多快瞎了。上尉长官，我就得同这位女士从下午四点一直扯到黄昏时的七点，才让她不再坚持买鸚鵡，而把我的这条瞎眼斗狗买回去。这比控制外交局势还要费劲。在她临走时，我对她说“这回那些个小孩就休想扯它的尾巴喽。”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同这位女士说过话了。因为这只斗狗见人就咬，弄得这位女士只好从布拉格迁走了。上尉长官，这下您相信了吧，弄到一只真正头等的动物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啊！”

“我本人非常喜欢狗，”上尉说，“我的一些在前线打仗的朋友，他们还带着狗。他们给我来信说，在这战乱时刻，有这么一条忠实的狗在你身边做伴，那日子就好过多了。看来你对各种类型的狗都挺在行的。假如我要是有了一条狗，我希望你能好好地照料它。根据你的看法，哪种狗最好？我的意思是这条狗就是我的一个伴侣。我曾经有过一只看马狗，可我不知道……”

“照我看，上尉长官，看马狗是一种非常可爱的狗。然而也并非所有的人都喜欢。因为它长有一身硬毛，胡子也很硬，活像一个刚放出来的囚犯。它长相丑得可爱，但很机灵。上哪儿去找这种惹人爱的圣艾伯纳狗啊！它真的比猎狗还要机灵。我就知道一条……”

上尉看了看表，打断了帅克滔滔不绝的话头：

“哦，已经不早了，我得睡觉去啦。明天又轮到我值班，你就可以全天到外面去为我找一条看马狗。”

上尉睡觉去了，而帅克躺在厨房的沙发上翻阅着上尉从兵营里带回来的报纸。

“瞧，这还真有点意思，”帅克浏览着当天的新闻要目，自言自语着，“苏丹国王授予威廉皇帝一枚战功章，可我混到今日，连一枚小银章也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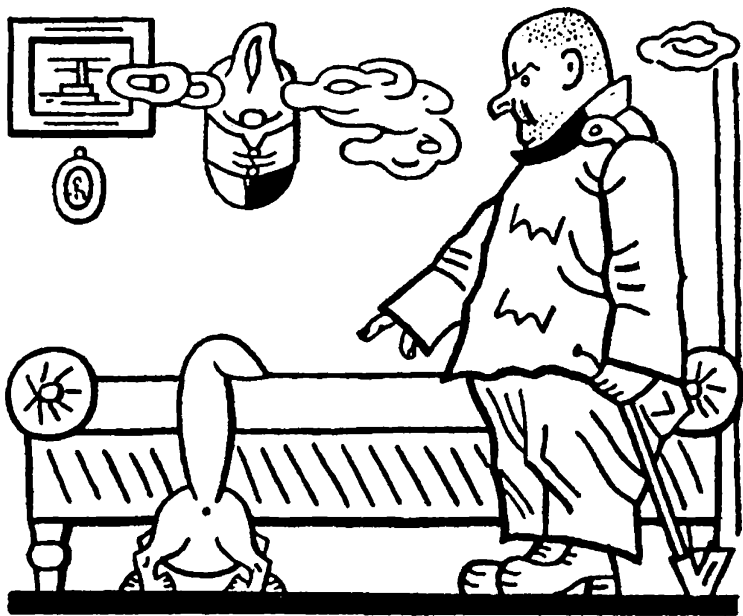
他忽然想起了点什么，立即跳起身来“我差点给忘了……”

帅克走进上尉的卧室。上尉睡得正甜。帅克把他叫醒说：

“报告，上尉长官，我还没得到您如何处置那只猫的任何指

令呀！”

上尉半睡半醒地翻了个身，迷迷糊糊地嘟囔道 “关它三天禁闭。”接着他又睡了。



帅克蹑手蹑脚地溜出了卧室，把那只不幸的猫从沙发底下拖出来，对它说 “关你三天禁闭，解散！”

于是，那只安哥拉猫又爬回沙发底下去了。

四

帅克正准备离家出门去物色一只看马狗的时候，一位年轻的太太来按门铃，表示要与卢卡什上尉说话。太太的身旁放着两口笨重的旅行箱。帅克在楼上还瞧见了一顶正在下楼去的仆人的帽子。



“他不在家。”帅克回答得有些生硬。但这位太太已经走进了门厅，并且断然地吩咐帅克：“你把箱子给我搬到卧室里去。”

“没有上尉长官的允许那是不行的，”帅克说，“上尉长官命令过，没有他的允许，任何时候我都不得干任何事情。”

“你是不是疯啦，”年轻的太太嚷道，“我是前来拜望上尉先生的。”

“关于这点我可一无所知，”帅克回答说，“上尉长官在值班，要到深夜才回来，我奉命去找一条看马狗。有关任何箱子和任何太太的事我一概不知。现在我要关门了，劳驾，请您离开这里。我不能把任何一位素不相识的女人独自一人留在屋里。像有一次，在我们老家的街上的糖铺老板别尔奇兹基那样，他们让一个外人留在家里，结果此人打开了他们的衣柜，偷了东西溜走了。”

“我对您没有丝毫的恶意，”当他看见年轻的太太显得失望、泪流满面时，便接着说，“您是绝对不能留在这里的，这您也承认，因为整个屋子交给了我照看，我得对每样零碎东西负责呀。所以我再次恳请您不要在这儿白费口舌了。上尉长官不下指示，那我是六亲不认。我真的感到遗憾和抱歉。我不得不如此这般地同您讲话，要知道在军队里做事就得讲个规矩。”

这当儿，年轻太太稍稍恢复了镇静。从提包里取出一张名片，用铅笔写了几行字，装进一个精妙的小信封里，沮丧地对帅克说：“请你把这给上尉先生送去，我就在这儿等着回话。这儿有五克朗给你在路上花。”

“这也太小看人了嘛，”帅克回答说并感到受了这位固执的不速之客的某种侮辱，“五克朗放在椅子上了，收起来还是留给您自己用吧。要是您愿意，咱们一道去兵营，您在外面等我，我把您的信送上去，然后带给您回音。您想在这儿等，那是万万不可能的！”

帅克说完这番话后就把箱子提到过道上，像看守城门人似的把钥匙弄得叮当直响，并且站在门口大声说：“我要锁门了。”

年轻的太太无望地走出了过道，帅克锁好门，走在她的前面。来客像小狗似的跟在他后面，直到帅克拐弯到烟摊上去买烟时，她

这才追上他。

现在她同他并排走着，想接着上面的话往下谈：

“你肯定会把信交给他吗？”

“我既然说了，我就一定能交的。”

“你能找到上尉先生吗？”

“这我就知道了。”

两人又一声不响地并排走着。过了好一阵子，他的那位女同行者又开始同他交谈起来：

“那么你认为就找不到上尉先生吗？”

“我没这么认为。”

“你认为他会在什么地方呢？”

“这我就知道了。”

这样的对话中断了好一会，直到年轻太太重又提问说：

“你没把信弄丢吧？”

“目前还没丢。”

“那就是说你肯定能把它交给上尉先生啦？”

“是的。”

“你能找到他吗？”

“我已经说过了，我不知道。”帅克回答说，“我感到奇怪，有些人怎么表现出如此好奇，对一件事情要打破沙锅纹（问）到底的架势，好像我走在街上逢人就得问今天是几号一样。”

这下好啦，她要同帅克继续攀谈的念头被断掉了。在前往兵营的下一段路上，他们倒是一直沉默着，只是已经站在兵营的门口时，帅克才招呼年轻的太太，让她站在这儿等一等，自己便去同兵营大门里的士兵聊起打仗的事来。这让年轻的太太够受的了，她神经质地在过道上来回踱着，面部表情阴沉，极大地不幸，那是因为她看见帅克高谈阔论时的那副傻相所引起的。帅克的样子真像当时《世界大战纪事》上登的一张照片，那张照片的下方写着“奥地利王位继承人在同两个打下俄国飞机的飞行员交谈。”

帅克稳坐在大门里面的一张椅子上，正讲述着喀尔巴阡山前线



的局势：“我军的进攻虽然遭到严重挫折，但另一方面，普谢米斯尔司令、古斯曼涅克将军都已经攻到了基辅，我们在塞尔维亚还保留着十一个据点，塞尔维亚人已经无力长期跟踪我军了。”

然后，帅克对某几个著名的战役进行了点评，还在那里班门弄斧地说什么部队四面被困就必定投降无疑。

当他聊够了，他这时才认为应该出去跟那位失望的太太打个招呼，说他马上就来，叫她别走开；然后他到楼上办公室，找到了卢卡什上尉。上尉正在给一名中尉讲解战壕示意图，批评这位中尉不会制图，对几何学一无所知。

“你瞧，应该这样画：假如我要在已知直线上画一条垂直线，就要画出一条和它形成直角的线来，你明白吗？这样来设置战壕才是对的，才不会连到敌人那边去，离敌人还有六百米。要是照你那种画法，我方阵地就会插到敌方的线上去了。你和你的战壕就垂直于敌人的战线之上。你需要一个凸面角。就是这样简单嘛，你说是不是？”

而这位在作为平民时当过银行司库的预备役中尉站在示意图旁简直绝望透顶，不知所措。当帅克来找上尉时，他这才委实地松了一口气。

“报告，上尉长官，一位太太给您捎来一张便条，她等着您的回音。”帅克说这话时，还意味深长、十分亲昵地眨了眨眼睛。

上尉看完便条后，毫无任何愉悦的流露。便条上写道：

亲爱的海因里希！我的丈夫一直在跟踪我。我必须搬到你这儿来住几天。你的勤务兵是个畜生。我真倒霉。你的凯蒂。

卢卡什上尉叹了一口气，把帅克带到一间空的办公室，关上门，开始在桌子之间来回踱步，终于在帅克面前停了下来，说：“那太太在信上写了，说你是畜生，你对她做了些什么？”

“报告，我对她什么也没做过，上尉长官。我的一举一动都非常有礼貌，很得体的。她要立刻在我们房里住下来。由于我没得到您

的允许和任何命令，所以就让她留在房里。还有就是，她像回到自己家里似的带来两个大箱子。”

上尉又一声叹息，帅克也跟着他叹了一口气。

“怎么啦？”上尉可怕地吼叫了一声。

“报告，上尉长官，情况挺严重的。两年前，在苜蓿街上，有那么一位小姐搬到一个单身裱糊匠那儿去住，他怎么也赶不走她。最后，他想出了一招，那就是用煤气把她连同自己一起熏死，这下子就全完了，再也没有高兴、欢乐可言了。同女人打交道是件很难的事。我可看透了她们，有所领教。”

“情况挺严重的。”上尉重复了一遍帅克说的话。他从来还没有过这样的真情流露：亲爱的海因里希的处境的确尴尬，一个被丈夫跟踪着的妻子要到他这里来做几天客，又正赶上特舍波尼的米兹科娃太太也要来这儿待三天，这已成规律了。她每个季度来布拉格采购时都是这样做的。然后也就是后天还有一位小姐驾临，她肯定允诺过他，说她整整考虑了一个礼拜，同他幽会一阵子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她要一个月之后才和一位工程师结婚。

上尉现在正坐在桌上耷拉着脑袋一声不吭地考虑着问题，可是在他坐回桌旁准备写回信之前，什么也没有考虑出来。在公家的信纸上写道：

亲爱的凯蒂：我值班到夜里九点，十点才回来。但愿你在
我这儿感觉和在自己家里一样。至于我的勤务兵帅克，我已命令他满足你的一切要求。你的因德日赫。

“你把此信交给那位尊夫人，”上尉说，“我现在命令你，对她要恭敬有礼，举止得体，满足她的一切要求，她的要求就是对你的命令。你对她要殷勤、温存、忠心耿耿为她服务。这里给你一百克朗，你给我把账目结清楚。也许她会打发你去这去那弄点什么东西，你去给她订份中餐或晚餐之类的东西。随后买三瓶葡萄酒、一条香烟。好，暂时就这些。你可以走了。我再提醒你一次：要把她放在心上，



你必须帮她实现只要你从她眼神里能看得出来的她的一切愿望。”

年轻的太太似乎已经失去了还能见到帅克的一切希望，可是当她看到帅克手里拿着信从兵营里朝她走来时，她感到十分的意外。

帅克敬了个军礼，把信交给了她，并说道：“根据上尉长官的命令，我必须对您，尊敬的夫人，恭敬有礼，举止得体，忠心耿耿地为您服务。我必须帮您实现只要我从你眼神里能看得出来的您的一切愿望。我得把您喂得饱饱的，您想要什么我就得去给您买。上尉长官给了我一百克朗，不过还得从中拿钱出来买三瓶葡萄酒和一条香烟。”

当那位太太一读完回信，就神气活现，趾高气扬起来，立即命令帅克去租车。当马车叫来之后，她又命令帅克坐在车夫边上。

他们到家了。一进家门，她便摆出一副主妇的架势来了。帅克不得不把箱子搬进卧室里，又得把地毯扛到院子里去拍拍灰。镜子后面一点蜘蛛网竟惹得她大发雷霆。

种种迹象表明她想在这块赢得的阵地上长期挖壕据守。

帅克忙得汗水淋漓。刚拍完地毯，她又想起要他取下窗帘，抖落上面的尘土，命令他把卧室和厨房的玻璃擦干净。接着她心血来潮，又让他把家具重新组合。帅克把家具从这个角上搬到那个旮旯。她觉得不满意，想出了新的摆法，于是新的折腾又开始了。

整个房间都翻了个底朝天，直到后来，她布置安乐窝的劲头已在慢慢消失，折腾这才暂告一段落。

她从衣柜里取出了干净床单，亲手摆放枕头，铺好被褥。看得出来她是怀着极大的爱恋之情来整理这个床铺的。床上的每件物品似乎充满了性感，激起她的巨大情欲，使她呼吸急促。

随后她打发帅克去买午饭和葡萄酒，在他回来之前，她换了一件透明的晨衣，显得格外诱人和妩媚。

午饭时她喝了一瓶葡萄酒，抽了无数支烟，然后便躺上床去了。这时帅克正在厨房里拿着面包往玻璃杯里蘸甜酒吃。

“帅克！”卧室里传来了喊声，“帅克！”

帅克推开房门，只见年轻的太太正以那诱人的姿势躺在枕头上。



“你继续走到这儿来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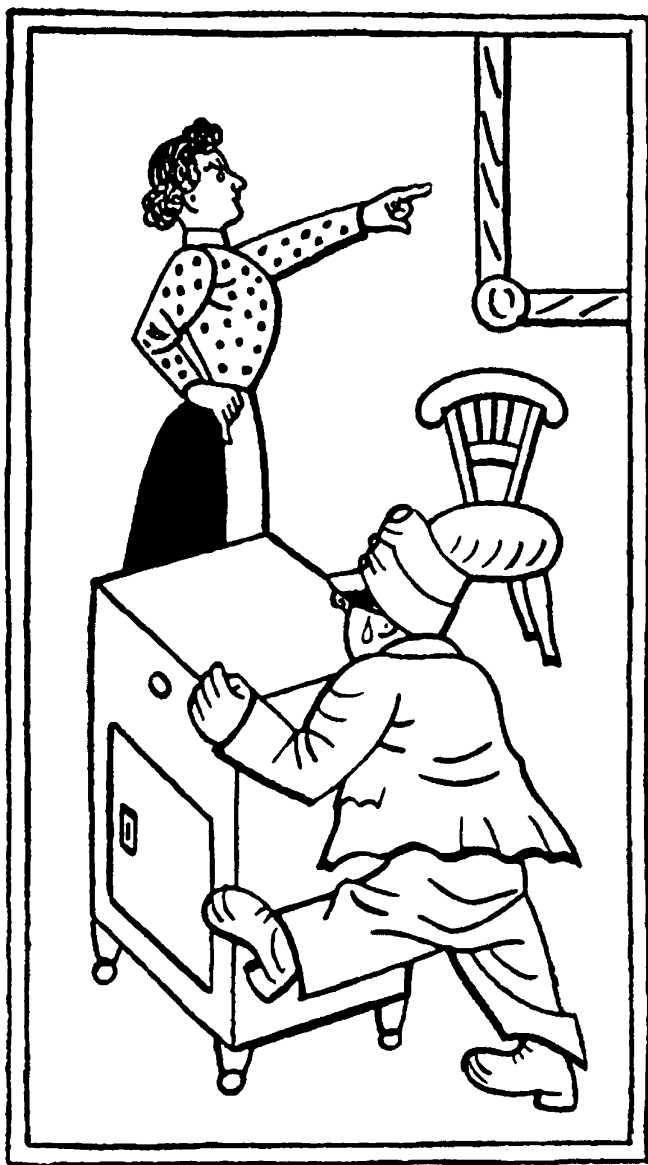
帅克走近床前。而此时此刻此景，她以一种特殊的媚笑打量着帅克强健的体魄和粗壮的大腿。

她撩开盖在身上的薄软的被单，神情十分严厉地说：“把靴子和裤子脱下来，让我看看……”

事情就是这样了，当上尉从兵营里回来时，好兵帅克可以向他汇报说了：“报告，上尉长官，我已满足了尊敬的夫人的一切要求，根据您的命令，忠心耿耿地为她服务了。”

“谢谢你，帅克，”上尉说，“她的要求多吗？”

“大约有六项，”帅克回答说，“由于途中疲劳，她现在睡得死死的，凡是我从她眼神里能看得出来的她的一切愿望，我都帮她实现了。”



五

当坚守在多瑙河及拉卜河森林地带的大批官兵处于枪林弹雨之中；拥有巨大杀伤力的炮弹纷纷落在了喀尔巴阡山区，成批成批的连队遭到摧毁；所有处于战线内的城市和乡村陷入一片火海之际，而卢卡什上尉和帅克却同那位从丈夫身边溜掉，如今却成了他们的主妇的年轻太太共同谱写着一支不甚愉快的田园曲。

趁她外出散步之际，卢卡什上尉和帅克就如何摆脱她的问题举行了一次军事会议。

“上尉长官，这是最好的办法了，”帅克说，“记得您说过，她在我送给您的那张便条上说，她是从她男人那儿跑出来的，既然这样，那就让她的男人知道她的下落，来把她领走，不就行了？给他去份电报，就说她到了您这儿，他可以随时来将她带走。去年在伏舍诺利别墅区的一所别墅里也发生过这样的事件，只不过电报是女的本人给她自己的男人发去的。这男的来接她了，可给了他俩各一记耳光。因为两个男的都是普通百姓。要是那野汉子是个军官什么的，那个老百姓就不敢对他下手了。再说，您一点错都没有，您也没请她来呀！既然她偷跑出来，那就得自己负责。您等着瞧吧，这个电报准起作用。要是他扇几个耳光……”

“他是一介书生，”卢卡什上尉打断帅克的话说，“我认识他，是个经营啤酒花的富商。我得和他谈谈。我给他发份电报去。”

卢卡什的电报发得很简练、经济又实惠：“尊夫人现住……”下面是卢卡什上尉的住宅地址。

事情的经过就是如此这般。当啤酒花商人猛地闯进门里时，凯蒂太太大为震惊，露出极不愉快的神情。的确，她丈夫表现出是个很懂礼貌、很会体贴人的男子。而此时的她也未失去平衡，将两个男子作了介绍：“这是我丈夫……这是卢卡什上尉先生。”她除了介绍双方认识之外，什么话也说不下去了。



“您请坐，文德勒先生，”卢卡什上尉和善地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盒香烟，“您请！”

颇有教养的啤酒花商十分客气地拿了一支烟，嘴里吐着青雾，审慎地说：“上尉先生快上前线了吧？”

“我已申请调到布杰约维采九十一团去，一旦我在军校担任的一年制课程讲完后，我就可以启程了。我们正需要大批的军官，然而今天的一些现象令人担忧，有资格争取的一年制志愿兵的年轻人都不肯报名参加。他们宁愿当一个普通步兵，也不愿当军官候补生。”

“战争使得啤酒花生意蒙受巨大损失。但我想这不会持续得太久的。”啤酒花商一边谈话，一边来回瞅瞅他的妻子和上尉。

“我们的局势是很好的，”卢卡什上尉说，“如今谁也不怀疑战争将以中欧强国各兵种的胜利而告终。法国、英国与俄国同奥地利—土耳其—德国这块花岗岩相比是太弱小了。是的，我们在某些个战线上曾遭受到轻微的损失。但我们只要一攻破俄军在喀尔巴阡山山峰与中部多瑙河之间的防线，那就毫无疑问，这场战争就结束了。同样的，对法国来说也是一个威胁，在很短的时间内，整个法国东部都将被吃掉，而德国军队将攻陷巴黎。这是十分清楚的。除此之外，我们在塞尔维亚的军事行动也进行得非常之顺利。许多人对我军实际上是一种转移的撤离作了完全不合事实的解释，那是因为他们对于战争缺乏必要的沉着冷静。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可以看到我军在南方战线上的多次军事策略将会带来的硕果，您请看……”

卢卡什上尉微微地抓着啤酒花商的肩膀，把他领到挂在墙上的军事地图面前，将一个个据点指给他看，并解释说：“东贝斯基迪山是我们最好的，也是最著名的据点。在喀尔巴阡山一带，您看得出，我们也有着强大的支柱。对于这条战线的强大攻击，就是打到了莫斯科我们也不会停止前进。战争将比我们所希望的提早结束。”

“土耳其怎么样？”啤酒花商问道，同时心里却考虑着如何将话题引到他专程为此而来的正题上去。

“土耳其人坚持得不错，”卢卡什上尉回答道，并把他带回到桌子旁。“土耳其议长哈利别依和阿里别依都已经来到维也纳。利曼·

冯·赞德尔斯被任命为达达尼尔海峡的土军总司令。戈尔茨巴夏已从君士坦丁堡抵达柏林。恩维尔巴夏、海军中将乌塞顿巴夏和捷瓦德巴夏将军都受到我们皇上的嘉奖。在这么短短的时间内,受到嘉奖的人就有这么多。”

大家就这样面面相觑、默默地坐在那儿好一阵子,直到上尉认为有必要说几句话来打破这一尴尬局面时为止“您什么时候到的,文德勒先生?”

“今天早上。”

“我感到非常之高兴,您找到了我,并在我家里见面了。因为每天下午我都要去兵营,在那里值夜班。因此我的房子实际上整天空着,可以用来接待您尊贵的夫人。她住在布拉格的这段时间,没有人来打扰她,鉴于老交情……”

啤酒花商咳嗽了一声,说“凯蒂是个奇怪的女人,上尉先生。请接受我对您为她所做的一切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她突然心血来潮想起要来布拉格治什么神经的毛病。当时我正好在外边出差,等我回到家,房里空无一人。凯蒂离家出走了。”

他竭力将自己的面部表情呈现出最诚恳的样子,一面伸出一个指头威胁她,一面强装笑脸问道“你一定认为,我在外面出差,你也就可以到外面去优哉游哉了吧?但你怎么也没想到……”

卢卡什上尉觉察到谈话就要转向不愉快的方面,便又将一介书生的啤酒花商人带到作战地图旁,指着标有重点的地方说“我忘了告诉您一种非常有趣的情况。请看,这根粗大的、伸向西南的弧线上,群山筑成了一道天然的桥头堡。同盟国正向这里进攻。把这道天然的桥头堡与敌人的主要防线的道路切断,敌人的右翼和维斯拉河上的北方军之间的联络就会中断。现在您弄清楚了吗?”

啤酒花商回答说,其实他心里很清楚,只是委婉地表示但愿他所说的不至于是一种暗示。他回到原来的位置,并且说“战争使我们的啤酒花失去了国外市场。啤酒花在法国、英国、俄国和巴尔干的市场全丢了。我们还向意大利出口啤酒花,可是我担心有意大利也会卷进来的。不过,等我们仗打胜了之后,那商品的价格就得由我们说



了算!”

“意大利绝对会恪守中立的，”上尉安慰他说，“这是完全……”

“那意大利为什么不愿受它与奥—匈和德国之间订立的三方联盟的约束呢？”啤酒花、女人、战争顿时一下子都涌进了他的脑海里的啤酒花商突然狂怒起来，“我曾经期待意大利出兵去打法国和塞尔维亚。这样一来，战争不就结束了吗？而今我的啤酒花在库房腐烂着，国内的签约少得可怜，出口等于零，意大利还保持中立！既然如此，为什么它在1912年就又和我们重新续订了三国联盟呢？意大利的外交部长迪·桑·邱利阿诺侯爵在哪里？这位老爷在干什么？在睡大觉？您知道，战前我每年的周转金是多少？现在又是多少？”



“您别认为我不关心战局的发展，”他气势汹汹地盯着上尉说。而上尉却泰然自若地、一圈接一圈地吐着烟圈儿，望着烟圈一个一个地破裂。凯蒂太太以极大的兴趣看着这一切。“德国人既然已经逼近巴黎，为什么又退到边境去了？为什么又在马斯河和马泽尔河之间展开

激烈的炮战？您知道吗，在马尔夏附近的科姆布斯和维沃鲁烧掉了三座啤酒厂。每年我都要往那儿运去五百袋啤酒花呀！沃格萨的哈特曼斯威莱尔啤酒厂也付之一炬了。它可以同米尔霍兹的尼德拉斯巴赫大啤酒厂相媲美。您知道，这一来，我的公司每年要损失一千二百袋啤酒花。德国人和比利时人为争夺克罗斯霍克啤酒厂，交锋达六次之多，这一下我每年又要损失三百五十袋啤酒花！”

他气得说不下去了，便起身来到他妻子跟前说：“凯蒂，马上跟我回去。快去换衣服。”

“这些事让我非常气愤，”过了一会儿又用抱歉的语气说，“我一向是一个非常平和的人。”

当凯蒂去更衣的时候，他悄悄地对上尉说：“她这么干已经不是头一次了。去年她跟一个代课教员潜逃了，我到萨格勒布才找到她。趁此机会，我与萨格勒布的一家啤酒厂签订了提供六百袋啤酒花的合同。

“的确，南方就是座金矿。我的啤酒花一直推销到君士坦丁堡。今天我们几乎快破产了。如果政府还要限制国内的啤酒生产，那就是给我们的最后一击了。”

他点着了卢卡什上尉敬给他的香烟，绝望地说：“唯有华沙订购了二千三百七十袋啤酒花。那边最大的啤酒厂是奥古斯丁了。厂家代表几乎每年都来我家做客。这真要命。还好，我没有孩子。”

华沙奥古斯丁啤酒厂的代表一年一度的访问这一符合逻辑的结论致使卢卡什上尉温和地微笑，啤酒花商觉察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接着解释说：“在番普罗纳和萨卡尼日两地的匈牙利啤酒厂，因为往亚历山大出口啤酒，每年要向我的公司买一千袋啤酒花。如今由于封锁，它就拒签任何合同了。我向它们提出啤酒花降价百分之三十的优惠价，他们还是一袋也不订。萧条、破产、贫困，加上这种家庭的一些烦心事。”

啤酒花商默不作声。做好了起程准备的凯蒂太太打破了沉默：“我的那些个箱子怎么办？”

“他们会来拿的，凯蒂，”啤酒花商十分满意地说，他为没有大吵大



闹便顺利结束了这一切而感到愉悦。“如果你还想购买点什么，那我们就得抓紧时间赶紧出发了。两点二十分的火车。”

两人十分友好地同上尉道别。啤酒花商因为漂漂亮亮地处理好了这件事，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于是在门厅里与上尉分别时就说了：“如果，但愿上帝保佑您，您在战斗中负了伤，那就请光临敝舍疗养。我们将最悉心、最周到地照料您。”

当上尉回到凯蒂太太去更衣上路的那间卧室时，发现了放在洗脸池上的四百克朗和一张字条：

上尉先生！在这只猴子、我的丈夫、天下第一号的傻瓜面前，您未能保护我。您竟然允许他像带走一件忘在房间里的什么东西似的将我带走。同时，您竟然有脸说您款待了我。我希望，您为我开销的钱不会多于我留下的四百克朗的。劳驾，那就请您拿去和您的勤务兵分分吧。

上尉手持字条呆立了一会儿，而后将它慢慢地撕碎。他面带微笑地看了一眼放在洗脸池上的钱，发现凯蒂太太在对镜梳妆打扮时，由于激动、恼怒而将梳子忘在了梳妆台上，于是他便将它收藏于自己系列的珍品中。

帅克于午饭后才回来。他是为上尉寻找看马狗去的。

“帅克，”上尉说，“你真走运。住在我这儿的那位太太已经走了。是她丈夫来把她弄走的。她在洗脸池上给你留了四百克朗，作为你为她服务的酬劳。你好好地谢她和她的丈夫才对，因为这是她丈夫给自己夫人在路上用的钱。我口授一封信，你记录下来：

尊敬的先生：请转致我对尊夫人最衷心的谢意。她为我留下四百克朗，作为她旅居布拉格时我为之效劳的酬谢，我为她所做的一切，均出自自我由衷的自愿，故不能接受此笔酬金。现如数寄上……

“喏，往下写呀，帅克，你磨蹭什么！我念到哪儿啦？”

“‘现如数寄上……’”帅克像个悲剧演员似的用颤抖的声音说。

“这很好！‘现如数寄上，并向您和尊夫人致以最真诚的敬意、吻宽厚仁慈的夫人的手。卢卡什上尉之勤务兵约瑟夫·帅克敬上。’写好了吗？”

“报告，上尉长官，还缺日期。”

“1914年12月20日。就这样！你再写个信封，拿上这四百克朗去邮局，照这个地址寄走。”

而此时卢卡什上尉的心情非常舒畅，他开始打着口哨，吹起了《离了婚的太太》轻歌剧中的咏叹调。

“对了，还有一件事，帅克，”当帅克准备上邮局去时，上尉喊住他，“看马狗找得怎么样了？”

“我已经物色到一条了，上尉长官，太漂亮的一个动物了。可要弄到它不是那么容易的。我想，我也许明天就可以将它弄到手。这狗咬人！”

六

这最后一句话却是非常重要的，可卢卡什上尉他没听见。“这畜生将会把什么都给咬丢了。”帅克本想再重说一遍，但转念一想：“这跟上尉有什么相干呢？他就想要一条狗呗，就让他得到不就行了！”

动动嘴皮说一句“给我弄条狗来”那是很容易的事，可是所有狗的主人对自己的狗那都是看得很严的，且不说纯种狗了，就是一般的、只会给某个老人暖暖脚的杂种狗，它的主人对它也是疼爱有加、不让别人伤害它的。

其实狗本身，特别是纯种狗，它都本能地预感到迟早有一天它会被人从它的主人身边弄走的，因此它总是提心吊胆，忧心忡忡，担心会被人偷走，而且定会被人偷走的。通常是这样的，狗在散步时常常离主人远远的，起初还高高兴兴地和别的狗一块儿嬉戏，不觉害臊地爬



到它们身上,它们也爬到它身上;嗅嗅路边的柱石,在每个角落里,甚至在杂货铺老板娘的土豆筐上跷起一只脚来,一句话,开心之极。它一定觉得自己在这一世界上美得跟幸福地通过中学毕业考试的少年一样。

然而你会突然发现它的快乐消失了,因为它感觉到自己走丢了。这时它意识到危险逼近,绝望降临,于是就惊慌恐惧地在街上跑着、嗅着、哀吠着,在万分绝望中把尾巴耷拉在两腿中,耳朵也耷下来了,在街中间朝陌生人身上扑去。

假如狗会说话,它准会大喊大叫“我的天哪,有人偷了我!”

你到过狗市吗?您见到过那种惊恐异常的狗吗?我告诉你,那些狗全是偷来的。大都市培养了一批特殊类型的小偷,专靠偷狗为生。那是些沙龙里的小型狗——矮小的捕鼠狗,只有手套那么大,很容易将它们放在大衣口袋里或太太们随身带的暖手筒里,即使这样,小偷们也能将那可怜的小东西从你处掏走。如果是一条看守城郊别墅的凶猛的德国斑花恶犬,那他们就在夜里下手。他们能在密探的眼皮底下偷走警犬。你不是用绳子牵着狗的吗?他们能把绳索剪断,带着狗溜之大吉,你只得傻呆呆地看着系狗的空绳。你在街上见到的狗,大概有一半都已更换过不知多少次主人了,也许若干年后你又买到你原来的那只狗,也就是当它还是一只小狗崽子时,你领着它出去散步时被偷掉的。狗去大小便时被偷走的可能性最大,尤其是去大便那一刹那最为危险,丢得也最多,所以每只狗在这时总是机警地环顾四周。

存在几种偷狗的办法:近似扒手的方式直接偷或把那不幸的畜生哄骗过来再偷。认为狗是一种忠实的动物那仅仅是语文课本和自然课中的一种说法而已。你只要让一只哪怕是最忠实于主人的狗嗅嗅油炸马肉香肠,它就会堕落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它会忘却走在它边儿上的主人,而掉转身跟着你走。它嘴里淌着口水,沉浸在准备和渴望啃吃腊肠的巨大喜悦中,向你大摇特摇它那非常可爱的尾巴,就像一只烈性的牡马被带到牝马那儿去时一样,鼻孔眼张得好大好大的。

在通往城堡石级旁边的小城广场的一个角落，有一家小小的啤酒馆。这一天，两个男人在昏暗的灯光下，坐在酒馆后排的座位上。一个是士兵，一个是老百姓。他俩凑得很近，神秘地交谈着。看上去简直有些像威尼斯共和国时期的阴谋家^①。

“每天八点钟，”那个老百姓对士兵低声说，“女仆带着它经哈弗利切克广场到公园里去。那畜生可凶了，爱咬人，谁也不敢摸它。”

他往士兵那边更靠近了些，对着他的耳朵说：

“它连香肠都不吃。”

“油炸的吃不吃？”士兵问道。

“油炸的也不吃。”

他俩同时啐了一口唾沫。

“那这畜生到底吃什么呢？”

“天晓得它吃什么！这些狗被娇养得、捧得活像个大主教。”

士兵与老百姓碰了碰杯，老百姓接着低声说：“有一次，我急需为克拉姆夫卡狗市弄到手的一条黑狮子狗也是不肯吃香肠，我跟了它三天，实在忍不住了，我就直接去问那位领着狗散步的太太：这条狗长得这样好，到底喂的是什么呢？这很讨那位太太的欢心，她告诉我说它最爱吃肉排。我就给那条狗买了块炸牛排。我认为这下就好办了。可是你瞧，这畜生认为是块小牛排，连理都不理一下。看来，除了猪肉，别的肉它就是不吃，我只得再去买块猪排。我让它嗅了嗅，然后拿着猪排往前跑，它就跟在我后面追。那位太太直喊‘波吉克！波吉克！’可亲爱的波吉克哪能听她的！它追赶猪排一直追到一个拐角处。我在那儿给它的脖颈套上了一条链子。第二天就把它送到克拉姆夫卡狗市去了。它脖子底下原本有一小撮白毛，他们立即给它染成了黑色，谁也就辨认不出来了。可是都肯吃炸马肉香肠的这种狗还多得很。你最好还是去问问她那只狗最喜欢吃什么。你是个军人，体形优美，她很可能告诉你。我曾经问过她，可她像要扎我一刀似的瞅了瞅

^① 公元10至18世纪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国家。公元1000年左右，它摆脱了拜占廷帝国的统治，成立了共和国，一直维持到1797年，终于被一些阴谋家所颠覆。



我说“这与你有何相干？”她长得并不那么美，像只猴，我想她肯与军人交谈的。”

“那确是一只纯种的看马狗吗？我那上尉是不想要别的种类的狗。”

“像漂亮的小伙子，很好的一条看马狗，灰白色的，货真价实的纯种货，就像你叫帅克，我叫布拉赫涅克那样千真万确。我先得弄清楚它到底爱吃什么，才给它吃什么，然后把它给你弄来。”

两位朋友再次碰杯。帅克入伍前贩狗营生，就是由布拉赫涅克供给他狗的来源。他可说是这门行当的专家了。据说他从剥死畜皮的商人那儿暗中买下了一些有问题的狗，然后再弄到远处去销售。他甚至有一次得了狂犬病，在维也纳的巴斯特乌尔狂犬病研究所住了一段时间，就跟住在自个儿家里一样。现在他认为有责任不计酬劳地帮帅克这位士兵的忙。可说整个布拉格以及周边的狗他都熟悉，所以他说说话如此轻声细气，不能让啤酒馆的老板有所觉察。因为半年前他就是从这家小酒馆把一只达克斯小狗揣在大衣里带走的，他用婴儿用的奶瓶给它喂牛奶，这笨蛋的狗崽子显然把他当成了妈妈而乖乖地一声不吭地待在他的大衣里。

原则上他只偷纯种狗，他能成为法庭的鉴识人。他向所有的狗市以及一些私人提供货源。他要是走在街上，曾被他偷过的那些狗便对他发出生气的吠声。他要是站在橱窗前站着，常常会有一条怀着报复心的狗在他背后抬起一条腿来，朝他裤子上撒泡尿。

第二天早上八点，你可以见到好兵帅克在哈弗利切克广场靠近公园的拐角处溜达。他是在等那位牵着看马狗的女仆，他终于等来了。一只毛发蓬松、有着蓝黑色眼睛的胡子狗从他身旁跑过。它跟所有解过大小便的狗一样，快快活活地追逐着在街头啄食马粪当早饭吃的麻雀。

照管那只狗的女人从帅克身旁走过。这已是一位把发辫盘在头上的老姑娘了。她对狗打着呼哨，手里转动着牵狗的链子和一条别致的短柄皮鞭。

帅克与她攀谈上了。

“请问小姐，到日什科夫怎么走？”

她停了下来，看了他一眼，认为他是真心问路。帅克那副善良的面孔使她相信这名士兵真是要去日什科夫的。她脸部的表情也变得温和起来，非常乐于指给他怎么去日什科夫。

“我是不久前才调来布拉格，”帅克说，“我不是本地人，我是从乡下来的，您也不是布拉格人吧？”

“我是沃德尼人。”

“那我们离得很近喽，”帅克回答说，“我是普洛季维人。”

帅克在一次军事演习中得来的一点捷克南部的地理知识，一种家乡的温暖充溢着老姑娘的心。

“那您认得普洛季维集市广场上开肉铺的贝哈尔吗？”

“我哪能不认得他！那是我哥哥。我们老家的街坊邻居谁个不夸赞他，”帅克说，“他为人很不错，肯帮人的忙，卖的肉都很新鲜，分量也足。”

“那您就是雅列什家的人啦？”这位老姑娘问，开始喜欢起这位素不相识的士兵了。

“是呀！”

“您是哪一位雅列什的儿子？是住在普洛季维区格尔契那一位或是在拉希采的那一位？”

“拉希采的那一位。”

“他还到处儿卖啤酒吗？”

“是的，还卖。”

“他大概有六十好几了吧？”

“到今年春他整六十八啦。”帅克非常自然地回答着，“如今他买了一条狗，过得蛮不错的。这条狗同他一起乘车。就跟这儿追赶麻雀的那条狗一样，真是一条漂亮的狗，非常好看的狗。”

“那是我们家的狗，”他的这位新交上的女朋友向他解释说，“我在上校大人家干活。您认不认识我们上校大人？”

“认识。那是一位很优秀的知识分子。我们布杰约维采也有这样一位上校。”



“我们大人很严厉。最近听说我们在塞尔维亚吃了败仗，他气急败坏地回家来，把厨房里所存的盘盘罐罐都砸了个稀烂，还想辞退我。”

“原来那是您家的狗呀，”帅克打断她的话说，“可惜我伺候的上尉长官他什么狗都不喜欢。而我倒挺喜欢狗的。”他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每条狗并不是所有东西都吃的。”

“我们的弗克斯可挑食啦，有一阵子什么肉都不吃，现在它肯吃了。”

“那它最喜欢吃什么呢？”

“肝，煮熟了的肝。”

“是猪肝或是牛肝？”

“那它倒无所谓。”帅克的“女老乡”微微地笑了一下说。她把最后那个回答当做是说得不成功的一句玩笑话。

他们一道溜达了一会儿。随后，那条已经拴上链子的看马狗也参加了进来。它对帅克很是亲切，还想隔着嘴套去扯帅克的裤腿，不断地往他身上蹦跳。可突然间，它好像是揣摩出了帅克的意图，停止了蹦跳，而是不快，不知所措地走着，并斜眼瞟着帅克，好像是说“原来你对我怀有鬼胎，是不是？”

后来，这位女仆还对帅克说，她每晚六点总牵着狗来这儿散步，说布拉格的男人她一个也信不过，说有一次她在报上登了个征婚启事，一个锁匠来应征，打算跟她结婚，那人骗走了她八百克朗，说是要拿去开发一种什么新产品，而后就销声匿迹了。她说还是乡下人来得诚实可靠。她要是嫁人的话，就一定得嫁给乡下人，但是也得等打完仗再说。她认为战争期间结婚是愚蠢之极的表现，因为这些女的必然守寡。

帅克给了她很大的安慰，并保证说他六点准来。然后他就告辞，立即去告诉他的朋友布拉赫涅克，说那只狗什么肝都吃。

“那么我就喂它点牛肝，”布拉赫涅克这样决定了，“我曾用这种肝从维德拉厂主那儿捉到过一条圣艾伯纳狗，那真是一只非常忠实的动物。放心吧，明天我准会顺顺当当地给你把它弄来。”





布拉赫涅克很守信用。下午帅克刚打扫完屋子就听见门外有狗叫声。布拉赫涅克拖着一条性子很拗的看马狗进屋来了。这只狗的毛比平时竖得还直，凶猛地转动着眼睛。那眼神是如此的乖戾，像一只关在笼中的饿虎，紧紧盯着笼子前面站着的来动物园观光的脑满肠肥的看客。它龇着牙齿，嗥嗥咬着，似乎在说“我要将你们撕裂，把你们吞噬！”

他们把狗拴在厨房的桌边，布拉赫涅克开始讲他是怎样偷来这条狗的。

“我手里拿着用纸包住的熟肝，故意在它面前晃荡，它立刻嗅出了味道，朝我身上蹦来，我当然不能给它吃，继续朝前走。它却紧跟在我后面，我走到公园那边就拐进了普列托夫街，这时候我才喂了它头一块肝。它狼吞虎咽地吃了进去，然后就一直跟着我，生怕我不见了。等到进入因德日赫街时我又喂给它第二块肝。待它吃饱了，我就不客气了，给它套上了绳索，牵着它经瓦茨拉夫大街转到维诺堡，直到沃尔舍维采。一路上它给我折腾、瞎胡闹。在横跨电车道时，它躺下不走了，也许是想让电车轧死吧。我还随身带来了一张空白的血统证明书，那是在伏舍纸店买的，你会伪造血统证明书的，对吧，帅克？”

“这还得由你来亲笔填写，你就写它是从莱比锡的冯·毕罗狗市来的，父亲是阿尔尼姆·冯·卡勒斯堡，母亲是艾玛·冯·特劳顿斯朵尔夫；父亲方面与谢格弗瑞特·冯·布森陀有血缘关系。它的父亲于1912年在柏林看马狗上得过头奖，母亲获得过纽伦堡纯种狗协会的金奖。据你看它的年岁应该写多少才好？”

“看它的牙齿有个两岁的样子。”

“那就写上一岁半吧。”

“它的毛剪得可不好，帅克，你看它的耳朵。”

“这容易，等它跟咱们混熟了再给它剪也不迟的嘛。马上动手它会大闹一场的。”

这条偷来的狗凶悍地咆哮着、喘着、扭动着，直至精疲力竭、舌头耷拉在外头地躺在那儿，任凭命运的摆布喽。

它慢慢地安静下来了，只是时而还可怜地嗥叫着。

帅克把布拉赫涅克剩下来的一块熟肝放在它面前，它连碰都不碰一下，只是用鄙夷的目光看着他们二人，似乎在说“我已经上过一次当了，你们自己去吃吧。”

它带着一种听天由命的神情躺在那儿，假装打盹。忽然它像是想起了什么，用后腿站了起来，用前爪向他们阿谀求情，表示屈服。

如此感人的场面帅克却无动于衷。

“趴下！”他对那可怜的动物嚷道。那狗又趴下了。只是苦苦地嗥叫着。

“血统证明书上我该给它填个什么名字？”布拉赫涅克问道，“它以前叫个什么弗克斯，就填个差不多的名字，让它立马就能听懂。”

“那就叫它‘麦克斯’吧！你瞧，布拉赫涅克，它的耳朵竖起来了。站起来，麦克斯！”

这只连家带名字都失去了的不幸的看马狗站起身来，听候下一次的命令。

“我想我们还是把它解开吧，”帅克决定说，“我倒要看看它要干什么。”

当它被解开后，第一个动作就是冲向门口，对着门把手短促地叫了三声，似乎是表示信赖这些恶人的恩赐吧。当它觉察到他们对它要出去的想法根本就不予理睬的时候，便在门边撒了一泡尿。它认为它这下就会被赶出去的，就像以前，他们就是这样来处置它的，那时它很小，上校是按照军队里“要干净”的要求来训练它的。

帅克不但没让它出去，而且还说“它大大的狡猾，同耶稣会分子差不多。”并用皮带抽了它一下，把它的鼻子浸泡在尿坑里，致使它连嘴唇都来不及舔。

面对此种凌辱，它嗥叫了一阵子，开始在厨房里窜来窜去，绝望地嗅着自己的脚印，突然又清醒地走到桌子边，把地上剩下的那一小块熟肝吃掉，随后就在壁炉旁边躺下，昏昏睡去，结束了它的这一冒险历程。

“我欠你多少？”布拉赫涅克临走时帅克问他。

“你就别提这个了，帅克，”布拉赫涅克轻微柔和地说，“为老朋友，



我什么都肯干；特别是你又入了伍。好吧，再见了，小伙子，你可千万别把它带到哈弗利切克广场去，免得引起不幸。如果你还需要什么狗，打声招呼就行了，我住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得一清二楚的。”

帅克让麦克斯好好地睡了个大觉，他到肉铺去买了半斤肝，把它煮熟了，等麦克斯醒来后，就准备给它一块热乎乎的肝嗅嗅。

麦克斯一觉醒来，舐了舐自己，伸了伸懒腰，嗅了嗅那块熟肝，一口就吞了下去。然后它又走到门边，重又试图将门把手打开。

“麦克斯，”帅克叫它，“来我这儿！”

那狗战战兢兢地走了过去。帅克将它抱到膝上，抚摸着它，麦克斯头一回向他友好地摇了摇那剪剩下的一段尾巴，轻轻地搔了搔帅克的手，然后紧紧地用爪子把它抓住，非常明智地望着帅克，像是说“现如今是毫无任何办法了，我知道，我是输家。”

帅克继续抚摸着它，用一种十分温和的声音向它述说：

“从前有一只小狗，名叫弗克斯，生活在一个上校家里。上校家的女仆带着它溜达，有位先生就把弗克斯偷走了。弗克斯来到部队里的一个上尉那儿，给它取名麦克斯。麦克斯，把前爪伸出来！瞧，你这个畜生，如果你是乖乖的，听话的，那我们就会成为好朋友。否则，部队里森严的纪律饶不了你。”

麦克斯从帅克膝上蹦下来，围着帅克欢喜地扑蹿着。傍晚，上尉从兵营回来时，帅克和麦克斯已经成了莫逆之交了。

帅克一面瞧着麦克斯，一面产生了一种带有哲理性的想法“就看看我们自己的周围吧，实际上每个士兵也都是从各自的家里被偷来的。”

卢卡什上尉见到麦克斯那简直是惊喜异常；麦克斯一见到了身挎腰刀的人也分外表示高兴快活。

问到狗是从哪儿来的、花了多少钱，帅克异常泰然自若地回答说，是一个刚刚应征入伍的朋友送的。

“好，帅克”，上尉一边说，一边逗着麦克斯，“为了你弄到的这条狗，我下月一号发给你五十克朗。”

“那我可不能收，上尉长官。”



“帅克，”上尉十分正经地说，“你来给我当差的第一天，我就对你说过，你必须听从我的每一句话。我既然对你说了，要给你五十克朗，那你就得收下，拿去痛饮一番。帅克，你准备拿这五十克朗干些什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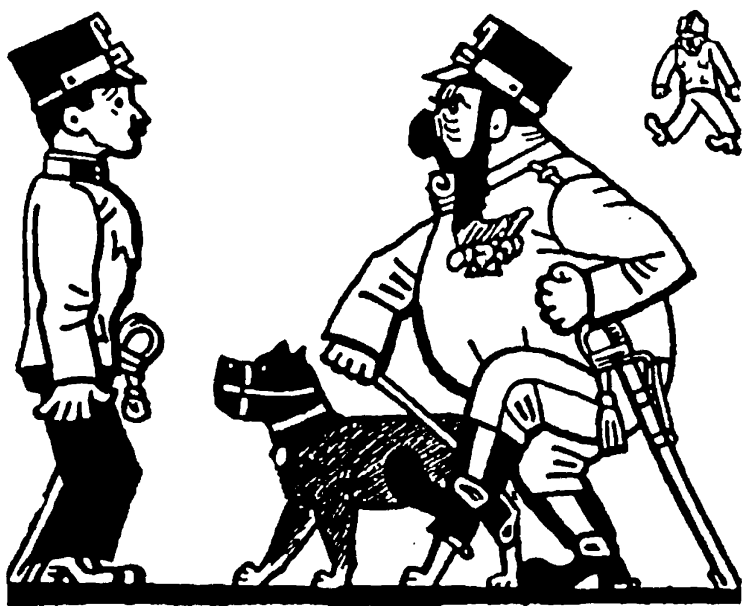
“报告，上尉长官，遵照您的命令去痛饮一番。”

“帅克，要是万一我忘记给你这五十克朗，我命令你提醒我，为了这只狗，我该给你五十克朗，明白了吗？这狗有跳蚤吗？最好给它洗个澡，梳梳毛。明天我值班，而后天我就可以带它去溜达了。”

当帅克给麦克斯洗澡的时候，那位上校——它原来的主人正在家里大发雷霆，他威胁说，要是抓到了偷狗的人，一定把他交到军事法庭去，把他枪毙，把他绞死，关他个二十年，剁碎他。

“让魔鬼将你这个浑蛋抓走。”上校在屋子里咆哮得连窗户都震动了，“你这杀人犯，我非让你滚蛋不可。”

一场灾难正在帅克和卢卡什上尉头上升起。



第十五章 大祸临头

贝特日赫·克劳斯上校那真是一个傻到家的大笨蛋；他还有个贵族的称号，叫个什么冯·齐勒古特；其实齐勒古特就是索尔堡附近的一个村庄的名字；早在十八世纪，他的祖辈在那里靠掠夺谋生。克劳斯上校每讲到太平常不过的事物时，总要补问一句大伙是否听懂了他的话，尽管他讲的是些是人人都能知晓的、最起码的一些东西。比如：“瞧，这是窗子，是的，是窗子，可诸位，你们知道什么叫窗子吗？”

或者：“道路，那就是夹在两道沟之间的路，也可称之为公路。是的，可诸位，你们知道什么是沟吗？沟即是由众人挖出来的一条凹而深的渠道。是的，沟是用锄头挖出来的。那你们知道锄头又是什么吗？”

他简直成了一个解释狂了。作起解释来那就是摇头摆尾，如同发明家讲述自己的发明创造那样津津乐道。

“这书本嘛，诸位，就是通常把整张纸裁成四开、上面印了字的纸张汇集一起，装订粘合而成的；各种书的大小开本也是不一样的。是的，诸位，你们知道粘胶是什么吗？粘胶也就是胶。”

他真的算蠢到家了。军官们都躲得他远远的，不愿去听他唠叨什么人行道即是人步行之道，与车行之道有所区分；以及人行道是沿着房子之正面所筑的高出车行道路面的一长条石路；而房子之正面就是我们街上或人行道上所见到的那一面。我们不能从人行道上看见房子之后面，这一点我们只要走到车行道上去就可以获得其验证。

于是他立刻很带劲地就这件趣事给人们做现场表演，险些儿被车子轧死。从此他蠢得无以复加了。他经常将军官们拦住，没完没了地要跟他们谈诸如油煎蛋饼、太阳、温度表、油炸馅饼、窗子和邮票之类的毫无相联的琐事。

真的令人大为吃惊的是如此这般的蠢货竟能步步高升，受到有权势的大人物，比如军长将军之类的提携、庇护，尽管他在军事上表现出绝对的无能。

在演习时，他经常领着他那个团干出一系列的怪事来。他永远不能及时到达指定的地点，却领着一团人以纵队形朝敌方的机枪点挺进。几年前，有一回皇家军队在捷克南部演习，他们全团都迷失了方向，一直开到了摩拉维亚。当整个演习结束了，士兵们都已经在营房里躺下休息了，他却还在那边折腾了好几天。但就这样，他也没事，照样高升。

由于他与军长将军以及旧奥地利另一些蠢得并不比他逊色的军官的交情使他获得了各种各样的头衔和奖章，这些奖励又使他感到无比的荣耀与自豪，以至于使他感觉自己是天底下最优秀的军人，是战



略理论及一切军事科学的理论家。

团队检阅时,他喜欢同士兵们聊天,但总是翻来覆去地问着同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军使用的枪叫曼利海尔枪^①?”因此他在团里从此有了一个“曼利海尔蠢材”之称号。他的报复心极强,经常打击不喜欢他的一些下级军官。如果他们中有申请结婚的,他就在申请书上作个恶劣的介绍转交上去。

他的左耳少了一半,那是在年轻时他的竞争者为了向人们证明这位贝特日赫·克劳斯·冯·齐勒古特是一个不堪一击的傻大个而把它切掉的。

如果就他的智商进行一番测试分析的话,那我们将深信不疑地认为:他并不比那位众所周知、声名狼藉的白痴而又长着一张畜生嘴巴的汉堡公民弗朗茨·约瑟夫高多少。

他的谈吐同样的低级庸俗,同时也同样的幼稚可笑。有一回在军官餐厅举行的宴会上,话题是席勒^②,可我们这位冯·齐勒古特·克劳斯上校却发表了一通与席勒风马牛不相及的谈话“诸位,我要告诉你们,我昨日里瞧见了一架由火车头来拉动的蒸汽犁。请想一想,先生们,用火车头来拉动,而且还不是一台,是两台。我见冒着烟,于是走到近前去瞧一瞧,原来,这边有台火车头,那边还有一台。先生们,你们说这可笑不可笑。要用两台来拉,好像一台还嫌不够似的。”

他稍停片刻,接着又简短地说了几句“一辆汽车的汽油用完了,它不得不停下来。这也是我昨日里瞧见的事。事过之后,人们还在那儿胡扯一通什么惯性呀。先生们,车子开不动了呀,抛锚了呀,不动窝了呀,因为它没汽油了嘛。这难道不可笑吗?”

他虽蠢笨,但他很虔诚。他房间内设有一个家用经台,他常去伊克纳茨教堂忏悔和领圣餐。自从战争爆发以来,他经常祈祷着德奥军

① 费尔丁南德·曼利海尔(1848—1904)是自动步枪的发明者,当时奥、德、法等国家军队普遍采用此种步枪。

② 克·弗·席勒(1759—1805)是世界著名的德国诗人、剧作家。

队的胜利。他把基督教与关于日耳曼的霸权主义的梦想混为一谈。他认为上帝应该帮助战胜国去掠夺别国领土和财富。

每当他在报上读到又运来俘虏时,他总是非常生气。

他常说“干吗要把战俘运来呢?把他们一个个都枪毙掉。要毫不留情。在尸首间翩翩起舞。把塞尔维亚的老百姓一个不留地活活烧死,见小孩就用刺刀捅死!”

他和德国诗人维罗尔特^①可说是一丘之貉,那家伙在战争期间发表了一首诗,要德国怀着铁石心肠去憎恨和杀戮千百万法国魔鬼:

让人们的尸骨堆积成山,
让焚烧的肉体的火焰直冲云天……

卢卡什上尉在一年制志愿兵军校讲完课后,就牵着麦克斯要出去散步。

“请允许我提醒您,上尉长官,”帅克关怀备至地说,“您得当心这只狗,别让它溜掉了。它说不定还有点儿急着想溜回它的老家去,您要是把它的绳索松了,它就会逃掉的。我还劝您别带它经过哈弗利切克广场,那儿的马利扬斯基·奥布拉斯老铺子里的一个屠夫养了一只恶犬,特别喜欢咬人咬狗,只要一见到它的势力范围内出现了别的什么狗,它就十分嫉妒,生怕那只狗会吃掉它那儿的什么东西。它跟圣·哈什塔尔教堂行乞的那个叫花子^②一样霸道。”

麦克斯跳跳蹦蹦地喜欢得不得了,它蹿到上尉的脚跟前,把皮绳索跟上尉的那柄腰刀缠在一起了,对于被带出去散步,它显得格外地高兴。

他们上街去了。卢卡什上尉牵着狗上了壕沟街。他要到老爷街拐角处去与一位事先约好的太太碰面。他脑子里尽想着公事:明天到

① 德国的一个粗制滥造、早已被人遗忘了的拙劣诗人。一战中,他曾写诗讴歌德国帝国主义的血腥、残暴。

② 一战前,一名警察逮捕了一个常在圣·哈什塔尔教堂入口处行乞的乞丐。他可称得上是丐帮中的恶霸。绝不让别的乞丐在该教堂附近行乞。



志愿兵军校去上课该讲些什么；怎样去确定一座山的高度；为什么高度都得依据海拔来测量；怎样根据海平面来确定一座山从山底到山顶的简单的高度。真要命，陆军部干吗要把这些个乱七八糟的东西编进教材里来哟？炮兵学学还可以。何况这儿还有总参谋部的地图，如果敌人占了“三一二”高地，一般都来不及琢磨为什么这座山的高度要根据海拔来测量，也来不及测量这山究竟有多高。只要查一查地图不就什么都解决了吗。

临近老爷街时，一声严厉的“站住！”打断了他的默想。

在这一声“站住”的同时，那只狗也拼命地想要挣断那套在它身上的皮链从他身边跑掉，它高兴地吠叫着往刚才那大喊一声“站住”的人身上扑去。

站在上尉面前的正是克劳斯·冯·齐勒古特上校。卢卡什上尉行了一个军礼，对上校道歉说自己一时疏忽，没有瞧见他。

克劳斯上校在军官中是以绝不轻饶有违军纪的人而闻名的。

他把行军礼视做是关系到战争的成败，并建立整个军队权威的基石。

“作为一名军人他必须把自己的整个灵魂注入到军礼上。”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还说，军礼含有一种美妙无比的军事神秘主义。

他特别强调这一点，凡向上级敬礼的每一个军人务必依据条例规定之细节，准确而严格地行军礼。

凡从他身边走过的军人，从步兵到中校他都要嗅一嗅，对于那些行礼马马虎虎，就像随便说声“你好”似的用手在帽檐边碰那么一下的士兵，他便要亲自把他们送到兵营里去受惩罚。

“没有看见”这话对他来说不起任何作用。

“一个军人，”他常说，“必须在人群中寻找自己的上司，什么都不想，就一心想着如何履行军纪中为自己规定的所有职责。当他在战场上倒下，濒临死亡之际，他就应该行个军礼。谁要是不会行军礼，或者装着没有看见，以及随便行个礼的人，在我看来就是一种野蛮行为。”

“上尉君，”克劳斯上校以一种威胁的声调说，“下级见了上级要敬

礼这一条至今也没废除呀，这是一。第二，从什么时候起，军官先生们养成了牵着偷来的狗满大街遛逛的习惯？是的，我说的是偷来的狗，一只属于他人的狗，也即是偷来的狗。”

“我这条狗……上校长官。”卢卡什上尉对此表示异议。

“它是我的，上尉君！”上校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它是我的弗克斯。”

这只弗克斯或麦克斯的狗一下就记起了自己原来的主人，于是就把新主人完全抛弃，蹦蹦跳跳地扑向了上校，高兴得像一个热恋中的高中毕业生从他意中人那儿得到了首肯与理解一样。

“牵着偷来的狗遛逛，上尉君，这与军官的荣誉极不相称的，这难道不知道？一名军官在无法确定其买的狗是否会引起严重后果之前就不应该买狗。”上校一边抚摸着弗克斯——麦克斯，一边继续咆哮，而这只弗克斯——麦克斯也下流地对着上尉龇牙咧嘴、嗷嗷地叫着，真像是对上校说：“把他带走，狠狠地查办他！”

“上尉君，”上校接着说，“骑一匹偷来的马，你认为对吗？你难道没读到《波希米亚报》和《布拉格日报》上登载的有关我丢失一只看马狗的启事吗？你竟然不读你长官登的启事？”

上校感到惊奇不已。

“真是的，这些年轻军官成何体统啦，纪律观念跑哪儿去啦？上校登出启事，上尉就不去读它。”

卢卡什上尉一边眼睛望着上校的络腮胡，那使他联想到了猩猩，一边心里却想着：“哼，你这老不死的東西，我真想在你下巴颏上揍两拳。”

“你到这边来一下。”上校说道。于是两人并肩走着，进行了一次十分友好的谈话。

“你到了前线，上尉君，可不能再干这种事喽。在后方牵着偷来的狗遛逛一定也很不是滋味吧！确也是，牵着上级长官的狗出来遛逛，而且是在每日里都有成百位军官在战场上阵亡的时候，而且连启事也不看。我的寻狗启事也许登上一百年、两百年、三百年他们也不会去看它。”



上校大声擤了一下鼻子,这往往是他极端愤慨的表现,然后他说:“你可以继续散你的步去。”他没好气地用鞭子抽了一下自己的军大衣下摆,转过身来走了。

卢卡什上尉刚走过另一人行道,又听到一声“站住!”一个倒霉的预备役士兵正被上校拦住。那士兵正在想念自己老家的母亲而没有注视到他。

上校亲自将他拽到兵营去受罚,还骂他是大海里的笨猪。

“我要怎样来对付帅克那家伙呢?”上尉思虑着,“我打烂他的嘴巴,这还不够。就是把他撕成碎片也还太便宜了这个痞子、浑蛋。”这时他已经完全忘了和那位太太约会的事,气冲冲地直奔家去。

“我要把他宰了,那个兔崽子!”他自言自语地说着登上了电车。

此时的好兵帅克正和从兵营里来的传令兵谈得火热。那个士兵送来了几份文件,正等着上尉回来签字。

帅克请他喝咖啡,然后两人一块儿议论着奥地利必然战败之类的事。

他们谈得很投机,还引经据典,用了一大堆格言。如果告到法庭去,他们的每一个字眼都可以以卖国罪论处,两人都得被绞死。

“皇上大人变得呆头呆脑了,”帅克宣称,“他从来就不聪明,不过这场战争使他更加呆傻。”

“他简直就是个白痴,”从兵营里来的传令兵十分肯定地说,“笨得像个木头人。他或许根本不知道在打仗;或许人们不好意思告诉他。他在给他的民族贴出的宣战书上签的字,可能是一种诈骗行径。准是在他神志不清的时候印出来的,他已经什么都不会想啦!”

“他已经彻底完蛋了,”帅克以行家的口吻补充说,“大小便失禁,连吃饭都像小孩一样需要人喂他。前些时候听酒馆的人说,他有两个奶妈,每日里要给皇上大人吃三次奶。”

“唉,事已至此,”兵营里来的士兵叹了口气,“快别让咱们再遭宰割了,但愿奥地利有朝一日能得安宁。”

他俩就这样继续高谈阔论着,最后帅克对奥地利大加指责“如此



这般的专制王朝，根本就不该存在于世上，”为了给自己这句箴言似的话语补上个实际例子，他又加了一句，“只要我一奔赴战场，就会为它把气来断。”

当他俩接着谈到捷克人对战争的一些看法时，兵营里来的传令兵重新提到他今天在布拉格听到的消息，说在纳霍特已经能听到炮声了，俄国沙皇很快就要攻打克拉科夫城了。

随后俩人又谈到怎么把我们的粮食运去德国，而德国的士兵们有烟抽，有巧克力吃，等等。

随后他俩又回忆起古代战争来，帅克还严肃地指出，将装满粪便的坛坛罐罐扔到被围困的城堡中去，在一派臭气冲天中作战也是件很难受的事。他还在一本书上读到过：有一座城堡被困达三年之久，这期间，敌军什么事都不干，天天就把这种装满屎尿的罐子往被围困在城堡扔，拿他们开心。



要不是卢卡什上尉的归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他们还会津津乐道地发表一些颇有意思、很富教益的宏论的。

上尉恶狠狠地瞪了帅克一眼，在文件上签了字，把传令兵打发走了以后招呼帅克跟他到房间去。

上尉的两眼闪着凶恶的光芒，他在椅子上落了座，定睛瞧着帅克，冥想着这场“屠杀”该怎样起始。

“我先给他几个嘴巴子，”上尉思忖着，“然后打烂他的鼻子，再将耳朵扯下来，这都完了后，再看揍他的哪儿。”

可是出现在他面前的却是帅克那双温柔、坦诚的眼睛。帅克他还竟敢打破这暴风雨前的寂静说“报告，上尉长官，您的猫死了。它吞吃了一盒鞋油，结果就翘辫子了。我已经将它扔到旁边那个地窖里去了。您再也找不到如此听话、那么漂亮的安哥拉猫了。”

“我拿他怎么办呢？”上尉脑子里闪出这么个问题，“我的上帝啊，你看他那副傻样！”

帅克那双纯真温厚而又坦然无忧的眼睛里继续放射出一种温存和美好的光芒，露出一抹坦然的神情，似乎一切都很有妥帖，真像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过，而且即使发生过什么事，现在也依然是万事大吉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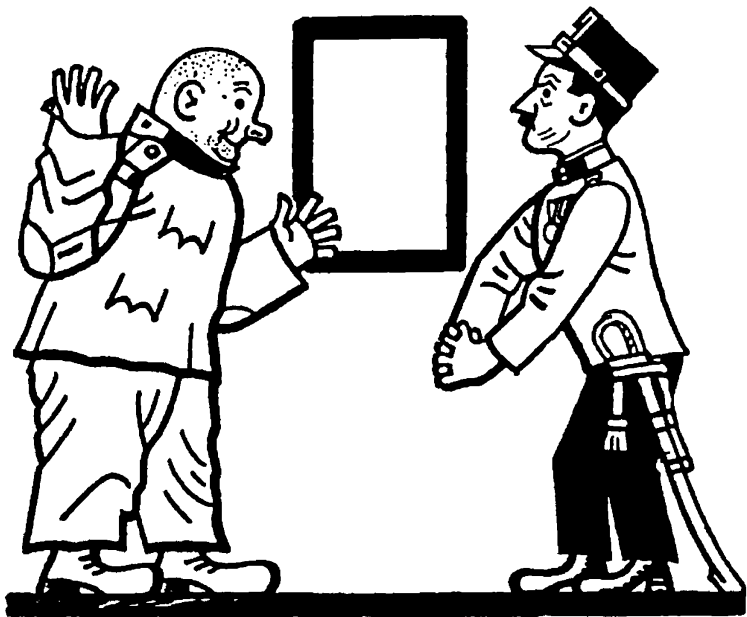
卢卡什上尉跳了起来，可是他没有照他原来所设想的那样去打帅克，只是在帅克鼻子底下挥动拳头咆哮说“帅克，那只狗是你偷的，对不对？”

“报告，上尉长官，关于这类事，我近来压根就不知道。上尉长官，请允许我跟你解释一下：下午您牵着麦克斯去散步了，我不可能偷它呀，您没把它带回来，我还觉着奇怪呢，我立马想到一定是出了什么乱子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有情况。’焦街有位叫古勒什做提包的师傅，他就不敢牵着狗出门去遛逛，免得它丢失。他通常都是将狗放在酒馆里，但仍然让人偷了，或者给人借去不还了……”

“你这个畜生，帅克，猪猡，你给我住嘴！你要不是一个十足的流氓，就是一只地道的笨骆驼、双料的大白痴。你真是够典型的啦！可我告诉你；你别在我面前耍这一套。你从哪儿弄来的这条狗！怎么弄得来的！你知道不知道这是我们上校的狗呀！当我们不巧碰面时，他

把它带走了。你知不知道？这是天底下最丢丑的事，你知不知道？说实话，你偷了还是没偷？”

“报告，上尉长官，我没偷。”



“那你知不知道这只狗是偷来的？”

“是的，报告上尉长官，我知道是偷来的。”

“我的天哪！帅克！我的老天爷呀！我枪毙了你！你这个畜生！你这个下流胚！你这头阉牛、臭尸！你这个不开窍的傻瓜！你难道真是这么个大白痴吗？”

“是的，报告上尉长官，真是个大白痴。”

“你为什么带给我一条偷来的狗呢？你为什么把那害人的畜生塞进我屋里来呢？”

“为了讨您喜欢，上尉长官。”

帅克那安详、善良的眼睛直盯着上尉的脸，上尉倒在椅子上，叹息



说“天啊，我造了什么孽，上帝为何让这么个畜生来惩罚我呀？！”

上尉一声不响，蓦然地坐在椅子上，他感到他不仅没有力气来揍帅克，连卷一支烟的力气也没有了。他不知其所以然地派帅克去买来《波希米亚报》和《布拉格日报》，让帅克念给他听上校的“寻狗启事”。

帅克把报纸买来后，把登有启事那一页翻开，放在面上。他容光满面，并以极快活的口吻报告说“上尉长官，上校长官将他那只丢失的看马狗描绘得可神气啦，读起来真过瘾。他还出一百克朗悬赏给把狗交来的人呢。赏钱出得多了点，一般只出五十克朗就足够了。科希什有个叫博日捷赫的人就靠干这档子事过活。他总是先将别人的狗偷来，然后到报上去寻找狗启事的广告。然后他就到丢狗人那里去。有一次他偷到一只很是好看的黑狮子狗，由于失主未登启事，而他自己就去报上登了个拾狗启事，花了五克朗的广告费，终于有位先生来认领，说这狗正是他丢的。又说，他本以为找也是白搭。因为他早已不相信还有什么老好人存在，可如今他却亲眼目睹到了老实人，这使他高兴万分。还说原则上反对奖赏这方面的老实人。但他仍然把自己的一本有关在室内和花园里如何养花的书赠给了他以兹纪念。我们那可爱的博日捷赫一把将黑狮子狗的两条后腿提了起来，狠狠地朝那位先生的头上撞去。自此他说了，他再也不会再在报上去登什么广告了。既然丢狗的人都不登寻狗启事，那我干吗要这样做呢？倒不如将它卖到狗市里去好啦。”

“你给我去躺下，帅克！”上尉吩咐道，“你那犯傻的毛病还会发作到明天早上的。”说罢自己也去睡了。夜里，上尉梦见了帅克，说帅克又把一位王位继承人的马偷来给了他。检阅的时候，倒霉的卢卡什上尉正好骑着那匹马走在连队的前列时，却被王位继承人认出来了。

天刚发亮，上尉感到他似乎是挨了一整夜的揍，老做恶梦，使他心神不宁。清晨他又入睡了，又做了一个恶梦，却被一阵敲门声惊醒了。门口出现了帅克那张和善的脸庞，问什么时候该将上尉长官叫醒。

上尉在床上哀叹着说“滚，畜生，这简直太可怕了！”

当他起床后，帅克就给他送来了早餐，上尉又被帅克新的提问惊呆了：“报告，上尉长官，难道您不愿意我重新给您物色一条小狗？”

“帅克，你知道吗，我很有兴趣将你送至战地法庭去，”上尉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然而法官们也很有可能将你放掉的，因为他们这一辈子绝对不曾见过你这样一个出奇的大笨蛋。你去照照镜子吧，你真的不曾为自己那副傻相难过后？你是我所见过的最蠢不过的蠢货。喏，你给我说真心话，你喜欢你自己吗？”

“报告上尉长官，我不喜欢我自己，我从镜子里看到我的脑袋像个松果或橄榄球似的。不过这张镜子磨得不太好。以前在斯塔涅克开的《唐人》店^①里有一面哈哈镜，谁一照那面镜子谁就会恶心。嘴巴这么扯着，脑袋像个大脸盆，肚子跟一个喝醉了的神甫一样。总之，就是一个丑八怪。一天，总督大人从那儿路过，朝镜子里这么一瞅了下自己，立马要求他们将这面镜子给摘下来。”

上尉转过身去又长叹了一口气，认为还是让帅克先去为他准备牛奶咖啡为好。

帅克在厨房里瞎忙乎，卢卡什上尉听到了帅克的歌声：

投弹手行进在布拉格城门，
军刀一闪一闪，
美丽姑娘们的泪水直流……

不久，从厨房里又传出了歌声：

我们这些军人就是国家的主人，
漂亮的小姐都爱我们。
我们领了钱，
到哪儿都过得甜蜜蜜……

① 斯塔涅克这位商人在布拉格二区的两条大街的拐角处开了一个很大的商店，专门卖中国的茶叶和其他商品。这家商店的橱窗里放了一面哈哈镜和一幅中国的滑稽小丑图。过往的行人，特别是学生们都喜欢来此照一照，很是好玩。



“你倒真的过得甜蜜蜜，你这王八蛋。”上尉心里就是这么想的，他还吐了一口唾沫。

帅克的脑袋忽然在门口出现了：“报告，上尉长官，兵营已派人来此候您，让您马上去见上校长官。传令兵就在这儿。”

他很体己地补了一句“也许跟那只狗有关系。”

“我已经听到了。”上尉没等站在前厅的传令兵报口信就说道。

他几乎是垂头丧气说的，说完就走了，走时还狠狠地瞟了帅克一眼。

这传令非同一般，凶多吉少。上尉进到了上校的办公室，见他皱眉蹙额地坐在沙发上。

“两年前，上尉君，”上校说，“您请求调到布杰约维采九十一团去。您知道，布杰约维采在何处吗？在伏尔塔瓦河边上，对的，就是在伏尔塔瓦河边上，还有一条奥赫热河或是别的什么河流经那里。城市还不小，而且还可以这么跟您说吧，城市非常宜人可亲。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沿着河边还有一道堤坝，您知道，堤坝是什么吗？就是拦在水面上的一堵墙。对。不过，这些都没什么关系。我们在那一带演习过。”

上校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凝视着他的墨水瓶，可迅速转到另一话题“您可惯坏了我那只狗，它现在啥也不吃。瞧，墨水瓶里有一只苍蝇。奇怪，大冬天的，苍蝇会落到墨水瓶里，这都是由于混乱，无秩序所致。”

“你有话就快说呀，你这个老不死的！”上尉在心里嘀咕着。

上校站起身来，在办公室里来回踱着。

“我考虑再三，上尉君，究竟该如何来教训您才对，好让这类事情以后不再发生。我记起来了，您曾要求调到九十一团去，最高指挥部前不久通知我们说，九十一团很缺军官，因为原有的军官大都被塞尔维亚人杀死了。我以人格向您保证。不出三天您就可以调去布杰约维采九十一团了。那儿正在组建先遣营。您不用谢我。军队很需要这样的军官，他们……”

说到此，他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往下说了，于是就看了看表，然后说“十点半了，我得以最快的时间赶去听团里的汇报。”

一场愉悦的谈话就这么地结束了。上尉走出办公室，谢天谢地地大大松了一口气。随后他便转到志愿兵军校去告诉大伙，说他一两天之内就要奔赴前线了，因此打算在纵演乐胡同^①举行一个告别晚会。

到家了，他意味深长地问帅克：“帅克，你知道什么是先遣营吗？”

“报告，上尉长官，先遣营就是派往前线去的营。先遣连就是派往前线去的连。我们习惯了用简称。”

“那么，帅克，”上尉用极其庄严的语调说，“你既然习惯了这么个简称，那么，我向你宣布：你将同我一道跟先遣营走。可是上了前线后，你休想再像在这里一样耍弄你那套愚蠢的把戏。你听了这消息高兴吗？”

“报告上尉长官，我特别高兴，”好兵帅克回答说，“要是咱俩能一道儿为效忠皇上和皇室而战死沙场，那该是多么美好而伟大的壮举啊……”

① 布拉格市的一条胡同，那里开了几家娱乐场所。



第一卷《在后方》 后记^①

借结束《好兵帅克》第一卷《在后方》之机，我谨向广大读者禀报，本书其余两卷《在前线》《被俘》不日即将与诸君见面。在这两卷中，无论是军人或是居民，他们的言谈举止仍将与他们的实际生活紧紧吻合。

生活绝非是培养一个人的举止得体、彬彬有礼的学校。每个人都按其自身的实际能力来说话。礼宾专家古特博士^②和“杯杯满”酒馆老板巴里维茨两人的谈吐哪能一样呢。而这本小说绝非为沙龙中那些个谦谦君子提供什么辅导材料，也不是为贵族社交界编写的一种社交指南。它就是一定时代的一幅历史画卷。

如果必须使用一些“强有力的词句”才能真正做到恰如其分地表达实际时，那我是毫不犹豫地大加特加地运用。抄袭温文尔雅的词句和使用省略号的方式都是最愚蠢的口是心非，这些词句在议会里难道不是被运用成灾了吗？

常言说得对，有着良好教育的人必然成为开卷有益者。只有那些精神堕落、蠢不可及的猪猡、下流胚才会对这种天经地义的现象说三道四。他们紧抱腐朽、虚伪的道德观不放，不管其内容如何，就气急败坏地挑某些个别词句的刺。

① 《好兵帅克》第一卷以小册子形式出版后，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些人拍手称快，而天主教的一些文艺评论家则批评不断。他们十分厌恶作者的这种文体，认为那些“贩狗卖酒之徒所操之语，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哂。”哈谢克尖刻地回击了他们，故写了这篇《后记》。

② 伊·斯·古特是中学教员、伯爵府的家庭教师、多种游记与上流社会社交礼仪指南的作者。1919年被马萨里克总统聘为总统府的礼宾司专员。他被认为是新的共和国里最完整地保持了贵族那一套礼仪的人。

前些年,我读到过一篇有关一部中篇小说的评论文章。评论者为作者在书中的一句“他擤了一下鼻涕,而后又擦了擦鼻子”怒不可遏。说如此描写同文学理应给予全民族合乎美学要求的、具有崇高感受的宗旨是背驰的。

这仅是一个小小的实例,但表明了在其光天化日之下仍有着怎样的畜生存在。

凡是对“强有力的词句”感到惊讶的人都是些懦夫、胆小鬼,因为他们对真实的生活始终存有一种惊异的感觉。这种怯懦的人正是文化和道德的最大危害者。他们最喜欢把民族培养成多愁善感的一群凡夫俗子、圣徒阿罗依斯型的虚伪文化的手淫者。修士艾乌斯塔赫在其自己的书中描写道,当圣徒阿罗依斯听到一个男子在街上隆隆的喧嚣声中放了一个屁时,他竟然号啕痛哭起来,唯有祷告才使他的心宽慰了起来。

这种人在公开场合总是表现得激愤万分,但却怀着极大的兴趣走遍各个公厕去欣赏涂写在那墙上的一些淫词秽语。

我在自己的作品中使用了若干“强有力的词句”,那只不过是顺便证实一下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的举止、谈吐罢了。

我们不能要求酒馆老板巴里维茨像劳多娃夫人^①、古特博士、奥尔佳·法斯特罗娃夫人^②以及所有其他许多乐于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变成一个装有嵌木地板的大沙龙的人一样。他们穿着燕尾服,戴着白手套,说起话来咬文嚼字,温文尔雅,一派沙龙式的典雅道德,而在这道德的外衣里却藏匿着一条条沉溺于最卑鄙、最反常的骄奢淫逸生活中的沙龙猛兽。

值此良机,我愿向诸君禀报,酒店老板巴里维茨他还健在。他在监狱里煎熬过了战争岁月。他与发生弗朗茨·约瑟夫皇上画像那令人哗然的事件时相比,一点也没变化。

① 劳多娃是演员,曾撰文论述上流社会礼仪、道德风尚等问题。

② 奥·法斯特罗娃是《民族政策报》的编辑,曾撰文论述社会行为准则等问题。



当他读到我的书中对他的描写时，他还来拜望过我，并且一下子就把第一版买了二十几本分送给自己的一些亲朋好友，使该书的销售量增加。

他为我书中写到他，并把他描绘成众人皆知的莽汉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这样一来谁也休想改变我的模样了，”他对我说，“我这一辈子出言粗俗，怎么想就怎么说。今后我还坚持这样的谈吐。我绝不会因为某头笨牛说长道短就将我自己的嘴巴捂住。如今我成了名人啦！”

他的自信心确实增强了。几句“强有力的词句”使他声名大噪。他够心满意足的了。如果我在书中要真实而准确地再现他的谈吐，可我又不停地提醒他不要这样、那样说话（这当然不是我的初衷），那一定会使这个老好人有受侮辱的感觉。

他使用一些未加修饰的语言，朴素而真挚地表达了捷克人对阿谀、媚俗的反对，但他本人对此并没有深刻的意识。这种对皇上和文雅语言的不尊敬已渗透于他的血液中了。

奥托·卡茨也还在世。这是一个确有其人的随军神甫。政变后，他把一切都抛之脑后，退出了教会，如今在北捷克一家青铜和染料厂当代理人。他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威胁我说要痛打我一顿，因为有一家德文报纸把真实描绘他的那几章给译了出来。于是我去拜访他，结果非常好。已是午夜两点了，他已经是站不起来了，但还在那里布道，不停地说“我是奥托·卡茨，随军神甫，唉，你们这些个石膏脑袋。”

像旧奥地利国家密探已故布雷特施奈德这样的人，在今天的共和国里还大有人在。他们特别关心的就是人们在议论些什么。

我不知道，我的这本书能否实现我的初衷。有一次，我听到我周围的一个人骂另一个人：“你蠢得跟帅克一样！”这正好说明违背了我

的初衷。但是,假如“帅克”一词竟将成为辱骂语言花环上的一朵新的骂人之花的话,那我对丰富捷克语言这一殊荣也只能感到心满意足了。

雅罗斯拉夫·哈谢克

第二卷 在 frontline





第一章 帅克在列车上惹的乱子

在布拉格开往布杰约维采的快车二等车厢的一个单间里，有三名旅客。一位是上尉卢卡什，坐在上尉对面的是一位老先生，头都秃了，还有一位就是帅克。帅克老实憨厚地站在走廊的门边，洗耳恭听着卢卡什上尉又一轮的臭骂；卢卡什也不顾忌有秃头先生这位老百姓在场，一路上就对帅克大加斥责，骂他是畜生之类的一大堆脏话。

而实际上只是屁大的一点小事：帅克负责照看的行李，在数量上



出了点问题。

“小偷偷拿了我们的一只箱子!”上尉指责帅克说,“向我打声招呼,那就算完事了,你这个浑蛋!”

“报告,上尉长官,”帅克小声地回答,“箱子的确是被人提走了。车站里总会有许多骗子、扒手在闲逛游荡。我是这么想的,他们中有一个无疑地是看中了您的那只箱子。那小子无疑地是趁我离开那堆行李去向您汇报说我们所携之物完整无缺之时下手的。他也只能在对他有利的那一霎时把我们的箱子拿去。这种人总在寻求这样有利的时刻。两年前,在西北站就有人把一位太太的儿童车连同睡在小被窝里的女孩一起偷走了。他们把这事做得挺高尚还光明正大似的,将小女孩交到我们的街道派出所,谎称有人把她遗弃在车站过道上。后来,报上登了这件事,把那可怜的太太骂成自私透顶的母亲。”

帅克还强调说“火车站向来就有人偷东西,今后还会如此,否则就不成其为火车站了。”

“帅克,我相信你不会有好下场的。”上尉说,“我总没弄明白,你是在装傻呢,还是与生俱来就是一个白痴。那只箱子装了些什么?”

“总的说来没装什么,上尉长官,”帅克回答道,两眼直盯着位于上尉对面的秃顶先生,这人似乎对此事不感兴趣,一直在看他的《新自由报》,“箱子里只装了从卧室中摘下来的一面镜子,从过厅里拆下来的铁制衣架,说真的,我们实际上没啥损失,因为镜子和衣架都是房东的嘛。”

见上尉做了一个极其可怕的手势后,帅克更加来劲地接着叙述:“报告,上尉长官,我原本没想到箱子会被偷走。而镜子与衣架,我已同房东讲好了,一旦我们从战场归来后就还给他。反正在敌人的领土上有的镜子和衣架,因此房东与我们都不会有损失的。一旦我们攻下了那座城市……”

“闭嘴,帅克!”上尉那可怕的一声打断了他的叙述,“总有一天我会把你送上战地法庭的。你好好地思一思、想一想,你是不是天下第一号的傻瓜。别人活了一千年,也不会有你在几星期内干的蠢事多。我相信,你自己也会觉察到这一点的。”

“报告上尉长官，我觉察到了。我具有公认的那种发达的觉察能力，只不过总来得晚一步，倒霉事发生后，方才明白醒悟。我就像经常去‘母狗林’小酒馆的内卡参基人纳赫莱巴一样不走运。他总想做点好事，下决心从礼拜六起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可是到了第二天又总是说‘朋友们，早上我觉察到了，我又睡在了硬板上了。’^①他总会遇到倒霉事，比如他原本想老实地回家去，而最终表明，他不是在哪儿弄倒了一排篱笆，就是把赶车人的马卸了套，或者是想用巡警帽子上的公鸡毛扯下来清洗他烟斗中的烟油。他简直就是一个无可救药者。他深感不幸的是，他家祖祖辈辈都背着这股倒霉运。有一回他祖父外出流浪……”

“别再胡诌那一套来烦我啦，帅克！”

“报告，上尉长官，我这里说的事千真万确。他祖父外出流浪……”

“帅克！”上尉发火了，“我再次命令你，你什么都别再跟我唠叨了，我一点都不想听。等我们到了布杰约维采，我再来对付你。你知道吗，帅克，我要把你抓起来！”

“我不知道，上尉长官，”帅克平和地说，“您还从来没跟我提及过这个问题。”

上尉不自觉地咬了咬牙，叹了口气，从大衣兜里掏出一份《波希米亚报》，开始读起前线巨大胜利以及德国“E”型潜艇在地中海取得成果的新闻来。正当他阅读到一则关于德国如何利用投掷一种接连爆炸三次的特种炸弹来摧毁一座城市的新发明时，被帅克的问话声打断了。帅克正对着那位秃顶先生问：

“请问，阁下，您是不是斯拉维银行的副经理普尔克拉贝克先生？”

秃顶先生没答理他，帅克便对上尉说：

“报告上尉长官，有一回我在报上读到，说一般人脑袋上有六万到七万根头发，而从很多例子看来，黑头发总要长得稀疏一些。”

帅克毫不留情地继续往下说：“后来有位大夫在‘什皮列克’咖啡

^① 通常指监狱或兵营里的木板床。



馆里说,掉头发是因为生孩子后的第六个礼拜心灵上的刺激所引起的。”

可这时一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秃顶先生朝着帅克蹦过来,大声嚷道“滚出去,你这头肮脏的猪猡!”他一脚将帅克踢到过道后,又返回到车厢里来,向上尉作了自我介绍,使上尉大吃一惊。

显然是弄错了,这位秃顶先生并不是什么斯拉维银行的副经理,也不是姓普尔克拉贝克,而是陆军少将冯·施瓦茨堡。少将这次着便服是视察几处的防务,他事先不通知,是要突访布杰约维采的。

他可是世上最令人可怕的一位视察将军了,他要是发现哪儿的事情不大对头,他就会跟当地的司令官进行这么一段会话:

“您有手枪吗?”——“有。”——“很好!我要是处在您的位置,无疑地就知道该用这支枪来做什么。因为我在此看到的不是兵营,而是猪圈!”

真不假,凡是视察过的地方,在他走后,还真有人开枪自杀。这时少将冯·施瓦茨堡就会心满意足地说“这才是个像样的军人!”

看上去他很是不悦,那是因为他对自己视察过有问题的地方,还有人活着。另外,他有一种把军官派到环境最为恶劣的地方去的狂癖。只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一名军官就得与自己的驻防军告别,而被发配到黑山边境或哈利奇一处最肮脏的角落里的糟糕透顶的驻防军去。

“上尉君,”他问,“您在哪儿上的军官学校?”

“在布拉格。”

“既然您进过军官学校,而竟不懂得一个军官应为他的部下担责的道理?真有您的!另一点,您跟自己的勤务兵瞎扯扯得就像个无话不说的知心朋友嘛。不用您问他,您就让他说东说西的,这就很不像话了。第三,您还容忍他来羞辱您的上级,这就更不像话了!我将依据这一切来作出结论。您叫什么名字,上尉君?”

“卢卡什!”

“哪个团的?”

“我曾经是……”

“多谢了。我没问您曾经在哪儿，我只想确认您现在在何处服役。”

“在九十一步兵团，少将长官，他们把我调往……”

“他们调动您啦？调动得对嘛。尽快地和九十一团到前线去走走，对您有好处的。”

“前线是去定了，少将长官。”

这时，少将做起报告来，说他注意到了，近年来，军官同他们的下级说话无拘无束，他认定这是纵容民主思想的扩展，是一种危险的倾向。他认为，士兵必须心存一种畏惧感，他站在自己的上司面前，必然要浑身打哆嗦，惧怕上级。军官必须跟士兵保持十步的距离，不允许士兵有自己的观点，根本不让他们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近些年来之所以发生了悲剧性的失误原因就在于此。从前，士兵就像怕火似的惧怕军官，可如今……

少将做了一个绝望的手势：“如今大多数军官把他们的士兵完全地宠坏了。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少将又拾起报纸，聚精会神地看起来。卢卡什上尉脸色白得像张纸，他到过道跟帅克算账去了。

他找到了正站在窗口旁的帅克。帅克的神情此时是那么的愉悦、心满意足，像个喝足了水、吃饱了奶、正准备美美地睡去的刚满月的婴儿。

上尉停住了脚，招手让帅克过来，给他指了一间空着的包厢。他紧跟着帅克走了进去，随后将门关上。

“帅克，”他十分庄重地说，“这回你可得破天荒地大大挨两个大嘴巴了！你干吗要去惹那位秃顶先生啊？你可知道，他就是冯·施瓦茨堡少将呀！”

“报告，上尉长官，”帅克带着一副殉道者的神情说，“我一辈子就没有过去侮辱谁的思想，我压根就不知道他是什么少将。他跟斯拉维银行的副经理普尔克拉贝克先生的确长得一模一样。那位副经理常去我们那儿的酒馆喝酒。有一回，当他趴在桌边睡着了的时候，一位好开玩笑的人用誊写铅笔在他的秃顶上写道‘谨送上保险章程三



号丙类,请借助本公司人寿保险为府上女儿积攒嫁妆与子女之供养费。’众所周知,发生这类事,人们总是溜之大吉为妙,可就剩下我这个倒霉蛋留在了那里。随后,他醒来了,朝镜子这么一照,那还不火冒三丈,认为是我给他弄的,也要扇我两个大嘴巴。”

帅克略带责备口气吐出来的那个“也”字是那样感人的温柔,上尉不禁地把准备扇他嘴巴的手放了下来。

帅克还接着说“这位先生也犯不着为那么小小一点儿错误生这么一大顿气呀。他的确应该跟一般人一样拥有六万到七万根头发,就如报上那篇文章中所说的,一个正常人应该拥有的头发数量。在我生命的历程里,我就从来没想到过竟有秃顶少将这种东西存在,这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悲剧性的误会’。这种误会谁都有可能碰上。当一个人说了什么,而另一个人就牛头不对马嘴地接上去,这是常有的事。几年前,有个叫希弗尔的裁缝跟我们讲过这么一件事:他从自己干活的地方史迪尔斯柯^①到布拉格,途经莱奥本^②,身边还带了一只马利博尔^③买的火腿。他坐在火车上,心想旅客中仅他一人是捷克人。车到圣摩希采^④时,他开始切火腿。坐在他对面的一位乘客开始用羡慕的目光投向那条大火腿,口水都从嘴里流了出来,希弗尔裁缝发现后,便扯开嗓门自语道‘你也想来饱餐一顿吧,不要脸的家伙!’那位先生竟用捷语回答说‘那当然喽!我是想来饱餐一顿的,如果你愿意赏赐的话。’于是他们在火车到达布杰约维采之前,一起把那条大火腿吃光了。这位先生叫沃依捷赫·罗斯。”

卢卡什上尉又望了望帅克,然后就离开了那个车厢,回到原来的座位上去了。不一会儿,帅克那张诚挚的面容又出现在了门口。

“报告,上尉长官,再过五分钟我们就到塔博尔了。火车在那儿停五分钟。您不想叫点什么来吃吗?好多好多年前,这儿特别拿手的是……”

上尉气急败坏地跳了起来,在过道里对帅克说“我再次提醒你,

①②③ 属捷克境外的一些城镇。

④ 属捷克境外的一个城镇。

你越少在我面前出现,我就越幸福高兴。要是我根本就看不见你,那我才叫交了好运。请你务必要相信我,我关心的就只有这个。你应该在我视线里消失,你这畜生,你这白痴!”

“报告上尉长官,我一定按您的命令执行!”

帅克敬了礼,用军人的步子来了个向后转,行进到过道的尽头去了。他在角落里的一个乘务员座位上坐下,和一位铁路职员攀谈起来“劳驾,我可以问您个问题吗?”

铁路职员显然对聊天兴趣不大,只是冷漠、无动于衷地点了点头。

“有一个叫霍夫曼的好人,常来我家做客,”帅克的话匣子打开了。“他坚持认为,这些个警报器一向不灵,一句话,说你即使扳了这个把手,它也不管用。说句老实话,我对这类玩意儿向来就不感兴趣。不过今天我既然在这里见到了这套警报器的装置,就很想知道,万一有一天急需用它的时候,我该怎么来摆弄它呢。”

帅克站起身来,随着铁路职员走到上面写有“危险可扳”字样的刹车器跟前。

铁路职员认为自己有责任向帅克介绍一下这紧急制动机械设备的用法“他告诉你要扳动这个把手,这点他算说对了,可他说扳了也不灵,那他是在瞎扯淡。只要一扳这把手,火车准停。因为刹车器是跟列车所有车皮和车头连着的。警铃开关闸必须是灵的。”

说话间两人的手都放在刹车器的把手上,可是人不知鬼不觉的事情就发生了,把手被他们扳了下来,列车于是就停了。

究竟是谁扳动了把手,发出刹车信号,他俩各执一词。

帅克坚持说,他不可能干这种事,他又不是一个调皮的小孩子。

“我自己也感到奇怪,”帅克还好心好意地对一位乘务员说,“火车怎么会突然一下子就停了下来呢?它不是走得好好的,忽然间怎么就停了呢?这事我比你还着急呢!”

这时有那么一位十分严肃的先生站在铁路职员一边,他坚持说,他听到的是那个当兵的先谈起制动刹车器来的。

可帅克对此予以严正反驳,他一个劲地申述自己是绝对老实的人,列车误了点对他毫无一点好处,因为他是要到前线去打仗的人。



“站长会给你解释清楚的，”乘务员说，“为这件事，你得花二十克朗。”

这时，你看到的是乘客们纷纷从车厢里钻出来，列车长吹着口哨，一位太太惊慌失措地提着旅行包跨过铁轨朝田野跑去。

“这确实值二十克朗，”帅克深谋远虑后说，神情还显得十分镇定，“这价钱还是很便宜的。有一回，皇上出访日什科夫，一个叫弗朗达·史诺尔的人在车行道上拦住了皇上的马车，跪在皇上面前。后来负责这个地段的一名警官流着眼泪告诉这个史诺尔先生，说他不该在他所辖的这个地段跪下来，应该到克劳斯警长辖区内的下一条街去朝觐皇上。后来他们把这位史诺尔先生关了起来。”

帅克向四周环顾了一下，他瞧见列车长也加入到听众的行列里了。

“那我们还是继续开车吧，”帅克说，“列车晚点，那很不光彩。在太平年月，晚就晚了，随它去吧，可如今是在打仗，众所周知，每列火车都是运的军人，少将啦、上尉啦、勤务兵啦。这种时刻，每耽误一点，就会造成难办的局面。拿破仑在滑铁卢就是因为晚到了五分钟，结果是皇帝变成了狗屎堆。”

此时卢卡什上尉也挤到听众中来了。他脸色发青，除了迸出一声“帅克啦”来，嘴里再也说不出什么来了。

帅克向他敬了礼，向他解释说“报告，上尉长官，他们诬陷我，说是我让列车停下来的。铁路公司在他们的紧急刹车器上装了一种奇怪的铅封。人不能靠近它，否则就要倒霉。他们就要敲你二十克朗，就像敲了我一样。”

列车长离开了群众队伍去发了信号，于是火车又开动了。

听众都回到原来车厢里的座位上，卢卡什上尉也一声不吭地坐下了。

只留下乘务员、帅克和铁路职员在过道上。乘务员把记事本掏出来，记下了整个事件的经过。铁路职员以憎恨的目光瞧着帅克，可帅克还若无其事地问道“您在铁路上了很久了么？”

由于铁路职员不答理他，帅克于是又接着说，他认识一个叫什么姆里切克·弗朗茨的，是布拉格附近乌赫希涅维斯人，这人有一次也

扳了紧急刹车器，他被吓哑了，说不出话来。大概过了两个礼拜，他去霍什迪瓦什的一个园丁万尼克家串门，他跟人家打了一架，人家为他抽断了一根鞭子之后，他这才恢复了说话的功能。帅克接着补上一句“这件事发生在1912年5月。”

铁路职员打开了厕所门，进到里面，随手把它关上了。

现只剩下乘务员和帅克。此时乘务员开始来敲帅克的二十克朗罚款，威胁他说，他要现在不给，就要将他带到塔博尔车站的站长手里，让站长去处理。

“那很好，”帅克说，“我很喜欢跟受过教育的人谈话。要是我能会见一下塔博尔站的站长，那我感到不甚荣幸之至。”

帅克从外衣口袋里掏出烟斗，点燃吸着，散发出军用烟草那股刺鼻的烟味来，接着说“几年前，在斯维达瓦站的一位站长叫瓦格奈尔，此人特别会折腾自己的部下，处处刁难他们，尤其是对一个叫容格维尔特斯的扳道夫那简直厉害到了家，使得这位可怜的人儿绝望至极，只好跳河自杀。可是他在跳河之前给站长留了这么一张字条，说是晚上就要来吓唬他。我还真的没跟您撒谎，他还真的这么干了。晚上这位可爱的站长先生就坐在电报机跟前。铃响了，站长收到一份电报‘你还好吗，无赖？容格维尔特。’坚持闹了一个礼拜，站长就开始向各条线路发出了如下公务电报，作为对这鬼怪的答复‘饶了我吧，容格维尔特！’深夜里电报机又响了。传来这样的回答‘可上桥边信号灯处去上吊，容格维尔特。’站长先生按他的吩咐去做了。后来，为了这件事，人们逮捕了他上一站的报务员。瞧瞧，天地间有那么多我们连想都想不到的怪事发生啊！”

列车抵达塔博尔车站，帅克根本不需要乘务员陪同，就自个儿下了火车。下车之前，他以应有的礼貌向卢卡什上尉报告说“报告上尉长官，他们要带我去见站长先生。”

卢卡什上尉没有反应。如今一切对他来说都已是无所谓的了。只有一个念头在他脑海里闪过：帅克也好，他对面的秃顶少将也罢，统统给我走开。自己就这样安稳地坐着。到了布杰约维采就下车去兵营报到，然后跟随某个先遣连奔赴前线。也可能在前线阵亡，这样也



好,就能摆脱掉像帅克这一类怪物到处游荡的糟糕透顶的世界。

当列车启动后,卢卡什上尉就从窗口往外望去,只见帅克站在月台上,正聚精会神、一本正经地同站长谈着话。一簇人把帅克围了起来,其中有几个从穿的制服上就看出是铁路员工。

卢卡什上尉叹了一口气。但这绝不是表示同情的一声叹息,而是当他瞧见帅克留在了月台上,他心中感到一阵松快,连对面坐着的秃顶少将也不再使他感到像个骇人的妖怪了。

列车老早就已扑哧着向布杰约维采开去。但在塔博尔车站的月台上,围观帅克的人群却一点没减少。

帅克强调自己是无辜的,围观的人群都相信他,并像有位太太所说的“他们又在欺侮一个小兵了。”

大伙都同意这种看法,有位先生转身对站长宣称,他愿意替帅克付那二十克朗的罚款。他相信这个大兵是无辜的。

“你们大伙瞧瞧他吧,”他指着帅克那最最天真无邪的面部表情说。而帅克则转向人群宣称“人们呀人们,我没有犯罪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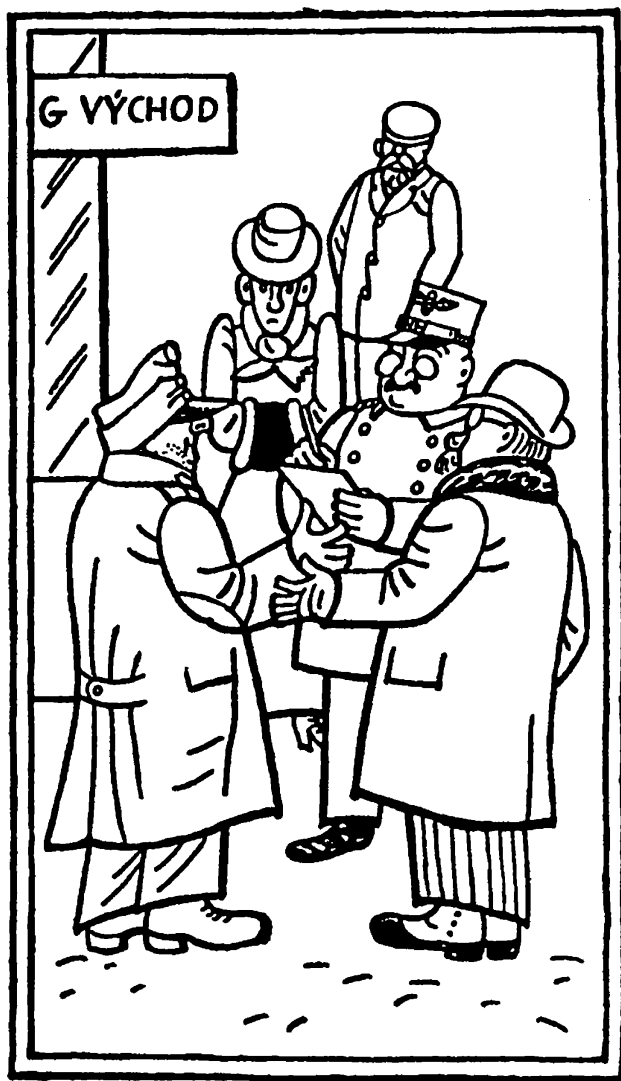
接着,出现了一名宪兵队长,他从人群中拉出一个公民来,并逮捕了他,说“你休想逃脱责任,我让你看看蛊惑民众,胡扯什么‘咱们要是都这样来对待士兵,谁也别指望他们会为奥地利打赢这场战争的’会有什么样的下场。”

这位不幸的公民一再诚恳地说,他是老城门街上的一个屠宰师傅,他绝没有蛊惑民众之思想。

此时,那位相信帅克是无辜的好心人在罚款办公室替帅克交了钱,然后又把帅克带到一家三星级的饭馆里,请他喝啤酒。当他得知帅克的全部证件和他的军人乘车证都留在了卢卡什上尉那儿时,还慷慨地送给帅克五克朗去买车票和零花。

临别时,他还亲切地对帅克说“大兵啊,你听我说,要是你在俄国当了俘虏,就请你替我向兹多布诺夫^①城的斯拉德克·切曼问好。我

^① 是俄国沃利涅的一座小城市,该城的几千户捷克人于是于19世纪中叶由奥地利迁到俄国去的。





的名字你这儿已经记下了。学机灵点！别一个劲地老待在火线上。”

“您放心，”帅克说，“一文不花，去国外观光，何乐而不为呢。”

帅克独自一人留在了桌旁，不声不响地用那可尊可敬的好心人送给的五克朗喝着啤酒。月台上有些人没有亲自听见帅克和站长的那番对话，只是远远地看到一群围观的群众，于是人们互相转告说，他们抓了一个在车站上拍照的间谍。而另一位太太则反驳说，根本不是什么间谍，她听到的是说一名骑兵在女厕所附近打了一名军官，因为那军官盯他情人的梢。

这些反映出了战争时期的神经质的离奇古怪的猜想，被一个宪兵队给切断了：他们把月台上的人群统统轰跑了。而帅克还在那儿不声不响地喝着自个儿的酒，一边又深情地思念着他的上尉长官：一旦上尉到了布杰约维采，在整个列车上找不到自己的勤务兵时，他该如何是好呢。

客车到站之前，三星级酒店挤满了士兵和老百姓。有同兵种和各民族的士兵。战争的风暴把他们卷进了塔博尔军医院，如今他们要重返前线，好再去受伤，再变成残废，再遭受苦难，好弄个简陋的木十字架，插在自己的坟头上。若干年后，在东哈利奇那忧伤而荒凉的平面的坟头十字架上，在风雨交加之中，这将飘动着那顶有些生锈的、有着皇帝“弗朗茨”徽号的、褪了色的奥地利军帽。也许不时会有哪只忧伤的、衰老的乌鸦飞到这顶挂在十字架上的帽子上，来回忆起若干年前的丰盛宴席：那时这儿经常为它摆着开胃的人尸马肉的盛宴，它当年也正是它在如今蹲着的这顶帽子下面，叨吃着最精美的佳肴——人的双眼。

这一大批后补人员中的一位又将要去承受这些痛苦了。他从军医院动完手术出来，穿着一身满是血迹和泥泞的制服，到帅克跟前坐下。他是一个又矮又瘦十分忧郁的士兵。他把小包裹放在了桌上，掏出一个破旧不堪的钱包来数钱。

之后，他看了看帅克，问道“你是匈牙利人吗？”^①

^① 他说的是匈牙利语。

“朋友，我是捷克人，”帅克回答说，“不想喝口酒？”

“朋友，我不懂你的话。”

“朋友，这没关系，随便喝吧，”帅克说，他把自己那一满杯啤酒送到那位忧伤的士兵面前，“尽管喝吧！”

他明白了帅克的意思，于是将酒喝了下去，十分感谢地说“由衷地感谢”^①。接着又翻了翻自己的钱包，最后叹了一口气。帅克察觉到这位匈牙利人还想喝啤酒，只是钱不够，于是帅克就又给他叫来一杯，匈牙利人又把它喝完了，谢了谢帅克。这位匈牙利人想给帅克讲述点什么，借助手势指着自己那受伤的手，同时用了一句国际通用的语言：“砰！啪！干！”^②

帅克同情地点了点头。矮个儿初愈的伤兵用左手比着离地约半米高的地方，然后伸出三个手指头，意思是说他有三个孩子。

“没吃的，没吃的，”^③他连连说没吃的，是想说明他家里没饭吃。说着说着泪水就往外流。他就用那脏得不堪入目的军大衣的袖子擦了擦泪水。军大衣的袖子上能见到有一个被子弹打穿的窟窿，这是他为匈牙利国王而受伤的印证。

帅克那五克朗经过这么一番花销，已慢慢地花得分文不剩。但同时他也慢慢地，但确定无疑地切断了自己前往布杰约维采的道路。这没什么好奇怪的，每一杯来款待自己和那初愈的匈牙利伤兵的啤酒都使他越来越失去购买车票的可能性。

又有一列开往布杰约维采的客车经过，而帅克仍牢坐在桌旁听匈牙利人跟他说的“砰！啪！干！三个孩子，没吃的，祝你健康！”

匈牙利人说最后一句话时，还同帅克碰了碰杯。

“只管喝吧，匈牙利朋友，”帅克对他说，“大口大口地喝吧，你们未必会这样款待我们的……”

坐在旁边桌子的一名士兵说，他们二十八团开到塞克金^④时，一群

① 为匈牙利语。

② 干杯的象声词语。

③ 为匈牙利语。

④ 匈牙利南部的一座城市。



匈牙利人当街羞辱他们，让他们举起手来。

的确有这么回事。显然，这个士兵为此感到是种侮辱。之后，也没什么，这种情况在捷克士兵中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甚至后来，当匈牙利人对这场为了他们的国王的利益而进行的斗殴已不感兴趣时，连他们自己也这么举起手来表示投降的样子。

后来那个士兵也挪到帅克这一桌来了，聊起他们在塞克金怎样收拾匈牙利人来的，他们把匈牙利人从好几个酒馆撵了出去；与此同时，他还以一种赞美的口吻承认说，匈牙利人应该说是很会打架的。有一次，他们朝他背上踢了一脚，结果不得不把他送往后方医院去治疗。

如今他得归队了，他的连长肯定要关他的禁闭，因此他也没有时间来给这个匈牙利士兵一点颜色看看，以牙还牙，以雪一脚之恨，也为了让这家伙尝尝滋味，也好以此事来维护他们全团的名誉。

“你的证件呢，你的真件呢？”士官巡逻队队长用德语和蹩脚的捷语向帅克索检证件，他的后面跟着四名背着上有刺刀的枪的士兵。



“我看见你的老是坐下的，你的老是喝不走的！老喝，勤务兵！”

“我没有证件，米拉切克！^①”帅克回答说，“证件被九十一团的卢卡什上尉长官带走了，我留在了这个火车站上了。”

“米拉切克这是什么意思？”士官掉过头去问他身后的一名老预备役兵。那人给他的士官瞎译了一句，慢条斯理地回答说：

“这‘米拉切克’嘛就是‘士官先生’的意思。”

士官接着对帅克说：“证件的每个士兵的都该有的，没有证件的，那就得关起来的。把这只疯狗似的长虱子的小子给我送到军事运输总部去。”

他们把帅克带到了总部。守卫室里有一小队人马，一个个长得同老预备役兵的模样差不多；这个老预备役兵不是别人，就是为他天生

^① 捷语“亲爱的”、“宝贝儿”的译音。



的对头——士官巧妙地把“米拉切克”译成德语的那位。

守卫室被一些石版画所装饰。当时，军政总部总将这类画片寄到士兵常去的各机关、各公事学校和各兵营。

迎接好兵帅克到来的首先是这幅画：皇家二十一团的排长弗朗茨·哈梅尔和班长保罗哈特与巴赫曼耶鼓励士兵坚持战斗的图画。另还有一幅画，标题是《第五骠骑兵团的排长扬·丹科在侦察敌军各炮兵连的驻地》。

“勇气的可贵榜样”，这条标语还挂在了图画的右下角。

形形色色的德国随军记者们臆想出了各种稀奇古怪的榜样来，把他们制作成各种各样的标语传单。腐朽、蠢笨的奥地利企图用这些东西来鼓舞那些从来就不看这些传单标语的士兵们的士气。每当这些“勇气的可贵榜样”被写成小册子给他们寄到前线时，他们就用它们来卷烟或派作别的用场，以期不负所编制之“勇气的可贵榜样”的价值与精神。

趁士官出去找某个军官之际，帅克读完了一份传单：

运输兵约瑟夫·伯恩

卫生兵们将重伤员运往在隐蔽峡谷里准备好的车辆上。装满一车之后立即开往包扎所。俄国人发现了目标，就投掷其手榴弹。皇家第三连运输中队运输兵约瑟夫·伯恩的马被手榴弹击毙。伯恩哭诉道：“我可怜的白马啊，你怎么就这样呜呼了！”此时，他自己也挨了弹片，但他坚持卸下自己那匹马，将一辆三联畜拉的车辆拖至安全地带隐藏起来，然后重又回去卸自己那匹死马身上的马具。俄国人的射击不断。“尽管射吧，该死的疯子们！我就是不让马具留在这儿。”他一边继续从马身上卸下马具，一边嘀咕着。最后终于将马具取下拖回了军队。卫生兵们见他长时间不归队，于是严加盘问。“我就是不愿让马具留在那里，它几乎还是一套新的，我觉得扔了怪可惜的。这种马具我们这儿已越来越少了。”这位勇敢的士兵到了包扎所时是这样解释的，到了那里他才说自己也受了伤。之后，他的大尉就在他胸前挂了一枚银质

奖章,以表彰其勇敢精神。

帅克读完了传单,可士官还没回来。于是他对守卫室的那些预备役士兵说“这真是一个勇敢到家了的光辉典范。照他这么做,那我们部队里应该尽些新的马具喽!遥望当年,我在布拉格的时候,在《布拉格官方新闻报》上读到一个远比这还要光辉得多的典范。报道的是一年制志愿兵约瑟夫·沃扬博士的事迹。说他是驻扎在哈利奇的第七猎骑兵营的。在激烈的白刃战中,不幸一颗子弹射进了他的脑袋,人们要把他抬到包扎所去,他却嚷嚷说,这点小伤算什么,用不着包扎,说完就又同他那个排冲了上去;可是手榴弹又把他的踝骨给炸断了。他们又要把他抬走,可他拄着个拐棍,瘸着个腿重又走上火线,用拐棍去抵挡敌人;不巧又飞来了一块新的手榴弹弹片,把他拄着拐棍的那只手炸掉了,他就将拐棍换到另一只手上,嘴里还吼叫着:绝对饶不了他们!假如那颗手榴弹那会儿还没把他炸死,天晓得他还会怎么样呢。这都可能发生的,假如他后来没有被炸得四分五裂的话,可能为表彰他的勇敢,他也会得到一枚银质奖章的;当他的脑袋被炸得掉在地上打滚时,他还在嚷着‘哪怕任务危及生命,我也要效忠尽职到最后一口气。’”

“这都是报纸在那儿瞎吹牛,”一个士兵说,“这号编辑一个小时后他就会为这种胡扯淡而感到不好意思的。”

预备役兵啐了一口唾沫说“在我老家恰斯拉夫有个从维也纳来的编辑,是德国人,当过准尉。他根本不愿意跟我们说捷克话,后来把他分到清一色的捷克人的先遣连,他马上就会说捷克话了。”

门口出现了士官,他板着一副凶恶的面孔并大声嚷起来:

“我刚离开这里三分钟,就听见你们说的尽是什么‘捷克话、捷克人’。”

他一边往外走(无疑地是去小饭馆),一边指着帅克对预备役队的班长说:只等中尉一到,立即将这个满身虱子的无赖带到他那儿去。

“这位中尉先生肯定又到站上的那位女话务员处寻开心去了,”班长等士官走了之后才这么说,“中尉已经缠了她两个多星期了,每当他



从电报局出来情绪总是很坏的,并且说“这婊子不愿跟我睡觉。”

中尉这次回来也是这么个心情,因为他刚一回来,就听到他往桌上摔书的声响。

“老弟,毫无办法了,你得到他那里去一趟,”一个下士十分同情地对帅克说,“已经有一大群人,老头兵、青年兵都经他亲手办的。”

下士把帅克带到办公室,只见桌上散乱着一些纸张,桌后面坐着年轻的中尉,看上去是个十分狂暴的人。

当他瞅见下士把帅克带进来时,便感觉大有希望地“啊哈”了一声。响起了下士向他报告的声音“报告,中尉长官,这就是火车站抓到的那个没有证件的人。”

中尉点了点头,从神情上看,似乎他早在许多年前就已经预感到了在这一天的这一时刻就会抓住这个没有证件的帅克似的。因为谁要是看一眼这个时刻的帅克,谁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指望这副模样的一个男人能带什么证件,那是不可能的。此时帅克瞅着中尉,就像是从天上或者从另外一个星球上掉下来的一样,带着天真的惊讶表情环顾着这个新世界:这个新世界竟向他要起什么从来不曾听说的、愚蠢透顶之证件。

中尉考虑了片刻,又望了望帅克,看该跟他说些什么,问些什么。

最终盘问道:

“你在火车站干什么?”

“报告,中尉长官,我在等去布杰约维采的火车,到九十一团去,我是那儿卢卡什上尉的勤务兵,我是被迫和他分手的。他们把我带到站长那儿去交罚款,说我有扳动火车紧急刹车、让快车停下来的嫌疑。”

“你可把我弄糊涂了,”中尉嚷道,“你能不能给我把事情说连贯些、简短些,别丢三落四!”

“报告中尉长官,我和卢卡什上尉长官都坐上了那趟该把我们运到我军九十一步兵团去的快车,从上车那一刻起,我们就交了倒霉运:最初是丢了只箱子;后来是我弄错啦,来了个什么少将长官,头发全秃光了……”

“我的天哪!”中尉大声叹了口气。



“报告，中尉长官，我得全给抖出来，就像从旧褥子里掏棉絮似的，好让您弄清事件的全部经过，对它有个清晰的概貌，就像已故的伯德利克皮匠教训他儿子时常说的那句话：要脱裤子，先得解皮带！”

中尉气得呼哧呼哧的，帅克还在继续讲他的：

“我不知怎么地惹得秃顶少将长官不喜欢，我替他当勤务兵的卢卡什上尉就把我撵到过道里去了。在过道里他们就赖我干了那件事，就是我先前对您说过的那件事。在那件事尚未弄清楚之前，我就被独自一人留在了月台上。火车启动了，上尉长官就带着箱子、带着他自己的一切东西以及我的所有证件走了，我就像个孤儿一样傻乎乎地待在这儿发愣，什么证件也没有。”

帅克是这般温柔、动情地瞧着中尉，中尉听明白了这个看上去像天生的傻瓜汉子所说的一切，觉得这些都是绝对可靠的。

于是中尉便把快车开走之后，把开往布杰约维采的各趟列车的车



次一一列给帅克听,问他为什么不去赶这些车。

“报告,中尉长官,”帅克回答说,脸上现出甜蜜的微笑。“在我等着下一班车的空当儿,我坐在桌边喝了一杯又一杯的啤酒,于是就又出了点岔子。”

“我倒真没有见过这样的蠢牛,”中尉思忖着,“他倒什么都愿承认。我倒见过不少人,他们是死不承认自己有错,然而这一位泰然自若地说‘我一杯又一杯地喝着啤酒,从而把一趟趟的列车都错过了。’”

中尉把自己所有的思忖概括为一句话,对帅克说“你这家伙是个十足的落后蜕化分子。你知道,人们说谁蜕化了是什么意思吗?”

“报告,中尉长官,在我们家的战场街和卡德辛街拐角上也有一个蜕化了的人。他父亲是波兰的一位伯爵,母亲是个接生婆,他整日里扫街道。然而在酒馆里他非让人叫他伯爵不可。”

中尉认定还是想法将这件事了结为好,于是断然地说“听我说,你这头蠢猪,你还不快到票房去买一张票,给我立即滚到布杰约维采去。要是再让我在这儿瞧见你,我就把你当逃兵办。解散!”

帅克没有动弹一下,他的手仍然举到帽檐上敬着礼,中尉于是大声吼道“你给我滚出去!你听见没有,解散!巴拉涅克,你把这个笨猪带到票房去,给他买张到布杰约维采去的票。”

不一会儿,巴拉涅克班长又出现在了办公室。在他背后,帅克那张和善的面庞正从半开着的门缝往里窥视。

“这又怎么啦?”

“报告,中尉长官,”巴拉涅克班长神秘兮兮地小声说,“他没买票的钱,我也没有。他们不肯让他免费乘车,因为无法证明他有到团队去的军方证件。”

中尉没费吹灰之力就想出了一条妙计来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

“那就让他步行去吧,”他就这样决定了,“他迟到了,就让他们的团去关他的禁闭。谁还去管他这么多。”

“没法啊,朋友,”巴拉涅克从办公室出来时对帅克说,“你得走到布杰约维采去,老弟。在我们守卫室里还有点配给的面包,给你带在

路上吃吧!”

半小时之后,也就是他们请帅克喝了杯黑咖啡,除了配给的面包外,还送给他一点军用烟丝带到团里去之后,帅克便在茫茫夜色中离开了塔博尔,他的歌声在夜空里响起。



他唱的是一首老的军歌:

我们正向雅罗姆涅什进发,信不信由你吧……

真是鬼使神差,好兵帅克本应向南朝着布杰约维采挺进,他却向正西走去。

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踏着积雪的公路,顶着严寒,浑身用军大衣裹得严严的,真好像拿破仑进攻莫斯科的大军碰壁折回时的最后一名近卫军军人,唯一不同的是帅克还正愉快地歌唱着:



我优哉游哉来散步
在绿色的树丛中……

在大雪覆盖的树林里，在漆黑寂静的夜空中，歌声悠扬，引得周围村落的狗也吠叫了起来。

帅克唱累了，就坐在一堆沙砾上，燃起他的烟斗，歇了一阵子，又满怀信心地开始了远征布杰约维采的冒险活动。



第二章 帅克的布杰约维采的远征

古代的名将色诺芬^①踏遍了小亚细亚，以及天晓得还到过哪些地方，手头却没有一张地图，但到达了他要到达的地方。古代的哥特

① 色诺芬(约公元前430—约前355)，古希腊雅典城邦贵族奴隶主、军人、作家和历史学家。公元前401年率希腊军万人助居鲁十二世争夺波斯王位。著有《远征记》、《希腊史》等。



人^①没有地形方面的知识,也居然完成了他们的远征。所谓远征就是大踏步笔直向前迈进。穿过荒僻的地方,四周都是时刻想乘机扭断你脖子的敌人。谁要是有一个像色诺芬那样的脑袋,那就能在行军中创造出真正的奇迹。

恺撒率领的罗马军团也没靠什么地图指引就打到了遥远的北国^②,又向加莱海挺进。有一次他们说要换一条路返回罗马,好更多地见识下世面,最终他们也走到了家。从此便有了那句“条条道路通罗马”的名言。

同样,条条道路也都通向布杰约维采,关于这一点,好兵帅克是完全坚信不疑的,尽管他望到的不是布杰约维采一带地区,而是米莱夫斯科村落。

而帅克却是依然不停地继续朝前走着,因为这样一个米莱夫斯科不可能阻碍任何一个好兵有朝一日终归要到达布杰约维采的。

就这样,帅克出现在米莱夫斯科村西面的克维多夫。当他轮换着将所有在行军时学会的军歌唱过一遍后,在克维多夫村前就不得不再来一遍了:

当我们要去远征,
姑娘们就一片哭声……

帅克遇见了一位从教堂往家走的老大娘,她从克维多夫朝伏拉什方向一直往西走。老大娘向帅克打了个基督徒的招呼声“午安,当兵的,你上哪里去呀?”

“我告诉您吧,大妈,我上布杰约维采找我的团队去,”帅克回答说,“我去那儿打仗。”

“可你走错了路了,当兵的,”老大娘十分吃惊地说,“你朝这个方向

① 是古代日耳曼人的一个分支,原本住在波罗的海,公元3世纪后移至多瑙河及里海北岸,后又侵入希腊、意大利以及西班牙等地。

② 指现今的英、法、比、荷、德、丹麦以及挪威等国。

打伏拉什过，永远也到不了那个地方。你应当照直朝克拉托维那边走。”

“我想，”帅克恭顺地答道，“一个人能从伏拉什走到布杰约维采的。是的，这个弯道得大了些，特别是对我这个急于想赶回团队去的人来说。我是有心要按时到达的，但愿别出什么不愉快的事才好。”

“我们那里也有一个淘气鬼叫托尼切克·马辛库，他本应该到比尔森去参加预备役队的，”老大娘喘了一口气，“他是我侄女的亲戚。他出发了，可一个礼拜之后，宪兵来找他，说他没有到部队里去报到。又过了一个礼拜，他穿着一身便服出现在我们这里，说是放他回来度假。村长报告了宪兵队，于是他们便把他抓走了。他已经从前线来过一封信，说是受了伤，缺了一条腿。”

老大娘十分同情地望着帅克说道：“当兵的，你在那片矮树林处等着，我去给你弄点土豆汤来，让你暖和暖和。你从这儿可以看得见我们的小木屋，就在矮树林后面偏右一点。你可别从我们伏拉什村穿过去呀，那儿的宪兵多得像苍蝇，你从矮树林子一直走可以到马尔琴。绕过威若沃，那儿的宪兵也很凶狠，专抓逃兵。你照直走过树林，到霍拉日乔维采附近的塞德莱茨去。那里有个好心的宪兵，他几乎放每个人离开村子。你身上带有什么证件吗？”

“没有，大妈。”

“那你就别走那条路了，不如到拉多米什尔去。最好是晚上路过那里，那时所有的宪兵都待在小饭馆里。从弗洛利扬涅克像后面往下那条街上有一所房子，墙根抹着蓝颜色。你去打听一个叫麦利哈列克大爷的，他是我兄弟。你就说我给他捎个好，他会告诉你怎么走到布杰约维采去的。”

帅克在矮树林里等了老大娘半个多小时。穷困而可怜的老大娘给他把土豆汤装在一个罐子里带来了。为了保温，还用了一块垫子包着小罐。帅克喝完土豆汤，身子暖和了。这时，老大娘又从一个布包里拿出一大块面包和一块咸肉，塞到帅克的衣袋里，给他画十字祝福，并告诉他说，她有两个孙子在布杰约维采。

然后她又一次详详细细地说了说帅克必须经过和绕过的村落的



名字；最后她又从上衣兜里掏出一个克朗，给帅克到马尔琴去打点酒在路上喝，因为到拉多米什尔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帅克按老大娘的指点从威若沃朝东向拉多米什尔走去，心想不管从世界上哪一个方向都应该能走到布杰约维采的。

从马尔琴开始，有一个拉手风琴的流浪艺人跟帅克结伴而行，他是帅克为了打发拉多米什尔这一大段路程到小酒馆去买白酒时碰上的。

这位拉手风琴的老人竟把帅克当做了逃兵，于是就出主意，要帅克跟他一道去霍拉日乔维采，说他有个女儿嫁在那里，女婿也是个逃兵。这位马尔琴来的手风琴手显然是在说瞎话。

“我女儿把她丈夫藏在牲口圈里已经两个月了，”他哄劝帅克说，“她也可以把你藏在那里。你可以在那里一直待到战争结束。有两个人待在一起就不觉孤寂了。”

当帅克婉言谢绝了他的一片好意，他就生气了，他朝左边往地里走去，同时威胁帅克，说他要到威若沃村的宪兵队去告帅克。

傍晚，帅克在拉多米什尔的弗洛利扬涅克雕像后面的街上找到了麦利哈列克大爷，向他转达了他在伏拉什的老姐姐的问候，但这位大爷反应冷淡。

他却一个劲儿要看帅克的证件。这是一个很固执的人。他没完没了地谈着皮塞克地区常有强盗、小偷、流氓出没的事。

“从部队里开小差出来，不愿在那儿服役，就这样东窜西窜，走到哪里就偷到哪里。”他有意冲着帅克说，“他们每个人都装出一副连一数到五都似乎数不清的傻相。”

“瞧瞧，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嘛，”当他看到帅克从椅子上站起来，于是便又补了一句，“要是一个人心里没鬼，那他就会坐下来，把证件拿出来瞧瞧。可他要是没有证件……”

“好吧，那就再见啦，老大爷。”

“再见！第二次还会来个更笨的家伙。”

帅克摸黑走出了老大爷的家，而老大爷还唠叨了好一阵子：“说什么到布杰约维采去找团队，那怎么是从塔博尔来的呀！这个浪荡鬼却



先到霍拉日乔维采,再到皮塞克。他这不是在做环球旅行吗?”

帅克走了一整夜,直走到普津姆才在地里遇上一堆干草。他扒开草堆,听到不远处有个声音响起“你是哪个团的?如今要到哪里去?”

“九十一团的。到布杰约维采去。”

“什么?到哪儿去?”

“我的上尉在那儿。”

听笑声,附近不止一个人,而是三个人在笑着。待笑声一停,帅克就问他们是哪个团的。原来其中两人是三十五团的,另一位是炮兵团的,都是从布杰约维采来的。

两位三十五团的士兵是在一个月之前从先遣连逃跑的;那个炮兵则是从战争动员一开始就溜了,他就是普津姆村的人,草堆就是他家的。晚上总是睡在草堆里。昨天在树林里发现了他俩,于是就把他们带到自己的草堆来了。

他们三人都寄希望于战争在一两个月内就能结束。他们想象俄



国已越过布达佩斯向摩拉维亚逼近。普津姆村就这么传说的。天亮前,那位炮兵的妈妈就送来了早饭。两个三十五团的士兵准备逃到斯特拉科尼采去,因为他们中有一个的姑妈在那里,那姑妈在苏希茨山后有一个熟人,那熟人有个锯木场,是很好的藏身之处。

“喂,你这个九十一团的,要是愿意的话,”他们对帅克建议说,“你也可以和我们一道去,别去管你那个上尉了。”

“事情可不那么简单。”帅克回答说,然后他深深地钻进了草堆。

早晨醒来时,那三位都已离去,其中有一位,依然是那位炮兵,给帅克的脚边放了一块面包,让他在路上吃。

帅克走过树林,在史捷克诺遇到了一位年老的流浪汉,这位流浪汉像迎接自己的老朋友似的请帅克喝了一口酒。

“别穿你那身打扮走路,”他劝帅克道,“你这身军服说不定他妈的会让你倒霉的。如今到处有宪兵,你穿着这身啥也讨不到。如今宪兵倒不与我们为难了,他们专门来对付你们这号人了。”

“专门对付你们这号人。”流浪汉是这样具有说服力地重复了一句,使帅克拿定主意,根本不向他提及九十一团的事。随他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去吧,何必去打破一位好心老人家的幻想呢。

“你到哪里去呀?”流浪汉没过多久又问了一句。这时他俩都点燃了烟斗,慢慢地穿过村落。

“到布杰约维采去。”

“我的老天爷!”流浪汉听了惊叫起来,“你要是去那里,他们立马就会将你抓起来,你一点脱身之机都不会有的。你得有一套脏得一塌糊涂的便服,还得装成一个残废者才行。”

“不过你也不用怕,我们一块到斯特拉科尼采、沃里尼和杜普去,要是找不到一身便服,那才是有鬼了!斯特拉科尼采那里有许多傻乎乎的人,但他们都很诚实,他们不仅是白天不关门,夜晚也不闭户的。如今是冬天,到哪个老乡家去串串门,他们立马会给你一身便服的。你还需要什么?鞋子有的,现就缺一件套在外面的衣服了。军大衣是旧的?”

“旧的。”

“那就留着吧。农村也有穿这个的。你缺的是一条裤子和一件夹克。待我们有了便服之后,就把原来的裤子和上衣卖给犹太人沃德尼亚的海尔曼。他专门收购公家的财物,然后沿村贩卖。”

“今天我们就到斯特拉科尼采去,”他接着谈开了他的计划,“从这里走上四个钟头就能见到史瓦尔岑堡老羊圈,那里住着我的一个熟人,老羊倌,一位老爷爷。我们可以在他那儿过夜,早上再到斯特拉科尼采去,在那里给你弄套便服。”

帅克在羊圈里结识了一位和蔼可亲的老爷爷,老爷爷还记得他的爷爷讲给他听的关于法国军队的故事。老羊倌大约比老流浪汉大二十岁,因此老羊倌像对帅克一样管老流浪汉也叫小伙子。

“小伙子们,可不是吗,”当他们围着正在煮着带皮土豆的火炉坐下时,老爷爷打开了话匣子,“那时我爷爷跟你这个当兵的一样,也开了小差。不幸在沃德尼亚尼就给抓住了。他们把他的屁股打得皮开肉绽。那还算是便宜了他啊。雅列什家的儿子,普洛季维附近的拉日茨鱼塘的看守人,他的爷爷因为开小差,在皮塞克村挨了一梭子子弹,在皮塞克的垒墙上枪决他之前,还给他受过由士兵打乱棍的刑法,打了六百棍,打得他恨不得早点死去,好解脱那实在难熬的痛苦。你是什么时候开的小差?”他两眼泪汪汪地望着帅克问道。

“动员令之后,要将我们送到兵营里去的时候。”帅克回答说,他意识到:他穿了一身军服,那老羊倌认为他是逃兵的看法是不会动摇的。

“那你是翻墙逃跑的喽?”老羊倌好奇地问,心里显然想着自己爷爷怎么翻墙逃出兵营时的情景。

“没有别的法子,老爷爷。”

“看得很严,哨兵还开了枪吧?”

“是的,老爷爷。”

“那你现在打算到哪里去呢?”

“他疯了,”流浪汉替帅克回答说,“他硬要到布杰约维采去。年轻人不懂事,要知道,这是自己往死里钻。我来给他想点办法。首先咱们得给他弄来一套老百姓穿的衣服,有了这个就好办了。熬到明年春天就可到农户家去干点庄稼活。今年太缺劳动力了。又闹饥荒。听



说要把所有的流浪汉送往田间干活。我觉得还是自动去的好。太缺劳动力了。人们都会被榨得干干的。”

“那你认为，”羊信问，“这个仗今年是不会结束的喽？小伙子，你估计没错！早先的战争打起来那是没完没了。先是拿破仑战争，然后是我听人说起的瑞典战争和七年战争。个个都得到军队里去服役。上帝都已经无法看这些人骄奢到了什么程度，连羊肉都不能从他们的胡子底下吃进嘴里去了。小伙子们，他们不愿吃了！从前还有人偷偷来找我，让我卖点绵羊肉给他们，可是这些年，他们尽吃猪肉、家禽，吃什么都要抹上点黄油和荤油之类的东西。上帝会惩罚他们这种骄奢气的，等到跟拿破仑战争年代一样煮野菜吃的时候，他们才会醒悟过来的。就连我们那些老爷也都飘飘然了，史瓦岑堡老公爵就只知道坐马车兜风，小公爵，这流鼻涕的小子只会坐着汽车尽放油烟熏人。总有一天上帝会把这汽油抹到他嘴上的。”

放有土豆的水煮开了。沉默了好一会后，老羊信用未卜先知的口气说道：“这个仗我们的皇帝佬儿是打不赢的喽。大伙对打仗毫无热情。还因为，就像斯特拉科尼采的一位教书匠说的，皇上不肯加冕^①。常言道：谁想嘴边上有蜜，那就给他抹上吧。像他这个老浑蛋，既然答应了加冕，就该说话算话呀。”

“或许，”流浪汉插上一句，“他现在正在想办法补上。”

“小伙子，现在谁还理他这个碴儿呢？”老羊信气呼呼地说，“等我们乡亲们在斯科奇采聚会时，你到现场去看看，他们每个人都有亲人在军队里，你听听他们尽说些什么吧。人们说，打完这场仗，自由就来了，不再有皇家的宫廷，当然也就不会有皇帝本人了，公爵们的庄园也会被没收。就因为他们说了这些，宪兵们就将一个叫柯希涅克的抓走了，说他在进行煽动。喏，今天的宪兵们可有权哪！”

“他们一向就是这样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流浪汉说，“我记得在克拉德诺有一个叫罗特尔的宪兵大队长，突发奇想，养起了人们所

^① 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皇帝曾于1871年庄严承诺，他将加冕为捷克国王，但他没有实现这个诺言。



说的带有点狼性的警犬来。这些警犬一经训练后,就什么都能探出来。从此,克拉德诺区的这位宪兵大队长的屁股后头就跟着一大群训练这种警犬的教师爷。他们还专门给这些警犬盖了一座小屋子,那些狗在那里过着跟伯爵一样舒服的日子。这位宪兵大队长突然萌发坏主意,想要拿我们;拿我们这些可怜的流浪汉来做驯狗的试验品。于是他就下令给宪兵们,让在克拉德诺区大力搜捕流浪汉,把抓到的人直接送到他手里。有一次我逃离朗恩,想钻进一座树林的深处,可那又有什么用!还没等我走进那树林就被抓住,把我送交给大队长。我的老伙计啊,你们就无法想象,我在养着那一大群狗的宪兵大队长那里所吃的苦头啊!最初是将我交给所有的狗嗅嗅气味,然后让我爬上一架云梯,等我快爬到顶上时,他们就放出一条恶犬跟着爬到我的梯子上来。这畜生,它将我从梯子上拖到地面,在我面前趴下,对我恶汹汹地呼噜着,冲着我的脸露出一口狗牙来。之后,他们将这畜生牵走,要我藏起来,说随便我藏到哪里都行。我来到奇卡谷地的树林,躲进了一个深谷。半小时后,两条狼狗来到我身旁,将我扑倒在地,一条咬住我的脖子,一条跑回克拉德诺报信。一小时后,大队长亲自带着宪兵来了。他把狗叫走,给了我五克朗,准我在克拉德诺地区要两天饭。我哪敢呢?我像脚下着了火似的立即逃到贝洛乌斯科区去了,再也不敢在克拉德诺区露面。所有的流浪汉都离这位宪兵大队远远,因为抓到谁就拿谁来做驯狗的试验品。他对这些狗喜欢得要命,听他手下的人说,他出来巡视,只要在哪里发现了狼狗,他就立马停止巡察,乐得整日里跟那里的头头没完没了地喝酒。”

这时,老羊信把煮土豆的水倒掉,又往碗里倒了点酸羊奶,流浪汉接着回忆起宪兵的权势说“在利普尼采镇一座城堡下面有个宪兵分队长住在那里。而我这个有些糊涂的老好人总认为,宪兵队总是设在显眼的地方的,比如广场或类似的地方,绝不会设在犄角旮旯处的。我一般都在城市的边角处行走,很少抬头望望招牌什么的。总是一所屋子挨一所屋子地要饭,到了一座两层楼的小楼处,我推开了门说道:‘行行好,可怜可怜我这要饭的吧。’当我抬头这么一望,我的妈呀,我的腿都快吓瘫了,这儿是宪兵队呀!墙上挂着枪,桌上摆着耶稣受难

十字架，柜子上放着文件，皇上的画像正从桌子上方盯着我。还没等我开口解释，分队长一个箭步冲到我跟前，狠狠地给了我一记耳光。我从门口木梯子滚了下去。打这以后，我再也不敢在克日利采停留了。这就是宪兵的权势啊！”

吃完饭不多久，他们便躺在那间暖和的小屋的条凳上睡着了。

半夜里，帅克悄悄地起来穿上衣服溜了出来。月亮正从东方升起，给他壮了胆，他就凭借着月光往东走去，一路上还喃喃自语：“我就不信我到不了布杰约维采！”

帅克走出了树林，见到右边有座城市，他便朝北边一点拐过去，然后又往南，又看见了一座什么城市（这是沃德尼亚尼）。他乖巧地沿着草地绕开它，等他来到普洛季维的雪山坡时，黎明的曙光已照在他的身上了。

“勇往直前！”好兵帅克自语道，“职责在召唤，我一定要到布杰约维采。”

可是很不巧，帅克在离开普洛季维后本应往南朝布杰约维采走，可他却往北朝皮塞克走了。

快到中午时分，帅克望见他面前出现了个村子。他一走下小山坡一边想道：“老这么一个劲地朝前走，看来是不行的，我得打听一下到这个布杰约维采该怎么走才行。”

当他走进村子抬头一望，村头第一座房子附近的柱子上写着普津姆村时，他不禁大吃一惊。

“我的老天爷！”帅克叹了口气说，“怎么搞的，我又转到了这个普津姆来啦，我不是在这儿的草堆里睡过一夜的吗？”

然而当一个像一只在网上埋伏着的蜘蛛似的宪兵从池塘后面一座挂着老母鸡^①（有些方称它为鹰）的白房子里钻出来的时候，他倒一点也不感到吃惊了。

宪兵照直走到帅克的面前，开口就是“上哪去？”

“到布杰约维采找我的团队去。”

① 在奥匈帝国统治时期，有些地方的捷克人把国徽上的鹰称做老母鸡。



宪兵讥讽地大笑“阁下明明是从布杰约维采那里来的嘛！你已经把布杰约维采丢在脑后喽！”说罢便将帅克拽到宪兵分队去了。

普津姆区的宪兵分队长是以行动迅速干练而闻名远近。他从来不大声辱骂、恫吓被拘留和被逮捕的人，而是善于巧妙地使用一种所谓的交相讯问法，问得无罪者承认自己有罪。

队里有两个宪兵帮他进行这种讯问。每次交相讯问都是在全体宪兵面带笑容的气氛下进行的。

“犯罪侦查学有赖于机灵和亲切，”宪兵分队长常以此来教诲自己的下属。“对其人大喊大叫是毫无意义的。对待罪犯、嫌疑犯态度都要温和，同时要注意，尽量将他们淹没在如潮水般的提问中。”

“我们衷心地欢迎你，当兵的，”宪兵分队长说，“请坐，不要拘束，一路辛苦了吧。那就请你告诉我们，你要到哪里去，好吗？”

帅克把到布杰约维采去找自己的团队的话重复了一遍。

“那你大概就是走错了路啦，”分队长微笑着说，“事实上你是背着布杰约维采的方向在走，这一点我可以很容易给你证实。你头顶上面挂有一张捷克地图。你好好瞧一瞧，当兵的，从我们这里往南是普洛季维，从普洛季维再往南是赫卢博卡，再往南就是布杰约维采了。现在明白了吗？你不是到布杰约维采，而是从布杰约维采来的。”

分队长和气地盯着帅克。而帅克却以镇定而庄严的口气回答说：“我终究是要走到布杰约维采的。”这话回答得比伽利略当年说“它终究是在转动的”还要有力得多，因为伽利略是在狂怒下说的那句话。

“你听着，当兵的，”分队长依然是那样友善地和帅克说，“我当奉劝你一句，到最后你自己也会得出这个结论：越否认就越不容易招认。”

“您这话说得太对啦，”帅克说，“越否认就越不容易招认，反之是越不容易招认就越否认。”

“这不就对了，当兵的，你一下子就明白过来了。那就请你坦白告诉我，你是从什么地方出发往你的那个布杰约维采去的。我特意点出‘你的那个’，是因为根据你的走法，在普津姆的北部还存在个什么布杰约维采，那可就是任何一幅地图上也不曾标出来的地方喽。”

“我是从塔博尔出发的。”

“你在塔博尔干什么呢？”

“等开到布杰约维采去的火车。”

“你为什么就没搭上开往布杰约维采去的火车呢？”

“因为我没有车票。”

“你是个军人，他们为什么不发给你一张免费的车票呢？”

“因为我身上没带任何证件。”

“妙就妙在这里啦！”宪兵分队长兴高采烈地对另一个宪兵说，“他并非像他装的那样傻。他已开始被牵进去，脑子已乱成一团了。”

分队长就像根本没有听到最后一句关于证件的回答似的又重新开始问道：

“这么说你是从塔博尔出发的，那你是到哪里去的呢？”

“到布杰约维采去。”

分队长的面部表情增添了几分厉色，他的目光落到了地图上。

“那你是否可以把地图指给我们看看，你是如何走到你的那个布杰约维采去的。”

“走过无数个地方我都记不清了，只记得我已经来过一趟普津姆了。”

宪兵们彼此意味深长地望了望，分队长接着往下讯问道：“这么说来你是待在塔博尔车站上的，你衣袋里装了些什么，能不能掏出来给我们看看？”

他们将帅克从头到脚地搜查了一遍，除了一只烟斗和一盒火柴外，什么也没查到，分队长问帅克：“告诉我，为什么你衣袋里空空的什么都没有？”

“因为我什么都用不着！”

“哎呀，我的老天爷！”分队长叹了一口气，“跟你这号人打交道真麻烦！你刚才说你已经来过一趟普津姆了，那你那次在这个地方干了些什么？”

“我路经普津姆到布杰约维采去。”

“你看你胡搅到哪里去啦。你自己说，你是到布杰约维采去的，可



是我们现在已经向你证明了，你就是从布杰约维采来的。”

“显然，我大概是绕了一个圈子。”

分队长又与全体宪兵意味深长地交换了一下眼色。“你说的这个圈子意思是指在我们区转悠喽，是吗？你在塔博尔车站待了很久吧？”

“一直待到最后一趟开往布杰约维采的火车开出去的时候。”

“你在车站上干了些什么？”

“和军人们聊天。”

分队长又和他的下属们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色。

“你同他们聊些什么呢，问过他们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问他们是哪个团的，现在开往何处去。”

“太好了。你没有问他们团有多少人，是怎么个编制的？”

“这我没问，因为我早已记得烂熟了。”

“这么说，你对我们部队的编制都了若指掌喽？”

“那当然，分队长长官。”

分队长又得意扬扬地环视了一下自己的部下，打出了他最后的一张王牌。

“你会俄文吗？”

“不会。”

分队长对班长点头示意，当他俩走到隔壁房间后，为此次胜利十分飘飘然的分队长一面搓着手，一面坚信地宣称“你听见了没有？他不会俄文！真是一条狡猾的汉子！他什么都承认，可一到关键、要害处，他就不认账了。明天我们就将他送到皮塞克县宪兵大队大队长先生那里去。犯罪侦查学有赖于机灵与亲切。你看见我是怎么把他淹没在我那滔滔不绝的讯问之中的吧！谁能想到他居然是这号人呢！表面上看是如此的蠢笨，白痴一个，对这号人我们就恰恰需要比他更狡猾些。好吧，你把他妥善安顿一下，我去起草个报告。”

于是这位分队长从下午一直到晚上脸上都堆满微笑地写着他的报告，报告中的每句话都带有“有间谍嫌疑”的字眼。

他越往下写事情似乎越清楚。在结束这份报告时，他用了几句官场使用的蹩脚德语“该敌方军官当于即日押交皮塞克县宪兵司令部，职谨此呈报。”他望着自己的杰作笑了笑，然后将班长叫来“给这名敌方军官吃什么东西了吗？”

“根据您的吩咐，队长长官，只有在十二点以前带来并受审的人才供给中饭。”

“这可是个非同一般的例外情况，”分队长神气十足地说，“这是个比较高的军官，是参谋部的。你要知道，俄国人才不会派一个下士来刺探军情的。你派人到‘公猫’酒馆去给他弄顿午饭来。如果没有现成的，就让他们立即现做。然后让他们给他沏茶，放点朗姆酒，弄好后把东西送到这里来。用不着说是为谁准备的。绝不能与任何人谈起我们这里有个什么人，这是军事机密。他现在在干什么？”

“他现在坐在警卫室，他想要点烟草。他看上去很是心满意足的样子，就像坐在自己家里似的。他还说‘你们这里够暖和的。你们的火炉漏不漏气？我待在你们这里挺满意的。你们的炉子要是漏气的话，你们就要把烟囱通一通。这得下午通，不能在太阳正对着烟囱的



时候通。”

“是个多么狡猾的家伙，”分队长用十分喜悦的声音说，“他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其实他心里明白，他会被枪毙的。尽管他是我们的敌人，但这种人怎不叫人肃然起敬呢！这种人抱着必死的信念。我不知道，我们能否做到这一点。我们或许会动摇、放弃，而他却毫不在乎地坐在那里还说什么：你们这里够暖和的，你们这里的炉子漏不漏气。班长君，这才称得上是有胆量的人。这种人得拥有钢铁般的神经和骨气，坚强而又富有热情。唉，要是我们奥地利能有这种热情……还是不去管它这些事为好。当然我们这里也有满腔热情的人。人们都在《民族政策报》读到过炮兵上尉贝尔格爬到一棵高大的松树枝上设立观察点的事迹。我军都撤退了，可他无法从树上下来，否则就会当俘虏，所以他就只好在树上等我们来将敌军赶跑。他足足等了十四天呀，他那是在树上的十四天啊。为了不至于饿死，就以树枝杈和松针充饥。等到我们的军队反攻时，他已衰弱得再也无法待在树上了，于是便掉下来摔死了。死后为表彰他的英勇顽强，政府授予他金质奖章。”

分队长还十分严肃地补充了一句：“这是一种牺牲精神，这是一种英雄行为，班长君！——你瞧，我们这一扯又扯得太远了，赶快去给他叫顿午饭来吧，回头顺便把他带到我这里来一下。”

班长把帅克带来了，分队长友善地对帅克点了点头，并示意让他坐下，问他是否有双亲。

“没有。”

分队长立马感觉到这样更好，那就是没人为这个不幸的人痛哭流涕了。他盯着帅克那张祥和的面庞，突然友好地拍了拍帅克的肩膀，说：

“怎么样，你喜欢捷克吗？”

“捷克到处都令我喜欢，”帅克回答说，“一路上我遇到过太多太多的好人。”

分队长点了点头：“我们这里的人民非常好，非常惹人爱。只是有点爱偷东西、爱吵架，这也算不了啥。我在这里十五年了，根据我的估



计,这里一年内大约有四分之三的人被杀害。”

“您这意思是没有被完全杀死?”帅克问道。

“不,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说十五年中我们只审了十一起凶杀案:其中五起是谋财害命,其余六起是一般凶杀案,值不了啥。”

分队长思考了一会儿,随后就进行起他的那种讯问法来“你想到布杰约维采去干什么?”

“到九十一团去服役。”

分队长立即打发帅克回警卫室去,趁他尚未忘记帅克的供词之际,随即在准备送给皮塞克县宪兵大队的那份报告上添了一句“此犯操纯熟之捷语,正前往布杰约维采,企图潜入我九十一兵团。”

分队长高兴十分地搓着手,对自己收集了如此丰富之资料,以及运用他的讯问方法问出了如此之详细的情节来感到得意万分。他想起了自己的前任,比尔格分队长,此人与被拘留者是无话可对、无题可问,一个劲地往县法院送人了事,最多附上一句简短的话“据宪兵班



长报告,该犯系因流浪与乞讨案而被逮捕。”这算什么审讯!?

分队长再次望着自己所写之报告,很是惬意地笑了笑,从书桌的文件架拿出布拉格宪兵总部发布的一份照例印着“绝密”字样之措令,重读了一遍:

兹严令各区宪兵分队对其辖区内一切过往之行人必须严加戒备,此为当务之急。自我军从东哈利奇转移后,数支俄军乘隙越过喀尔巴阡山侵入我帝国腹地的许多重要阵地,使战线延伸于我帝国西部。在此新形势之下,由于战线之变幻无常,更有利于俄国间谍得以潜入我帝国之领地,尤以西里西亚和摩拉维亚为甚。据密报,大量俄国间谍已潜入我捷克地区。现已查明,其中有来自俄国之捷克人多名,曾在俄国高等军事学校受过严格训练,他们擅长捷语,此种人尤为危险,因彼等足以在捷克居民中散布叛国言论,估计此刻早已散布。兹训令各宪兵分队,凡遇形迹可疑者,概予扣留。警备部、军事据点及军列通过之各车站一带,尤应严加防查。对被扣留者应立即加以盘问,并呈报上级机关审理。此令。

宪兵分队长弗兰德卡再次得意地笑了笑,将绝密文件仍旧放回标有“密令”的文件架上去。

文件架上还放着别的许多密令,它们都是由内政部和掌管宪兵机构的国防部共同草拟的。

布拉格宪兵总部整日里为复印、分发这些密令忙得团团转。这些密令是:

严密监视当地居民思想状况之指令;

如何利用交谈以探查前线消息对当地居民情绪有何影响之指示;

当地居民对战争公债态度以及认购情况之调查表;

已经入伍以及行将入伍者之情绪调查表;

地方自治会会员和知识分子之情绪调查表；

立即查清各地居民参加何种政党以及各该党势力情况之指令；

注意当地政党首领行动以及查实当地居民中所参加之某些政党忠诚程度之指令；

宪兵分队辖区所发行的报纸、杂志、小册子之调查表；

查清叛国嫌疑分子交结的朋友及其叛国表现之指示；

如何从当地居民中物色密探、情报员之指示；

各地应依章登记为宪兵分队服务的、领取津贴的告密人之指示。

每天都有新的命令、章程、调查表和指示送来。弗兰德卡分队长整日里就淹没在奥地利内务部这一大堆发明中，忙得他喘不过气来，但他已以千篇一律的方式来应付这些调查表，总是回答说：情况良好、一切正常，当地居民的忠诚属一级甲等。

奥地利内务部发明了下列等级来标明人民对帝国之忠诚程度：一级甲等、一级乙等、一级丙等；二级甲等、二级乙等、二级丙等；三级甲等、三级乙等、三级丙等；四级甲等、四级乙等、四级丙等。最后那一级的甲等则表示有叛国行为，须上绞刑架，四级乙等表示应拘留，四级丙等则应加以监视或囚禁。

每一位宪兵分队长的桌上都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命令和表格。当局想知道每一个公民对它的想法。

弗兰德卡分队长瞧着一批批文件和通令随着每趟邮差冷酷无情地向他袭来，时常沮丧地摇着头。他只要一见到盖有“内部文件”“邮资已付”戳子的熟悉的邮件，就心跳个不停。到夜晚思量起这一切的时候，他断定自己很难活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宪兵总部逼得他每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他也无法分享奥地利军队获胜的欢乐，因为到那时他恐怕早已神志不清了。县宪兵大队天天质问他：为什么还没有答复 d 字七二三四五号七二一 aef 的调查表？或者问起 Z 字八八八九二号八二二 gfeh 通令他是如何处理的，或者 V 字一二三四五六号一二九



二 bfr 命令收到后已经有了哪些成效,等等。

最令他头疼的要算那份在当地居民中物色和收买告密者的指令。末了,连他自己都认为,要在这个所有老百姓都是一个个死顽固的地方寻觅到一个告密者来那真是难于上青天。这时他突然想到了一个绰号叫“跳吧贝比克”的傻羊倌。他的确傻到家了,只要一听到有人叫“跳吧贝比克”,他便跳一下。他的确是被大自然、人们所忘记了的一批人中的一个不幸者、残疾人,仅靠替村里放牲口,一年就得那么几个小钱来维持起码的生活。

分队长派人把他叫了来,对他说“贝比克,你知道,‘遛弯老头’^①是谁吗?”

“咩……”

“别叫。你记住,人们就是这么称皇帝陛下的。你知道,皇帝陛下是什么人吗?”

“就是——皇——帝。”

“好极了,贝比克!那你就记住了,你要是听见有人吃饱了没事干,东家走来西家串,说皇帝是畜生之类的脏话时,你就马来我这里报告。你就能得到二十哈莱什硬币。要是听到有人说我们会输掉这场战争,那你马上来我这里,懂吗?告诉我是谁说的,那你又可得到二十哈莱什硬币。我要是打听到你隐瞒不报,那你可就倒了大霉。我就把你抓起来,押送到皮塞克去。现在你跳一下吧!”贝比克跳了跳,分队长给了他两哈莱什硬币。这时分队长又非常满意地给县宪兵大队打报告,说他已物色到一名情报员了。

第二天牧师来见分队长,神秘兮兮地告诉分队长,说他今天一大早碰见了村里的羊倌“跳吧贝比克”,羊倌对他说“大人,宪兵分队长先生昨日对我说,皇帝是个畜生,我们打不赢这场仗,咩……跳!”

分队长在与牧师作了一番解释、长谈之后,就让人将羊倌关了起来。后来,在赫拉昌尼以叛国罪判处羊倌十二年徒刑。他被指控怀有极其危险的叛国阴谋,蛊惑民众,侮辱皇上以及其余许多罪行和那数

^① 这是人们给奥匈帝国的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取的绰号。



不清的过失。

“跳吧贝比克”在法庭跟在牧场以及乡亲们中一样，对所提之问题均以羊的咩咩声报以回答。宣判时，他以一声“咩……跳”！就跳走了。为此以无视法律罪加一等：罚他住单号子牢房，睡硬板床，外加三道岗哨。

这一来宪兵分队长又没有了情报员了，任他臆造了一个。他对自己臆造的情报员十分满意。他给这位臆造的情报员取了个名字。他将这个名字逐级上报后，他每月就能多拿五十克朗的薪俸。他将这些钱都花在“公猫”酒馆里了。在第十杯下肚后，他突然感到自责，啤酒在嘴里也变得苦涩。他听到坐在旁边的顾客总在这么说：“今天我们的分队长大人有些儿不高兴，像是有心事。”他就起身回家，等他走后，顾客总是这么说：“无疑是我们的人又在塞尔维亚的哪个地方拉了一裤裆屎，所以我们的分队长才这般一声不吭。”



而分队长在家里又填好了一张调查表“居民的思想情绪状况：一级甲等。”

是的，分队长已经失眠好几个晚上。他总在等待视察或调查。夜里他梦见了上吊，梦见了人们将他带至绞刑架，最后，国防部长站在绞刑架下亲自问他“分队长 X, Y, Z 字第一七八九六七八号二三七九二的通令的复文在哪里？”

看看现在的我吧！他觉得似乎宪兵分队的每个角落里都在响着一句古老的猎人的祝福语“祝你打猎成功！”弗兰德卡宪兵分队长坚信无疑宪兵大队长会拍着他的肩膀说“分队长君，恭喜！恭喜！”

分队长在心里描绘出一幅更加美妙无比的图画来，在他满脑子官瘾的思想里，装的净是些什么勋章呀，升迁呀以及对他办案才能的高度评价和由此而来的官运亨通等。

他把班长叫来，问道“那份午饭送去了吗？”

“给他送去了熏肉、酸白菜和馒头片。汤卖完了。他喝了一杯茶，还想再来一杯。”

“那就给他喝呀！”分队长慷慨地答允，“等他喝完茶把他带到我这里来。”

半小时后，当班长把吃饱了、喝足了，而且照样是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帅克带来时，分队长问道“怎么样，吃得好吗？”

“还不错，分队长长官。只是酸白菜再多一点就好了。我理解，这也难怪，你们事先不知我要来嘛！熏肉熏得倒还透，我敢打赌，一定是用家里喂的猪熏的。那杯掺有朗姆酒的茶喝下去可真叫个舒服。”

分队长望着帅克，然后开始问道“在俄国喝茶的人是很多的，对不对？那里也有朗姆酒吗？”

“罗姆酒遍及全世界，分队长长官。”

“你休想从我这里蒙混过去，”分队长心里想道，“你早就该注意到你在说些什么了！”他便弯下身子对着帅克十分亲昵地问道，“俄国漂亮的姑娘吗？”

“漂亮姑娘遍及全世界，分队长长官！”

“嘿，好小子，”分队长又想，“你现在就想溜号，滑过去，没门！”他

便像从四十二公分口径的白炮发射炮弹一样开炮了。

“你想在九十一团干什么？”

“我想随团上前线。”

分队长满意地盯着帅克，心想“不错！那是去俄国的最佳途径。”

“这个主意真不赖，是条好计策。”分队长兴奋地说，同时注意观察他的话在帅克那里引起的反应。

但是他从帅克眼里看到的是毫不动声色的镇定。

“这小子连眼睫毛都不眨一眨，”分队长带着一种吃惊的感觉思量着。“这就是他们的军事训练的结果啊！我要是处在他的那个地位，谁个要这么一问，那我的膝盖肯定是要打哆嗦的……”

“明儿一早，我们就把你送到皮塞克去，”他用极其随便的口气向他宣布说，“你已经到过皮塞克，那是什么时候？”

“那还是 1910 年帝国军事演习的时候。”

分队长听到这样的回答那是笑得更舒心更得意了。他感到他的这种讯问方法收到之效果已大大超出自己的估计。

“你从头至尾参加了那次演习吗？”

“那当然，分队长长官，我是作为一个步兵参加的。”帅克依旧用他那安详、宁静的神情望着分队长。而此时的分队长开心得不能自持，赶忙要将这些新材料添进呈文里去。于是他叫来班长把帅克带走，自己去补写呈文：

该犯拟潜入我九十一步兵团，以便立即转至前线，俟有机会投往俄国。因该犯目睹我方戒备森严，不如此则无法返抵俄国。该犯与九十一步兵团之关系谅必非同一般，经卑职屡加盘问，始得悉该犯远在 1910 年即曾以步兵身份参加帝国军队在皮塞克附近举行的全部演习。由此可见，该犯对间谍工作必谙练有素。又：此番一切罪证之获得，皆有赖于卑职独创之交相讯问法也。

这时班长出现在门口说“分队长长官，他要上厕所。”

“上刺刀！”分队长决定，“要不将他带到我这里来。”



“你想要上厕所?”分队长友善地问帅克,“这里面没含有别的意思吧?”他的眼睛死盯着帅克的脸。

“这里面真的只含有解大便的意思,分队长长官,”帅克回答说。

“但愿这里面不含有别的什么意思,”分队长一边意味深长地重复说了这句话,一边别上值班的左轮手枪。“那我陪你去!”

“这是一支非常棒的左轮手枪,”他在陪帅克去大便的路上对帅克说,“可连发七颗,七发七中。”

来到院子之前,他把班长叫过来,悄悄对他说“端上上了刺刀的枪,等他一进到厕所里,你就站在厕所后面,别让他从粪堆后面挖洞跑掉了。”

厕所实际上是一间很普通的小木屋,下面是粪水流淌的粪坑。

这是一个好几代人使用过的老厕所了。此时的帅克正蹲在上面,一只手紧紧抓住门上的绳索,而此时的班长正从后面紧盯着帅克的屁股,不让他挖洞逃跑。



而宪兵分队长此时却睁大了老鹰般的眼睛紧盯着厕所的正门。他正思量着，假如帅克要逃跑，那先打他的哪条腿好呢。

然而这时门却轻轻地开了。心满意足的帅克走了出来，对分队长说：

“我在那里没待得太久吧？没耽误了你们的事吧？”

“没有，没有！”分队长回答，心中想道：“人家多么有礼，文质彬彬的，明知等着他的是什么，但举止仍不失体面、文雅而有礼貌。到最后一刻了还能做到温文尔雅。我们的人处于他的情景能做到这一点吗？”

分队长挨着帅克坐在警卫室一个叫朗巴的宪兵的空床上；朗巴今天值班，到附近各村落巡逻去了，要明几个早上才回来。可实际上，这位朗巴此时正安坐在普洛季维的“黑马”酒馆里跟鞋匠师傅们玩纸牌，只是在中间休息时讲解一下奥地利必胜之类的话。

分队长点燃烟斗，他让帅克也装一袋烟。班长不停地往火炉里添劈柴，可说此时的宪兵分队成了地球上最舒适的一角、最温暖的窠臼。寒冬将至，夜幕降临，正是神聊的好时刻。

大伙都沉默不语。分队长在独自寻思着，终于转过头来对班长说：“依我看，把间谍绞死是不好的。一个人，十分敬业，比方说，为了自己的祖国作出牺牲，也应该享受一种比绞刑更为体面的待遇，比如说，吃颗子弹，你说呢，班长君？”

“绝对应该是把他枪毙，而不是绞死，”班长同意说，“假如说，把我们派出去，上面给我们交代说：‘你们必须侦察出俄国人的机枪连里有多少挺机枪。’那我们也会脱下军装就出发的。要是我被抓住了，他们要把我绞死，好像我是干了图财害命似的勾当，那岂不是太冤枉了吗？”

班长兴奋得站起来大声嚷道：“我要求用枪毙的方式，并按军礼下葬。”

“这当中还有个问题，”帅克插嘴道，“万一那家伙机灵得叫他们什么罪过也抓不到呢？”

“抓不到吗？”分队长着重地说，“要是他们跟他一样机灵，而且他



们还有自己一套办法，就可以抓到。你完全可能有机会亲自看到这一切的。”

“你会亲自看到这一切的，”分队长用更加和缓的口气重复了一遍，脸上还堆满了和蔼的笑容，“在我们这里谁也休想蒙混过关。对吗，班长君？”

班长点头表示同意。并且说“有些人早就输定了，却故作镇静，这也无济于事，越是装出满不在乎，越是容易露出马脚。”

“他们已经领教过我的手腕了。班长君！”分队长骄傲地说，“镇静只不过是一个肥皂泡，故作镇静就是犯罪的证据。”分队长中断了进一步阐述他的理论，而转向班长说，“今晚我们准备吃什么呀？”

“分队长长官，您今晚不上饭馆去吃吗？”

这么一问，分队长又面临一个他必须马上解决的新难题。

要是犯人趁他晚上不在时跑掉了怎么办？班长这人虽然可靠且谨慎，可是有一次却从他手里跑掉过两个流浪汉。实际上是他有意放走的，因为他不愿押着他们在冰天雪地里步行到皮塞克去，于是在拉希采附近就将他们放跑了，只佯装地朝天放了一枪。

“咱们就派那老婆子去买晚饭来吃吧。让她带只罐子去装啤酒，”分队长就这样解决了新难题，“让那老婆子活动活动筋骨也是好的。”

一直伺候他们的贝兹莱尔卡老婆婆也还没为他们少跑。

晚饭后，从宪兵分队到“公猫”饭馆之间的这条路上还不断有着活动。连着这两点的线上印着老婆婆那双特号靴子的频繁痕迹即可证明：分队长虽未亲自前往“公猫”饭馆，但他却充分享受到了跟在饭馆一样的好处。

当贝兹莱尔卡老婆婆最后一次到饭馆，转达分队长对老板的吩咐，要买瓶白酒时，老板的好奇心再也憋不住了：

“来了什么贵宾？”贝兹莱尔卡老婆婆答道，“一个可疑的人。在我出来之前，我见他们两个正搂着那人的脖子。分队长先生还摸着他的头，对他说‘你是我亲爱的斯拉夫小宝贝，你是我可爱的小间谍！’”

之后，到了后半夜，班长穿着全副军装，在自己那张行军用上直挺挺地睡着了，还大声打着呼噜。



坐在他对面的分队长把那瓶白酒喝了个底朝天。他把胳膊搂在帅克的脖子上，他通红的脸上淌着热泪，胡子上沾满了白酒，嘴里还不停地嘟囔着：“告诉我，俄国不会有这么好的白酒吧？说呀，说了也会让我睡个安稳觉呀。男子汉大丈夫要说实话！”

“没有这么好的白酒。”

分队长倒在了帅克身上。

“你承认了，令我高兴。受讯问时就该这样老实。既然犯了罪又何必否认？”

他站起身来，手拿空酒瓶子蹒跚地走进了自己的屋子，但还嘟囔着：“我要是没出——出那——那点儿岔子，一切都——都——都会是另——另一个样子。”

在他尚未脱去军装就倒在床上之前，从写字台上抽出呈文来，打算加上下面一段话：

“根据第五十六条，该犯承认，俄国之白酒……”纸上被弄了一摊



墨水，他把它舔掉，然后傻笑了一声，倒在床上睡得像个木墩子。

接近天亮时，靠着对面墙壁躺着的宪兵班长鼾声如雷，还夹杂着尖细的鼻音，把帅克吵醒了。他起床，把班长摇了摇，自己又躺了下去。这时候，公鸡打鸣，太阳东升，贝兹莱尔卡老婆婆由于昨天晚上的奔忙也睡过了头，这时才来生火。她发现大门敞开着，一个个都还在大睡特睡，警卫室的油灯还冒着烟。贝兹莱尔卡老婆婆嚷了一声，把班长和帅克都从床上拽了起来，她对班长说“你也不感到害臊，衣服都不脱就睡觉，跟禽兽没两样。”转过来又训帅克说“在女人面前，你至少应该把你那个裤裆处给我扣好。”

最后，她迫使睡眠惺忪的班长去将分队长叫醒，说这样睡下去还成什么体统。

“算是落到好人的手里了，”在班长去叫分队长起床时，老婆婆对帅克说，“一个比一个能喝。见了酒就不要命了。欠我三年的工钱。只要一提欠钱的事，分队长总是那几句话‘闭嘴，你这个老婆子，要不然就把你关起来，我们掌握了材料，你儿子是个偷猎犯，还偷财主家的劈柴。’我在他们这里都受了快四年的罪了。”老婆婆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接着嘟囔道，“特别要谨防那个分队长，他满嘴甜言蜜语，可是一个头号的大坏蛋。总找岔子整人、关人。”

把分队长叫醒是件很吃力的事。班长费了很大的劲来说服他，那已经是早晨了。

分队长终于四下里望了望，揉了揉眼睛，开始记起头天发生的事来。突然，一个可怕的想法钻进他的脑子里，他心神不安地望着班长问道“他跑啦？”

“哪儿的话，这人挺本分的。”

班长开始在屋里来回踱步，朝窗子往外望了望，又踱了回来，从桌上撕下一小块报纸，用两个指头把它搓成个小纸球，看来他有话要说。

分队长犹豫地望着他，最后，为了弄清班长在想些什么，便说“班长君，你在想什么，我会帮助你的。我昨天出了什么洋相吗？”

班长用责备的目光看了看他的上司“分队长长官，您知道您昨天都说了些什么嘛，您什么样的话没跟他说呀！”

他凑到分队长的耳边悄声说“您跟他说,说我们所有的捷克人和俄国人都是斯拉夫血统,您说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①下礼拜就要到普舍洛夫了,您说奥地利顶不住了,您让他下次受审时什么都不承认,从五跳到九,胡说一通,您还让他一直拖到奇萨克人来解放他为止。您还说帝国很快就要完蛋,跟胡斯战争一样,农民们高举起镰刀上维也纳。您说皇帝佬儿是个病老头,很快就会四脚朝天,命归黄泉。您还说威廉皇帝是头畜生。您还说将给他捎点钱到牢里去,改善他的生活,还有好多这类的话……”

班长从分队长身边走开时还补充说“这些我都记得十分清楚,因为起初我喝得不多,到后来我也不行了,之后就啥也不记得了。”

分队长狠狠盯了班长一眼。

“可我却记得,”他宣称说,“你说了,我们跟俄国人相比,那简直就是黄口小儿一个,你还当着老婆子的面狂喊‘俄国万岁!’”

班长开始神经质地在屋里来回踱步。

“你狂叫如牛,”分队长说,“后来你就横倒在床上,打起呼噜来。”

班长在窗前站住了。他敲着玻璃宣称“分队长长官,您在我们那位老婆婆面前也未曾用餐巾堵住自己的嘴啊。我记得您对她说‘记住,老婆子!’每位皇帝和国王都只惦记着自己的口袋,所以才发动战争。连‘遛弯老头’这老家伙也不例外。他们都不敢让他自个儿去大便,害怕他把整个申布隆宫^②弄脏了。”

“我说了这种话?”

“说了,分队长长官!您说了这些话后,您跑到院子里去呕吐之前还叫嚷‘老婆子,你用指头往我喉咙里捅一捅吧!’”

“你的那番话也够悬的,”分队长打断他的话说,“你怎么会想到这号蠢事呢,让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来当捷克国王呢?”

“这我一点都记不起来了。”班长有些胆怯地回答。

①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1856—1929),俄国大公,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任俄军总司令。

② 皇帝的宫殿,也即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在维也纳的寝宫。



“当然记不起来了！你醉得像滩烂泥，眯着双猪眼睛。你想出去一趟，错把炉门当大门，往壁炉上爬来的。”

两人都默不作声。最后还是分队长打断了长时间的沉默说：“我常常对你说，这烈性酒是害人精，是喝不得的，你偏要喝。要是那家伙跑了怎么办？我们怎样交得了差？老天爷呀，我的头都快炸啦！”

“你听我说，班长君！”分队长接着说，“正因为他没逃跑，这就更能说明他是一个又危险又狡猾的家伙。等到县那边审问他时，他准会说，我们这儿的大门通宵敞着，我们全部喝得烂醉如泥，如果他真有罪的话，他要逃跑一千次都逃成了。好在他们不会轻易地相信这号人的话，再说，到时我们还可以用职务起誓，说这都是那家伙编造的一派谎言，这样一来，就是上帝老子也帮不了他的什么忙，只能在他脖子上多添一圈绞索罢了。在他的问题上这点小事帮不了他什么忙的。——要是我的头不这么疼就好了！”

静寂无声。不一会分队长下令：“把咱们的那位老婆子叫到这里来”。

“你听着，老婆子，”分队长对贝兹莱尔卡老婆婆说，双眼严厉地盯着她的脸，“你去什么地方弄个耶稣受难像拿到我这里来。”

分队长对着贝兹莱尔卡那疑惑不解的目光吼叫起来：“快，快！你还在这里发什么愣？你还不快去拿来！”

分队长从一张小桌里拿出两支蜡烛，上面还留有封过公文之火漆印痕迹。等到贝兹莱尔卡老婆婆终于颤悠悠地把耶稣受难像拿来后，分队长把十字架放在桌子边上的两支蜡烛的中间，他点燃蜡烛，一本正经地说：“坐下，老婆子。”

吓得发抖的贝兹莱尔卡老婆婆几乎是掉落到沙发椅上，惊慌失措地望着分队长、蜡烛和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受难像。她吓得丧魂落魄，双手打战，看得出来，双膝也在抖动。

分队长十分严肃地围着她走了一圈，到了第二圈时在她面前停下来庄严地说：“昨晚你成了重大事件的见证人，老婆子，可能，你那副笨脑子也理解不了这些事。那个当兵的是间谍、特务。明白吗，老婆子？”

“耶稣玛利亚呀!”贝兹莱尔卡惊叫了起来,“圣母玛利亚啊!”

“别叫,老婆子!我们为了要从他嘴里套出一点东西来,就得说各种各样的话。你听到了我们说的那些古怪的话了吗?”

“对不起,我听了。”贝兹莱尔卡用颤抖的声音回答说。

“老婆子,这些话都是为了诱导他,让他能相信我们才说的。没想到,我们这一招还真起作用,从他嘴里套出了好多事情,我们抓住了他的把柄。”

分队长暂停了谈话,把烧完的烛芯的灰弹掉,然后双眼严厉地盯着贝兹莱尔卡继续郑重地说:“老婆子,你当时在场,知道其中的一切秘密。这些秘密都属国家的机密,你对谁都不能说,就是你临终时也不能说,否则你就死无葬身之地。”

“耶稣,玛利亚,约瑟夫呀!”贝兹莱尔卡唉声叹气抱怨说,“我真倒霉,我怎么踏进了这个门槛啦!”

“别号叫了!老婆子,站起来,到十字架跟前去,举起右手,把两个指头伸出来对天发誓。我说一句,你跟我说一句。”

贝兹莱尔卡向桌前走去,嘴里仍抱怨着:“圣母玛利亚,我为什么就偏偏跨进了这道门槛啊!”

贝兹莱尔卡老婆婆觉得十字架上耶稣受难的那张脸直盯着她,蜡烛冒着浓浓的烟,这一切都显得像在地狱里那样可怕。她已吓得魂不附体,四肢都在不停地颤抖。

她高高举起两个指头。宪兵分队长庄严地、铿锵有力地领着她念:“我向万能的主,还有您分队长大人,发誓,我在这里的所见所闻,至死不往外传,即使受到刑讯,也不漏出只字片言。求主佑我。”

“还需吻一下十字架,老婆子!”在老婆婆抽噎着发了誓,虔诚地画完十字之后,分队长命令说。

“好了,现在你从哪里借来的十字架,还把它还到哪里去。就说我在审讯时用了一下。”

悲痛欲绝的贝兹莱尔卡老婆婆抱着耶稣受难像,踮着脚尖走出了屋子。从窗口处可以看见,路上她老回头顾盼宪兵分队处,似乎想确定一下自己并非在梦中,而是在前不久的一会儿,她确定经历了自己



一生中最可怕的一段时刻。

这时分队长又在重新加工、抄写他那篇呈文，由于昨天晚上在那上面洒了一摊墨水，经他这么一舔，纸上好似抹上了一层果酱。

现在已全部加工妥当了，但又想起还有一件事得问问帅克。他下令将帅克带了来，问道：

“你会摄影吗？”

“会。”

“那你身上怎么不带照相机呢？”

“因为我没有，”帅克的回答是那樣的干脆、爽快。

“假如你有的话，就一定会照的，是不是？”分队长问道。

“假如有，那就糟糕不妙了，”帅克坦然地回答说，一边柔和地望着分队长那张充满了疑问的脸。分队长这时的头疼更加厉害了，他唯一能想出的提问是“拍火车站困难不困难？”

“比拍任何别的还容易，”帅克回答说，“因为火车站永远在一个地方待着，不动弹，你用不着对它说‘做个快乐的表情。’”

于是分队长又可以为他呈文补充一点材料：“关于呈文第二一七二号，请准卑职补充如下……”

分队长就这样随心所欲地写道：

经卑职进行交相讯问，该犯供称：彼工照相，而尤喜拍取车站景物。职虽未于其身上搜得照相机，但可推测：彼为避人耳目，已将其隐匿他处，而未随身携带。彼供之：如携带照相机，必拍摄无疑，足见卑职之推测并非向壁虚造。

分队长由于昨日喝的那通酒，至今脑袋还晕乎乎的。关于拍照一事在他的呈文里是越写越乱。他接着写道：

据供，彼之所以未拍取车站建筑，以及其他国防要塞，仅由于彼随身未携带照相机。卑职深信：如彼当时携有所需之摄影器材，定当拍摄无疑，该器材彼不过隐藏他处，故卑职未能于其身上

搜出照片，仅由于彼未携带相机而已。

“写得很够了，”分队长说罢，在呈文上签了个字。

他对自己的杰作十分陶醉，并十分得意地念给班长听。

“这活儿做得够地道的吧，”他对班长说，“呈文嘛就得这样写。一切情节都得揉进去。老弟，审讯一个犯人这件事可不那么简单，要紧的是整出一篇好的呈文来，让上级机关看了伸出大拇指来。把那家伙给我带来，我们跟他的事该告一段落了。”

“现在班长先生就要把你送往皮塞克宪兵大队那里去了，”他一本正经地对帅克宣布，“照规矩应该给你戴上手铐的，但我考虑到你是个正派讲体面的人，这回手铐就不给你戴了。想你也不会半路上溜掉的。”

分队长显然是被帅克那张温厚的面容所感动，又说道“并希望你不要怨恨我，把我想得很坏。班长君，你把他带走吧，呈文在这里。”

“那就再见了，”帅克十分柔和地说，“分队长长官，多谢您为我所做的一切，有机会我会给您写信的。如果什么时候我打这里经过，我一定会来拜望您的。”

帅克和班长上了公路。每一个过路的行人见到他俩如此亲切地恳谈着，都认为他们是老朋友，这时赶巧结伴进城，或者说一道上教堂去呢。

“我怎么也没料到，”帅克说，“到布杰约维采去的路如此这般地难走。这使我想起了科比利斯城的一个屠户霍乌拉遇到的一件事。有一回他在夜里来到摩拉尼的巴拉茨基纪念像那儿，他围着它一直走到黎明，他认为他是沿着一堵墙在往前走，可那堵墙似乎没有个尽头。他陷入了绝境，到了早晨，他已经累得不行，便嚷了一声‘救命啦！’警察跑来时，他就问他们回科比利斯怎么个走法，还说他沿着一堵墙走了五个小时之久，说这堵墙没有尽头。警察把他带走并关进了牢房，他把牢房里的一切砸了个粉碎。”

班长对此只字不语，心想“你少给我扯什么淡，你不就是想来给我讲你的那个布杰约维采的神话吗？”



他们打鱼塘边经过，帅克蛮有兴趣地问起班长这里偷鱼的人多不多。

“这里全是些偷鱼的，”班长回答说，“他们还想把前任分队长扔到水里去。棱堡上的鱼塘管理人用钢毛刺往他们屁股上扎，那也白搭；他们在裤裆里垫块洋铁片来抵挡。”

班长对当今的进步问题打开了话匣子，说人们如今是什么鬼主意都想得出来，一个骗一个。他还阐述了他的新理论，说这样的战争对人类来说是件大好事，因为除许多好人外，一些流氓、无赖也被消灭掉。

“世界上的人无疑地是太多了，”他一本正经地说，“一个挤压着另一个，人类都已繁殖成灾了。”

他们快到一家客店了。

“今天的风他妈的刮得真厉害，”班长说，“我想，咱们喝他妈的一口半口不会碍事的吧。你对任何人都别说我是押送你到皮塞克去的。这属国家机密。”

此时班长的脑海里浮现了关于嫌疑分子与犯人以及各宪兵分队职责之规定“隔绝他们与老百姓之联系，在押解途中，严禁犯人与周围的人闲聊。”

“绝不允许你泄露自己的身份，”班长又说，“你是干啥的，谁也管不着。你不得引起人们的恐慌。”

“恐慌在战争年代是最为可怕之事，”他接着说，“谁要是随便说点什么，都会闹得满城风雨。懂吗？”

“我绝不引起人们的恐慌，”帅克这么说，也这么做了。当客店老板来跟他们聊天时，帅克说“这里的这位兄弟说，我们一点钟要到皮塞克。”

“您的那位兄弟是休假吗？”好奇的老板问。班长连眼睛都不眨一下，生硬地回答说“今天他就到期了。”

“瞧，我们不是很巧妙地把他对付过去了，”当老板离开后，班长这样宣称。他还对帅克说，“绝不能惊慌失措，要知道，现在是战争时期。”





班长在进到客店之前,认为喝几杯酒不碍事的,他也是太乐观了一点,因为他没考虑这几杯的分量。当他喝完第十二杯后,他断然宣称:三点之前,县宪兵大队长还在吃午饭,早去也没用;此外,已开始大雪纷飞了。如果下午四点赶到皮塞克,时间绰绰有余,就是到六点也还有的是时间。根据今天天气来看,反正得摸黑光了。所以现在走也好,晚一点走也好,反正都一样,皮塞克跑不了。

“我们能待在这个暖和的地方,应当说福分不浅喽。”他断言,“碰到这般坏天气,战壕里的那些小子比起我们坐在火炉边的人来说,那是要难熬得多了。”

古色古香的玻璃砖大壁炉散发着热气。班长认定:像哈利奇那一带的人常说的那样,这种外部的热气是可以通过各种甜酒或烈性酒从而产生的内部热量来加以补充的。

店老板在客店各个角落的风雪呼啸声中,慢慢地品尝着他拥有的八种名酒,借以消解客店的孤寂。

班长却一个劲地劝说老板不要落在他们的后面,他一边喝着,一边埋怨老板喝得太少。这简直是显而易见的歪曲嘛。客店老板已醉得东倒西歪,站立不住,而且一个劲地坚持要玩“费布尔”牌,还硬说昨天夜里听见东方传来炮声。班长冲着他打了一个囁说道:“你——你别在——在这——这里制——制造混乱!这——这方面我——我们接到了命令。”

接着,他不厌其烦地解释说,命令即各种新的指令之总称。与此同时,他已泄露了好几项密令的内容了。老板已喝得一塌糊涂了。他唯一能说出的话是:靠命令是打不赢这场战争的。

班长与帅克动身去皮塞克时,暮色已经来临。在风雪纷飞的夜里,伸手不见五指。班长不停地唠叨:“朝着你的鼻子照直往前走罢,走到皮塞克算数。”

当他说第三遍时,声音已不是从平路上而是从哪个低凹处传来,因为他沿着一座积雪的土坡滑下去了。靠着他的那双筒猎枪的支撑,费了好大的劲他才重新爬到平地上来。帅克听他自嘲地说“像是从冰山上溜下去的。”没过多久又听不到他的声音了,原来他又从山坡

上滑了下去。呼啸的风传来了他的喊声“我摔啦，不好啦！”

班长似乎变成了一只不辞辛劳的蚂蚁，滚下去，然后又顽强地爬上来。

他一连这样在斜坡处翻滚了五次。最后，当他爬到帅克跟前时，他困惑不安、沮丧地说“我以为我永远把你丢啦。”

“不用担心，班长大官，”帅克说，“最好将咱俩拴在一起，这就谁也丢不了谁。您有手铐吗？”

“每个宪兵老得随身带着它，”班长一边随着帅克东倒西歪地走着，一边使劲地说“这是干我们这一行的食粮啊！”

“那咱们就铐上吧，”帅克催促着，“咱们铐上试试看怎么样。”

班长熟练地将手铐的一端扣在帅克手上，把另一端扣在自己的右腕上。如今两人就像一对连体的双胞胎紧紧连在一起了，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大路上。班长拽着帅克走过一堆石头，他一跌跤，就将帅克拽倒在地了。这一来，手铐将他俩腕子上的肉都磨破了。最后班长宣布说：他实在受不了啦，还是把铐子松开的好。但费了九牛二虎的力也没能把套在帅克和自己手腕上的手铐解下来，班长叹了口气说“看来咱俩世世代代都要连在一起了！”

“阿门！”帅克接上一句，他们又继续踏上那艰难的行程。

班长的心情十分沮丧。他们长途跋涉，历尽艰辛，深夜到了县宪兵大队的走廊上，班长却忧郁地对帅克说“前景恶劣。谁让咱俩铐在一起呢。”

果然前景恶劣，县宪兵大队副请来了大队长凯尼格。

大队长开口就是“对着我哈一口气！”

“现在我全清楚了。”大队长以他的敏锐而又有丰富的经验的嗅觉毫厘不差地弄清了事情的实质。“朗姆酒、白兰地、柠檬威士忌、山梨酒、核桃酒、樱桃酒、香子兰酒、波兰白酒。”

“大队副君，”他转身对他的下属说，“你瞧瞧，还像个宪兵吗，真要引以为戒啊。像这般胡来，就是犯了该受军事法庭审判的罪行。竟然用手铐将自己和犯人扣在一起，而且烂醉如泥，像一头畜生样地爬来这里！把他们的手铐解开！”



“什么事？”大队长转身问正在用那只还没有扣上手铐的手给大队长敬礼的班长。

“报告大队长长官，我带来了一份呈文。”

“将会有一份控告你的呈文的，”大队长简洁地说，“大队副君，把他们两个关起来，明天早上提审。你把普津姆来的那份呈文看一遍，然后送到我屋里来。”

皮塞克县宪兵大队大队长对下属十分厉害，是个十足的官僚。

在他管辖的各宪兵分队里，任何时候都不得说：暴风雨已经过去。这种风暴常常随着大队长签署的每一件公函而再次掀起。这位大队长整日里都在给全县发出各种各样的责难、警告和威胁。

从战争爆发那天起，皮塞克县各宪兵分队的上空总是乌云密布。

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恐怖氛围。官僚机构的闪电雷鸣经常在宪兵分队长、班长、普通宪兵和僚属们的头顶上隆隆作响。每桩屁大的蠢事都要受到纪律制裁。

“我们如要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大队长视察各宪兵分队时说，“就得丁是丁，卯是卯，九九是一不乱套。”

他深感自己置身于叛逆包围之中。他深感县里的所有宪兵都犯有由于战争而产生的某些罪过。他也深感他们每个人在这个非常时期都有失职之处。

从上面，那就是从国防部往他这里发的文件堆积如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部里下发的文件中指出：据军政部的情报，从皮塞克县征集来的士兵正在倒向敌人方面。

上面紧急催促凯尼格大队长对该县居民的忠顺程度严加关注。弄得人心惶惶。妻子送郎上战场时，他就以为那些郎君无疑地在向妻子许诺说：我们绝不会为皇上卖命的。

昏暗的地平线上出现了革命的霞光。在塞尔维亚和喀尔巴阡山，二十八团和十一团有好几个营都倒向了敌人那边。而十一团的士兵就是来自皮塞克州、县的。就在这场风暴来临前的闷热氛围中，从沃德尼亚尼来了一批手持人造的黑郁金香的新兵。一批从布拉格来的士兵乘火车经过皮塞克站时，他们将皮塞克妇女劳军协会给他们送到运猪车厢上的香烟和巧克力扔了回来。

载着先遣营的列车驶过皮塞克站时，有几个皮塞克的犹太人用“打倒塞尔维亚人！”的口号来欢迎他们。可这几个犹太人却挨了狠狠的几耳光，以致一个礼拜都出不了门。

这些一首首插曲和一条条的花絮明显地表明，教堂里管风琴演奏的《主佑我们》都只不过在做老一套的表面文章和习以为常的伪善活动；与此同时，从各宪兵分队传来了对普津姆调查表再熟悉不过的回答：平安无事，未出现任何反战宣传，居民思想状况属一级甲等，居民情绪也属一级甲等，等等。

“你们根本就算不上是宪兵，而只是一些村里的警察，一般的听差！”大队长在视察各地时经常这样辱骂他们。“你们不但不是千百倍地提高警惕，而是一步步地变成了一群愚蠢至极的牲口。”

他一边进行着这种动物学上的发现，一边接着补充说“你们整天舒服地待在家里，心想‘战争关我们的鸟事。’”



接着便历数不幸的宪兵们的职责，再次宣讲一番当前的政治形势，并要求大伙打起精神，把一切办得妥妥帖帖。之后，他又将旨在强化奥地利专政的宪兵队伍的美好理想作了一番美好的描绘，再往下就是种种威胁、纪律处分、调离和骂人的话了。

大队长深信不疑：他正站在这个能把什么都保全住的岗哨上，但他所辖的各宪兵分队的宪兵们都是一群流氓、下贱胚、骗子、懒虫；他们只认得二锅头、啤酒、葡萄酒；他们收入微薄，于是为了行乐就受贿，这样慢慢地、但肯定无疑地就把奥地利给埋葬了。他信得过的只有一人，那就是他的下属大队副了。然而就是这位信得过的大队副也常在酒馆里说“诸位，我今天又可以给你们讲一段我们那个老不死的趣闻逸事了……”

大队长把普津姆宪兵分队长关于帅克的呈文琢磨了一番。他的大队副马捷依卡正站在他面前，暗暗诅咒着大队长和那些个呈文，因为在奥塔瓦河畔那边的一帮人正等着他去凑成一桌牌呢。

“记得不久前我跟你说过，马捷依卡，”大队长说，“我平生见过的头号蠢货就是普洛季维的分队长了。但从这份呈文来看，普津姆的分队长比他还要蠢。由喝得烂醉的、把自己和‘那个人’拴在一起像两只狗似的爬到这里来的班长押解来的那个士兵根本就不是什么间谍，顶多是个一般的逃兵。呈文里简直是废话连篇，连三岁的小孩都能一目了然。我看那家伙在起草呈文的时候准是醉昏了头。”

“马上把那士兵带来，”他吩咐道。又将从普津姆来的呈文看了一遍，说，“我有生以来就没见过这么一大堆蠢事。这还不说，还让像他的班长这般的畜生送来这么一个嫌疑犯。这些个家伙还不知道我的厉害，我会给他们厉害尝尝的。好像一天不挨我三次恐吓，就以为我会逆来顺受似的。”

大队长又大谈特谈其今日之宪兵对一切命令所持的抵触情绪。从呈文上均能看出，所有这类分队长把一切命令都当儿戏，把所有的事情都搅和得一团糟。

当上头提醒分队长们注意奸细就可能在他们管辖之地区流窜时，

宪兵分队长们便开始大张旗鼓地搜捕奸细。要是战争继续打下去，那所有的宪兵分队都将变成一座座大的疯人院了。他让办公室给普津姆宪兵分队挂个电话，让那个分队长明天到皮塞克来。大队长将分队长在呈文一开头就写到的那个“重大案件”的提法先从他的脑子里抛了出去。

“你是从哪个团开的小差？”大队长就是以这样劈头盖脑的问话方式来接见帅克的。

“我在哪个团也没开过小差。”

大队长仔细瞅着帅克，只见帅克那张神色安详的脸上显得如此轻松和无忧无虑。使大队长不得不问道：“你是怎么弄到这套制服的？”

“每个士兵入伍时都要领一套制服的，”帅克带着温柔的微笑回答说，“我是九十一团的人，不仅我没从那儿开小差出来，而且恰恰相反。”

帅克把“恰恰相反”这个词说得如此着重，使大队长脸上掠过了一丝带讽刺意味的怜悯、惊愕之情，问道：“怎么个‘恰恰相反’？”

“这简单极了，”帅克推心置腹地解释说，“我是奔我团去的，我正在四下找它，不是从那里逃出来的。我的愿望只是尽快地赶上我的团队。可我却明摆着离布杰约维采越来越远了。我想大伙都在那里等着我呀，我都急得要疯了。普津姆的宪兵分队长把地图指给我看了，布杰约维采是在南边，可是后来他却打发我往北走。”

大队长用手做了一个姿势，意思是，“那家伙还干过比打发人往北走还要糟糕得多的事情呢。”

“这么说来，你是找不到你的团队了，对吗？”他说。“而且你是想找到它的，对吗？”

帅克把整个情况都一五一十地向大队长作了说明。他提到塔博尔，列出了一切去布杰约维采途中他所走过的地方：米莱夫斯科——克维多夫——伏拉什——马尔琴——威若沃——塞德莱茨——霍拉日乔维采——拉多米什尔——普津姆——史捷克诺——斯特拉科尼采——沃里尼——杜普——沃德尼亚尼——普洛季维，又转回普津姆来了。



帅克兴致勃勃地描绘着他跟命运的搏斗，以及他曾经怎样百折不挠地尽一切力量去找在布杰约维采的九十一团，而结果他的一切努力又是怎样地徒劳无益而全部落了空。

帅克热情洋溢地叙述着，而大队长却心不在焉地用铅笔在一张小纸片上画着寻找团队的好兵帅克怎么也跳不出去的那个魔圈。

“这真是所谓的历尽艰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大队长饶有兴趣地听完帅克关于这么久找不到团队而感到苦恼的热情洋溢的叙述后，只说了这么一句话：“你在普津姆周围转了这么一阵子，一定很引人注目吧？”

“假如那个不幸的一窝动物里没有那个分队长先生的话，问题早就解决了，”帅克提及道，“那个分队长先生既不问我的姓名，又不问我们团队的番号，却一个劲地把什么都看成是怪事。他本应吩咐人把我送到布杰约维采去，一到那里，团里的人就会告诉我我究竟是寻找团队的帅克呢，还是什么可疑分子。要那样，我今天就已经是第二天在团里尽我一个军人的职责了。”

“那你在普津姆为什么不提醒他们这是一场误会呢？”

“可我知道，跟他们说也白说。维诺堡有个叫拉姆巴的小店老板说得好，谁要是怕人赊他的账，任何时候去找他，他都装聋得连打雷声都听不见。”

大队长没费多久的思考，就作出了这样的结论：一个欲返回自己的团队，但为此想出了这一整套循环旅行的人，乃是人类最深的堕落的征兆。他向办公室打字员口授一封公函，函中省去了所有公函的程式：

布杰约维采九十一团团部公鉴：

随函送来贵团步兵约瑟夫·帅克一名，我皮塞克县属普津姆宪兵分队据该步兵的表现，曾以潜逃犯嫌疑将其扣留。彼称现正前往自己的团队。彼人身材矮胖，五官端正，瞳为蓝色，无其他显著特征。随函附上附件乙壹号，系我大队为彼垫付之伙食费，系转呈国防部并希开具接受彼之收据一张。另奉附件丙壹号，系彼

被扣留时随身所带之官方分发物件的清单，亦请开具收据一张，为荷！

帅克轻松、快捷地走完了从皮塞克到布杰约维采的一段火车旅程。护送他的是一个年轻宪兵，他是刚当上宪兵的新手，一路上是目不转睛地紧盯着帅克，生怕帅克会溜掉，一路上老在琢磨着一个棘手的问题：“我要是突然大小便那该怎么办？”

问题终于解决了：让帅克充当大叔领着他一道去。

在同帅克从车站到布杰约维采的玛利扬斯克兵营的这段路上，年轻的宪兵神经格外紧张，眼睛死盯着帅克，每到一个拐角处或是十字路口，他伪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对帅克言道：你知道司令部给每个押送人员发了多少颗子弹吗？帅克回答说，他坚信任何一个宪兵都不敢在大街上随便向谁开枪的，以免引来不幸。

他俩争论着，已在不知不觉中到了兵营。

卢卡什上尉已在营里值了两天的班。他坐在值班室的办公桌前，丝毫未料到会有人将帅克连同押解公函一并给他带了进来。

“报告，上尉长官，我又在这里了，”帅克说道，一面庄重地敬礼。

当时科恰特柯军士一直在场，见到这一幕情景的他后来这样对人描绘说：帅克报告完之后，卢卡什上尉就跳将起来，两手抱着自己的脑袋，头朝后倒在了科恰特柯身上。经人们抢救苏醒过来之后，帅克还一直在那里举着手敬礼，并重复说“报告，上尉长官，我又在这里了。”卢卡什上尉脸白得像张纸，他用颤抖的手拿起笔来在关于帅克的公函上签了字，然后吩咐大家都退出去，他对押送宪兵说，还是让他自己和帅克单独关在办公室里为好。

于是，就这样结束了帅克的这场布杰约维采的远征。无疑地，要是能给帅克自由行动多一些的话，他会自己走到布杰约维采的。要是拘留帅克的一些机关吹嘘是他们把帅克运送到服务地点的话，那就是大错而特错了。恰恰是帅克那旺盛的、百折不挠的精神战胜了他们制造的重重障碍。



帅克和卢卡什上尉两个人使劲地相互瞅着。

上尉用一种极其悲怆、绝望的神情瞪着帅克，而帅克却温柔多情地望着上尉，真像上尉是他失而复得的情人一样。

办公室静寂得像座教堂。走廊上却能听到有人来回踱步的声音，从声音判断，那是一个勤奋的一年制志愿兵因感冒而留在营里没出操。从他的嗓音里听得出来，他用鼻音在吟诵着他已熟记的什么，比如皇室成员巡视要塞时如何接待之类的军队事故。下面这段话就很清晰地从门外传了进来“皇室一旦在要塞附近出现，所有碉堡和要塞须立即鸣炮致敬，指挥官则手持指挥刀骑马上前恭迎，然后再赶上去带路。”

“你给我住嘴！”上尉朝走廊大吼一声，“你给我滚得远远的。你要是发烧不舒服，那就进屋里去躺着！”

勤奋用功的一年制志愿兵渐渐走远了，从走廊的尽头还传来他那带鼻音的吟诵声，像轻轻的回声一般“司令官敬礼，同时，排炮继续鸣

放,如此重复三遍,皇室即从车上下来。”

上尉和帅克仍然彼此无言相对着,卢卡什上尉终于用辛辣的讽刺口吻说“非常欢迎你到布杰约维采来,帅克!该被绞死的人绝不会淹死。他们已经开了一张逮捕你的拘票。明天你就会被带到团部禁闭室去的。我也懒得同你生气了。我跟你遭尽了罪受。我的耐心都快爆裂了。一想到怎么能跟你这样的白痴一起过那么久……”

上尉开始在办公室里来回踱着“不行,这太可怕了!我现在都奇怪我自己为何没将你给毙了,毙了你又怎样?屁事没有。我还能获得解放,你明白吗?”

“报告上尉长官,我完全明白。”

“你看,这不又开始耍你那一套愚蠢透顶的把戏了吗?帅克,要不真的非完蛋不可!现在得好好给你治一治了。你发疯过了头,是没完没了,这回你该当倒霉啦!”

卢卡什上尉搓着自己的双手说“帅克,这回你可真完蛋了!”他回到自己的桌前,在一小块纸上写了几行字,叫来办公室门前的几个值日兵,要他们拿着便条,把帅克带去交给禁闭室的看守长。

他们带走了帅克,穿过兵营的广场,上尉带着毫不掩饰的愉快心情望着看守长把挂有“团禁闭室”黑底黄字牌子的门打开,看着帅克消失在这扇门里,过了一会儿看守长独自一人从里面走了出来。

“谢天谢地,”上尉一边这样想着一边大声嚷道,“他总算到了那边了。”

在玛利扬斯克兵营的一间昏暗牢房里,一个胖乎乎的一年制志愿兵躺在草垫上。他对帅克的到来表示了衷心的欢迎。他是这里唯一的一个犯人,他在此已经闷了两天。他是这样回答帅克问他为何被关在此的,他说纯粹为了芝麻大的一点小事。由于多喝了点,一天夜里在广场的拱门过道处莫名其妙地给了炮兵中尉一记耳光,实际上并没打着,只是将他头上的帽子打掉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那个炮兵中尉夜里站在拱门过道处,无疑是在那里等着跟某个妓女约会。中尉背对着这位一年制志愿兵,从背影上看很像这位志愿兵的一个很熟的叫马德纳·弗朗茨的一年制志愿兵。



“这小子真不是个玩意儿，”他对帅克说，“我偷偷地走到他的背后，把他的帽子掀了说‘你好吗，弗朗克！’那小子立即吹了口哨让人来把我抓走了。”

一年制志愿兵推断说“在这莫名其妙的混战中，我完全可以给他来几个耳光的，但转眼一想，这也没多大意思，因为这纯属误会。他自己也承认，说我喊了一声‘你好吗，弗朗克！’他的教名是安东，这不明显摆着是误会吗？但对我不太有利的一点是我是从军医院偷跑出来的。可能是我那张‘病号证’露了马脚……”

“我在入伍的时候，”他接着叙述，“先在城里租了一间房子，我千方百计想让自己害风湿症。我接二连三地给自己抹上一身的油，躺在城外的一条壕沟里，每当下雨我就将鞋脱了。白搭！后来在严寒的冬夜里，我又跑到马尔夏河去洗了一个礼拜的冷水浴，结果适得其反。老兄，你知道我练得有多结实，我坚持趴在我住的那个院里的雪地上，从晚上直到第二天的早晨，当有人把我叫醒时，我的一双脚还是暖暖

的,简直就像穿了毡鞋一样。哪怕得个咽炎也好呀,可还是什么病都没有得上,连个他妈的淋病也没染上啊!我成天去逛窑子,我的一些同事得了睾丸炎,还开刀做了切除手术的,而我的抵抗力一直很强。我真倒霉啊,老兄,简直倒霉透顶!直到有一次我去‘玫瑰’小店里结识了个赫卢博卡来的残疾人,情况才有所改变。他让我礼拜天上他家去,说第二天准保我的腿会肿得和白铁桶一样粗,说他家里有针又有注射器,我真的被整得差点儿无法从赫卢博卡回到家里来了。这位好心人倒是没骗我。这样一来,我终于得了肌肉风湿症。立即住进医院——真是谢天谢地,万事如意!接着我还继续走运:我的表兄马萨克大夫从日什科夫调来布杰约维采。我之所以能泡在医院里如此之久,那真还得谢谢他。我要不是在那个倒霉的《病历手册》上出了点岔子,说不定他还可保我在医院里一直泡到退役。其实我想的点子也是不错的:我搞到一本很厚的病历手册,在上面贴了个标签,又在标签上面填上了‘九十一团病员病历手册’几个字,各个栏目都已填妥。还在上面填了一个假名字,注上病名和体温。每当下午大夫查房后,我就大摇大摆地夹着那个本本进城去了。医院大门口守门的都是些预备役兵,这对我更有好处。我把本本向他们晃了晃,他们还得跟我敬礼。随后我上税务局一个熟人处去换了一身便服,就溜到酒馆去了。在那里跟我一帮老相识大论特论其叛国经。后来,我胆子越来越大,连便服也不换了,干脆就穿着军服逛大街、进酒馆,到第二天凌晨才回到医院,钻进我的病号床去。要是夜间被巡逻队拦住,我只要晃一晃九十一团的《病历手册》,他们也就不说多余的话了。在医院的门口也是这样,我一声不吭地将我那个本本拿出来给他们看一看,就顺顺当地回到我那张病床上了。后来,我简直放肆极了。总觉得谁也不会把我怎么样,于是就发生了深夜在广场拱门过道处那个决定命运的岔子。此事清楚地表明:什么树都长不到天上去,老兄,骄必败。一切荣誉皆不过是过眼烟云。伊卡洛斯^①到头来烧了自己的翅膀。有人想当希腊

① 希腊神话。伊卡洛斯的父亲给儿子制作了一副用蜡固定在身上的翅膀。于是伊卡洛斯亢奋地朝太阳飞去,蜡被太阳融化,翅膀脱落,伊卡洛斯被摔得粉身碎骨。



神话中的大地之子——巨人，没门，狗屎不如！老兄，不要迷信偶然，早晚要敲打一下自己，说一遍：谨慎无论何时都不显得多余；什么事情要讲个分寸，一过头就百害无益。暴饮狂乐必然带来道德上的堕落。这是自然规律。亲爱的朋友，都怪我自己把事情弄糟了。原本我可以被列入不适于担任战斗勤务者的行列，这是个多好的护身符啊！我本可以待在某预备部队的参谋部办公室里享清福的，可是由于自己的不检点而砸了锅。”

一年制志愿兵十分严肃地结束了他的忏悔说：

“就拿那迦太基、尼尼韦来说吧，后来也都只剩下一堆废墟。亲爱的朋友，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挺起胸、昂起头来，别让他们认为一旦将我送上了前线我就会开枪发射子弹的。告到团部！开除出校！皇上和国王陛下的克汀病万岁！我得在学校里为这些东西吃尽苦头，参加考试。什么预备军官、准尉、中尉、上尉，我考他个屁！军事学校就是怎么为留级生上课。整个军队都处于瘫痪状态。把枪挎到左肩或是右肩？班长是几颗星？预备兵是什么意思——我的老天爷，连烟都没有一根抽，老兄！要不要我教你怎么往天花板上吐唾沫吗？你瞧，这么吐，吐的时候心里默想着自己的心愿，那它就准能实现。你要是爱喝啤酒，我劝你喝一口那边那个罐子里很不错的水。你要是饿了，想吃点东西，我劝你到‘市民雅座’去。此外，我还劝告你写点诗解解闷。我在这里已经写了一首长篇史诗：

看守长可在家？

小伙子，你轻点，他可睡得甜又香，

直到维也纳传来新令：

战场全完蛋之前，

军队重心稳扎在此不着忙。

为了抵抗敌人入侵，

他用床板筑成的工事来抵御。

活儿干得真顺手，

随即歌唱出了口：

奥地利帝国不会亡，
光荣属于祖国和奥皇。

“你瞧，老兄，”胖乎乎的一年制志愿兵接着说，“我看谁还敢说，人们对我们那可爱的君主制已经失去了尊敬。一个没有烟抽、等待军法处置的被困禁者竟然作出了如此眷念王室的最美丽的诗篇。在他的诗中表达了自己对四面受敌的辽阔祖国的敬意。他虽陷囹圄，失去了自由，可从他嘴里还流出了无限忠于皇上的诗句。赴死者向您致敬，恺撒！赴死者向您致意，皇帝！看守长是个大坏蛋。在这里服务的都是一伙流氓。前天我给看守长五克朗，让他给我买点香烟，这狗杂种今天早上对我说，这里不准抽烟，要是说他给买的，说他也跟着倒霉的。至于买烟的那五克朗嘛，他说要等发饷后再说。是啊，老兄，我现在什么都不相信。最漂亮的口号也走了样。连犯人的东西都偷啊！那狗杂种还成天高唱：哪里歌声嘹亮，哪里睡得甜香，恶人呀，恶人不会把歌唱！他可算得上地地道道的废物、杂种、坏蛋、叛徒！”

一年制志愿兵这时才想起了问帅克犯了什么罪。

“寻找团队？”他说，“这倒是一次很不错的旅行呀！塔博尔、米莱夫斯科、克维多夫、伏拉什、马尔琴、威若沃、塞德莱茨、霍拉日乔维采、拉多米什尔、普津姆、史捷克诺、斯特拉科尼采、沃里尼、杜普、沃德尼亚尼、普洛季维，又回普津姆、皮塞克、布杰约维采。真是一条充满荆棘之路啊！你明天也要向团部交代问题？老兄，那咱们就在刑场上见吧！我们的施罗德上校又该大大地开心一番了。你简直无法想像他一见到团里出了事是个什么样子。像一条疯狗似的在院子里窜来窜去，舌头伸得像匹死去的母马。

“听听他的那些废话、那些警告吧！他讲起话来嘴边只翻白泡，活像一头滴着口水的骆驼。他唠叨个没完，使你感觉整个玛利扬斯克兵营顷刻就会坍塌似的。我太了解他喽，因为我曾跟他打过一次交道。那是因为裁缝没有及时将我的军服做好，我只好脚穿高筒靴，头戴大礼帽，作为一年制志愿兵的我就这种打扮地到了练兵场。我站在左边那一排人里，和大家一起操练。这时施罗德上校骑着马冲着我来了，



差点没把我撞倒。他咆哮得连舒马瓦山麓都能听见‘你到这里干什么，你这个臭老百姓？’我很有礼貌地回答说，我是一年制志愿兵军校的学生，是来这里操练的。很可惜你不曾见到他那副德行样。他咆哮了足有半小时之久，当后来发现我戴着高筒大礼帽在敬礼时，他咆哮得更加厉害，要我第二天去团部交代问题，随后怒冲冲地骑上马像个野人似的不知野到何处去了。可不一会又转回来了，又是一阵大喊大叫、咆哮如雷，叫人立马将我撵出练兵场，送入禁闭室，罚我两礼拜的营房禁闭，然后叫人给我从仓库里找来一件破衣服让我穿上，并威胁说，要取消我的预备军官的官阶镶条。

“‘一年制志愿兵，’傻到家的上校扯着嗓门说，‘这是一种多么崇高的称呼啊，是一切荣誉、军衔、英雄的起点！一年制志愿兵沃尔达特在通过一般考试之后晋升为班长，他主动请求上前线，活捉了十五名敌人。在押解俘虏时，被手榴弹炸得粉碎。五分钟之后就得到一条嘉奖令，将沃尔达提升为低级军官。你原本也可以指望有这种美好的前景、晋升、奖励。你的名字也本可以载入我团的光荣史册的嘛。’”

一年制志愿兵吐了一口唾沫说“你瞧，老兄，天底下竟有如此这般笨的蠢驴。我才不在乎他们的那些个官阶镶条和那些个特权呢。‘您，一年制志愿兵，您是头畜生！’听起来多悦耳。‘您是头畜生！’而不是那庸俗、没教养地称‘你是头畜生！’，死后还要赏给你一枚勋章，或者一枚巨大的银质奖章。皇帝和国王都是些戴星和不戴星的僵尸的供给和承包商。如今是随便哪条公牛都比你我的命好、比你我都幸福。事先不让他上打靶场打靶，败仗后就让人家来打死他。”

胖乎乎的一年制志愿兵又翻滚到另一条草垫子上说“无疑地，这些事总有一天会了结的。这种情况也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的。你可试试，你若拼命往一条猪身上催膘，到头来就爆开了花。我若到前方去，我就要在军列上写上这么两句：

四十八人和马八匹^①，

^① 奥地利专运牲口的车皮的车厢门口均写有这样的字样，表明其装载量。



驱赶着人的躯体去把地来肥。

牢门开了,看守长进来,送来了四分之一份士兵口粮和一罐清水给他两人吃喝。

一年制志愿兵压根就没从草垫子上欠起身来就对看守长说“探视犯人是件崇高美好得不得了的事啊,你这个九十一团的圣阿格涅沙!① 欢迎你,你这位全身心都充满了同情的慈悲天使!你承受着那装满饮食的篮子的重压,为的是减轻我们的苦痛。我们将永世不忘你的大恩大德。你的光辉照亮了我们黑暗的牢房。”

“等去团部交代时有你玩笑好开的。”看守长嘟囔着说。

“别把你那个毛竖得那么高嘛,你这条黄鼠狼!”一年制志愿兵仍躺在板床上回答他说,“你能告诉我们吗,要是你看守十个一年制志愿兵该怎么办?别装傻相,你这个玛利扬斯克兵营的大管家!我说你准保关二十个,放掉十个,你这只老黄鼠狼!我的老天爷,我要是当了军政部长,就得让你在我手下好好地服役!你知不知道这个原理,入射角与反射角相等?我只一事相求:求你在宇宙间给我一个支点,我准能将整个地球连同你一块儿举起来!老天爷!”

看守长瞪圆了眼睛,气得全身直发抖,“砰”的一声将门关掉走了。

“应该成立一个反看守互助会,”一年制志愿兵一边公平地将那块面包切成两份一边说,“根据监狱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囚犯在判决之前均享有士兵口粮待遇,然而这里却执行着北美大草原的法则:谁都可以抢先将囚犯的口粮吞食。”

一年制志愿兵和帅克坐在板床上啃着士兵面包。

“从看守长身上可以清楚地表明,”一年制志愿兵继续发表他的高见,“战争是怎样地把一个人变得如此残酷无情。我们这位看守长在入伍前肯定还是一个有理想的青年,像长着一头金发的智慧天使,对人温柔机敏,爱打抱不平的小伙子,每逢家乡祭庙节为姑娘们而大打出手时,说不定还总是站在不幸者一边的。无疑地,大伙都十分尊崇

① 据说是位专门周济穷人的圣女。

他的,然而今天……我的上帝,我真想给他几个大嘴巴子,拽着他的脑袋往板床上撞,把他按在粪坑里,让粪水没了他的整个脑袋。朋友,这就是战争这个行当使人变得如此残暴的又一证据。”

接着他唱开了:

她连魔鬼都不怕,
恰逢炮手遇着她……

“亲爱的朋友,”他接着阐述,“如果我们对这个可爱的帝国的各个方面加以关注的话,准会得出如下的结论:它的事跟普希金的伯伯的事^①一样。关于这个伯伯,普希金写道:他是一具死畜,什么事也不做,

自己只有唉声叹气地想:
何时鬼才来将你抓走!^②

门上的钥匙洞又嚓嚓作响,看守长在过道里点燃了煤油灯。

“真是黑暗中的一盏明灯!”一年制志愿兵嚷道,“文明来到了军队!晚安,看守长先生向所有士官致敬,祝你夜里有好梦,比方说,你梦见把五克朗还给了我,就是我请你为我买烟;你拿去为我的健康干了杯的那五克朗。去睡个香甜觉吧,老妖怪!”

可以听见看守长在嘟囔着明天团队审判的事。

“又只剩下我们了,”一年制志愿兵说,“眼下我想用睡觉前的一点点时间,谈谈士官和军官们的动物学知识日益丰富的情况。为了将新的战争的鲜活材料和有军事觉悟的实体投放到大炮的炮筒之中,就需要熟读自然学或者科齐^③出版的《经济福利的源泉》一书。这本书里

① 一年制志愿兵错将奥涅金对他伯伯的想法安到普希金作者本人身上了。

② 这是引自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一章第一节。

③ 贝特日赫·科齐是捷克著名的出版商。他的《经济福利的源泉》有“民间词典”之称。



的字里行间都谈到畜生、小猪、大猪。但最近我发现，咱们先进的军界对新兵采用了一些新名词。十一连的阿托夫班长用的字眼是‘瑞士山羊’；从卡什巴尔山区来的德国教员米勒上士管新兵叫‘捷克臭屎蛋’；马德罗姆军士则称新兵为‘牛蛙’、‘约克夏骗猪’，同时他还许诺说：他能把每个新兵训练得棒棒的。他表现出样样都很内行，像是畜牧世家出身的。军事当局想通过一些特殊手段竭力激起新兵对于祖国的热爱，比如围着他们咆哮、狂跳，战斗的怒吼，活像非洲野人准备剥掉无辜羚羊的皮，或者准备将传教士的小腿或臀尖部分割下来加以熏烤后美餐一顿时发出的怒吼、狂叫。当然，这与德国人毫不相干，当苏德罗姆军士谈到‘匪帮’这个词时，总是赶忙添上‘捷克的’，以免伤害德国人，牵连自己。在这个时候，十一连所有士官都瞪着眼睛，像一条条不幸的狗，由于贪食，在吞吃一块油浸蘑菇卡在喉咙里下不去时一样地可怜兮兮。有一次，我听到米勒上士和阿托夫班长的谈话，内容是关于自卫军士兵训练的下一步程序问题。此次谈话中特别强调了个字眼：几耳光。起初我以为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争执，德国军队的团结发生了分裂，但是我完全搞错了。他们的确只是在说士兵的问题。

“阿托夫还深谋远虑地教训对方说：这个捷克猪猡要是在你叫了三十声‘卧倒’还挺直地站着像根蜡烛棍的话，那光给他几耳光还不够，你应一只手朝他肚子上狠揍一拳，另一只手将他的帽子拽到耳朵根，对他说声‘向后转’，等他一转身，朝着他屁股上就是一脚，你就会看见他会如何卧倒的，看看达乌埃林准尉笑得多开心。

“老兄，我顺便给你讲讲这位达乌埃林吧，”一年制志愿兵接着说，“十一连的新兵要讲起他来，就跟墨西哥边境农场附近的那个孤寡老太要讲闻名遐迩的墨西哥大盗的故事一样。人家说，达乌埃林是个吃人的魔王，是澳大利亚部落的类人猿。这种部落把落到他们手里的别的部落成员活活吃掉。他们生平很不一般。生下来不久，保姆就将他摔了一跤，小达乌埃林的脑袋撞坏了，至今你在他头上还能看见一块像彗星撞到了北极洲上那样的痕迹。大伙都怀疑他将来还能有什么用吗？受了如此重的脑震荡还能活得长久？唯独他的上校父亲不以

为然,这点小事不可能对孩子有什么妨碍,因为,不消说,小达乌埃林就是送到军队里去的材料。小达乌埃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熬过小学四年级,那还是请家庭教师帮忙。第一位家庭教师为他操碎了心,急得成了个少白头,变成了白痴。第二位绝望至极,想从维也纳的圣斯特凡塔上跳下去。小达乌埃林后来就上了海英堡士官学校。士官学校压根就不重视入学学生的教育程度,因为这些对做一名奥地利现役军官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军事教育的理想只在于教会军官们如何善于摆弄士兵的一些本领。教育可以培养高尚的灵魂,然而在军队里干事并不强调这一点,当军官的越粗暴越好。

“士官生达乌埃林连任何一个人都能好歹学完的课程他也学得费力。在士官学校里还是可以看出他幼年时头部受伤所留下的痕迹。

“考试回答问题时,他就抬出他幼时他那件不幸的事来,鉴于他的愚笨,他的回答算是不错的了。士官学校的教官都称他为‘我们的小傻瓜’。他愚笨得让人觉得最大的希望也许只能在几十年之后才能进入到德莱齐娅军事学院或军政部。

“战争爆发了,所有年轻的士官生都当上了准尉。连这个达乌埃林也被列入了海英堡士官生晋升的名单。这样他就来到了九十一团。”

一年制志愿兵叹了一口气还接着说“军政部发了一本叫《严格训练与教育》的书。达乌埃林从该书里深刻体会到对士兵必须采用恐吓手段,训练成绩之大小取决于恐吓程度之轻重。达乌埃林在这方面总是成功的,自我感觉良好。士兵们为了不想听到他的那些个狂吠,整排整排地递上病假条,但这一招也未获成功。你不是说你生病吗?那好,那就先关你三天‘禁闭’。你知道这个‘禁闭’是怎么回事吗?那就是白天把你赶到练兵场上去训练,晚上就把你关在黑屋子里睡觉。这样一来,达乌埃林的连里就没有病号。凡是病号那那都得先坐禁闭。达乌埃林在操练训话时,总是用一种从容不迫的兵营长官似的调调,以‘猪猡们’开头,而以奇特的动物学上的术语‘猪猡式的狗’收尾。同时他是个自由派,似乎也给士兵以选择的自由。比如他说‘笨象!你想选择哪一种?是让鼻子挨几拳呢或是关三天“禁闭”?如果



你选了“禁闭”，鼻子上照样也得挨上两拳。”同时他还边打边说“胆小鬼，你这样害怕伤了自己的脸面，要是来了重磅炮弹你该怎么办？”

“有一次，一个新兵的眼睛被他打坏了，但他还说‘没事，跟这些个畜生有什么客气好讲呢？迟早该死。’参谋总长康拉德·冯·霍森多夫就是这么说的‘当兵的畜生，反正该死。’”

“达乌埃林最喜欢的事是召集捷克士兵来上他的课，讲述奥地利的军事任务，同时详解军事训练的总原则，从脚手铐到绞刑架到枪决。初冬时节，那还在我进医院之前，我们在十一连旁边的那个操场上操，休息时，达乌埃林对捷克新兵就开始训话了：

“‘我知道’，他开口说，‘你们都是些无赖，你们必须把所有愚蠢的想法从自己脑袋里撵出去。操着你们那口捷克话连绞刑架下都到不了。我们的最高统帅^①也是德国人。你们听着，立即卧倒！’”

“大伙都‘卧倒’了。于是达乌埃林在他们面前踱来踱去，继续训话。

“‘一声卧倒令你们就得卧倒，你们这帮土匪！就是倒在了稀泥烂浆里，有刀子割着你们，你们也得乖乖地躺着。在古罗马就有卧倒这个口令。那时候每个从十七岁到六十岁的人都得服三十年的兵役。不像现在你们这些个猪猡在兵营里游来荡去很是清闲。那时候军队的用语、指挥都是统一的。要是让罗马军官们听见了士兵在说伊特拉斯词语^②那就热闹了。我也想要你们大家用德语来回答问题，而不是用你们那一口乌七八糟的话。你们瞧，躺在泥浆里面多舒坦。现在，你们要是有什么不想再卧倒，想爬起来，你们认为我会怎么样？我会把他的嘴巴一直撕到耳根后，因为这种行为破坏了服从命令的原则，那就是暴动，那就是胡闹，违反一个军人的职责，破坏制度和纪律，无视服兵役的法规，因此等着这个家伙的那就是绞索以及丧失同辈朋友对他的尊敬。’”

① 此指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

② 意大利最古老的民族语言。该民族在公元前6世纪曾控制意大利大部分地区，对罗马文化产生过巨大影响。

一年制志愿兵沉默片刻后,想到该描述一下兵营的关系,于是便接着说:

“事情发生在阿达米契卡当大尉的那一阵子,他是个寡言少语、冷漠的人,常常坐在办公室里两眼发呆,像个疯子,他的表情像是想说:‘请把我吞掉吧,苍蝇们!’在营里的报告上说,谁也无从得知,他到底在想些什么。有一次十一连的一名士兵来向他告状说:达乌埃林夜晚在街上叫他捷克猪猡。这个士兵在入伍前是个装订工,一个很有民族觉悟感的工人。

“阿达米契卡大尉轻声说(他说话总是那么轻的):‘就该这么叫嘛,他夜晚在街上就该这么叫你的。还需要查一查,你是否得到允许出兵营的,解散!’

“过了些日子,阿达米契卡大尉把这个告状人叫了去。‘事已查清,’又是那么轻声地说,‘你那天被得到批准离开兵营到晚上十点钟,因此你不受惩罚,解散!’

“后来人们评价说,这个阿达米契卡还算公道。但结果他被派往了前线。由文策尔少校来接替他的工作。一碰到民族冲突之类的问题,这位文策尔少校简直就是个魔鬼养的。这位文策尔在达乌埃林面前得了舌头瘤病不敢吭声。文策尔少校的老婆是捷克人,他最怕的就是民族纠纷一类的事。几年前他在古特纳山区当大尉时,有一次因在饭馆里喝多了,骂一个领班是捷克恶棍。请注意这一点,这位文策尔少校他在公共场合和在家里一样只说捷克语,他的几个儿子也学捷克文。这句骂人的话一经口出,就被地方报纸给登了出来。有位议员就文策尔大尉在饭馆里的言行在维也纳的议会上提出了质询。这一来对文策尔就很不不利了,因为正赶上议会里审议兵役法草案^①的时候,却出了这么个古特纳山区的醉鬼大尉事件。

“后来文策尔得知,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个一年制志愿兵出身的准尉西特柯捣的鬼。是他把这事捅给报上去发表的。他与当时还是大

^① 当时在奥地利议会里有一个相当得力的捷克议员反对派。民族沙文主义者对捷克人的攻击可能导致该反对派投票否决这个草案。



尉的文策尔之间的关系历来不佳。那是有一次,当文策尔本人也在场的情况下,西柯特当众发表了一通高见,说是只需欣赏欣赏一下大自然,看一看地平线上的乌云和高耸的群山,听一听林中瀑布的跌落声和鸟儿的啼啭声就足矣。

“‘足矣’,西柯特准尉还放肆地说,‘咱们想一想吧,咱们和绚丽的大自然相比,每一个大尉又算得了什么呢,他跟每个准尉一样,一钱不值。’

“文策尔大尉想把这可怜的哲学家西柯特准尉像对待马一样狠狠抽一顿。但当时所有的军官都喝得烂醉,文策尔大尉自己也喝醉了。这之后,他们之间的隔阂日益增大,大尉一有机会就想刁难他,可是西柯特准尉的这句话却成了一句口头禅。

“‘和绚丽的大自然相比,文策尔大尉又算得了什么’这句话在整个古特纳山区不脛而走。

“‘我要逼得他自杀,这个浑蛋,’文策尔大尉说。可西柯特退役走了,继续从事自己的哲学工作去了。自此之后,文策尔少校对所有的青年军官都咬牙切齿。在他发狂的时候,连中尉都吓得六神无主,何况那些士官生和准尉了。

“‘我要把他们一个个当臭虫捏!’文策尔少校说,要是哪个准尉为了一点小事也派人上营部来告状,我就让他倒大霉。只有像在火药库那里站岗时睡着了,或者干了别的什么更严重的一类大得吓人的过失,比方说士兵在夜里爬过围墙,在墙头上睡着了,落到巡逻的炮兵手里,总之出了这类给团队丢脸的事,才会受到文策尔的审讯。

“‘我的老天爷!’有一次我听到他在过道里大喊大叫,‘他这已经是第三次被巡逻队逮住了,快把这狗杂种给我关起来,把他赶出团队,送往辎重队去拉粪,他就不会跟他们打架了。他算不上军人,只配扫大街。饿他两天。拿掉他的床垫。把他塞进单号子房间,什么毯子也别给他这个浑蛋!’

“现在你能想象得到吧,朋友,他一上任,那浑蛋达乌埃林准尉就赶着一个士兵到营部去告状,说他在礼拜天的下午带着一位小姐坐马车横过广场时,这个士兵存心不向他敬礼。后来听那些士官生说,那

次告状引起了一场吵嚷。营部办公室的军士带着文件跑到过道上去了。文策尔少校正冲着达乌埃林叫嚷道：

“简直混账透顶，下次不许你们再这样！我严禁你们这样做！你知道，准尉君，到营部来告是什么意思吗？这绝不是来赴什么宴席！你坐着马车在广场上逛，他怎么看得见你呢？你难道忘记了，这还是你自己这么教的：向与你正面相遇的长官敬礼？你不能要求这个士兵就得像只乌鸦一样地转着脑袋去找穿过广场的准尉先生。我请你别说话！到营部来是件很严肃的事。想必士兵向你申辩了他没看见你，因为他刚刚转过身来向我打招呼，脸正冲着我，明白吗，正在向文策尔少校行礼，他就无法瞅见他后面拉着的那辆马车，你该相信这一点。以后请你别再拿这些个鸡毛蒜皮的小事来烦我了。”

“自此达乌埃林就发生了变化。”

一年制志愿兵打了个哈欠：“在去团部受审之前，我们得把觉睡足了才对。我只是想把我們团的一些内幕说那么一点点给你听听。施罗德上校不喜欢文策尔少校，他简直是个孤僻、古怪透顶的人，而主管志愿兵军校的扎格纳大尉却把施罗德看成是一个真正的军人的典范，尽管施罗德上校最怕的就是上前线。扎格纳大尉是个大滑头，跟施罗德一样不喜欢预备役军官，管他们叫做一群臭老百姓。他把那些志愿兵当野兽看，说必须把他们训练成一台台的军事机器，给他们绣上一颗星星，提升为军官，送到前线去代替那些优秀的现役军官挨枪子，好将那些优秀的军官种子保存下来。

“一句话，”一年制志愿兵躺在毯子里面说，“军队里什么都发着腐臭味。如今那些惊恐万分的群众还没觉醒过来，只会瞪着双大眼，任人家把自己赶到前线去切成一根根的面条，要是被子弹射中了，也只是轻轻地叫一声‘妈妈呀……’不存在英雄，有的只是供人宰割的牲口和总参谋部里的一批屠夫。到头来都会起来造反的。有一场大的混乱好看喽。军队万岁！晚安！”

一年制志愿兵安静了下来，接着在毯子下面翻着身，问道：

“你睡着了吗，朋友？”

“睡不着，”帅克躺在另一张床上回答，“我正想起一件事来。”



“那你想起了啥事呢，朋友？”

“我想起了一个叫姆里契柯的细木匠得的那枚银质勇敢奖章的事。他住在维诺堡的瓦弗拉街上。他是全国第一位在战争一开始时就被手榴弹炸断了一条腿的人。他免费装了一条假腿，于是便挂着他那枚奖章到处吹牛，说他是团里在大战中第一个、也是最早的一个残废者。有一天，他来到维诺堡的‘阿波罗’酒馆，和几个屠户争吵起来。斗殴的那些人把他的假腿卸了下来，用它来敲打他的脑袋，那位拽下他假腿的人不知道这是一条假腿，吓得晕了过去。后来到警卫室又给他把腿接上了。可是从此以后，姆里契柯对那枚表彰他勇敢的大银质奖章就非常之恼恨，于是将它送去当铺。就在当铺里他本人同他的那枚奖章一起被带走了，他遇到了麻烦。一个专门审讯残疾军人的荣誉的法庭来判他的案子，结果没收了他的银制奖章并将他的假腿收了回去……”

“为什么？”

“很简单。一天有个委员会来他那里，通知他说他不配用假腿，于是就取下来拉走了。”

“还有一件事也挺好笑的，”帅克接着说，“有些阵亡士兵的家属，突然会收到一枚奖章并附上一份公函，说这奖章是授给他们的，让他们将奖章挂在显眼的地方。维诺堡的波热捷赫街上有个脾气暴躁的老爷子，认为这里军事机关拿他开心，就把那枚奖章挂在厕所里了。厕所是在他家的过厅里，是与一个警察共用的。警察把他当叛国犯给告了。从此这可怜人就倒了大霉。”

“由此可见，”一年制志愿兵说，“一切荣誉如草芥。前不久在维也纳出版了一本《一年制志愿兵手册》，那里面有一首译成捷克文的绝妙的诗歌：

昔日有个志愿兵，
勇敢为国、国王来把身躯捐。
如何尽忠来报国，
他为生者树旗帜。

君不见，
尸体运装炮架上，
大尉把勋章挂在他胸膛。
祈祷之声轻扬九霄，
祝福为国捐躯者逍遥去天堂。

“这使我感到，”一年制志愿兵沉默片刻后说，“我们的尚武精神在消失。我建议，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在这寂静之夜的牢房里，唱支炮手雅布尔克之歌吧。这可以振奋一下我们的战斗精神。那我们得放开嗓门使劲地唱，让整个玛利扬斯克兵营都能听得到。所以我建议我们到牢门口去。”

不多一会，从牢房里发出了吼唱声，把牢房过道处的玻璃都震得哐啷直响：

……他屹立在大炮旁，
来把炮弹装呀装，
他屹立在大炮旁，
颗颗炮弹装上膛。
炮弹猛然从天降，
炮手双臂飞天上。
他泰然自若立炮旁，
装呀装呀装……
他泰然自若立炮旁，
上膛呀上膛……

院子里响起了脚步声和人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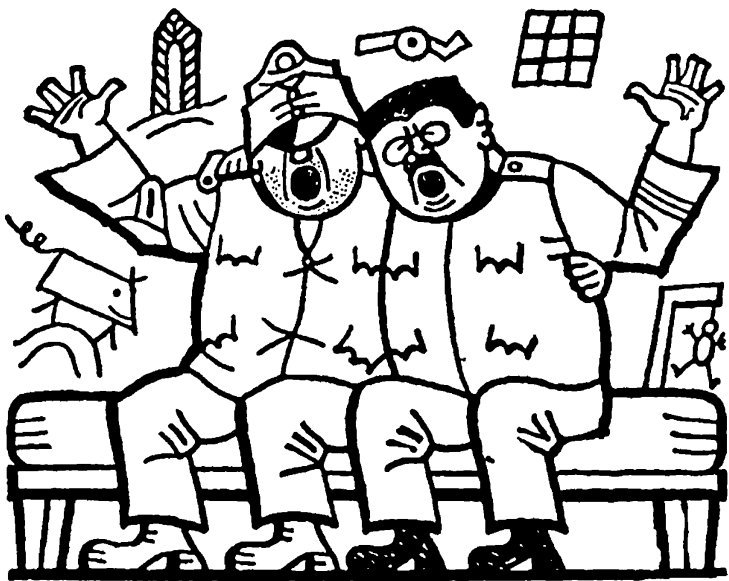
“是看守长，”一年制志愿兵说，“跟他一道来的是值日官贝利康中尉。这是个预备役军官，我是在‘捷克座谈会’^①认识他的。他入伍前

① 19世纪成立的一个捷克爱国团体。



在一家保险公司当会计。我们可以从他那里搞点烟来抽。好，咱们还是接着吼唱吧！”

他们接着又吼唱了起来 “他屹立在大炮旁……”



牢门开了。看守长显然因有值日官在场而变得格外厉害，他粗野地嚷道：

“这里又不是牛棚马厩！”

“对不起，”一年制志愿兵回答说，“这里是鲁道尔夫分院^①为犯人举行的音乐会，刚才演完了第一个节目：《战争交响曲》。”

“别胡闹了！”贝利康中尉表面装得严厉的样子说，“我希望，你们知道，你们该在九点躺下了，不该大声喧哗，你们的音乐会连广场那边都听到了。”

① 1880年为纪念前皇太子鲁道尔夫而在布拉格斯塔纳广场建造的一座楼房。一战时期常在此举行演讲会、展览会及音乐会。在第一共和国时期为民族议会会址。1945年后作为“艺术家之家”。

“报告，中尉长官，”一年制志愿兵说，“我们准备得还不够好，因此很可能声音有些不和谐……”

“他每天晚上都这么捣乱，”看守长竭力要刺激一下自己的对头，“未免太放肆了吧。”

“中尉长官，”一年制志愿兵说，“我想和您面对面地谈谈，让看守长在门外等一等。”

要求得到满足后，一年制志愿兵亲昵地说：

“给点烟抽吧，弗朗达！”

“‘运动’牌？当中尉的就没有再好一点的烟啦？那好吧，谢谢你。再来几根火柴。”

“‘运动’牌，”一年制志愿兵在中尉走后有点看不上地说，“人在国难时也应有点骨气。抽吧，朋友，晚安。明天等着我们的是最后审判。”

一年制志愿兵入睡之前还没忘记再唱一曲：

高山、峡谷和峭壁，都是我的朋友；

我们曾拥有的那心爱的一切，如今再也不能来挽回。

可爱的姑娘啊……

在一年制志愿兵的描述下，施罗德上校似乎就是个恶棍，其实是错误的，因为施罗德上校毕竟还有些正义感。这些正义感最明显的表露通常是在他同自己的伙伴们在一起，心满意足地在饭店里度过的夜晚。可是要是处于心情不好，不满意的时候呢？

就在一年制志愿兵对兵营内部关系予以致命的抨击之际，施罗德上校正与其他军官们坐在饭馆里，听一个从塞尔维亚回来的、伤了一条腿（是被牛犄角顶了一下）的克莱契曼上尉神侃，侃他从参谋部观察到的、向塞尔维亚阵地发起进攻的情景：

“瞧，他们现在正从战壕里跳出来，爬过足有两公里长的铁丝网，向敌人狂扑过去。他们的腰上都别有手榴弹，他们的头都戴有防毒面具，他们端着枪，正准备射击，正准备进攻，子弹嗖嗖地从他们头上呼



啸而过。刚从战壕里跳出去的第一个士兵倒下了，第二个又在工事旁倒下了，第三个在冲了没几步也倒下了，然而同伴们的尸体激励着他们高呼‘乌拉’继续冲上前去，冒着炮火掀起的飞扬尘土、浓烟前进。敌人从四面八方，从战壕、从弹坑对着我们猛烈开火，扔手榴弹，用机枪扫射。士兵们又一批批地倒下。我军一个排试图攻下敌人的机枪阵地。一些兄弟倒下了，另一些兄弟又冲了上去，乌拉！一个军官倒下去了。这时已经听不见枪炮声，正在酝酿着更可怕的事情。又一个排倒下了。另听得敌人的机枪声，嗒嗒嗒嗒嗒……又倒下了。对不起，我已无法再往下讲了，因为我醉了……”

这位腿受了伤的军官沉默了，坐在椅子上傻呆呆地望着前面。施罗德上校带着慈祥的笑容倾听着坐在他对面的斯比罗大尉挥拳捶桌子像同谁吵架地东拉西扯胡说一通，谁也没听懂他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请你们好好想一想，思一思，在我们的队伍里有奥地利义勇骑兵、奥地利义勇军、波斯尼亚猎骑兵、奥地利步兵、匈牙利步兵、蒂罗尔皇家射手、波斯尼亚步兵、匈牙利国防义勇步兵、匈牙利骠骑兵、国防义勇骠骑兵、猎骑兵、龙骑兵、义勇骑兵、炮兵、辎重队、工兵、卫生队、海军。明白吗？而比利时呢？第一、第二批应征入伍的人组成的作战队，第三批主管军队后方工作……”

斯比罗大尉往桌上捶了一拳又说：“和平时期应由预备部队担任国内勤务。”

在他旁边坐着的一位年轻军官为了能让上校听得清楚他的高见，并对他的坚定刚强的军人气概留下好感，于是他扯开嗓门对他旁边的人说：“该把那些个痨病鬼送到前方去，送去对他们有益处；再说，损失点废物总比损失身体结实的强。”

上校笑了笑。可是他突然皱起眉来，掉过头来对文策尔少校说：“我有点奇怪，为什么卢卡什上尉老是躲得我们远远的？自从他到差后，从来就没跟咱们一道玩过一次。”

“他在作诗呢，”扎格纳大尉讥讽地说，“他刚到这里不久，就恋上了在剧院里碰到的工程师史瑞特夫人。”

上校阴郁地望着前方说“听说他会演唱‘滑稽小曲’。”

“他在士官学校里就唱得一手好听的滑稽歌曲，逗得我们放声大笑，”扎格纳大尉回答说，“他说的笑话，听起来还真过瘾。可是他为什么不肯到我们这里来，我也弄不明白。”

上校伤心地摇了摇头“如今军官与军官间已经没有当年的那种交情了。我还记得，以前的军官个个、人人都想使大家开心。记得有一次，一个叫达克尔的上尉脱得一身精光，躺在地板上，把一条鲑鱼的尾巴塞在自己的屁股缝里，给我们扮演美人鱼公主玩。另一个叫谢斯纳尔的中尉会扇耳朵、学马叫、学猫叫、学蜜蜂叫。我还记得斯柯达大尉，只要我们喜欢，他就把姑娘们带到军官俱乐部来。他曾经把三姐妹训练得跟狗一样。他把她们往桌上一放，她们就按他的指挥棒活动起来，当着我们的面把身上的衣服一件件地脱得个精光。他的那根小小的指挥棒是一名乐队指挥送给他的。他跟她们在沙发上胡闹些什么呀！有一回，他让人端来一大盆温水摆在屋子的中间，让我们挨个跟这些个娘们一起洗澡，他就给我们拍照。”

施罗德上校美滋滋地沉浸在这段回忆中，他笑了。

“你知道，我们在澡盆里闹得有多开心，”他接着说，还令人恶心地舔嘴咂舌，在圈椅里摇来晃去。“可如今呢？有什么好玩的？连那位滑稽歌手都不露面。而今，一些年轻的、低级的军官喝起酒来一点也不像个男子汉，几乎可说是不会喝酒。喝不到十二点，五个军官就醉得不省人事，醉倒在桌子底下去了。当年，我们讲究一喝就喝他个两天两夜，而且是越喝我们越清醒。尽管我们是啤酒、葡萄酒和烈性甜酒轮流接着喝。如今已经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军人气魄、尚武精神了。鬼知道这是什么缘故？一开口没一点幽默俏皮劲，全是些没完没了的瞎扯淡。不信你听听坐在桌子那头的人是怎样谈论美国的吧！”

这时候从桌子的那一端可以听到一个人正在严肃认真地说着：“美国不能参战。美国人跟英国人正在闹矛盾，别扭着。美国尚无参战的准备。”

施罗德上校叹了一口气“这是预备役军官们的胡扯淡。真是腻烦死了。这种人昨天还在哪个银行里抄抄写写或者在哪个小铺子里



当伙计,包装商品,卖香烟、香料、桂皮和皮鞋油,或者在哪个学校里跟小孩们讲着饿狼出林的故事,今天就自认为可以跟正派军军官平起平坐,自认他们什么都干得来,什么都要管,到处都想插一手。可是像卢卡什上尉这样的正规的上尉军官又偏偏不到我们中间来。”

施罗德上校心情有些沮丧地回家了。早上醒来,他的情绪似乎更加恶劣,因为他在床上读报时,在 frontline 战报新闻一栏中好几次碰到这样一句话“我军已转移至预先准备好之阵地。这是奥军的光荣时日,它跟在沙巴茨^①那些日子一模一样。”

早上十点钟,施罗德上校就是带着这样的心情来执行被一年制志愿兵正确地称之为的“末日审判”。

帅克和一年制志愿兵都站在院子里等着上校。全部人马都已到齐:军士、值日官、团部的副官,手持待判罪犯之案卷的团部发告书的文书。

在志愿兵军校的教导队长扎格纳大尉的陪同下,紧锁眉头的上校终于出场了。他神经质地用鞭子抽打自己的高筒靴。

上校接过报告,在死一般的沉静中,好几次从帅克和一年制志愿兵的身边走过;而他们两个则根据上校所在之方位不断地“向右看齐”或“向左看齐”。上校踱步的时间很长,他俩的向右看齐、向左看齐的姿势做得格外认真,几乎到了可以把自己的脖子拧下来的程度。

上校终于在一年制志愿兵面前停了下来。一年制志愿兵向上校报告说“一年制志愿兵……”

“我知道,”上校干巴巴地说,“一年制志愿兵中的败类。入伍前你是干什么的?学经典哲学?那就是个醉醺醺的知识分子喽……”

“大尉君,”上校对扎格纳说,“把一年制志愿兵军校的全体学员都给我带到这里来。”

“你要知道,”他又转向一年制志愿兵说,“你是一个连自己都跟

^① 1914年,奥军三次(第一次于8月20日,第二次于9月20日,第三次为11月20日)到达塞尔维亚位于萨瓦河畔的沙巴茨城,每次都不仅被赶出该城,而且最终被赶出了整个塞尔维亚。

着你一起倒霉、名声扫地的经典哲学大学生老爷。向后转！我这里知道了。大衣上的拆缝都没有了。活像是刚从妓女那里出来，或者在妓院里胡闹过似的。你等着，亲爱的小伙子，我会叫你知道什么是厉害。”

一年制志愿兵军校的学生都在院子里集合好了。

“排成方阵！”上校命令说。学生们排成了水泄不通的方阵，把受审者和上校团团围住。

“你们瞅瞅这个男子，”上校用皮鞭指着一年制志愿兵说，“他把你们的名誉、全体一年制志愿兵学生的名誉在酒馆里一扫而光。本应从志愿兵中培养出正式军官，让他们去带兵打仗，去战场上建功，争取荣光。然而像他这样的酒鬼能把部队带到哪里去呢？那还不是从这个酒馆出那个酒馆进吗！他会把所有分给将士们的朗姆酒都喝个精光的。你能替自己辩护吗？不能吧？你们瞧瞧他那副德行！他根本没法为自己辩护。他入伍前还是学经典哲学的！真是一桩经典案件哩。”

上校有意放慢最后几句话的速度，他吐了一口唾沫又说“好一个经典哲学家，在夜里醉得把军官们的帽子从头上掀了下去！老兄，幸好那人是如此这般炮兵队的一名军官。”

在这最后一句话里集中流露出九十一团对布杰约维采炮兵队的仇恨。要是炮兵队的人在夜里落到了步兵团的巡逻队手里那就倒了大霉；反之也一样。一拨接一拨的入伍者继承着可怕的仇恨，承袭着不可调和的血的报复，可怕的血的报复。仇恨表现在双方传统的做法上：不是步兵把炮兵，就是炮兵把步兵扔到伏尔塔瓦河里，或者在“波特阿都尔”、“玫瑰园酒馆”和南捷克首府的许多娱乐场所大打出手。

“然而，”上校接着说，“这种行为必须严惩，必须把这种道德败坏分子从一年制志愿兵军校里清除出去。在我们部队里不需要这样一些知识分子。团部文书！”

团部文书拿着事先就准备好的文件和铅笔庄重地走了过去。

场上鸦雀无声，好像在判处杀人犯的审判庭里，审判官正要宣判说“兹宣判……”



上校正是用这种腔调宣判“兹判处一年制志愿兵马列克二十一天禁闭！禁闭期满后罚往伙房削土豆。”

上校调转头来命令一年制志愿兵军校学生排成纵队。可以听得出来他们立即分为四路纵队开走了。这时上校对扎格纳大尉说，这队列的步伐不整齐，你下午领着他们到院子里操练操练。

“大尉君，步伐应当整齐响亮。还有件事，我差点给忘了。你告诉他们，一年制志愿兵军校全体学生禁足五天，一律不得离开兵营，让他们牢记这个浑蛋马列克是他们过去的同事。”

而“这个浑蛋马列克”就站在帅克旁边，样子显得十分的轻松和满意。因为在他看来这个结局是太好不过了。在伙房里削削土豆、揉揉做馒头的面粉，啃啃排骨，那比在敌人的猛烈炮火下拖着这身肉去喊“一个挨一个，上刺刀”要强多了。

施罗德上校离开扎格纳大尉，停留在帅克面前，定睛望着他。这时候，帅克的全副人格特征都集中表现在他那张宽阔、微笑的面庞上，从大军帽底下露出来两只大耳朵。他给人整个的印象是一个十分平静和毫无任何犯罪感的人。他的眼睛在问“请问，我干了什么错事吗？”他的眼睛在说“请问，有什么事能怪我吗？”

上校向团部文书简单地问了一句来总结他的观察“是个白痴吧？”

这时候，上校看到那张善良的脸上张开了嘴。

“报告，上校长官，是个白痴。”帅克替文书作了回答。

施罗德上校对副官摆手示意，把他叫到一边去。然后又把团部文书叫来，他们一道翻阅帅克的材料。

“啊哈！”施罗德上校说，“原来就是卢卡什上尉的勤务兵，就是他的报告上提到的、在塔博尔失踪了的那一个。我认为，军官先生们都应该自己管教自己的勤务兵。卢卡什上尉先生既然给自己挑了这么个声名狼藉的白痴当勤务兵，那他就得自作自受兜着走。他反正哪个地方都不去，有的是空闲。你们可曾看见他跟我们玩过吗？所以我说这话对了。他有足够的时间来把他的这个勤务去管教好。”

施罗德上校走近帅克，望着他那张和蔼可亲的脸说“愚蠢的畜



生,在禁闭室里蹲三天吧,蹲完三天后,再回到卢卡什上尉那里去报到。”

这样一来,帅克同一年制志愿兵马列克又在团部禁闭室会面了。卢卡什上尉大概也会感到莫大的欣慰,因为施罗德上校把他叫去对他说“上尉君,大约在一个礼拜之前,在你来到团队时,你给我提出申请,要一名勤务兵,因为你的勤务兵在塔博尔车站失踪了。现在,由于你的勤务兵已经回来……”

“可是上校长官……”卢卡什上尉恳求道。

“我已经决定了,”上校强调指出,“关他三天禁闭,然后仍旧把他派回给你……”

卢卡什上尉被这一决定压垮了,跌跌撞撞地走出了上校办公室。

帅克和一年制志愿兵在一起非常愉快地度过了三天。每天晚上他俩都要在板床上组织一场爱国演出。



夜里,从禁闭室里响起了他们的歌声。他们唱了《主佑我们》和《叶甫根尼王子,高贵的骑士》。还唱了一大串军歌。每当看守长走过来,他们就用歌声迎接他。

我们这位老看守,
老不死的还在走。
魔鬼驾车来登门,
要来活捉老看守。
推着车子来拉他,
把他按在地上一顿揍!
魔鬼和看守在地狱,
旺火烧得……

一年制志愿兵在板床上还画了张看守的像,并写上一段仿古的小调:

我到布拉格买香肠,
在那里碰着个小丑郎。
他不是丑郎是看守长,
我若不跑就被他咬伤。

他俩就是这么激怒看守长的,仿佛在塞维利亚用红布来挑逗安达卢西亚牛一样。与此同时,卢卡什上尉却焦躁不安地等着帅克来向他报到重新服役的事。



第三章 帅克在基拉利希达遭横祸

第九十一团转移至利塔河畔摩斯特城——基拉利希达城^①。

经过三天的禁闭，帅克还差三个钟头就该自由了。就在这个时候，他跟一年制志愿兵一起被押解到了总禁闭室，然后又从那里押至

^① 利塔河是多瑙河的一道支流，发源于奥地利。1914年时，奥匈之间以利塔河为界，该城部分在奥地利，叫利塔河畔摩斯特城（德文叫布鲁克城）；另一部分在匈牙利境内，叫基拉利希达城。



火车站。

“我早就料到了，”在路上，一年制志愿兵说，“他们会把我们押解到匈牙利去的。那里要成立一些先遣营，你看着吧，等我们的士兵练好了射击，就会跟匈牙利人干架的。我们很高兴开到喀尔巴阡山去，匈牙利军再来到布杰约维采接防，来个种族大混杂。曾经有这么一种说法，说强暴外族女郎是防止人类蜕化的最佳办法。瑞典人和西班牙人在三十年战争中就是这样干的，拿破仑当政时的法国人也这么做了，如今的匈牙利人在布杰约维采地区也会来这一招的。当然，这算不上是强暴。在一定时间内和条件下就会自然而然地发生的。这是一种单纯的交换：捷克兵跟匈牙利姑娘上床，可怜的捷克姑娘又把匈牙利大兵引进房。几百年后，人种学工作者看到马尔夏河两岸挖出的骷髅的颧骨是那么鼓，定会感到惊奇无比的。”

“这种相互交配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帅克对此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在布拉格有一个名叫克里斯蒂安的黑人服务员。他爹是阿比西尼亚^①的国王，这位国王来到了布拉格的什特瓦尼采的马戏团，爱上了一个女教员，这位教员还经常给《拉达》杂志写些个歌颂森林、小溪和牧童之类的田园诗。她跟这位国王在旅馆里正如《圣经》上所說的私通了。使她惊奇不已的是她竟然生下了一个白净的男孩。悲哉！两个礼拜之后，这男孩开始发黄。一个月之后开始变黑。半年之后就变得跟他老子、阿比西尼亚国王一样黑了。他妈抱着他四处去瞧皮肤科，想让大夫们将他的皮肤上的黑色褪掉。可大夫对她说，这男孩是地道的黑种人的皮肤，根本无法褪色的。这可把她急疯了。她向各个杂志社求助，有无褪去黑皮之类的偏方。人们把她送进了疯人院，把她那小黑人送到了孤儿院，在那里，人们尽拿这小黑人开心。后来他当上了服务员，还常到夜咖啡馆去跳舞。现如今比他晚出生的一些捷克杂种都比他要长得漂亮些，没有他那么黑。据一位常去‘杯杯满’酒馆的医士给我们的解释说，这个问题还不是那么简单的。这些个混血儿生出来的下一代跟白种人基本上没什么区别，可是说不定在某一代

^① 埃塞俄比亚的旧称。

又会生出个黑小子来。你可以想象出,那该有多倒霉的!比方说,你娶了一位小姐,这妖精一身白净白净的,突然她给你生出来了一个小黑人。要是她在九个月之前,在没有你的陪伴下去杂技场看过黑人的竞技比赛,你还可能会为此感到很伤脑筋哩。”

“你讲的那个黑人克里斯蒂安的例子,”一年制志愿兵说,“我们还可以从战争的立场、观点出发来分析对待这一问题。比如说,让这个黑人去当兵,他不是布拉格人吗?那就把他编进二十八团。想你也已经听说了,二十八团已经跑到俄国人那边去了。要是俄国人俘虏了这个克里斯蒂安,他们会感到莫大的惊奇。俄国人的报纸准会宣传说奥地利把它的殖民地军队也赶上了战场。其实它根本就没有殖民军;还会说奥地利已经把手伸到黑人预备军去了。”

“有人说,”帅克脱口而出,“奥地利在北方的什么地方确有殖民地。一个由弗朗茨·约瑟夫当皇帝的什么国家……”

“小伙子们,别扯啦!”一个押送兵插嘴说,“现在议论什么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疆土,实在是太不谨慎了。你别提什么人的名字,日子准会好过些……”

“那你就去查看一下地图吧,”一年制志愿兵打断他的话说,“确实存在归我们最仁慈的君主弗朗茨·约瑟夫管辖的国家嘛。据统计学记载,那里全是些个冰块,布拉格制冰厂的破冰船就从那里出口冰哩。这个冰冻工业引起了外国人的高度评价与重视,因为这是个来钱快却又冒风险的买卖。其中最大的风险是从弗朗茨·约瑟夫皇上的国土里将冰运往北极圈,你能想象得出吗?”

押送兵嘟囔了一句什么,没听清楚。这时押送班长却坐得靠近些,要聚精会神地来听听一年制志愿兵的谈话。一年制志愿兵一本正经地接着说“奥地利这唯一的一块殖民地都可以给整个欧洲供应冰块,成了它的国民经济收入主要来源。当然这个殖民地的发展将是很缓慢的,因为一部分殖民者不愿上那里去,另一部分殖民者已经给冻僵了。然而外贸部与外交部对气候条件的改善抱着极大的兴趣,使其大面积的冰场有了充分加以利用的希望。然后再开几座旅馆招待大批旅游者。当然还得将冰山之间的旅游小道适当加以维修和拓宽,在



冰山上设置些导游路标之类的东西。唯一的困难是爱斯基摩人跟我们驻地机关找麻烦……

“这些小子不愿学德文，”一年制志愿兵接着说。押送班长专心地听着。他算是超期服役的士兵了，入伍前是个长工，是个又傻又粗的人，对自己所不了解的一切总是持囫圇吞枣的态度。他的理想就是“混碗饭吃”就行了。

“教育部花了很大一笔钱，班长先生，费了很大的劲给他们造房子，结果还是冻死了五名建筑师……”

“泥瓦匠都保住了性命，”帅克打断了他的话说，“因为他们靠抽烟斗来取暖。”

“但并不是所有的泥瓦匠都保住了命，”一年制志愿兵说，“就有两个呜呼哀哉了。因为他们忘了使劲地吸，结果烟斗就灭了。人们只得挖开冰地将这两人埋了——最后，学校终于盖得了，是用冰砖和钢筋水泥盖的，盖得很坚固。但爱斯基摩人却从冻在冰里的商船上拆下一些木材来围在学校周围点火，终于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上面盖有学校的冰化了，整个一座学校连同校长以及准备在第二天参加落成典礼的政府官员全都沉入了大海。这时只听得水已没及脖子的政府代表在叫嚷‘愿上帝惩罚英国！’如今我们已派军队去那边了。不用说，同他们打仗是很困难的，对我军最大威胁的恐怕就要算是那些久经训练的冰熊了。”

“那就更糟了！”押送班长聪明地补充说，“假如我们没有那好多好多的军事发明。比方说，对付煤气中毒的防毒面具，你把它往头上这么一戴，你就马上中毒了，这是士官学校里的那些人对我们说的。”

“这只不过是他们吓唬吓唬你，”帅克的声音响起，“任何一个士兵对任何一样东西都不要惧怕，即使在战斗中摔进茅坑里，那也要爬起来，舔舔干净继续投入战斗。至于有毒的煤气，我们每个当兵的在兵营里吃的新鲜的士兵面包和带壳的豌豆不就是家常便饭吗？听说俄国人发明了一种专门反对士官的什么玩意儿。”

“很可能就是一种特别的电流，”一年制志愿兵补充说，“它能将士官领章上的赛璐珞星星连在一起，然后引起爆炸。这又将是一种新的

灾难啊!”

押送班长虽然入伍前是头蠢驴,但他终于听明白了,他们是在看他开心、取笑,于是他领着那个押送兵离开了他们。

列车进站了。布杰约维采的居民都聚集在站台上给团队士兵送行。尽管这还不是一个正式的欢送仪式,但车站前面的广场上还是挤满了等候军队到来的人群。

此时帅克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夹道欢迎的人群身上。现在跟往常一样:老实守规矩的士兵走在最后面,扛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的士兵则走在前面。这些老实巴交的士兵随后就被塞进装牲口的车厢。帅克和一年制志愿兵被带往一节特设的囚犯车厢,这节车厢向来都是挂在军列的军官车厢的后面,囚犯车厢里有足够的位置。

帅克觉得他确实应该喝一喝彩,于是向人群挥动制帽并喊了一声“你们好!”这声问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群众报以响亮的欢呼声:“你们好!”这声音越传越远,一直传到车站前面。那里也嚷了起来:“来啦来啦!”

这一下可把押送帅克的班长急坏了,他嚷着要帅克住嘴。可是欢呼声犹如狂潮巨浪,势不可挡。宪兵挡住人群,为押送队开道。人群继续呼叫“你好!”并挥动着帽子和礼帽。

欢呼声汇成了一场真正的示威活动。车站对面的旅店窗口里,有些妇女也扬起了手帕,高呼“万岁”“你好!”两旁人群中德语和捷语的喝彩声混在一起。有个狂热分子还趁机大喊“打倒塞尔维亚人!”但被人们绊倒在地,还被拥挤的人群踩了几下。

“他们来啦!”的喊声像放电火花似的在人群中传播、绽放、飞扬,传向了远方。

押解队伍走近了。帅克在押解人员的刺刀下挥手向人群亲切致意。一年制志愿兵庄严地行着军礼。

他们就这样进到车站,走向指定的军列。步兵团的管弦乐队的指挥被这突然出现的游行活动弄得晕乎乎的,差点演奏起《主佑我们》的乐典来,幸亏头戴黑色硬帽的第七骑兵师的随军神甫拉齐纳及时赶到,秩序得到整顿。



神甫来此的经过极其简单。拉齐纳神甫，这位令所有军官食堂感到惧怕的人物、贪得无厌的食客和酒鬼，是昨天到达布杰约维采的。好像是偶然地参加了即将转移的团队军官们的小型酒会。他以一当十，大吃大喝，在有几分迷糊的情况下摸到军官食堂去，甜言蜜语地在炊事班那里逛到点残羹剩饭，饱餐了盘子里的肉汁和馒头片，狼吞虎咽地连肉带骨头吃了个够后，还从储藏室里拿走一些胡姆酒，喝得直打嗝，然后再回到饯别酒会上来，重新豪饮了一番。他在这方面很是老到。第七骑兵师的军官们常为他垫款。第二天早晨，他突然想到团队的第一批军列就要开车了，他该去维持一下秩序。于是他沿着夹道的人群逛了一圈，来到了车站，大加发挥起他的热情来，弄得团队主管军列的军官们都躲在站长室里不见他。

正当乐队指挥刚要指挥《主佑我们》的时候，他到达车站。

他一把夺下乐队指挥的指挥棒喊道：“停！还早。等我打了招呼再演奏。我等一会来。”他走到车站上，紧跟着押送队，大喊一声：“停！”把他们也叫住了。

“哪里去？”他对押送班长厉声喝道，问得这位班长不知如何回答这突如其来的问话。

帅克代班长和蔼地回答道：“把我们送到布鲁克去，神甫大人。如果您愿意的话，您完全可以跟我们一同前往。”

“那我也去！”拉齐纳神甫说，接着他转过身来，对押送兵嚷道，“谁说我不能去？前进，开步走！”

神甫进入囚犯车厢后就躺在了座位上。好心肠的帅克还脱下自己的军大衣，垫在神甫的头底下。一年制志愿兵还悄悄地对吓得没魂似的班长说：“好好伺候神甫吧！”

拉齐纳神甫舒舒服服地躺在座位上伸了伸懒腰，便开始打开话匣子了：“诸君，这个蘑菇焖肉嘛，这个蘑菇得放多些。可得先用小洋葱把蘑菇煨熟，然后才搁上点桂皮和洋葱……”

“您已经放过一回葱了。”一年制志愿兵说，班长用绝望的神情狠狠地望了一下一年制志愿兵，因为在他看来，神甫虽然喝醉了，但他毕竟还是自己的上级呀。

班长的处境很不好。

“是的，”帅克插嘴说，“神甫大人的话是绝对正确的：葱放得越多越好。帕科姆尼西采有个酿啤酒的，他连啤酒里也放葱，说是葱能引人口渴。葱的用途广大。炸葱还能治酒刺……”

此时拉齐纳神甫像梦呓般嘶哑着嗓子说“全靠作料，看你放些什么作料、放多少。胡椒别放得太多，辣椒多放不得……”

越说他的声音就越慢越小：“蘑菇别放得太……柠檬也别放得太……太多的……佐料……太多的……豆蔻……”

他渐渐没有了声音，睡着了，不一会打起鼾来，间或又从鼻子里发出尖细的呼噜声。

班长定睛地望着他。其余的押送兵坐在自己的条凳上抿着嘴暗笑。

“他一时半会醒不来的，”过了一会帅克预言道，“他已经醉到头了。”

“反正都一样，”当班长不安地示意帅克住嘴时，帅克还接着说，“想不出办法叫他醒过来的。他要按规定喝醉了^①。可他还只是个大尉军衔。所有这些随军神甫，不论军衔大小，喝起酒来量都大得吓人。我跟卡茨神甫当过勤务兵。那位喝起酒来就跟喝水一样。而这位跟卡茨神甫他们比起来还差十万八千里哟！有一回，我们把圣饼盒都送到当铺里去换酒喝了。如果有人肯借钱给他的话，我们恐怕连上帝本人都会拿去当的。”

帅克走到拉齐纳神甫跟前，扶他翻了个身，让他脸朝椅子背，然后以行家的口吻说“他得一直睡到布鲁克。”说完这话，帅克回到自己座位上。不幸的班长绝望地目送他坐下，然后说“我想我最好还是去报告一下吧。”

“我看您最好还是别去的好，”一年制志愿兵说，“您是押送队的头头，您不能扔下我们不管。而且按规定，您也不能把任何一个押送兵派去送报告，除非您找到代替他的人。瞧，这事儿就是很棘手的。您

^① 据说，在当时的奥匈帝国的军队中，官兵是按军衔配给酒的。



要是鸣枪通知人来,那也不行。这里又没发生值得您开枪的事。再说,按规定,除了被押送者和押送人员之外,囚犯车厢里是不能有别的人,严禁外人入内。您要是想掩饰自己的错误,那就趁列车在行驶中悄悄将神甫从车上扔下去,但这也行不通;因为这里有证人亲眼目睹您是怎样违反规定将他放进车厢里来的。班长先生,您准要因此落得个撤职处分。”

班长不知所措地辩解说他并没有把神甫放进来,而是他自己进来的,再说,随军神甫毕竟是上级呀。

“这里只有您是上级。”一年制志愿兵强调说。帅克接着补充他的话说“就是皇帝老子本人要进来,您也不允许呀!就好比有个新兵站岗时,来了一个检察官站在他面前,让他跑一趟去为他买盒香烟,新兵问了一下要买什么牌子的。为这事新兵可能就要坐牢的。”

班长胆怯地反驳说“是你帅克最早跟神甫说,他可以同我们一道走。”

“我这样做是可以的,班长先生,”帅克回答说,“因为我傻,可是谁都不会相信您也是个傻子呀!”

“您在部队里超期服役多年了吧?”一年制志愿兵顺便问了班长一句。

“第三个年头了,如今该升军官了。”

“您就别妄想了!”一年制志愿兵很是刻薄地说,“您就记住我的这句话吧:您会受到撤职处分的。”

“末了也都一样,”帅克说,“当军官的或当小兵的反正都是一死。可是话又说回来,听说受撤职处分的人要被派到前线去的。”

神甫蠕动了一下。

“他在打呼噜,”帅克见他一切正常、安然无恙时宣布说,“他说不定此时正梦见自己又痛饮了一通。我担心他在这里会拉上一裤子。我的那位卡茨神甫一喝醉了就睡得不省人事。有一次给你拉了……”

帅克把他亲自经历的有关卡茨神甫的事描述了一番。那是讲得既生动又详细并且十分有趣,致使大伙连列车已经启动了都没察觉。

直到后面车厢传来一阵吵闹声,才把帅克的话打断。由克鲁姆罗



夫斯柯和卡什贝尔的德国人组成的第十二连在那里扯着嗓子唱：

等到我归来，
等到我归来，
等到，等到我再归来。

在另一个车厢里又有哪个绝望者脸朝着离他越来越远的布杰约维采方向唱道：

而你呀，我的宝贝儿，
你却留在了这儿。
啣啦哟，啣啦哟，啣啦！

这种可怕的尖叫声实在让人受不了，大伙儿完全可以把他从牲口车厢门口推出去的。

“真奇怪，”一年制志愿兵对班长说，“怎么还没见到检察官上我们这里来呢？按规定，您在车站上的时候就该把我们车上发生的事情向列车指挥官报告，不该在一个喝醉了的随军神甫身上费工夫。”

不幸的班长固执地一声不吭，两眼直瞪着窗外向后嗖嗖掠过的一根根电线杆子。

“我一想到，我们没将我们车上的情况向任何人报告，”爱挖苦人的一年制志愿兵接着说，“到了下一站，某个检察官到我们车厢来，我就胆战心惊。仿佛我们都是……”

“吉卜赛人，”帅克插话说，“流浪汉，好像我们见不得神圣的阳光，到哪里都不敢出头露面，生怕人家会把我们抓起来似的。”

“这还不说，”一年制志愿兵接着说，“根据 1879 年 11 月 21 日颁布之法令，用火车运送军事囚犯时，必须遵照下列之规定：第一，运送军事囚犯的车厢必须装有铁栅栏。这一条定得明明白白，而且我们这里也是照此办了，那就是说我们就是被关在了极其牢固的铁栅栏里了，这还差不多。第二，根据 1879 年 11 月 21 日皇上与国王颁发的法



令的补充条文之规定,每个军用囚犯车厢都得备有厕所;如无厕所的,得配备有盖子的便盆以供犯人与押送官兵大小便之用。我们这个军用囚犯车厢别说厕所,挤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小包间里,连个便盆也没有……”

“你们可以到窗口处去解吗。”绝望之极的班长说。

“您忘了,”帅克说,“犯人是严禁靠近窗口的。”

“随后这第三条,”一年制志愿兵接着说,“车厢里必须配备盛饮水的器皿。这一条您就没关心到。顺便问一句,在哪一站分发干粮?不知道吧?我早就知道您不曾去打听这个……”

“您瞧,班长先生,”帅克也接着发表了一通,“押送犯人可不是件闹着玩的事。您得把我们照顾得仔仔细细、周周到到才对。我们非一般士兵,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您得什么都给我们送到鼻子底下来才行。命令和条文就是这么规定的,您就得遵守,要不然就乱套了。我就认识一个流浪汉,他说过‘被关起来的人就好比一个包在襁褓里的



婴儿,得精心照料他,别让他着了凉,也别让他生气,让他满意自己的命运,不许他人欺侮这个小可怜的。’”

“啊,还有一件事,”没过一会帅克友好地看着班长说,“劳驾,到十一点的时候,请您告诉我一声。”

班长以疑问的目光望着帅克。

“看来,班长先生,您是想问我,干吗在十一点的时候要提醒你一声呢?因为从十一点起我就属于那节牲口车厢的人了,班长先生,”帅克郑重其事地宣布,“我被判处三天禁闭,到十一点禁闭期就满了。今天中午十一点我就该获得释放。从十一点起我在这里的事就算了结了。任何一个士兵也不能被关得超过他的禁闭期,因为在军队里,首先得讲个纪律和秩序,班长先生。”

失望透顶的班长受到这一闷棍之后,好半天才清醒过来,最后,他才不以为然地说没有接到任何公文指示。

“亲爱的班长先生,”一年制志愿兵插话了,“公文不会自己飞到押送官您这里来的,就像圣山不会自己向穆罕默德靠拢一样。押送队的头得自己去取公文。您现在又碰到了新的困境:您无权把该获自由的人继续关在这里。从另一方面来说,根据现行政令,谁也无权离开囚犯车厢。我真不知道您该如何来摆脱这一困境。形势越往后发展越糟糕。现在已经是十点半了。”

一年制志愿兵把怀表放进衣兜里,说“班长先生,我将拭目以待你半小时后怎么办。”

“半小时后我就是牲口车厢的人。”帅克沉湎于幻想地重复着。班长六神无主、十分沮丧地对他说:

“如果这里对你没有什么不方便的话,我想你在这里比在牲口车厢要好得多……”

班长的话被神甫在睡梦中的一声“多搁点调味汁”打断了。

“睡吧!睡吧!”帅克和蔼可亲地说,顺手把掉下来的军大衣重新塞到神甫的头底下。“愿你再做一场开怀痛饮的美梦吧!”

一年制志愿兵开始唱开了:

睡吧，宝贝，睡吧，闭上自己那双小眼睛，
上帝将与你一起睡，
天使给你把摇篮摇，睡吧，宝贝，睡吧。

沮丧的班长对一切似乎已经没有反应了。他只呆滞地望着车窗外，对囚犯车厢里的混乱状况是听之任之，不加过问了。

押送兵在隔板处打起“挤肉堆”牌来。班长的屁股被轻捷、着实地挨了下撞。他回头一看，只见一名士兵挑衅似的用屁股对准他。他叹了口气，回到窗口前。

一年制志愿兵想了一会儿，然后对绝望的班长说“您知道有个叫《动物世界》^①的杂志吗？”

“我老家村里的一个饭馆老板他就订过这份杂志，”班长带着明显的愉悦心情回答他，因为可以转到另一个话题了。“这个老板非常喜欢瑞士的萨安羊，可是都被他喂死了，所以他想从这份杂志里找到解决饲养的办法。”

“亲爱的朋友，”一年制志愿兵说，“我将向你们讲述的故事非常清楚地证明：谁都免不了要犯错误！诸位，你们那边的先别忙着玩‘挤肉堆’了，我相信，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定会引起你们的极大兴趣，你们会听到你们还不懂的许多专门术语。我之所以要给你们讲述一下《动物世界》的故事，其目的在于让我们忘却我们面临的当今之战争烦恼。

“我到底是怎么当上那家非常有趣的杂志《动物世界》的编辑的呢？这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对我自己说来都是一个谜。后来，我琢磨出了这么一个结论：那就是我只有在一种完全‘无责任能力’^②的状态下才能干这个编辑的。在这种完全不能由我自己做主的情况下，我完全被对老朋友哈耶克的友情引入歧途。哈耶克他一直老老实实在这家杂志社当编辑，但却爱上了杂志社老板伏克斯的女儿。老板要辞退

① 本书作者雅罗斯拉夫·哈谢克曾是《动物世界》杂志的编辑。

② 这是一个法律上的名词。据说由于精神错乱而不能为其自身的行为负责的状况，法律上叫做“无责任能力”。



他,并要他给《动物世界》物色一名循规蹈矩的编辑来。

“足见当时的雇佣关系有多么的奇特。

“当我的朋友哈耶克把推荐信和我介绍给老板后,老板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问我对动物有些什么了解。看来他很满意我的回答。我说了这么一个中心意思:我向来就十分尊重动物,我把它们看做是过渡到人的一个阶梯,从保护动物的观点出发,我总是满足它们的愿望和要求。每一种动物别无要求,只求在被吃掉以前让它们能死得痛快些。

“鲤鱼打一生下来就有一个固执的想法:认为女厨子活活将其开膛破肚是极不地道的。就拿砍公鸡脖子的事来说吧,动物保护协会说还在不遗余力地努力实现,不让没有经验的手宰杀家禽。

“油煎白鱼时,它们那弯曲的身躯表明在其丧命之时对‘波多里’饭馆的人们将它们用奶油活活煎死而发出的一种抗议。至于火鸡……

“此时老板打断了我的话,问我对家禽、狗、羊、蜜蜂是否内行,对世界上种类繁多的动物是否熟悉,会不会从外国报刊上将图片剪下来复制,能否译介外文报刊上有关动物的专业性文章;还问我会不会翻阅布雷姆^①的著作;能否与老板一起撰写有关动物生活的社论;社论中心必须结合天主教的节日、四季气候的变化、赛马、狩猎、警犬训练、民族节日以及宗教节日的变换,总之一句话,要以记者的眼光,通过短小而内容又十分丰富的社论来表述时代概貌的能力。

“我回答说我将如何办好像《动物世界》这类杂志已经有过深思熟虑了,等我将上述各方面的材料掌握住了,我准能把刊物上的各个栏目一一包下来。依靠我的努力,这份杂志将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我将把它从形式到内容都来一个大改观。

“我将开辟新的栏目,比如《动物的快乐园地》、《动物谈动物》等,同时要紧密联系当前的政治形势。

^① 阿·埃·布雷姆(1829—1884),德国著名的生物学学者和旅行家,足迹遍欧、亚、非大陆。代表作《动物生活》一书,共六册,自1869年出版后,在世界上广为流传。

“我们要铺天盖地一个动物接着一个动物地向读者介绍，让他们看得眼花缭乱，赞叹不已。而《动物的一天》专栏则应与《解决家禽问题的新纲领》以及《牲口间的运动》等栏目交替刊出。

“老板再次打断我的话，他说我这计划只要完成一半就足矣。他还说要送给我一对短体肉鸡，说这种肉鸡在最近一次柏林举行的家禽展览会上获了大奖，场主荣获配种优良的金质奖章一枚。

“我可以这样说，我真卖力，我不遗余力地坚持了我在杂志社的‘施政’纲领。到后来，我甚至发现，我写的文章大大超过了我的能力。

“为了给读者提供一点意想不到的新花样，我自己臆造出一些动物来。

“我本着这个原则出发，我认为，像象、虎、狮、猴、鼩、马、猪等这些动物品种早已为《动物世界》读者所熟知，有必要给他们介绍点完全崭新的发现。于是我就抛出了一个新品种——硫化鲸。我的这种新鲸鱼大如鳕鱼，身上有个装满蚁酸的鱼泡和一条特别的管道。硫化鲸从这条管道轰的一声将蚁酸喷到它想吞吃的小鱼身上，小鱼被麻醉了。一位英国学者研制出了一种毒性酸……我现在已记不清了，当时给那种鲸鱼酸取了个什么名字。鲸鱼膏倒是众所周知，而这种新的鲸鱼酸却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关注，他们纷纷打听生产这种纯酸的公司。

“我敢给你们担保说，《动物世界》的读者都是些好奇的人。

“在我‘发明’了这种大硫化鲸后不久，我又‘发明’了一大串别的动物。我给它们分别取名为‘狡猾的幸运儿’，一种袋鼠科的哺乳动物、‘馋嘴公牛’、‘母牛的老祖宗’以及‘乌贼鞭毛虫’——我把它归入啮齿科。

“我每天都有新的动物好增添。我自己也为我在这方面的如此成功感到惊讶，我从来也不曾想到过动物界竟还要我作如此多的补充，布雷姆在他的《动物生活》一书中竟然漏编了这么多的动物。布雷姆和他的后继者知道被我称之为‘远方蝙蝠’的冰岛蝙蝠以及称之为‘麝香猫’的乞力马扎罗山^①上的家猫吗？

① 乞力马扎罗山是非洲大陆最高的山，为六千零一十米。



“当今的自然学家们是否想象得出‘库纳工程师^①的跳蚤’呢？这是我在琥珀里找到的，这只跳蚤双目失明，因为它生活在地底下的远古鼯鼠身上，这只鼯鼠也是瞎子，因为根据我写的，这只鼯鼠的曾祖母与波斯托依纳岩洞底下的一只瞎‘神蛙’交配过。当时这个山洞一直通到现在的波罗的海。

“从这一无足轻重的小事却引起了《时光》与《捷克族人》刊物之间的一场大论战。因为《捷克族人》在其大量的小品文中，有一篇谈到了我所发明的跳蚤，说‘上帝所造，造得惟妙惟肖。’而《时光》则纯粹从现实主义出发，把我的跳蚤连同那崇高、威严的《捷克族人》驳得体无完肤。自此，那发明创造新奇动物的福星已不再向我高照喽。《动物世界》的订户的不满情绪在增长。

“这种不满最初是由我的几则关于蜜蜂和家禽的短评引起的。在那些短评里我发表了一种使人感到惶恐不安的新理论，因为在我这些简短的建议出来之后，就有一位著名的养蜂专家巴佐瑞先生中风，在舒马瓦和克尔科诺谢山麓的蜜蜂纷纷死去。家禽也得了瘟疫。总之，什么都死了。订户寄来了恐吓信，拒绝订阅我们的杂志。

“我便转向撰写那些自由生长的鸟类。至今我还记得我同《农村天地》杂志的编辑、教权派的议员卡德恰克先生的那场冲突。

“我从一份英国杂志《农村生活》上剪下来一张图片，上面有一只蹲在核桃树上的鸟。我顺便就给它取了个名字叫‘核鸦’。像我平常毫不费劲地按逻辑推理出的那样，把蹲在刺柏树上的鸟叫‘柏鸟’。

“没想到这下可捅了大娄子啦。卡德恰克先生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来攻击我，硬说它绝不是只什么‘核鸦’，而是只‘松鸦’，说是由德文字松鸦译过来的。

“我给他回了一封信，用我的全部理论对‘核鸦’问题作了详尽的论证，但信中尽是一些带脏字的骂人话和瞎编一通的所谓布雷姆的引语。

“卡德恰克议员在《农村天地》杂志的一篇社论里作了答复。

^① 库纳工程师是本书作者雅·哈谢克最忠实、最持久的朋友，多种文学的翻译家。

“我的杂志老板伏克斯先生同往常一样坐在咖啡馆里阅读州报，因为在后一段时期，他常常寻找有关对我在《动物世界》上发表的介绍引人入胜的文章的一些反应。当我一来到他那里，他便把搁在桌子上的《农村天地》递给我，轻声地说着话，用忧郁的目光望着我。那个时期他的目光一直是那样的黯然神伤。

“我当着咖啡馆所有的顾客的面大声读道：

尊敬的编辑部：

我曾提请注意，贵刊常常使用一些非习惯和不规范以至无根据之术语。忽视捷克语言之纯洁性，臆造花样繁多之种种动物。我已指出，贵刊编辑不用自古以来普遍、广为使用之“松鸦”一词，而以什么‘核鸦’代之。‘松鸦’这个名称乃是从德文松鸦一词转译来的。

“‘松鸦’，杂志社老板跟我大声地答复了一遍。“我继续心平气和地往下念：

之后，我收到一封寄自《动物世界》编辑的信。此信写得极为粗俗，对鄙人进行人身攻击。信中称鄙人为不学无术之畜生。这样的侮辱、谩骂，应该遭到严厉的申斥。正派对科学性质之责备是不能来如此这般的回答。我倒真想知道，我俩究竟谁是更大的畜生。也许说得对，我不该用公开信的手段来表示我的反对意见，而应该写封非公开的信。只因为我公务在身，忽视了这类鸡毛蒜皮之小事。然而现在，在受到贵刊《动物世界》编辑的蛮横无理的抨击之后，只得对他进行公开的谴责了。

贵刊编辑先生认为我是个连什么鸟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没教养的畜生，这就大错而特错了。我长期从事鸟类学研究，而且绝不是死啃书本，而是到大自然中进行研究的学者，我鸟笼子里喂养的鸟比贵刊那位常将自己关在布拉格的酒店饭店里的编辑先生有生以来所见到过的鸟还要多。



其次一点是，如果贵刊《动物世界》的编辑在下笔攻击别人之前就弄清楚被他骂做畜生的人是谁，想必有一定的好处。鄙人就住在摩拉维亚的密斯德克附近的弗利特朗特，直到登了这篇文章为止他还一直在订阅你们的杂志。

这并非在与哪个神经病进行个人之间的争论问题，而是一个恢复事物本来面目的原则问题。在此，我要重申，既然我们已经有了众所周知的、适合本国叫法的称呼‘松鸦’，在名称的翻译上再来个别出心裁，杜撰一番，那是不可饶恕的。

“‘嗯，松鸦，’我的老板用更加忧伤的声调说。“我心境平静不躁地继续往下念，不让人家打断：

简直是一种卑劣行径嘛！事情出自一批门外汉和粗俗人之手。什么时候听有人把松鸦叫做核鸦呢？在《我国鸟类》一书第一百四十八页上有个拉丁字 *Ganulus glandarius B. A.*，这就是我的那只鸟——松鸦。

贵刊编辑应该承认，我对鸟类学比一个门外汉要了解得多。根据巴耶尔博士的说法，核鸦叫做 *mucifraga cary catectes B.* 而这个拉丁文的 **B** 并非像贵刊编辑给写的是‘白痴’的头一个字母 **b**^①。捷克鸟类学学者只认得松鸦而不认得贵刊编辑杜撰的什么核鸦。他自己才属于按照他的理论来解释的那头一个字母为 **B** 的先生哩。粗暴的人身攻击丝毫改变不了事物的本质。

尽管贵刊编辑在这里耍了一个花招，可松鸦就是松鸦。尽管他也极其无礼地引证布雷姆的材料，但这只能证明他写文章是极其轻率和不顾事实的。这个下流胚还写道：据布雷姆著作第四百五十二页上的论述，松鸦属鳄鱼类，与它相近的有乌鸦、穴鸟类。他甚至无耻到如此地步，竟将我也说成是跟喜鹊、乌鸦类混杂的穴鸟，属于笨蛋一大类。尽管在那页上谈的是森林松鸦和花喜

① 捷语“白痴”“blb”的头一个字母是 **B**。

鵲……

“‘森林松鸦，’我的老板捧着脑袋，叹了一口气说，‘把报纸给我，我来把它念完。’

“我感到惊奇的是他在念的时候嗓子也嘶哑了。小圆蘑菇鸟或土耳其黑山鸟译成捷文也仍然是小圆蘑菇鸟，就好比大灰鹤就永远叫大灰鹤一样。”

“‘大灰鹤应该叫柏鸟，老板先生！’我指出说，‘因为它们靠吃柏树叶长大的。’”

“伏克斯先生把报纸往桌上一扔，钻到弹子台下面去了，吐出了他所念的最后几个字：

‘小圆蘑菇鸟’。”

“‘根本不是松鸦，’他在弹子台下嚷道，‘是核鸦。我咬定了，诸位！’”

“好不容易把他从弹子台下面拽了出来。三天后，他患流行性脑炎逝世。临终前家属在场。”

“在他临终前神志尚还清醒的那一刹那，他最后说了这几句话：‘依我看，重要的不是我个人的利益，而是整体的幸福，从这一点出发，请你们接受我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作出的最后判断，这就是……’说到这里，他断气了。”

一年制志愿兵沉默了一会儿之后颇为刻薄地对班长说：

“我想以此事来表明，每一个人都会有陷入困境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有犯错误的时候。”

班长似乎从这一番话里悟出了一点，那就是说他自己是一个犯了错误的人。于是他又回到窗前，忧伤地望着窗外那飞快逝去的路程。

押送兵们一个个呆头呆脑地互相瞅着，而帅克对这个故事的兴趣比其余的人都要大。

帅克开口了：“世上无揭不开的秘密。你们不都听见了吗？连浑蛋松鸦不是核鸦这件事末了不是也弄清楚了吗？有人在这些事上爱抓个小辫子，这也的确太有趣了。臆想出这些动物来的确很难，而指



出这些动物是杜撰出来的那就更难了。多少年前，布拉格有一个叫麦斯特克的，他找来了一条鱼美人，他把她放在维诺堡的哈弗利切克大街一张屏风里面供人观赏。屏风上开了一个洞，谁都可以从那里看到里面有一张半明半暗的非常一般的沙发椅，椅上躺着一个从日什科夫来的小姐。她的双脚被裹在一块绿色的薄纱里，这就算是她的尾巴，头发也染成绿色的，两只手上戴着手套，还用硬纸壳来做鱼翅，也都是绿的，脊上还用了一根绳拴了个舵。十六岁以下未成年人不得入内。十六岁以上者买张票就可进去了。人人都喜欢这条美人鱼的大屁股，屁股上还贴有题言‘解释’。至于她的乳房干瘪得跟那些老妓女样耷拉到肚脐眼了。到晚上七点，麦斯特克把幕放下，说‘鱼美人，你可以回家了’。她换了衣服，到晚上十点左右，你就能见到她在塔博尔街游荡，一见到男人就悄悄说‘美男儿，来跟我一块儿去消遣消遣吧！’她因为没有黄本本^①，在警察扫黄行动中与另一些暗娼一起被抓走了。麦斯特克走的这门生意也就倒闭了。”

这时，神甫从长椅上滚了下来，在地上继续睡去。班长傻呆呆地望着神甫一眼，在大家沉默无语、不动窝的情况下，他只好把神甫拽回到长椅上去。谁也懒得帮他一把。看来，班长已是威信扫地。当他用有气无力的声音说“你们总该帮我一把呀。”这时，押送的士兵们只是望望他，连脚都不挪一下。

“您该让他躺在原地打呼噜才对，”帅克说，“我就是那样对付我的那位神甫的。有一回我就让他睡在厕所里，还有一回就睡在我的衣柜上。他还常常睡在别人家的洗衣槽里。天晓得他还在别的什么鬼地方打过呼噜呢！”

这时勇气忽然在班长心中升起。他想要让大家明白，他是这里的主宰。于是他粗声粗气地叫道“都给我闭嘴，别胡扯淡！每个当勤务兵和那个老油子兵的都喜欢耍贫嘴。你们一个个都像是一只臭虫！”

“那不消说，班长先生，您就是上帝喽，”帅克完全以一个想在全世界实现和平的哲学家的平静态度回答了他，同时同他展开了一场可怕

^① 黄本本即妓女的“营业执照”。

的争论,“您就是那受苦受难的圣母喽。”

“主啊!”一年制志愿兵拱手呼唤了一声,“让对所有长官的爱充满我们的心灵,千万别让我们以任何鄙视的眼光看待他们!愿我们在这囚犯车上的旅行一路顺风!”

班长涨红了脸,一下跳将了起来“你少跟我来这一套,你这个志愿兵油子!”

“丝毫不能责怪您,”一年制志愿兵安慰他说,“在许多种类的动物中,大自然根本不承认它们有什么智商。您大概也听人讲起过人类的愚蠢的一面?您要是生下来就同其他哺乳动物一样,不挂上人和班长这块愚蠢的招牌那岂不更好吗?您要是自以为自己是个多么完美、多么发达的生物,这就大错特错了。如果把您那几颗星星扯掉,您就成了个可以在随便哪个战壕或前线什么地方挨枪子的大零蛋、啥也不是的无名小卒。如果再给您添上一颗星,就把您变成了一个新的生物,名叫上士,那您的事就没个顺当的时候了。您的智商会更加低下。最后,当您把您自己那副尚未开化好的骨头摊在战场上的时候,整个欧洲都不会有一个人为您落泪的。”

“我要把你关起来!”班长简直绝望之极地叫嚷。

一年制志愿兵笑了笑说“您肯定是因为我骂了您才要将我关起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您准是在撒谎,因为根据您的智商,您是绝对听不出来什么是侮辱;而且我还可以跟您打赌,您根本就记不住我们刚才的对话。我要说您还是一个没有发育好的胚胎的话,那您准会在我们到达下一站之前就会把它忘掉。您这个枯死了的脑馅饼。我简直无法想象,您还会在什么地方把我刚才跟您说的这一席话连贯地重述一遍。此外,您也完全可以问问在场的别的人,看我说的话是否触犯了您的智商以及哪怕是一点点侮辱。”

“绝对没有,”帅克证实说,“没有任何人说过使您往坏处去想的话。一个人要是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那样子总要显得很难看的。有一回,我坐在‘隧道’夜咖啡馆里和别人一道聊起猩猩来。那回还有个水兵跟我们一起聊。他认为很难将猩猩同长络腮胡子的人区分开来。有种猩猩的下巴颏上长满了毛,那毛就像……像……他说,‘好比说就



像坐在旁边桌上的那位先生吧!’我们所有的人此时都跟着他的手指把头掉过去,那位大胡子先生起身就冲着水兵走过来,‘啪’的一声给了他一个耳光。水兵抓起啤酒瓶,那家伙的脑袋就开了花。大胡子顿时就倒在了地上,晕了过去,水兵就跟我们分手了。他一看到那位先生被他打死了,于是便溜之大吉。后来我们把那位先生救活了。这事我们可真不该管。因为他一苏醒过来就立刻叫来巡警,把我们大伙全带到警察局去了。在那里,他一口咬定说我们把他当猩猩,一个劲儿议论他。他老是这么重复说。我们说没有的事,我们压根就没说他是猩猩。他一个劲儿强调说我们说了,说他亲耳听见的。我们请求警察局长替我们向他解释清楚。局长也好心地向他作了解释,可他根本不予理会,还说局长跟我们一个鼻孔出气。局长叫人把他关了起来,让他清醒清醒,我们也就准备返回‘隧道’咖啡馆,可是没回去成,因为我们也被投进了监狱。您瞧,班长先生,一点不值一谈的芝麻大的小误会也能惹出大事来的。一位奥克洛赫利采城的公民,在德国的布罗德有人管他叫老虎蛇,他觉得受到侮辱。当然还有些类似的词儿,但也并非什么绝对该受到惩罚的词儿,比方说,我们要是说您是只麝鼠,您能为这话生我们的气吗?”

班长吼叫了起来。不能把这种叫声单纯地称之为吼叫。而是一种表示强烈愤恨的凶猛吼声、狂怒和绝望的号叫汇集而成的最强音,加上神甫鼻孔里发出的尖细的哨声作伴奏,可说这是一个绝妙的音乐节目。

班长在这凶猛的吼声之后,完全陷入到忧郁的深沉之中,一屁股坐到椅子上,脸部毫无表情、两眼满含泪水地盯着远处的森林和山峦。

“班长先生,”一年制志愿兵说,“您此时凝视着峻峭的高山和芳香的森林的样子使我想起了但丁^①的形象。您也拥有诗人那样高贵的脸庞,温和善良的心肠,气度高雅的动作。请您就这么坐着别动,您这姿势太美了!神情是那么高尚,毫无半点矫揉造作与倨傲之势,眼睁睁

① 但丁(1265—1321),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者、伟大诗人。他的代表作《神曲》被认为是一部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状况,传授知识的百科全书式的鸿篇巨制。





地望着原野。您肯定在想，待春天来到时，这荒凉的原野将会变成鲜花绿草的地毯，那该是多么美啊……”

“小溪绕着地毯流淌，”帅克补充说。“班长先生舔着铅笔，坐在树墩子上，正为《小读者》杂志写诗呢。”

班长处于毫无任何表情的冷漠状态中，一年制志愿兵却硬坚持说他在一次雕塑展览会上见过有班长的一座头像。“请问班长先生，您不曾给雕塑家什图尔当过模特儿？”

班长望了一年制志愿兵一眼，忧郁地说“没当过。”

一年制志愿兵沉默不语了，伸直了腿躺在椅子上。

押送兵们同帅克在打扑克。班长沮丧地在一旁观看，甚至有时还发表意见认为帅克的爱司出错了，不该出王牌，到最后一甩就能得七分。

“在过去的一些酒馆的墙壁上都有一些专门对看牌的写的一些标语。”帅克说“我还记得其中一条是这么写的‘看牌要插嘴，小心打断腿！’”

军列就要进站，马上就有人来检查了。火车停了下来。

“瞧，”一年制志愿兵眼睛紧逼班长说“检察官说话就到了这儿……”
检察官进列车厢。

军列指挥官是由参谋部指派的预备役军官摩拉斯博士担任。

当预备役军官的时常会摊到这种莫名其妙的差事。摩拉斯博士把这差事办砸了，弄得乱七八糟。虽然入伍前他在七年制理科中学当过数学教员，可是军列少了一节车厢他怎么也算不出来。另外，他在前一站领到了花名册，可是他怎么也不能使册上的人数跟在布杰约维采上车的官兵数目相吻合。他按名册一个个核对时，竟神不知鬼不觉地多出了两个野战炊事班来。当他统计马匹时，又怎么多出来了许多。他急得好像有许多蚂蚁在他脊背上爬来爬去。在军官名单中又少了两个预备役军官。设在前面车厢里的团部办公室里的一架打字机竟不翼而飞了。这一笔糊涂账使他头疼得要命。他已经服了三包阿斯匹林药粉。这时正在愁眉苦脸地检查这趟军列。

他和自己的随行人员走进了囚犯车厢，看了看名册，然后听取倒霉的押送班长的报告：他押送犯人两名，外加押送队若干人。军列指

挥官根据名册核对了数字，又向周围瞄了瞄。

“这是你带的什么人？”他指着神甫厉声问道。这时候的神甫正趴着睡觉，把他的屁股正挑衅性地冲着检查人员。

“报告中尉长官，”班长结结巴巴地说，“这……这个……”

“什么‘这个’？”摩拉斯博士不满地说，“直截了当地说清楚点！”

“报告中尉长官，”帅克替班长回答道，“趴着睡的不是别人，正是喝醉了酒的神甫大人。他是自个儿钻到我们车厢里来的。因为他是上司，我们无权也不可能将他撵出去，以免犯目无长官之过错。他八成是将囚犯车厢当军官车厢了。”

摩拉斯博士叹了一口气，查看了自己手上的名册。名册上并未提及搭乘这趟军列去布鲁克的神甫呀。他神经质地眨巴着眼睛。上一站给他多出来了几匹马，这一站囚犯车里又给他钻出来了一个神甫。

他别无他法，只好让班长将睡着的人翻个身，否则，就他目前睡觉的姿势是无法认出他到底是谁来。

班长费了好半天的劲才将神甫翻了个个。这时，神甫醒了，见一名军官站在他面前便说道“喂，你好，弗雷迪，有什么事？晚饭准备好了吗？”随后又闭上眼睛掉过脸朝里睡去。

摩拉斯博士立马认出了这正是头一天在军官食堂里大吃大喝吐了一地的那个馋鬼，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此事，”他对押送班长说，“你得向上报告一下。”他正转身要走时，帅克拉住了他说：

“报告，中尉长官，我不属这里的人了，我的禁闭时间是到十一点为止，因为正好是今天到期了。我的禁闭期是三天，现在我该跟其余的人一起坐到牲口车厢里去了。鉴于早就过了十一点，我请求您，中尉长官，要么放我下车，要么把我挪到我该坐的那节牲口车厢去，再不就把我送到卢卡什上尉那里去。”

“你叫什么名字？”摩拉斯博士一边问他说，一边查看自己手上的花名册。

“约瑟夫·帅克！报告中尉长官！”

“啊哈，原来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帅克呀，”摩拉斯博士说，“你的确



应该在十一点解除禁闭的，但卢卡什上尉先生给我打了个招呼，说车到达布鲁克之前不让我把你放出来，说这样较安全，至少你在路上不会闹出什么乱子来。”

检察官一走，班长来劲了，忍不住尖刻地说：

“你瞧，帅克，你向更高一级上诉，有个屁用，哼！我要是愿意的话，我完全可以把你俩收拾一顿。”

“班长先生，”一年制志愿兵立即加以反驳，说，“您这番话说得那么硬气，还能叫人起敬。可是一个文明人，即便在生气或者想要攻击别的什么人的时候，也不应该使用屁呀屁的这类词汇。还说什么您可以收拾我俩一顿，这种威胁也实在可笑了一点。真见鬼，您既然有了这么个机会，那您为何不这么做呢？这其中大概还想表现出自己精神上的成熟和非同寻常的客气吧！”

“够了！”班长跳了起来，“我完全可以把你俩送到监狱里去的。”

“为什么不呢？亲爱的？”一年制志愿兵装着无辜的样子问道。

“这是我的事。”班长勇气十足地说。

“您的事？”一年制志愿兵微笑着说，“您的事也是我们的事。就跟玩扑克牌一样‘我的姑妈——您的姑妈^①。说穿了，就是因为要您亲自去向上报告，您才对我们这般大喊大叫，这显然是滥用职权。”

“你们简直是些蛮横无礼的家伙！”班长鼓足了最后勇气，装出一副吓人的样子说。

“我跟你讲几句，班长先生，”帅克谈了一席话，“我算是个老兵了，战前我就在军队服役，我看骂人是没什么好下场的。想当年，在我服役的那当儿，我记得我们连里有个叫史莱特的人。他在超期服役。他当上了中士，本来早就可以复员回家，可是您瞧，他是个倒霉蛋。由于他心气不顺，便像苍蝇盯屎一样老围着我们当兵的，总是跟我们过不去，他不顾一切法令，使出浑身解数对我们进行无理指责。他总骂我们‘你们算不上士兵，顶多是一群果园的看守人。’有一次把我惹火了，我去向连长反映此事。‘你有什么事？’连长问。‘报告，上尉长官，

^① 意即我的钱也会成了您的钱。

我要告我们连的史莱特军士。我们好歹是皇帝陛下的士兵，绝不是他说的什么果园的看守人。我们效忠皇上，不是看果园的。’

“瞧瞧你，昆虫一只，’连长回答我。‘再也别让我瞧见你！’我请求将此事挪到营部去上诉。

“在营部，当我向大尉长官说明我们不是果园的看守人而是皇帝陛下的士兵时，他让我坐了两天禁闭。我再次请求将此事挪到团部去上诉。上校在我说完这番话之后对我直吼，说我是白痴，要我见鬼去。我还是那一条原则‘报告，上校长官，请将此事挪到旅部去上诉。’他吓了一大跳，立马叫办公室的人来将我们的史莱特军士叫来，这位史莱特不得不当着全体官员的面为‘果园看守人’这个词向我道歉。之后，他在院子里追上我说：从今起再也不骂我了，可是却要把我送进警备司令部监狱。打这之后，我对自己倍加小心。然而也没把自己管住。有一天，我在仓库处站岗。每位站岗的都喜欢在墙上乱涂乱画。不是画娘儿们的会阴部就是写几句打油诗。我想不出来写什么，想了好半天才在墙上有条‘史莱特军士是个坏蛋’的题词下签了个名。这个狗杂种军士立马去告了密。因为他一直像条警犬样跟着我，盯我的梢。糟糕的是在这行题词的上头还有一条‘打仗咱不去，拉它一泡屎’的题词。这事发生于1912年，正是因为普洛哈斯卡领事^①的事把咱们集合起来准备去打塞尔维亚的那一年。他们立即将我送到特莱辛军事法庭。法庭的先生们把仓库墙头上那段题词；包括有我签字的那一段，来回地拍了近十五次照片，为了核对我的笔迹，他们还强迫我写了十遍‘打仗咱不去，拉它一泡屎’，写了十五遍‘史莱特军士是个坏蛋’。最后，还请来了一个笔迹专家让我写了一遍‘1897年7月29日，拉贝河上的王室宫廷遭到拉贝河泛滥的河水的威胁。’这还不够，法官对笔迹专家说，‘我们要重点审查“拉屎”这两个字的字迹，您要尽量挑些带有s和r字母给他写^②。’接着要我写‘塞尔维亚人、框架、拙劣品、

① 普洛哈斯卡是当时奥匈帝国驻普里兹伦的领事。1912年10月，正当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希腊等准备联合起来攻打土耳其时，这位领事向奥皇报告说塞尔维亚当局对他执行公务制造困难，于是奥匈帝国军队随时准备开进塞尔维亚。

② 捷语“拉屎”一词“velka' strana”中有s和r字母。



疥癬、智慧天使、红宝石、地痞^①一大串词，把专家弄得手忙脚乱，胆战心惊，因他老瞅着后面站着的那个端着上了刺刀的枪的士兵。最后他说，这件事应立即呈报维也纳，他让我连着写三遍‘太阳也开始烤人，热得厉害’。又将全部材料呈送到维也纳审理，结果宣布墙上的题词不是我的字迹，名是我签的，可是这一点我早就招认了。为此判了我六个礼拜的刑，因为我是在站岗时去签的名，其意思就是说我往墙上去签名的时候，决不能同时站好岗、放好哨的。”

“你瞧，”班长不无满意地说，“你到底还是没逃脱惩罚吧？你这个该死的罪犯！我要是那位法官的话，我就不止给你判六个礼拜，而是六年。”

“您就别那么幸灾乐祸了，”一年制志愿兵说，“您还是对自己的下场、是否会去掉班长头衔等问题多加考虑一些好。检察官刚跟您说了，要您亲自去报告。这类事情您得非常认真地去做好准备才对。您认为离我们这趟军列最近的一颗恒星比太阳远二十七万五千倍，因此它的视差等于一弧形秒，您这看法显然是违反宇宙的喽！如果说您也算是宇宙中的一颗恒星的话，那您准是一颗小得必须要借助最好的天文仪器才能观察到的一颗星星。因为您太渺小了，所以宇宙间根本没有您的概念。半年之后您在天上划一道小弧，一年之后划一个小椭圆形。可仍然没有数字概念来表示它，足见它是多么的小。您的视差数小得无法加以测量。”

“在此情况下，”帅克补充说，“班长先生又可以引以为荣的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测量他。不管向上报告的结果会把您怎么样，班长先生，您都得保持镇静，不要发火，因为每次发火都有损健康。在此战争之际，人人都要珍惜、爱护健康。战争造成的苦难要求每一个人都不不要轻易就完蛋了。”

“要是他们把您，班长先生，关将起来，”帅克带着亲切的微笑接着说，“要是您遭到这样、那样的冤枉，您也不应当丧魂落魄。他们想他们的，那您就想您自己的。我认识一个叫弗朗茨·史克沃尔的烧炭工。战争之初，他和我一道是因为叛国罪被关在了布拉格警察局。后

^① 在捷语中，这些字词中都有 s 和 r 的字母。

来为了维护国事诏书^①的规定把他处决了。过堂时法官问他对审判笔录有何不同看法时他说：说是怎么就是怎么的，反正就是怎么的，从来就没见过说事情不是这么的。

“因为这几句话又把他打入黑牢，两天不给吃喝；后来又把他带去过堂。他仍坚持原来所说的，‘说是怎么的就是怎么的，反正就是怎么的，从来就没见过说事情不是这么的’。后来把他送到军事法庭去了，可能就为了这几句话而被送上了绞刑架。”

“听说现在被绞死和被枪毙的人都不少，”一个押送兵说，“不久前我们在练兵场听了一道通令，说在摩扎尔一个叫古德尔纳的预备役兵被枪毙了。因为正当他在贝纳舍夫同老婆告别时，一个大尉用马刀砍死了他老婆手上抱着的小男孩，这个士兵发火了。同时他们还关押了一些从事政治活动的人。他们在摩拉维亚还毙了一个编辑。我们大尉说了，别的人也会等来这一天的。”

“什么事儿都得有个限度。”一年制志愿兵说了句双关语。

“你说对了，”班长说，“像这些个编辑就该挨枪子儿。他们就会煽动人们。那是前年的事了，那时我还是个上等兵，在我手下就有一个当过编辑的兵。我有好多个称呼法，可他就是一个劲地称我为‘军队的败类’。等到我带他军训时，我就弄得他汗流浹背。他总是这么说：‘请你把我当人看。’我是要让他看看什么叫做‘人’。赶上兵营院子里到处都是水洼时，我就专门训练他‘卧倒’。我把他带到一块水洼前，这小子就不得不趴在跟游泳池里一样溅起高高的水里。到下午又命令他军服必须穿得干干净净，要跟玻璃一样平整。他是边刷边洗边叹气，他还要记个笔记。到第二天我又让他跟一只在烂泥里打过滚的猪一样。我站在他的上边对他说：‘怎么样，编辑先生，到底谁大，是我这个“军队里的败类”还是你的那个“人”呢？’简直就是一个十足的书呆子。”

班长十分得意地瞟了一年制志愿兵一眼，接着说“正因为他有那

^① 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于1713年发布的国事诏书。规定如果他无子嗣，即将奥地利皇室全部土地交与长女玛丽亚·德莱齐娅继承。后来，国事诏书的反对派跟德莱齐娅进行了多年战争。此处法官将史克沃尔说的“说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这段话与查理六世的诏书胡乱地联在一起判刑。



一肚子的知识，所以他在报上大谈特谈什么士兵受虐待的问题，那才把那个志愿兵的牌子也给弄丢了。这么个有学问的人却不会拆卸枪栓，你就是给他做十遍他也不会。当你发令‘向左看齐’，他像故意似的把脑袋往右边一转，还像只黑乌鸦似的眼睛直瞪瞪地望着你。授他枪的时候，他不知道是抓何处，是先握枪带呢，还是先抓子弹盒？你告诉他怎么取下枪带，他却一点不知道，就像小牛犊盯着一扇新大门样傻望着你。他连枪带挂在哪个肩膀上都搞不清，行起军来像只猴子。要他向左、向右转时那真要了命。你没见他学正步走的那副样子，要他转体，他根本不在乎他的脚丫子是怎么转动的，嚓、嚓、嚓，说不定再给你往前走个五六步，然后才像只摇尾巴的大公鸡一样笨头笨脑地转过来。齐步走时他不是像个患有关节炎的人那样就是跟个老娘儿们在祭祀节日跳舞那样走着。”

班长吐了一口唾沫又说“我故意发给了他一支锈得要命的枪，好让他练习学会擦枪。他简直像公狗缠着母狗一样地摆弄它，可是他就是再买上两公斤的麻絮也擦不干净那支枪的。他越擦越糟糕，越擦越锈得厉害。大伙儿也奇怪他的枪怎么会锈成这个样子。我们的大尉总是这么说他，说他根本成不了一个军人，趁早拿根绳子去上吊吧，免得白吃军饷。他只是隔着自己那副眼镜挤挤眼。赶上没有值勤或兵营休假，他跟过节一样的高兴。每逢这样的时刻，他通常都用来写些士兵受虐待的文章寄到报社去发表，结果他的箱子遭到搜查。他箱子里的书多得很，全是些讲裁军、讲各民族人民和平共处的书。就因为这个，把他送进了警备司令部的监狱。自此之后，我们清静多了。直到有一次在办公室里见到他在抄写领饷的花名册，让他尽量少与士兵接触。这就是这个书呆子的悲惨下场。要是他不这么胡来，没丢掉志愿兵晋升机会的话，他很可能就当上了中尉了哩。”

班长长叹了一口气“他连军大衣上的褶都不会打。他只知道从布拉格订购来一些擦扣子的水剂和各式各样的油，可他的扣子还是锈

得跟以扫的身子一样。^①可是要耍起贫嘴来他比谁都在行。他在办公室里别的什么都不干,只一个劲地从事他的那些哲学研究。他早就有这个癖好,就像我曾经对你们说的,他开口闭口就是‘人’。有一次他已经卧倒在水坑里了,可他还在那儿扯淡,于是我就对他说‘你既然总跟我唠叨人和泥土,那今天我就让你记住:人是上帝用泥土做成的,所以你必须待在泥土里。’”

班长是自我陶醉、眉飞色舞地说着,并等着一年制志愿兵开口,看他还有啥可说的。可是帅克却抢先搭腔了。

“也是因为这种吹毛求疵的事儿,多年前,在三十五团有个叫科尼切克的,用刀子捅死了班长和自己。这事登在《信使》杂志上。班长身上被捅了大约有三十刀,其中十八刀是致命的,那士兵后来就坐在班长的尸体上,把自己也捅死了。多少年前,在达尔马提亚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人们把一个班长砍成了好几段。至今也还不知道是哪些人干的。因为是秘密干掉的,只知道被砍死的班长叫费雅拉,是都尔诺夫近郊德拉波夫纳村人。另外,我还知道七十五团有个叫莱曼克的班长……”

帅克那令人欣慰的讲述被躺在长椅上的拉齐纳神甫的大声哀叹打断了。

这时候,神甫带着他那全部风采和尊严醒了过来。他醒过来的那副神态活像老是那么快活的拉伯雷^②笔下的巨人馋鬼卡冈都亚早晨醒来的样子。

神甫在椅子上一个劲地放屁、打嗝,冲着周围雷鸣般地打哈欠,最后终于坐了起来,惊讶地问道:

“我的天,我这是在哪里呀?”

班长见这位大人物醒来了,便奉承地回答说:

“报告,神甫长官,您这是光临囚犯车厢。”

^① 据《圣经》记载,以扫和雅各为孪生兄弟。哥哥以扫生下来就是铁锈红的,在捷语中,“铁锈红”与“生锈的”是同一个字。故有此比。

^② 弗朗索瓦·拉伯雷(1494—1553),法国伟大的讽刺作家、欧洲文艺复兴时即人文主义代表作家之一。他的代表作《巨人传》的内容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的进步意义。



刹那间，一道惊讶的神色从神甫脸上掠了过去。他不声不响地在那里坐了一会儿，深思着。他想也是白想。在头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和当前他在装有铁栅栏窗子的列车车厢里一觉醒来，两者之间，似乎横着一片茫茫大海。

最后他问那个奴才相十足地站在他面前的班长说“是奉谁的命令把我当做……”

“报告，神甫长官，谁的也不奉。”

神甫站起身来，开始在椅子之间踱来踱去，喃喃自语着：真摸不着头脑。

然后又坐下来问道“咱们是往哪里开呀？”

“报告，神甫长官，往布鲁克开。”

“咱们怎么到布鲁克去呀？”

“报告，神甫长官，我们整个九十一团都转移到那里去。”

神甫又开始绞尽脑汁追想事情的经过：他怎么上了这节车厢，为什么偏偏在押送之下跟九十一团一道开到布鲁克去。

最后他从自己醉如烂泥中清醒过来，能够认出一年轻志愿兵来。于是他转向他问道：

“你是个知识分子，也许你可以给我说得清楚些，不要含糊，我是怎么到你们这里来的？”

“十分乐意为您效劳。”年轻志愿兵和蔼地说，“事情很简单，早晨在车站上车的时候，您自己跑到我们车厢来了，因为当时您的头已经有些晕了。”

班长严厉地望了一年制志愿兵一眼。

“您上了我们这节车厢，”年轻志愿兵接着说，“这是事实。您往椅子上一躺，随即这位帅克就把他的军大衣垫在您的头下。当列车在上一站接受检查时，您呀，请允许我这么说吧，您就被列入在列车上被找到的军官的名册里。您就被正式发现了。我们的这位班长还得为您这事吃官司呢。”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神甫叹了一口气说，“到下一站我还是挪到军官车厢去的好。你可知道，午饭开了吗？”

“不到维也纳是不会开午饭的，神甫长官。”班长回答说。

“原来是你把军大衣垫在我的头下的？”神甫对帅克说，“衷心感谢你！”

“不值得感谢，”帅克回答说，“我只是做了一个士兵应该做的事。任何一个人要是见到自己长官的头底下什么也没垫，而且还喝得晕乎乎的时候，都会那么做的，每个士兵都该尊重他的长官，哪怕那位长官已经喝得不省人事。我侍候神甫是有一套的，因为我给卡茨神甫当过勤务兵。随军神甫都是些热心肠的快活人。”

由于头一天的狂饮狂欢，使神甫激发出一种民主友善的精神，他掏出一根香烟递给帅克说“抽吧！”

“听说你还得为我的事去吃官司，是吗？”神甫对班长说，“你一点也不要害怕，我准保你没事。”

“至于你，”他又对帅克说，“我要把你带到我身边，准会让你像躺在鸭绒被子里一样过舒服的日子。”

他忽发善心，大许其愿：要请一年制志愿兵吃巧克力，请押送兵的弟兄们喝朗姆酒，还答应把班长调到附属骑兵第七师师部摄影队去，把这里所有的人都解放，让他们都有好日子过，他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他们的。

他不单只给帅克一个人抽烟，还从兜里把烟都拿出来给大伙抽，宣布所有的人都可以抽烟，并答应想办法使犯人们都得以从轻发落，从而尽快恢复军人的正常生活。

“我不愿意你们任何人将来怨恨我，把我想得很坏，”他说，“我认识许多人，他们跟着我是不会倒霉的。你们给我的印象都很好，觉得你们都是些上帝喜欢的正派人，要是你们有了罪孽，你们就得为自己的罪孽受到惩罚。我看得出：你们在高兴而且心甘情愿地承受上帝赐予你们的惩罚。”

“你因何而又被谁受罚呢？”他转身问帅克。

“上帝赐予我的惩罚，”帅克十分虔诚地回答说，“上帝通过团部的人给我惩罚，神甫长官，就因为我非主观原因而到达团队的时间迟了。”



“上帝是最仁慈而且最公正的，”神甫肃然起敬地说，“他知道他该罚谁，因为他就是用这种方法来显示他的远见和万能。你这位一年制志愿兵又是为何坐在这里呢？”

“因为，”一年制志愿兵回答说，“仁慈的上帝赐风湿症于我，我就骄傲自大起来。等我解除惩罚后，我就要被打发到炊事班去干活。”

“上帝的威力无边，”神甫一听到炊事班三个字，精神为之一振。“正直的人在炊事班里干活前途无量。恰恰需要一些有文化知识的人进到炊事班里去配菜，因为菜做得好坏，关键不在烧和煮，而在于拥有一种爱心、专心地将各种原料调配适当地弄在一起。就拿调味汁来说吧，有文化的人用洋葱做调味汁时，准是各种青菜都用一点，放在黄油里焖，然后放香料、胡椒，再放上一一点新鲜的调味品，稍微搁点韭菜花、姜、桂皮。可是一个普通的、没有教养的厨师就只会把洋葱煮一煮，然后浇上点黑糊糊的用肉汤放在炒热的面粉里勾芡一下就算完事了。我真希望能见到你在军官食堂里干活。一个人在别的职业里、生活里没有学问也照样活下去，可是在厨房里就大不相同了。昨天晚上，在布杰约维采军官俱乐部给我们吃了马德拉酒黄焖腰花。能做出这道美味腰花的厨师，准是个很有文化知识的人。如果他有什么罪过的话，也愿上帝宽恕他的一切。那个军官食堂里也确实有一位从斯库特茨来的教员。我在第六十四预备团的军官俱乐部里也吃过一回马德拉酒黄焖腰花，可他们像普通饭馆里一样，撒了不少的胡椒面，还往里面搁小茴香。你猜烧这菜的人战前是干啥的？是在一个大庄园里喂牲口的！”

神甫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把话题转到《旧约》《新约》中的烹调问题上。在新旧约里说了，要求人们对于祷告和庆祝宗教节日的活动之后的宴席要十分重视。随后神甫号召大家来唱歌，帅克总是兴致勃勃，但是仍和从前一样总是走调地唱道：

霍多林的玛琳娜朝前走着，
神甫抱着葡萄酒桶随后紧紧跟着。

可是神甫听了一点也不生气。

“一桶葡萄酒倒用不着,如果这有那么一点点儿朗姆酒就好了,”他带着十分友好的心情微笑着说,“至于玛琳娜,没她也行,她只会诱人犯罪。”

这时,班长小心翼翼地把手伸进大衣口袋里掏出一瓶朗姆酒来。

“报告,神甫长官,”他轻声地说,从声音里听得出来他是作了很大牺牲的,“请您别见外。”

“我怎么会见外呢,小伙子,”神甫兴高采烈地回答,并愉快地举起酒杯,“为我们幸福旅程干杯!”

“耶稣玛利亚!”班长见神甫咕嘟一口,半瓶下了肚,不禁惊叹道。

“你是一个男子汉,”神甫笑着对一年制志愿兵意味深长地眨眨眼说,“你对什么都骂骂咧咧的,上帝当然要惩罚你的。”

神甫又喝了一口,然后把酒瓶递给帅克,像指挥官下命令似的说:“把它喝掉!”

“军令就是军令!”帅克把空瓶子还给了班长,和和气气地对他说。押送班长的眼神奇怪得像个发了疯的人似的。

“列车到达维也纳之前,我想睡一会儿觉,”神甫说,“等到了维也纳,你们再把我叫醒。”

“你,”他转过身来对帅克说,“你到咱们的军官食堂去,给我拿副刀叉,要一份午饭来。告诉他们,这是拉齐纳神甫要的。我跟你讲,要个双份。要是没有馒头片,那你就别挑两头的尾巴,因为片儿小,划不来。然后给我到厨房里去弄瓶葡萄酒,带个饭盒去,让他们给你倒点朗姆酒。”

神甫在兜里掏了一通。

“你听我说,”他对班长说,“我没带零钱,借给我一个盾^①……好,你带上。你叫什么名字?”

“帅克。”

“那好,帅克,这个盾拿给你在路上花。班长君,你再借给我一个

① 旧奥匈帝国货币单位。



盾吧。你瞧，帅克，等你把事办好了，你还会得到第二个盾的。啊，还有，你再从他们那里给我弄点香烟和雪茄来；如果发巧克力的话，你就给我要两份；要是发罐头，你记住，让他们给你熏舌头或者鹅肝的；要是发瑞士干酪，你可记住千万别让他们塞给你一块靠边边的；匈牙利香肠也是，千万不要两头的，要正中间的那一段，柔软而富有弹性。”

神甫在长椅上伸了个懒腰，一会儿就睡着了。

“我想，”在神甫的鼾声中，一年制志愿兵对班长说，“你对我们拾来的孩子非常满意吧。他真是世上少有的小奶娃。”

“就像常言说的那样，”帅克说，“断了奶的小奶娃，班长先生，他已经会自己抱着奶瓶喝了。”

班长踌躇了一会儿，突然丢开了对神甫的那份恭顺，很生硬地说：“简直乖到家了。”

“他说，他要给我钱，可又没带零钱，”帅克脱口而出，“这使我想起

了德依维采一个叫里契诃的泥瓦匠。他也总是说没带零钱,直到后来因为诈骗案而被关进了监狱。他把整个家产都喝光了,却总说没带零钱。”

“在七十五团,”一个押送兵插嘴说,“有位连长在战前把全团现金柜的钱拿去喝酒了。必须撤职查办。但现在又当上了连长。还有一个军士,偷了三十多包做领章的呢子,他如今却当了准尉军官。可是有一个步兵不久前在塞尔维亚给毙了,因为他把该吃三天的罐头一次就吃光了。”

“这算啥,”班长宣称,“而向一个穷班长借两个盾去给小费,那倒真是……”

“你把这个盾拿去,”帅克说,“我压根就不想靠你的钱来发财。即便神甫要再给我一个盾,我也照样会还给你的,免得你哭鼻子。当有那么一位你的军队里的上司找你借点钱去花,你应该感到荣幸才对。你也太小气了一点,拿出这么两个小小的盾算得了啥嘛。要是需要你为自己的上司去送命,比方说,他负了重伤倒在敌人的线路上,要你去救他的命,用你的双手将他从战火中抱走,敌人对着你扔榴霰弹和别的天晓得什么玩意儿,我倒喜欢看看你会是个啥样子。”

“要是你呀,准会吓得屁滚尿流,”班长反击道,“你这个臭勤务兵!”

“交战的时候吓得屁滚尿流的人有的是,”另一位押送兵说,“前不久,听从布杰约维采来的一个受伤的朋友说,他在进攻发起的时候接连拉了三泡尿,头一次是从掩蔽所爬到铁丝网前的平地去的时候;第二次是开始剪断铁丝网的时候,末了是俄国人挥舞着刺刀高喊‘乌拉’冲过来的时候。这第三次干脆就拉在裤裆里算了。后来他们又退回到掩蔽所。他说他们那一连没一个人不拉一裤子尿的。一个死去的士兵的两腿悬空吊在胸墙上,他是在进攻时被榴霰弹削去了半边脑袋,像是刀削的。他在临终时连尿带血拉了一裤子,从裤子顺着军皮靴滴滴到掩蔽所,他那半边脑袋和脑髓却泡在粪便和鲜血里。谁都无法料到发生在他身上的那种事儿。”

“有时候,”帅克说,“在交战当中,会有人感到一种恶心、呕吐。在



布拉格波霍舍列茨区的‘全景’酒馆里，有个从普塞米斯尔来的伤兵讲了一则他们在碉堡底下拼刺刀的故事。一个连人带刺刀都糊得脏兮兮的，还流着一大串鼻涕的俄国彪形大汉向他冲来。他一瞅见大汉的那串鼻涕，立即感到一阵恶心不舒服想吐。于是就往包扎所跑，所以说他染上了霍乱，立即将他送往佩斯霍乱防治所，在那里他果真得了霍乱。”

“他是个普通士兵还是个班长？”一年制志愿兵问。

“是个班长，”帅克不动声色地回答。

“每个志愿兵都可能发生这种事情，”班长愚蠢地说，同时得意地瞅了一眼一年制志愿兵，似乎想说“我就是冲着你来的，你把我怎么样？”

然而一年制志愿兵沉默不语，在椅子上躺了下来。

列车离维也纳越来越近了。一些没睡觉的人便望着窗外掠过的铁丝网和维也纳郊区的工事。这显然唤起了整个列车上的一种惆怅之感。

一路上，在车厢里一直响着卡什贝尔山民的歌声“等到我归来，等到我归来，等到、等到我再归来，”可如今，在维也纳郊区的铁丝网所带来的伤感，却使大伙沉静了下来。

“全都安顿就绪，”帅克望着工事说，“万事俱备，只是维也纳人出城去游玩时可能划破裤子，人人都得小心点。”

“维也纳确实是个重要城市，”他接着说，“只是在森布隆动物园里有些没驯服的猛兽。遥想当年，我在维也纳的那时节，我很喜欢去看猴子，可是要遇到有皇家城堡来的人乘车打这里过，那就谁也不许越警戒线一步。有一个从第十区来的裁缝跟我在一块儿，他们就把他逮起来了，因为他死活要去看猴子。”

“你也到过皇家城堡？”班长问。

“那里很漂亮，”帅克回答说，“我倒没去过，可有一个去过的人跟我谈起过。最美不过的要算那城堡的卫士了。听说每个卫士都得要两米高，退伍时就得到一座杂货店。公主嘛，那简直是多得数不清。”

列车驶经一个车站，管弦乐队演奏的奥地利国歌声从他们的身后

传来,可能是乐队弄错了,因为列车好大一会才在另一个站停了下来,每人领了一份配给,还举行了欢迎仪式。

仪式已非战争之初那样有气派和实惠,那个时候的士兵上前线,每到一站都能饱餐一顿,还有穿着愚蠢之极的白色衣裙的小姑娘来欢迎;她们带着一副更加愚蠢的面孔,捧着一束束同样蠢得不得了的花朵;最愚蠢不过是一位夫人发表的一番愚蠢之极的欢迎词。她的丈夫此时正在充当一名无与伦比的爱国志士和共和派分子。

维也纳的欢迎仪式由四方面的代表组成:奥地利红十字会的三位女委员、维也纳妇女战时工作小组的两位会员、市政局一位官方代表以及一位军方代表。

一个个怎能不倦容满面呢:运载士兵的军列昼夜在此经过;运载伤员的救护车时时都有;车站上时时都有载着俘虏的车厢从这条铁轨转到那条轨道。无论哪趟列车到达这里,各协会都得派人参加欢送、迎接。日复一日,他们仅有的一点热情荡然无存,却变成了打不完的哈欠。他们也换班,然而每一个换来维也纳从事迎送的人,都像今天在车站上迎接从布杰约维采开来的团队列车上的人一样疲乏不堪。

在牲口车厢里的士兵带着似乎要上绞架一样的绝望神情望着窗外。

妇女们迎上前来,散发给他们蜜糖饼,上面用糖汁写了如下的话语“胜利与复仇”“上帝惩罚英国吧”“奥地利人有祖国。为祖国而生,为祖国而战。”

显而易见,卡什贝尔山的山民合唱团虽然被蜜糖饼塞得满满的,然而他们绝望的神情并未因此而消失。

随后接到命令,各连到车站后边的野战炊事班去领配给。

军官食堂也设在那边,帅克遵照拉齐纳神甫吩咐前往该处领取食品。而一年制志愿兵却留在车上等着开饭。因为两个押送兵去替整个囚犯车厢领配给去了。

帅克圆满地完成了神甫的嘱咐。当他越过铁轨的时候,遇见了卢卡什上尉正沿着铁轨漫步,等着军官食堂配给他点什么。

他处境很糟糕,因为他暂时同克什纳尔上尉共用一个勤务兵。那



小子实际上只伺候他的主子，而对卢卡什上尉完全采取怠工的消极态度。

“帅克，你给谁领的这些东西呀？”不幸的上尉问道。此时帅克正把一大堆用军大衣包着的東西搁在地上，那是他从军官食堂里诱骗来的。

帅克猛的一下给愣住了，可很快就清醒过来了。他答话时，面部表情充满兴奋而又镇定：

“这是给您的呀，报告上尉长官，只是我一时找不到您的车座。再有，我要是上您那里去，不知道列车指挥官会不会找我的碴儿，他是头猪猡。”

卢卡什上尉有些疑惑地望着帅克，而帅克却和蔼可亲地接着说，“上尉长官，那家伙真是一头猪猡，他来检查列车时，我立马向他报告说，到十一点我就关满三天禁闭了，属于牲口车厢的人，或到您那里去，可他却蛮横地训了我一顿，说什么我原来待在哪里就还是待在哪里，说这样这一路上我至少可以不再给您丢脸。”

帅克做出一副殉道者的样子来：

“好像我真给您，上尉长官，丢过脸似的。”

卢卡什上尉叹了一口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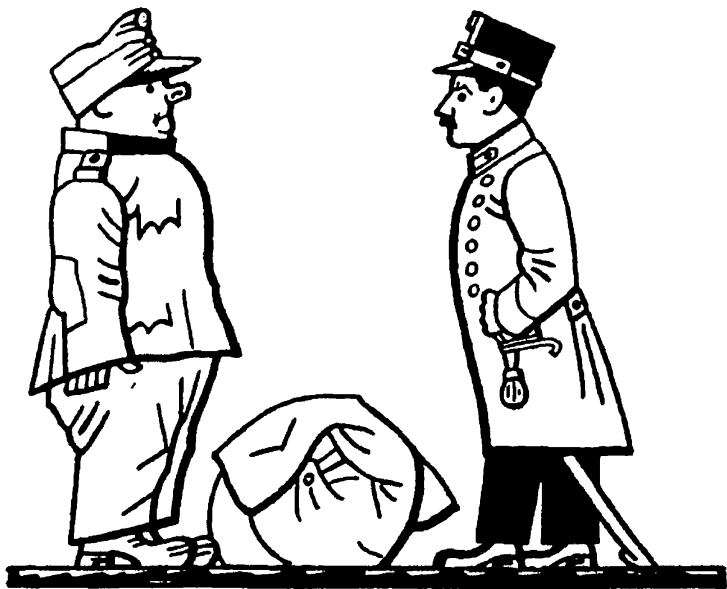
“丢脸，”帅克接着说，“我从来不曾给您丢过脸，如果说发生过什么事情，那纯粹出于偶然，是‘上帝的旨意’，就像佩赫希姆瓦的瓦尼切克老头第三十六次坐牢时说的那样。我什么时候也不曾故意闯过乱子，上尉长官，我总是想做点好的、漂亮的事。要是我俩谁也没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却惹来一大堆烦恼和折磨的话，难道都能怨我吗？”

“你就别哭了，帅克。”卢卡什上尉柔声细语地说。这时他们已经快走到军官车厢了。“我一定设法让你再来跟我就是了。”

“报告，上尉长官，我不哭了。只是一想到在这次战争中，在这个天底下，我俩无缘无故如此这般地倒霉，我心里就难过得很。我心想，我生来就处处、时时都十分小心谨慎，命运也太残酷了一点。”

“冷静点，帅克！”

“报告，上尉长官，要不是为了遵守下级服从上级的规则，我说什



么也是无法冷静下来的，但是根据您的指示，我还是完全冷静下来了。”

“那么，帅克，你就往车厢里面钻吧！”

“是的，我正往里面钻哩，上尉长官。”

摩斯特的军营笼罩着一片静静的夜色。士兵们在营房里冷得直打哆嗦，而军官营房里却因炉火太旺而热得敞开了窗子。

在一个个岗哨上不时传来哨兵们的脚步声，他们用踏步驱赶着睡意。

利塔河畔的摩斯特城，皇家的肉类罐头厂的灯火通明。罐头厂日夜加班加点，用各种碎骨烂肉加工成罐头。风将腐烂的腱子、蹄子、脚爪和熬骨头汤的臭气刮到营区来了。

一座无人问津的照相馆立在那儿，战前有位摄影师专为在靶场上消磨青春的士兵们拍照。从照相馆放眼看去，能观看到利塔河河谷的



全景。“玉米穗”妓院的门楣上的那个红灯泡眨巴眨巴着，斯特凡大公在1908年参加在肖布罗举行的大演习时曾光临过该妓院，如今军官们则每天来此寻欢作乐。

这是一所禁止普通军人和一年制志愿兵们进出的最豪华的妓院。

他们只能去“玫瑰”院。从那所无人问津的照相馆的楼上可以瞧见该院那绿色灯光。

在前方也保持着这种严格的等级划分法，当时帝国当局已别无他法，只好在旅部设立名为“噗”^①的流动妓院以维持军队的士气。

存在皇家妓院、军士皇家妓院和士兵皇家妓院三种。

利塔河畔的摩斯特城灯火辉煌，利塔河对岸的基拉利希达，齐斯莱依塔尼耶和特朗斯莱依塔尼耶也是万家灯火。在匈牙利与奥地利这两座城里，吉卜赛人的管弦乐队在奏乐。咖啡店和饭馆的窗口一片耀眼的火光。到处是红灯绿酒，歌舞升平。当地的大款和官吏都把他们的夫人和成年的女儿带到咖啡店和饭馆里来，这利塔河畔的摩斯特（布鲁克也是基拉利希达）不是别的什么，它就是一座纵情作乐的大妓院。

有天晚上，帅克在军官营房里等候进城去看一直未归的卢卡什上尉。他在给上尉铺好的床上坐着，床对面的一张桌子上坐着文策尔少校的勤务兵。

少校的无能在塞尔维亚的德里纳河一仗中得到充分的证明。他吃了败仗之后又回到团里来了。据说他那一营人还有一半留在了河对岸，他就命令将浮桥毁掉。如今他调来基拉利希达打靶场当指挥官，还有军营的这一摊的军需工作也够他忙的了。军官们都说文策尔少校如今要站住脚只得靠自己了。文策尔和卢卡什住在同一层楼上。

文策尔少校的勤务兵米古拉谢克是个脸上长满了麻子的小个儿，他总是晃着两腿骂道“真奇怪，我们那个老浑蛋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呀。我倒要瞧瞧这死老头子一整夜会到哪里去鬼混。给我留下房门钥匙不就好了吗，那我就可以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享受享受。那里

^① 吹灭灯火的声音。

的葡萄酒多得数不过来。”

“据说他长于偷窃。”帅克冒出这么一句话来，他正十分惬意地抽着自己上尉的香烟，因为上尉禁止他在房间里抽烟斗。“你们的葡萄酒是打哪儿弄来的，这你总该知道吧？”

“他命令我去哪儿弄我就去哪儿弄，”米古拉谢克尖声尖气地说，“他给我开一张去医院领东西的条子，我就去把东西拿了回来。”

“他要是命令你，”帅克说，“让你把团里的钱柜偷来你也去？你背着他像堵墙似的敢骂他，当着他的面却像株白杨一样颤抖直摇摆。”

米古拉谢克眨巴眨巴着一双小眼说：“这我倒要考虑考虑。”

“你还考虑个屁，你这个毛头小子！”帅克冲着他嚷道，立马又住嘴了，因为门开了，卢卡什上尉走了进来。但立刻可以看出，上尉情绪好极了，因为他头上的帽子是反戴着的。

米古拉谢克被吓得忘了从桌子上跳下来，就那么坐着行了个军礼，也忘了自己头上根本就沒戴军帽。

“报告，上尉长官，一切正常，”帅克按照一切军事条例所需的那样保持着一副坚强的军人模样报告说，然而嘴里却叼着一根香烟。

卢卡什上尉没注意到这些，只径直地冲着米古拉谢克走去，而米古拉谢克两眼紧盯着上尉的每一个动作，行军礼的手一直不曾放下，同时仍然坐在桌上。

“我是卢卡什上尉，”卢卡什以不太坚定的步子走近米古拉谢克自我介绍说，“你叫什么名字？”

米古拉谢克没吭声。卢卡什拖过一把椅子坐在米古拉谢克的对面，望着他说：“帅克，给我把箱子里的值班手枪拿来。”

在帅克到箱子里找手枪的时候，米古拉谢克一直没出声，只是惊呆了望着上尉。假如他意识到自己还是坐在桌子上的话，那他恐怕会更加丧魂失魄，因为他的两只脚正紧挨着坐在他面前的上尉的膝盖。

“你这家伙，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上尉朝上对着米古拉谢克吼了一声。

可是米古拉谢克仍没吭声。后来他解释说，由于上尉的突然出现把他给吓蒙了。他是想从桌上跳下来的，但他的脚不听使唤；他是想



把行军礼的手放下来的,但手就是下不来。

“报告,上尉长官,”传来帅克的声音,“手枪没上子弹。”

“那你就把它上上吧,帅克!”

“报告,上尉长官,没子弹了,再说也很难将他从桌子上打起来。请允许我多嘴,上尉长官,他叫米古拉谢克,是文策尔少校的勤务兵。他一见当官的就常常吓得说不出话来。他一向不好意思说话。他就是那么一个脓包。一句话,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傻小子。文策尔少校每次进城,总把他锁在门外,让他在走廊里待着,可怜兮兮的他老是在我们这些勤务兵的后面转。它要是有点什么原因值得吓成这个样子也罢,可是它什么坏事也没干呀!”

帅克吐了一口唾沫。从他的声调中,从他用“它”来称呼米古拉谢克这一点可以听出他对文策尔少校的这位勤务兵的怯懦和他的举止毫无军人气度的极端鄙视。

“请允许我,”帅克接着说,“让我来嗅嗅他。”

帅克把那个一直傻呆呆地望着上尉的米古拉谢克从桌子上拽下来,让他站在地上,然后嗅嗅他的裤子。

“还好,还没尿出来,”他报告说,“可是说话就要尿了。要不要赶快把他轰出去?”

“把他轰出去,帅克。”

帅克把周身都在颤抖的米古拉谢克领到走廊上,将身后的门带上,然后在走廊上对他说“你这个笨蛋,我算是救了你一命。文策尔少校先生回来,你就给我悄悄地弄瓶葡萄酒来吧。这可不是说着玩的啊。我真的是救了你一命。当我的那位长官要是喝醉了,那就很不妙了。遇到这种情况,除了我,别人是对付不了他的。”

“我……”

“尿裤子啦,”帅克鄙视地打断他的话,“坐到门槛上去,等着你那个文策尔少校回来吧!”

“够了,”卢卡什上尉迎着帅克说,“过来吧,我有话要跟你说,你用不着那么傻乎乎地敬着礼。坐下吧,帅克,先给你说好了。别来那套‘是,报告,上尉长官’什么的。别吭声,注意听我说。你知道基拉利希



达城的绍普隆大街在哪里吗？你先别跟我来那套‘报告，上尉长官，我不知道。’你要是不知道，就直接说‘不知道’好了。你拿张纸来记记。绍普隆大街十六号。那座房子的底层有个五金店。你知道什么是五金店吗？我的天哪，叫你别老说‘报告’，你就说‘知道’或是‘不知道’。那么你知道什么是五金店吗？你知道？那很好。这个店是一个叫卡柯尼的匈牙利人开的。你知道匈牙利人是什么吗？我的天哪，你到底知道或是不知道嘛？知道，那很好！他就住在这个店的二层楼上，这个你知道吗，不知道？他妈的！那我就告诉你，他就住在那里，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好！你要是再听不明白，我就关你的禁闭！你把这家伙的名字记下来了吗？他叫卡柯尼。好，你明天上午十点左右下楼进城去，找到这座房子，然后上到二层，把一封信交给卡柯尼太太。”

卢卡什上尉一面打开自己的小皮夹，一面打着哈欠，把一个没写收信人地址的白信封交给了帅克。

“这是一件十二万分重要的事情，帅克，”他接着吩咐道，“小心从不多余。所以，我那上面没写地址，我将此事全托付给你了，我相信你一定能顺利，完满地将信送到。还有，你记住那位太太的名字叫艾蒂佳，现在你就把它记下来：艾蒂佳·卡柯尼太太。你还要记住一点：交此信给她时，务必要谨慎小心，还要等个回音。我在信里也说了要等个回音的。你还想问什么吗？”

“上尉长官，要是太太不给我回信，我怎么办？”

“那你就说，无论如何要个回信，”上尉回答道，同时又打了个大哈欠，“现在我可要去睡觉了，今天实在太累了。我喝了不少啊！我在想，要是换个别人，像我这样熬一整夜，同样会累倒的。”

卢卡什上尉最初并没有打算在某个地方耽搁的。他那天晚上进城主要是想到基拉利希达城的匈牙利剧院去观看一出正在上演的喜歌剧。剧中的主要角色全是些肥胖不堪的犹太女演员，而她们的拿手好戏正是跳舞时将脚伸向高空，踢来踢去，而她们既没穿针织裤衩，也没穿衬裤。为了诱惑军官先生们，跟鞑靼女人一样把下身剃得光光的。这当然不可能使人产生出在画廊里那种美感来，然而坐在池座里



的炮兵军官们却用炮兵双目望远镜来大饱眼福。

而卢卡什并没被这可笑的下流玩意儿迷住，因为他借到的观剧望远镜的镜头不是无色的，他看到的不是一条条大腿，而是一道道晃来晃去的紫罗兰色的影子。

第一幕演完休息时，他被一位由一个中年男子陪同的太太吸引住了。她正拖着这位男子往衣帽间走，跟他说着马上离开剧院返回家去，再也不看这些个下流玩意儿。她用德语大声地说着这一席话，而她的陪伴却用匈牙利语回答说“是的，我的天使，咱们回去，我同意。这种演出真是无聊透了。”

“真讨厌，”女的气呼呼地说，此时她的先生正帮她将外衣披上。她说话的时候，眼里似乎放射出对这种糟透了的表演的一种愤怒的火焰。她的那双乌黑的大眼睛与她那漂亮的身段十分相称。这时她望了卢卡什一眼，又一次愤慨地说“真讨厌，实在讨厌！”好了，一小段罗



曼史由此引起。

卢卡什上尉从衣帽间的服务员处打听到了他们是卡柯尼夫妇，卡柯尼先生在绍普隆街十六号开了一家五金铺。

“他跟艾蒂佳太太住在二楼，”管衣帽间工作的老太婆以拉皮条的老手持有的那股殷勤劲儿介绍说，“女的是绍普隆街的一个德国人，男的是匈牙利人。这儿一切都是混合的。”

卢卡什上尉从衣帽间取出大衣后便进城去了。他在“阿尔布雷希特大公”饭店遇到了九十一团的几位军官。

他寡言少语，但酒喝了不少。他绞尽脑汁在琢磨着如何给那位严肃又很讲道德而又还很漂亮的太太写信。这位太太远比舞台上那些被军官们称之为是一群娘儿们的对他更有吸引力。

他兴致勃勃地换到一家名叫“圣·斯特凡十字架”的小咖啡店去要了一个单间，从那里还赶走了一个表示愿意为他脱衣、给他玩弄的罗马尼亚女人，然后要来纸、笔、墨水，一瓶白兰地，经过一番仔细的推敲，写下了他自认为是他平生写得最好、最得意的一封信：

尊敬的夫人：

昨晚我前往市剧院观看了使您深感义愤的那场戏。在第一幕演出的整个过程中，我一直关注着您和您的夫君，我觉察到……

“不管它三七二十一，接着写！”卢卡什上尉自语道，“这家伙凭什么有着这么迷人的老婆？他那副样子活像一头剃了毛的猩猩。”

说着他继续写道：

您的夫君对台上不堪入目的淫猥表演看得津津有味，而您对该戏却颇为反感，因为它根本称不上是什么艺术，而是赤裸裸地对人的隐私的一种无耻的挑逗。

“这小娘子的胸脯很是丰满，”卢卡什上尉畅想了一番，“我干脆给

她打开窗子说亮话吧!”

请原谅我,尊敬的夫人,您不认识我,而我就这样直率地给您写信。我一生见过许多女人,但没有像您这样给我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因为您的见解、人生观同我是那么的完全一致,我相信您夫君是个纯粹的利己主义者,硬是拽您和他去……

“这么写不行,”卢卡什上尉自言自语道,把“硬拽您和他去……”几个字涂去,接着往下写道:

……他为了自己个人兴趣才偕您观看演出,尊敬的夫人,这戏正合他一个人的口味。我喜欢坦率,不想干涉您的私生活,只想与您私下会一面,就纯艺术问题交换意见……

“在这里的一些旅馆里会面是不合适的,我得把她弄到维也纳去,”上尉还在冥思苦想着,“我去弄个出差的机会吧。”

因此,尊敬的夫人,我冒昧地请求与您相会为使我们能正大光明地相互增进认识与了解。我是一个不久即将奔赴艰难战争行程的人,想必您不会回绝这一请求的。如蒙慨允,虽置身于硝烟弥漫的战火中,我也将铭记这一最好的回忆和我俩所共同深刻体味到的一切。您的决定将是对我的指令。您的回音将是我生命中的决定性时刻。

他签上了名字,喝光了白兰地。又要了一瓶,一杯接一杯地喝着,一段信一段信地读着。待读到最后几行时,已感动得潸然泪下。

当帅克把卢卡什上尉叫醒的时候,已是早上九点了:“报告,上尉长官,您已睡过上班时间啦。我也该到基拉利希达城去送这封信了。我在七点的时候叫了您一遍,七点半又叫了一遍,八点部队打这里过



去操练的时候,我又叫了您一遍,您只翻了翻身。上尉长官,我说上尉长官……”

卢卡什上尉嘟囔了几句,还想翻身睡去。可这回没翻成,因为帅克毫不留情地摇拽着他,并大声嚷道“上尉长官,我这就上基拉利希达城送信去啦!”

上尉打了个哈欠说“送信? 哦,就是我的那封信。你要谨慎,懂吗? 这个秘密只有你我,知道,去吧!”

上尉把被帅克掀开的毯子重又裹到身上睡去了。这时,帅克朝基拉利希达进发。



如果帅克不是在半路上偶遇老工兵沃吉契卡的话,绍普隆街十六号也不会如此难找。这位沃吉契卡被分在“施蒂里亚”人那个团,他们的营地就搭在河畔的帐篷里。沃吉契卡曾在布拉格的战场街住过几年,因此为了纪念他们这种非同一般的相遇,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到布

鲁克的“黑羔羊”酒馆去喝上几杯了。那里有位远近闻名的女服务员鲁仁卡，是个捷克人，兵营里几乎所有的捷克一年制志愿兵都欠她的钱。

最近，这个老滑头的工兵沃吉契卡成了她的伴侣，他帮鲁仁卡把所有即将离开营地的先遣连的账都给算了一下，并及时提醒捷克籍的一年制志愿兵，让他们别还欠着债务地就在战争地呐喊中消失掉了。

“你到底要上哪里去呀？”沃吉契卡在尝了一阵美味葡萄酒之后问道。

“这是个秘密。”帅克回答说，“不过你可说是我的老朋友了，我可以信赖你的。”

于是帅克将此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沃吉契卡。沃吉契卡表示说，他身为一个工兵，决不能让帅克独自一人前往，他要跟帅克一道去送信。

他们一起畅叙往事，十二点以后，他们离开“黑羔羊”酒馆时，他们感觉一切都很自然和顺利。

除此之外，他们心中还有一种强烈的印象，那就是他们谁都不怕。在前往绍普隆街十六号的整个途中，沃吉契卡流露出一种对匈牙利人的巨大仇恨感，他不停地对帅克讲他跟匈牙利人在某时某地斗过殴，或者因为什么东西在何时何地因何原因使他未能跟他们打成架。

“有一次我们在鲍斯多尔发掐住了一个匈牙利小子的脖子，那时正碰上我们这帮工兵赶到那里去喝酒，我想趁天黑用皮带劈他的顶灵盖，而且马上就要动手用酒瓶往挂灯上砸。而他却突然嚷叫了起来：

“东达，这是我呀，十六预备役军的普尔卡拉贝克呀！”

“差点给弄错了。三个礼拜以前，我们到聂齐德尔湖去游玩，在那里向那些匈牙利小子们狠狠地报复了一顿。湖边一个村子里驻扎着一个匈牙利民防机枪连。我们走进一家酒馆，正巧碰上匈牙利人在疯狂地跳着他们的恰尔达什舞，扯着嗓子放肆地唱着他们的什么《老爷，老爷，判官老爷》或《姑娘们呀姑娘们，村子里的姑娘们》。我们在他们的对面坐了下来，把佩有刺刀的武器带往面前的桌子上那么一放，暗地里想‘狗崽子们，你们等着瞧吧！’我们中有个胳膊粗得像白山一样



的大个子密斯特西克提议跳舞,并要从那些流氓小子手里拉一个姑娘来伴舞。姑娘们一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她们是眼睛大,乳房大,屁股大来是腿也大。这些个姑娘被那些个匈牙利小流氓抱得紧紧的。看得出来,姑娘们的胸脯圆鼓鼓的,像半个球那么大。她们一个个都很得意似的,到处挤挤攘攘。于是我们的密斯特西克跳进了舞蹈圈,并想把这里最标致的一位姑娘从一个匈牙利步兵手里夺过来。那步兵唠叨着什么,密斯特西克上去就是一拳,步兵倒地了。我们立马拿起武装带,把刺刀倒了个个儿,免得碰着我们自己。我们三步两步就跳到他们中间,我还一个劲地嚷道“管他有罪没罪,给我挨个儿揍!”干得真顺当、麻利。他们开始跳窗逃跑,我们在窗口拽住他们的脚,把他们重又拖回大厅。凡不是我们的人,我们都要狠揍他一顿。他们的村长和一个宪兵也掺和到里面来了,因此也挨了一顿死揍。连酒店老板也不例外,因为他用德语骂我们扰乱了他们的娱乐活动。我们还追进村里去抓那些想藏起来的人。我们在村头的一座庄园阁楼上的干草堆里扒出来了一个军士,这是跟他在一起的一位姑娘揭发的,因为他在酒馆里甩下她去跟别的姑娘跳舞了。她后来就缠上了我们的密斯特西克,跟他一道上了基拉利希达。在路经一个小树林的时候,她把他拽到一个晾草场,向他要五克朗,他却给了她一个嘴巴。密斯特西克一直到营房门前才赶上我们,对我们说:以前认为匈牙利女人很狂热,没想到这头母猪躺着跟个木头人样无动于衷,嘴里还一个劲地嘟囔着什么。

“一句话,匈牙利人都是些瘪三、坏蛋!”老工兵沃吉契卡结束了他的叙述,帅克不以为然地说“也不能这样一概而论嘛,有些匈牙利人是不能怪罪的,他就是一个匈牙利人嘛。”

“怎么不能怪罪?”沃吉契卡火了,“都得怪罪,你的想法很愚蠢。你要是像我到训练班来的头一天所遇到的那样,尝到点他们的苦头,你就开窍了。那天下午我们像牲口一样地被赶进了学校。有那么一个浑蛋给我们开始边画边讲着什么叫掩蔽所、如何打地基、怎么个搞测量。他讲的这一切,谁要是到了第二天早上还没将他讲的画下来,那就要把谁关起来、绑起来。‘他妈的,’我想,‘你在前线报名参加训

练班,还不是为了不上前线去打仗嘛,或者让你到晚上能像一个小学生那样拿枝铅笔往本上画图!’我生气极了,一刻都忍不住,我不愿见给我们讲课那家伙,恨不得把什么东西都砸它个稀巴烂。我简直是怒气冲天。没等喝完咖啡我就从楼里出来,一口气走到基拉利希达。我气得只想在城里找个僻静的酒馆,喝他个酩酊大醉,痛快地闹他一顿,逮着谁就揍谁,痛快地闹腾、发泄一番,然后就回家去。可是常言道:凡人的打算,上帝来变换。在河畔的花园之间,我找到了一个真正清静得跟教堂一样的小饭馆,像是专门供我去闹腾。那里坐着两位顾客,用匈牙利语在聊天。这下我的怒气更旺了,加之我在这一大串思虑之前已经喝得糊里糊涂了,因此也没注意到在旁边一家酒馆里,在我闹事的时候,大概已经进来了七八个轻骑兵。在我刚开始揍那两个客人的时候,轻骑兵们便一齐向我扑来。这些个浑蛋轻骑兵狠揍了我之后,就将我扔在园子外面,到第二天早上我也没法回家。我只得立马去医务室。我瞎编了一通,说是掉进某个砖窑里了。他们怕我背上的伤口化脓,用湿被单把我裹了整整一个礼拜。老弟,最好让你落到那帮浑蛋手里,那你才晓得是个啥味道。那些家伙根本不是人,是畜生一群!”

“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帅克说道,“不过你也别怪他们火气那么大。人家放上满桌的葡萄酒喝不成,还要摸黑到一个个花园里去追赶你。他们本该在酒馆揍你一顿,然后把你扔出馆外就行了。他们既然在桌边跟你清了账,这对他们、对你都好。我认得利布尼的一个叫巴洛贝克的酒馆老板,有一次,一个箍桶匠在他那里喝刺柏酒,喝醉了便破口大骂,说酒太淡啦,掺了水啦,说他要是用箍一百年桶挣来的钱通通买了刺柏酒,一次喝光也醉不了,照样可以将巴洛贝克老板抱在怀里踩钢丝。他还骂老板是老滑头,走江湖的坏蛋。这时,可爱的巴洛贝克抓住箍桶匠,用捕鼠器砸他,用一捆铁丝敲他的脑袋,把他赶到外面去,用一根窗帘棍追着他满街跑,一直追到残废军人广场。他发疯似的追赶着他,又从残废军人广场追到日什科夫,又从日什科夫经犹太炉街追到马莱西采,在那里棍子终于被打断了,他这才返回到利布尼。糟了,他只顾生气,忘了酒馆里还坐着一批顾客,说不定这些坏蛋



自己经营起酒馆来了。最后,当他终于回到酒馆时,发现事情果真如他所想的。酒馆的铁皮门半开着,门口站着两名警察,在进酒馆进行搜查时,他们也喝了个够。酒馆里的存酒有一半被喝光了,街上摆满了朗姆酒的空桶。巴洛贝克在桌子底下发现了两名醉汉,那是警察没找到的漏网分子。他把他们拖出来后,他们每人只想付给他两个铜板,说是多的没喝。这是对鲁莽行事的一种报应。如同在军队里,先是我们把敌人打败了,之后就一个劲地在他们的后面追赶,最后我们自己连逃跑都来不及。”

“我可是把那些个坏蛋很好地记住了,”沃吉契卡发出声响,“要是这些个轻骑兵中有哪个给我在路上碰住了,那我可非得跟他拼个高低不可。我们这些当工兵的不是那么好惹的。我们跟那些铁苍蝇也不一样。当我们去普舍米斯尔前线时,我们那个耶茨巴谢尔简直是个天下少有的大坏蛋。他拼命地折磨我们,我们连里的彼得利赫虽说是个德国人,但却是个非常好的好人,由于受不了耶茨巴谢尔的残酷折磨而开枪自杀了。我们大伙都说定了:一旦俄国人开了枪,我们的耶茨巴谢尔大厨就休想活命了。果然,俄国人朝我们开枪了,我们就先给了他五梭子。这浑蛋跟猫一样活着,我们只好再补给他两梭子,以免节外生枝。他也只这么呼噜了几声就断气了,可也挺滑稽、挺可笑的!”

沃吉契卡笑了笑“这在前线每天都会发生,是很正常的事儿。我的一个朋友,他如今还在我们工兵里,他告诉我:当他在贝尔格莱德附近当兵时,他们连趁进攻的当儿,就把自己的连长给干掉了。这个连长太浑蛋了,是条恶狗,就在行军期间,他就亲手毙了两个士兵,因为他们再也走不动了。连长在断气的时候,嘴里突然发出撤退的哨声,周围的人见此情景都开怀大笑起来。”

帅克和沃吉契卡就在这么引人入胜地进行极富教益的交谈中,终于找到了卡柯尼先生在绍普隆街十六号的五金店。

“你最好在此等一等,”帅克在门洞处对沃吉契卡说,“我上二楼去,交了信,取回回信就立马下来。”

“我能离开你吗?”沃吉契卡惊奇地说。“你太不了解匈牙利人啦。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得处处小心。我来对付他。”

“你听我说，沃吉契卡，”帅克很认真地说，“我们跟匈牙利人没关系，我们是跟他的太太打交道，当我们跟捷克女服务员坐在一块喝酒时，我不是全跟你解释了吗？我的上尉要我替他送封信，这是个绝对的秘密。我的上尉一再叮嘱我，说什么都不能告诉任何人。你的那个女服务员不是也说上尉先生这样做是对的，办这样的事情得格外谨慎、考虑周道吗？她不是还说上尉先生同有夫之妇通信的事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的吗？而你自己也表示同意并点了头的呀。我不是已经跟你讲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了吗？我得准确地执行自己上尉的命令，可你现在又死活要跟着我一块上楼去。”

“唉，你还是不了解这个人，帅克。”老工兵沃吉契卡同样很认真地回答说。“既然我已说过我不能丢下你一个人不管，那你就给我记住吧，我说话是算数的。两个一道去只会更安全些。”

“我还得说服你，沃吉契卡，你知道维舍堡的涅克拉诺夫街在哪里吗？钳工沃波尼克在那条街上开了个作坊。这个人还是一个比较公正讲道理的人。有一天他在外面狂饮了一番，带着一个纵酒作乐的人来家过夜。这之后，他躺了好长好长一段时间。每当他老婆给他包扎头上的伤口时总是这么说‘你瞧，托尼切克，你要是就一个人回来该多好啊，我只会跟你处得快快活活的，绝不会拿秤砣砸你的脑袋。’而他呢，在他恢复了说话能力后说‘你说得对，孩子他妈，下次出门，我谁也不带回来了。’”

“岂有此理！”沃吉契卡听了很生气说，“还让那匈牙利人用什么来砸烂我们的脑袋不成？那我就会抓住他的脖子像扔榴霰弹似的把他从二楼扔出去。对这些匈牙利小子就得狠一点，没什么客气好讲。”

“沃吉契卡，你毕竟喝得还不算太多嘛，我比你多喝了四分之二公升哩。记住，千万别乱来，我们可不能惹事丢人啊。这件事我是要负责任的。这毕竟是件女人家的事嘛。”

“女人怎么样，女人也一样揍，帅克，我不管这些。你还不了解我沃吉契卡老头的脾气。有一回在萨别赫利采的‘玫瑰岛’酒馆里，有个打扮得妖里妖气的女人不肯同我跳舞，嫌我的嘴肿。那天我的嘴也确



实有些肿，因为我刚从霍什基瓦塞的舞会赶到这里来。可你想想，我受得了女人的这种侮辱吗？‘那好，尊贵的小姐，您等着，’我心里说。‘您可别后悔啊！’我就给了她一下，把她跟自己的父亲、母亲和两个弟弟所坐的桌子连玻璃杯一起掀倒在花园里。就是整个‘玫瑰岛’我都不在话下。我在那里有很多来自沃赫肖维茨的熟人，他们也帮了我的大忙。我们把五家人家连同他们的小孩揍了一通。打闹声大概都传到了米赫尔。后来各报都登了某城某同乡会所属慈善会兴办郊区游园会的报道。所以我常说，大伙帮了我的忙，我对每位朋友要办点什么事也总该伸一把手才对。不管怎么说，我死活都不离开你一步的。你太不了解匈牙利人……当我们久别重逢，又是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休想让我从你身边走开。”

“那我们就一道去，”帅克决定了。“可你得小心行事，别弄出什么不愉快的事儿来。”

“你放心，朋友。”当他们一道朝楼梯走过去时，沃吉契卡悄悄对帅克说，“我来收拾他……”

他又更小声地补了一句：“你瞧着吧，这匈牙利小子用不着我们费多大的劲就行了。”

假如在过道里有懂捷克话的人，准能在楼梯上清晰地听到沃吉契卡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你太不了解匈牙利人……”这句口头禅源于利塔河畔生意清淡的小酒馆，飞扬在群山环抱的古城基拉利希达的花园间，将来，当士兵们在回忆世界大战之初、之中，让他们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大屠杀和激烈的殴斗而进行的所有这些操练时，对这个基拉利希达他们怀有永远的诅咒。

帅克和沃吉契卡站立在卡柯尼先生的住所门前，帅克在按门铃之前又提醒了一下：“沃吉契卡，你听说过‘谨慎乃智慧之母’这句谚语吗？”

“我不管那个。”沃吉契卡回答，“我压根就不让他有张嘴的时间。”

“我也没什么好跟人家啰唆的，沃吉契卡。”

帅克按了一下门铃，而沃吉契卡则大声嚷道：“一二，否则他就得滚下楼去。”

门开了，一个女仆出来用匈牙利语问他们有何贵干。

“听不懂，”沃吉契卡鄙视地说，“丫头，学说捷克话吧！”

“你会德语吗？”帅克用德语问。

“会一点点。”

“告诉你太太，我想同她聊几句；你就说，走廊上有位先生送来一封给她的信。”

“我感觉你这人好奇怪哟，”沃吉契卡说，一面跟着帅克走进前厅。“跟这么个次货也能谈上几句。”

他俩站在前厅里，把通向楼梯的门关了。帅克说：

“他们这里摆设真好！衣帽架上还挂了两把小伞，这幅基督受难像也画得不赖。”

女仆从那间刀叉碰着杯盘直响的房间里走出来，对帅克说：

“太太说了，她没有时间；如果有什么东西就交给我。”

“这里有一封给太太的信，可你别对任何人说。”帅克十分严肃地说。

帅克就将卢卡什上尉的信掏了出来。

帅克用手指头指着自已比画着：“我在这里，就在这前厅等回信。”

“你干吗不坐下？”沃吉契卡问道。他自己已经在靠墙的一张椅子上坐下了。“那里有把椅子。你坐吧！站着活像个要饭的。别在匈牙利人面前显得那么低贱，你瞧着，我们和他有一架要干的，我来收拾他！”

“我问你，”过一会儿他说，“你在哪里学的德国话？”

“自学的。”帅克回答说。又沉静了一会儿。随后只听得女仆送信进去的那间房里传来一阵吼叫声。有人把一件什么重的东西狠狠地往地上摔，然后又清晰地听到砸玻璃杯盘的声音，在这些声音中还可清楚地听到极为粗鲁的狂骂声。

门开了，一个脖颈上还围着餐巾的男子闯进前厅，手里挥动着刚送进去的那封信。



由于老工兵沃吉契卡坐在离门口最近的地方，因此那位火冒三丈的先生也就首先冲着他“这是啥意思？送这封信来的坏蛋在什么地方？”

“慢点儿，”沃吉契卡站起身来说，“你别在这里如此大叫大嚷，满腔怒气地冲着我们发泄。你不是想知道信是谁送的吗？那就问问我的这位朋友。你跟他说话得礼貌些，要不然我转身就把你扔到门外去。”

现在轮到帅克来鉴赏这位脖子上还围着餐巾的怒火冲天的先生的雄辩口才了。这位先生含糊不清、颠三倒四地说什么他们正在吃午饭。

“我们听说你们正在吃午饭，”帅克用结结巴巴的德语说，然后又用捷语补充了一句，“我们也考虑到，可能不该来打扰你们吃午饭。”



“别那么低三下四的。”沃吉契卡的声音响起。

那位暴跳如雷的先生开始张牙舞爪，大动干戈，弄得餐巾只剩下

一只边角挂在脖子上了,他接着嚷道:他起初认为来信准是涉及要他的太太把这所房子拨给军队住的问题。

“这里倒是能安排下许多士兵的,”帅克说,“可这封信没牵涉到这个,您大概也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了。”

这位先生抱着头,气呼呼地发出了一连串的责难话。他说,他曾是预备役的中尉军官,现在都还很乐意去军队里服务,只因他得了肾病,不能坚持下去。又说,在他服役的那个时期,军官们没有这么放肆的,没有这么如此地来扰乱人家家庭的宁静的。他还说,他要把这封信送到团部去、送到国防部去,还要送到报社去发表。

“先生,”帅克用德语马上又用捷语这样十分严肃地说,“这封信是我写的,是我写的;不是上尉,不是上尉;签名是假的,签名是假的;我爱上了你的老婆,我爱上了你的老婆。就像诗人伏尔赫利茨基^①说的那样,我被您的太太迷住了。那迷人的太太。”

火冒三丈的主人想冲着神情愉悦、泰然而站的帅克扑去,而监视着卡柯尼一举一动的老工兵沃吉契卡立即伸出了一条腿来将他绊倒在地,把他一直拿在手里挥舞着的信件夺了过来,塞进了自己的衣袋,当卡柯尼先生明白过来后,沃吉契卡已经揪住了他,把他拖到门口,一手将门打开,随即就听见一件什么东西从楼梯上滚了下去的声音。

这一切跟童话里讲的小鬼来勾人的魂一样快地发生了。

气得发疯的先生只剩下一块餐巾留在楼上。帅克将它拾起来,很有礼貌地敲了敲五分钟前卡柯尼先生就是从这里出来的房门。一个女子的哭声正从这间屋子里传出。

“我给您送餐巾来了,”帅克对正坐在沙发上哭泣的那位太太温和地说,“它很可能会被人踩脏的。您好!”

帅克将皮靴后跟这么一碰,行了个军礼,就走出了过道。从楼梯上看不到一点格斗的痕迹。看来,正如沃吉契卡所预料的,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当、平易。不过帅克出来时在大门口捡到了一条被扯下的

^① 雅罗斯拉夫·伏尔赫利茨基(1853—1912),捷克著名的多产诗人、作家、翻译家、文艺批评家。发表了二百七十部作品。



硬领。显然,当卡柯尼先生绝望地抓住家门,免得被拖到街上去的时候,在此演了悲剧的最后一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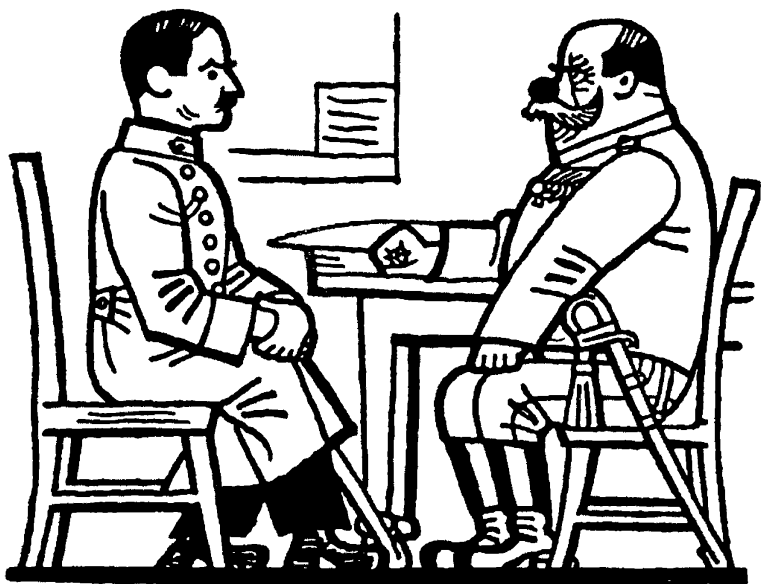
街上正闹得厉害。卡柯尼先生从自己的房屋被拖至对面的门洞里的时候还被浇了一身水。在街心那更是斗得欢,老工兵沃吉契卡像英雄狮一样跟一些出来维护自己同胞的匈牙利步兵、轻骑兵搏斗着。他像挥动连枷一样熟练地甩动着挂有刺刀的武装带。他也并非孤军作战。有几个来自各团的捷克士兵经过这里,就立马站在他这一边,并肩战斗。

帅克事后提起此事来,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是怎么卷入这场斗殴的。他没有刺刀,也说不清怎么就弄到了一根手杖——那原是围观人群中一个吓破了胆的路人的。

这场斗殴持续了很久,但一切好事都必有个终了的。巡逻队来了,把他们统统抓走了。

帅克和沃吉契卡并排大踏步走着。帅克手里拿着的那根手杖,巡逻队队长认定它就是罪证。帅克得意扬扬地阔步走着,把手杖像枪那样扛在肩上。

老工兵沃吉契卡一路上都执拗地一声不响。可是当他们走进禁闭室的时候,他才沮丧地对帅克说“我不是没跟你说过,你太不了解匈牙利人了!”



第四章 新的磨难

施罗德上校以一种幸灾乐祸的神情望着卢卡什上尉那副苍白、眼眶深陷的脸庞，而卢卡什上尉在这种如此尴尬的情景下，竭力避开了上校的视线，而像在研究某种东西似的偷视着营地部队布置图，那是上校办公室里仅有的一件装饰。

施罗德上校面前的桌子上摆了几份报纸，报上有些文章用蓝色铅笔圈过了。上校把它们又看了看，然后抬头望着卢卡什上尉说道：

“这么说，你已经得知你的勤务兵帅克给关了起来，而且很可能会

押解到师部的军事法庭去喽？”

“是的，上校长官。”

“显然，事情不会就这么了结，”上校很开心地望着卢卡什上尉那苍白的面孔，意味深长地说，“毫无疑问，牵涉到你的勤务兵帅克的这桩案子激起了当地的民愤，而这件丑事还和你的名字牵扯到一起，上尉君，师部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材料。我这里有几份对本案作了报道的报纸。劳驾了，那就请你大声地念给我听听。”

施罗德上校把登有用蓝色铅笔圈出的文章的报纸递给了卢卡什上尉，上尉则像给小孩子朗读语文课本那样用平淡而单一的声调念了起来：

“蜜比糖更富有营养和易于消化，”

《我们前途的保障在什么地方？》

“是《佩斯使者报》上的那篇，对吗？”上校问。

“是的，上校长官。”卢卡什上尉回答，并接着往下念道：

为了打仗，奥匈帝国的一切阶层理应精诚团结。我们若要维护我帝国的安全，各民族必须互助合作，而帝国的前途的保障正在于各民族由衷之尊重。倘若国内互不团结；倘若在后方我军听任存心破坏帝国统一，恶意败坏整个帝国威信、制造帝国境内各民族的纠葛与分裂的分子潜伏，那样，我已开赴前线并不断向前推进之英雄军队就不可能承受重大的牺牲。在这重要的历史时刻，我们决不能沉默、势难容忍地眼看着极少数人试图从地方民族主义情绪出发，来破坏帝国各民族为严惩非法侵犯我国，并企图毁灭我全部文化与文明成就的匪帮所进行的正义斗争。面对那些企图瓦解各民族心中的精诚团结的丧心病狂的歹徒的卑劣行径，我们决不能沉默。本报曾数度指出，捷克部队中的极少数人不顾该部队之光荣传统，违背整个捷克民族之意志，在我们匈牙利城市中胡作非为，军事当局不得不严加制裁。此事自然不能



归咎于整个捷克民族，它正始终不渝地捍卫着我帝国的利益，许多优秀、卓越的捷克军士将领，如著名的拉德茨基元帅以及其他一大批奥匈帝国的捍卫者都证明了这一点。与这些光辉人物相对立的只是区区几名捷克籍的流氓、无赖，他们趁世界大战之机混入军队，其用意只在帝国各民族之间制造纠纷，破坏各民族的统一战线，并发泄他们的私欲。本报曾向读者指出××团在德布列岑的胡作非为，指出该团的捣乱行为已遭到布达佩斯议会的议论甚至抨击；其后，该团的团旗又在前线……（此处被删）。谁该对这一卑劣行径负责呢？……（此处被删）。该把捷克士兵驱赶走……（此处被删）。在我们匈牙利祖国大地上的一些外来分子的胡作非为达到了何等猖獗之程度！发生在利塔河畔匈牙利的基拉利希达城的事件，最好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驻扎在利塔河畔布鲁克城的士兵，即袭击、殴打该城商人卡柯尼先生的士兵属哪个民族呢？地方当局责无旁贷，应当调查这一罪恶行径并向师部进行咨询。想必师部已对这一案件进行研究：在这次针对匈牙利王国臣民之史无前例的恫吓行为中，卢卡什上尉扮演了什么角色？据我报当地一通讯员称，城内人士曾指明卢卡什的名字与最近发生的这件丑事有关。该通讯员搜集了大量材料，这一丑事在当前这一严重时刻甚为引人注目。《佩斯使者报》的读者对本案的调查进度无疑将十分关注。对此重大案件本报定将予以详尽报道。与此同时，我们也期待军方提供有关殴打匈牙利居民的基拉利希达暴行的消息。我们相信，布达佩斯议会也将查处这一事件，使广大群众皆知，假道匈牙利王国开赴前线的捷克士兵，不得将匈牙利圣·斯特凡王国的领土视为他们占领的租借地。假如该民族的某些人，即在基拉利希达城相当出色地表演了奥匈帝国各民族的‘通力合作’的某些人，至今尚未认清形势的话，那就让他们保持冷静吧，因为在战争中，炮弹、绞索、监狱和刺刀会教会他们怎么服从我们共同的祖国的最高利益。

“文章是署谁的名字，上尉君？”

“鲍拉巴什贝拉。他是个编辑、议员，上校长官。”

“一条臭名昭著的恶狗！可是这篇文章在《佩斯使者报》登出之前已经在《佩斯新闻报》上发表过了嘛。现在麻烦你把《绍普朗记事报》上那篇官方文章念给我听听。”

卢卡什上尉大声念了起来。作者在文章里拼命重复一些小题大做的词句。什么“国家英明的命令”啦，“国家秩序”啦，“人类的堕落”啦，“人的尊严与感情惨遭蹂躏”啦，“兽欲之发泄”啦，“荼毒生灵”啦，“不法之徒”啦，“幕后指使”啦，等等。再往下读，好像匈牙利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成了最受迫害的人了；好像捷克士兵一来，就将这位编辑打翻在地，再用穿着高筒靴的脚踩踏他的肚子，使他疼得狂呼乱叫，于是有人就将他的喊叫声用速记法记了下来一样。

《绍普朗记事报》哀泣着说：

对一系列最重要之事实，我们总是持慎重又慎重之沉默态度，什么都不写。大伙都知道，驻扎在匈牙利和上前线去的捷克士兵是些个什么玩意儿。其实，众所周知，捷克人干了那些个勾当，他们的行为又是怎么样的，他们之间是个什么情况，谁是这些事件的肇事者。诚然，当局的警惕性被另一些重大的事件所吸引，但当局应采取相应的措施将此案与对全局之关注紧密结合起来，使之近日在基拉利希达发生的事件不致重演。本报昨日发表的那篇文章被删去有十五处之多。因此我们不得不向读者宣布，由于技术原因，即使在今天，我们也不能过多地对基拉利希达事件详加评论。不过本报特派记者从现场倒向我们证实了这一点：当局对全部事件表现出了真正的关切，并迅速展开了调查。唯一使我们感到的怪事是此次暴行的若干参与者至今仍逍遥法外。这牵涉到一位十分特别的先生，据说，他至今仍佩戴着“学舌团”^①的领章在兵营中未受到任何惩罚。他的名字已在前天的

① “学舌团”指九十一团。因该团的全体官兵均佩戴鸚鵡绿色的领章，作为该团制服的显著标志，故得名。



《佩斯使者报》和《佩斯记事报》上公开过。他就是那位臭名昭著的捷克沙文主义者卢卡什，有关他的恣意横行，代表基拉利希达州的我们的议员萨尼克·杰佐将在议会中提出质询。

“齐唱同一种悦耳的声调，上尉君，”施罗德上校的声音响起，“基拉利希达出版的《周刊》和普列什堡的一些报纸也是用这种悦耳的调子写你的，你肯定对这些是不感兴趣的，因为那都是千篇一律的陈词滥调。从政治角度上看，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均属奥匈帝国的公民，不管是德国人也好，捷克人也好，跟匈牙利人比我们是优越得多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上尉君？这里显然反映出了一种倾向。也许你对《科马诺晚报》上的一篇文章会更感兴趣些，该报硬说你在饭厅里用午餐的时候，企图当着她丈夫的面要强奸卡柯尼太太，说你用马刀恐吓她丈夫，强迫她丈夫用餐巾堵住他妻子的嘴，免得她大声叫嚷。这是有关你的最新报道，上尉君。”

上校笑了笑接着说“当局有所失职。当地的报刊检查权又掌握在匈牙利人手中。他们对我们简直是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我们的一名军官面对这头匈牙利普通编辑猪猡的侮辱毫无任何保护。直到我们提出强烈的意见，师部军法处发出通电，基于此，布达佩斯国家检察署才开始采取措施，在所有与此有关的编辑部抓了几个人。《科马诺晚报》的编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至死不会忘记自己这张报纸的。师部军法处委任我作为你的上司来审讯你，因此把所有有关审讯的材料都给我送来了。假如没有你那个不幸的帅克，事情可能早就会有好的结果。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叫沃吉契卡的工兵。斗殴之后，人家把他带到禁闭室，在他身上搜出了一封你给卡柯尼太太的信。在堂上，你的那个帅克一口咬定那信不是你写的，硬说是他自己写的。人家把信摆在他面前，要他重新写一封来对笔迹，他却一口将你的信吞了下去。后来又从团部把关于你的报告转送到师部军法处，好同帅克的笔迹加以比较，答案就在这里。”

上校翻找了几件公文，然后将下面一段文字指给卢卡什上尉看：

被告帅克拒绝听写口授的几句话，坚持说事隔一夜，已经忘了如何写字了。

“上尉君，我压根就不认为你那个帅克或那个工兵在师军法处的供词有什么作用、意义。他俩都坚持说，这一切都是由一个所谓的小小玩笑引起的。老百姓没感觉到是个玩笑，于是揍了他们。而他们为了维护军人的荣誉才还手的。在整个审问过程中发现你的那个帅克还真是个活宝，比如说，问他为何不肯招认，从审讯记录看，他的回答是‘我当时的处境犹如画家巴鲁什卡的仆人有一次为了圣母像而陷入的境地一样。当案情涉及他侵吞那张画像时，那他也只好回答说：‘要我把血吐出来给你们看看吗？’那是当然的，作为一团之首，我已关照有关各报以师军法处的名义更正当地报纸上那些卑劣的文章。今天就已经发出了通知，我想，我已经为平息、纠偏那些个匈牙利混账老百姓中的下流报痞所掀起的事端竭尽全力了。

“我认为我的措辞是相当不错和有分量的：

敬启者，×师军法处暨×团团部严正声明：当地报刊所载×团士兵之所谓斗殴一文，毫无真实可言，系彻头彻尾之捏造。对上述报刊所进行之调查必将导致对犯诽谤罪者严惩不贷。

“师军法处在给我团的公文里就说了，”上校接着说，“我们认为，这件事实际上就是对来自东利塔和西利塔两地的军队的有计划的诽谤。你不妨比较一下：我们开到前线去的有多少人，他们又有多少呢？我跟你说句老实话，在我心目中，一个捷克士兵要比一个匈牙利草包顺眼得多。每当我一想起匈牙利人在贝尔格莱德郊区向我们第二先遣营开枪的事我就生气，当时二营不知道是匈牙利人开的枪，于是就朝右翼的第四特别步兵团的官兵射击，四团的官兵也搞错了对象，又冲着友邻部队波斯尼亚团开起火来。简直是混战一场！当时我正在旅部开会吃午饭，头一天，他们随便给我吃了点火腿和罐头汤之类的东西，今天则为我们加餐，准备了美味的清炖鸡汤、里脊焖饭和甜



酒糖面包。头天晚上我们正好在小城里绞死了一个酒馆老板，他是个塞尔维亚人。我们的炊事员在他的酒窖里发现了三十年的陈葡萄酒。你可以想象得出我们是多么地盼望吃那顿午餐啊。我们喝完了汤，正要开始吃鸡时，突然枪战开始了，接着便乱射一通。我们的炮兵就根本不知道这是我们在相互射击，便向我们这边开炮，一颗炮弹正好落在我们旅部旁边。塞尔维亚人认定是我们这里发生了兵变，便开始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射击，随后还强行渡河。旅长被叫去接电话，师长大动肝火，质问旅部在搞什么鬼名堂，说他刚刚接到军部命令，要求他在当晚两点三十五分对左翼塞尔维亚阵地发起进攻，说我们是预备役队，应当立即停火。在如此糟糕的情况下，‘停火’谈何容易啊。旅部电话总机说他那边也叫不通，只有七十五团团部尚可通话，说他们刚刚接到旁边一个师来的命令，要求他们‘顶住’。说跟我们师的电话也叫不通，说塞尔维亚人已经占领了二一二、二二六、三二七高地，要求派一个通讯营去修复我们与师部的电话线路。我们想与师部联系，可线路被切断，因为在这期间，塞尔维亚人已从两侧迂回到我军后方，把我们团团围困在一个三角地带之中。被困的有我军的步兵、炮兵队、汽车运输队、粮站和野战医院。我已经两天没下马了，我们的师长、旅长都当了俘虏。这一切都是匈牙利人向我第二先遣营开火造成的罪孽，然而全部罪过却落到了我们团身上。”

上校啐了一口唾沫：

“现在你自己也能体会到，上尉君，他们是怎么巧妙地利用你在基拉利希达的行为来做文章的吧？”

卢卡什上尉十分尴尬地咳了一声。

“上尉君，”上校话题一转并对他狎昵地说，“手贴胸口老实说，你跟卡柯尼太太睡了几回觉？”

施罗德上校今天的心情好极了。

“别扯淡了，上尉君，怎么才刚刚同她通信。”

“我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在艾格尔训练班待了三个礼拜，你瞧我，三个礼拜没干别的，尽跟匈牙利女人睡觉了。一天换一个：年轻的、未出嫁的、老一些的、有夫之妇，碰到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那

真是快乐之极，每次回到团里，我的两条腿都不听使唤了。一位律师的老婆把我折腾得够戗，她把匈牙利女人的全部本领都使了出来，睡觉的时候竟然咬我的鼻子，整夜整夜不让我合眼。

“还刚刚开始通信……”上校狎昵地拍了拍上尉的肩膀，“我是过来人啦！你什么也不用对我说，我对这整个事情自有我的评判。你与她勾搭上了，被她丈夫碰上了，你那个蠢蛋帅克却又……”

“你要知道，上尉君，你那帅克太有特点了，就他处理你那封信的办法那真是绝了。这样的人，说真的，很可惜。我看这是个教育的问题。我倒挺赏识这小子的。审讯一定要停止。至于你，上尉君，报纸把你骂得一钱不值，我看你在这里已无立足之地了。不出一个礼拜，先遣连就将开赴俄国前线。你是十一连老资格的军官，就去那个连当连长吧。这事已与旅部谈妥。只需告诉军需上士一声，让他给你另找一名勤务兵来代替帅克就行了。”

卢卡什上尉感激万分地望着还接着在说话的上校。“我把帅克派到你们连去当传令兵。”

上校站起身来和脸色苍白的上尉握手并说道：

“一切就照这么办吧。祝你福星高照，从东线战场上传来立功喜报。如果有朝一日我们还能相逢，望你多到我们中间来走访走访，别像在布杰约维采那样老躲着我们……”

卢卡什上尉在回家的整个路途中反复地说着“连长，连部传令兵”。

而此时帅克的形象又清晰地呈现在他面前。

当卢卡什上尉吩咐军需上士万尼克给他找个新的勤务兵来代替帅克时，万尼克说“我还认为您，上尉长官，您对那个帅克一向是很满意的哩。”

当他听说上校要派帅克来十一连当传令兵时，他不禁惊呼道“愿上帝帮帮我们！”

在师军法处的一间窗子被装上铁栅栏的牢房里，犯人按规定于每日晨七点起床，把摊在满是尘土的地板上的褥子叠好。他们没有木板床，都睡在用木板隔开的长廊里。按规定把毯子叠好后就放在草垫



上,谁叠好后谁就坐在靠墙的长条凳上,不是抓虱子(如果他是从前方回来的)就是天南海北地神侃,以打发日子。

帅克和老工兵沃吉契卡以及来自其他单位的几个士兵一块儿坐在靠门的长条凳上。

“小伙子们,你们瞧瞧,”沃吉契卡说,“坐在窗子边上的那个匈牙利小子,那个狗崽子在做祷告,想让上帝保佑他有个好的结果。你们的手就不发痒,就不想去把他的耳朵从左边撕到右边?”

“可他是个好人啊,”帅克说,“他之所以落得这个下场不也是因为他不愿当兵,他反对战争,他是个什么教徒,他不愿去杀别的任何人,所以就把他关起来了。他是要严格遵守上帝的十诫的。可是有些人只是把上帝的十诫挂在嘴上,说得好听罢了。战前在摩拉维亚有个叫涅姆拉瓦的先生,他压根就不愿意把枪扛上肩去。招他去当兵,他说拿起武器是与他的信念相左的。就为此他被关进了牢房,险些被整死。后来又领他去宣誓,他不愿意,说他不能宣这个誓,那是违背他的信念的,结果倒是被他顶住了。”

“只能说他是个笨蛋,”老工兵沃吉契卡说,“他完全可以去宣誓嘛,宣完了誓不理它不就得啦!”

“我已经宣过三次了,”一个步兵宣称,“也当过三次逃兵。如不是那张医生证明,说我在十五年前因神经错乱打死了我的姑妈的话,那我恐怕在前线也已经是第三次吃了子弹。如今我那死去的姑妈总能帮我一次次地摆脱困境,末了我或许能混过这场战争,留个全身。”

“朋友,你为何要把自己的姑妈打死呢?”帅克问。

“人们为何要相互砍杀呢?”那位令人感到和蔼可亲的男子回答说,“每个人都会认为,肯定是为了钱财。那老婆子有五个存折,当我满身伤痕,穿得破破烂烂地来拜访她时,正赶上她的利息寄到了。除她之外,我在世上就再也没一个亲人了。我求她收留我,可是她这条死尸,说什么要撵我出门找工作去,还说什么我这么年轻,身强力壮,一大堆废话。于是,你一句我一句地争吵了起来。我只是用拨火棍敲了几下她的脑袋,又照她的脸上来了几下,连我自己也认不出来这是不是我的姑妈,我靠着她坐在地上,还一个劲地自问‘这是不是我姑妈’”

呢?’直到第二天邻居发现我坐在她旁边。之后我就被送进了斯莱比疯人院,大战前波赫尼采区的检查委员会证明我已痊愈,于是我得马上补服这些年我所耽搁的兵役。”

一个身材细高的、愁眉不展的士兵拿着扫帚打他们旁边经过。

“这是我们最近一批先遣连的教员,”坐在帅克旁边的猎骑兵介绍说,“如今干打扫卫生的活,是个十分正派的好人,就因为创作了一首诗而被关到了这里。”

“老师,你过来!”他冲着那个拿着扫帚、一本正经地朝长凳走去的士兵喊道。

“给我们朗读一下你的那首虱子诗吧。”

拿扫帚的士兵清了清嗓子,朗读起来:

无数只虱子周身跑,整个前线都在忙搔痒,
整日里换衣换裤也无啥成效。
虱子在大兵身上过得蛮舒畅,
在军官身上照样习惯也逍遥,
奥地利的老公虱在床上,
跟着普鲁士的母虱轻快地把尾交。

这位教员出身、满脸愁容的士兵坐到长凳上叹了一口气说,“我的全部罪行都在这里。为了这首诗我已经四次受到军法官先生的审讯了。”

“实际上这事根本不值一提,”帅克深谋远虑地说,“问题是要看军法处认为那只奥地利老公虱到底是谁。好在你加了上床交尾的事。你这一笔加得好,会把他们弄得糊涂摸不着头脑,一个个都傻眼了。不过你一定要跟他们解释说:这个公虱就是雄虱,也只有雄虱才能爬到雌虱身上去。你要不说清这一点,那你怎么也开脱不了的。你写这首诗显然不是想侮辱某人,这是很清楚的。因此,你就应对法官先生说明这一点。你写这玩意儿完全是为了自娱自乐,就像大家通常说公猪母猪的事一样,也来说说公虱母虱嘛。”



教员叹气道：“可那个法官先生的捷克话说得不好。我也曾用类似的话向他作过说明，可他冲着我一个劲地嚷嚷：母虱的捷克文叫‘vešák’^①，而非‘公子’，他还用拉丁文混着德文说‘vešák’是阴性，亏你还是个文化人。‘feš’是雄的，雌的叫‘fešák’^②，我们是了解自己的皮柯洛米尼的。^③”

“一句话，你这事好坏各半，”帅克说，“不过你不要丧失信心，就如同比尔森的一个叫扬纳切克的吉卜赛人一样，他于1879年因为谋财害命而杀死了两个人，于是绞索就套上了他的脖子。他自言自语道：‘会转危为安的！’嘿，还真给他猜中了：在最后的顷刻，真把他从绞刑架处领开了，因为欣逢皇帝陛下的大寿之日，那天是不能绞死人的。到了第二天，也就是皇帝过了生日之后才把他绞死了。可这小子的福气还在后面；第三天他得到了赦免，原因是在对他进行复审时，所有事实证明，此事系另一个扬纳切克干的。于是他们只得将他从犯人坟地挖出来，给他恢复名誉，改葬在比尔森的天主教的墓地。可是后又发现他不是天主教徒而是新教徒。于是又把他迁到福音堂墓地，后来……”

“后来我给你几个嘴巴子，”老工兵沃吉契卡的声音响起，“你这小子就会瞎编，人家正为军法处的审讯忧心忡忡呢，你这个坏家伙倒悠闲舒心起来了。昨天带我们去过堂，他在路上还跟我解释风卷球^④是怎么来的。”

“这可不是我瞎编的呀。有个老奶奶问画家潘鲁什卡·马捷依的仆人，风卷球是个什么样子时，他是这么跟老奶奶说的：

“你拿一块干牛粪搁在一个碟子里，往上面浇点儿水，牛粪就会

① 捷克文的虱子为 veš，阴性。法官硬将捷克文的 vešák（其实是衣架）阳性，说成是公虱。

② 由于法官发音不正确，把 veš 说成 feš（漂亮的），把 všák 又再次错说成 feš（美人儿）了。

③ “我们是了解自己的皮柯洛米尼的”是出自德国剧作家、诗人席勒的历史剧《华伦斯坦》三部曲。作品描写了皮柯洛米尼父子均为皇军统帅的部下。其子从拥护统帅到杀死统帅的转变过程。这句话流传挺广的，其意是“我们是了解你们的”。

④ 风卷球是一种草本植物。

长得绿油油的。这也就是风卷球。”帅克就是这样来为自己辩护说，“我从来不胡说八道的，可是我想，我们一道去过堂，总得聊点什么吧，沃吉契卡，我只是想宽宽你的心！”

“你还想宽人家的心，”沃吉契卡鄙视地吐了一口唾沫说，“人家满腹心事，只想着怎么从这个困境中摆脱出来，好去找那些个匈牙利小子算账，可你倒想用牛粪来宽慰人。”

“如今被关在了这个鬼地方，我怎么个去找那班匈牙利小子算账呢？而且还得对人家装蒜说假话，说我们一点也不恨匈牙利人。唉，我告诉你吧，这简直是活受罪，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哼！有朝一日，哪个匈牙利小子要落到我手里，我要像掐一只狗崽子样把他掐死！我叫他看看，‘上帝佑我匈牙利人^①’是个什么样子。我要跟他比试比试，让他永不忘老子。”

“咱们就别操那份心啦！”帅克说，“一切事情都会得到平息的。主要的问题是在法庭上永不说不真的。谁要是让人给蒙住了，说了真话，谁就准完蛋。如实招供绝没有好下场。遥想当年，我在摩拉维亚的奥斯特拉发打工那时节，那里发生了这么一件事：一个矿工揍了一个工程师，当时只有他们俩在场，别人谁也不知道这件事。他的辩护律师坚持要他否认此事，说他就啥麻烦也没有。法庭庭长多方开导他，说是坦白从宽，可那矿工就是顶住不招认，果然屁事没有，被释放了：因为他能证明不在现场，他去布尔诺……”

“耶稣玛利亚，”沃吉契卡火了，“我再也受不了啦，说这些到底有啥用嘛。我真不明白，昨天和我们过堂的也正有这么一个人。法官问他入伍前是干什么的，他答道‘在克西什那里送风’。足足问了半个多钟头，法官才弄清楚他的意思是说他在克西什铁匠那里拉风箱的。后来又问他‘这么说你是在那里打工的？’他像聋子对话一样地回道：‘什么打更的？打更的是赫甫什家的弗朗达！’”

过道里响起了一阵脚步声和巡逻兵的叫喊声“又来了一个。”帅克高兴地说，“又添了我们的人。兴许他还藏了点香烟吧。”

^① 是从前匈牙利国歌的第一句。



门开了，一位一年制志愿兵被推了进来，此人并非别人，正是曾经跟帅克在布杰约维采一起坐过禁闭车厢，后来发放到炊事班削土豆的那一位。

“托耶稣基督的福。”他进来时说。帅克代表大伙回答说“永远永远，阿门！”



一年制志愿兵非常高兴地看了看帅克，把随身带来的毯子放在地上，坐到那帮捷克人的条凳上。然后，他解开裹腿，取出藏在里面的香烟分给了大家。又从靴子里掏出了火柴盒上的那块沙面和几根有意弄掉半截的火柴。

他划完火柴，小心翼翼地点燃了香烟，然后又让大家一一点着，这才十分冷漠、毫不在意地说“我被指控为煽动士兵叛乱。”

“这算不了啥，”响起了帅克那劝慰人的声音，“闹着玩的吧。”

“不言而喻的事，”一年制志愿兵说，“如果我们靠各种各样的法庭就能把仗打赢，那就好了。既然他们要千方百计跟我打官司，那我奉

陪到底。说穿了，一场审判丝毫改变不了整个局势。”

“那你是咋个煽动士兵叛乱的呢？”工兵沃吉契卡同情地望着一年制志愿兵问道。

“就因为我不愿打扫禁闭室的茅房，”他回答说，“于是他们就把我带去见上校本人。那上校倒是一头上等的猪。从一开始就冲着我直嚷嚷，说我是根据团的报告被关起来的，因此，我还算是个普通的犯人；又说他简直感到奇怪，地球怎么容下了我这种人，居然没有因为我犯下的这种耻辱而停止转动。他还说，在军队里，一个身为一年制志愿兵、本该要求取得官衔的人的行为举止只能令他的上级讨厌和蔑视。我回答他说，地球绝不会因为有我这样的一个一年制志愿兵而停止它的转动，自然规律远比一年制志愿兵的领章要强有力得多。我倒想要知道，谁有本事逼迫我去打扫那所我压根就不去上的茅房。尽管我一天到晚在那猪圈般的团部的炊事班里跟烂菜帮子、膻羊肉打交道，完全有权到那所茅房去拉屎拉尿，可是我没去过。接着我还跟上校解释说，他不懂为什么地球容得下我这个人，那是因为地球也并非因为我而发生地震。上校听了我这番话后，气得就像匹吃了冰冻的甜菜的母马，咬得牙齿咯咯直响，并对着我嚷道：

“‘你到底扫不扫茅房？’

“‘报告，我什么茅房都不扫。’

“‘你得给我扫，你这个志愿兵油子！’

“‘报告，我就不扫。’

“‘他娘的，你今天不仅要给我扫一所，而且要给我扫一百所茅房！’

“‘报告，我不仅不扫一百所，我连一所都不扫。’

“就这样，‘你扫不扫’——‘我不扫’地顶来顶去。‘茅房’一词好像帕芙娜·穆德拉^①为幼儿写的绕口令似的在我俩的嘴上抛过来扔过去。上校像发疯似的在办公室里来回窜步，随后他坐下来对我说‘你

^① 帕芙娜·穆德拉(1861—1936)是捷克著名的为争取世界和平和妇女权利的积极分子、女作家、翻译家。



好好考虑一下吧，否则我将你以叛乱罪押送师军法处去惩办。你别以为你是这场战争中第一个被枪毙的一年制志愿兵。在塞尔维亚，我们已经绞死了两个十连的一年制志愿兵，枪毙了九连的一个一年制志愿兵。为什么？就因为他们顽固不化，坚持到底。被绞死的两个是因他们不肯杀死一个“丘热克”^①的老婆和儿子。九连的那个则是因为他借口说脚肿了，他是个平足，不肯继续往前行军。那你到底是扫茅房还是不扫？’

“‘报告，我不扫！’

“上校望着我说道‘喂，你莫不是个亲斯拉夫派分子吧？’

“‘报告，我不是。’

“随后把我带走了，并宣布我犯了叛乱罪。”

“你最好是这样做，”帅克说，“你打一开始就应装成白痴。我被关在警备部拘留的时候，那边有一个机灵人、一个有文化的人、一个商业学校的教员，他跟我们关在一起。他从前线开了小差。他们本想大审特审他一番，判他一个绞刑，以杀一儆百，可他却轻而易举地溜掉了。他一开始就装出有严重的遗传毛病。当参谋部医生检查他的身体时，他声明说他并未开小差，他只是从小就有梦游的习惯，老想跑出家门，消失在某个远方。他说他有一次跑到了汉堡才清醒过来，另一次是到了伦敦，他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到达那边的。他父亲原是个酒鬼，在他出生前不久自杀身亡。他母亲是个妓女，成天喝得酩酊大醉，得震颤性谵妄症死了。他二姐溺水而死，大姐是卧轨自杀，哥哥是跳维舍堡铁路桥死的。他爷爷是杀了自己的老婆而后往自己身上浇煤油自焚的；他的第二个奶奶跟着吉卜赛人到处流浪，后来在牢里吞火柴毒死了；他的一个表兄因纵火案几次判刑，后来在卡尔托乌兹监狱用一小块玻璃抹脖子死了；表姐在维也纳从六层楼跳下来死了。而他自幼无人教管，到十岁时都还不会说话，因为他刚六个月的时候，家人便将他拴在桌子上，自己出去了，结果一只猫把他从桌子上拽下来的时候，摔坏了脑袋。所以他经常犯头疼病，头一疼起来就发晕，就不知自己

^① 塞尔维亚的游击队员。

在干什么了。他就在这种状况下离开前线到了布拉格，直到宪兵在‘斑点’酒馆把他抓住，他才清醒过来。老兄，你不知道那些审他的人多想让他离开队伍啊。和他关在同一牢房里大约有五六个当兵的，他们把他的家谱列成一个表，这么记在一张小纸片上：

父亲是酒鬼，母亲是妓女。
二姐(淹死)
大姐(卧轨)
哥哥(跳桥)
爷爷杀老婆，煤油，自焚
二奶奶(吉卜赛人，火柴)，等等

“他们当中有人也开始在参谋部的军医面前编这么一套了。这已是第三个这么编的了，因此还没等他说到表哥如何如何时，军医就打断他的话说‘你表姐在维也纳从六层楼跳下来死了，你自己没人教育，那就让囚犯连来教训你一番吧！’于是他就被带到了囚犯连，给他上了‘绞麻花’的大刑，他立马就不瞎编什么没人教管、父亲是酒鬼、母亲是妓女等谎话了，他声明，他自愿请求上前线去。”

“可如今，”一年制志愿兵说，“在军队是谁也不信遗传病这一套了，因为要是信了这玩意儿，那所有总司令部的人都将关进疯人院里去。”

这时，钥匙在门上的锁孔里响了几下，看守走了进来：

“步兵帅克和工兵沃吉契卡去见军法官先生。”

他们起身了。沃吉契卡对帅克说“你瞧他们这些浑蛋，天天过堂而总没个结果！他妈的还不如给老子们判个刑，免得折腾个没完没了。咱们白天黑夜就这么地在这里滚来滚去，让他妈的这些匈牙利小子就在你旁边转来转去……”

因为师部军法处的审讯厅是在这座房子的另一面，所以在去审讯厅的一大段路途中，工兵沃吉契卡还跟帅克讨论着他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得到真正的判决。



“老是这么个讯问来讯问去，”沃吉契卡很恼火地说，“问出个什么名堂来也罢了。公文纸倒是耗费了一大捆，把人关在铁笼子里都快烧掉了，而连个真正的裁判都见不着。嘿，你倒是跟我直说好了，是能喝到个清汤寡水？或是吃到个白菜拌冻土豆？他妈的，这么一场混账的世界战争我还从来没见识过哩，与我想象中的完全是另一个模样。”

“我倒是很满意，”帅克说，“想当年，我还在服役的那当儿，我们的军需上士索贝拉常对我们说‘在战争中，每一个士兵务必意识到自己之责任！’每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就给一个士兵一记耳光，叫人永世不忘！还有那个死去的克瓦塞尔上尉，每当他来检查我们的枪支时，我们总要挨一通训话，说每个士兵都应该做到内心麻木不仁、对一切都要无动于衷，因为士兵只是一群国家喂养的牲口，国家给他们咖啡喝，国家给他们烟叶抽，他们就该像牛一样为这个国家效劳呀。”

工兵沃吉契卡沉思着，过了一会儿就对帅克说：

“等会儿到了军法官那里，帅克，你千万别谈乱了，你上一次过堂怎么说的，现在还怎么说好了。不要使我受窘、坐蜡。要紧的是说你亲眼目睹了那些匈牙利小子怎样先向我进攻，不管咋说，我们在这场乱子里已是患难与共了啊！”

“别害怕，沃吉契卡，”帅克安慰他说，“尽量保持一颗平常心，千万别发火，在区区一个军法处受审算个啥？应该让你看看从前的军事法庭审判那才好哩。在我们那里服役的一个教员叫赫拉尔，有一次，我们全排都被禁闭在兵营里不能进城，他就坐在行军床上同我们聊起了在布拉格博物馆有一本记载玛利亚·德莱齐娅时代那种军事法庭审判的书。书中说每一个团都有自己的刽子手，专门砍杀士兵的头，挨个挨个地砍，砍杀一个领一个德莱齐娅银币。据该书记载，这个刽子手有时一天能赚五个银币。”

“当然喽”，帅克很严正地补了一句，“那时候的团要比现在大得多，不停地从乡下拉人来补充。”

“我在塞尔维亚的时候，”沃吉契卡说，“我们工兵旅里每逢要绞死‘丘热克’，都宣称要发给刽子手香烟的。绞死一个男的奖十支‘运动牌’香烟，绞死一个女的或小孩奖五支。后来军需部为了节省开支，干

脆就把他们弄到一块儿用枪来代替绞索。有一个跟我在一块儿当兵的吉卜赛人就是专干这一行当的。这事我们好长时间不知道。只是感到有些纳闷，办公室干吗总是深更半夜地把他叫去。那时我们驻扎在德里纳河畔。有一天夜里，等他走了之后，有人忽然想起去翻看翻看他的行李，发现这小子的背囊里有三盒‘运动牌’香烟，每盒一百支。当那小子天亮时回到住的仓库时，我们给他开了一个简短的审判会。我们把他弄翻在地，有一个叫别洛乌的用皮带使劲地勒他。这小子那口气拖得比猫还要长。”

老工兵沃吉契卡吐了一口唾沫说“我们怎么勒他他都不肯死，勒得他屎尿都出来弄脏了我们，眼睛也鼓出来了，像一只刀子杀的不是地方的公鸡一样不肯断气。于是我们就又把他当猫一样撕裂他：两人拽头、两人拽脚，用绳子缠紧他的脖子，然后把他的背囊连同那些香烟一起套在他的身上，扔进了德里纳河。谁愿意抽这种又脏、充满血腥味的香烟哩！第二天早晨，他们到处寻找他。”

“你们倒应该去报告说他开小差了嘛，”帅克十分明达地发表评论说。“就说他早就准备这样干了。天天叨咕说他有一天会失踪的。”

“可谁又能想得如此周到啊！”沃吉契卡回答说，“我们整天忙着自己的事情，对别的事就懒得去操心了。其实那里的事情很简单，每天都有人失踪，他们也不想到德里纳河里去打捞。一个被水泡肿的‘丘热克’和我们那位肢体残缺的预备兵一道非常漂亮地顺着德里纳河漂到多瑙河去了。有些没经验的人初次见到这种情景，差点儿吓得发冷发热像是得了疟疾。”

“赶紧给这些人吃点儿金鸡纳霜呀。”帅克说。

他们一进到师军法处办公室的那座房子，一位哨兵立即将他们带到第八号办公室去了；军法官鲁勒正坐在一张堆满公文的大桌子后面。

他面前放了一本什么法典，一杯尚未喝完的茶放在法典上。桌子的右边摆着一个假象牙制的十字架，钉在十字架上的满是尘土的耶稣像绝望地望着十字架的底座，那底座上面尽是烟灰和香烟头。

法官鲁勒这时正用一只手在十字架的底座上掐灭着烟头，用另一



只手端起那杯茶，茶杯底和法典的封皮紧紧地粘在一块了。

他把茶杯从封皮上掰开之后，接着翻起了从军官俱乐部借来的一本书。

这是弗斯·克劳斯的一本书，书名取得却很引人入胜《关于性道德发展史的研究》。

他正聚精会神地看着书中男女生殖器的活灵活现的图解和弗斯·克劳斯学者在柏林西客站厕所里发现的与之相配的诗句，根本没注意到有人进来。

倒是工兵沃吉契卡的一声咳嗽才将他的注意力从图解中转移开来。

“什么事呀？”他问道，一面接着翻看其他那些活灵活现的图像、素描和速写。

“报告，军法官长官，”帅克回答说，“我的同伴沃吉契卡着了点凉，眼下正咳嗽来着。”

法官鲁勒这才抬头望了望帅克和沃吉契卡。

他竭力将自己装得很严厉的样子。

“磨磨蹭蹭到底还是来啦，你们这两个家伙，”他翻看桌上那许多文件说，“我叫你们九点来传讯，眼下都快十一点了。”

“你是怎么站的？畜生！”他向胆敢用稍息的姿势站着的沃吉契卡问道，“等我叫‘稍息’的时候你才能随便地站着嘛。”

“报告，军法官长官，”帅克的声音响起，“他有风湿症。”

“你最好给我闭上那张嘴，”法官鲁勒说，“等我问到你的时候，你再回答。你在我这里已经过了三次堂啦，老爱说些废话。我的这些案卷哪里去了，你们这些该死的家伙，老给我添麻烦，毫无道理地给军法处添麻烦，这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吗？”

“等着瞧吧，狗杂种们。”当他从一大堆公文里抽出一个标明《帅克和沃吉契卡》的厚厚的案卷时，说道：

“你们休想借一次愚蠢透顶的斗殴事件就赖在师军法处，躲过上前线的日子。为你们这事我还得给军法处去个电话。你们这些个蠢蛋！”



法官叹了一口气。

“别装得那么一本正经的，帅克，等到了前线你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劲头去跟匈牙利民兵打架了，”他接着说，“现在你俩的案子撤销了。你们各自回到自己的连队去，在那里接受纪律处分，然后就随先遣连上前线。你们要是再落到我手里，你们这些杂种，我就要狠狠地教训你们一顿，让你们尝尝我的厉害。这里是你们的释放令，好好拿着。把他们带到二号室去。”

“报告，军法官长官，”帅克说，“我俩一定牢记您的话，多谢您对我们的慈悲心肠，假如我是个普通老百姓的话，我真想称您一声大善人。同时我俩都得再次请您多原谅，我们给您添了如此多的麻烦。我们真过意不去。”

“滚蛋，快给我见鬼去吧！”法官朝着帅克大声吼叫起来，“要不是施罗德上校先生替你们说情，我还真不知你们会落得个什么样的下场。”



当卫兵把他们领到二号室在进入过道的时候，沃吉契卡感觉到自己还真是个老沃吉契卡了，这时才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

领着他们的那个士兵生怕自己赶不上午饭，所以流露出了一种不满情绪地说道：

“喂，能不能走快一点，小伙子们，你们慢得跟虱子爬似的。”

沃吉契卡说了，叫他在此少废话，说幸亏他是个捷克人，要是匈牙利人，早就像撕咸鲑鱼一样撕碎了他。

因为办公室的那些文书、打字员都去吃午饭了，所以押送的士兵只得暂时将他们带回军法处的牢房里，于是气得他把天下的各个种族的军人的办事员统统骂了一通。

“我的那帮人又会把我的那份汤里的几片肉丝捞个精光的。”他垂头丧气地抱怨说，“只会给我剩点儿筋的。昨天也是让我押送两个人到营房去，结果就有人就把我那份口粮吃去了一半。”

“你们军法处的人怎么不想别的一心只想着吃。”已完全恢复了元气的沃吉契卡说。

当他俩把结案的情况告诉一年制志愿兵时，一年制志愿兵高呼道：“这么说，朋友们，你们就要去先遣连喽，这就跟捷克旅游杂志上写的一样，‘祝你们一路顺风，旅途愉快！’出发的准备工作那已是早就办妥了的。我们那著名的管理处的军官们把一切想得可周到了。你们好像是分派到加里西亚去郊游的吧，那就高高兴兴、轻轻松松、快快活活地上路吧！到那即将成为你们战壕的地方，去尽情抒发你们对它的爱慕之情吧。那儿的风景优美至极，是个很有趣的地方。你们在那遥远的他乡，肯定会感到如同在家、在自己的家乡，甚至就如同在自己的祖居一样。你们将怀着崇高的感情踏上通向这个地方的路程。关于这个地方，老贡博尔德^①曾经说过：‘在世界上我从不曾见过比加里西亚这个够糟糕的地方更绚丽的了。’我们光辉的军队在首次远征时期从加里西亚撤退所取得的大量宝贵经验，是我们制定第二次远征纲领的令人欣慰的指南。勇往直前地朝俄国挺进吧，高高兴兴地把所有的

^① 阿·弗·贡博尔德(1769—1859)，德国的自然学家与旅行家。

子弹都朝天放掉吧。”

当帅克和沃吉契卡午饭后要去二号室之前，那位因写虱子诗而遭到不幸的教员进来了，把他俩叫到一边悄悄地说“别忘了，等到了俄国那边，你们就立即用俄国腔对俄国人说‘你们好啊，俄国兄弟，我们是捷克弟兄，我们不是奥地利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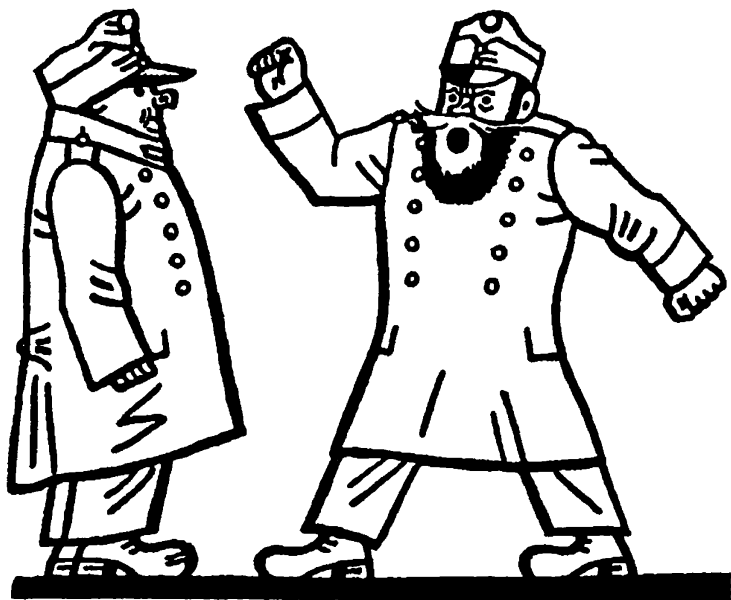
当他们一走出军法处牢房，沃吉契卡突然萌发要在此示威性地表示一下他对匈牙利人的仇恨，表明虽然抓了他，但他不曾屈服、不曾动摇，于是便踩了一下那个不想服役的匈牙利士兵的脚，还对他吼叫：“把鞋穿上，你这个兔崽子！”

“他该对我说句什么，或回顶我一句也好呀，”后来工兵沃吉契卡非常扫兴地对帅克说，“那我准把他那张匈牙利的猪嘴从这个耳朵撕到那个耳朵上去。可这傻小子一声不吭，还任凭别人踩他的脚。他妈的，我没给判上刑，我全身心都不舒坦。好像人家都在笑话咱们：跟这些个匈牙利小子干仗是不值一提的事。可是我们打得跟狮子般的凶猛呀。都是你把事情弄糟了，所以才没判咱俩的刑；给了咱们这么个证明，好像咱们不会打架似的。人们对咱们会怎样想呢？其实咱们干得是很漂亮的。”

“我亲爱的朋友，”帅克和善地说，“我真弄不明白，你心里总别扭别扭的，军法处正式承认我俩是绝对正派守规矩的人，毫无半点挑剔的意思，你为何还不高兴呢？我在受审时，不错，是瞎编了一通，可这是必须的呀！正如巴斯律师对他的所有的委托人总是这样说的‘撒谎是一种义务。’军法官先生问我，为什么我们要闯到卡柯尼先生家去，我非常简单地对他说‘我想，假如我们常去卡柯尼先生家串门，那就能大大增进彼此间的了解。’军法官先生后来也就没再问我什么了。他感觉这已经足够了。”

“你只管记住这一点，”帅克考虑了一下接着说，“在军事法庭上你什么都不能承认。我关在警备司令部拘留所的当儿，隔壁牢里有个当兵的认了罪，其他难友知道后，给了他一顿揍，命令他，让他翻供。”

“我要是干了什么不光彩的事，那我可以不承认，”工兵沃吉契卡说，“可是军法官那家伙开门见山问我‘你打架啦？’我说‘嗯，打架



啦!’他又问‘你折磨人了吧?’——‘是,军法官长官。’——‘你打伤人家了吗?’——‘当然喽,军法官长官。’我是要让他明白,他是跟什么样的一条好汉在说话。可是真丢脸,他们却把我们释放了。可那个法官好像还不相信我是怎么个用皮带真抽那些个匈牙利流氓,把他们打得鼻青脸肿的。你是当场亲眼目睹三个匈牙利小子怎么一下子扑到我身上,可没过多久,我又是怎么样让他们在地上滚作一团,把他们踩在脚下的;可事过之后,却被这个草包军法官停止了对咱们的审判。这就好比对我说‘你们上哪个茅坑去拉屎?闲得无聊来打架!’等打完仗,我退伍了,要是能让我在哪个地方找到这个畜生的话,我就让他们好好看看我到底会不会打架,然后我就到基拉利希达来打一场世界上少见的大架;所有的人都得躲进地窖,只听人说,我是来看望基拉利希达这帮流氓,拜访那伙无赖、坏蛋的。”

在办公室里没费多大劲就办完了手续。一位刚刚吃完午饭、嘴上

还沾着满是油腻的军士带着一副十分庄重的神情把证件交给帅克和沃吉契卡，并且也不放过机会对他俩说上一番话，嘱咐他俩要保持军人的气质。因为他是出生在西里西亚的波兰人，讲着一口地方音很重的波兰话，其中还夹杂着不少文雅的粗俗话，比如“啃胡萝卜的”、“笨腌鱼卷”、“梅花七”、“脏猪”和“我们要往你的月亮脸上抽几个耳光”什么的。

帅克和沃吉契卡就要分道扬镳各自回到自己的团队去。分手时，帅克对沃吉契卡说“打完仗你就来看我吧。每天晚上六点钟起你都能在战场街的‘杯杯满’酒馆找到我。”

“知道了，我一定去，”沃吉契卡回答说，“那里会有什么热闹的事情吗？”

“那里每天都有热闹的事情发生，”帅克应诺说，“要是嫌太安静了的话，那咱们自己可以再干点什么嘛。”

两人分手了。当他们相距颇有一段距离时，老工兵在帅克身后喊道“等我到你那儿去的时候，你一定要找点什么东西来消遣消遣啊！”

帅克也扯起嗓门回答道“等这场战争结束了，你一定要来呀！”

后来彼此都走远了，过了好一会儿从第二排楼房的拐角处还传来了沃吉契卡的声音“帅克，帅克，‘杯杯满’酒馆怎么样？”

而帅克的回答却像回音一样地回荡着“大大的有名。”

“我还以为是斯米霍夫产的啤酒哩！”工兵沃吉契卡从远方传来的喊声。

“那里也有姑娘哩！”帅克叫喊着说。

“那就等打完仗。晚上六点钟见！”沃吉契卡从下面喊道。

“你最好还是六点半来，万一我在某个地方耽搁了呢。”帅克回答说。

然后，还有声音从老远的地方响起，沃吉契卡嚷道“你就不能六点钟到吗？”

“好吧，我就六点钟赶到。”沃吉契卡已是从老远老远的地方听到了朋友的回答声。

好兵帅克就是这样和老工兵沃吉契卡分手的。朋友们在分别的



时刻,总是满怀希望地轻声细语说一声“再会”。



第五章 从利塔河畔的摩斯特 到索卡尔

卢卡什上尉正在十一先遣连的办公室里踱来踱去，心神十分不定。这是营房里一间光线很暗的小屋子，是用木板从过道里隔出来的。里面只放了张桌子、两把椅子、一瓶煤油和一条床垫子。

军需上士万尼克脸朝着上尉站在那里，他整天在这间办公室里创造着军饷花名册，研制着士兵们的伙食账目，实际上，他就算是个全连的财政部长吧，整个白天都待在这里，晚上也睡在这里。



门中站着—个胖胖的步兵，满脸大胡子，活像克拉科诺什^①，他正是新调来给上尉当勤务兵的巴伦，原是捷斯基克鲁洛夫地方的—个磨坊主。

“你倒是给我挑来了—个好—个出色的勤务兵呀，”卢卡什上尉对上士说，“真得感谢你这份意外的大礼啊！第一天派他去食堂领我的中饭，他就敢在路上吃掉—半。”

“怪我不小心洒掉了—些。”那大块头的汉子说道。

“好吧，就算洒掉了，那也只能是汤或肉汁吧，总—不能把红烧肉也洒了呀。而你给我带回来的红烧肉就只有小指甲那么—大，还有，我的苹果烤肉卷又上哪里去了？”

“我，这……”

“赖不掉了吧，是你把它吃了！”

卢卡什上尉讲这最后—句时，神情和声音都特别严厉认真，使巴伦不得不后退—步。

“我已经从炊事班得知，今天的午饭吃了—些什么，是肝泥丸子汤，可丸子在哪里呢？肯定是你在路上将它们捞出来吃了；还有酸黄瓜牛肉，你是—怎么处理的？是不是也把它统统吃了。两大块红烧牛肉啊，你就是给我拿回来半块也好呀！那两块苹果烤肉卷到哪里去了？是不是也给吃了？你这个简直坏透了的、肮脏的猪猡！你说说，苹果烤肉卷到哪里去了？什么？掉到污泥里了？你这个该死的浑蛋！你敢把掉苹果卷的污泥地指给我看吗？什么？碰巧有只狗把它叼走了？我的主啊，我的耶稣基督，我真想扇你几巴掌，让你这张嘴脸肿成—个大桶。你还不认账，你这臭猪！你知道是谁看见的吗？就是上士万尼克。他亲自来说的‘报告，上尉长官，那头馋猪巴伦正在吃着您的午饭呢。我从窗口望出去，正看见他—个劲地往嘴里塞，好像—周没进食似的。’我说‘上士，你就不能给我弄—头好—点的牲口来代替这家伙吗？’”

“报告上尉长官，我觉得巴伦是我们连里十足的笨蛋，简直就是根

^① 据说克拉科诺什是捷克神话中的山神，住在克拉科诺什山麓中。

木头，刚学的枪法一转身就忘得个一干二净。要给他一杆枪吧，他准会闯祸。上次训练时，他差点儿没把边上的一个人的眼睛给打了。于是我想象勤务兵这类活他应该干得好的呀。”

“天天吞吃长官的整份中午饭。”卢卡什上尉说，“好像他的那份口粮还不够他吃似的，还来吃长官的。喂，现在你应该不饿了吧？”

“报告，上尉长官，我总感觉饥饿。谁要剩块面包什么的，我就情愿拿香烟跟他换，可还是不够，我生来就这样。我觉得我该是吃饱了，但却没有！没过一会儿，又感觉好像是长时间没进食似的，肚子饿得不停地咕咕直叫，您听，这鬼肚子又在叫了。有些时候我确实以为是吃够了，再也吃不下了。可不是，一瞅见谁在吃什么，或嗅到了点饭菜的香味，我这肚子就如同灌过肠、洗了胃似的饿得发慌，恨不得将一大把铁钉子吞下去。报告，上尉长官，我已打了请求给我两份口粮的报告，就为了这个我还在布杰约维采找了团里的军医，可他不仅没批给我两份口粮，反倒给了我三天的病号饭，每天只准我喝一小碗清水汤。他说‘我叫你这小子饿个够，下次你要是再来，我准保你走的时候成了一块干木头片儿。’上尉长官，我并非见到什么好吃的，就是一般的东西，我也挺难受的，直咽口水。上尉长官，我真的求求您批给我两份口粮吧！就算不要肉，给我两样主食：土豆、馒头片，随便来点肉汁就行了，我想肉汁一般都会有些剩的……”

“行了，你这般厚脸皮的话我已经听够了，巴伦！”卢卡什上尉回答道，“上士，你见过像他这么个厚脸皮的士兵吗？把我的中饭吃了，还想让我批给他两份口粮。我要让你尝尝滋味，让你饿个够，巴伦！”

“上士，”他转身对万尼克说，“你把他带到威登霍伏尔班长那里去，在今天晚上煮红焖牛肉的时候把这个家伙绑在炊事班院子里，绑上两个钟头。而高度要恰好让他脚尖着地，这样就能瞧得到锅里焖肉的情景了。你就让他们这么办，在分发红焖牛肉时，还要把这浑蛋绑在那里，让他垂涎三尺，像饿狗见了香肠那样。还要告诉炊事员，把巴伦的一份分给别人去吃。”

“一定照办，上尉长官。巴伦，那咱们就走吧。”

他们正要出门时，上尉在门口拦了一下，眼睛死盯着巴伦那紧绷



的脸，扬扬自得地说：“这下你可美了！巴伦，祝你胃口好！你要是再敢偷吃，那就别怪我了，我就把你送到战地军法处去了。”

当万尼克回来禀告说，巴伦已经给绑上时，卢卡什上尉说了：“你是知道的，万尼克，我本不愿这样做的，可有什么办法呢。首先，你得承认，就是一条狗的骨头被抢走了，它还要汪汪叫几声的呀。我不喜欢在我身边有这么一个下贱的东西。其次，绑了他，这对全连在道德和心理上都具有极大的警示意义。最近弟兄们一到先遣连，想起明天或后天就要奔赴前线，他们就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卢卡什上尉像是受尽折磨似的接着说：“昨天夜里演习时，大家应向糖厂后边的志愿兵军校进发。一排是先锋，因为是我领着的，在路上行军还算安静；二排在左翼，应该在糖厂附近散开，执行警戒任务，可他们却像去溜达似的，是又唱又跳的，闹声就连营区都听见了。三排在右翼，任务是侦察树林的地形，他们离我们有十分钟的路程，可这么远也能瞧见小子们在抽烟，到处火星点点。四排本该是后卫，鬼知道是怎么搞的，他们竟然在我们的前边了。因而被我们当成了敌人，我只得在朝着我们开进的后卫前面撤下来。这就是我的十一先遣连。我拿这帮人有什么法子啊！真上了前线，他们会变成什么样呢？”

说这番话时，卢卡什上尉双手合十犹如祈祷状，神情活像个殉道者，鼻尖儿翘得高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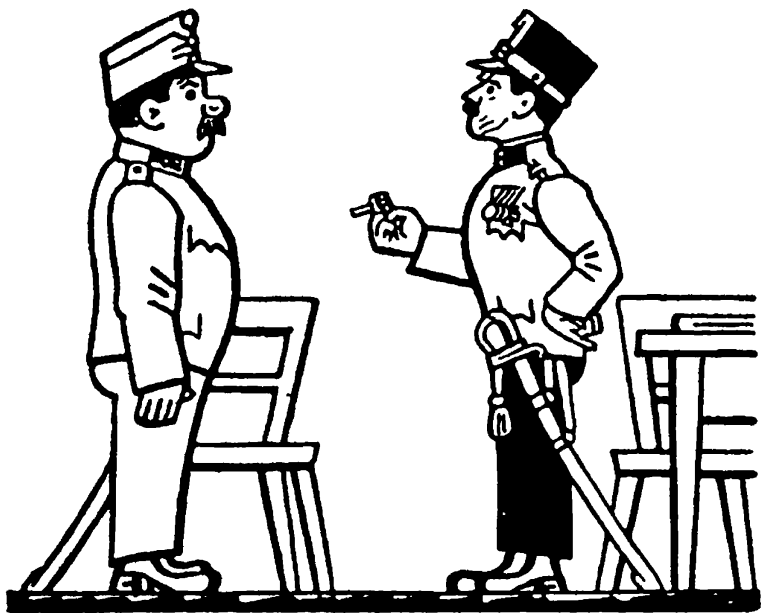
“上尉长官，您就别为这些事儿操那份心了。”上士万尼克竭力地安慰他说：“别过于烦心了。我带过三个先遣连，全都是这个德行，吊儿郎当，得打散了重建才成。这些个先遣连都一样，哪个也不觉得比这个强，上尉长官。最差的要算九连，从连长到士兵，全都当了俘虏。我算捡了条命，因为那次我正好去团里领朗姆酒和葡萄酒了，他们没等我返回就开拔了。”

“您大概还不知道吧，上尉长官，刚才您谈到那个后卫排发生的事情，在前不久的一次夜间演习中，一支志愿兵教导队迂回咱们连，但却迷了路，竟向聂德齐德尔湖开去，走到拂晓时发现陷入了沼泽地。这个教导大队还是扎格纳大尉亲自率领的啊。要是天没亮的话，他们准会走到绍普隆去的！”娓娓道来这些事儿的上士，很欣赏自己是个消息

灵通人士的角色,接着他用神秘的口吻说:

“您大概还不知道吧,上尉长官,”又十分亲昵地对卢卡什眨眨眼,“扎格纳大尉就要当我们先遣营的营长啦!听参谋处的军需赫格纳说,最初是想让您当这个营长的,因为您是我们这里资格最老的军官,可是后来据说师部给旅部来了命令,任命扎格纳大尉先生来当营长。”

卢卡什上尉咬住了嘴唇,点燃了一支香烟。其实这事他早就听说了,并且认为对他是不公平的。扎格纳大尉已经是两次超越他晋升了。但他没多谈,只说了一句“这与扎格纳大尉无关。”



“对此我心里很不舒服,”上士亲昵的声音响起,“参谋处的赫格纳对我说,‘战争刚打起来的时候,扎格纳大尉就想去黑山战役露一手,竟然不顾敌人的机枪扫射,把咱们的人一个连接一个连地赶到塞尔维亚阵地。’步兵在那里不起作用,只有大炮才够得着崖上的塞尔维亚人。最后全营就只剩下八十个人;扎格纳大尉自己也受了伤,住院时又得了痢疾,这之后才来布杰约维采我们团的,听说昨天晚上他还在



军官俱乐部里表态,他盼着上前线,就是把先遣营都丢掉,它还要大显一番身手,挣一个奖章什么的。他还说,上回在塞尔维亚算是不走运,可这回却不一样了,要么与整个先遣营同生共死,要么就晋升中校,那全营就得受磨难喽。我看,上尉长官,这种鲁莽行为也会牵扯到我们的。前不久参谋处赫格纳就说了,您跟扎格纳大尉的关系并不怎么和谐,他肯定会将前线最危险的地段分派给咱们十一连的。”

上士叹了一口气“我觉得,在这场战争里,部队如此之多,战线又拉得这么之长,只有运用某种灵活机动的战术才会比那种单纯的猛攻更有效。我在十连的时候,在杜克拉山口一战中,我就认为应该这么做。那一回,一切都很顺,来了一道‘不许开枪’的命令,我们就停止了射击,专等俄国人靠上来。我们完全可以不开枪就抓获他们的,可是我们的左翼是‘铁苍蝇’,这些个民团就是一群草包、胆小鬼,一听俄国人正向我们这边开过来了,他们便沿着雪地山坡滑下去逃跑了。我们接到命令,说俄国人已切断左翼,我们必须去增援旅部。当时我正在旅部办军粮账目的事,我怎么也找不到团辎重队了,此时,十连的弟兄们一个个来到旅部。到夜里,一共有一百二十人;其他的据说撤退时也迷了路,沿着雪地,像踩着滑雪板似的溜到俄国人那里去了。我们可吓坏了,上尉长官,俄国人在喀尔巴阡山周围都修有阵地呀。后来,上尉长官,扎格纳大尉……”

“别三句话不离扎格纳扎格纳的!”卢卡什上尉说,“这些我都知道。你可别老想交火的时候就跑到仓库去领什么朗姆酒和葡萄酒啦。有人提醒我说你可是个酒桶。只要见到你的红鼻子,立马就知道面前的是个什么货色。”

“这都得怪喀尔巴阡山,上尉长官。在那种鬼地方不喝是不行的,饭送到山上都凉透了,战壕又挖在雪地里,又不让生火,我们只好用朗姆酒来暖暖身子。若是没有我,大家就会像别的连一样,连朗姆酒也喝不上,人也会冻坏的。朗姆酒把鼻子搞红了,确有不利的方面,因为上边有令,红鼻子的士兵就得去侦察。”

“我们的冬天不是已经过去了吗?”上尉含有深意地说着。

“可是,上尉长官,朗姆酒和葡萄酒是一样的,在阵地上一年四季

都是不可或缺的东西。可以这么说：酒能提气。一个士兵，只要半瓶葡萄酒下肚，再加四分之一公升的朗姆酒，他就敢同任何人作战……又是哪个畜生在敲门哪，难道没见门上写的‘请勿敲门！’的字样吗？请进！”

卢卡什上尉朝门口转了一下椅子，只见门缓缓地开了。好兵帅克同样静静地走进了先遣十一连办公室，在门口处便行了个军礼。显然他敲门时并不是没有瞧见门上的“请勿敲门”的字样。

他敬礼的时候，一眼就能让人看到他那情志得意而又无忧无虑的面容。他那般模样就像是一位身着奥地利士兵低级制服的希腊盗神。

卢卡什上尉看见了好兵帅克用他那亲切的目光来拥抱自己的神情时，他立刻闭上了眼睛。

帅克的神情有些像一个久未归家在外流浪的儿子见到父亲为他杀猪宰羊时的模样。

“报告，上尉长官，我又在这里了，”帅克在门边说话时是那样的坦然，使卢卡什上尉猛然醒悟过来。自打施罗德上校告知他，要将帅克送回来仍由他领导的那天起，卢卡什上尉天天都在祈求这个会面的日子越晚越好。每天清晨一大早上尉就在想“今天他一定不会来的。说不定他又出乱子了，人家肯定又把他扣起来了。”

然而，上尉的那些个人的愿望被帅克那淳朴敦厚的照面打碎了。

这时，帅克看了一眼军需上士万尼克，转过身来，从军大衣的口袋里拿出证件笑嘻嘻地交给了他“报告，上士长官，这是团部开给我的证件，说是交给您，还有我的军粮关系和军饷证件。”

帅克在十一先遣连办公室的举止很随便，仿佛他就是万尼克最要好的朋友。可万尼克却只随意、淡淡地说了一句：

“放在桌上吧。”

“你最好让我同他单独谈谈，军需上士。”卢卡什上尉叹了一口气说。

万尼克只好出去了。但他在门外偷听他俩说些什么。

开始，他什么也听不到，因为帅克和卢卡什上尉都不吭声，只是面相觑，互相仔细地端详着。卢卡什上尉看着帅克，好像要用催眠术



让帅克睡过去似的，又像一只大公鸡站立在一只鸡雏面前，会随时向他扑上去。

而帅克呢，却一如往常，温馨地看着卢卡什上尉，就像是对他说：“咱俩又碰面了，我的心肝宝贝，现如今可再没什么能把我们分开了，我的小鸽子！”

卢卡什上尉久不吱声，帅克的眼睛似乎在深情地恳求他“你说呀，我的宝贝，快说出来吧！”

卢卡什上尉用带刺的客气话结束了难以忍耐的沉默“太欢迎你啦，帅克！谢谢你来看我。想想吧，我们很久企盼的贵客终于来了。”

但是他终于没能控制住自己，积蓄已久的怒气化成了狠狠的一拳砸在桌子上。墨水瓶蹦起来了，黑色的水落在了《军饷花名册》上。

与此同时，卢卡什上尉跳将起来，逼近帅克，大声叫道“畜生！”紧接着，他便在这狭长的屋子里走来走去，每从帅克身边经过就吐一口唾沫。

“报告，上尉长官，”帅克说，这时的卢卡什上尉继续在房间内来回地踱着，每走到桌子旁总要抓些纸团，气哼哼地把它扔向屋角。“我大大方方地替您把那封信交到了，我很走运地找到了卡柯尼太太。这么说吧，她很漂亮，虽然我见到她时她正在哭呢……”

卢卡什上尉在军需上士的床上坐下来，用嘶哑的喉咙喊道“你这股傻劲要傻到哪一天才算个完呀，帅克？”

帅克像没听到上尉说话一样，继续说“后来我在那里的确碰到了一点儿小小的麻烦，但是我把责任全揽过来了。他们当然不信是我给那位太太写的信。为了不露马脚，审讯时，我干脆就一口吞下了这封信。往后，纯属偶然（我没有别的解释），我被卷进了一场小小的殴斗中去了，就连这场官司也让我轻松地摆脱了。他们认定我是无辜的，把我发往团部，在师军法处撤的案。我在团里只等了几分钟，上校便来了。他稍稍责骂了我几句，就让我立即到您——上尉长官这里来报到，当连的传令兵。此外，他还让我转告您，请您立即去他那里解决先遣连的事情。这已是半个小时以前的事了。可是上校长官并不清楚我还曾要去团部耽搁一刻多钟，因为还要补给我这一阵子的军饷。当



然军饷应由团部来补,不应该由先遣连发放,因为是团部把我关起来的。那里各个部门都乱糟糟的,把人都搞糊涂了……”

卢卡什上尉一听说他在半个小时前就应见施罗德上校,于是赶忙穿好衣服,说“帅克,你又给我干了件好事!”他说话的口吻透着沮丧,使帅克不得不想说两句友好的话来安慰他。当上尉冲出门口时,帅克在身后喊了两句“不要紧,上校会等您,他现在也没什么要紧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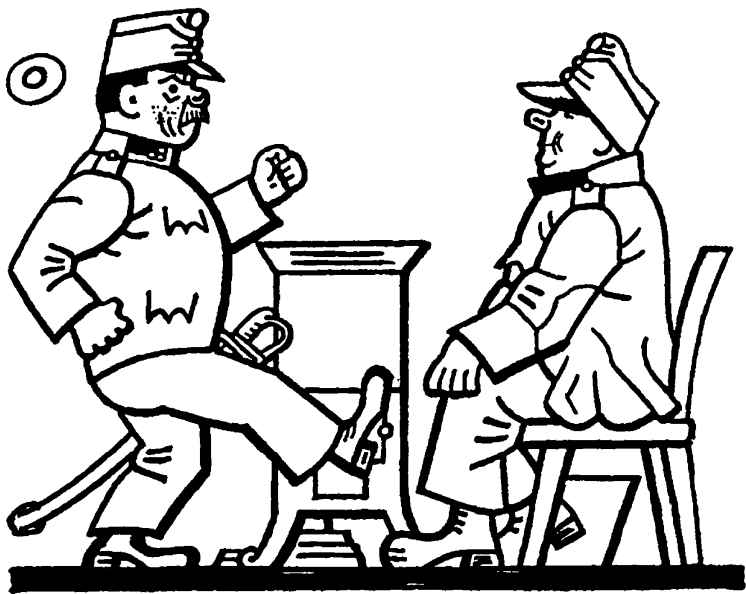
上尉没走多久,军需上士万尼克便进来了。

帅克正坐在椅子上,对着敞开的炉门一块一块地往里面扔煤。炉膛里冒着浓烟。帅克并不理睬在一旁望他扔煤块的上士,仍旧全神贯注地往里添煤。上士狠狠地踢了炉门一脚,并嚷着让帅克从这里滚开。

“上士长官,”帅克十分坦然自得地说,“请让我向您宣称:就算我乐意执行甚至从整个营里滚出去都可以,但我也不能满足您的命令而



滚出去,因为我只服从较高一级的上司的命令。”



“我在这里是这个连的传令兵,”帅克自豪地补充说,“我可是施罗德上校派到十一先遣连卢卡什上尉长官这儿的。我从前给卢卡什上尉当过勤务兵,可如今呢,由于我生来见多识广,我已经升迁了,当了传令兵,我和卢卡什上尉是老相识了。上尉长官,战前您是干什么的?”

军需上士万尼克对我好兵帅克如此这般亲热的语气感到甚为惊讶,竟忘了摆一摆常在士兵面前的那副官架子,倒像是帅克的属下一样回答道:

“我是在卡拉鲁普开药房的万尼克。”

“我也在药房里当过学徒,”帅克说,“就在布拉格贝尔什丁纳街柯柯什卡先生那里。他可是个令人生畏的怪人,有一次我误将他放在地窖里的汽油弄着了,他就把我撵了出去,药房里就再也无人收我为徒。就为了这一桶该死的汽油弄得我手艺也没学成。您给牛配过草

药吗？”

万尼克摇了摇头。

“我们那里给牛配药时先将几张小圣像放入其中。我们老板柯柯什卡是一名非常虔诚的教徒，有一次他在书上查找到了，说圣徒皮利格林能治牲口的胀肚病，于是便去斯来霍夫印了许多皮利格林的像，又花了两百盾在艾玛乌泽修道院给这些圣像净化了一番，把它们放进给牛吃的草药里面，然后用温水将草药和了，再用一个盆子盛着给牛喝了。喂牛的时候，还要对着圣徒的像做祷告，祷告词是我们铺子里的伙计陶亨编的。印制这些皮利格林圣像时，圣像的背面还得加几句祈祷文。晚上柯柯什卡那老头子把陶亨叫过来说：到第二天一早就得将这些圣像和草药的祈祷文编出来，在十点钟他来店之前就准备好，以便送去印刷，牛也在等着这些祈祷文呢。两条道随他挑选：编得好，奖励一个盾；编不好，两周后卷铺盖走人。陶亨先生急得冷汗出了一宿，第二天一大早，没睡好的他未开铺门时，连一句也没想出来。这且不论，就连发明草药的圣徒叫什么也忘了。多亏帮工斐迪南给他解了围。斐迪南是个能工巧匠，门门精通。每回我们在阁楼上晒甘菊茶时，他总要钻到下面去，弄些茶来擦脚，还叫我们这么做，说如此这般脚就不会出汗了。他还能在阁楼里捉鸽子，还会撬钱柜，还给我们讲一些如何挣外快的方法。我那会儿还是个小孩子，但从铺子里拎回家的药比‘慈善堂’^①的还齐全。斐迪南的确帮了陶亨的大忙。他说：‘交给我吧，陶亨，准保他们满意。’陶亨先生立刻打发我去买啤酒给他喝。没等酒买来，斐迪南就编了一半了。他读给我俩听：

我们来自极乐天地，
随身携来灵丹妙宝。
牛儿不分雌雄大小，
均要服用柯家良药。
大牛小牛百病全除，

^① “慈善堂”是当时布拉格最大的医院之一。



服此良药神效不得了。

“然后斐迪南喝了口啤酒，又美美地呷了一口掺和酒精的开胃剂，词儿编得就更快了，也听得更顺溜了：

药为圣人皮利格林创，
不偏不倚两枚盾一包。
圣人皮利格林啊，求您保佑：
牛群吃您的药，欢蹦乱跳。
店主夸您的话啊，家喻户晓。
圣人皮利格林啊，
求您降福把牛儿保。

“随后，当柯柯什卡先生进来后，陶亨先生就随着他去了账房。陶亨先生回来时，拿了两枚盾给我们看，不是像答应给的给一枚，而是两枚啊。他本想和斐迪南平分，可是帮工斐迪南一见到两枚盾，立刻被贪财的鬼迷了心：‘要么得两枚，要么一分不拿。’如此一来，陶亨先生一枚都不给他了，两枚盾自己独吞了。后来，他把我叫到库房，弹了一下我的后脑壳，说要是站在外头讲这词儿不是他编的，就这样的弹法还要来一百下。假如斐迪南去老板那儿告状，我也得证明斐迪南是在胡扯。他还逼着我在一个盛满香蜡的瓶子前对天起誓。而那个帮工却开始在弄草药的过程里报复了。我们在阁楼上的大桶里搅拌草药，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些耗子屎，混在草药里，而后还在街上拾来马粪，在家里先晒干了用研钵捣烂，掺进拌有圣徒皮利格林像的草药里。这还不够，他甚至往药桶里拉屎拉尿，然后乱搅一通，搅得跟糠皮粥似的……”

电话铃响了。上士立即跑上去拿起听筒，又很厌烦地把它往叉架子上一扔，说道“我得上团部去。总是这么突然喊人，我真受不了这一套。”

又只有帅克一人了。

没过多久，电话又响了。

帅克取下听筒讲起话来：

“找万尼克吗？他去团部了。你间接电话的是谁？十一先遣连的传令兵。你是谁？十二先遣连的传令兵？哎哟，原来是同行啊。我叫什么？我叫帅克，你呢？布劳恩！你是不是有个叫布劳恩的亲戚住在卡尔林城的滨河街？开帽子铺的。没有？你不认得他？……我也不认识。我只是坐电车打那儿过，看见了块招牌。有什么消息？我什么也没听说。我们何时开拔？我还从没跟什么人提过这事儿哩。你问我们去哪儿？”

“笨蛋！跟先遣连上前线呗！”

“这我可还没听说。”

“你是个传令兵吗？你不清楚你的中尉……”

“我的长官是上尉……”

“这无关紧要。你们那位上尉到上校那儿开会去了吗？”

“上校已经请他去了。”

“你瞧，我们这位也去了，十三先遣连的连长也去了。我刚和他们的传令兵通了话呢。我讨厌这股子忙乱劲儿，快要开拔了，你啥也不知道？”

“我是什么也不知道。”

“你可别装糊涂！据说，你们的军需上士已拿到前线部队的配给通知单了。你知道吗？你们那儿有多少人？”

“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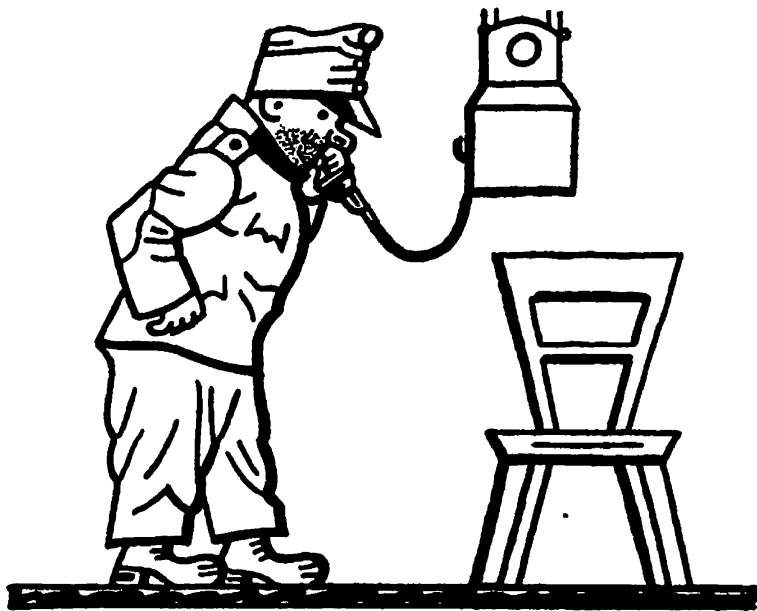
“你这个草包，说了又怎么样？我又不吃你！”（听见对方在对身旁的一个人说“弗朗达，你拿起那个话筒来，听听十一连这么个草包传令兵。”）“喂，你是不是睡着了？没睡着，答话呀，你的同伴在问你呀。你还是不知道吗？别装蒜了！你们要领罐头的事，你们的上士啥也没说吗？你与他从来就没谈到这类事？你这个草包！什么？这不关你的事（听见对方的笑声）？你真是宝贝儿！好吧，一听到什么就给十二先遣连来个电话吧，亲爱的小笨蛋！你是哪里人？”

“布拉格人。”



“那就更应该聪明点。等一等，你们那个军需上士是什么时候去团部的？”

“刚去不久。”



“原来是这样。你就不能早点说吗？我们这里的上士也是刚刚去的。有烤制品要分。你没同辎重队的人聊过吗？”

“没有。”

“我的天哪！你还是布拉格人？你什么也不管，一天到晚净干什么？”

“我是一小时前刚从师军法处来的。”

“这完全是另一回事。朋友，我今天就看你去！摇两下铃再挂上吧！”

帅克刚要点燃烟斗，电话又响了。帅克心想“去他妈的吧，我可没有工夫跟你们扯淡。”

电话铃却一个劲儿地响着，帅克终于按捺不住抓起话筒，冲着里面吼道：

“喂，你是谁？我是十一先遣连传令兵帅克。”帅克从回话中已经听出来了是卢卡什上尉。

“你们在那里干什么呢？万尼克去哪儿啦？赶快叫他来接电话。”

“报告，上尉长官，电话刚响不久。”

“听我说，帅克，我没时间跟你瞎扯淡。在部队里，打电话绝不能胡扯，必须简单明了。还有，答话的时候你也不用说‘报告’、‘上尉长官’这一套。我现在问你，帅克，万尼克还在不在你那儿？要他立即听电话！”

“报告，上尉长官，他没在我这里。他刚离开，去团部了。走了不到一刻钟。”

“帅克，你听着，等我回去再跟你算账。你说话不能简短点吗？你现在好好听着！明白吗？今后不许你以电话里有杂音来搪塞。你一放下电话，马上就……”

挂了。电话铃马上又响了。帅克摘下听筒，只听得一大堆臭骂：“你这畜生、地痞、坏蛋！你搞什么鬼？为什么挂电话？”

“是您的指示，我才把电话挂上的。”

“再过一小时我就回来，帅克。你就等着吧！现在你马上去楼里找个排长来，福克斯来也行，告诉他马上带十个人到团部仓库领罐头。重复一遍，他该干什么？”

“带十个兵到团部仓库给连里领罐头。”

“你总算变得聪明一点了！现在我就往团部打电话叫万尼克，让他也去团部领罐头。要是这时候他回来了，叫他把其他事先放下，尽快到仓库去。现在你可以挂听筒了。”

帅克找了好半天福克斯排长和军士们，然而却白忙活了。他们全在厨房里啃骨头，一面还拿着捆绑着的巴伦开心。得蒙他们的关爱怜悯，把他绑在一棵大树上，脚尖刚好沾着地面。这一切构成了一派颇有趣味的景致。有个炊事兵弄来了一块排骨，塞进他嘴里。这位被绑着的巴伦无法用手，便小心翼翼地用嘴咬住骨头，再用牙和牙床翻弄



它,带着一种林中妖人的表情啃着肉。

“你们哪位是福克斯排长?”帅克问,他终于找到他们了。

福克斯瞧见叫他的是个普通士兵,觉得没必要答理他。

“我清楚地对你们说,”帅克嚷道,“我要问到何年何月才有人答应? 哪位是福克斯排长?”

福克斯走过来,盛气凌人地骂了帅克一通,说对他讲话要有礼貌,他可不是排长,而是排长长官,不能说“福克斯排长在哪儿?”应该说:“报告长官,排长长官在吗?”他在这个排里,要是有人不说“报告长官”,他马上就给他个耳刮子。

“小心点儿!”帅克一本正经地说,“别再耽搁了,快叫十个人来,让他们到仓库去领罐头。”

福克斯听到这话有点儿惊讶,说了声“什么!”

“别什么什么了,”帅克回答说,“我是十一连的传令兵,刚才我与卢卡什上尉通了电话,他说‘马上带十个人到仓库去。’要是你不去的

话,福克斯排长长官,我马上去回话,卢卡什上尉长官可是点名要您去。这不用多说了!卢卡什上尉还说‘电话里讲话应当简单明了。’已经说了福克斯排长去,福克斯排长就得去!这个命令,可不是请您去吃饭,您可别说三道四,在部队里,尤其是在打仗的时候,动作慢了就是犯罪。‘假如福克斯排长不立即去的话,你就马上给我打个电话,我去找他算账!把这福克斯排长压成肉酱!’亲爱的,您对上尉长官的厉害有所不知吧!”

帅克扬扬自得地瞅着士官们,他们被这一席话震住了,神情相当沮丧。

福克斯排长嘀咕了几句谁也听不清的话,快步走了。帅克朝着他的背影喊道“我可不可以给上尉长官打电话,说事情都已办妥了?”

“我这就带十个人去仓库。”福克斯排长在楼梯口回答道。帅克听了不吭一声,丢下这群惊诧的士官们走了。

“要出发了!”小个子班长布拉热克说,“我们这就要收拾行李了。”

帅克回到了十一先遣连办公室。正要点烟斗,电话又来了。又是卢卡什上尉同他讲话。

“你到哪儿逛去了,帅克?我三次来电话都没人接。”

“我自然是找人去了,上尉长官。”

“人是不是都去了?”

“那还用说,全去了。可我说不好他们是不是到了。要不要我去看一眼?”

“你见到了福克斯排长了吗?”

“见到了,上尉长官。开始,他对我说了几句‘什么?’后来,等我提醒他,电话里讲话得简单明了……”

“别瞎扯啦,帅克!万尼克回来没有?”

“还没有呢,上尉长官。”

“别对着话筒嚷嚷,你知道那个该死的万尼克去哪里了吗?”

“上尉长官,我不知道那个该死的万尼克去哪里了。”

“他去过团部,后来又去了别处。他是不是到小卖部去了!帅克,



你去找一找,叫他立即到仓库去。另外,你找布拉热克班长,叫他马上给巴伦松绑,让巴伦到我这里来。挂上听筒吧。”

帅克真的忙起来了。他找布拉热克班长,把给巴伦松绑的命令传达给他。布拉热克班长嘟囔着说“他们在困难面前总是畏缩的。”

帅克亲眼目睹了给巴伦松绑,又陪着他一起走,因为他还得去小卖部找万尼克,他俩正好同路。

巴伦称帅克为自己的救命恩人,他允诺等家里寄来吃的,将与帅克分享。

“我们老家很快就要杀猪了,”巴伦郁闷地说,“你喜欢哪种香肠:掺猪血的还是不掺的?你尽管说,别不好意思,我晚上就给家里写信。我家的那头猪得有一百五十公斤重,长得跟猎狗一样。这种猪,肉最香,谁见了谁爱。这猪种好啊,不怕折腾,膘有巴掌厚。我在家的時候,总是自己做香肠。吃这种馅儿的香肠有时吃得肚皮都快胀破了。去年我家那头猪长到了一百六十公斤。”

“这才叫猪呐。”他欢天喜地地说。分手时,他紧握着帅克的手,说“我们就是给它喂土豆,连我都奇怪,它怎么那么能长。我在咸火腿里加上土豆馒头片,洒上点儿油渣末,再加上点白菜,那真是好吃极了!连舔舔指头都有味道啊!吃过之后,再美美地来点啤酒,这可不是混混温饱,而是上天堂了。一个人还想要什么呢?可是战争把这一切都给葬送了。”

大胡子巴伦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到团部去了。帅克则沿着一条大菩提树围成的林荫路来到了兵营的小卖部。

军需上士万尼克正四平八稳地坐在小卖部里,对一个挺熟的参谋处的军士讲着战前用水泥浆合制搪瓷釉发财的事。

军士已喝得迷迷糊糊。上午从巴尔杜比采来了个地主,他的儿子在这支部队里当兵,他送了军士一大笔钱,还请他在城里从早上到中午吃了一顿。

眼下那军士有气无力地坐在那里,肚子里折腾得要死,也不清楚自己在说些什么,对上士讲的搪瓷釉也不管理的。

他一门心思地在想自己的事,嘴里胡唠叨着,说从特舍博尼到佩

尔赫希莫夫有一条铁路支线，还会有一趟返程车。

帅克进来时，万尼克还在费劲地给参谋处军士讲解一公升水泥浆能挣得了好多好多钱。参谋处的军士则回答得完全驴唇不对马嘴：

“他在往回走的路上就去了，只留下了一封信。”

当他见到帅克时，他明显地把帅克错当成了一个他很讨厌的人，于是就朝着帅克骂了起来，说他是那种会腹语术的人。

帅克走到同样醉得晕乎乎的万尼克面前，但见他兴致颇高，也很和善。

“上士长官，”帅克对他说，“您得快点到团部仓库去，福克斯排长已带了十个人在那里等您去领罐头。您连滚带爬地快点走吧，上尉长官已来过两次电话了。”

万尼克哈哈大笑“哼，去拿罐头，那我可能就是发疯了。亲爱的，要是罐头我就不是人，我的小天使！有的是时间，又没烧起来，忙什么？我的小乖乖！等卢卡什上尉先生掌管了像我管的那么多的先遣连时，他才有资格来说三道四，到时候他也就不会拿他那套‘快点去’来打搅人家啦。我已经从团里接到命令明天就开拔，让赶紧收拾行装，马上还得去领口粮。我该干的都干了，拐到这里来高高兴兴地喝几盅。我在这里蛮畅快的，别的事随它去。罐头又没长腿，跑不了的，早晚会是我们的，说那仓库，我比上尉先生明白得多，我也知道军官们在上校先生召开的会上都扯了些什么。上尉先生只是靠想象，认为团里的仓库里有罐头。可我们团里的仓库里从来就没放过罐头，而我们要罐头的时候，总是从旅部那儿弄点来，或是从别的有交情的团部那里借点来。光是贝纳舍夫团，我们就欠人家三百多斤。嘿嘿！随他们在那里扯吧！用不着慌。等那些人一到那里，仓库保管员就会告诉他们的，说他们定是些疯子。有哪个先遣连领到过罐头出发的。”

“你说是不是，老朋友？”他转身对参谋处军士说。这个军士不是迷糊了就是在说梦话，只听他回答道：

“当她迈步向前，头上撑着把雨伞。”

“什么都不管，随它去，这最好了，”上士万尼克接着说，“要是现在他们在团部里说明天就走，那是连三岁小孩也不信的胡言乱语。没有



车皮怎么走？他们给调度室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在场，站上一节车皮都没有。上一个先遣连也是这样。那一回我们在站台上等了两天，总盼着哪位老爷发慈悲，给我们拨一列车来。到后来我们总算上了车，但又不知道车是往哪儿开的。连上校都不知道。我们开过了整个匈牙利，可还无人知晓，我们到底是去塞尔维亚还是奔向俄国。每到一站我们就和师部联系。我们简直就是一块破布没人理会。终于我们到了杜克拉城附近的一个地方，在那里我们被打得落花流水、狼狈不堪，我们就又坐上火车进行整编。别瞎忙！船到桥头自然直，用不着慌。就这么办，没啥好说的！”

“他们这儿今天的葡萄酒可真有劲儿。”万尼克接着说，根本没听见那参谋处军士咕噜些什么。

“请相信，我至今都不曾好好享受过！这个问题使我感到奇怪。”

“我干吗要为先遣营走的事瞎操心呢？我在第一个先遣连出征时，只用了两个小时就把一切办妥了。我们现在的先遣营各个连足足花了两天才准备好，而我们当时的连长是谢诺希尔中尉，他可是个花花公子，对我说‘弟兄们，不用急！’最后不是挺顺的嘛。火车启动前两小时我们才开始装车。我看你还是在哪儿坐一坐……”

“不用了，”好兵帅克自我克制地说，“我还是回连部去，万一来了什么电话呢？”

“那你就去吧，我的宝贝。可是你得用心记住：你这样子做并不漂亮；一个好的传令兵是绝不会到需要他的地方去的；也绝不会这么热衷于自己的义务。没有比做一个想把战争抹掉的鲁莽传令兵更坏的事了，亲爱的宝贝儿。”

可是帅克已走出门去，赶往先遣连的办公室去了。

剩下万尼克一个人，因为根本没法说那个参谋处军士是否称得上是他的朋友。

参谋处军士已失去了清醒，边喝边嘟囔着，一会儿是捷克话，一会儿用德语把一些神奇古怪的事毫不相干地连在一起。

“我多少次走过这个村子，根本想不到这世界上还能有这么个村子。半年之后，我就要参加国家考试，取得博士学位。我成了老废物，

感谢您，露希。装潢得很漂亮地出版了。或许你们中有人还记得吧。”

军需上士无聊地用手指击打着一首进行曲，然而没敲多久，门开了。军官食堂的炊事员约赖达走进来了，坐到了一张椅子上。

“今天我们得到命令了，”他没好气地说，“让我们去领路上喝的白兰地，可是我们的罗姆酒的瓶子没空出来，还得倒一下，把我们累得够戗。炊事班的人对先遣连的人烦透了，我们把分菜的份数也搞错了。上校去吃饭，没他的了。所以此时正给他摊鸡蛋呢，简直是开玩笑。”

“这真是挺有趣的冒险行动。”万尼克评论道。他在喝酒的时候总喜欢用些很棒的字眼。

炊事员约赖达却讲起了与他过去所从事的职业有关的哲理。战前他出版了一部名叫《生死之谜》的与亡魂交流的杂志和小册子。

战争期间他混进了团部军官食堂后，一边烤肉，一边常常滋滋有味地看翻译过来的古印度佛经《启示录》。

施罗德上校喜欢把他当做全团的标兵来看待。军官食堂也放出话说他们有个走阴巫师的炊事员，能揭示生死的奥秘，还能做可口的烤里脊或焖肉，以至于杜费克中尉在科马罗夫地区受伤之后，还始终不忘呼喊着他的名字。

“嗯，”约赖达突然说道，他尽量压在椅子上不动弹，而喷出去的朗姆酒十步远都能闻到。“今天上校先生没分到他的那份饭菜。在他看见就剩下土豆时，马上就觉得不对劲儿。你知道什么是‘不对劲儿’吗？这是一种饥饿的表现。我当时就对他说‘上校长官，腰子没您的份儿了，您还有足够的勇气去冲破这种命运的捉弄吗？上校长官，您会有好报的：今天的晚饭您注定会吃到肉卷、焖牛肝加煎鸡蛋的。’”

“我亲爱的朋友，”他停了一下认真地对军士说，同时随便一招手，把桌上的玻璃杯全打翻了。

“所有的表象、形态和物质都是靠不住的，”走阴巫师约赖达炊事员在打翻杯子之后低沉地说，“有形即是无形，无形即是有形，无形与有形是不可割裂的；有形与无形也是不可分割的。凡无形之态，即为有形之物，凡有形之物，即为无形之态。”

走阴巫师约赖达炊事员沉浸在一片宁静之中，他手托着头，凝视



着滴满酒的湿乎乎的桌面。

参谋处的军士还在没头没脑地说着胡话：

“粮食从地上消失了——没有了——他就在这种心情下得到邀请，并到她那儿去了——降灵节是在春季。”

军需上士万尼克依然敲打着桌面，品着酒，时不时地想到有个排长带着十个人在仓库那边等他。

想到这儿，他浅浅地一笑，毫不在意地挥了一下手。

他很晚才回到十一连连部，帅克还等在电话机旁。

“有形即是无形，无形即是有形。”他慢条斯理地说着，和衣倒在了床上，立即沉沉睡去。

帅克一直待在电话机旁，因为两小时前卢卡什上尉曾经来电话说，他还在上校先生那儿开会，可是他忘了通知帅克不必在电话机旁老等着了。

后来，福克斯排长来对帅克说，他带着十名士兵干等了半天军需上士，而且还发现仓库的门统统锁着的。

再后来，福克斯走了，那十名士兵也一个个地溜回了营房。

帅克不时地拿起听筒偷听别人的通话，觉得很过瘾。这是军队里刚安装的一种新式话机，好处是在线上能清楚地听到别人的谈话。

辎重兵和炮兵对着骂，工兵冲着军邮所发脾气，射击培训班骂机枪班。

帅克一直在电话机旁……

上校那里的会还在开着。

施罗德上校正大讲特讲其野战攻防之最新理论，并着重强调投手的作用。

他讲话是忽左忽右，一会儿谈到两个月前构建的南方和东方战线，一会儿又谈到各部队之间联络的重要性，忽而扯到毒气产生的窒息、对空射击、前沿士兵的装备，忽而又扯到队伍之间的相互关系。

他讲到了高级军官与下级军官、下级军官与普通军士的关系，谈到投敌叛变问题，谈到政治事件，还强调捷克兵有百分之五十在政治上是不可靠的。

“对，诸位，不管你们怎么说，克拉马什、谢依纳尔和克洛法奇^①……”大部分军官一边听他唠叨一边暗自嘀咕：这个死老头不知要扯到猴年马月才有个完。可是施罗德上校依然继续扯着刚建立的各先遣的新任务、本团的阵亡军官、齐伯林飞船、西班牙骑兵、军人的宣誓……

讲到最后一个问题时，卢卡什上尉突然想到全先遣营的人都宣过誓了，只有好兵帅克一个人没宣过誓，因为他当时还待在师军法处。

想到这里，他猛地咯咯笑起来。这是一种没头没脑的笑，旁边的几位军官受了感染，也笑了起来。卢卡什的笑声引起了上校的关注；此时他刚讲到德军从阿登撤退中所汲取的经验。他把整个过程搞得颠三倒四，最后说“诸位，这里一点儿可笑的东西都没有啊。”

后来，大家都去军官俱乐部了，因为旅部叫施罗德上校接电话。

帅克正在电话机旁打盹，突然电话铃声把他从瞌睡中吵醒。

“喂！”他听到耳机里说，“我是团部办公室。”

“喂！”帅克回答说，“我是十一先遣连办公室。”

“别啰唆了，”他听到耳机里说，“拿支铅笔来记，你听着！”

“十一先遣连……”

下面是一大串古里古怪、乱七八糟的，因为十二和十三先遣连也都在通话，团部来的电话记录全被这一片嘈杂声淹没了。帅克一个字也没听清。后来耳机中杂音小了点，帅克才听到里面说“喂！喂！重复一遍，快！”

“重复什么呀？”

“重复什么，你这头蠢驴！电话记录呀！”

“什么电话记录？”

“妈的，你聋啦？我刚刚口授给你的呀，笨蛋！”

“我什么都没听见，因为有人总打岔。”

“你这个猴子，你认为我在跟你扯淡吗？你到底是写还是不写？”

① 克拉马什、谢依纳尔是捷克民族民主党的领袖人物；克洛法奇是捷克民族社会党的领袖。



笔和纸都准备好了吗？没有呢？你这畜生！什么？我还得等你去找纸笔？哼，你是个老爷兵吧！喂，怎么样了？能找到吗？什么？你已经找着了？你总算磨蹭够了。你是否为此事还得去换件衣服吧？老兄，好，你听着！十一先遣连复述一遍！”

“十一先遣连。”

“连长，记好了？复述一遍！”

“连长……”

“明天早上举行会议。……写好了吗？复述一遍！”

“明天早上举行会议……”

“九点钟——署名。你知道，署名是什么意思吗，猴崽子？是，‘署名’的意思！复述一遍！”

“九点钟——署名。你知道，署名是什么意思吗，猴崽子？是‘署名’的意思。”

“笨蛋！署名是施罗德上校，小畜生！记下来了么？复述一遍！”

“施罗德上校，小畜生……”

“好了。你这头笨牛！接电话的是谁呀？”

“我。”

“我的老天爷！这个‘我’是谁呀？”

“帅克。还有别的事情吗？”

“谢天谢地，没了。可你该叫做笨牛！你们那里有什么新情况？”

“没什么，还那样。”

“你很高兴，是吗？据说你们那里今天绑了一个人？”

“他是上尉长官的勤务兵。他偷吃了上尉长官的饭，你知不知道我们何时出发？”

“老兄，这是连老头子自己也不知道、也回答不了的问题。晚安！你们那里有跳蚤吧？”

帅克挂上电话，去推醒军需上士万尼克。上士烦躁地反抗着，当帅克摇晃他的时候，他打了帅克的鼻子一下，然后翻身俯卧着，双脚直往被子上乱踢。

但帅克还是把他弄醒了。他揉揉眼，翻过身来仰面朝天，惊慌地

问“出什么事了?”

“也没什么大事,”帅克回答说,“我只是想和您商量商量。我刚接了一个电话,让卢卡什上尉明天上午九点钟再去上校长官那里开会。我现在不知道如何是好。我是该马上汇报呢,或是等明天早上再说?我想了好半天:不知道该不该叫醒您,您睡得呼呼的。后来我拿定主意,管它呢,还是要请您出点子……”

“看在上帝的分上,你让我睡会儿觉吧!”万尼克哀求道,还大大地打了个哈欠,“你就早上去吧,但别再叫我了。”他翻了个身,又睡着了。

帅克又在电话机旁坐下,把头靠在桌子上,打起瞌睡来。电话铃声又把他吵醒了。

“喂!十一先遣连吗?”

“是,十一先遣连,你是谁?”

“十三先遣连,喂,几点啦?我叫不到总机,半天也打不进去。”

“我们这里的钟停了。”

“那么,你们和我们一样了。你知道什么时候开拔吗?你跟团部通过话吗?”

“你们和我们一样,屁都不知。”

“嘴里干净点,小姐!你们领着罐头了吗?我们的人啥也没领到,仓库都锁着呢。”

“我们也是空着手回来的。”

“这样乱哄哄的,真没必要。你认为我们会开向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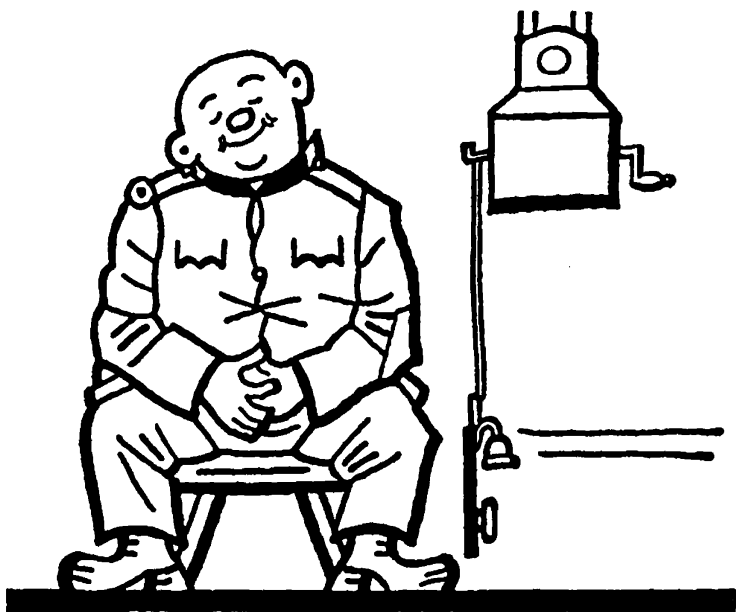
“开赴俄国。”

“我倒认为是去塞尔维亚。等我们去了布达佩斯就知道了。如果车子往右开,那就是塞尔维亚;要是往左,那就是俄国了。你们发干粮袋了吗?听说,我们增加了军饷。你会玩‘红菜头’牌吗?会玩?那你明天过来吧。我们每天晚上都无事可做。你们那里有几个看电话的?就你一个啊?那你还管它个屁,去睡觉吧!你们那里的规矩真有点怪!你就像瞎子拉琴任其摆布。哦,总算给我接通了,你好好去睡你的觉吧?”

帅克还真的在电话机旁甜甜地睡去了,也忘了挂上听筒,所以谁



也打搅不了他的美梦。团部电话员又有事情要通知十一先遣连,叫他们明天中午十二点之前向团里报告,还有多少人没注射伤寒预防针,可是十一先遣连的电话就是叫不通,气得他们直跺脚骂娘。



卢卡什上尉一直跟尚茨莱尔军医待在军官俱乐部里。军医分着两腿骑在椅子上,用台球棍有节奏地打击着地板,同时还念着下列一大堆话:

“萨拉泰人的苏丹王撒拉丁最早确定卫生队的中立性。

“必须救护双方的受伤人员。

“必须用对方的补偿费来支付伤病官兵的医药和护理费。

“必须批准为他们派来持有将军才能签发的许可证的医师与护士。

“被俘和受伤官兵应该在将军的保护与担保下遣返或交换。今后他们还仍然可以服役。

“双方患病人员都不应被俘或杀害,而应送往中立地区的医院,应

该可以给他们配备卫兵。卫兵和病人一样,经将军批准也可返家。同样,随军神甫、外科医师、药剂师、护士以及其他服务人员都应照此行事。”

这时尚茨莱尔大夫已敲断了两根台球杆,可一直未说完如何保护战斗中的伤病人员的奇异高论;而且他的论断还总与什么将军的认可掺杂在一起。

卢卡什上尉喝掉了剩余的黑咖啡就回家了。他一进来就发现大胡子勤务兵巴伦正忙着拿一个杯子搁在上尉的酒精灯上煎香肠。

“我又犯了……”巴伦前言不接后语地说,“报告,请允许我……”

卢卡什斜了他一眼。突然间他觉得巴伦好像个大孩子,一个纯真无瑕的生物。而卢卡什上尉又想到自己因为他吃得多就把他绑起来的事,立马关怀起他来。

“你尽管煎吧,巴伦,”他说,一边取下军刀,“明天起我就叫他们发给你两份口粮吧。”

卢卡什上尉来到桌边坐下。他此刻心潮起伏,开始给他姑姑写了一封很有感情的信。

亲爱的姑姑:

我刚接到命令,让我带领本先遣连即将开往前线。这或许是我写给你的最后一封信了。前方战斗激烈,我方伤亡惨重。所以在信的结尾,我不便用“再见”二字,而是向你告个永别,我想这也许更适宜些。

“明天早上起来再写完它吧。”卢卡什想了想就去睡觉了。

当巴伦看到卢卡什上尉已睡着了,便又像夜间的蟑螂一样开始东摸西找,把卢卡什上尉的箱子打开了,咬了一口巧克力。卢卡什上尉在梦中动了动身,把他吓了一跳,急忙把咬过的巧克力塞进箱子里,一点不敢动了。

过了一会儿,他悄悄地挪动身子走过去偷看上尉写了些什么。



他读了上尉那封短信，尤其被那“永别”一词所打动。

巴伦躺在门边的麦秸垫子上，想念着故乡和宰猪的情景。

他脑子里总在转着做肉肠的念头，想着应该先把它扎个眼放气，不然一煮就会爆花。

又想着邻居家有一回做的肉肠全都爆开了、煮烂了，所以他总睡不踏实。

他还做了个梦，梦见他找了一个不太在行的香肠师傅帮他做肝肠，刚灌了馅儿肠衣就破了。又梦见那个杀猪的忘了如何做血肠，把猪头肉都给糟践了。而且弄好的肝香肠又没扎够木针。后来，又梦见他上了军事法庭，因为他在野战炊事班偷肉时被人家抓住了。他看见自己被挂在利塔河畔布鲁克城兵营的林荫路上的一棵菩提树上。

随着各连炊事班早晨煮罐头咖啡散发出的香味，帅克醒来了。他惯性地挂上听筒，就像刚刚打过电话似的，然后在屋内作了一番清晨漫步，嘴上还哼着小曲儿。

他从一首歌的中段唱起，唱一个士兵怎样化装成一个姑娘，到磨坊里与他的小情人幽会，磨坊主却要将他带到自己女儿那里，而走之前他对女主人喊道：

老婆子，拿晚饭来，
喂饱这姑娘！

女主人喂饱了这骗人的汉子，接下来，家里便闹出了悲剧一场：

磨坊主清早把身起，
只见门上字两行：
你们的闺女小安娜。
再也不是黄花女儿家。

帅克是如此卖劲地唱着最后一句，把办公室都吵翻了。军需上士万尼克也给他吵醒了。他问帅克几点了。

“刚刚吹了起床号。”

“等咖啡喝完了我再起，”万尼克这样决定了。他总是这样不慌不忙的，“不然的话，他们又会让咱们瞎忙活，像昨天领配给罐头似的白白地跑来跑去……”万尼克伸了一个懒腰，打听他回来时是不是说了一些废话。

“只是稍稍多了点，”帅克说，“您不停地叨咕着什么有形不是有形，无形才是有形，有形又是无形了。不过没多久就累了，不一会儿您的鼾声大起，像拉锯似的。”

帅克不再说了，走向门口，又走回到上士床前，停下脚步说：

“这和我们个人有什么关系呢？上士先生，当我听见您说有形和无形时，我就想到了一个叫扎特卡的路灯工，他在莱特尼城的煤气站工作。掌管路灯的开关。他可是个见过大场面的人物。莱特尼的酒店他都逛遍了，因为从点灯到灭灯中间间隔挺长的，等清晨返回煤气站时，说出的话就跟您昨天差不多，只不过他说的是‘骰子是玩牌时用的，所以才会是有棱有角的。’这是我亲眼在煤气站看到的，那一次，一个喝多了的警察因为街道脏了而错把我抓了，本应带到警察所去，却把我弄到煤气站了。

“之后呢，”帅克压低嗓音说，“扎特卡的下场可惨了。他参加了圣母团，经常跟一伙天堂的母山羊^①一起到查理广场的圣伊格纳茨教堂去听叶梅尔卡^②牧师布道。有一次当传教士们到圣伊格纳茨教堂去的时候，他忘了把辖区的路灯关掉，因此在那个地区的所有的路灯的煤气着了三天三夜。

“这太糟糕了，”帅克接着说，“就比如有人大讲起哲学来，还满嘴喷着酒气。几年前，七十五团的少校布吕歇尔调到这里来了，他每月一次总把我们叫去排成方阵，给我们宣讲一通什么叫军衔。他只

① “天堂的母山羊”是对祈神的妇女的谑称。

② 是当时著名的一个反对一切进步的传教士。



喝李子酒这一种。‘弟兄们，每一名军官，’他在兵营的大院里对我们说，‘绝对是最完美的生物体。他所具有的智慧比你们所有人的加在一起的总和还要大一百倍。弟兄们，你们就是用脑筋想一辈子，也绝想象不出有什么比军官更完美的东西了。每一名军官都是一类不可或缺的生物；而你们，士兵们，只是一类偶然的产物。你们可以存在，但并不是必须存在。士兵们，打起仗来，你们为皇上去慨然赴死了，那很好。但这并不能引起多大的改变；可要是军官死在你们前头了，那你们才会领悟到你们对他们的依赖有多大，他的牺牲是多么大的损失。军官必须存在，而且就是因为有了军官们，你们才能存在。你们来自于他们，没有他们，你们是不成的，没有军官，你们连个屁都放不出来。士兵们，无论你们明白不明白，军官就是你们的道德规范，因为每一项规范都得有它的制定者。士兵们，对军官，你们必须尽到你们的一切职责，毫不犹豫地去执行他的每项指示，无论你们是否乐意。’

“有一次布吕歇尔少校在训话后，沿着我们的方阵队形，挨着个儿地问：

“‘当你请假逾期未归时，你有什么感受？’

“士兵们的回答各式各样。有的说还没干过这类事；有的说起过了就会闹肚子；还有的说像受了禁闭处分一样。布吕歇尔少校立刻将这些人轰到一边去了，罚他们在院子里做徒手操，因为他们表达不出来有什么感受。在轮到我之前，我想起了他最近一次对我们的训话。等他一走到我跟前，我便十分平静地对他说：

“‘报告，少校长官，我每遇超期，内心总感到不安、惶恐和良心的谴责。每逢我准时赶回营房，我就感到愉悦，心神气爽，油然而产生一种内心的满足感。’”

“说得大家哈哈大笑，布吕歇尔少校冲着我吼道：

“‘你这个臭小子，趴在床垫子上打呼噜的虱子！你们看这该死的家伙还在这里开玩笑呢！’

“于是给我上了铐子加以惩戒，这下就真踏实啦！”

“在军队里真没办法，”军需上士在床上伸了伸懒腰说，“从来都





是这样：无论你怎么回答，无论你怎么做，总是你不对，总之你得挨上一顿劈头盖脸。不然就没个纪律了！”

“是这么个理，”帅克说，“我这辈子也忘不了他们是怎样把新兵贝赫关起来的。我们那时的连长是莫茨中尉，他把新兵召集起来，挨个儿问‘你是哪儿的人’。

“嫩毛小子们，该死的新兵，”他对着他们说，“你们一定得学会简单明了地回答问题，叭、叭就像甩鞭子那样脆。好了，开始吧。你是哪儿的人，贝赫？”贝赫是一个书呆子，他回答道“下波乌索夫，下波乌索夫那儿建有二百六十七幢房子，一千九百三十六名捷克居民，伊琴区、索波特卡县，过去是科斯吉庄园。圣·叶卡捷琳娜区教堂始建于十四世纪，并由瓦茨拉夫·弗拉吉斯拉夫·涅多利茨基加以修复。还有学校、邮局、电报局、捷克贸易铁路站、糖厂、磨坊、木材加工厂、瓦利哈村、六个假日集市。”莫茨中尉一下冲到他跟前，一个接一个的嘴巴扇去，同时口中还嚷道“这是第一个假日集市，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假日集市……”贝赫虽说是新兵，也忍受不了，往营部提出申诉。那时营部全都是些快活的无赖，他们在日志上只添了一句：贝赫为下波乌索夫的假日集市问题向营部申诉过。那时的营长是罗赫尔少校。“什么事？”他问贝赫道。贝赫回答他：“报告，少校长官，在下波乌索夫每年有六个假日集市。”罗赫尔少校刚听到这里，就对他又是跺脚又是大叫，立刻命人把他送到医院的精神科去了。自此之后，贝赫就变成了一个最差的士兵，整天挨整。”

“怎么管教士兵是件很难的事，”上士万尼克打了个哈欠说。“在军队里没挨过整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在和平年代还过得去，有的士兵没挨过一次罚就退役了，复员之后还有优待政策。现在恰恰相反：那些在和平时期就被关过禁闭的最捣蛋鬼，如今打起仗来都会成为响当当的兵。我还记得第八先遣连的西尔瓦努斯，这家伙过去没一天不挨整，而且都是些什么样的惩罚啊！这小子平时把他哥们儿仅剩的一个铜板偷走也不会脸红的。可他上了前线，第一个剪断了铁丝网，还抓了三个俘虏。半道上他毙了一个，只是因为那人没听他的。他得了一枚银质大奖章，还给他加了两颗星。要不是在杜卡

拉被绞死的话，他早当上排长了。然而，在那次战役后，不把他绞死无论如何是不行了。上边叫他去勘察地形，而别的团的搜索队都看到了他翻死人的口袋，搜尸体的身。人们在他那里找到了好多戒指和八九块手表，这样就在旅部的门口把他绞死了。”

“由此看来，”帅克颇有深意地说，“每个人一定得自己去争自己的位置了。”

电话铃响了，上士去接。听出来是卢卡什上尉的声音，他问罐头的事情怎么样了，随后电话里传来一阵指责声。

“的确没有，上尉先生！”万尼克对着话筒大声说道，“哪儿有啊？全是军需处瞎扯的。派人去那里也无济于事。我正要向您汇报呢。什么？我去小卖部了？谁说的？是食堂那个走阴巫师说的？真的，我只路过那里坐了一会儿。上尉先生，您是知道的，那个能走阴的看到领罐头的那番忙乱劲叫什么吗？叫人造的恐惧。不，上尉先生，我一点也没喝多。帅克在做什么？他就在这儿。要叫他吗？”

“帅克，来接电话，”上士说，还刻意地叮咛他一句，“如果他要问起我回来时候什么样儿，你就说我很好。”

帅克拿起听筒“报告，上尉长官，我是帅克。”

“喂，帅克，罐头配给究竟是怎么一档子事啊？都领到了吗？”

“没领到，上尉长官。连个影子都没有。”

“听着，帅克！在我们驻扎期间，我要你每天早上起床后都要向我报到，直到我们开拔之前，你都不许离开我。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我一直在电话机旁。”

“有什么消息吗？”

“有，上尉长官。”

“不准胡扯，帅克。有没有谁报告了什么要紧事？”

“上尉长官，那是九点钟的事儿。我不想打搅您，上尉长官，我绝不会那样做。”

“那就快说吧，你他妈的！九点钟有什么要紧事？”

“有一份电话记录，上尉长官。”



“我没听清，帅克！”

“是我记录的，上尉长官：‘把电话内容记下来。你是谁？记下来了吗？重复一遍！再重复一遍！’”

“见你妈的鬼，帅克，你别再跟我捣蛋了，告诉我内容是什么，要不我就把你狠揍一顿。喂，都说了些什么？”

“又要开什么会了，上尉长官，今天九点钟在上校那里开。我本打算夜里就把您喊醒的，可是后来我又改变了主意。”

“离天亮还早呢，你有能耐夜里把我叫醒试试！又是会议，见他的鬼去吧。把话筒放下！叫万尼克来接电话。”

上士万尼克接电话：“我是军需上士万尼克，上尉先生。”

“万尼克，你现在就给我另找一个勤务兵。这个浑蛋巴伦昨天夜里到今天早上把我的巧克力都偷吃光了。把他捆起来？不，让他去卫生队。这小子块头大，肩膀也宽，让他去出力气抬伤病员。我这就叫他来见你。请你马上到团部去办好手续，立刻回连里来。你说说看，我们会开拔吗？”

“不必着急，上尉先生。上次我跟九连走的时候，让人家牵着我们的鼻子，拖了整三四天。跟八连也是这样。只有跟十连好一点。那次我们准备充分，中午接到命令，晚上就开拔了。可之后我们被撵着跑了整个匈牙利，根本没闹清哪条战线上的窟窿需要我们去堵上。”

卢卡什上尉自从当了十一先遣连连长以后，一直处在一种所谓的骑墙状态中，那就是尽力将各种不同的观点加以调和、折中。

因此他回答说：“对，大概是这样的。也就是这样了。你看，我们今天不会开拔吧？九点钟我还要去上校那里开会，嗯，顺便提一下，今天是你值班吗？我只是顺便问问而已。你给开一份……等一下，开一份什么来着？哦，一份军士花名册，要注明他们的军龄……再开一份全连应领粮饷的清单。民族也写上？对，对，民族要写上……最要紧的是赶快给我派个勤务兵来……现在准尉普勒施纳和他的手下在干什么？准备交差。结账？午饭后我来签字。谁也不许进城去。去军营小卖部？中午过后去一个钟头……叫帅克来接电话。帅克，

你目前别离开电话。”

“报告，上尉长官，我早咖啡还没喝呢。”

“那你快一点把咖啡端来，就在电话机那里待着，等着我叫你。你明白什么是传令兵吗？”

“就是跑东跑西的，上尉长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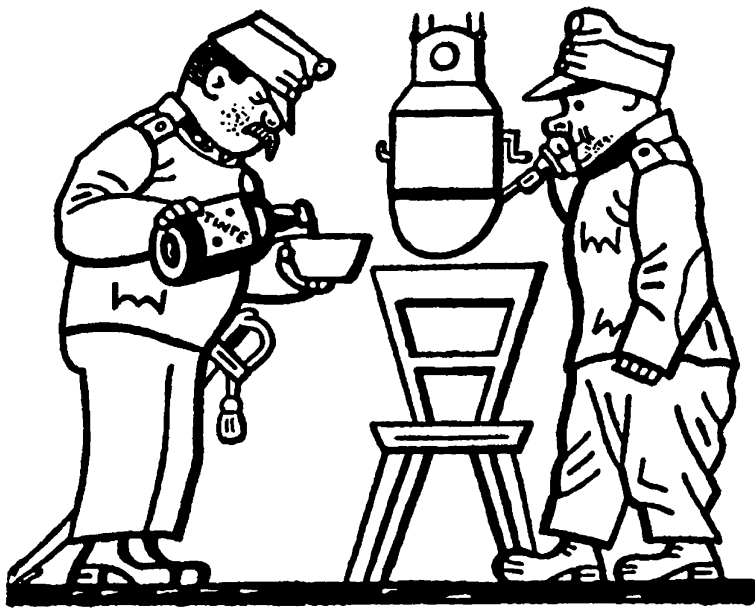
“对，就是随叫随到。你再提醒万尼克一下，叫他给我找勤务兵。帅克？喂！你还在那里吗？”

“我在这里，上尉长官，刚才我去端咖啡了。”

“帅克？喂！”

“我在听呢，上尉长官，咖啡都冷了。”

“你一定知道得很清楚，勤务兵是干什么的，帅克，你给我留心点儿，随后告诉我，这个新勤务兵怎样。现在可以挂电话了。”



为了掩人耳目，万尼克的朗姆酒装在一个贴有墨水标签的瓶子



里,此时他正一边品着掺有酒的黑咖啡,一边望着帅克说“咱们的上尉打起电话来总爱大声嚷嚷,使我每个字儿都听得明明白白。帅克,从各方面来看你跟上尉先生一定很熟。”

“我们情同手足,”帅克回答说,“难舍难分。我和他患难与共。他们几次想把我们分开,可是我们又总能聚到一块。他什么事都信任我,有几回连我自己都吃惊。您刚刚一定也听见了:他让我再嘱咐您一句:给他找个新勤务兵,让我还得留意帮他观察着点,然后给他搞个鉴定。可哪个勤务兵也不能让上尉先生中意。”

施罗德上校把先遣营的军官找来开会,无非是又要想展示一番他的演说的功夫。此外,就是要解决一年制志愿兵马列克的案子。马列克因为抗拒打扫茅房,被施罗德上校以反叛罪送交了师军法处。

马列克昨晚从军法处拘留所押送回了团禁闭室。在将他送回团里的同时,还附带一份军法处的公文,公文写得杂乱无章。里面讲:此种情形不构成反叛罪。因为志愿兵不应去扫茅房,然而可以按破坏军纪论处;这种违纪行径也可因战斗中的良好表现而被撤销。根据上述原则,应将被告马列克解回该团,至于违纪的审判可后延至战争结束时进行。马列克如另有过失,则再作处理。

此外还有一案。在处理马列克一案时,师军法处还把假冒排长的德维莱斯从拘留所押到了团禁闭室。他是不久前从医院调到团里的。他有一枚银质奖章、一枚志愿兵徽章和三枚星章。他给大家描述六连在塞尔维亚的光辉事迹,说全连就只剩下一个人了。审查表明,战争刚开始时,的确有个德维莱斯离开了第六连,可他不是志愿兵。据六连上级旅部提供的材料称,1914年12月2日从贝尔格莱德溃退时,当时准备授予银质奖章的人员名单中,根本没有德维莱斯其人,至于士兵德维莱斯曾否在远征贝尔格莱德时被升为排长一事,则无从查考,因为整个六连及其军官都在贝尔格莱德圣萨瓦教堂一役后杳无音讯了。德维莱斯在军法处辩解说,的确承诺过授予他一枚银质奖章,所以他在医院期间提前向一个波斯尼亚人买了一枚。关于志愿兵的衔饰,他是在喝醉的状态下绣上去的,他一直佩戴着它,

因为他酒醉后一直没有醒,而且因为拉肚子搞得人疲弱不堪。

会议在议论两个案子之前,施罗德上校指示说:部队不久就要起程了,起程之前,要多碰碰头。又说他接到了旅部的通知,他们正在听候师部的指示,叫士兵们做好准备,各连连长要多加警惕,不能让一个士兵溜掉。随后又再讲了一遍他昨天的话。又把时下的战局析论了一番,并指出任何可能打击士气和斗志的行为都是不能容忍的。

他面前的桌子上摊着一张作战地图,上边有一面面用大头针插着的小旗,可是小旗子都倒了,战线也被移动了,插着小旗子的大头针散在了地上。

夜里,整个战局都让团部的一个文书养的猫搅得面目全非。这畜生在奥匈帝国的战线上拉了一泡屎,它想把屎盖住,就把小旗子一面面拔出来,把屎糊得阵地上哪儿哪儿都是,它又在前沿和桥头堡上撒了泡尿,把整个军团搞得一塌糊涂。

施罗德上校高度近视。

先遣营的军官们暗暗地注视着上校的手指头慢慢靠近一堆一堆的猫屎。

“各位,从这里到布格河上游的索卡尔……”施罗德上校带着一股稳操胜券的神气说着,并依托记忆准确地将食指伸到喀尔巴阡山,结果插进一堆猫屎里去了;猫屎导致作战地图立体化了。

“这是什么,诸位?”当有些湿乎乎的东西沾在了他的指头上时,他诧异地问道。

“上校长官,好像是猫屎。”扎格纳大尉彬彬有礼地代表诸位军官回答说。

施罗德上校马上跑去隔壁办公室,随后便听到那里发出了一阵凄厉的咆哮声,上校狠狠地要挟说,要让办公室的人把全部的猫屎舔光。

经过短短的一番查问,得出那猫是小文书茨维贝尔斐什在两星期前带到办公室的。事情清楚之后,茨维贝尔斐什就打起铺盖卷,由老文书把他带到禁闭室去了,他得一直待在那里等待上校先生的发落。



整个会议实际上就已算结束了。施罗德上校气得脸通红。等他返回军官们那儿时，他对处理志愿兵马列克和假排长德维莱斯两个案子的事忘掉了。

他只简单地说“请各位军官先生做好准备，听候进一步的命令与指示。”

这样一来，一年制志愿兵和德维莱斯仍由警卫看守押着关在禁闭室里，加上后进来的茨维贝尔斐什，他们正好凑成“玛利亚什”牌局了。打完“玛利亚什”，他们又烦劳了警卫帮他们抓床上的虱子。

后来又把十三连上等兵佩罗乌特卡也关进来了。昨日在警区内盛传要开赴前线的时候，佩罗乌特卡不见了，今天早上被巡逻兵在布鲁克城的“白玫瑰”店里找到了。他解释说，想在出发前观赏一下哈拉赫伯爵在布鲁克边儿上兴建的那座著名的暖花房，但是返程时迷了路，直至早上才精疲力竭走到“白玫瑰”（其实在和“白玫瑰”里的“玫瑰女郎”共眠）。

时局一直令人感到迷茫。是开拔？或是不走呢？帅克坐在十一先遣连连部的电话机旁已听了多种不同的观点，有悲观的，也有乐观的。十二连打来电话，说他们办公室里有人听说，要等他们练好了移动目标射击，把基础射击课程都搞完了才出发。然而十三连却不赞同这一乐观的想法，他们在电话里讲：哈夫科克班长刚打城里回来，他听到一个铁路工说，车皮已经靠在站台上了。

万尼克从帅克手里把话筒抢过去气哼哼地叫嚷说铁路工看见一头老山羊，如今正待在团部里。

帅克打心底里喜欢看电话这门差事，不管谁来问他有无消息，他都一律回答说“他还没有确切消息可以奉告。”

他也以同样的方式答复了卢卡什上尉的问话：

“你那儿没有新的消息吗？”

“还没有什么确切的可以奉告，长官。”帅克就这样千篇一律地回答。

“你这头蠢驴，把电话挂上。”

之后又接到好几次电话，帅克好不容易才连蒙带猜地把内容记下来。首先，昨天夜里，因他没把听筒挂好就睡了，打电话的人根本无法向他口授电话记录。这就是关于哪些人打了预防针、哪些人没打的那个电话。

其次，他收到了一个迟到的电话，是有关罐头问题的。这事已于昨天傍晚解决了。再次，来了一个给团所属营、连及各单位的电话记录：

旅部电话第七五六九二号，旅字命令第一七二号。炊事班订货时，所需各件应按下列次序排列：一、肉；二、罐头；三、青菜；四、罐头青菜；五、白米；六、通心粉；七、燕麦和麸糠；八、土豆。上述两项次序改变为：四、罐头青菜；五、青菜。

帅克把这份电话记录读给万尼克听时，万尼克郑重其事地宣称：



“这种通知该丢到茅坑里去。”

“这是军部哪个呆货凭空想出来的，就发给各师、各旅、各团了。”

后来，帅克还接到一份电话记录，对方说得飞快，帅克只能像记密码似的把它写下来。

“由于更加接近允许或者同样与此相反然而只是赶上。”

帅克对自己写下来的这堆话感到惊讶，并且连着大声读了三遍。上士万尼克说：“全是扯淡，胡编滥造。鬼才明白，说不定这是密码电话记录呢。我们连没有密码本，这一份儿也应扔掉。”

“我也是这样想的，我要是向上尉先生报告说‘由于更加接近允许或者同样与此相反然而只是赶上，’他准会发疯的。”



“有的人就是惹不起，”帅克接着说，又开始回忆从前。“有一次，我从维索昌尼坐电车去布拉格，在利布尼有一位诺沃特尼先生上了这趟车。我刚一认出是他，便走到车厢门口的台阶上与他攀谈，说

我们都是德拉约夫那里的人。可他对我嚷嚷,叫我别缠着他,说他从前不认得我。我开始解释说,我小的时候,常跟我妈到他那里去玩,我妈叫安东尼娅,我爸叫普罗科卜,在庄园里做过管家。可是他听不进去,还是不承认我们认得。于是我又得和他把情况摆得详细些,说在德拉约夫有两个姓诺沃特尼的,一个叫东达,一个叫约瑟夫。我看他就是那个叫约瑟夫的,我还说德拉约夫的人给我来的信上讲,约瑟夫的老婆埋怨他喝酒,他就把老婆一枪给打死了。他一听,抬手就来打我,我躲过了,他把卖票的前边的一块大玻璃打碎了。这下可好了,轰我们下车,上警察所去,到了那里才清楚了他为何那么大的火气,因为他根本不叫约瑟夫·诺沃特尼,而是叫埃杜阿德·杜布拉瓦,美国蒙哥马利人,是到这里来探亲的。”

一阵电话铃声把他的叙述打断了。机枪班的一个哑嗓子又在打听是不是开拔了。说上校先生早上开的会就为的这个。

士官生比勒脸色苍白地跑进来。这是连里数一数二的笨蛋。在志愿兵军校培训班时他就以贩卖学识出了名。

他摇手把万尼克叫到过道去谈了好半天。

万尼克回来时,蔑视地笑了笑。

“这是头笨牛!”他对帅克说,“在我们连里,这样的货色真还不少!他也去开会了。散会之后,上尉先生要求所有的排长认真查一下枪械。他便跑来问我,要不要把日拉贝克抓起来,因为他用煤油擦的枪。”

万尼克气愤地说:

“他知道快要上前线了,就拿那些个屁大的事来问我。昨天上尉先生下令给他的勤务兵松了绑,这就对了。我对这小子说,别总拿士兵当畜生看。”

“既然您说到勤务兵,”帅克说,“我倒想问一下:您是不是已给上尉物色了一个?”

“你操的哪门子心,”万尼克回答说,“时间还早呢。再说,我想上尉先生对巴伦早晚会习惯的。他只是偶尔偷点东西吃,以后上了战场,就不会再那样了。在前沿,无论是谁都没有东西吃,要是我说



让巴伦留下，上尉先生也拿我没办法。这是我的事儿，上尉先生管不了这么宽。你只管忙你的吧！”

万尼克往自己床上一躺，说“帅克，给我说点军队中的笑话吧！”

“好倒是好，”帅克说，“我怕是有人打电话来。”

“那你就把线搞断，帅克，把连线螺丝拧下来，要不把听筒放下来。”

“好吧，”帅克说，拿下了听筒。“我跟您说一件事，它与我们现今的局面相类似。不过那一阵子不是打仗，是军事演习。那个时期也跟今天似的乱哄哄的，也是谁都不清楚，什么时候可以离开兵营。有一个和我一起当兵的，他叫西茨，波尔热奇人，是个好小伙子，只是特信教，而且胆子挺小。他把演习想得很恐怖。说士兵大都得渴死，说卫生队会像捡掉在地上的苹果似的收他们的尸体。因此他把所有备用的水都喝了。当我们离开营房去演习，来到姆尼舍克时，他说：‘弟兄们，我不行了，只有上帝能救我！’后来，我们到了霍舍维采，在那里停了两天，因为这期间发生了点误会：我们行进得太快，快得能和两翼的部队一块儿把整个‘敌军’参谋部都抓获了。结果闹出了几个大笑话来。因为原定我军该输，‘敌军’该赢，就因为对方有个又瘦又丑、衣服很脏的大公。西茨却干了这么档子事：我们夜营时，他收拾停当后，便跑到霍舍维采一个村子里买东西去了，到晌午才回来。那天天气很热，他又喝了不少的酒，走着走着，他突然发现路边有一根柱子，柱子上挂了一个盒子，在配有玻璃门的盒子里有一尊圣徒扬·涅波摩茨基的小塑像。他对着塑像祷告了一番，然后念叨着：‘瞧，你大概挺热的吧？要是能让你喝两杯也好啊。你在这太阳下面晒着，老得出汗吧？’他晃了几下军用水壶，喝了个饱。然后说，‘我还给你剩了一口，圣徒。’可是当他发现自己已经喝得一干二净了，一口也没留给圣徒时，立刻吓了一大跳，‘天哪！’他说，‘圣徒扬·涅波摩茨基，愿你宽恕我，我一定想法给你补上。我要把你带到兵营去，让你喝得腿都站不稳。’好心的西茨出于对圣徒的爱，砸碎了玻璃，把塑像取了出来，藏在军服里面带回了营房。后来又与它一起在草垫子上睡觉。行军时，他将它装在牛皮背囊里，带在身上打起牌来。他也

很走运，我们扎营到哪里，他就赢到那里。等我们到了普拉欣斯科，在德拉赫尼采宿营时，他却输了个精光。我们次日早上出发时，看见那圣徒扬·涅波摩茨基就给吊在路旁的梨树上了。这就是我给您讲的一件趣事，现在我得把听筒挂上了。”

当营地的平静与和谐被打破之后，电话机又像精神病似的活跃了起来。

这时，卢卡什上尉正在他的卧室里研究团部送来的密码电文，琢磨着密码译法的规则，同时也研究着关于先遣营开往西里西亚前线要走的路线的那个密令：

七二一七——一二三八——四七五——二一二一——三五——摩松。

八九二二——三七五——七二八二——拉伯。

四四三二——一二三八——七二一七——三五——八九二二——三五——科马尔。

七二八二——九二九九——三一〇——三七五——七八八一——二九八——四七五——七九七九——布达佩斯。

卢卡什上尉一面译着这些密码，一面叹息着说了一声“随它去吧！”

第三卷 光荣的败北





第一章 穿过匈牙利

火车开走的时候终于来到了。士兵们一个个被塞进车厢。每节车厢可以容纳四十二名士兵或八匹马。马在车厢里要比人舒服得多，因为马可以站着睡觉。但这倒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军用列车又要把一批新的士兵送到加里西亚屠宰场去了。

但不管怎样，士兵和马都显得轻松多了。火车一开动，一切问题都似乎迎刃而解。在这以前，士兵总是沉溺在忐忑不安、烦恼和惊恐



之中,不知道是今天、明天还是后天才开火车。有的人甚至像被判了死刑似的,害怕地在等待着刽子手的处决。现在,人们终于安静下来,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难怪有一个士兵会突然像疯子似的冲着窗外大声喊道“我们要走了,我们要走了!”

军需上士万尼克对帅克说“不用着急,火车不会马上就开的。”后来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对的。

过了好几天,士兵们才又登上火车。这期间大家一直在谈论着配给罐头的事情。经验丰富的万尼克却一本正经地说,这是一种幻想,哪里会分配什么罐头,也就是让神甫来做一场弥撒罢了。因为先前那个先遣连就是神甫为他们做的弥撒。按照以往的经验:配给罐头,就不做弥撒;相反做弥撒,就不配给罐头。

这次也是一样,没有配给肉罐头,而是派来了首席神甫伊布尔。这位神甫办事惯于采取“一石三鸟”的办法。这一次也不例外,他让派往塞尔维亚的两个营和开赴俄罗斯的一个营集中到一起,做了一次弥撒,就算交代了。

做弥撒时,他发表了一番热情洋溢的讲话,显然那是从军事日历中抄来的。他的讲话真是感人至深,以致在开往莫雄的路上,帅克在军需上士万尼克所住的、作为临时办公室的车厢中,还能记起他演说中的一段话。他跟军需上士说“这位神甫把战场上的情景描绘得多么美好啊!什么日近黄昏时,金色的太阳披着万道霞光渐渐地落向山的后面。战场上可以听到垂死人们的最后呼吸,听到行将倒下的战马嘶鸣,还有那重伤员的呻吟和房屋被烧毁后居民的哭诉声。我倒是很高兴,还能有幸见到这种‘双料白痴’的人呢!”

万尼克同意地点点头说“这是一幅充满恐怖的感人图画啊!”帅克说“这幅图画既美丽,而且令人受教益!我会牢牢地记住它的。等我打完仗回到故乡时,我会在‘高脚杯’酒馆里与别人聊天时,讲讲这件事的。还有神甫先生在演讲时,他的脚总爱向着讲台外边撇着,我真害怕他会从讲台上摔下来,被圣饼盘碰破他那椰子壳似的脑袋。他还给我们讲了我国军事史上的一则事例。那是讲他在拉德茨基部队

服役时,战地一个粮库遭遇大火的事。他在描绘当时的场景时也曾说:仓库燃烧的火光与鲜红的晚霞相映成辉,是多么美啊!说时,就仿佛他亲眼看到的一样。”

就在这一天,首席神甫伊布尔又到维也纳,给另一个先遣营讲了那个动人的历史故事,也就是帅克已提到的、他十分喜爱的、称之为“双料白痴”的故事。

“亲爱的士兵们,”首席神甫伊布尔演讲说,“请你们想象一下1848年库斯托查战役胜利结束后的情景吧!经过十个小时的激战以后,意大利国王阿尔贝尔特不得不把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的战场留给了我们的‘战争之父’——拉德茨基元帅。元帅就是这样在他八十四岁高龄时取得如此辉煌胜利的。”

“瞧!亲爱的士兵们!”高龄的统帅说,他勒住了战马停在刚夺回来的库斯托查前方的高地上。忠诚的将领们簇拥在他的周围。突然,所有的人都肃穆起来,因为士兵们看到距离元帅不远的地方躺着一位战士,他正在与死亡进行着斗争。当拉德茨基元帅望着他时,这个受了重伤的旗手赫特感到了一种无比的荣幸。他冰冷的右手正抽搐地握着那枚金质奖章。他望着威严高尚的元帅,心脏重又恢复了跳动,那残缺的身躯重又获得了最后一点力量。一位垂死的壮士正以超人的毅力挣扎着向自己的元帅爬去。

“快别动了,我亲爱的战士!’元帅向他喊道,随即从马背上下来,向他伸出手去。”

“不行了,元帅大人!’奄奄一息的战士说,‘我的双手都已被打坏了。但我只有一个请求,就是请您对我说实话,我们完全打赢这次战争了吗?’”

“我们完全打赢了,亲爱的小兄弟!’元帅慈祥地说,‘但遗憾的是,你的伤势这样严重,不能尽情地享受这次战争胜利的欢乐了!’”

“是的,尊敬的大人,我快完了!’战士用微弱的声音说,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你渴吗?’拉德茨基问。‘天气太热了,元帅大人,我们都在三十度以上的高温中作战呀!’随后,元帅将自己副官的水壶递给他。战士大口大口地把水喝了。‘愿上帝保佑您!’战士喊道,挣扎



着想亲吻一下自己元帅的手。‘你在军队服役多久了?’元帅问道。‘四十多年了。元帅大人!在阿斯佩恩我获得一枚金质奖章,在莱比锡战役中我同样获得了炮十字奖章,我受了五次重伤,几乎死去;但这一次真的熬不过去了!可我能活到今天又是多么幸福啊!我们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皇上重又收回了他的土地,我死了又算得了什么呢!’”

“此时,从营房中传来我们亲爱的士兵们所唱的《主佑我们》的国歌声,歌声嘹亮而庄严,传遍了整个战场。那位正在与生命告别的战士再一次想挣扎着站起来,他激动地高呼:‘奥地利万岁,奥地利万岁!我们要永远唱着这支神圣的歌,光荣属于我们的将军们,我们的军队万岁!’”

“这位垂死的战士再一次把头倚在元帅的右手上,亲吻着,然后慢慢地倒了下去,从那高尚的灵魂中吐出了最后一口微弱的气息。元帅脱下帽子,肃立在这位最优秀的战士遗体面前,双手捂着脸,激动地说:‘这一美好的结局真令人羡慕啊!’”

想起首席神甫伊布尔这一席话,帅克称他为“双料白痴”,是没有丝毫侮辱意思的。

后来,帅克开始谈起上车前给他们下达的两道著名的命令。第一道是弗兰西斯·约瑟夫签署的命令,第二道则是东线军总司令约瑟夫·斐迪南所下的命令。这两道命令都同1915年4月3日杜卡拉山隘口事件有关。当时二十八团两个营的全体官兵在团部军乐队的军乐声中公然跑到俄国方面去了。

两道命令都是用颤抖的声音宣读的,并用捷克语进行了翻译:

1915年4月17日军令

朕怀着沉痛的心情晓谕诸军,我军二十八团官兵,贪生怕死,图谋叛变,已从我军逃离出境。现决定,立即收回被其玷污了的团旗,送交军事博物馆保存。该团在国内就有叛变企图,开赴前线后又进行图谋叛变活动,并终于犯下叛变之大罪。现决定,从即日起,撤销该团番号,将其所属部队从我军开除出去。

弗朗茨·约瑟夫

约瑟夫·斐迪南大公报令

捷克部队在行军中、特别在近期战斗中，表现甚差，有负众望。尤其在阵地防卫战中，该部队长期龟缩在战壕之中，致使敌军有机会与该部队中潜藏之可耻分子取得联系。

目前，敌军的攻击目标主要选定在我军有潜藏叛变分子的前线部队，以便得到这些叛变分子的配合。

敌军经常出乎意料地、甚至通行无阻地深入到我军前沿阵地，成功地俘获我军大量的守卫官兵。

这些鲜廉寡耻的无赖之徒，背叛皇上，背叛帝国，不仅玷污了我光荣勇敢军队之庄严旗帜，而且也有损于其所属民族之神圣荣誉。

这些鲜廉寡耻的无赖之徒，早晚都会遭到枪毙、上绞刑架、被刽子手杀头等极刑处治。

每一个有荣誉感的捷克士兵，都有义务向其长官揭发这些无耻之徒、煽动者与叛徒。

知情不揭发者与这些无赖、叛徒同罪。

本通令须向捷克军团全体官兵宣读。

当今皇帝已下令将捷克二十八团从我军开除出去，二十八团的叛逃分子，一经抓获，也将绳之以法，以其鲜血偿还其滔天罪行。

约瑟夫·斐迪南大公

“现在才给我们宣读这些命令，似乎晚了一点儿！”帅克对万尼克说，“我非常奇怪，皇帝老爷的命令是4月17日颁布的，可是直到现在才给我们宣读。这里好像有某种原因不能立刻向我们宣读似的。如果我是皇帝的话，我绝对不允许有这样的拖延现象。既然在17日发布命令，即使天上下刀子，也得在17日当天向所有的团队宣读完毕。”

军官食堂的巫师炊事员坐在万尼克车厢的另一端，正在写着什么。他身后坐着卢卡什上尉的勤务兵、大胡子巨人巴伦和十一先遣连的电话兵霍托翁斯基。巴伦正吃着一片军用面包，担心害怕地对电话兵霍托翁斯基解释说，他上车时挤得要命，没法儿到军官车厢去见自



己的上尉，这实在怪不得他。

霍托翁斯基吓唬他说，如今不是开玩笑的时候，这是要吃枪子儿的。

“能早点受完这种罪就好了！”巴伦诉起苦来，“有一次我在沃吉采参加演习时，差点儿丢了性命。我们在那里走了好多路，又饥又渴。营副官骑着马来到我们面前时，我就嚷了一声‘给我们水和面包！’他掉转马头对我说‘如果在打仗的时候，你这样放肆，我非把你拉出去枪毙不可，但现在我也得把你送到警备部拘留所去。’可是我的命大，当他骑马去参谋部告我的状时，路上马受了惊，他从马背上摔了下来，感谢上帝，把他的脖子给摔坏了。”

巴伦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咬了一口面包，重又打起精神，注视着他面前卢卡什上尉让他照看的那两个背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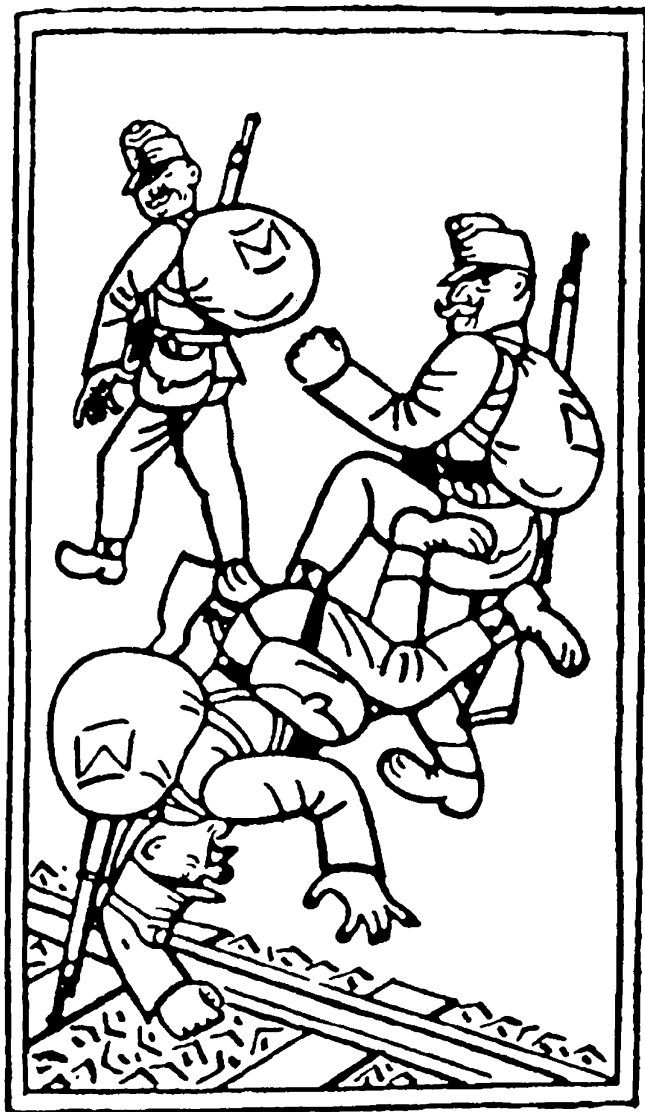
“官老爷们都领到肝罐头和匈牙利香肠了，还真不少呢！”他闷闷不乐地说。

随后他又贪婪地看着卢卡什上尉的那两个背囊，饿得就像一只饥饿的丧家犬坐在熏肉铺门口闻着煮肉的香味那样难受。

霍托翁斯基说“要是现在有一顿美味的午餐在等着我们就好了！回想起战争开始时期，在我们开往塞尔维亚的路上，每到一站都受到热情的款待，都能饱餐一顿。我们吃着最鲜嫩的鹅腿肉，玩着传统的宗教游戏，把巧克力糖和羊羔肉掺和在一块儿吃。在克罗地亚的奥塞克，两个退伍老兵把一大罐红烧兔肉送到我们车厢里，我们的人在接罐子时，没有抓稳，把两罐子兔肉都洒在他们的头上。在车上我们没有事干，只是一个劲儿向窗外呕吐。我们车厢里的马捷依班长吃得太撑了，肚子胀得厉害，让我们在他肚皮上放一块木板，然后像压白菜似的在上面跳，这样他放了一连串的屁，肚子才感到舒服些。我们坐火车穿过匈牙利时，每到一站都有人向我们车厢扔烤鸡，我们只挑鸡脑髓吃。在考波什堡，匈牙利人干脆把整块整块的烤猪肉往我们车厢里扔，我的一位朋友得到了一个烧熟了的猪头，后来他把这份礼物连同几个匈牙利人都赶到三道铁轨以外的地方去了。可在去波斯尼亚尼的路上，我们连水都喝不上。但到了波斯尼亚之后，尽管禁止我们喝酒，

我们还是能喝到各种各样的白酒,要喝多少有多少,葡萄酒更是多得像水一样。我还记得,在一个车站上,有一些太太小姐们用啤酒慰劳我们,我们恶作剧地朝啤酒壶里撒尿,把她们吓得一个劲儿地往车厢外面跑。

“一路上,我们昏昏沉沉的。我们几个人在一起打牌,可我连‘梅花爱司’也辨认不清了。这时突然来了一道命令,我们连牌也没有打完就走出了车厢。有一位班长,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正朝着自己的士兵们嚷嚷,叫他们一起合唱‘塞尔维亚人听着,奥地利人必胜,奥地利人必胜!’可是,有人从他背后狠狠地踢了他一脚,他被踢倒后一直滚到铁轨的外面。后来又有人叫喊把枪架起来。列车马上掉转头,开着空车往回走。总之乱糟糟的。火车还把我们两天的口粮也带走了。好像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也就是从我们这里到前面树丛那么远吧,响起了榴霰弹的爆炸声。营长从另一头走过来,召集全体官兵开会。我们的马采克上尉也来了,他是地地道道的捷克人,却说一口的德语。他的脸色像白粉笔一样苍白,对我们说,我们不能往前走了,前面的铁轨已被炸飞了。昨天夜里,塞尔维亚人已过了河,如今正在我们的左侧,不过离我们这里还远得很。如果我们能得到增援,就一定能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他还说,如果出现了什么不测,我们决不投降,因为塞尔维亚人抓到俘虏,会割他们的耳朵、鼻子,甚至挖眼睛的。他说,现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有榴霰弹的爆炸声,这不要紧,那是我们的炮兵在开炮。突然间,在山的那边又嗒嗒地响起一阵枪声,他说,这是我们的机枪手在射击。随后,左边也响起隆隆的炮声,于是我们连忙卧倒在地上。有几颗榴弹从我们的头上飞了过去,车站遭到炮击,燃烧起来。在我们右边的上空,子弹刷刷地呼啸着。在远方响着排炮的声音。马采克上尉命令大家拿起枪,装上子弹。值日官走到他的面前说,这根本不可能,因为我们身上都没有带子弹。当然上尉先生心里也很清楚,我们只能在进入阵地之前才能领到子弹。在我们火车开出之前,就有一列火车装着火药开出去了,这趟列车十之八九也已落入塞尔维亚人之手。马采克上尉呆若木鸡地站了一会儿,然后用德语下令说‘上刺刀!’其实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该干什么,而只是出于



绝望才这样下意识地下了这样的命令,好让大家有点事干干。接着我们又站在那里好一会儿,像在做些战斗准备似的。突然空中出现了飞机,有军官用德语喊道‘统统隐蔽!’于是我们就卧倒在铁道的枕木上。事后发现,那架飞机是我们的飞机,由于该机标志不明显,才被我军的高射炮误打了下来。随后,我们都站了起来,就再也没有听到谁发布什么命令了,我们也就‘稍息’了。这时有一位骑兵骑着马朝我们这里飞驰而来,他老远就用德语喊道‘营长在哪里?’营长立刻骑马迎了上去。骑兵向营长交了一份文件,然后就骑马沿着右边的路回去了。营长在途中看了送来的文件,突然他像发了疯似的拔出战刀,朝我们这里飞驰而来,对官兵们嚷道‘都退下去,都退下去!你们一个跟着一个向山谷那边的小路走!’后来就发生了一件流血事件:敌人似乎早有埋伏,等我们一到那里,子弹就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射来。左边是玉米地,已被蹂躏得一塌糊涂。我们把背囊扔在该死的铁道枕木上,然后悄悄地潜入山谷。子弹在我们的身旁飞过,马采克上尉的脑袋挨了一枪,连哼都没哼一声就一命呜呼了。还没等我们逃进山谷,伤的死的就已经有一大堆。我们也无法顾及他们,只是拼命地向山谷逃去,一直跑到天黑。我们经过的地方都已被洗劫一空,我们唯一看到的就是一个已被抢光了的辎重车队。后来,我们终于到达一个车站,在那里又接到一个新的命令,让我们马上上火车回到参谋部去。但是这个命令已经无法执行了,因为参谋部的全部人马在头一天就已当了敌人的俘虏,这事是我们到达这里的第二天早晨才知道的。后来,我们就成了没有爹娘的孤儿,没有人关心。不久,上级把我们合并到七十三团,跟他们一道撤退。我们一听到这一消息都非常高兴,可是,要追上七十三团,还得快速行军大约一天的时间。以后我们……”

已经没有人在听他唠叨了。帅克和万尼克在玩“玛利亚什”纸牌,军官食堂的走阴巫师正在给妻子写一封内容丰富的家信。他的妻子在他离家以后开始帮助代销一种新的神志学杂志。巴伦坐在凳子上打盹儿。还有电话兵霍托翁斯基总是不停地重复说“是的,我是不会忘记的……”

现在他起身去看别人打“玛利亚什”纸牌。



“你来看打牌啦，”帅克友好地招呼霍托翁斯基说，“把你的烟斗给我抽抽好吗？打‘马利亚什’比打仗、比你们在塞尔维亚边境干的那种倒霉的冒险事要正经多了……可我是能干这种蠢事的，要是干了，我就打自己的耳光！我想抓老‘K’的，可现在来了个‘J’，真晦气！”

这时巫师伙伴已写完了信，又重读了一遍，脸上流露出满意的笑容，认为这一定会顺利地通过军邮检察官的检查了。

亲爱的妻子：

当你收到这封信时，我已经在火车上待了好几天了，因为我们正在开往前线的路上。我并不感到多么高兴，因为在火车上闲得无聊，真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觉。我们军官食堂现在已不用做饭了，饭菜可以从车站上弄到。可是，我多想在路上给军官们做一道匈牙利式的红烧肉，让他们美餐一顿啊！但我没有这份福气了。也许到了加里西亚我才会有机会给大家焖点儿鹅肉，不过这一次我要做一道正宗的加里西亚焖鹅肉，外加麦粒粥或米饭。请相信我，亲爱的海莱卡，我会尽最大努力来减轻我们军官大人物的烦恼和劳累的。我从团部调到先遣营来，这是我最大的心愿，我希望能把这个十分简陋的战地军官食堂办成最出色的食堂。你还记得吗？亲爱的海莱卡，在我入伍时去团部报到的那一天，你曾祝福我能遇到一些好心的长官吗？现在，你的这个愿望已经实现了。我对这里的长官们不但挑不出半点毛病，相反，他们都成了我的最真挚的朋友，他们对待我就如同我的亲生父兄一般。我将尽快把我们战地邮箱番号告诉你……

这封信是在当时环境的逼迫下写出来的。其实，巫师炊事员非常憎恨施雷德上校，上校对他更是势不两立。有一次在先遣营军官告别晚宴上，巫师炊事员不慎忘记给上校送上炸小牛腰那道菜，于是得罪了上校，上校就打发这位巫师炊事员跟着先遣营一道上前线，而把团部军官食堂交给盲人学校的一位可怜的老师去管。

巫师炊事员约赖达又把信看了一遍，感到信写得有些外交辞令的

味道,不过这样做也是为了能保全自己在前线多混些日子罢了,因为不管怎么说,在前线,伙房工作也算得上是个避难所呢!

走阴巫师在没有入伍以前曾是巫师杂志的编辑和老板。巫师杂志是研究人死后的问题的。尽管他曾写过劝人不要怕死、关于灵魂转世等问题的文章,其实他也是怕死的。

此时,他也来到帅克和万尼克的中间,观看他们打牌。两位牌友正打得热火朝天,连官兵之间尊贵威严也都抛到九霄云外了。现在他们已不是两人在打牌,又增加了霍托翁斯基,是三个人在玩“玛利亚什”牌了。

传令兵帅克粗暴地骂着军需上士万尼克“我真奇怪,你打牌怎么这么臭呢?你明知道他说了要不起,而我又没有红方块,你不出‘八’,而出梅花杰克,怎么回事!你真是个大蠢猪,像你这样笨的人怎能不输呢!”

“我打错了一张牌,你就嚷嚷,值得吗?”军需上士彬彬有礼地回敬道“你打牌也像个白痴。我不也是一张方块都没有吗?我的牌全是清一色的梅花牌,不得不用一张小牌去换方块八。你这个笨蛋!”

“你应该打王牌啊,你这个傻瓜!”帅克笑着说“像你这种事,我在瓦尔舍饭馆里也遇到过。也有这样一个饭桶,他手里拿着王牌总是不打,而一个劲儿出小牌,弄得大家都要不起。他的牌可确实好啊,四种花色的大牌都在他手里。就像现在这样,要是他打了大牌,我没有,别人也没有,我们就输了;可是他就是不出大牌,我们只好继续打下去,总打个没完,我恨不得打他一个耳光,最后我实在忍不住了!就说:‘赫洛德先生,亮牌吧,别再折腾了!可他对我大发雷霆,说他爱怎么打就怎么打,还让我闭嘴。又说他是搞高等教育的,显得他是多么了不起似的。但这一次我们可让他付出巨大代价了,因为这里店老板是我们的熟人,女招待跟我们的关系就更是非一般。这时,巡逻兵听到叫声来到这里,我们就对他们解释,这里一切正常。说首先是他的不对,深更半夜里,他大喊大叫,破坏了周围的宁静,还惊动了巡逻兵。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几个人在一起玩牌,可是他作弊,被我们发现了,我们没有怎么他,可他却拼命地往外跑,结果在店门口被冰块滑了一跤,碰破了鼻子,就大声叫起来。我们说完后,店老板和女招待也出来



为我们作证,说我们对他是讲交情的,是很有礼貌的;并说,这家伙也确实差劲儿,他只要了一杯啤酒和一瓶矿泉水就从晚上七点一直泡到半夜,自以为是个大学教授,就摆臭架子。可他打牌却像老山羊那样笨。好了,现在该谁出牌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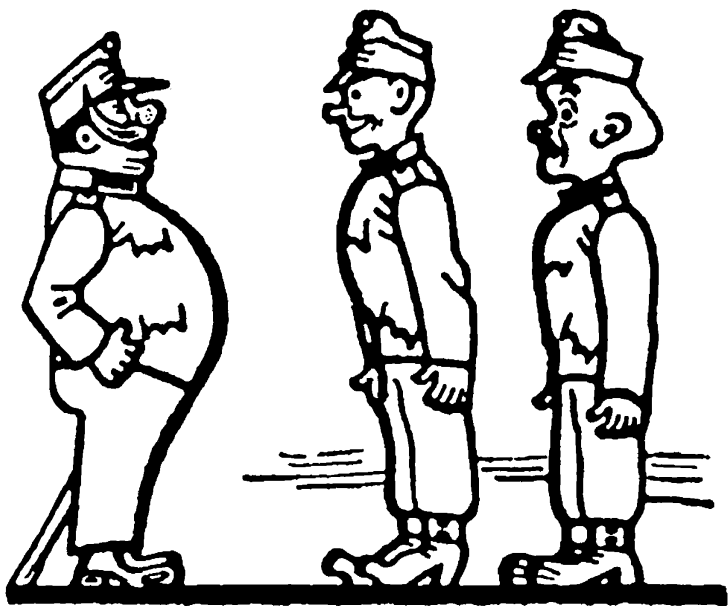
“现在我们来打‘补进’吧,好吗?”巫师炊事员建议说,“一次赌六个或两个哈莱什钱币。”

“你还是给我们讲讲灵魂转世的事吧!”军需上士万尼克说,“就像那一次你打破了鼻子,给小卖铺女招待讲的那样。”

“关于灵魂转世的事,我也听说过。”帅克说,“几年前,我曾下决心要自学成才,不想落在别人后面,于是我就跑到当时布拉格‘工业振兴会’图书室借书看,但是由于我穿的衣服十分褴褛,屁股上还有窟窿,人家就不让我进去,怀疑我是来偷衣服的,就把我撵了出来。后来我换了一身节日服装,去一家博物馆的图书室,就没有遇到这种麻烦了。在那里,我跟我的一位朋友借到一部有关灵魂转世的书。我在书中读到,有一位印度皇帝,他死了以后变成了一头猪,猪被宰了以后变成了一只猴子,猴子死了以后又变成了一只獾,獾死了以后又变成一位内阁大臣……后来,我来部队服役,才真的相信,这个故事里面还是有一部分真理的。因为,不管哪位军人,只要肩章上有颗星,他就可以叫大兵是猪,或者叫别的什么畜生的名字。依照那本书的说法,或许我们可以断定,这些被称为畜生的士兵在几千年以前还可能是什么赫赫有名的将军呢!可是现在战争时期,再讲这种灵魂转世的事,就纯属无稽之谈了。鬼知道一个人在出生以前曾‘转世’过多少次呢?譬如说,他变成了电话兵、伙夫或步兵,突然一颗榴弹爆炸了,他的灵魂就附到某个炮兵营的一匹马身上,后来那匹马随着炮兵营跑到某个高地上,恰巧又飞来一枚榴弹把这匹马炸死了,于是这匹马的灵魂又立刻附到某辎重队的一头牛身上,人们把牛宰了,给先遣队的官兵们做了炖牛肉,牛的灵魂又转附到电话兵身上。电话兵……”

“我真奇怪,”电话兵霍托翁斯基感到受了戏弄,于是说,“为什么你总拿我做你的讽刺靶子呢?”

“你是不是有个亲戚也叫霍托翁斯基?”帅克天真地问,“他开了一



家侦探所，长着一双又黑又大的三角眼。前几年，我跟一个叫施滕纳的私人侦探在一起服过役。他的脑袋长得像松果一样。我们的上士总是说，他服役十二年来见过不少松果般的脑袋，不过还从没有见过像他这样的松果脑袋。上士也经常对施滕纳说‘施滕纳，你听着，如果今年没有重大演习，你的松果脑袋在军事上就派不上用处了。不过，我们要是去野外演习，那里找不到合适的靶子，也还得拿你的松果脑袋作为炮兵射击的靶子呢！’上士还总拿他的脑袋做试验。有一次在行军的路上，上士让他先走一百步，然后下命令‘目标，松果脑袋！’这个可怜的施滕纳在做私人侦探时，也曾遇到过不少倒霉事。关于他吃的那些苦，他在食堂里也不知道跟我们说了多少遍。比如说，有时顾主委托他偷偷地探听他们的妻子是不是跟别人相好，如果有的话，那她跟谁相好，又是怎样个好法。或者相反，有些嫉妒心很重的女人也想调查自己丈夫在外面跟谁鬼混，好抓住丈夫的把柄，以便在家里同丈夫打架时，打得更加热闹。施滕纳是个有教养的人，每逢谈到夫



妇之间不忠贞问题时，他总不愿意用一些下流语言去形容它。当他向我们谈到有些顾主要他设法当场捉住那些通奸男女时，他总是显得十分为难的样子，还几乎要哭出来。不像有些人发现不忠贞的男女在鬼混时，还悄悄地偷着看，好大饱眼福。而施滕纳先生，用他自己的话说，每逢遇到这种事，他总是感到很难为情。他用十分文雅的语言说，他一看到这种淫荡的下流事，就感到很不舒服。他在给我们讲述所见到的猥亵场面时，我们听了就像狗见到热腾腾的熏肉那样嘴里直流口水。每当我们被罚关进兵营拘留所时，他就来给我们讲一番这样的故事。他说‘我就是这样看到某某太太与某某先生在这里……’他连他们的住址也都告诉了我们。他的神情十分忧伤，总跟我们诉苦‘我挨过他们男女双方多少巴掌啊！’这倒没有什么，糟糕的是我收了他们的贿赂啦，那种贿赂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男的赤条条，女的光光的。两个笨蛋在旅馆里，连房门都不关紧。沙发搁不下他们，因为两个人都是胖子，于是就象猫似的在地毯上鬼混。地毯被他们弄得脏兮兮的，屋子里尘土飞扬，香烟头到处乱扔。我一进门，两个人喇地跳了起来。男的站在我的对面，手里抓着一块遮羞布，女的背朝着我，她的背上全印着地毯花纹，脊梁骨上还沾着一个香烟头儿。‘请原谅，’我说，‘采麦克先生，我是霍托翁斯基侦探所的私人侦探施滕纳，受尊夫人的委托，所里派我来调查您在外面的不轨行为。这位与您发生不正当关系的夫人是格罗特娃太太吧！’我有生以来还从未见到过这样镇定的公民，采麦克好像什么事没有发生似的说‘请允许我穿上衣服。这完全是我妻子的错，是她那无缘无故的嫉妒心逼我走上与别人发生不正当关系的。她对我有一点怀疑就不分青红皂白地侮辱我、责备我、不信任我。但是，假如证据确凿，丑事已掩盖不住了……我的衬裤在哪儿？’他若无其事地问，‘在床上。’他边说边穿裤子，‘假如丑事已无法掩盖的话，那么也只好说声“离婚”了。不过，这样做还是不能洗清自己的污点，离婚的事还得慎重考虑才是。’他边穿上衣服边说，‘最好的办法是，设法让老婆忍耐些，不要向外声张，以免引起公愤。其他的事，就随便您了，您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这里，我把这位太太留给您。让她跟您单独在一起。’这时格罗特娃太太已爬到床上去了。采

麦克先生跟我握了一下手就走了……后来施滕纳先生说了些什么，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因为他正文雅地跟床上那位太太交流思想呢，谈什么建立夫妻关系不仅仅是为了双方的幸福啦，双方有责任克制自己的欲念，保持自己的纯净与贞洁啦。‘这时，我开始慢慢地脱着衣服，’施滕纳说，‘等我脱完了衣服，像一只发情的公鹿撒起野来时，我的一位老朋友什达赫撞了进来，他是我们竞争对手施特恩侦探所的私人侦探。他来这里是在应克罗特先生的请求，来侦查克罗特娃太太与别人相好的事。这位什达赫先生来到这里什么话都没说，只是说了一句‘哈哈，施滕纳先生跟克罗特太太在做爱啦，恭喜你们了！’他轻轻地带上门，就走了。‘现在一切都无所谓了，’克罗特娃太太说，‘你先别忙着穿衣服，在我身边有的是你的位子。’‘亲爱的太太，可这牵涉到我的位子呀，我只有一个位子呀！’他说了这句话后，就不知道自己又说了些什么，只记得说过‘夫妻之间有了纠纷会影响孩子教育’什么的。后来他还对我们讲，他如何迅速穿好衣服，如何撒腿逃跑，怎么下定决心向所长霍托翁斯基先生报告此事，以及怎么一路上越想越理直气壮的。可是，到了侦探所时，他发现自己已晚了一步。什达赫先生已先到过那里了，他是奉老板施特恩先生的命令来教训霍托翁斯基的，好让他知道他的部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可霍托翁斯基先生对这件事也不知道该如何办才好，只好立即派人把施滕纳太太找来，让她亲自整治这种人。所里派施滕纳去办一件公事，他却跟别人胡搞，而且还被竞争对手抓个正着。后来，施滕纳先生谈到这件事时总是说‘从那以后，我的松果脑袋就更大啦！’

“现在我们来玩‘五到十’吧！”他们又玩起扑克牌来了。

火车在英雄站停了下来。因为已是黄昏时分，任何人都不允许下车。

正当大家感到有些疲惫的时候，从一个车厢里传出了高昂的歌声，歌手似乎想把铁轨的撞击声压倒似的。原来是一个从卡什贝尔山区来的士兵，在夜幕降临匈牙利平原时，怀着对上帝的虔诚，在大声歌唱着这静静的夜晚：



晚安，晚安！
祝所有疲劳的人晚安，
白昼已经悄悄地消逝，
劳苦的人已进入梦乡，
愿他们甜蜜地睡到明天早上。
晚安，晚安！

“住嘴，你这个乡巴佬！”有人打断了这位忧伤歌手的歌声。

人们把他从窗口拉进了车厢。

但是，这里疲劳的人并未安静地睡到第二天早晨，他们像其他车厢的人点着蜡烛打牌那样，也在一盏挂在车壁上的小煤油灯下玩着“恰帕里”牌。每一次不管谁抓到王牌赢牌时，帅克总是说，这是一种最公道的玩法，因为谁想换几张牌就换几张牌。

玩“补进”牌时，帅克坚决主张，只要抓到爱司和七，就可以亮牌，不必再抓牌了，再玩下去就可能输牌。

“我们玩‘健康’牌吧！”万尼克建议说。大家也都同意。

“红桃七是王，”帅克一边洗牌一边说，“每个人下五个哈莱什，抓四张牌。请大家快点下注吧，让我们痛痛快快地玩它几把！”

他们兴致勃勃地玩着，脸上露出幸福的表情，就好像世界上根本没有发生什么战争似的，他们也仿佛不是坐在开往前线的列车上去参加血淋淋的屠杀战争，而是坐在布拉格某个咖啡馆里的牌桌旁边。

“真没有料到，”帅克打完一盘牌后说，“当时我手中一张有用的牌都没有，于是我就把四张牌都换了，没有想到竟然换到一张爱司。你们把老K藏到哪里去了，我想用我的爱司去压它呢！”

正当他们在这里玩着用爱司压老K时，而此时在远方的前线战场上，国王们为了争夺地盘，正驱使着他们的士兵们去相互厮杀呢！

列车开动前，先遣营的军官们正坐在参谋部所在的车厢里，气氛十分肃静。大部分军官都在埋头看着一本精装德文书——路德维希·甘霍费尔的小说《神甫的罪恶》。他们同时翻到第一百六十一页，聚精会神地读着。营长扎格纳大尉站在车窗旁，手里拿着这本书，也

翻到第一百六十一页。

他望着窗外的田野，正寻思着如何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把这本书的意义向大家讲清楚。这毕竟是一件十分机密的事啊！

此时，军官们都在思考着一件事，施德雷上校怎么一下子就完全疯了呢？虽然他早就有些精神失常，可没有料到会这样快就完全疯了。在火车开出之前，大尉把全体军官都召集来开了最后一次会。会上他通知大家，每个人将领到路德维希·甘霍费尔的《神甫的罪恶》这本书，并说，他已叫人把书送到营部办公室去了。

“诸位，”他带着十分神秘的神情说，“你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第一百六十一页！”大家反复地看了第一百六十一页，但总是看不出什么名堂。只看到那一页上写道，有一位叫马尔达的女人走到写字台前，在那里拽出一个人来，并向观众大声喊道“大家一定要同情这位先生啊！”此外，在这一页上还出现了一个叫阿尔伯特的人，他一个劲儿地说俏皮话。但他说的那些俏皮话跟先前的剧情毫不相干，简直是胡说八道，气得卢卡什上尉把烟嘴都咬碎了。

“老家伙真的疯了！”大家都这么想，“他已经完蛋了，准会把他调到军政部去的。”

扎格纳大尉将这一切在脑海里反复地思考了一番，然后离开了窗口。他缺乏教学的天赋，费了好长的时间才把讲解第一百六十一页意义的发言稿写了出来。

他跟上校老头一样，在演讲开始时，总是用德语问候大家“诸位！”虽然他在上车前已称呼过大家为“伙计们”。

“是这样的，诸位……”他开始演讲说，“我昨天晚上收到了上校关于路德维希·甘霍费尔所著《神甫的罪恶》第一百六十一页的指示。”

“是这样的，诸位！”他接着又郑重地说，“这一页就是我们战时使用的一套新电报密电码，它是十分机密的。”士官生比勒掏出铅笔和笔记本，用十分讨好的口气说“大尉先生，我已经准备好了！”

大家看了这个傻瓜一眼。还在志愿兵学校时，他的勤奋就夹带着几分傻气。他是自愿投军的。当志愿兵学校校长第一次询问学生家庭情况时，他最先回答说，他先辈的名字叫比勒冯·莱特霍利，他家的



家徽上饰有带鱼尾巴的鹤翅膀。

从那时起，大家便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鱼尾巴鹤翅膀”。而他从此也就受到大家无情的揶揄，因为他父亲只是个做卖兔皮生意的小商人，跟他讲的鱼尾巴鹤翅膀毫不相称。尽管他是一个浪漫主义的狂热者，但他勤奋好学，恨不得一下子读完所有军事科学著作；他以勤奋和知识渊博著称，不仅能出色地完成学校规定的课程，而且愈来愈多地阅读有关军事艺术和战争史方面的著作，并在言谈中经常卖弄学问，只要他一日不沉沦和毁灭，他都会永远不改变自己的这种欲望。他自认为自己的学识可以同高级军官相媲美。

“听着，士官生！”扎格纳大尉说，“没有我的允许，您就不可以说话，因为谁也没有问您什么。还有，您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现在我们把绝密的情况告诉了您，而您把它记在笔记本上，如果您把笔记本丢了怎么办？您就等着上军事法庭吧！”

士官生比勒还有一个坏习惯，就是他总是想方设法地让人相信他的想法是对的。

“报告，大尉先生！”他回答说，“就是我把笔记本丢了，谁也看不懂我写的什么，因为我用的是速记法写的。这种速记法记录的东西，除自己懂以外谁也看不懂。我用的是英国速记法。”

大家蔑视地看了他一眼。扎格纳大尉摆了一下手，便继续做他的报告。

“我已经讲了有关新的战时密电码的使用方法。也许你们还不明白，为什么非要你们看路德维希·甘霍费尔的《神甫的罪恶》一书的第一百六十一页呢？诸位，这是破译新密电码的一把钥匙，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军团司令部的最新指示。大家知道，战时有许多收发重要电文的方法。我们现在采用的是最新的数字补充法，因此上星期团部发给你们的密码和译电法就作废了。”

“这是阿尔布雷希特大公爵密电码，”勤奋的士官生比勒嘟囔着，“892 = R，这是从格龙菲尔特法套用过来的。”

“新密电码体系非常简单，”车厢里回响着大尉的声音，“我已从学校先生那里拿来了那套书的下卷和有关资料。比如说我们收到一道

命令为‘Auf der Kote 228, Maschinengewehrfeuer linksrichten.’^①但我们收到的电报会是这样的写法‘Sache—mit—uns—das—wir—aufsehen—in—die—versprochen—die—Martha—dich—das—ängstlich—dann—wir—Martha—wir—den—wir—DanK—wohl—Regiekollegium—Ende—wir—versprochen—wir—gebessert—ver—sprachen—wirklich—denke—Idee—ganz—herrscht—Stimme—Letzten’。^②很简单,毫不复杂。团部打电话给营部,营部打电话给连部,连长收到这个密码,就用这种方法把它译出来。也就是,拿出《神甫的罪恶》一书,翻到第一六一页,再从反面一六〇页从上而下去找 Sache^③这个词。诸位,请注意,这个词首先出现在一六〇页上,它是第五十二个词,然后在一六一页,从头数到第五十二个字母。你们会看到这个字母是 A。电报上的第二个词是 Mit^④,这个词是一六〇页的第七个词,然后我们翻到一六一页,从头数到第七个字母是 u。接下来是第三个词 uns^⑤,诸位,请注意跟我查,是一六〇页的第八十八个词,然后在反面的第一六一页中从头数到第八十八个字母,那是 f,于是我们译出这个词为 Auf^⑥。就这么译下去,直到我们把这道命令完全译出来,就能看到,它们是‘二二八高地机枪向左方射击’。诸位,这个方法是多么妙啊,是多么简单啊!没有路德维希·甘霍费尔的《神甫的罪恶》一书这把钥匙是完全破译不出来的。”

大家一声不响地看着那倒霉的一页,绞尽脑汁地思考着。沉默了一会儿后,突然,士官生比勒焦急地叫了起来“大尉先生,这密码对不上号呀!”

这密码确实莫名其妙。

① 德语:令二二八高地机枪向左方射击。

② 德语:‘事情—与—我们—这—在里面—这—许诺—这—玛尔塔—你—这—仔细地—然后—我们—玛尔塔—我们—这个—我们—感谢—好—公共大学学院—结束—我们—许诺—我们改好—许诺—确实—感谢—思想—完全—支配—声音—最后的’

③ 德语:事情。

④ 德语:与。

⑤ 德语:我们。

⑥ 德语:在……之上。



不管大家费了多大的劲儿。除扎格纳大尉以外,谁也没能根据第一六〇页上的字序从作为钥匙的一六一页上找到相应的字母。

“诸位!”扎格纳大尉相信比勒所说的话是真实的,他含糊其辞地说,“怎么回事?在这本《神甫的罪恶》书里一点儿也没错呀,怎么在你们那本书里就不一样了昵?”

“大尉先生,”士官生比勒又说,“请允许我指出,路德维希·甘霍费尔的小说有上下两卷,请看书的内封页上写着‘本书分上下两卷’。我们拿的是上卷,您拿的是下卷。”这位认真的士官生比勒继续说“因此很清楚,我们书中的一六〇页和一六一页与您的是不一样的,书中的文字当然也不是一码事了。您那本书译出来的电文第一个词‘Auf’”,而我们这本书译出来的是‘Heu’。”

由此可见比勒并不是什么傻瓜。

“旅部发给我的是下卷,”扎格纳大尉说,“这里肯定出了差错。上校先生给你们发了上卷。”听他的口气,好像他在讲密码破译法非常简单,以前就知道得一清二楚似的。“是旅部搞错了,他们没有跟团部讲清楚应该领下卷,所以才出了这种事!”

这时,比勒得意地向大家扫了一眼,中尉杜布悄悄地对卢卡什上尉说“‘鱼尾巴鹤翅膀’这次把扎格纳大尉可弄得下不来台了,该!”

“诸位,这真是怪事!”扎格纳大尉又说。他想引起大家谈话的兴趣,好打破此事令人尴尬的沉静。“在旅部办公室里,真有些不动脑子的人!”

“请允许我指出,”这位不知疲倦的士官生比勒又说,他还想显示一下自己的才华“像这类十分机密的事根本不应该从师部发电报到旅部办公室。涉及到军团级的绝密事情只能用绝密传阅单方法直接通知到师长、旅长和团长本人。我知道有许多密电码体系,如撒丁与萨伏依之战、英法联军塞瓦斯托波尔之战、中国义和团起义,以及最近的日俄战争都曾用过不同的密电码体系。这些密电码体系的传达……”

“我们不想听您讲这些老古董了,士官生比勒先生!”扎格纳大尉轻蔑地、不愉快地说,“我敢保证,我向大家讲的这套体系,不仅是当代

最好的,而且可以说是好得无可比拟的密电码体系。连我们敌人参谋部门的特务机构都对此毫无办法,即使他们把自己大卸八块也破译不了我们的密码。这是一套全新的密电码。这是一套全新的密电码体系,是史无前例的。”



这时不知疲倦的士官生比勒咳嗽了一声说“大尉先生,请允许我提醒您注意一下克里霍夫论军事密码那本书。这本书谁都可以在军事百科词典出版社买到。书中详细叙述了您给我们讲的那种方法,它的发明人是基希纳上校,他曾在拿破仑一世时期的萨克森军队中服役。这种方法被称为‘基希纳法’。大尉先生,来电的每一个字都可以从反面一页,也就是被称为密码钥匙的那一页中找到答案。后来弗莱斯纳中尉又在《军用密码手册》一书中进一步完善了这一方法。这本书可以在维也纳新城军事科学院出版社买到。”士官生比勒从手提包中拿出那本书,接着说“弗莱斯纳也同样举过这个例子,请大家相信,



也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那个事例‘令二二八高地机枪向左方射击’。解答的钥匙是路德维希·甘霍费尔的《神甫的罪恶》两卷集。请大家再往下看，密电码电文为‘Sache mit uns das wir aufsehen in die versprachen die Martha……’^①等等。完全跟我们刚才听到的一样。”

事情已经很清楚，这个毛头小伙子“鱼尾巴鹤翅膀”说得完全正确。

肯定是军部某个将军偷懒，找来弗莱斯纳论军事密码的书，从中抄了一段来搪塞了事。

在整个这段时间里，可以看到卢卡什上尉一直在克制着自己内心的烦恼。他咬着嘴唇，想说什么，但最终又改变了主意而说些别的事。

“我们也不必把事情看得太严重了！”他犹豫不安地说，“我们在利塔河畔布鲁克驻扎期间，密电码体系就变了好几回，没等我们到达前线就又换了新的密电码体系。我想，我们到了前线就更没有时间去猜这种哑谜了。没等到我们把这类的密码搞清楚，恐怕我们的连、营、旅军就完蛋了。这种密码根本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扎格纳大尉很不高兴地点点头说“但在实践中，至少从塞尔维亚战争经验来看，我们确实没有时间去研究破译密码的事。但这并不等于说，当我们在战壕中长时间隐蔽和等待时机时，这种密电码也没有用。密电码经常变换倒也是事实。”

扎格纳大尉的解释并没有令大家信服，于是他无奈地说“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前线参谋部越来越少使用密电码了，而我们的电话又不好使，总是听不大清楚，特别在炮声隆隆的时候，就根本听不见。一旦什么都听不清，就会出现一片混乱的。”他缄默了一会儿又说：

“诸位，在前线阵地上，出现混乱是十分糟糕的事啊！”他蛮有预见地补充了一句，然后又沉默下来。

“再过一会儿，我们就要到拉布^②了！”他望着窗外，又补充说“诸位，到了拉布车站，每个人可以领到一百五十克匈牙利香肠，还可以休

^① 德语：事情与我们这在里面许承诺这玛尔塔……

^② 布达佩斯东火车站。

息半个小时。”

他看了一下时间表说“四点十二分开车，三点五十八分全体人员
在车厢中集合。现在一个连跟着一个连地顺序下车，从十一连开始。
下车后，以连为单位到第六仓库领东西，由士官生比勒负责监督
分发。”

大家都注视着士官生比勒。他们的目光中流露出“这乳臭未干
的小子，早晚会倒霉的！”

可是这位勤奋的士官生比勒从手提包中拿出一张纸和一把尺子，
按连里提供的人数在纸上画着线条，准备给各连分配食物。他在向连
长们问起各连的人数时，可他们都记不清自己连到底有多少士兵，只
能把他们平时信手写在笔记本中的一些不准确的数字交给了他。

这时，扎格纳大尉在失望之余重又读起那本倒霉的《神甫的罪
恶》。火车到了拉布时，他合上书，说了一句“这位路德维希·甘霍费
尔写得还不差！”

卢卡什上尉第一个冲出军官车厢，径直向帅克坐的那个车厢
走去。

帅克和他的伙伴们早已打完了牌。卢卡什上尉的勤务兵巴伦因
为饿得要命，开始埋怨起那些军官老爷们，说他很清楚，这些老爷们一
个个都吃得脑满肠肥的。说现在比农奴制时代还要糟糕。过去军队
的情况也不是这样的，记得他爷爷在家靠养老金过日子时常说，在
1866年普奥战争时期，当官的同士兵还分享鸡和面包呢！当巴伦没完
没了地埋怨时，帅克却说今天战争时期的军队状况是好的，应该颂扬
才对。

“你爷爷那时还太年轻。”当火车到达拉布时，帅克和蔼地说，“他
只能记得1866年的战争。我倒认识一位叫罗诺夫斯基的人，他有个
爷爷在农奴制时期在意大利服了十二年的兵役，回来时只是个班长，
找不到工作。于是他爷爷的父亲，也就是他老爷爷，让他帮助自己干
活儿。有一次，他们去服劳役，刨树根，可是有一棵树根像铁柱子一
样，怎么刨也刨不动。于是老爷爷就说‘算了吧，就把这家伙搁在这
儿吧，用不着跟它较劲儿了！’守林官听到这话后，就大叫一声，举起棍



子就要打他,并命令他们‘你们必须把那棵树根给我刨出来!’罗诺夫斯基的爷爷什么也没说,只说了一句话‘你还嫩了点儿,我可是个退伍老军人呀!’为此,一个星期以后,他收到一个通知,要他回到意大利继续当兵,在那里一待又是十年。他给家里写信说,等他回来时一定要用斧头砍掉守林官的脑袋。后来,幸亏守林官死得早,也就没事了。”

这时,卢卡什上尉出现在车厢门口。

“帅克,你过来一下!”他说,“别再胡扯啦,还是过来把事情说清楚。”

“是,我马上来,上尉先生!”

卢卡什上尉用怀疑的眼光看了帅克一下,带着他走了出去。

在扎格纳大尉不成功的讲课期间,卢卡什上尉就施展了他的侦探本领,找到了一些线索。事情并不复杂,因为在开车的前一天,帅克曾报告上尉说“上尉先生,我从团部抱回来一些书,说这些书是给营部军官们看的。”

所以,在火车过了第二道铁轨时,卢卡什上尉就直截了当地问道:“帅克,那些书是怎么回事?”此时,火车已开到一列熄了火的火车头旁边,这列火车头在等待着一列装有弹药的军火,已有一个星期了。

“报告,上尉先生!说来话长。我要详细地给您讲述那件事的来龙去脉时,可您总不耐烦听我说。就像那一次,您还打了我的后脑勺,撕了我的一张军事借款单。我当时对您解释说,我在一本书中读到过:过去战争时期,老百姓要交各种各样的税,如果哪个人家要安窗户,每个窗户得交二十块硬币,养一只鹅也要交税……”

“帅克,你能不能简单点儿,这样扯下去就没有完了!”卢卡什上尉继续说,同时他琢磨着如何巧妙地把这个最大的秘密给瞒住,免得帅克这个傻瓜又会搞出什么名堂来,“你认识甘霍费尔吗?”

“他是干什么的?”帅克很感兴趣地问道。

“他是一位德国作家,你这个笨蛋!”

“我发誓,上尉先生!”帅克像虔诚的殉道者似的说,“我只认识一位捷克作家,就是多玛日利采人哈耶克·拉迪斯拉夫。他是《动物世



界》杂志的编辑。有一次，我曾把一条看家狗当成纯种小狍狗卖给了他。他是一个快活而善良的人，常到一家酒馆去给喝酒的人读自己写的小说。他读小说时那种忧伤的样子，直逗得我们哈哈大笑，然后他又哭了起来，还为我们大家付酒钱呢！我们也很高兴为他歌唱‘多玛日利采的门楼，壁画多么漂亮；画那壁画的人哪，正爱着美丽的姑娘……他已不在这里了，长眠在风景如画的地方……’”

“这里不是剧院，帅克，你怎么可以像歌剧演员似的大声乱喊呢？”当帅克唱到最后一句“他已不在这里了，长眠在风景如画的地方”时，卢卡什上尉说：“我没问这件事。我只想知道，你亲自跟我提到的那些书，是不是甘霍费尔写的？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卢卡什说话时十分生气。

“您是指我从团部拿到营部来的那些书吗？”帅克问道，“上尉先生，那确实是他写的，也就是您问我是不是认识的那人写的。我接到团部直接打来的电话，说他们想把一些书送到各个营部去，但各营办



公室都没有人。肯定他们都到小酒馆去了，因为要上前线，也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再到那里坐坐了。上尉先生，他们肯定是在那里坐着、喝着，所以没人接电话。但是您曾命令我作为传令兵暂时守着电话，等电话兵霍托翁斯基回来换我。于是，我就在那里等人来换班。团部的人骂骂咧咧地说，哪儿也叫不通电话，还说有一个通知，让营里派人去团部取书，说那些书是给营里军官们看的。因为我知道，上尉先生，在军队里办事应讲究行动快速，于是我就回电话跟他们说，我要亲自去取那些书。后来我就把那些书取回到营部。他们给了我一大口袋的书，挺重的，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搬回到我们连部。我翻了翻这些书，可我有些纳闷儿。团部的军需官对我说，根据团部的电话记录，营部已经知道他们该拿哪一册书了，因为这部书有两册，上卷一册，下卷一册。我有生以来还没见到过有这样可笑的事呢。我这一辈子也读过不少书，可从来没听说过有从下卷读起的。他们还对我说‘瞧，这是上卷，这是下卷，究竟军官们该读哪一卷，他们自己都已经知道了。’我心里想，他们肯定吃多了，因为谁读书都得从头读起的。就说我从团部背来的《神甫的罪恶》这部小说吧，我也懂得德文，也得从上卷读起吧！我们又不是犹太人，从后面往前面读的。所以，上尉先生，当您从小酒馆回来时，我也曾打电话向您报告过这些书的事，问您是不是在战争时期一切都颠倒了，是不是读书也得从后面往前读，比如说，先读下卷，后读上卷。可您说我是个吃撑了的畜生，连先念‘上帝，我的主啊！’后念‘阿门’都不知道了。”

“您怎么啦，不舒服了吗？上尉先生！”帅克看到卢卡什上尉脸色苍白地抓住那部已灭了火的火车头踏板时，关切地问道。

在他苍白的脸上没有一丝怒容，只是悲伤到极点。

“接着说吧，接着说吧！帅克，我没有关系，已经好多了……”

“怎么说呢，我还是那个看法。”在孤静的铁轨上方又响起了帅克温和的声音，“有一次，我买了一本描写巴科森林中罗赫·夏瓦尼侠盗的惊险小说，也是缺了一本上册，结果我只好去猜想上册中故事情节可能是怎样的，就连这类写侠盗故事的书，也是不能没有上册的呀！我现在完全明白了，要是我说军官们先读下卷，后读上卷，那实在荒

唐;要是我如实地向营里转达团部的话,军官们自己知道该读哪一卷,那我又似乎太愚蠢了。上尉先生,我看这一次发书的事实在是莫名其妙,令人费解!我知道,在战火纷飞的前线,军官们根本读不了多少书……”

“别再说废话了,帅克!”卢卡什上尉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

“上尉先生,我当时也曾打电话问过您,是不是把上下两卷都拿来,可您像刚才那样对我说,让我不要再说废话了,还说拿那么多的书多累赘啊!我想您的意思是这样的,那么别的军官也肯定是这种看法了。我也问过我们的万尼克,他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他说,以前军官们总认为打仗是轻松的事,好像去消夏别墅度假似的。他们把大公们赠给的礼物,如各种著名诗人写的整套诗集都带到前线去了。当然,这些都是由他们的勤务兵给背着了,压得他们连腰都直不起来。他们总诅咒着自己的主子不得好死。万尼克说,这些书一点用处都没有,用它卷烟叶儿抽吧,又嫌它太好太厚;用它做手纸吧,上尉先生,请恕我放肆,这种写满诗的纸会把屁股擦坏的;用它来读吧,又没有那么多闲工夫,因为在前线总要跑路,还得把它们扔掉。后来他们的勤务兵就养成了一种习惯,只要一听到炮声就把这些没有用的书全都扔掉。上尉先生,我听了万尼克的意见以后,我还是不放心,想再听听您的意见。当我打电话给您问问如何处理这批书时,您对我说,要是我的笨脑袋还不开窍的话,非得给我一记耳光才能奏效!就这样,上尉先生,我就把这部小说的上卷拿到了营部,把下卷暂时留在我们连部。我心想,等军官们读完了上卷以后,再给他们发下卷,就像图书馆借书给读者那样。可突然团部来电话通知说,要开车了,营里所有多余的东西都要送到团部仓库去。于是我又问万尼克,这部小说的下卷是不是多余的东西。他对我说,根据他在塞尔维亚、加里西亚和匈牙利的教训,那些消遣的书没有必要运到前线去。城里士兵们用来装纸的箱子倒是有用的东西,因为士兵们用来装废纸卷烟叶或卷草木子再好也没有了,士兵们在战壕里就是抽的这些东西。营里已经发了这部小说的上卷,我们就把下卷送到仓库去了。”

帅克沉默了一会儿,又马上补充说“仓库里存的东西真是琳琅满



目啊！上尉先生，就连布杰约维采教堂唱诗班领唱人从军时戴的大礼帽都有呢！”

“我跟你讲，帅克！”卢卡什上尉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你一点儿都没有意识到你干了些什么？也只有我骂你白痴，可除了叫你白痴又能叫你什么呢？我叫你白痴还算是客气的呢！你这次捅的乱子可太大了，可以说是我认识你以来所犯的最严重的罪了。帅克，你要是知道你做了些什么就好了……可你永远也不会明白你做了什么……要是什么时候有人谈起这件事，你可别跟着一道嚼舌头、胡言乱语！也不要说我打过电话给你，说我让你给那本书的下卷……要是什么时候有人说起上卷怎样怎样，下卷又怎样怎样，你可不要去理睬他们，你什么也不清楚，你什么也不知道，你什么也记不得。你千万不要把我扯到里面去，你是一个……”

卢卡什上尉说话的声音好像一个发高烧的人在喃喃地胡说似的。当上尉沉默下来后，帅克又趁机提了一个幼稚的问题“报告，上尉先生，请允许我再提一个问题，您为什么说我永远都不会知道自己做了什么糟糕的事呢？上尉先生，我问您这个问题，只是想下次不再做这种事了。人们通常说‘吃一堑长一智’。比如达尼科夫卡村的翻砂工阿达麦茨就是这样，他错把盐酸喝了下去……”

他没能把话说完，因为卢卡什上尉不想再听他的唠叨而打断了他。上尉说“你这个蠢货，我不会对你解释什么的，你还是滚回自己的车厢去吧！告诉巴伦，等火车到了布达佩斯，让他给我送些面包和肝泥馅儿饼到军官车厢来，那些东西都放在床下面的箱子里，是用锡箔包着的。然后，你再告诉万尼克，他是头笨骡。我已经给他下了三次命令，让他把全连官兵的准确人数报上来，今天我就需要这些资料，可我手里还是上星期的旧名单。”

“是，上尉先生！”帅克大声应道，然后慢慢地向自己的车厢走去。

卢卡什上尉沿着铁路轨道慢慢地走着，他边走边想“我本该给他几记耳光的，可我不知道怎么的，却像跟朋友一样同他聊了半天。”

帅克庄重地走进自己的车厢。他感到自己受到了尊重。一个人做了一件非常糟糕的事，可还要让他永远不要弄清楚自己干了什么，



这样的事倒是很少见呢。

“上士先生，”帅克回到自己的车厢之后说，“我觉得上尉卢卡什先生今天的心情特别好。他让我告诉您，您是头笨骡，因为他已经三次要您把全连的准确人数告诉他了。”

“天哪！”万尼克生气地叫道，“我得把那些排长狠狠骂一顿。这件事能怪我吗？要怪就得怪那些不听命令的排长们。他们独断专行，想干啥就干啥。他们不把名单报给我，我能凭空捏造吗？我们先遣连就是这个德行，这种事也只能发生在我们十一连。这我早就料到，早就知道了！我一点儿都不怀疑我们连的这种乱七八糟的状况。头一天伙房里少了四份饭，第二天又多了三份饭。我们连有人进了医院，可这帮强盗也不通知我一声。上个月，我的名单中还有个叫尼科德姆的，一直等到发工资的那天，我才知道这位尼科德姆因为得了急性肺炎早已死在布杰约维采医院里了，可我们还一直给他领工资和口粮



呢！我们还给他发过一套军装，上帝知道那套军装给弄到哪里去了。现在上尉先生倒叫我是笨骡，可他把连里的事管好了吗？”

军需上士万尼克气呼呼地在车厢里来回走着说：“要是我当连长，我一定把连里的事情搞得有条有理的，对每个士兵的情况都有个大概的了解，让上士每天向我报告两次有关全连人员的名单。可我们现在的上士都是些饭桶，什么事也干不了。最糟糕的是那个名字叫齐卡的排长，整天油嘴滑舌，不务正业。我通知他，士兵科拉希克已经从他们排调到辎重部队去了，可第二天他报来的名单还是老样子，好像科拉希克还在他们排里。天天都是这样乱糟糟的，到头来还要说我是头笨骡……如此下去，上尉先生会失掉人心的！连里的军需好歹也是个上士官衔，可不是什么普通的上等兵，谁都可以拿来擦……”

巴伦一直张着嘴听他们的谈话，现在他代万尼克说出了他还没有说出的那个脏词儿“屁股”。也许他也想插进来跟大家聊聊天。

“这里没有你的事，给我一边待着去！”军需上士生气地说。

“听着，巴伦！”帅克说，“上尉先生让我转告你，等到了布达佩斯，你要给他送面包和肝泥馅儿饼到军官车厢去，那些东西在上尉先生床下的箱子里，是用锡箔包着的。”

大汉巴伦立刻沮丧地垂下他那猩猩般的长双臂，弯着背坐在那里好一会儿。

“我不该。”巴伦望着车厢中肮脏的地板，绝望地小声说道。

“我不该，”他断断续续地反复说，“我想……我在开车前把它打开了……我闻了闻……看看它坏了没有……我尝了尝。”他终于坦白地、绝望地说出了这些话，于是一切都明白了。

“你连锡箔纸也一道吞下去了吗？”军需上士万尼克站在巴伦的面前，感到一丝欣慰，因为他不用再费劲坚持自己的观点了。他认为，上尉让人转告他，说他是一头笨骡，可他却认为连里不只有他这头孤单的笨骡，别的笨骡也大有人在。现在全连官兵的数字总搞不清楚，不就证明连里有许许多多的笨骡吗？此外，他感到欣慰的是，现在的话题已转到这位永远吃不饱的巴伦身上了，一个新的悲剧又开始了。这时万尼克很想对巴伦说几句难听的话，可是巫师炊事员约赖达走了进

来,他放下自己心爱的书——古代印度的佛经,转向万分悲痛的巴伦,这位遭受沉重命运折磨的人说“巴伦,你得管住自己,不要丧失对自己、对命运的信念,你不能把别人的功劳记在自己的账上。今后,你碰到像偷吃别人东西这类的事,你该问问自己‘这肝泥馅儿饼与我又有什么相干呢?’”

帅克觉得应该再举个实际事例来进一步说明这个论点“巴伦,上次你亲口对我说过,你们家乡快要宰猪做熏肉了。你知道这件事后就马上打听我们战地邮箱的号码,写信让家里人快寄些熏肉来。现在你想想看,如果家里人把熏肉通过邮局寄到我们连部,我们和上尉先生都来切下一块肉,品尝品尝,觉得味道挺香。然后大家也都来切上一块,结果你一块我一块,不一会儿就把那块熏肉吃个精光。我认识一个叫科采耳的邮差,他为了偷吃熏肉得了骨痠病,先是锯了两只脚,后来是两条小腿,再后来又锯了大腿。要不是他死得及时,否则就得把他一段一段地锯光,就像削铅笔那样,把他一段一段地削光了。你想想,巴伦,要是我们都像你吃上尉先生的肝泥馅儿饼那样,把你的熏肉也都吃光了,你又会怎样想呢?”

大汉巴伦沮丧地望着大家。

“全靠我跑上跑下地四处求人,”军需上士万尼克对巴伦说,“你才能留在上尉先生的身边当了勤务兵,要不然你就得随救护队到前线抬伤病员了。在杜克拉山下,为了从阵地上抬回一个被铁丝网扎穿肚子的准尉,我们连续三次派担架队冲上去,但都遭到敌人炮火的轰击而死在战场上。直到第四批人上去才把他抬了下来,可是在去包扎所的路上,准尉就死了。”

巴伦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真不害羞!”帅克蔑视地说了一句,“亏你还是个军人……”

“我真的当不了兵,”巴伦哭丧着脸说,“我的肚子太大了,总是不饱。这都是硬让我脱离原来过惯了的生活缘故。我们家世代都是大肚汉。我可怜的老爸,他曾在普洛季维饭馆跟人家打赌,说他能吃下五十根香肠和两个大面包,结果他赢了。有一次,我也曾同人家打赌,吃了四只鹅、两盘子馒头片和白菜。在家时,我吃完中饭以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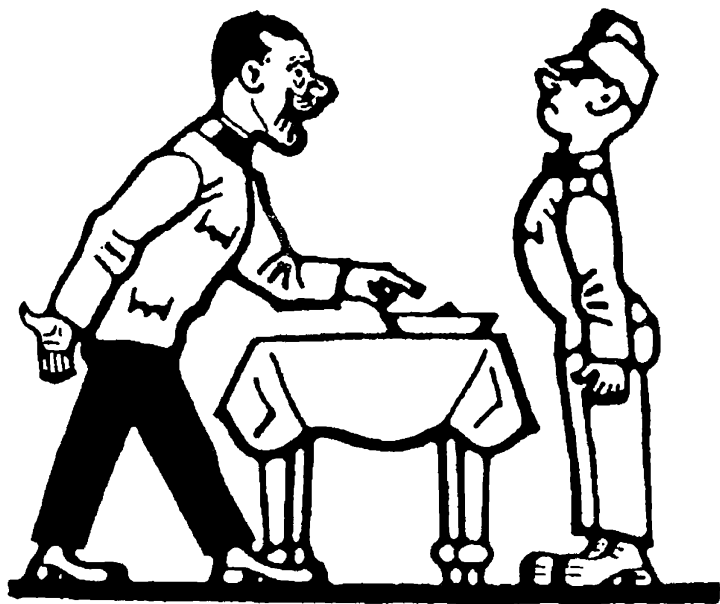
还想吃东西,就到贮藏室去切一块肉,还让人给我拿一罐啤酒、两公斤熏肉。我家曾有个上了年纪的雇农,名叫沃麦拉,经常提醒我不要吃得太撑了。他记得他爷爷曾给他讲过一个关于大肚汉的故事,那是在很久以前的战争时期,天下大乱,连续八年闹饥荒,田里颗粒无收,人们穷得只能用干草和给牲口吃的亚麻饼来烤成面包。没有面包吃时,人们只好在牛奶里放点奶渣也算过节了。这位大肚皮的庄稼汉因为经受不住这种荒年,只过了一个星期就死了……”

巴伦抬起他那愁苦的脸说“我想,上帝会惩罚那些有错误的人的,但绝不会抛弃他们的!”

“上帝既然把人们带到世界上来,他就会关心他们的。”帅克进一步评论说,“假如你犯了错误,那就应该受到惩罚,比如说把你送到前线去。我给上尉当过勤务兵,我可以让他对我一百个放心。他从来没想过我会偷他的东西吃。每逢领到一些特别的東西,他总是对我说:‘你留着吧,帅克!’或者说‘什么?我要不了那么多,给我一点儿就行了,剩下的,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们住在布拉格的时候,他有时让我去餐馆买饭菜,我看餐馆给的饭菜不多,怕他怀疑我在路上偷吃了一半,我便把自己仅有的钱拿出来又买了一份,免得他对我产生不好的印象。可是这事终究给他知道了,于是他让我把饭馆的菜单子拿回来让他亲自点菜。有一天,他点了一道带馅儿的小鸽子菜。可餐馆里只给我半只,我想上尉先生可能会疑心我把另半只吃掉了,于是我就贴上自己的钱又买了一份,合并成一道丰盛的菜拿了回来。恰巧那天舍巴上尉先生也想找个地方吃午饭,便在中午前来我们上尉这里串门,一起美餐了一顿。他吃饱以后说‘你别骗我了,这绝不是一份饭菜。世界上没有哪家餐馆会用整鸽做这道菜的。等我今天取来钱,我就派人去这家饭馆买这道菜。你坦率地对我说,这是不是两份饭菜?’我的上尉当着他的面问我,要我作证说他只给了我一份饭菜的钱,因为他当时还不知道有人来访呀!我回答说,他只给了我买一份普通饭菜的钱。于是我的上尉就说‘您瞧,这还算不了什么呢,前些日子,帅克还给我拿来两只鹅腿当午餐菜呢!您想象一下,一碗面条汤、牛肉加小鲑鱼汁、两只鹅腿、馒头片加白菜鸡蛋饼,多丰盛呀!’



“啧啧，他妈的！”巴伦啧啧着嘴说。



帅克继续说“这下子可糟了！舍巴上尉先生第二天真的派自己的勤务兵到我们那家馆饭去买午饭菜了。可他买来像配菜似的一点儿鸡肉，就那么两小勺儿，好像是给刚六个星期的婴儿吃的。舍巴上尉先生硬说勤务兵偷吃了半份菜。勤务兵说自己是无罪的。舍巴上尉先生给了他一记耳光，还要他以我为榜样，说我是怎样给卢卡什上尉先生买到整份饭菜的。第二天这位挨了打的无辜的勤务兵又去那里买饭菜，并把我的事打听得一清二楚，然后把一切都告诉了他的上尉先生，而他的上尉又告诉了我的上尉。晚上，我正拿着报纸读一条有关敌军司令部的消息时，我的上尉进来了。他脸色苍白，走到我的面前，问我一共替他付了多少次这种双份饭菜的钱，说他全知道了，说我不管怎样否认也没用，说他早就知道我是个白痴，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我是个疯子，说我给他丢尽了脸，说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先

把我枪毙掉,然后再把他自己也枪毙掉。‘上尉先生,’我对他说,‘在您接受我做您的勤务兵的第一天,您就说过,当勤务兵的都是小偷和坏蛋。当我看到那个饭店给的饭菜实在太少时,我想您可能也会认为我就是那种坏蛋,也把您的饭菜偷吃了……’”



“我的天哪!”巴伦小声地说,弯下腰拿起卢卡什上尉的箱子,便往后面车厢去了。

“后来,”帅克继续说,“卢卡什上尉把自己的口袋都搜了一遍,什么也没有搜出来,便从背心里掏出一块银怀表给了我。他很感动。‘等我拿到了薪水,帅克,’他说,‘你给我一个账单,看我欠了你多少钱……这块表你先拿着。可别再发疯了!’后来我们两个人都穷得身无分文,我不得不把那块表送到当铺里去了……”

“你在后车厢干什么呀,巴伦?”这时军需上士万尼克问道。

可怜的巴伦没有回话,他被呛住了。他打开了卢卡什上尉的箱



子,正在吃上尉的最后一个面包。

又一辆装满德国歌手的军列从这个车站一闪而过,没有停车。他们是开往塞尔维亚前线去的。车上的歌手们还没有从告别维也纳的热情中冷静下来,一直不停地唱到这里:

高贵的骑士,叶甫根尼王子,
想为皇上重新夺回
贝尔格莱德要塞和其他城市。
他下令铺路搭桥,
好让士兵们从桥上开过河去,
以便他率领部队攻进城市。

一个留着卷毛八字胡的班长把身体探向窗外,他的一只胳膊搭在另一个士兵的身上,那个士兵的一只脚正伸在车厢外不停地晃动着。班长边打着拍子边高声地唱着:

当大桥建好时,
大炮和车辆迅速越过了多瑙河,
在泽姆林城,摧毁了敌人大本营,
塞尔维亚人像丧家犬四处逃命。

突然,班长失去平衡,从窗口摔了下去,肚皮猛撞在岔道旁的杠杆上,杠杆刺穿了他的肚皮,把他挂在上面。列车继续向前方飞驰。后面车厢中的人唱着另一支歌曲:

高贵的勇士拉德茨基伯爵,
发誓要把皇上的敌人赶出仑巴第城。
伯爵在维罗纳城久久地等啊,
强大的军队终于到来了,

英雄们相聚无比振奋，
他率领部队打得敌人溃不成军。

当勇敢的班长被岔道栏杆刺穿肚皮死后不久，车站军运管理处派来一位年轻士兵在他的尸体旁站岗。他手握刺刀枪，面带严肃表情，笔直地站在岔道旁，仿佛为班长站岗是他最神圣的事业一样。

这位青年是匈牙利人。当九十一团先遣营的人从火车下来看班长时，他大声喊道“不准靠近，不准靠近，车站军运管理委员会命令禁止靠近！”他的叫嚷声不时地在铁轨的上空回响。

“他终于摆脱了！”好兵帅克在好奇的人群中自言自语地说，“这样也好，虽说他肚子上插了一块铁，很不雅观，但大伙儿还能知道他埋葬在什么地方呀，免得后人再到前线去找他的坟墓了！”

“还真的扎得那么准，”帅克绕着班长的遗体走了一圈，像个行家似的说，“肠子都掉到裤裆里了！”

“不准靠近，不准靠近！”那位年轻的匈牙利士兵喊道，“车站军运管理委员会命令禁止靠近！”

“你在这里干什么？”在帅克的背后响起了严厉的吆喝声。

士官生比勒来到帅克的面前。帅克向他行了一个军礼。

“报告，士官生先生，我在看这位死人。”

“你在这里鼓动什么？这关你什么事？”

“报告，士官生先生，”帅克严肃镇静地回答说，“我从来不搞鼓动！”

站在士官生后面的几个士兵笑了。军需上士万尼克来到士官生的面前。

“士官生先生，”他说，“是上尉先生派传令兵帅克到这里来打听一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好向上尉先生报告。我刚才在军官车厢见到营部传令兵马杜西奇，他说营长派他来找你，让你马上去见扎格纳大尉。”

没多久，上车的号声响了，大家立刻向自己的车厢走去。

万尼克和帅克并肩走着。他对帅克说“帅克，在人多的地方，你



最好别逞能，免得招来麻烦。如果那个班长是个德国人，他们就会说你幸灾乐祸。那个比勒就是一个可怕的反捷克人狂。”

“我可什么也没说呀！”帅克若无其事地说，“我只是说，这位班长挨扎得那么准，肠子掉到裤裆里了……他可以……”

“帅克，我们别再谈这件事了！”军需上士万尼克吐了一口唾沫。

“反正都一样，”帅克还唠叨着，“他的肠子从肚子里掉出来，是掉在这里呢，还是掉在那里呢，反正都一样尽了自己的职责……他可以……”

“瞧，帅克！”万尼克打断了他的话，“为什么营部的传令兵马杜西奇又跑到军官车厢去呢！我真奇怪他为什么还没有去卧轨呢！”

前不久，大尉扎格纳和士官生比勒进行过一次激烈的谈话。

“我很奇怪，士官生比勒！”大尉扎格纳说，“你为什么没有立刻向我报告有一百五十克匈牙利香肠还没有发给士兵们呢？我只得亲自去调查为什么士兵们会空着手从仓库走回来的事了。军官们也一样，好像命令不成其为命令似的。我不是说过吗，要按连的顺序到仓库去领东西。这就是说，如果没有从仓库里领到东西，也要按连的顺序回到各自的车厢。士官生比勒，我曾指定你负责管好这里的秩序，而你却撒手不管，你高兴了吧！不用费心去数香肠了。我在窗口看得一清二楚，你像没有事的人一样，居然去看一个死了的德国班长。后来，当我派人把你找回来以后，你一点儿也不谈工作，而是想当然地胡说什么是去那里调查一下，是不是有人利用被扎死的班长来搞什么煽动……”

“报告，十一连的传令兵帅克……”

“别跟我提什么帅克了！”扎格纳大尉大声嚷道，“你不认为这是在搞反卢卡什上尉的阴谋吗？士官生先生，是我们派帅克去那里的……你这样看着我，好像我在刁难你似的……是的，我就是刁难你！士官生比勒……你不懂得尊重自己的长官，千方百计地去丑化他，那我就给你一个任务，你，士官生比勒，你还记得在拉布车站的事吗……你炫耀自己的理论知识……你等着瞧吧，等我们到了前线……我会命令你担任侦察官去钻铁丝网的……你的报告呢？你来的时候，根本没有

给我什么报告……哪怕是什么理论性的东西也没有，士官生比勒……”

“报告，大尉先生，^①士兵们没有领到一百五十克匈牙利香肠，每个人只领到两张明信片。请看，大尉先生……”

士官生比勒从明信片中拿出两张交给营长。这些明信片是维也纳军事战争档案馆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当时馆长是步兵将军沃伊诺维奇。明信片一面画的是一位俄国士兵，他是个长着大胡子的俄罗斯庄稼汉，正抱着一个骷髅。漫画下面用德文写着：

背信弃义的俄国灭亡之日就是帝国胜利之时。

另一张明信片是日耳曼帝国发行的。这是德国人赠给奥匈帝国士兵的礼物。

明信片的上方，用德文写着“精诚团结”字样，在它的下面是“绞刑架上的爱德华·葛雷”^②图画。在图画的下面是一名奥国兵和一名德国兵在愉快地相互敬礼。

最下面有一首小诗，那是从格林兹《铁拳》一书中摘录来的。德国报纸在评论这首诗时说，格林兹的诗饱含着令人无法抑制的诙谐和令人忍俊不禁的幽默，它像鞭子一样狠狠地鞭打着敌人。

葛 雷

在晴朗的高空下，竖着一座绞刑架，
爱德华·葛雷就要吊在那里晃荡啦！
执行绞刑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可我得对诸位说句大实话。
哪棵橡树都不愿意当这丢人的绞刑架，

① 军官之间的全部谈话自然都是用的德语——作者注。

② 爱德华·葛雷(1862—1933)，英国外交大臣(1905—1916)，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挑动者之一。



让犹太吊在自己的树干上，
无奈何只好把他吊到
法兰西共和国的白杨树下。

扎格纳大尉还没有读完那饱含“令人无法抑制的诙谐和令人忍俊不禁的幽默”诗句时，营部传令兵马杜西奇就走进军官车厢。

他是扎格纳大尉派到军运管理处电话中心去查询有没有新的命令的，结果却带回来旅部的一份电报。这是一封普通的明码电报，根本不需要使用叫什么“钥匙”的密码。电报内容很简单：“迅速做饭，并向索卡尔挺进。”扎格纳大尉默默地摇了摇头。

“报告，”马杜西奇说，“军运管理处主任请您去谈话，那里还有一份电报。”

然后，军运管理处主任和扎格纳大尉进行了一次十分机密的谈话。

他们认为，第一封电报根本无法执行，指挥部下这种命令简直莫名其妙。现在先遣营还待在拉布车站，怎能“迅速做饭，并向索卡尔挺进”？收报单位是九十一团先遣营并转七十五团先遣营，而七十五团先遣营还在后面老远的地方。署名是正确的，旅长里特·冯·赫伯特。

“这是绝密，大尉先生！”军运管理处主任神秘地说，“是你们师部发来的密电，说你们的旅长疯了。在他从旅部向各处发了几十封这样的电报以后，就被送到维也纳去了。到了布达佩斯，您还会收到一份这种电报的。当然他所发的电报肯定作废，不过我们当时还没有收到这方面的指示。现在我们已有了师部这唯一的指示，也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份指令，可以先不要考虑执行这些明码电报。我之所以还得把这些电报发出去，是因为我还没有收到我们军运系统这方面的指示。不过，我已通过军运系统的途径给军团司令部打了报告，他们已经着手调查了……”

“我是一个老工程兵出身的现役军官，”他又补充说，“我参加过我们在加里西亚的战备铁路线的建筑工程……”

“大尉先生，”他过了一会儿又说，“我们这些从普通士兵一步一步地升上来的老家伙都被弄到前线来卖命了。今天铁路系统的一些民用工程师，只要经过一年的义务考试，就可以成为军政部的看家狗……噢！再过一刻钟，你们又要坐火车去前线了……我还记得，我们在布拉格士官生学校学习时，有一次，我作为比您高一年级的同学，帮您完成了单杠运动的动作。那一次我们两个人都被罚不准出校门。您还同你们班上的一个德国同学打了一架。当时卢卡什也在那里，跟您是好朋友。当我从收到的电报中知道先遣营有哪些军官要通过车站时，我又清晰地回忆起我们当年在一起的情景……这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了，那时候的日子是多么的美好啊！……那时的士官生卢卡什给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整个谈话使大尉扎格纳感到很别扭。他很了解跟他谈话的这个人。此人在士官生学校学习时，曾领导过反对派反对奥地利政府。这件事曾使他追逐名利的企图受到了挫折。尤其令扎格纳不愉快的是他提到了卢卡什上尉，说这位上尉先生总到处受到别人无缘无故的排挤。

“卢卡什上尉是一位好军官。”扎格纳大尉郑重地说，“火车什么时候开？”

军运处主任看了看表说：“还有六分钟。”

“我走了。”扎格纳说。

“我想，您会对我说些什么的，扎格纳！”

“那么，再见！”扎格纳回答说，便离开了军运管理处。

在火车开走之前，扎格纳大尉回到了军官车厢，看到所有的军官都已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分成几摊在玩纸牌“恰帕里”。只有士官生比勒没有玩牌。

他在一页一页地翻阅着自己刚动手写的有关战争场景的大叠手稿。他不仅想在战场上有所建树，而且要成为一位非凡作家，能生动地写出各种重大战争事件。这位长着奇异的翅膀和“鱼尾巴”的人，想要当一名卓越的军事作家。他的著作尝试是从拟选主题和设计书名



开始的。虽然这些著作能反映那个时期军国主义的各个方面,但都没有详细的提纲和写作计划,因此在回裁的稿文纸上只写着许多有待撰写的著作标题:

《大战时期的军人特点》《谁发动了战争》《奥匈帝国的政策与世界大战的发生》《战争笔记》《奥匈帝国与世界大战》《战争中的教训》《有关大战爆发的通俗讲话》《关于军事政治的思考》《奥匈帝国的光荣日》《斯拉夫帝国主义与世界大战》《战争文献》《世界大战史文献》《世界大战日记》《世界大战每日一览》《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大战中我们的王朝》《军备中的奥匈帝国各民族》《世界霸权之争》《我在世界大战中的经历》《我的从军纪事》《奥匈帝国的敌人是如何作战的》《胜利属于谁》《我们的官兵们》《我军士兵值得纪念的业绩》《大战期间的见闻》《战争的呐喊》《奥匈帝国英雄录》《铁旅》《我的前线书简集》《我先遣营诸英雄》《前线战士手册》《战斗之日与胜利之日》《我的战地见闻录》《在战壕里》《一位军官的叙述》《与奥匈帝国的儿子们一道前进》《敌机与我军步兵》《战斗之后》《我们的炮兵是祖国的忠诚儿子》《不怕所有的魔鬼与我们作对》《防御战与进攻战》《血与铁》《不是胜利就是死亡》《被俘的我军英雄们》。

扎格纳大尉走到士官生比勒身边,翻看了他的全部手稿,问他为什么写这些东西,写出来有什么用。

士官生比勒十分高兴地回答说,每一个书名就会有一本书问世,有多少个书名,就会有多少本书问世。

“假如我在战争中牺牲了,我希望也能在我身后留下一点纪念物,大尉先生。德国教授乌多·克拉夫就是我的榜样。他生于1870年,自愿参加这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8月22日在安洛牺牲。死前出版过《为皇上捐躯的自我修养》一书。”

扎格纳大尉和士官生比勒一道走到窗口旁边。

“士官生比勒,你还有什么?请拿出来看看吧!我对你的这些做法很感兴趣。”扎格纳大尉讽刺地说,“你把一个什么本子塞到衣服里了?”

“没有什么,大尉先生!”士官生比勒的脸红得像孩子似的说,“请



奥匈帝国军队卓越而光荣的诸战役概要

帝国皇家陆军军官阿道夫·比勒根据历史研究资料汇编并评注

您自己看吧！”

笔记本上写了一个标题：

奥匈帝国军队卓越而光荣的诸战役概要

帝国皇家陆军军官阿道夫·比勒根据历史研究资料汇编并评注

概要写得极其简单。

从1634年9月6日的内德林根战役写起，然后按时间顺序写了：1697年9月11日的岑塔战役、1805年10月31日的加尔迪耶罗战役、



1809年5月22日阿什波恩战役、1813年莱比锡的民族战役、1848年5月的圣·罗西战役、1866年6月21日的特鲁特诺夫战役,以及1878年8月19日的攻占萨拉热窝战役。这些战役的概要和特点彼此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变化。士官生比勒用长方块代表奥匈一方,用细线代表敌人一方。双方都有左中右三路。双方的后面都有后备军。还有一些箭头在示意着什么。他所画的内德林根战役的图与攻战萨拉热窝战役图完全一样。像足球比赛一样,开始时双方运动员各自站在自己的位置上,那些箭头则指示队员们该朝着哪个方向进攻。

扎格纳大尉也立刻想到比勒画的图跟踢足球的布局十分相似,于是他问道“士官生比勒,你会踢足球吗?”

比勒的脸更加红了。他不安地眨着眼睛,似乎要哭出来的样子。

扎格纳大尉面带微笑继续翻阅他的笔记本。当他看到奥地利和普鲁士特鲁特诺夫战役图的评注时,突然停了下来。

士官生比勒写道“不应该把特鲁特诺夫作为战场,因为多山地区不能使马佐捷利将军的师团充分发挥其优势作用,而强大的普鲁士军队居高临下,威胁着我方,形成对我师团左翼的包围之势。”

“按照你的看法,”扎格纳大尉面带微笑把笔记本还给了士官生比勒,“只有特鲁特诺夫是个平原,才能打这一仗了。你这个布杰约维采的贝内德克^①!”

“士官生比勒,你倒好,在部队里才待了这么短的时间,就想去干预战略性的问题了。你以为,这是像小孩子玩打仗那样,可以随便给自己封什么将军吗?你这么迫不及待地就把自己抬高到这么显要的地位,真是可笑!帝国皇家军官阿道夫·比勒!这样下去,没等到我们到达布达佩斯,你就会成为前线大元帅了!前天你还在家跟你父亲一道做牛皮生意呢!皇家军官阿道夫·比勒少尉!……老弟,你现在连个正式军官都不是呢!你只是个士官生罢了。你还挂在士兵和军官之间打秋千呢!离正式军官还远着呢!你现在就像一个上等兵在饭馆里吹嘘自己是‘参谋部的上士先生’那样。”

^① 贝内德克(1804—1881),1866年奥普战争中任奥军总司令,战败后被撤职。

“我说，卢卡什，”他转身对上尉说，“士官生比勒就在你们连，你得好好调教调教这小子！他自以为自己是军官了，那你就让他在战场上立功吧！等炮声一响我军冲锋时，就让他跟着自己的排去剪铁丝网吧！顺便说一句，希冈让我问你好， he 现在是拉布车站军运管理处的主任。”

士官生比勒感到大尉与他的谈话已经结束，便敬了一个礼，红着脸穿过车厢，走到车厢的尽头走廊上去了。

他像个梦游病人一样推开厕所的门，望着门上用奥匈两种文字写的“只能在列车运行时使用”的字样。他抽泣着，哽咽着，接着便轻声地哭泣起来。后来他脱下裤子……一边上厕所，一边擦着眼泪，后来又从笔记本上撕下写着“奥匈帝国军队卓越而光荣的诸战役概要、帝国皇家陆军军官阿道夫·比勒汇编并评注”的那页擦了屁股，让它带着被玷污的耻辱冲进了便池，再从便池小洞中掉到铁轨上，在飞驰的军列下面的轨道中间消失了。

士官生比勒在厕所洗脸池里洗了洗哭红了的双眼，走到外面的走廊上。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成为强者，一个不畏艰难险阻的强者：他从早晨开始就头疼肚胀，不大舒服。他走过最后一个包厢时，从敞开的房门中看到营部传令兵马杜西奇在跟营长的勤务员巴柴尔玩维也纳“施诺普斯”纸牌。他朝门里看了一眼，咳嗽了一声，那两位牌友转过身看了看他，便接着玩他们的牌了。

“你不知道该出什么牌了吧！”士官生比勒问道。

“我的大牌都已出完了，没有合适的牌可出了！”扎格纳大尉的勤务兵巴柴尔操着卡什贝尔山区的腔调用德语回答说。

“我该出方块吗？士官生先生。”他接着又问道，“出方块是大牌，然后来一张老K……我应该这么出……”

士官生没有回答，便回自己的车厢去了。后来，旗手普勒斯纳来找他一道喝白兰地酒，说这是他赌牌赢来的。当他看到士官生比勒正在勤奋地读着乌多·克拉夫的《为皇上捐躯的自我修养》一书时，感到十分吃惊。

还没等到列车到达布达佩斯，士官生比勒就已喝得酩酊大醉。他



把身子探到窗外，向着荒凉的原野不停地叫着“加油干，以上帝的名义加油干！”

后来，营部传令兵马杜西奇奉扎格纳大尉的命令，把比勒拉回到包厢里，他和大尉的勤务兵一起把比勒安置在一条长凳上。在那里，士官生比勒做了一个梦。

士官生比勒抵达布达佩斯前的一个梦

他当了少校，胸前佩着绶带和铁十字章，正驱车去检阅本旅的广大官兵。但他不明白自己已统领了一个旅的军队，为什么还是个少校军衔呢？他怀疑，上级原本是任命他为“陆军少将”的，可能由于军邮公文工作的忙乱，才把少将错写成了少校的。

他暗自嘲笑扎格纳大尉怎样在他们开赴前线时，在火车上威胁他说要让他剪铁丝网的。实际上，根据他向师部的建议，扎格纳大尉和卢卡什上尉早就调到别的团、别的师、别的军团去了。

还有人对他说过，他们两个人已经临阵脱逃，可耻地死在沼泽里了。

后来，他坐着小汽车到前线阵地去检阅本旅官兵时，才弄清楚，原来军部是任命他为少将的。

士兵们在他的周围涌动着，他们唱着一首他在奥地利军歌集里看到过的那支军歌《问题就在这里》。

英勇的弟兄们，勇敢地向前进！
狠狠地把敌人打翻在地，
让皇上的旗帜高高飘扬！

原野上的风景正如同《维也纳画报》中的插图一样。

在谷仓的右边是我军炮兵部队，他们正朝着比勒小汽车驶过的公路旁的敌军战壕轰击着。左边有一所房子，子弹正从里面射出，外面有一个敌兵正用枪托砸门。在公路旁有一架敌机在燃烧着。在远处，

可以看到正驰骋着的骑兵队和燃烧着的村庄。在那里的一小块高地上,我先遣营的士兵们藏在工事里,他们的机关枪正朝着敌人猛烈射击。敌人的工事也沿着公路延伸。此时,比勒的汽车正沿着公路朝敌人方向开去。

他用话筒对司机喊道“难道你不知道我们要去哪儿吗?前面是敌人!”

司机镇静地回答道:

“将军先生,只有这条路还能走,还没被破坏。走别的路,汽车轮胎会受不了的!”

越接近敌人的阵地,火烧得越旺。手榴弹在林荫道两边的排水沟周围不断地爆炸着。

司机镇静地对着话筒说:

“这条路修得挺好的,将军先生!在这条路上开车,轮子像抹了油似的滑溜。假如我们拐到野地上,车轮肯定会爆炸的。”

“您瞧,将军先生!”司机朝话筒喊道,“这条路修得棒极了,就是三十毫米半口径的白炮也拿它毫无办法。这条路就像打谷场一样平滑。要是在野外的石子路上开车,我们的车胎肯定会放炮。那样我们想往回开也不行了,将军先生!”

“勃兹——嘭!”比勒听到轮胎擦地的声音,汽车猛地跳了一下。

“将军先生,我不是对您说了吗?”司机对着话筒叫着,“这条路修得太棒了。刚才在我们车子的前面爆炸了一颗三十八毫米口径的炮弹,可车子一个洞眼也没有。公路也还是像打谷场一样平滑。要是在野地上,车子早就放炮了。现在在离我们四公里的地方有机枪在对着我们扫射。”

“那我们往哪里开呢?”

“等着瞧吧!”司机回答说,“只要这条公路总是这样好走,我敢保证,什么事都不会发生的。”

汽车飞驰着,惊人地飞驰着。突然“嘎”的一声停了下来。

“将军先生,”司机叫道,“您身上带了作战地图吗?”

比勒将军打开灯,发现作战地图就在他的膝盖上,但这是186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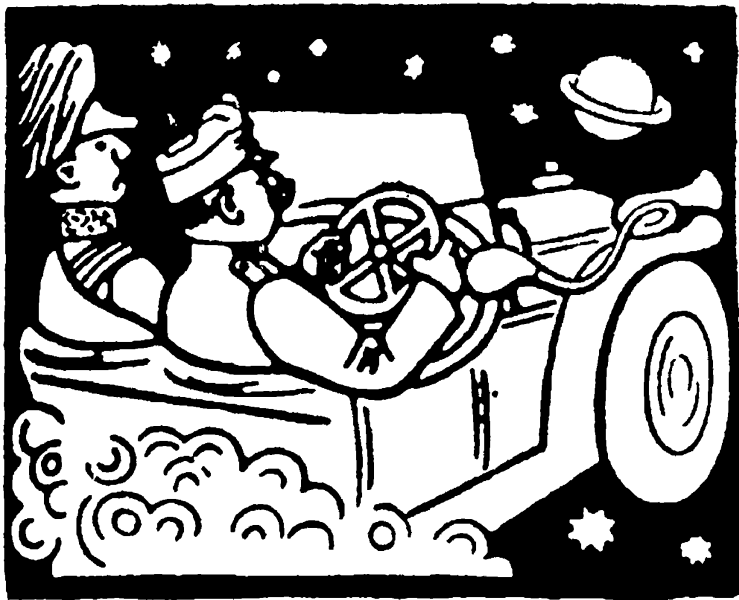
奥普联军与丹麦争夺黑尔戈兰海湾的海域地图。

“这里是十字路口。”司机说，“两条路都通向敌人的阵地。我觉得还是走这条路好，以免轮胎放炮。将军先生……我得对参谋部的汽车负责……”

突然一声轰鸣，震耳欲聋。他们看到，星星像车轮一样大，银河像凝乳一样浓。

他和司机坐在一起，仿佛突然间被轰到了宇宙中间。汽车像被剪刀剪了一刀，分成两半，只剩下用于战争进攻的前半部分了。

“幸亏您为了拿地图给我看，从后座换到前座上来，否则就完了。这是四十二毫米口径的大炮干的……我早就想到，一旦到了十字路口，我们就不再走公路了。因为，除了三十八毫米口径大炮的炮弹外，就只有四十二毫米的，其他口径的现在都不再生产了。将军先生！”



“现在我们往哪里开呢？”

“我们往天上开，将军先生！但我们必须避开彗星才行，它比四十二毫米的炮弹要厉害多了！”

“现在火星就在我们的下面。”过了好长时间，司机又说。

比勒重又平静下来。

“你知道莱比锡各民族大战的历史吗？”他问道，“比如1813年10月14日前线大元帅施瓦岑贝格公爵前往利伯特科维采；10月16日林登纳之战，麦尔维尔达将军所指挥的战争，奥军占领瓦哈夫；10月19日莱比锡陷落……”

“将军先生，”司机突然严肃地说，“我们已经到了天堂的大门口了。将军先生，您下车吧，我们不能开进天堂的大门。这里挤得很，全是军队。”

“从他们的身上开过去！”他对司机喊道，“他们就会躲开的。”

他从汽车窗口探出身子喊道：“小心点，你们这些猪猡！这些畜生，看到将军来了也不知道向右看齐！”

司机冷静地安慰他说：“叫他们躲开可难了！将军先生，他们大多是头脑受了重伤的人啊！”

比勒将军现在才注意到，这些挤在天堂大门口的人都是各种各样的残废人。他们在战争中失去了自己身体的某一部分，可又把失去的那一部分放在自己的背囊里，有头、手、脚等。有一个炮手穿着破衣服在天堂的门口挤来挤去，在他的背囊里放着自己的肚子和整个下肢。另一个后备军人的背囊里装着半面屁股正朝着比勒将军，那是在利沃夫战役中被敌人打掉的。

“他们是为了天堂的秩序呀！”司机一边回答说，一边驱车在人群中穿行，“很明显，是为了天堂的管理制度呀！”

进天堂大门必须回答口令才能放行。比勒将军突然想起一个口令：“为了上帝和皇上！”这才允许他们的汽车开进去。

“将军先生！”当他们驶过天使新兵营时，一位长着翅膀的天使军官对比勒将军说：“您必须到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报到。”



他们接着驶过一个操场,那里有许多天使新兵在学习喊“阿利路亚”^①。他们又来到另外一群天使新兵的旁边,有一位长着红褐色头发的天使班长正在训斥一个笨拙的天使新兵。他用拳头捅着他的肚皮喊道“把你的嘴巴张大些,笨猪!有这样喊‘阿利路亚’的吗?你嘴里好像咬着一块馒头片似的。我真想知道,是哪个犏牛把你这个畜生弄到天堂里来的?再试一次……什么‘哈拉哈拉’、‘哈路哈亚’的?你这笨蛋,你干吗在天堂里乱嚷嚷呀?再来一次,你这头笨驴!”



他们驱车继续前进,走了很远还能听到那位天使新兵的尖叫声:“哈拉——哈来——哈路——哈亚,”以及天使班长纠正他的叫声“阿——利——路——亚,阿——利——路——亚!你这头约旦牛!”

后来,他们看到一座大楼,在金色光芒的照耀下,就像布杰约维采的玛利扬斯克兵营一样。大楼的上方有两架飞机,左边一架,右边一

^① 天主教徒赞美上帝的颂词。

架。中间悬挂着一幅巨大的漆布横幅，上面用德文写着：

皇家王室上帝大本营

两个穿着宪兵队制服的天使把比勒将军拽下车，抓住他的衣领，带着他上到大楼二层楼上。

“在上帝的面前，你得放规矩点儿！”当他们来到楼上一扇大门前，天使叮嘱说，然后把他推进门去。

在房间里的墙壁上，挂着查理·弗朗茨·约瑟夫的王位继承人弗朗茨·约瑟夫和威廉的肖像，以及约克多·丹克尔将军、弗里德里希大公、康拉德·霍森多夫总司令等人的肖像。这时，上帝正站在房子的中间。

“士官生比勒，”上帝严厉地说，“你不认识我了吗？我就是原十一先遣营的扎格纳大尉。”

比勒吓得全身发抖。

“士官生比勒，”上帝大声说，“你有什么权力自封为将军？你有什么权力，士官生比勒，坐着司令部的小轿车在敌人阵地之间的公路上到处乱窜！”

“报告……”

“闭嘴，士官生比勒，现在是上帝在跟你说话。”

“报告！”比勒再一次哆哆嗦嗦地叫了一声。

“那么说，你不打算住嘴了！”上帝打开门吼道，“两位天使，进来！”

两位左边翅膀上挂着枪的天使走了进来。比勒一看，原来他们就是马杜西奇和巴柴尔。

上帝命令说“把他扔到厕所里去！”

于是比勒就掉到臭气熏天的茅坑里了。

在酣睡着的士官生比勒对面，坐着马杜西奇和扎格纳大尉的勤务兵巴柴尔，他们正在玩“六十六点”纸牌。



“那小子臭得像鳝鱼一样。”巴柴尔看着面前的士官生比勒正难受地翻来覆去转动着，冷冷地说，“他准是拉了一裤裆的屎！”

“谁都会发生这种事的，”马杜西奇用哲学家的口气说，“随他去吧，你又不会给他换裤子。还是发你的牌吧！”

布达佩斯的上空已露出了微曦，探照灯的灯光仍在多瑙河的上空来回地扫描着。

士官生比勒仿佛又在做另一个梦了，因为他在说梦话“请转告我们英勇的部队，他们在我心中已树起了一座爱戴与感恩的不朽丰碑。”

他一边说着梦话，一边翻着身。一股臭气突然冲到巴柴尔的鼻子里，把他熏得够呛，他吐了一口唾沫说“真臭！跟自己拉了一裤裆一样臭。”

士官生比勒愈是睡得不安宁，愈是翻来覆去地折腾。他新做的梦也更加荒谬离奇。他梦到自己正在奥地利王位的争夺战中保卫着林茨城。

他梦到林茨城的周围是一片防守严密的碉堡、防御工事和护城栅寨。他的指挥部变成了一所大医院，到处都是捧着肚子的伤兵在打滚。拿破仑一世带领着法国的龙骑兵来到林茨城护城栅寨的下面。

他这位城防司令正站在城楼上，也捧着肚子，冲着—位法国谈判使者嚷嚷“请您转告贵国皇帝，我决不投降……”

后来，这位城防司令的肚子突然不疼了，带着一个营的人马从城里冲了出来，越过护城栅寨，“凯旋”而去。他还看到，当法国龙骑兵用军刀向林茨保卫者比勒砍去时，卢卡什上尉奄奄—息地倒在比勒的脚跟前喊道“上校先生，现在需要的是您这样的男子汉，而不是什么废物上尉！”

林茨城的保卫者感激地从垂死的卢卡什上尉身旁转过身去。这时突然飞来—颗沙弹，打在比勒的屁股上。

比勒机械地摸了摸裤裆，感到手上有点儿黏糊糊的，于是叫喊起来“救护队，救护队！”接着便从马背上摔了下来……

巴柴尔和马杜西奇把士官生比勒从地板上抬起来，因为比勒刚从长凳上滚到了地板上，现在他们又把他放到原处。





后来,马杜西奇到扎格纳大尉那里汇报说,士官生比勒发生了怪事。

“这也许不是因为喝了白兰地,”他说,“他可能是得了霍乱病。士官生比勒在许多车站都喝过水。在莫雄我还看见……”

“霍乱病不可能这么快就会发作起来。马杜西奇,你到隔壁包厢里请医生给他瞧瞧。”

营里的“军医”叫费尔费。他是个老医科大学生和学生团成员。他爱喝酒、爱打架,但在医学上还是有些本领的。在奥匈帝国许多大学的医学院读过书,在许多医院里实习过,但从未获得过博士学位。原因是他的叔父给他的继承人留下的遗嘱中有这样一条:必须每年付给费尔费学医的助学金,直到他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为止。

这份助学金比医院里助理医生的工资还要高出四倍,所以贝德日赫·费尔费硕士总是想方设法拖延获得医学博士的时间。

继承人们都很恼火,说他是白痴,甚至强迫他娶个有钱的新娘,好摆脱他。贝德日赫·费尔费硕士为了狠狠地气这些人,他作为十二成员学生团的成员,在维也纳、莱比锡、柏林等地出版了一些相当不错的抒情诗集,还经常在《纯真》杂志上发表文章,并若无其事地继续读他的书。

战争爆发了,这给贝德日赫·费尔费以沉重的打击。

这位写过《笑歌》《小罐与科学》《童话与寓言》等作品的诗人,却被无理地抓去当兵了。他叔父有一位遗产继承人在军政部工作,他千方百计地把这位热忱的贝德日赫·费尔费弄成了“军事医学博士”,而且是通过笔试方法获得博士学位的。他拿到一些卷子,上面有许多填充题要他回答,于是他就在卷子上千篇一律写上“请吻我的屁股”几个字。可三天以后,上校通知他,说他已获得各科博士证书,还说他早已具备博士资格,参谋部军医主任已分配他到附属医院工作,如果他表现好,就能很快晋升。又说他曾在许多地方与一些军官决斗过,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了,但在今天的战争时期,这一切都会被人忘记的。

就这样,《小罐与科学》诗集的作者,咬咬嘴唇,就入伍当上了军医。

从他给病人治病的态度来看，他对生病的士兵倒是非常用心照顾的。他总是尽量安排伤兵员在医院多住些日子。由于当时有个口号“不要在医院里混，要在战壕里战斗！——不要躺在医院，要战斗在前方！”于是费尔费医生被派到十一先遣连，开往前线去了。

营里的现役军官瞧不起他。后备军官也不把他放在眼里，更不愿意跟他交朋友，生怕同他来往多了会加深他们跟现役军官之间的隔阂。

扎格纳大尉对于这位曾经长期留级并跟许多军官决斗过的医学硕士自然更是不满。当“战时医生”费尔费从扎格纳身边走过时，扎格纳大尉瞧都不瞧他一眼，而是继续跟卢卡什上尉聊着一些无聊的琐事，比如聊什么布达佩斯附近的南瓜产量挺高，等等。卢卡什上尉则说他在士官生学校上三年级时，曾经同几个非军人出身的同学一道去斯洛伐克找一位福音堂的传教师，斯洛伐克人。那人请他们吃烤猪肉配南瓜，然后给他们斟葡萄酒，还说：

南瓜，猪肉，
再加葡萄酒。

卢卡什上尉认为这是对他们的侮辱。

“在布达佩斯，我们不能参观很多地方了，”扎格纳大尉说，“根据行军计划，我们只能在那里停两个小时。”

“我觉得车子还在动，”卢卡什上尉回答说，“我们快到货物转运站了。这里是军用列车站。”

“战时医生”费尔费来到他身边。

“没有什么要紧的事，”他微笑着说，“只是想提醒你们注意一下，有些先生总想当军官，在布鲁克军官俱乐部时还炫耀自己的战略历史知识，可是他母亲给他寄到前线的一大包甜点心，他一下子就吃光了，这是很危险的呀！士官生比勒对我坦白说，从列车离开布鲁克算起，他已吃了三十个奶油蛋卷，每到一站就只喝水。大尉先生，这不禁使我想起来席勒的诗《谁说……》。”



“听我说，大夫！”扎格纳大尉打断了他的话，“先不要谈席勒，还是谈谈士官生比勒究竟怎么啦！”

“战时医生”费尔费笑了笑说：“你们的士官生比勒，一位渴望当军官的人，他现在的病是拉肚子……既不是霍乱，也不是痢疾，很简单，也就是一般的拉稀。他多喝了些白兰地。你们的这位‘渴望军官头衔者’，即使不喝白兰地，也会拉肚子的，因为他吃家里寄来的奶油蛋卷吃得太多了……简直是个孩子……我知道，他在军官俱乐部通常只喝四分之一公升，他是个禁酒主义者。”

费尔费大夫吐了一口唾沫说：“他常买林茨城里的甜点心吃！”

“这么说就没有什么要紧的了！”扎格纳大尉说，“可是，这种事……要是传出去就不好了……”

卢卡什上尉站起来对扎格纳大尉说：“我真的得谢谢这样的排长……”

“我已帮他治了治，”费尔费还没有收敛起笑容便说，“下一步就请营长处理了……我打算把士官生比勒转给这里的地方医院……再开一个证明，说他得了痢疾、恶性痢疾……需要隔离……士官生比勒就会住到传染病病房……”

“这肯定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费尔费带着神秘的微笑继续说，“说他是拉肚子的士官生，或者说他是得了严重痢疾的士官生都行……”

扎格纳大尉转身向卢卡什打着官腔说：“上尉先生，你们连里的士官生比勒得了痢疾，他得留在布达佩斯进行治疗。”

扎格纳大尉仿佛感到费尔费微笑中有某种排战的味，但当他再看了一下这位“战时医生”时，发现他的脸上却是一种若无其事的表情。

“现在一切都办妥了，大尉先生！”费尔费冷静地回答说，“这位渴望当军官的人……”

他摆了一下手说：“每一个得了痢疾的人都会拉一裤裆屎的。”

就这样，勇敢的士官生比勒就被送到匈牙利新布达城的传染病医院了。

他的那条沾满屎尿的裤子就在世界大战的漩涡中丢掉了。

士官生比勒的伟大胜利之梦也被禁锢在传染病医院的一间病房中。

当士官生比勒知道自己得了痢疾时，他确实很高兴。

为了皇帝陛下，受伤还是患病都是在尽自己的责任啊！

后来他在医院里又碰到一点小麻烦，因为痢疾病患者的床位都已住满了病人，士官生比勒只得转到霍乱病房。

参谋部一位匈牙利军医让士官生比勒洗过澡之后，在他的腋下塞了一支温度计，一量体温，摇摇头说“三十七度！”患霍乱病最糟糕的迹象就是体温急剧下降，病人表情冷漠。

士官生比勒的表情也确实比较平淡，他非常冷静，只是反复地念叨着“反正都是为皇帝陛下受苦。”

参谋部军医又让护士把体温表塞进他的肛门。

“霍乱后期，”参谋部军医想了想说，“这是霍乱后期症状，病人极度虚弱，对周围的环境没有反应，神志不清。他的微笑是病人临死前痉挛所致。”

当他们把体温表塞进士官生比勒肛门时，他装成英雄似的，一动不动，在这种摆布下，他确实像一个殉道者在微笑着。

参谋部军医暗自认为“这是霍乱病人慢慢走向死亡的征兆，是一种消极的姿态……”

他又向一位匈牙利医护下士询问，士官生比勒在澡盆里是否呕吐和腹泻过。

他得到了否定的回答后，望了望士官生比勒。他认为，霍乱病人如果突然停止腹泻和呕吐，这也应该同前面的结论一样，是一种病人临死前几个小时的症状。

他们把士官生比勒脱得赤条条的，在温水盆里洗了洗，然后他被一丝不挂地抬到床上。他感到很冷，浑身发抖，牙齿直打战，全身起鸡皮疙瘩。

“你们瞧！”参谋部军医说，“牙齿打战得厉害，四肢冰凉，没有救了！”



他弯下身子用德语问士官生比勒“你觉得怎样？”

“很——很——很好——好。”士官生打战地说。

“他神志一会儿模糊，一会儿又清醒。”参谋部军医说，“他的身体极度消瘦，嘴唇和指甲本应是黑的……不过，在我见到过的霍乱病人中，嘴唇和指甲不发黑就死去的，这已是第三例了……”

他又俯身望着士官生比勒，用匈牙利语说“心脏已不跳了……”

“给给给……我……被子。”士官生比勒浑身发抖地请求道。

“他刚才说的话，就是他最后一句话了！”参谋部军医对医院里那位匈牙利医护下士说，“明天把他同柯赫少校一道埋掉。他很快就会死去的。他的死亡证明书在办公室吗？”

“可能在那里。”医护下士平静地回答说。

“被被被……子……”士官生比勒朝着正在离去的人们的背影打战地喊道。

在这个有十六张病床的大病房里，一共住了五个人。其中一个人已经死去，他是在两小时以前咽的气，用床单盖着。他的名字同发现霍乱病菌的那位学者一样，就是刚才参谋部军医提到的那位少校柯赫，他明天将同士官生比勒一块埋葬。

士官生比勒从床上坐了起来，第一次看到一个得了霍乱病的人是怎样为皇帝陛下尽忠而死去的。他看到四个人中有两个死掉了，他们先是喘不过气来，脸色发青，嘴里喃喃自语，也听不清他们在说些什么，仿佛是一种被憋得喘不过气来的嗓子所发出的嘶哑声。

另外两个人像患了伤寒的病人那样，经过非常强烈的反应后才恢复了健康。他们都曾痛苦地大叫大嚷着，那骨瘦如柴的双腿猛烈地蹬着被子。一个大胡子医护兵站在他们的身边，俯身用施蒂斯方言对他们说（士官生比勒能听懂这一方言）：“我也得过霍乱，亲爱的先生们，可我没有蹬过被子。你们现在可好了，还有一段时间的休假期呢，一直到……”

“别蹬了！”他朝那个把被子踢过脑袋的病人喊道，“我们这里是不许病人这样闹的。你应该高兴才是，你现在只是有些发烧，至少不会伴着乐曲被送到太平间去了。你们二位总算脱离危险了。”

他又看了看周围病人的情况。

“瞧，那里又死了两个人。那是我们早已预料到的。”他和气地说，“你们应该庆幸才是，你们已熬过这一关了。我得去取被单。”

不久，他又回到这里，说他已用被单把那个嘴唇完全变黑了的病人盖起来了，说他怎样把他们那双指甲已经变黑、临死前握得很紧的手掰开的，又怎样使劲地把死者伸出来的舌头塞回嘴里去的。然后，他跪在床前念着祷词“圣玛利亚，上帝之母！”

这时，这位施蒂斯人、老医护下士又看了看这两位日趋好转的病人，发现他们正在说梦话，他才宽下心来，因为这证明他们已经获得新生了。

“圣玛利亚，上帝之母！”他反复地祈祷着。突然，一位光着身子的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他就是士官生比勒。

“您听我说，”他说，“我……洗了个澡……是他们给我洗的……我想要条被子……我冷。”

“这是个特殊的病例，”半个小时以后，参谋部军医对盖着被子的士官生比勒说，“您是个初愈病人，士官生先生，我们明天得把您送到塔尔诺夫的后备医院去。您还是个霍乱病菌的携带者……我们治疗霍乱病已有很长一段历史了，对这种病的来龙去脉全都清楚。您是九十一团的吧……”

“是十三先遣营，”医护下士代士官生比勒回答说，“十一连的。”

“您写吧，”参谋部军医说，“兹介绍九十一团十三先遣营十一先遣连士官生比勒前来塔尔诺夫霍乱病医院进行观察。他是霍乱菌携带者……”

就这样，士官生比勒从一个热情的战士变成了霍乱菌携带者。



第二章 在布达佩斯

在布达佩斯的军运车站上，马杜西奇拿到一份旅部给扎格纳大尉发来的电报。这是那位已被送到疗养院治疗的倒霉旅长签发的。电报的内容同上一站的明码电报一样“迅速做饭，挺进索卡尔。”但又增加了几句“辎重兵编入东线部队，停止侦察工作，派十三先遣营去布格河上架桥。详情见报纸。”

扎格纳大尉马上来到车站军运处。一个矮胖子军官带着友善的

微笑接待了他。

“这又是你们旅长大人干的好事吧！”他一边哈哈大笑，一边说，“但是我们还得把这些蠢话寄给你们，因为我们还没有接到师部的命令，说他的电报不能发。昨天七十五团十四营从这里经过，营长在这里收到一份电报，说让他给每个士兵六个克朗作为攻克普舍米斯尔的奖励，还让每个士兵从这六个克朗中拿出两个克朗交到这里办公室，作为购买公债之用……据可靠消息，你们的旅长大人中风了！”

“少校先生，”扎格纳大尉问军运处主任，“按照团部命令，我们要向格德勒进发。每个士兵应该在这里领到一百五十克瑞士干酪。在上一站，他们也该领到一百五十克匈牙利香肠，可是他们什么也没有领到。”

“想必你们在这里也不会领到什么。”少校回答说，他总是愉快地微笑着，“我没有听说过有给你们捷克部队发东西的命令。再说，这也不关我们的事，还是请您找军需处去吧！”

“我们的车子该什么时候开出，少校先生！”

“在你们前面，有一辆装着重炮的列车要开往加里西亚去，它在一个小时以后开出。大尉先生，在第三轨道上有一列救护车，在重炮车开出后二十五分钟之后开出；在第十二轨道上是一列装着弹药的火车，它在救护车开走十分钟之后开出。然后，再过二十分钟，就轮到你们的车开出了。”

“如果没有变化的话。”他又笑容满面地补充说。这使得扎格纳大尉十分厌烦。

“请问，少校先生，”扎格纳问道，“您是否知道，有没有关于捷克部队每人发一百五十克瑞士干酪的事？”

“对不起，这是绝密。”布达佩斯车站军运处主任总是微笑着回答说。

“我真是自找没趣！”扎格纳大尉从大楼里走出来，暗自懊悔着，“我真糊涂，干吗让卢卡什上尉召集所有排长带他们的士兵去仓库领瑞士干酪呢？”

十一连连长卢卡什上尉还没来得及按照扎格纳大尉的指令让连



里的士兵去仓库领取一百五十克瑞士干酪，帅克和可怜的巴伦已经出现在他的面前。

“报告，上尉先生，”帅克带着惯有的机灵劲儿说，“问题太严重了，上尉先生，我想我们能不能换个地方谈这件事？就像我的一位朋友史巴金纳说的那样，当他在婚礼上做宾相时，突然想起在教堂里……”

“你究竟要说什么，帅克！”卢卡什上尉忍不住打断了他的话，急着回答说，“好吧！我们就到别的地方去谈吧！”

巴伦跟在他们后面，仍不停地打着哆嗦。这位大汉已完全失去控制，两双手总是痛苦地摆动着。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帅克？”当他们走到一边时，卢卡什上尉问道。

“报告，上尉先生，”帅克说，“通常，一个人做错了事，等人家揭发出来后才交代，那样事情就会一团糟了！最好是自己抢先认错才对。您曾明确指示，上尉先生，到了布达佩斯时，叫巴伦把您的肝泥馅香肠和小面包送到您的车厢里。”

巴伦的手抖动得更加厉害，好像遇到凶狠的来犯敌人似的。

“这个命令，”帅克接着说，“可惜已无法执行了……我已经把它吃掉了。”帅克边说边捅了一下十分惊恐的巴伦，“因为我想，肝泥馅香肠可能已经坏了。我曾在报纸上看到过，有的人家吃了肝泥馅香肠，全家人都中了毒。一次在兹德拉哈，一次在贝洛纳，一次在塔博尔，一次在姆拉达·博列斯拉瓦，还有一次在普希布拉姆。所有中毒的人都死了。肝泥馅香肠是最糟糕的食品……”

巴伦抖抖嗦嗦地站在一旁，把手指塞到嗓子里，不一会儿呕吐起来。

“怎么啦，巴伦？”

“报——报——告，上——上——尉，”可怜的巴伦等呕吐稍微好些时喊道，“我——我——把它——吃——吃了！”

可怜的巴伦从嘴里吐出来几块包香肠的锡箔。

“您瞧，上尉先生，”帅克若无其事地说，“正像油浮在水面上一样，吃进去的香肠总会吐出来的。我本想把这件事揽在自己身上的，可这

个笨蛋倒自己露了马脚。他可是个大好人呀！不过他把人家托付他保管的食物统统吃了。我也认识这样一个人，他在一家银行当用人。他为人老实，您可以对他一百个放心。有一次，他到另一家银行取钱，银行里的人错付给他一千克朗，可他当场把钱还了回去。可是您让他去买十五分钱的熟牛肉，他会在回来的路上吃掉其中的一半。他就是这么个大馋鬼。有一次，银行职员们让他去买肝泥灌肠，他在路上用小刀割了一小块吃了，然后用一块英国橡皮膏把那口子封上。其实，用这块橡皮膏的钱可以买五个那样的小灌肠呢！”

卢卡什上尉叹了一口气走开了。

“您有什么指示吗？上尉先生。”帅克追着他喊道。这时巴伦还是不停地用手指捅自己的嗓子。

卢卡什上尉摆摆手，向仓库走去。他突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想法：如果士兵们竟敢偷吃长官的肝泥灌肠，可见奥地利是不能打赢这场战争的。

这期间，帅克把巴伦带到军运铁路线对面的地方，安慰他说，他们一块到城里去看看，从那里买些匈牙利小香肠带给上尉先生。帅克把匈牙利王国首都的概念混同于卖腊肠特产的地方，也是不足为怪的。

“这样做，我们会耽误上车的。”巴伦考虑自己还吃不饱肚子，哪里还有那么多钱买别的东西，便抱怨起来。

“要是上前线，就不会误了车。”帅克说，“因为所有去前线的火车都知道，如果不多等一会儿，车子开到终点站就只有半车人了。其实，我很了解你，巴伦，你是怕花钱。”

可是他们哪儿也没去成，因为上车的号声已经响起来了。各连士兵再次两手空空地从仓库回到自己的车厢。他们本来可以在这里每人领到一百五十克瑞士干酪的，可现在每人只领到一盒火柴和一张奥地利军人墓地委员会（维也纳卡尼祖斯大街19/4号）发行的明信片。一百五十克瑞士干酪没有拿到，发给他们的是一张西加里西亚的谢德列茨军人公墓画，画上有一座民团阵亡战士纪念碑，那碑是一位逃避上前线的雕塑家、一年制志愿兵舒茨上士的作品。

军官车厢里群情激昂。先遣营的军官们聚集在扎格纳大尉的周



围,他正激动地向大家解释着什么。他刚从军运管理处回来,手里拿着旅部发来的一份机密电报,电文很长,是关于如何应付1915年5月23日奥地利发生的新局势的指示。

旅部来电话,意大利已向奥匈帝国宣战。

还在利塔河畔的布鲁克时,军官们就常常议论着意大利的种种奇怪行径。但谁也没料到,今天的事实倒是真的应了那位白痴士官生比勒的预言。有一天晚上,他把装着通心粉的盘子一推说“等我到了意大利维罗纳城下再吃吧!”

扎格纳大尉看完刚从旅部发来的电报指示后,立即下令吹集合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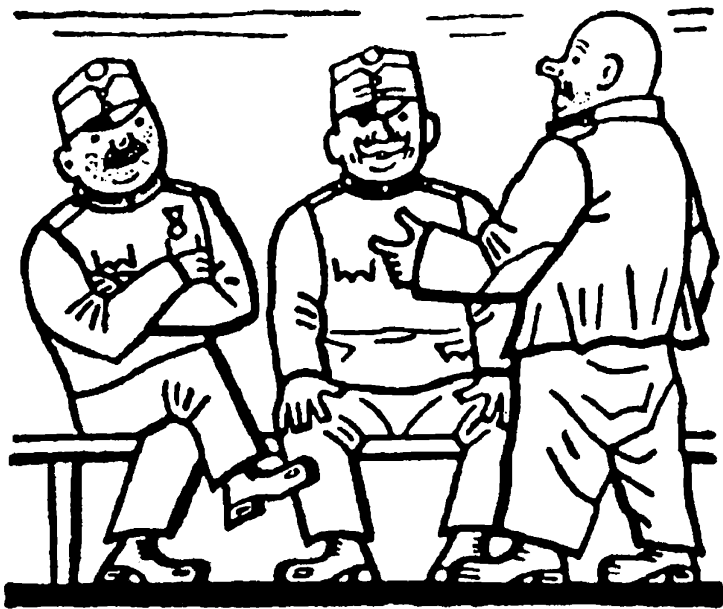
当先遣营全体官兵集合排成方阵以后,扎格纳大尉用十分庄重的声调向大家宣读了旅部给他拍来的电令:

意大利国王本是我帝国的盟友,但他出于无比的贪婪,忘记了我们两国兄弟般的联盟,不但不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相反无耻地背叛我们的盟约。大战爆发以来,他本应与我勇敢的军队并肩作战,而这位背信弃义的意大利国王却扮演着伪君子的角色,口是心非,与敌人暗中勾结,于5月22日夜至23日,其背叛行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公然向我帝国宣战。我最高统帅深信,我们勇敢和光荣的军队必将给这种无耻叛逆的敌人以沉重打击,使其明白,以无耻奸诈之心发动战争,必将自取灭亡。我们坚信,在上帝的帮助下,不久就会在意大利平原上重又出现像圣卢西亚、维琴察、诺瓦拉、库斯托采等那样伟大的征服者及其伟大胜利。我们渴望胜利,我们必须胜利,我们一定会胜利!

然后是老一套的高呼“万岁!”士兵们各自回到自己的车厢,都感到有些惊讶。一百五十克瑞士干酪没有吃到,却迎来了一场对意大利的战争。

在车厢里,帅克、上士万尼克、电话兵霍托翁斯基、巴伦和炊事员

约赖达就意大利参战的事进行了一场有趣的谈话。



“在布拉格的塔博尔街也出现过这样的事情。”帅克第一个先说，“在那条街上有一位叫霍舍依希的老板。他家的斜对门住着另一位老板，叫波什莫尔尼，也开了一个铺子。在这两家铺子之间，还有一位杂货铺的老板，叫哈夫拉萨。有一天，这位霍舍依希老板突然想起要与哈夫拉萨杂货铺老板联合起来，反对波什莫尔尼老板。他们商定两个铺子联合后，就叫做‘霍舍依希—哈夫拉萨公司’。但是，这位杂货铺的老板哈夫拉萨却去找波什莫尔尼老板，说霍舍依希老板已出了一千二百块钱给杂货铺，想跟他合伙办公司。如果波什莫尔尼肯付一千八百块钱，他愿意同波什莫尔尼老板合作反对霍舍依希。结果他们就那么定了下来。这位哈夫拉萨老板在被他出卖了的霍舍依希老板面前总是装傻不提此事，仍装着他是霍舍依希的最好的朋友。要是霍舍依希提起联合经营的事，他总是推说‘嗯，事情快了，就等从别墅来的房客了！’后来，当房客纷纷到来的时候，也真的像他答应霍舍依希的那



样,联合经营的事果真办妥了。霍舍依希有一天早晨打开铺门一看,自己竞争对手的铺子门口挂了一块大牌子‘波什莫尔尼—哈夫拉萨联合公司’”。

“在我们家乡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愚笨的巴伦插话说,“我曾到邻村去买一头奶牛,已同卖主谈妥了价钱,可是后来沃季茨的一个屠夫硬是在我的眼皮底下把那头牛给买走了。”

“我们现在又要多打一场新的战争了!”帅克继续说,“我们又添了一个敌人,又开辟了一条新的战线。这样,我们就得省着点儿用子弹了。正像莫托尔的霍瓦勒兹所说的‘家里孩子多了,就要多几条鞭子’。他对邻居家的孩子也总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乱打一顿。”

“我只是担心,”巴伦全身哆嗦着说出自己担心的事,“为了对付意大利,我们的口粮又会减少了。”

军需上士万尼克想了一想,然后严肃地说“这一切都可能发生,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取得战争胜利的时间就会往后拖延了。”

“我们现在正需要有像拉德茨基那样的人物,”帅克惋惜地说,“因为他很熟悉那一带的地形,又知道意大利人的弱点,懂得该从哪里进攻。懂得从哪里进攻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谁都会发起进攻,但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这却是一门真正的军事艺术。一个人要从哪儿进去,就得弄清那里周围的情况,否则就会陷入悲惨的绝境。从前,在我们家乡的一所老房子的阁楼上,抓住了一个小偷。这小偷爬进屋里以后,看见泥瓦匠们正在修理天窗,他就躲开了。后来他打死了一个看院子的人,就顺着脚手架溜进那个天窗里,可是从那以后就再也出不来了。然而,我们的拉德茨基对意大利的每一条道路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们根本就逮不到他。有一本书详细地描写了他怎样从圣卢西亚跑出来的事;也写了意大利人又是怎样逃跑的。直到第二天,拉德茨基才发现他终于赢了。因为意大利人都已跑光了,他还用望远镜四处看了看,也没有发现意大利人的踪影。于是,拉德茨基才重又回去占领了那个曾一度失守的圣卢西亚。打这儿起他就晋升为元帅。”

“意大利确实是个好地方。”炊事员约赖达插话说,“我去过一趟威尼斯。意大利人总喜欢把人称为猪猡。他一发起脾气来,周围的人就

都成了猪猡。在他们眼里连教皇也成了猪猡了。”

军需上士万尼克相反对意大利有着特殊的感情。因为他在卡拉罗比开了一家小商店，卖些柠檬汁等商品。那些柠檬汁都是用烂柠檬做的，其中最便宜和最烂的柠檬都是从意大利买来的。如今要跟意大利打仗，从意大利运柠檬到卡拉罗比也就告吹了。毫无疑问，跟意大利打仗准会带来各种意想不到的问题，因为意大利人准会千方百计地报复奥地利的。

“谈到报复的事，”帅克微笑着说，“有一个人总想报复别人，就找了一个人作他的报复工具，结果那个当报复工具的人却没有得到好下场。几年前，我住在维诺堡时，在我楼下住着一位银行职员。这位银行职员经常到卡拉麦利瓦街一家啤酒铺喝酒。有一次，他在那里跟一个人吵起来。那人在维诺堡开了一个验尿研究所。这个人什么话都不说，总是一门心思地拿着验尿瓶子往别人手里塞，让人家撒尿给他拿去化验。说这种化验关系到病人和全家人的幸福。而且花钱也不多，只要六个克朗。所有去过酒店喝酒的人，甚至酒店老板、老板娘，都曾把尿拿去化验过，只有这位银行职员执意不干。不过那位先生还是耐心地追着他，那位银行职员去上厕所，他就站在门外等着，等人家上完厕所出来时，他总是关心地说‘斯科尔科夫斯基先生，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感到您的尿有什么问题。您最好撒泡尿装在这个瓶子里吧，否则就晚了！’他终于说服了那位银行职员，让他花了六个克朗。那位先生做化验时给他尿里加了点糖，正像他曾经给酒店的其他人加糖一样，就连酒店老板也不例外。这个酒店后来也毁在他手里，因为他总是对化验的人说，你的病很严重，不能喝酒，不能抽烟，不能讨老婆，只能喝水、吃蔬菜。因此这位职员和其他所有的人都非常恨他，便选定了那位看院子的做他们的报复工具，因为大家知道，那位看院子的工人是个心狠手辣的人。有一天，银行职员对那化验尿的先生说，看院子的工人已病了好些日子了，想请他明天早晨七点钟去取他的尿给化验一下。第二天早晨他真的来了，可看院子的工人还在睡觉，这位先生就去叫醒他，并和气地对他说‘您好！我尊敬的马来克先生。给您这个瓶子，请把尿撒在里面，再给我六个克朗。这一下可把事情闹大



了。看院子的工人穿着三角裤衩，猛地从床上跳起来，抓住那位先生的脖领，拽着他往柜子上撞，撞了一会儿，又把他塞进柜子里，后来看院子的工人又把他从柜子里拽出来，抓起一根鞭子抽他，穿着三角裤衩一直把他赶到切拉柯夫斯卡大街上。那位先生就好像狗被踩着尾巴一样嗷嗷直叫。在哈夫利契柯瓦大街上，那位先生才慌忙跳上一辆电车逃走了。而那位看院子的工人却被警察抓个正着。后来，他又跟警察吵架，结果因为他穿着三角裤衩上街，什么都露出来了，有伤风化，警察就把他扔进警车里，带到警察局。他在车上还不老实，仍像野牛似的大声嚷着“你们这些浑蛋，我要让你们看看，他是怎样验我的尿的！”结果他因当众伤人和谩骂警察被判了六个月徒刑。在宣判时，他又谩骂地方官员。也许他现在还在坐牢呢！因此，我说，想报复别人，会殃及无辜的！”



这时，巴伦正发愁地想些什么，最后才鼓起勇气问万尼克“请问，军需上士先生，您真的认为这次对意大利交战会影响到我们的口粮吗？”



“这是明摆着的事！”万尼克回答说。

“我的上帝啊！”巴伦叫了一声，双手捂着头，悄悄地坐到一个角落里去了。

这个车厢里关于意大利宣战问题的一场讨论就到此结束了。

在军官车厢里，军官们正在谈论意大利参战后所构成的新的军事格局问题。由于著名军事理论家、士官生比勒未能出席，因此讨论相当枯燥无味。后来幸亏三连的杜布中尉来了，讨论才活跃起来。

杜布中尉入伍前是一位捷克语文老师。他在教书期间就千方百计地到处显示他对帝国的忠诚。在语文考试时，他给学生们出的作文题就是有关哈布斯堡王朝历史的问题。他对低年级的学生讲神圣罗马皇帝马克斯米利扬是怎样爬到悬崖上下不来的，讲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怎样御驾躬耕和斐迪南一世皇帝又是怎样成为白痴的，以此来吓唬孩子们。给高年级的学生讲的题材就更加混乱了。例如，他给七年级的学生出的作文题目就是《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皇帝是科学和艺术的庇护者》。有一个七年级的学生因为在写这篇作文时，错误地写了这位皇帝最大的功绩就是在布拉格建造了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大桥^①，结果被开除学籍，奥匈帝国所有中学也都不得收他为学生。

每逢皇帝寿辰和其他皇家庆典时，他都让学生们高唱奥地利国歌。与他共事的人都非常讨厌他，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个爱告密的小人。在他任教的那个城市里，他和中学校长、县长，是三个当地的最大的浑蛋和畜生，他们组成了“三叶派”。在这个小集团里，他学会了如何看奥匈帝国的脸色来耍政治权术的。现在他正在用一个因循守旧的教书匠的腔调讲述自己的理念：

“总而言之，我对意大利的宣战并不感到吃惊。在三个月前，我已料到意大利会这样做的。前不久，意大利与土耳其争夺特里波利斯^②取得胜利后就日益不可一世了。此外，它也过高地估计了自己海

① 布拉格只有著名的查理大桥，为查理大帝所建，而没有约瑟夫一世大桥。

② 意大利与土耳其在 1911 至 1912 年间的一场战争。

军的力量了,以为我们在亚得里亚海沿岸各省和我国南部蒂罗尔省的居民都会拥护他们。还在大战以前,我就对我们家乡的县长说过,我们政府不要低估了南方民族统一主义运动。他非常赞同我的看法,因为每一个关心帝国兴亡的有识之士,都早已看到,如果我们过分宽容这些分子,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清楚地记得,大约两年前,我曾跟我们的县长先生作过一次谈话,我说,当我们的领事普罗哈斯基在巴尔干战争中出丑时,意大利就已经在等待时机攻打我们了。现在不是这样干了吗?”他大声喊着,好像在跟所有的人争论似的。其实,所有在场的军官都恨不得让这位不懂军事的空谈家快点儿滚开才好呢!

“老实说,”他用比较温和的声音说,“我们在很多方面,甚至在学校的课程里,都忘记谈到我们与意大利的关系问题,忘记了我们军队在1848年和1866年打败意大利的那些伟大的、光荣的、胜利的日子。这一点在今天旅部的命令中也已经谈到了。但是,我还是一直在尽自己的职责的。在上一个学年结束之前,也就是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我就给学生们布置过这样的作文题‘我们的英雄在意大利,从维森查到库斯托查,或者……’”

这位愚蠢的杜布中尉还郑重地用德语补充说“把我们的鲜血和生命献给哈布斯堡王朝,献给统一、团结和伟大的奥地利……”

然后,他沉默了一会儿,显然是在等待军官车厢里的其他军官对当前的新形势发表看法,他好再一次向大家证明,他在五年前就已看出意大利有朝一日会背叛自己盟友的。但是他完全失望了,因为营部传令兵马杜西奇从火车站取来《佩斯使者报》(晚上版)交给了扎格纳大尉。大尉看了一下报纸说“你们瞧,我们在布鲁克见到的那位魏纳诺娃,昨晚在这里的‘小剧院’演出啦!”

就这样,军官车厢有关意大利问题的讨论就此结束了……

在坐在后面的人中间,营部传令兵马杜西奇和扎格纳大尉的勤务兵巴柴尔对跟意大利打仗问题的看法都是十分实际的,因为好几年前,他们刚到正规军服役时,曾参加过南蒂罗尔的军事演习。

“那些小山坡可太难爬了!”巴柴尔说,“光扎格纳大尉的箱子就一



大堆。我虽然是山里的人，可是那时我一个人在大衣下面挂一杆猎枪，到施瓦岭贝克公爵领地上打打兔子，与现在背着沉重的箱子，翻山越岭地去打仗，可完全是两码事了！”

“要是真的把我们弄到意大利去，那就糟糕透了！我们准得爬山啦，渡冰河啦，伙食也会跟猪食差不多了，整天都会是玉米粥里加点油。”马杜西奇发愁地说。

“不把我们塞到那些山里去才怪呢！”巴柴尔生气地说，“我们团到过塞尔维亚和喀尔巴阡山。我拖着扎格纳大尉的箱子在山里爬来爬去，曾经丢过两次箱子，一次在塞尔维亚，一次在喀尔巴阡山。说不定在这次打仗中又会丢第三次箱子了，也许会把箱子丢在意大利的边境上。再说那里伙食……”他吐了一口唾沫，亲密地把身子靠在马杜西奇身上，“你知道吗？在我们喀什贝尔山区，人们常用生土豆末做成小馒头片，先把它煮熟，再用鸡蛋把它裹起来，撒上面包渣，放在猪油里煎。”最后“猪油”二字是用神秘和骄傲的口气说的。

“最好再配上酸白菜，”他又忧郁地补充了一句，“这比吃通心粉要香多了！”

这样的一场有关意大利战争的谈话也就此结束了。

在其他车厢里，大家认为，列车在这里已停了两个多小时，现在可能会掉头开到意大利去。

大家有这种想法，是因为在列车上发生了几件怪事。一是消毒委员会的人来检查卫生，把士兵们全都赶下车，好让他们在车厢里洒来苏水，特别是在放面包的车厢里也洒了消毒水，这引起了大家的不满。

但是，命令毕竟是命令。消毒委员会命令对七二八次列车所有车厢进行消毒，他们也就放心地往大堆面包和成袋的大米上喷洒来苏水了。显然这样一来就会引出事来的。

喷洒完毕后，大家又被赶回车厢，但半个小时后，又把大家轰到车外，因为有一位老将军要来检阅列车。帅克见到这个老先生后，脑子里很快就冒出一个词儿，可以作为这个老头儿的绰号。他站在后排，悄悄地对军需上士万尼克说：“他是个老病痨子！”

老将军在扎格纳大尉的陪同下，在一排排队伍的前面慢慢走着。他在一个年轻的士兵面前停了下来，想对士兵来一番鼓励。他问那个士兵是哪里人，多大年纪了，有没有手表。那个士兵已有一块手表，但他还想再得到一块，于是就说没有。这位老病痨子将军装傻地笑笑，就仿佛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在城里接见市长们时的样子，频频点头说“这很好，这很好！”然后，他又想抬举一下站在旁边的那位班长，便问他“你的妻子身体好吗？”



“报告，”班长喊道，“我还没有老婆。”老将军又仁慈地笑了。笑说“这很好，这很好！”

然后，将军带着老年人特有的稚气让扎格纳大尉叫士兵们表演操练时喊“一二报数”的动作。不一会儿，车站上就响起“一二，一二，一二”的报数声。

这时，老病痨子将军十分高兴。据说他家里就有两个勤务兵，他没事就让他们站在他面前，做报数表演“一二，一二，”好逗他高兴。



这样的将军在奥地利还有很多。

检阅圆满结束了，将军对扎格纳大尉大大夸奖了一番。还允许士兵们在车站附近走动走动，因为有消息说，列车还要等三个小时才开。于是，士兵们就在站台周围遛来遛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可捡的。由于车站上来往人员很多，有的士兵还能乞讨到支把香烟抽抽。

想起来真让人伤感。想当初老百姓到车站上来欢迎军用列车是何等的热情，如今那股热情已经完全冷却了，士兵们甚至沦落到沿街乞讨的地步。

“迎英会”的代表团来见扎格纳大尉。代表团是由两位干瘪的太太组成的。她们给士兵们带来二十盒口香糖的慰问品，那是布达佩斯一家糖厂的广告赠品。口香糖的盒子是用金属材料做的。盒盖上画着一个匈牙利士兵跟一个民兵握手的图画，他们头上戴着圣斯特凡闪闪发光的王冠。周围用德文和匈牙利文写着“为了皇帝、上帝和祖国！”

这家糖厂的老板还真是忠心耿耿，竟把皇帝放在了上帝的前面。

每盒装有八十斤口香糖，这样算来，三个士兵可以分到五斤。此外，这两位干瘪的太太还拿来一大袋传单，上面印着布达佩斯大主教格左伊（萨马尔—布达法尔人）写的两篇祷文，是用德文和匈牙利文写的，内容是要对一切敌人进行最厉害的诅咒。祷文结尾时，用匈牙利语中最粗鲁的脏话疯狂地喊出“操你耶稣基督！”

按照这位尊敬的大主教的看法，仁慈的上帝应该把俄罗斯人、英国人、塞尔维亚人、法国人、日本人都得剁碎了做成面条和辣子肉。仁慈的上帝应该让敌人在他们自己的血泊中洗澡，要像犹太暴君希律曾经屠杀婴儿那样把他们斩尽杀绝。

这位布达佩斯尊敬的大主教还在祷文中写下如此漂亮的词句：

愿上帝保佑你们的刺刀深深扎入敌人的心脏，愿最正义的上帝指引着你们的炮弹直落到敌人的大本营，愿仁慈的上帝让所有的敌人都逃不脱你们的沉重打击，统统呛死在自己的血泊之中！

不过仍有必要再重复一下,这篇祷文的中心思想就是文章结尾时用匈牙利文写的那句最粗鲁的脏话“操你耶稣基督!”

两位太太交完了慰问品后,又向扎格纳大尉提出了一个不切实际的要求,希望在给士兵们分发慰问品时,她们也能在场。其中一位太太甚至大胆地提出,她想利用这个机会给士兵们讲几句话,她说话时总是一口一个“我们的好战士”,实在令人肉麻。

扎格纳大尉拒绝了她们的要求,两位太太的脸面显得十分尴尬。这时慰问品已送到物资车厢去了。两位尊敬的太太从队伍前走过,其中的一位太太还没有忘记利用这次机会去拍了拍一位大胡子士兵的脸。这位士兵是布杰约维采人,名字叫西麦克。他对这位太太的崇高使命毫无了解。在她们走了以后,他跟自己的同伴挖苦地说“这两个婊子真不要脸,要是模样漂亮也罢了,可她们长得像鸛鸟一样,太丑了!好像受了上帝的什么惩罚,老脸折磨得像把锉似的,还要跟大兵动手动脚呢!”





车站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意大利宣战给这里带来了一片慌乱。有两列炮兵专车在这里被截住，改派往斯梯里亚去了。还有一列满载波斯尼亚人的军车，也不知为什么在这里已等了两天，也许他们已完全被人遗忘、无人过问了。波斯尼亚人已两天没有领到食品，只得在新佩斯城沿街乞讨。他们满腹牢骚，激动地打着手势，不停地骂着不堪入耳的话。

后来，九十一团先遣营的士兵们又被赶上车，各自回到自己的车厢。过了一会儿，营部传令兵马杜西奇从军运管理处带回来新的消息，说还要等三个小时才开车。于是刚刚集合起来的士兵们又被纷纷从车厢里放了出来。列车快要出发之前，杜布中尉突然怒气冲冲地来到军官车厢，请求扎格纳大尉立刻把帅克关起来。杜布中尉在中学当教员时就已经是个闻名的告密者。他喜欢跟士兵们聊天，想了解他们的想法和真实的信念，然后向他们宣传为什么要进行这次战争，并教训他们如何做一个士兵。

在巡逻的时候，中尉在火车站大楼的后面，看到帅克在路灯下正兴致勃勃地看一张卖慈善军事彩票的广告画。广告上画着一个奥地利士兵用刺刀扎一个靠墙站着的大胡子哥萨克人。

杜布中尉拍了拍帅克的肩膀，问他喜欢不喜欢这张画。

“报告，中尉先生，”帅克回答说，“这简直是胡扯淡！我看到过许多愚蠢的广告画，可从来还没有看到过这么糟糕的呢！”

“那么你不喜欢它哪一点呢？”杜布中尉又问道。

“我不喜欢广告画上的那个士兵，中尉先生！他根本不爱护自己的武器。像他那样刺下去，刺刀就会顶到墙上，会把刺刀弄断的。再说，他这样做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那个俄国人已经举手投降了，他再这样做就会受到惩罚的，值得吗？既然怎么做都是费力不讨好，那么还不如按照规定优待俘虏呢！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世界上什么人都人啊！”

杜布中尉还想进一步摸清帅克的想法，接着又问道：“这么说，你是怜悯那位俄国人了！”

“我是怜悯他们两个人，中尉先生！我可怜那位俄国人，因为他被

刺死了；可怜那位奥地利士兵，是因为他为此要去坐牢。中尉先生，他的刺刀肯定会弄断的，因为那座墙是石头砌的，而钢是脆的。想当初我在正规军服役的时候，中尉先生，我们连也有一位中尉，他特别能说会道，就连老司务长都说不过他。有一次在练操时，他对我们说‘你们听到立正的口令时，必须像公猫蹲在草料上拉屎那样瞪大眼睛。’他除掉嘴巴厉害外，人倒是个好人。后来他突然不知发了什么神经病，给全连士兵买来了满满一车子的椰子。从那时起，我才知道，刺刀的钢是多么的脆了，因为全连有一半的人在劈椰子时把刺刀都劈断了。我们的中校下令把全连的人都关起来。结果是我们三个月不准出营房，中尉被关了禁闭……”

杜布怒气冲冲地望着好兵帅克那张孩子般的脸，凶狠地问道“你认识我吗？”

“我认识您，中尉先生！”

杜布中尉瞪着眼睛，跺着脚，喊道“我对你说，你还不认识我呢！”

帅克还是傻乎乎地回答说“我认识您，报告，中尉先生，您是我们先遣营的。”

“你还不认识我，”杜布中尉吼道，“你也许只认识我善的一面，还不认识我恶的一面呢！我是个恶人，你没有想到吧！我会逼得人泪流满面的。你现在认识我了吧？或者还没有认识我呢！”

“我认识，中尉先生！”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你认识我吗？你这个笨骡！你有兄弟吗？”

“报告，中尉先生！我有一个。”

杜布中尉看着帅克脸上的表情是那样的平静，若无其事，他更加愤怒，忍不住咆哮起来“你的兄弟也一定跟你一样是个畜生！他是干什么的？”

“是中学教员，中尉先生。他在军队里服过役，还通过了军官考试。”

杜布中尉狠狠地望着帅克，好像要把他一刀劈了似的。帅克却更加庄重冷静地承受着杜布中尉那凶险的目光。后来，中尉说了一声“解散！”他们之间的这场谈话才终于结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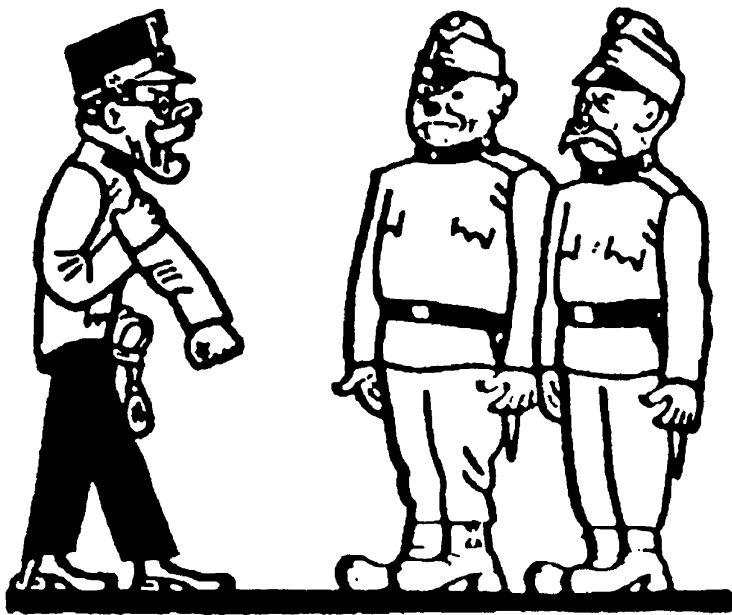


然后，他们各走各的路，各想各的事，分手了。

杜布中尉想的是，把这一切报告给扎格纳大尉，让他把帅克关起来；而帅克想的是，他曾见过许多愚蠢的军官，但像杜布中尉这样的蠢货，在全国还真少见。

特别是今天遇到的事情使杜布中尉更加感觉到，必须对士兵们进行严格的教育。他在火车站后面继续巡逻着，突然又发现了新的牺牲品。有两个本团的士兵，但不是自己连的，正在黑漆漆的角落里；用蹩脚的德语跟两个妓女谈价钱。这样的妓女在车站附近游荡的还很多。

帅克已离开车站已很远了，但他还能清楚地听到杜布中尉尖叫的声音：“你认识我吗……”



“我告诉你，你还不认识我呢……”

“你会认识我的……”

“你也许只认识我善的一面……”

“我告诉你，你还不认识我恶的一面呢……”

“我会逼着你哭的，你这头笨骡……”

“你有兄弟吗……”

“他们也像你一样都是畜生……他们是干什么的……在辎重队吗……很好……你记住，你们是军人……是捷克人吗……你们知道吗？巴拉茨基说过，假如没有奥地利的話，我们也要创造出一个新的奥地利的……解散！……”

总的来说，杜布中尉的巡逻并没有什么积极效果。他大概遇到了三起士兵，他那所谓的“要逼得人哭的”教育理念也完全失败了。杜布中尉感到，他在士兵们眼里只是一块被送往前线的材料而已，大家都很厌恶他，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侮辱。这样，他在开车之前就赶到了军官车厢，请求扎格纳大尉把帅克关起来。他反复强调隔离帅克的必要性，说他对待军官十分粗鲁，并把帅克对最后一个问题的诚恳坦率的回答说成是恶毒攻击。要是这样发展下去，军官们在士兵们的眼里就会完全丧失威信。他说，所有的军官对此也都毫不怀疑。并说，他还在大战以前就曾对县长先生说过，每一个做上司的都必须在自己下级的心目中保持绝对权威才行。

县长先生当时也有这样的看法，现在是战争时期就更应该如此了。我们离敌人愈近，就愈需要士兵们害怕我们，因此他要求对帅克进行纪律处分。

扎格纳大尉是一位行伍出身的军官，很讨厌非行伍出身的后备军官。他提醒杜布中尉注意，像这样的事情应该用书面报告的形式逐级上报，而不能采取在市场上买土豆谈价钱的方法来处理。关于帅克犯了什么事，首先应该去找他的直接上级，也就是去找卢卡什上尉先生。这样的事都必须以报告的形式按级上报处理才对。帅克干了什么错事，应先报告他的连长，如果他不服，就再写报告向营部提起上诉。如果卢卡什上尉完全同意杜布中尉的意见，也可以把中尉的报告作为正式的惩罚申请书送交营部，由营部把帅克叫来审问一下。

卢卡什上尉没有反对意见，但他指出一点，从他本人跟帅克谈话来看，他已弄清楚，帅克的哥哥的确是中学教员，是个后备军官。

杜布中尉犹豫了。他说，他只是要求一般性地惩罚一下帅克，也



可能是帅克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在回答问题时给人一种对上司有傲慢、挖苦和不敬的感觉。不过从帅克说话的神情来看,他仿佛有点迷迷糊糊、神志不清的样子。

就这样,笼罩在帅克头上的一场雷阵雨过去了,甚至连雷都没有打一个。

在营部办公室和仓库所在的车厢里,先遣营的军需上士包坦柴尔从糖盒里拿出一些口香糖,殷勤地分给营部的两位文书,这些糖原本是发给营部士兵们吃的。不过,这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了。因为凡是分给士兵们的东西,也得同样分给营部办公室每人一份,就像刚才分的那些口香糖一样。

战争时期这样的事比比皆是。要是遇到上面来人检查,下面的军需上士就会说,我们这里没有问题,其实各办公室的军需上士都是嫌疑犯。他们做假预算,总是编造一些乱七八糟的项目放在预算里充数。

因为现在的先遣营已穷得没有什么可贪污的了,只能给每个人嘴里塞点破玩意儿口香糖罢了,于是包坦柴尔就讲起他曾经遇到的一些倒霉事了。他说“我曾经随先遣营出征过两次,还没有碰到过像今天这样困难的事,连饭都吃不饱。弟兄们,想当年我们向普列肖夫进发的时候,我们的供给十分充足,弟兄们想吃什么就有什么。当时我买了一万支香烟、两口袋瑞士干酪、三百盒罐头。后来,当我们开往巴尔杰耶夫阵地的时候,我们同普列肖夫的联系却被莫雄的俄国人给切断了……然后,我就做了一些小生意,我把自己积蓄的十分之一给了先遣营,其余的我在辎重队时就卖光了。当时我们的少校叫索伊卡,是个蠢猪,而且还是个胆小鬼。但他喜欢到我们辎重队来闲逛,因为他怕在阵地上听到子弹和炮弹爆炸的声音。他经常找借口到我们这里来,说是要了解一下先遣营士兵们的伙食搞得好不好。当听到俄国人一有什么动静时,他也是往我们这里跑,吓得全身直发抖。他来的时候,总先到厨房里喝点罗姆酒,壮壮胆,然后才去我们辎重队附近的其他炊事房进行视察。因为阵地上不能做饭,只能在夜间向阵地送饭。那时的情况就是这样,根本谈不上做什么军官伙食了。有一次,帝国



的德国人把我们通向后方的—条公路给占了，后方寄给我们的所有好些的东西就全被他们截去吃了，我们什么东西都收不到。辎重队也没有军官伙食了。那期间，我除了给办公室的人省下一只小猪崽外，其他什么也没省下来。就是那只小猪崽也还是熏的，那是因为我们怕少校索伊卡知道了，他会硬要我们给他做下酒菜吃掉，所以我就把那只小猪崽给熏了，并在离我们有一个小时路程的炮兵队里，那里有一个下士是我的好朋友。少校来我们厨房时，总是喜欢先尝尝汤的味道。说实在的，那时也没有许多肉可煮，只能在附近村子里搞几只小猪或几头瘦牛。而且那时普鲁士人还跟我们竞争，他们用高于我们两倍的价钱购买牲口。我们驻扎在巴尔捷耶夫的整个时期，我在买牲口方面节约下来的钱还不足一千二百克朗。那时我买东西不付现金，而是拿着营部开的条子去买的。尤其是后来，我们听说俄国佬在东边已打到拉德瓦，西边已到了波多岭的时候，我就更加不想付现金了。最糟糕的



是,当地人不会读,不会写,签字只会画三个十字,同他们打交道,非常困难。这种情况我们军需处知道得最清楚,所以我们叫他们到军需处取钱时,就无法往他们单据里塞假条子,表示这笔钱我们已付过款了。这样的事只能同那些有点文化会签字的人打交道才行得通。还有,我前面说过,普鲁士人买东西出的价钱比我们高,又是付的现金,所以不管我们走到哪里,他们总把我们看成是强盗。为此军需处还下道命令,凡是画三个十字签字的单据都必须送到军需检察官那里审查。那时这样的检察官还真多,他们来我们这里检查,又吃又喝,第二天回去还要说我们的坏话。还有那个少校索伊卡总是到我们厨房里转悠。请相信我,有一次他来我们厨房,从锅里捞了一大块猪肉,可以够我们四连人吃的。他尝了尝,摇了摇他的猪脑袋,说肉没煮烂,让炊事员再煮一会儿。说实在的,那时肉也不多,供全连吃的也只有那么十二份。可他一个人就都吃光了,还要尝尝汤,还大吵大闹,说这汤跟水一样没味道,肉汤没有肉,就应该放些芡粉,于是他就把我节省下来的全部通心粉都放到汤里去了。令我更加恼火的是,他在通心粉里又把我仅有的两公斤茶油放了进去,这些油是我在那段时期办军官伙食中积攒下来的。我曾把它们放在行军床上面的隔板上,他发现了就冲我嚷嚷,问这是谁的。于是我就对他说,最近师部指示,士兵伙食预算每人增加十五克黄油或者二十一克猪油作为改善伙食用。因为我们的存油不多,就只好慢慢存些黄油,等积攒到规定量后再用。少校索伊卡听了我的话后就大发雷霆,说我准是等着俄国佬来把这两公斤油拿走的,说现在汤里没有肉,就该把这些油放到汤里去。就这样,他把我所有的积蓄就都掏光了。请相信我,这位少校真是我们的丧门星,只要他一来,我就要倒霉。他的鼻子特别灵敏,他来这里一闻,就会马上知道我们的全部存货。有一次,我从士兵伙食中省下了一些牛肝,正想把它拿出来炖熟。可是他来了,从床下面把牛肝翻了出来,然后就大吵大嚷起来。我对他解释说,这是留给挖战壕的士兵吃的。上午炮兵队兽医班有个打马蹄掌的人还来问过这件事。后来少校从辎重队找来一个精神病人,他们一道拿着牛肝和锅爬到山崖上,在那里架起锅煮起来。也许他们命该如此吧!不料俄国佬看到山崖上冒烟,就用十

八毫米口径的大炮朝着少校和那口锅轰了一阵。后来我们去那里查看时,已经分不清掉在山崖下面的肝,哪些是牛肝,哪些是少校的肝了。”

后来有消息说,我们的列车要在四个小时以后才能开出。前面通往豪特万的铁路线被装满伤病员的军列给堵住了。车站上还传说,在亚格尔附近有一辆装伤病员的军车和一系列装着炮兵的军车相撞,现在救援车正从佩斯城向那里开去。

不久全营就沸沸扬扬地议论起来。有的说这次事故死伤了二百人,有的说是有人蓄意制造的;是为了掩盖伤病员供应问题中的贪污行为。

由此又引起大家对先遣营的供应问题和办公室、仓库盗窃现象的尖锐指责。

大多数人认为,营军需上士包坦柴尔跟军官们有共同作弊行为,私分了公家的东西。

在军官车厢里,扎格纳大尉向大家宣布,根据行军计划,我们现在应该到达加里西亚边境。在亚格尔,士兵们还该领到三天的面包和罐头。但我们的列车大约要在十个小时以后才能到达亚格尔。在亚格尔确实有几列火车装着从利沃夫战役中败下来的伤兵。从现在收到的电报来看,我们在亚格尔既领不到面包,也领不到罐头,但可以给每个士兵发六克朗七十二个哈莱什作为九天的军饷,不过那时还得看旅部有没有钱。现在钱库里只有一万二千克朗了。

“这都是团部给我们带来的麻烦!”卢卡什上尉说,“把我们弄到如此穷困的境地!”

沃尔夫准尉和科拉什上尉窃窃私语说,施雷德上校最近三个星期内给他在维也纳银行私人账户上汇去了一万六千克朗。

科拉什上尉也揭发了他是怎样贪污钱财的事,说他曾从团里偷了六千克朗放进了自己的口袋。他还堂而皇之地命令给各个伙房,要他们每天从士兵的伙食中克扣每人三克豌豆。这样计算下来,一个人一个月就得扣九十克。每个连的伙房里至少要节省下来十六公斤豌



豆。炊事员可以为此作证。

科拉什上尉和沃尔夫准尉只是谈了他们个人所看到的一些事。

其实,这些事在整个军事部门到处都有。从连队可怜的军需上士到将军级军官,无不把战后过冬的粮食都已安排得妥妥帖帖的了,他们都在干着储粮鼠的勾当。

战争也要求盗窃者有些勇气的。

军需官们相互关切地、心照不宣地看着,好像在说“我们都是一样的人。我们偷,朋友们,我们作弊,兄弟们,但我们也是出于无奈啊,逆水难渡啊!要是你不拿,人家就拿,还说你已经捞够了,所以才不拿呢!”

一位穿着裤缝上有着红金饰缘的先生走进了车厢。他是专门负责检查所有铁路线工作的将军。

“请坐,诸位先生们!”他亲切地挥挥手说。他很高兴能在车站上碰到一列被堵住的军车。

当扎格纳大尉想向他汇报情况时,他挥了挥手说“你们这辆列车有点问题呢!为什么你们还没有睡觉呢?应该睡了!军列停在车站上,九点钟车厢里的官兵们就该睡觉,跟在军营里一样。”

接着,他直截了当地说“九点钟以前把士兵们带到车站后面去上一趟厕所,然后回到车厢里睡觉。否则士兵们会在夜间把铁路线弄脏的,知道吗?大尉先生,请给我重复一遍!哦,好吧!就不要重复了,就照我说的办吧!先吹一次号,让大家都去上厕所;再吹一次号,让大家熄灯睡觉。然后你再去检查一下,如果有人还没睡觉,就惩罚他。就这样,都说全了吧!哦,还有,六点钟吃晚饭。”

后来,他又谈了一些很久以前的事情,还说了一些根本不存在的和不着边际的事情。他站在那里就像第四帝国的幽灵一样。

“六点开晚饭。”他一边说,一边看着手表,此时已是夜间十一点十分了。“八点半吹号,带士兵们上厕所,然后就寝。这里六点钟吃晚饭,原本吃一百五十克瑞士干酪的,现在改为吃土豆烧牛肉了。”

过了一会,他又下令检查行军情况。扎格纳大尉又让吹集合号。检察官将军看着全营士兵们排成了横队,便和军官们在队列前来



回地走着，还不断地对士兵们进行教育，好像士兵们都是白痴，一下子听不明白他的话似的。他又看了看手表说：“你们瞧，现在已是八点半了，该上厕所了，再过半小时睡觉，时间完全够了。但在这段过渡时间里，士兵们是很少会去大便的。现在最重要的是睡好觉，这对明天继续行军有很大的好处。只要士兵们在火车上，就必须好好休息。如果车厢里铺位不够，可以分批睡。三分之一的士兵在车厢里舒舒服服地躺着，从九点钟睡到半夜，其他的士兵站在一边，看着他们睡觉。等第一批人睡够了，把位子腾出来给第二批三分之一的人接着睡，从半夜睡到清晨三点钟；第三批人从三点睡到六点，然后吹起床号，让大家起床洗脸。在列车行驶中千万别跳车。军列上要有巡逻兵，防止士兵跳车。如果敌人打伤了我们士兵的腿……”

将军拍了一下自己的腿……“这是值得赞扬的。可是在列车行驶时谁要是跳车弄残废了腿还得受处分，那就是罪有应得了。”

“这就是你们营吗？”将军问扎格纳大尉，当他看到士兵们被强行



从睡梦中唤醒后，有的仍昏昏欲睡，有的在清晨的新鲜空气中总打哈欠，“大尉先生，这是个打哈欠营呀！士兵们必须在九点钟睡觉。”

将军走到十一连队伍前面时停住了脚步。帅克站在队伍的左边，张大了嘴打哈欠。他用两只手捂住嘴，怕打出声音来，可是声音从他的手指缝里像牛吼似的冒了出来。卢卡什上尉听到声音后全身直打哆嗦，生怕将军离帅克太近，听到后还以为帅克是故意这么做的。

将军好像已听到了这声音，他转过身来先到帅克的面前，用德语问他“你是捷克人，还是德国人？”

“报告，将军先生，我是捷克人。”

“很好。”将军是波兰人，也懂一点捷克语，便用捷语说，“你像牛吼似的，应该闭住嘴，别发出牛叫声！你上过厕所了吗？”

“没有。报告，将军先生。”

“你为什么没有跟其他人一块去上厕所呢？”

“报告，将军先生！我们在皮塞克演习的时候，瓦赫特上校先生对我们说过，士兵们在黑麦地里爬行时，不要总想着拉屎撒尿的事，而应该想着战斗。再说，我们去厕所干什么呢？我们又没有什么可拉的！根据行军计划，我们在好几个站上应该领到晚饭的，可我们没有领到，肚子里空空的，还去厕所干什么呢？”

帅克用朴实的语言向将军介绍了路上的情况，诚恳地望着将军，希望将军能感受到士兵们求援的心愿，并希望他能给予帮助。既然命令让大家一齐去上厕所，那么这项命令也该有一定理由才是。

“你让大家都回到车上去！”将军对扎克纳大尉说，“怎么回事呀？他们怎么没有领到晚饭呢？所有的军车通过本站都应该领到晚餐的。这个站是军运供应站，它必须提供晚餐，这是计划中规定了的。”

将军的话里那样肯定，这就是说，虽然现在是在夜间十一点多钟，但明晚六点大家就准能吃上晚饭了。只要我们的列车在这里再停留一夜和明天一个白天，到明天晚上六点钟时，士兵们就可以吃到土豆烧牛肉了。这样看来，也只能如此了。

“再也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事了！”将军十分严肃地说，“在战争时期，忘记给开往前线的士兵发配给养是最糟糕的事了。我的职责就是

要弄清事实真相,以及军运处办公室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先生们,因为有时候责任会在军用列车车长的身上。我在检查波斯尼亚南部铁路线工作时,就发现过有六辆军用列车没有领到晚餐。后来一查,原来是列车长忘了去领晚饭。可是车站上做了六次土豆烧牛肉,就是没有人去领,结果一大堆饭菜都倒到垃圾堆了。先生们,这里把土豆烧牛肉堆成窖,而离我们这里三站路远的地方,军列上的士兵们却在车站上向人家讨面包吃。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他们所乘的列车就是从波斯尼亚车站堆成的土豆烧牛肉的山丘上开过去的啊!在这种情况下,责任就不在军需处了。”

他狠狠地挥了一下手说“这是列车长的责任。我们到办公室去!”

军官们都尾随着他一道去办公室,但心里却很纳闷儿,为什么所有的将军都有神经病呢?

在军运办公室才发现,他们真的不知道供应土豆烧牛肉的事。原来,所有的军列经过这里时,他们都是提供饭菜的,但是后来上面来了一道命令,说在内部结算士兵给养经费时,决定从每个士兵的供应中扣除七十二哈莱什,于是每辆通过这里的军列,都得按每个士兵扣除七十二哈莱什,把这些扣除下来的钱交军需处贴补最近时期的军饷之用。关于面包的事,士兵们在匈牙利的瓦吉安车站上也只领到该发的一半面包。

后勤处主任对此也有不少牢骚。他直截了当地对将军说,上面的命令一个小时变一次。我们通常给士兵们准备好了饭菜,突然开来一辆救护车,他们出示了更高一级的命令,让我们把已准备好了的饭菜先给他们吃,然后其他的车到了,锅里空空的,我们就没法给他们吃的了。

将军同意地点点头,说现在的情况好多了,战争初期的情况才糟糕呢!不可能一下子就把所有的事都办好的。这里需要积累经验,需要实践。其实,理论是妨碍实践的。战争时间愈长,一切工作就愈趋完善。

“我可以给你们举一个实际例子。”他兴致勃勃地说,好像他有什



么神秘的事要对大家披露似的。“两天以前,有几辆军列通过豪特万车站时,都没有领到面包,可你们明天就能在那里领到。好了,我们现在就去车站饭店吧!”

在车站饭店,将军先生又谈起公共厕所的事情,说现在各条铁轨都堆着像仙人球似的大便,非常不雅观。他边说边吃着牛排。周围的人望着他,好像他就在咀嚼着“仙人球”似的。

将军对公共厕所十分重视,似乎帝国的胜利就维系在厕所问题上。

他在谈到意大利宣战后所形成的新格局问题时,认为我军对意大利军队的最大优势恰恰就在我军的公共厕所上。

奥地利的胜利来自于公共厕所。

在将军的眼里一切都是那么简单,只要按照他开的药方做就能取得战争的辉煌胜利。那就是说,只要战士们在晚六点吃上土豆烧牛肉,八点半上公共厕所,九点钟睡觉,敌人在这样的军队面前就会闻风丧胆,仓皇而逃。

将军抽着奥佩拉牌香烟,久久地望着天花板沉思着。他觉得还应该说点什么,既然已经来到这里,总应该让车上的军官们得到一些教益和鼓励才好。

“你们营的领导核心是健康的,”当大家以为他还会继续沉默地看天花板时,他突然说,“你们的指挥人员还是不错的,还有那位跟我谈话的士兵也很坦率,而且有军人的服从精神,可以说是全营士兵的榜样,他一定能坚持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的。”

将军又沉默下来,把身子靠在椅背上,望着天花板,仍然保持着原来的姿势。这时只有杜布中尉出于奴性本能也跟着他望着天花板。将军说“你们所取得的这些业绩不应该被埋没掉。你们旅各个营都有自己的光荣历史,你们营应该继承和发扬它们,但你们营还缺少一个能准确记录和编写营史的人。应该让各连把自己作出的成绩及时报到他那里。这个人必须是一个有知识的人,而绝不是什么畜生和笨蛋。大尉先生,你务必任命一个营史编写员。”

随后,他看了看墙上的挂钟。时钟正向着昏昏欲睡的人们提示:

该是解散回家的时候了。

将军有自己的专用视察列车。他要军官们送他回到自己的卧铺车厢。

军运处主任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因为将军忘记了自己吃的牛排和葡萄酒还没有付钱,这笔钱又要由军运处主任自己付账了。这样的客人每天都有好几个。这一次他又得贴上两车厢的干草了。他叫人把两车厢干草拉到轨道尽头,卖给军草供应商洛文斯坦公司。就像卖掉还没有收割的黑麦那样,他先找个理由让这些干草放在那里,等以后国家需要时,他再从那里把这些草买回去,说不定什么时候他还得把这些干草再零售给洛文斯坦公司呢!

难怪所有通过佩斯城车站的军事检察官都异口同声地说,这个站的军运处主任招待他们吃的、喝的都相当不错。

第二天早晨,军车仍然停在站上。起床号吹过后,士兵们纷纷来到水龙头旁边洗脸。将军和他的列车还没有开走,他亲自来公共厕所检查工作。全营士兵遵照扎格纳大尉的命令也都到达那里。为了让将军高兴,大尉命令:“由班长带领,分班上厕所。”为了让杜布中尉高兴,他又分配中尉为今天的值日官。

这样,杜布中尉就去监视他们上厕所了。

这个长长的公共厕所有两排茅坑,可以容纳一个连的两个班士兵同时使用。

现在士兵们一个挨着一个蹲在茅坑上,就像去非洲度秋天的燕子蹲在电灯线上似的。每个人都扒下裤子,裸露着膝盖蹲在那里,脖子上还挂着一根皮带,仿佛等待一声令下就去上吊似的。

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军队铁的纪律性和组织性。

帅克也来到这里,蹲在一行的左端。他正饶有兴味地读着一张残缺的纸片,那是从鲁热娜·叶塞斯卡^①的小说中撕下的。

^① 鲁·叶塞斯卡(1863—1940),捷克女作家。



……可惜在宿舍里，太太们……
 ……不一定，实际也许更加……
 ……大多与世隔绝，失去了……
 ……关进自己房间，或者……
 ……独特的娱乐。是否吐露……
 ……走来一个人，苦闷地……
 ……她改好了或者她不想成功……
 ……像他们自己所希望的那样……
 ……没有给年轻的克希奇卡留……^①

当帅克的目光从那残缺的纸片上移开时，无意地往厕所的东边瞟了一眼，不禁吃了一惊。他看到昨天夜里的那位少将先生，身穿盛装，正同他的副官和杜布中尉站在一起，津津有味地谈着什么。

帅克回转头，看看周围的兵士们，还都静静地蹲在茅坑上，而军官们却像傻子一样僵硬不动。

帅克感到情况不妙。

他猛地跳了起来，裤子也没有穿好，皮带还挂在脖子上，在这紧急关头，还用那张残纸片慌忙地擦了一下屁股，大声喊道“别拉屎了，起立，立正，向右看齐！”他敬了一个军礼。两个班的人，裤子也没穿好，皮带挂在脖子上，也都从茅坑上站了起来。

将军亲切地微笑着说“稍息，接着拉吧！”班长马莱克带头回到了原位，又蹲下去恢复了原来的姿势。只有帅克仍然站在那里敬着礼，因为杜布中尉正凶狠地从一头走来，而少将却带着微笑从另一头走来。

“我昨天夜里见过你。”将军看着帅克那滑稽的样子说。怒气冲冲的杜布中尉转过身向将军说“报告，少将先生，这个人神经不正常，是个傻瓜，是个最大的白痴！”

“你说什么，中尉先生？”少将突然冲杜布中尉嚷道，并说帅克的表

^① 这是缺头缺尾的残诗，语句不通。



现恰恰与中尉说的相反。说就是这个士兵，当他见到首长和军官时，不管首长和军官是否注意到他或不理睬他，他都能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这正像在前方打仗一样，当指挥官处于危险状态时，一个普通士兵就应当起来继续指挥。刚才，本应由杜布中尉先生来指挥的，结果他没有做到，而这位士兵却做到了：“别拉屎了，起立，立正，向右看齐！”

“你擦了屁股了吗？”少将问帅克。

“报告，少将先生，已经擦了。”

“你不再拉屎了吗？”

“报告，少将先生，我已经拉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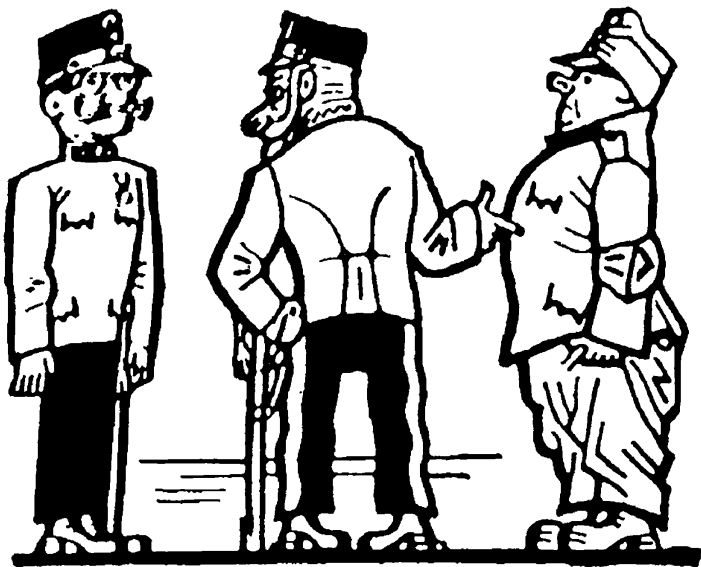
“那你就把裤子提上，然后再立正。”由于少将在说“立正”这个词时，声音大了些，附近的几个士兵都马上从茅坑上站了起来。

少将对他们友好地挥了挥手，用亲切的长辈语调说：“别这样，稍息，稍息，请接着拉吧！”



帅克整理好自己的衣冠，站在少将的面前。少将用德语跟他作了简短的讲话“尊敬长官，遵守礼节，机警敏捷，在部队里有了这些，也就够了。如果再加上勇气，那我们就会战无不胜，不怕任何敌人了。”

他转过身对着杜布中尉，用手指捅了一下帅克的肚皮说“你记下他的名字，到了前线就提升他，一有机会就为他申请授予铜质奖章，以表彰他工作严肃认真和知识……你当然知道我指的是什么意思了……解散！”



少将离开了公共厕所慢慢地走远了，中尉为了让将军还能听到他的声音，便大声命令士兵们：“第一班起立，排成四行……第二班……”

解散后，帅克从厕所里走出来，经过杜布中尉身旁时，向他行了一个礼，但杜布中尉却狠狠地说“重来一遍！”帅克不得不又重做了一遍。他听到中尉又说“你认识我吗？你还不认识我！你只认识我善的一面，等你认识我恶的一面时，我会让你哭的！”

帅克终于离开了那里，向自己的车厢走去。路上他想起，在卡尔林兵营服役时，有一次霍拉维中尉也曾发过脾气，可他不像杜布中尉

这样说话。他说“小伙子们，你们记住，什么时候你们再看到我发脾气，我还会这样厉害的，只要你们在我们连！”

帅克走到军官车厢门口时，卢卡什上尉叫住了他，让他转告巴伦快点煮咖啡，把牛奶罐子盖好，免得牛奶坏了。巴伦正在军需上士万尼克车厢里，用小酒精炉为卢卡什上尉煮咖啡。帅克去通知他时，才知道在他不在时，全车厢里的人都喝起咖啡来了。

卢卡什上尉的咖啡和牛奶罐头已空了一半。巴伦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用勺子在牛奶罐头里搅拌着，想让咖啡的味道弄得更加浓香些。

巫师炊事员约赖达和军需上士万尼克保证说，等下次领咖啡和牛奶罐头时，一定给卢卡什上尉补上他们所偷喝的一切。

他们还让帅克喝杯咖啡，但他拒绝了。他对巴伦说“军部刚下了命令，凡偷吃自己军官牛奶和咖啡罐头的勤务兵，都一律在二十四小时内处以绞刑。上尉先生让我告诉你，叫你马上把咖啡给他送去。”

巴伦听了帅克的话，十分害怕，马上把刚倒给通信兵霍托翁斯基的那杯咖啡抢了回来，放在火上热了热，又加了点罐头牛奶，端着它就向军官车厢跑去。

他害怕地瞪着眼睛把咖啡递给卢卡什上尉。这时他感到，上尉一定从他的眼睛里已看到他怎样偷吃罐头的事了。

“我耽误了一会儿。”他结结巴巴地说，“因为我一时打不开罐头。”

“你大概又把牛奶洒了吧，是吗？”卢卡什上尉边喝咖啡边问道，“要不然，就是你像喝汤似的用勺子把咖啡喝了。你知道，你会受到什么惩罚吗？”

巴伦叹了一口气，哀求着说“我还有三个孩子呢，报告，上尉先生！”

“你小心点儿，巴伦！我警告你，别馋嘴了。帅克没有对你说些什么吗？”

“他说我可能在二十四小时之内被处以绞刑。”巴伦全身哆嗦着，发愁地说。

“别在这里哆嗦了，傻瓜！”卢卡什上尉微笑着说，“知道错，就要



改,把馋嘴虫从你的脑海里赶出去吧!你去告诉帅克,让他到车站附近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去买些吃的来。这里有十个克朗,你交给他。我这次不派你去,因为你去了,又会把肚子吃撑了。你没有把我的那盒沙丁鱼也吃了吧?你说没有吃掉,那么你把它拿来给我看看。”

巴伦对帅克说“上尉先生给你十个克朗,让你到车站附近为他买点好吃的东西。”然后,巴伦又叹了一口气,从上尉箱子里拿出一盒沙丁鱼,心情沉重地拿去给上尉检查。

这个可怜虫原指望卢卡什上尉会忘记这盒沙丁鱼的,现在一切都完了。上尉也许会把这盒鱼留在自己车厢里,然后把它打开来吃掉,因为他感到自己的东西被人偷了。

“报告,上尉先生,您的沙丁鱼已经取来了。”他不情愿地说,将鱼递给了他的主人,“要我把它打开吗?”

“不用了,巴伦!什么也不用,你还是把它放回原处吧!我只是想看看,你是不是已盯上它了。你送咖啡来时,我看到你嘴上好像抹了一层油。帅克已经去买东西了吗?”

“报告,上尉先生,他已经去了。”巴伦高兴地回答说,“他说,他会让上尉先生满意的,还要让所有的人都羡慕上尉先生呢!他出车站时说,他要到拉科斯波拉塔去,这一带他都熟悉。如果他赶不上火车,就乘汽车在下一站赶上我们。他要我们不要为他操心,他知道他的职责是什么,即使让他掏自己的腰包雇辆马车,跟在火车后面一直追到加里西亚也值得,这钱以后从他的军饷中扣除就是了。他说一定不要让您为他操心,上尉先生!”

“滚吧!”卢卡什上尉不愉快地说。

从军运处办公室传来消息说,火车于下午两点到达戈多罗-阿左特车站。军官们在车站上可以领到两公升红葡萄酒和一瓶白兰地。据说这些东西是红十字会从这里经过时遗留下来的。不管怎样,这也算得上是天上掉下了馅儿饼了。军官车厢里一片欢腾。白兰地是“三星”牌的,红葡萄酒是“古波兹基森”牌的。

卢卡什上尉仍然忧心忡忡地坐在那里。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可是帅克还没有回来。又过了半个小时,从军运处办公室出来一支奇怪

的队伍，朝军官车厢走来。

帅克昂首阔步地走在队伍的前面，就像第一批基督教殉道者走向古罗马圆形剧场时那样庄严。



在帅克的两旁有两名背着刺刀枪的匈牙利士兵，左边是军运处的一位排长。在他们的后面跟着一位穿着红色褶裙的妇女和一位脚穿高筒靴、头戴圆礼帽的男人，他怀中还抱着一只被吓得咯咯直叫的老母鸡。

这些人都要爬上火车，但排长用匈牙利语向那个抱着老母鸡的男人和他的老婆嚷嚷着，叫他们在车下面等着。

帅克一看到卢卡什上尉，就意味深长地向他递眼色。

排长要和十一先遣连连长谈话。卢卡什上尉从他手中接过军运处值班室的信函，看了以后，脸色立刻吓白了。信中写道：

九十一步兵团 N 先遣营十一先遣连连长先生：



据九十一团 N 营十一连的传令兵告发,步兵帅克·约瑟夫在军运处区域内抢劫伊斯特万诺维夫妇财物,现送你连处理。

事由:军运处区域内伊萨拉尔扎村居民伊斯特万诺维夫妇家中养有一只老母鸡。事发时,该老母鸡正在伊斯特万诺维家屋后面走动,步兵帅克·约瑟夫走来,将鸡抢在手中,被物主截住,欲将母鸡夺回,帅克拒不归还,还用老母鸡打了物主右眼。后来巡逻队赶到,阻止了事态的恶化,并将帅克押至所在部队。母鸡已交还原主。

值日官(签字)

卢卡什上尉在回执上签字时两条腿直发抖。

帅克在一旁看到卢卡什上尉忘了写日期。

“报告,上尉先生!”帅克说,“今天是 24 日。昨天是 5 月 23 日,是意大利向我们宣战的日子。刚才我在街上时,大家都在议论这件事。”

匈牙利兵和排长走了,只有伊斯特万诺维夫妇还留在车的下面,他们是想爬上车来。

“上尉先生,如果您再给五块金币,我们就能把这只老母鸡留下了。那流氓非要十五块金币不可,这里包括我打青他眼睛的十块金币。”帅克像讲故事似的说着,“可是我想,上尉先生,为了他这样一只破眼睛花十块金币也太贵了些。在‘老太太’酒馆有人用砖头砸坏了马杰伊家施工的整个下巴壳,砸掉了六颗牙齿,也只花了二十块金币,尽管那时的钱比现在的钱要值钱。沃谢格上吊自杀也只是为了四块金币的事。”

“你过来!”帅克对那个被打青了眼睛、抱着老母鸡的男人说,“你的老婆就在车下面等着。”

男人上了车。“他会点儿德语,”帅克说,“他懂得许多骂人的话,还会用德语骂人。”

“我给你十块金币,”帅克对那男人说,“五块金币买母鸡,五块金币给你治眼睛。你知道吗?这是军官车厢。你这个小偷儿!把鸡拿过来!”

帅克把十块金币塞在那个惊讶的男人手中,把他的老母鸡拿了回来,拧了拧鸡的脖子,然后把那男人推出车厢,友好地握着他的手说:“你好,朋友,再见!快找你的老婆去吧,否则我把你推到车下去。”

“您瞧,上尉先生,一切都已摆平了!”帅克对卢卡什上尉说,“做任何事,最好别捅出大乱子,但也不要太忍让了。我这就和巴伦一起去给您炖鸡汤去,我们一定把鸡炖得香香的!”

卢卡什上尉再也忍不住了,一巴掌将帅克手中的鸡打了下来,接着就嚷嚷道:“你知道吗?帅克,战争时期,一个士兵抢劫良民百姓的财物该定什么罪吗?”

“用火药和铅弹处以光荣的死刑。”帅克自豪地说。

“应该判你绞刑,帅克,因为你是第一个开始抢劫的,你这笨蛋,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你什么好,你连自己的誓言也都忘记了!我的头都晕了!”

帅克不解地望着卢卡什上尉,很快就回答说:“报告,我没有忘记我们军人应该履行的誓言。报告,上尉先生,我曾经庄严地向我们最英明的公爵和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皇上宣过誓,我将忠诚和顺从陛下的将军和上级长官,尊敬和捍卫他们,执行他们的一切指示和命令。我要反对一切敌人,不管他是谁,在什么地方,只要皇上、国王陛下有圣旨,我们都会上刀山、下火海、上天入地、日日夜夜,在战争中、进攻中,以及其他任何情况下……”

帅克从地上捡起老母鸡,笔直地站着,两眼盯着卢卡什上尉,继续说:“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英勇作战,决不离开自己的军队、团队、军旗和大炮,决不跟敌人有丝毫的联系,永远按照军纪所要求的和做一个好兵所具备的标准来检查自己。愿上帝保佑,我活得光荣,死得光荣,阿门!报告,这只老母鸡,我不是偷来的,也不是抢来的。我的行为是规矩的,我没有忘记自己的誓言。”

“你把鸡放下,畜生!”卢卡什上尉冲他嚷道,并用那份公函打了打帅克抓着鸡的那只手,“你瞧瞧这份公函,这是白纸黑字,上面写着:‘据先遣连传令兵告发,步兵帅克·约瑟夫……进行抢劫,现送交你连处理……’现在你说怎么办?你这个不中用的,你这个土狼!……不,



我真恨不得把你宰了！把你宰了，你懂吗？……你说说看，你这个笨蛋、强盗，你怎么会干出这种事呢？”



“报告，”帅克冷静地说，“这肯定是一场误会。您命令我出去买点什么好吃的东西时，我就在琢磨，该到哪儿才能搞到最好的东西呢？火车站后面什么也没有，就只有点马肉香肠和驴肉干儿什么的。报告，上尉先生，我把该想的事都想了一遍了。我想，在前线打仗，您该吃些有营养的食品，补补身子，也好减轻战争所带来的痛苦。我真的想让您高兴一番，上尉先生，所以我就想到要给您炖母鸡汤了。”

“母鸡汤！”卢卡什上尉摸摸自己的脑袋重复了一句。

“是的，报告，上尉先生，母鸡汤。我还买了一些洋葱和五十克面条，全都在这里。您瞧，这个口袋里是洋葱，这个口袋里是面条。盐和胡椒粉我们办公室里都有，就是等着买老母鸡了。于是我就去了火车站后面的伊萨拉尔扎镇。那个镇其实是个小村子，根本不像个城镇，尽管镇上第一条街上写着‘伊萨拉尔扎镇’几个字。我穿过一条带有

花园的小街,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一直走到第十三条街的尽头,我看到在一所房子的后面有一片草地,草地上有一群鸡在走来走去。于是我走了过去,挑了这只最大、最重的老母鸡。您瞧,上尉先生,它全身都是油呢!不用说,一眼就能看出给它喂的食还真不少呢!我的确是当着众人的面捉这只鸡的,在场的人当时还用匈牙利语冲我嚷了些什么。我提着鸡腿,用德语和捷克语问他们,这是谁家的鸡,我想跟他买下来。这时从旁边屋里跑出来一男一女,那男的先用匈语、后用德语骂我,说我大白天就偷他家的鸡。我对他们说,别冲我大叫大嚷,我是被派来买鸡的。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向他们说得一清二楚。可是,我手中提着的那只老母鸡突然拍着翅膀想要飞出去,因为我抓得不紧,那鸡就从我手里挣脱出去了,一下子扑到它主人的鼻子上。那男的就大声叫起来,说我用老母鸡打他的嘴巴,那女的也尖叫起来,不停地冲着老母鸡叫着‘扑达、扑达’。这时有一帮不明真相的笨蛋,就把匈牙利人巡逻队找了来。我让他们跟我到军运处去把事情说清楚,证明我是无罪的。可是到了军运处,我请那位值班中尉打电话问问您,是不是派我出来买东西的。他不但 not 帮我说句话,反而冲我嚷嚷,让我住嘴,说大树上正挂着绞索等着我呢!我想,他肯定碰到什么倒霉的事了,心情不好,所以才这样对我说的。后来他还说,只有又偷又抢的士兵才会像我这样胖呢!说最近火车站附近出了许多事情,前天有人丢了只火鸡。我对他说,前天我们还在拉布呢!他说我说的话都是胡扯淡,没用!就这样,他们就把我送到您这里来了。在我还没看到他时,有一个士兵对我嚷嚷,说我不知道站在他面前的人是谁,我说他是个上等兵,要是在狩猎队里,他是个巡逻兵,要是在炮兵团里,他是个炮手。”

“帅克,”过了一会儿,卢卡什上尉说,“你遇到许多巧合的事,又闯了不少的祸,用你的话说,也就是什么‘小误会’、‘误解’了。就凭你这些倒霉的事,也得用根绞索和方阵围观的方法才能拯救你呢,你懂吗?”

“我懂,报告,上尉先生 ‘方阵围观’不也就是用四个连的人力,



个别情况也有用三个连或五个连的人力,组成封锁营和方阵来围观吗!请指示,上尉先生,要不要在鸡汤里多放些面条,煮稠一点?”

“帅克,我命令你,立刻拿着老母鸡从这里滚开,要不我打肿你的脑袋,你这个白痴……”

“遵命,上尉先生!可是报告,我还没有买到芹菜,也没有胡萝卜,我放些土……”

帅克还没有说出土豆的豆字,就拿着老母鸡从军官车厢跑了出来。卢卡什上尉气得拿起一杯白兰地一饮而尽。

帅克在军官车厢窗口前向上尉行了一个军礼,就离开了。

巴伦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之后,正打算把上尉的沙丁鱼罐头打开时,帅克突然提着老母鸡走了进来,这引起了车厢里所有人的兴趣。大家望着他,好像在说“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吧?”

“这是我替上尉先生买的鸡。”帅克一边从口袋里掏出洋葱和挂面,一边说“我本想给他煮鸡汤喝的,可他不要,就送给我了。”

“也许是只瘟鸡吧!”军需上士万尼克怀疑地问道。

“是我亲手把鸡脖子扭了下来的。”帅克回答说。他接着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刀子来。

巴伦怀着感激和敬佩的感情望着帅克,默默地把上尉的酒精炉子准备好,然后又去灌壶。

电话兵霍托翁斯基走到帅克身边,主动地提出他愿意帮助褪鸡毛。他还贴在帅克耳边悄悄地问道“离这里远吗?是翻墙进院子捉的,还是在外边顺手捎来的?”

“我是亲自买来的。”

“别装蒜了,咱们是哥儿们呀!我们可是看见人家把你押来的。”

电话兵卖力地拔着鸡毛。巫师炊事员约赖达也参加到这种“伟大光荣”的准备活动中来了,他帮着切土豆和洋葱。

杜布中尉正好从这里经过,车厢里扔出来的鸡毛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冲着车厢里的人喊道,让褪鸡毛的人出来。帅克面带微笑,走

出车厢。

“这是什么？”杜布中尉嚷嚷道，并从地上捡起刚砍下来的鸡脑袋。

“报告，”帅克回答说，“这是一只意大利黑母鸡的脑袋。这种鸡很能下蛋，一年大概可以生二百六十只蛋。您瞧，中尉先生，它肚子里还有许多蛋呢！”帅克把老母鸡的肠子、内脏等一股脑儿都递到杜布中尉的鼻子底下让他看。

杜布中尉吐了一口唾沫走开了。一会儿他又转了回来。

“这鸡是给谁做的？”

“是给我们自己做着吃的。报告，中尉先生！您瞧，它多肥呀！”

杜布中尉生气地走开了，嘴里嘟囔着说“咱们菲利普见！”^①

“他跟你说了什么？”约赖达转身问帅克。

“要我们菲利普见。这些高贵的老爷们都是些同性恋者。”^②

巫师炊事员说，只有唯美主义者才是同性恋者。同性恋这个词是从唯美主义中引申出来的一个概念。

军需上士万尼克又接着谈到西班牙修道院的教师强奸幼童的事情。

这时酒精炉上的那锅水已煮开了。帅克仍接着谈到有人把一批维也纳的孤儿托给一个教养员的事，结果这些孤儿都被那个教养员给祸害了。

“这类人就是有这种嗜好。最糟糕的是女人染上了这种嗜好就更可怕了。几年前，在布拉格二区，有两个被遗弃的女人，她们离婚后当了野鸡。一个叫莫尔柯娃，另一个叫肖斯科娃。有一天晚上，正是罗斯多基林荫道上樱花盛开的季节，她们在那里抓住了一个有阳痿病的摇手风琴的老头儿，硬把他拉进罗斯多基小丛林中进行强暴。她们跟他什么事都干尽了！在日什科夫，有一个叫阿克萨米特的教授，为了寻找矮人尸体和骨头架子，正在那一带挖掘古坟。他已挖开了好几处，取走了他所要的标本。那两个野鸡就把摇手风琴的老头儿拖到一

① 菲利普是古代色雷斯王国城市。这里的意思是：不久再和你们算账。

② 帅克误以为菲利普是个花天酒地的地方，所以这样说。





个已挖开的坟洞里，在那里折磨他，强迫他行奸。第二天，阿克萨米特去那儿，看见坟墓里躺着什么东西，十分高兴。原来那是受了两个女流氓糟蹋过的摇手风琴的老头儿。他的周围净是碎木柴。那老头儿只待了五天就死了，而那两个女流氓还厚颜无耻地去给他送葬。这简直是阴阳颠倒乱了套了！”

“你在鸡汤里放盐了吗？”帅克转过身问巴伦。巴伦正利用大家津津有味地听帅克讲故事的机会，偷偷地把什么东西藏进了背囊里。“拿出来看看，你在干吗？”

“巴伦，”帅克严肃地说，“你拿这鸡腿干吗？你们瞧，他偷了我们的鸡腿，想偷偷地煮了自己吃。你知道，巴伦，你干了什么吗？你知道，在前线偷战友东西的人会受到怎样的处罚吗？会把他绑在炮筒上，然后让人用刷子刷他。你现在叹气已经晚了。等我们在前线遇到炮兵队时，你就得到离我们最近的炮兵队去报到。可是你现在得先操练操练，好为将来受刑作些准备。滚到车下去吧！”



可怜的巴伦下了车，帅克坐在车窗口喊着口令：“立正！稍息！立正！向右看齐！立正！向前看！稍息！现在原地踏步！向右转！老兄，你真是头牛，你的犄角当初是长在肩膀上的。向后转走！向右转！向左转！半边向右转！不是这样的，笨骡！向后转走！半边向右转走！瞧，笨蛋！还行！半边向左转！向左转！向左转！齐步走！齐步走！白痴！你不知道什么是齐步走吗？笔直朝前走！向后转！跪下！卧倒！屈膝！起立！屈膝！卧倒！起立！卧倒！起立！屈膝！起立！稍息！”

“你瞧，巴伦，这对健康很有好处吧！至少能帮助你消化！”

此时，在他们的周围聚满了看热闹的人群，不时地发出欢乐的笑声。

“请让一让，”帅克喊道，“他要操练了！来吧，巴伦，注意点儿，别让我老叫你重来一遍。我可不喜欢无谓地折腾士兵！开始吧！”

“目标车站！看我指的方向。五班朝里走！立定！站住，他妈的，否则我关你禁闭。立定！你这笨蛋终于站住了。小步走！难道你不知道什么是小步走吗？我告诉你，也就是让你鼻青脸肿！正步走！换步！原地踏步！你这笨蛋！我说让你原地踏步！”

这时，至少有两连的人在围着看热闹。

巴伦满头大汗，晕头转向。帅克又喊起口令：

“全班向右转，齐步走！”

“全班立定！”

“跑步走！”

“全班齐步走！”

“正步走！”

“全班立定！”

“稍息！”

“立正！目标车站！跑步走！立定！向右转！目标车厢！跑步！缩小步子！立定！稍息！现在你休息一会儿！等一会儿我们再做一遍。有志者事竟成。”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杜布中尉忧心忡忡地跑了过来。

“报告，中尉先生！”帅克说，“我们在操练，怕忘了军人的基本功，也好不让更多好的光阴白白地浪费掉。”

“你下车！”杜布中尉命令道，“你太放肆了！跟我去见营长。”

当帅克来到军官车厢时，卢卡什上尉从车厢的另一道门走到月台上去了。

杜布中尉向扎格纳大尉报告了好兵帅克的所谓胡作非为的事情。此时，大尉刚喝了著名的“古波兹基森”牌的葡萄酒，兴致极好。

“你不想白白地浪费大好光阴吗？”大尉意味深长地笑着说，“马杜西奇，你来一下。”

营传令兵遵命把十二连的上士纳萨克洛叫了过来，那是个出了名的“暴君”。他一来立刻递给帅克一支步枪。

“这位士兵，”扎格纳大尉对纳萨克洛上士说，“他不愿白白浪费大好光阴，你带他到车厢后面去进行一个小时的持枪操练。不要心软，要不停地做，主要是举枪，放下，举枪！”

“帅克，等一会儿你就不会感到日子无聊了！”他说完话就让帅克离开了车厢。不久，在车厢后面铁轨的上空，响起了严厉的口令声。这位纳萨克洛上士刚才还在玩“二十一点”，做着赌钱的庄家，现在却在这里大声叫着口令“枪靠脚！枪上肩！枪靠脚！枪上肩！”

后来，他们休息了一会儿。帅克满意地并一本正经地说“几年前我刚服役时就学过这套操练，叫到‘枪靠脚’时，步枪要紧靠着右腰，枪托尖要与脚尖成垂直线，右手要自然伸直。握住枪时，要把大拇指扣住枪筒，其他的手指必须握紧枪托的前部。当叫到‘枪上肩’时，要轻松地吧枪带挎到右肩上，枪口向上，枪筒向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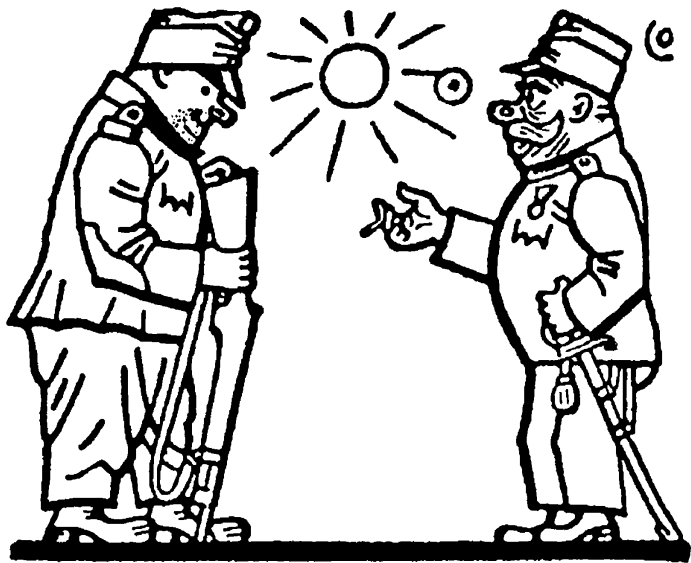
“好了，别再扯这些老掉牙的废话了！”纳萨洛克上士重又叫起口令，“立正，向右看齐！笨蛋！你是怎么做的……”

“我正在做枪上肩的动作。做向右看齐时，我的右手沿枪带向下，握着枪托颈部，头向右转；做到立正时，右手重又握住枪带，头向前，朝着您看。”

接着重又响起上士的声音：“端枪！枪靠脚！枪上肩！上刺刀！刺刀进鞘！走向祭坛！出祭坛！祭坛前跪下！子弹上膛！射击！起



立射击！向右开步走！目标参谋车！距离二百步……预备，枪靠脸！射击！枪回拉！瞄准器垂直！退膛！稍息！”上士点燃一支香烟抽了起来。



帅克利用这段间隙，看了看这枪的号码，吃惊地说“四二六八！在贝切克铁路线第十六股轨道上有一辆火车头也是这个号码。他们正要把它拉到拉贝河畔利萨车厂进行修理，可是遇到一些麻烦。上士先生，因为那辆车的司机特别记不住数字，段长就把他叫到办公室，嘱咐他说‘在第十六股轨道上停着一辆号码为四二六八的火车头。我知道你不善于记住数字。如果把那个数字写在纸上，又怕你会把那张纸丢了。你这么记不住数字，得多注意点才好。我对你说，其实记住数字并不难。你听好，那辆要拖到拉贝河畔利萨车厂去的火车头号码是四二六八。注意听着，第一个数字是四，第二个是二，这样你就记住了四十二。还可以这样记，二乘二等于四，这是第一个数，然后四除二等于二，这同样也是四十二。现在你别害怕，二乘四等于几？是八，对

吗？这样你又记住了八，它是四二六八的最后一个数字。还剩下一个数字，既然你已记住了第一个是四，第二个是二，第四个是八，那么你再聪明点，把八字前的那个六字记牢了，不就行了吗！这不是很简单吗？第一个数字是四，第二个数字是二，四加二等于六，那你可以肯定，倒数第二个数字是六。这样记法，你会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个数字的排列顺序的。四二六八这个数字会牢牢地扎根在你的脑海里的。我这里还有一个更容易的记法……”

上士停止了吸烟，睁大眼睛望着他，只是嘟囔了一句“把帽子脱下来！”

帅克严肃地继续说“他又给他讲了一个更加容易的记忆方法，可以更好地记住四二六八车头的号码。八减二等于六，这样就知道六八这两个数，然后六减二等于四，这样就有了四——六八，再加进去二，就有了四二六八了。此外还可以用乘法和除法来记，也相当简单，也能得出这个数字。段长说‘你记住，二乘四十二等于八十四。一年有十二个月，八十四减去十二个月，是六十，这个数字里有六，我们把后面的零去掉，我们就有了四二六八四了。既然我们可以去掉零，那我们也可以去掉最后面的那个四，这样我们就有了去拉贝河畔利萨车厂修理的那辆火车头的号码四二六八了。此外，我还说过，用除法也很容易，我们可以用海关税率计算法来记。上士先生，您哪儿不舒服了？假如您愿意的话，我就开始操练‘大家一起放枪！预备，瞄准，放！’他妈的，大尉先生根本就不该派我们到这种晒死人的太阳底下操练的。我得去找担架来！”

军医来到上士的身边，做了一番检查，说这不是中暑。就是脑膜炎。

等上士醒来时，帅克站在他的身旁对他说“让我接着把刚才的故事讲完吧！上士先生，您以为那个司机会记得住那个号码吗？他全搞混了，把三种方法都搅在一块儿了，因为他想起上帝是三位一体的。结果是，他没有找到那个火车头，至今那辆火车头还停在第十六股轨道上呢！”

上士重又闭上了眼睛。



帅克回到了自己的车厢，人家问他那么久到哪儿去了，他回答说：“谁叫人家‘跑步走’，自己就得做一百次‘枪上肩’！”

此时巴伦正在车厢里直打哆嗦。帅克不在时，老母鸡就已炖熟了，他把帅克的那一份吃掉了一半。

在他们的列车没有开走之前，一辆混合军列车赶到了这里。车上满载着来自各单位的人员，有掉队的士兵，有刚出医院重返部队的士兵，也有出完差或坐完牢重新归队的可疑分子。

一年制志愿兵马列克也从这辆火车上走了下来。他曾因为拒绝打扫厕所而被指控为叛乱分子，但师军法处释放了他，对他的审讯也就此结束了。现在，志愿兵马列克来到军官车厢，向营长报到。由于他经常被从这个监牢转到另一个监牢，关于他究竟属于哪个机构，也还是个问题。

扎格纳大尉见到志愿兵马列克，从他手里接过了证件，看到上面写了一条秘密评语：“此人不可靠，应严加戒备。”大尉心中甚是不快。幸好他突然想起“厕所将军”曾风趣地建议他增设一个营史编写员的事。

“你这个志愿兵也太懒散了！”大尉对他说，“你在一年制志愿兵军校时就总惹祸，要不然，就凭你的聪明才智早就出人头地并取得官衔了。如今你却落得个从这个监牢押到另一个监牢的下场，连我们营也为你蒙受了耻辱。你这个志愿兵，应该改正自己的错误才是。只要你今后能出色地完成各项任务，还是可以成为一名优秀士兵的。你要热爱我们营，把全部力量献给我们营。我要考验考验你，你是一个有才华的青年，肯定会写作，而且会写得很有文采。我想跟你说件事，现在战场上每个营都需要有个人来记录自己营在 frontline 作战的一切光辉事迹，然后编写出本营的大事记。这里包括各营参加过的、起过主导作用和杰出作用的一切胜利的进攻、重大的光荣业绩等，你要认真地把它们记载下来，为写军史积累材料。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报告，大尉先生！我明白您的意思，也就是要把部队生活中的一切重要事情都要认真地搜集起来，好编写成全营的历史。然后，团部

在各营历史的基础上再形成团史，团史再汇成旅史，旅史再汇成师史，以此类推。大尉先生，我一定竭尽全力去完成好这项任务！”

志愿兵马列克把手放在胸前说：

“我一定怀着真诚的爱记录下我营的光辉事迹，特别是今天，当我军正在全力进攻，进行大决战的紧要关头，当我营的英雄男儿奋不顾身地走向战场的时候，我要自觉地把一切重要事件的过程全部记录下来，让我营历史的每一页都充满光荣与胜利的骄傲，使它像戴着美丽的桂冠一样辉煌。”

“你就留在营部工作好了，志愿兵。你的任务是留心我营的哪些人荣获了奖章，然后把他们的姓名和事迹记录下来。当然，这要根据我们的意见把那些特别能反映我营坚强斗志和钢铁纪律的进军情况记录下来。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志愿兵，但我希望你有这样的观察才能，再加上我给你的指点，我们营经过你生花之笔的描写，我们营一定会胜过其他营的。我已给团部发去电报，任命你为营部战绩记录编写员。你现在去十一连军需上士万尼克那里，让他给你在车厢里安排个位置，那里还有许多空位置。然后你让他到我这儿来一趟。当然你的编制属于营部，这我会给全营发道命令的。”

巫师炊事员已躺下睡觉了。巴伦因为打开了上尉的沙丁鱼罐头害怕地直打哆嗦。军需上士万尼克去扎格纳大尉那里了。电话兵霍托翁斯基在火车站附近偷偷地弄到一瓶松子酒，拿起来一饮而尽，伤感地唱起歌来：

在那快乐甜蜜的日子里，
我感到一切是那样的美好和真诚；
我的胸膛呼吸着信念，
我的眼睛燃烧着爱情。
但当我看到，
世界充满了豺狼般的奸诈与背叛，
我的信念幻灭了，爱情枯萎了，



我生平第一次痛哭了。

然后，他站了起来，走到军需上士万尼克的桌旁，在一张纸片上写下几个大字：

我恭敬地请求，任命我为营部号手。

电话兵 霍托翁斯基

扎格纳大尉与军需上士万尼克的谈话并不太久，大尉只是让他把这位营部临时战绩记录员、志愿兵马列克安排在帅克的那个车厢里。

“我只能告诉你这一点，马列克这个人是个可疑分子，政治上不可靠。我的上帝！如今这样的事其实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对谁都可以这么说。现在各种各样的猜疑有的是。你懂我的意思吗？我只是让你注意一下，要是他胡说些什么，喏，你懂吗？你要立即制止他，别让他给我捅乱子！你可以直接跟他说，叫他别胡说八道，这样也就行了。我还想，今后你遇到这种事也不必马上跑来向我汇报，你可以跟他友好地谈谈，这种推心置腹的谈话往往比那种愚蠢的告密要好得多。总之，我不希望听到什么，因为……你明白吗？这种事常常会影响全营声誉的。”

万尼克回到车厢，把志愿兵马列克拉到一边说：“老兄，你是个可疑分子呢！不过没有什么要紧的，只是你当着电话兵霍托翁斯基的面，可别说废话就是了！”

他刚说完话，霍托翁斯基就摇摇晃晃地撞了进来，一头倒在万尼克的怀里，嘴里呜咽地发出醉汉的嗓音，哼着一首情歌：

当所有的人都离我而去时，
我把头倾倒在你的胸前。
我痛苦地哭泣着，
泪珠儿落在你那热烈而纯洁的心坎上。
你的眼睛燃烧着炽烈的火焰，

就像夜空中的星星在灼灼发光。

你启开珊瑚般的嘴唇低声地说：

“我永远也不会离开你！”

“我永远也不离开你！”霍托翁斯基大声说，“这是我从电话里听到的，我马上就来告诉你们了。我发誓！”

巴伦坐在角落里恐惧地画着十字，大声祈祷着。“圣母啊，请不要拒绝我的请求，要仁慈地听着我的诉说，求您给我善意的安慰，拯救我这个可怜的人！我怀着对您的坚定信仰、忠诚的希望和热烈的爱戴，在这泪水浸透的深谷里向您呼唤，啊！圣母啊！请您为我说情，让我在上帝的仁慈和庇护下活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吧！”

仁慈的圣母玛利亚还真的没有抛弃他，因为过了一会儿，志愿兵便从他那穷背囊中拿出几盒沙丁鱼罐头，每人给了一盒。

巴伦大胆地打开了卢卡什上尉的箱子，把这盒天上掉下来的沙丁鱼罐头放了进去。

后来，当大家打开沙丁鱼罐头吃得津津有味时，巴伦又忍不住自己的馋瘾，打开箱子，拿出沙丁鱼罐头，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可是这一次，最仁慈、最心软的圣母玛利亚却救不了他了。因为就在此时，当巴伦喝光罐头盒里最后一滴油时，营部传令兵马杜西奇出现在车厢的门前，喊道：“巴伦，快把沙丁鱼罐头给上尉送去！”

“又得挨耳光了！”军需上士万尼克说。

“你最好不要空着手去！”帅克说，“你至少得拿上五个空罐头盒再去。”

“您究竟做了什么坏事，上帝要这样惩罚您？”志愿兵说，“您肯定做过什么罪孽深重的事情。您是不是偷吃过什么圣物？是不是偷吃了神甫供奉上帝的熏火腿？要不是偷喝了神甫放在地窖里准备做弥撒的葡萄酒？或者您小时候爬到神甫的花园里偷吃过梨子？”

这时，巴伦脸色苍白，充满沮丧，绝望地摇摇头，伤心地说：“我的痛苦到什么时候才能完呢？”

“朋友，”志愿兵听了可怜的巴伦泣诉后说，“这是因为您已失去了



同上帝联系缘故。因为您不会祈祷，不能让上帝尽快地把您从世界上拯救出来。”

帅克补充说“巴伦总是下不了决心，没有把自己的军旅生活，对军队的想法、语言、行为，乃至自己的生死都交给至高无上的、有着慈母心肠的上帝来安排。我们的随军神甫卡茨喝醉了酒在大街上打士兵时，就是这样谆谆教导我们的。”

巴伦嘟囔着，说他已对上帝失去了信心，因为他已经许多次祈祷过上帝，请求他给自己力量，把肚子缩小一点，但总不见效。

“这不是来军队以后才有的事，”巴伦抱怨地说，“这馋嘴病已是老毛病了。为了它我的老婆还带着孩子一道去克罗柯特朝过圣呢！”

“我认识那个地方，”帅克说，“它离塔博尔不远。那里有一尊戴满假宝石的圣母玛利亚塑像，十分富丽堂皇。斯洛伐克一个看守教堂的人曾经想把它偷走。那人是个十分虔诚的信徒。他到了那里，心想要是在没有偷之前，先找神甫忏悔一下，把自己以往的罪孽都洗净，这可能会使这次偷窃行为更顺利些。于是他去找神甫忏悔，但在忏悔时，他把自己打算在第二天去偷圣母像的事也一股脑儿说了出来。神甫听了这话以后，为了稳住他，不让他逃掉，就让他念三百句祷文。结果他还没有把话说完，也没有能把神甫给他的三百句祷文念完，就被当地教堂的看护人抓住，送到宪兵队去了。”

巫师炊事员与电话兵霍托翁斯基之间展开了一场争论：这是不是一种忏悔泄密呢？或者说，既然圣母身上的宝石是假的，那么这能算做犯了盗窃罪吗？两个人争论不休。最后炊事员对霍托翁斯基证明说，这是一种惩罚，是一种早已命中注定了的事。也许在远古时代，这位斯洛伐克可怜的教堂守护人还是个古怪的外星人呢！同样，那位克罗柯特教堂的神甫，当时也可能是一个会飞的、现在已灭种的哺乳类动物——会飞的袋鼠。那时它就命中注定要变成神甫来泄露这次忏悔秘密的，尽管现在从法律观点看，或者根据教规的条文，都不算什么问题了，即使涉及到教堂的财产问题。

对此，帅克又作了一点简单的说明“你说得对，任何人也不知道他几百万年以后会做什么，也不能拒绝干什么。我们在卡尔林后备部

当兵时，有一位叫克瓦斯尼切克的中尉也常说“你们这些猪猡，别以为这次世界大战很快就会结束。我们死了以后也还会见面的。到那时，我要把你们打人十八层地狱，把你们变成鹿！你们这帮猪猡！”

在这期间，巴伦受着痛苦的内心煎熬，他以为大家正在谈论着他的事情，便继续大声地祈祷“就连去克罗柯特朝圣都不能治好我的馋嘴病呀！我的老婆带着孩子们朝圣回来，一数家里养的老母鸡少了一只或两只。我也是出于无奈啊！我知道家里需要这些鸡来下蛋，但我一走到院子里，看到这些鸡，我的肚子就突然感到饿得慌，等过了一小时后，我肚子的感受倒是好了，可一只老母鸡没有了。有一次，家里的人去克罗柯特为我祈祷，让我这个当爸爸的在家里不要馋嘴，不要又偷吃鸡。可是我在院子里溜达时，突然看到一只公火鸡。这一次差一点让我丢了性命，因为吃鸡时，一根鸡腿骨头卡住了我的喉咙，幸亏那个磨坊小徒弟帮我取出了那根骨头，否则今天我就不会同大家坐在这里了，也等不到这次世界大战了……是啊，幸亏这位磨坊小伙子，这位机灵鬼儿了！他那么年轻、健壮、白白胖胖的……”

帅克走到巴伦的跟前说“你把舌头伸出来给我看看！”

巴伦伸出舌头，帅克看了看，转身对车厢里所有的人说“我知道了，他把那个小徒弟也吃掉了吧！你说实话，什么时候吃的他！又是在你家里人去克罗柯特朝拜时吃的吧！对吗？”

巴伦绝望地合着双手喊道“你饶了我吧，朋友，连自己的好朋友居然也说出这样的话！”

“我们并不责备您，”志愿兵说，“相反这证明您会成为一名好兵的。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法国人把马德里城围得水泄不通，城里闹起饥荒。当时西班牙驻守马德里的城防司令为了不想因为饥饿就献城投降！便杀了自己的副官来充饥，连盐都没有放。”

“这确实是一种牺牲，因为放了盐的副官肯定会更好吃。军需上士先生，我们营的那位副官叫什么名字呢？叫齐格勒吗？他太瘦了。把他宰了做成菜还不够一个先遣连吃一顿的呢！”

“你们瞧，”军需上士万尼克说，“巴伦手里还拿着念珠呢！”

的确，巴伦在他最痛苦的时候，就曾去维也纳的一家名叫莫利兹



一诺文斯顿公司买过念珠，想用它来减轻自己的烦恼。

“这也是从克罗柯特买来的。”巴伦忧伤地说，“在他们把念珠给我之前，就听到两只鹅在叫，我看那鹅挺瘦的，没有什么肉，叫得怪可怜的，也就没有动它们。”

过了一会儿，一道命令传遍整个列车，说十五分钟以后就要开车。但谁也不相信这是真的，因为尽管戒备森严，有些人还是溜了出去，如今还在外面游荡。火车开动时，少了十八个人，其中包括十二先遣连的上士纳萨克洛。当火车开过伊撒塔尔塞很久以后，这位上士还在火车站后面幽暗的小灌木林里跟一个流浪女谈生意，女的要五个克朗，男的只肯给一个克朗或几个耳光作为服务费。他们大声嚷嚷，闹得连火车站上的人都跑来看热闹。



第三章 从豪特万到加里西亚边境

在全营开往东加里西亚博雷茨河、再步行到前线去夺取军事荣誉的路上，人们在帅克和志愿兵马列克乘坐的车厢里一直谈论着多少有关叛国内容的怪事。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这种小范围内，一般来说，在其他车厢里也都是如此，甚至在军官车厢里也笼罩着某种不满情绪。因为在菲泽什奥博尼镇，团里发来一道命令，决定要把配给军官们的葡萄酒减少八分之一公升。当然，这样的事也没有忘记士兵们，



给他们的西米口粮也每人减少了十克。但最不能理解的是,军队里的人从来就没有见到过什么西米。

当这件事通知给军需上士包坦柴尔时,他感到很委屈,说如今西米是短缺食品,一公斤至少值八克朗,可是公家的西米竟被人偷了。

在菲泽什奥博尼还发生了一件事。有一个先遣连的随军炊事班失踪了,那位“厕所将军”还曾一再强调要在这个镇上给大家做一道土豆烧牛肉吃的。经查明才知道这个倒霉的炊事班在布鲁克站就没有上车,也许现在还在一八六号破房子后面饿着肚子站着呢!

开车的前一天,这个炊事班的一名伙伴因为在城里撒野而被关在禁闭室里,当他们的先遣连已开过了匈牙利时,他还在那里。

有一个连因为没有炊事班,而被安排到另一个连的炊事班就餐,这样就产生了一些摩擦。比如说,两个连的士兵在一起削土豆时,彼此就难免争吵起来,各自都认为自己在为别人受累,说什么“我们又不是畜生,干吗侍候你们?”后来才知道,这次做土豆烧牛肉只不过是演习而已,好让士兵们到了前线同敌人作战时也能做土豆烧牛肉吃。后来,突然一声令下:“上车!”结果锅里煮的土豆烧牛肉全都倒掉了,谁也没有来得及舔上一口。

这就是所谓的训练。虽说没有产生什么悲剧性的结局,倒也能给人一些教益。正当要给大家配给土豆烧牛肉的时候,突然又来了一道命令:“上车!”列车就一口气开到米什柯利茨。可到了那里,士兵们还是没有吃到土豆烧牛肉,因为铁路线上停了一辆俄国列车,士兵们都不允许下车,士兵们又一次失望了。接着,士兵们又盼望着能在西里西亚下车时吃到土豆烧牛肉,可是到了那里,又宣布牛肉已经坏了,没法吃了,便把那些牛肉全都倒了。

后来,他们继续把肉拉到蒂萨辽克、松博尔,一直等到大家再也不指望吃什么土豆烧牛肉的时候,火车才在西亚多尔的诺维镇停了下来,这时他们才重又开始架起锅,点燃火,煮起红烧肉来,士兵们盼了又盼的红烧肉才终于盼到了。

火车站上挤满了列车和人群。有两列装满火药的列车应该首先开出去,然后接着开出的是两列炮兵军车和一系列架桥部队的列车。应

该说,这里聚集了所有兵种的列车。

车站后面有几个穿着盛装的匈牙利骠骑兵抓住两个波兰犹太人。他们抢夺犹太人的烧酒篮子,一时兴起,不仅不给钱,还无理地打他们的耳光。很显然,他们这样放肆是得到上司允许的,因为他们的上司就在附近,看到他们打人正得意地笑呢!与此同时,在车库后面也有几个匈牙利骠骑兵打伤了一些犹太人,还把手伸到他们长着黑眼睛女儿的裙子下面。

车站上还停着一辆装着航空部队士兵的列车。在它旁边的一些轨道上,有的列车满载着被击坏的大炮等。运到前方去的都是些崭新的武器,而这些被击坏的光荣残骸则是运到后方去修理和改装的。

杜布中尉对围观被击坏飞机大炮的士兵们解释说,这些都是我们的战利品。可是他突然看到,在不远的地方帅克也在人群中说些什么。他走了过去,听到帅克正慎重地说“不管怎么说,这些都是战利品。虽然乍一看来,那炮架上用德文写的皇家王室炮兵师的字样,似乎会让我们怀疑,但实际情况是这样的,这座大炮先是落到了俄国人的手里,现在我们又把它夺了回来,这样的战利品岂不是更珍贵吗?因为……”

“因为,”当帅克见到杜布中尉时,他就更加郑重地说,“不能让敌人留下我们一丝一毫的东西。不管是在普舍米斯尔战役中被敌人缴去的东西,还是在其他战斗中,哪怕某个士兵被缴去的一个水壶,我们都要把它们夺回来。说到水壶,那还是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有一个士兵夜里潜入敌人的营地,将自己的军团水壶悄悄拿了回来。他还赚了一点儿呢,因为敌人在那天晚上刚刚领到了烧酒。”

杜布中尉只说了一句话“快滚开,愈远愈好,帅克,别让我再在这里看到你!”

“遵命,中尉先生!”帅克离开了那里,来到另外一堆人群中。如果杜布中尉能听到他在那里说了什么的话,也许他会气得跳起来的。其实,帅克只是引用了《圣经》上的几句话“看见我也罢,不想看见我也罢,全都无所谓。”

在帅克走了以后,杜布中尉又做了一件傻事。他指着一架机轮上



用德文清楚地写着“维也纳新城”字样的、被击毁的奥地利飞机，对在场的士兵们说：

“这是我们在利沃夫打下来的俄国飞机。”这句话被路过的卢卡什上尉听到了，他又大声地补充了一句“同时还有两个俄国飞行员也被烧死了呢！”

然后，他默默地离开了那里，心里却暗暗地骂道，这个杜布中尉真是畜生。

他走过几节车厢，遇到了帅克。他本想避开帅克，但他从帅克的眼神中看到，帅克心中似乎有许多话要向他倾诉，也就没有再回避他。

帅克径直向他走来说“报告，连部传令兵帅克向您请示有什么吩咐。报告，上尉先生，我已经去军官车厢找过您了！”

“你听着，帅克！”卢卡什上尉用一种十分厌恶的腔调对他说，“你知道你姓什么吗？你已经忘记我是怎么称呼你的吧！”

“报告，上尉先生，我没有忘记这件事。我不是一年制志愿兵日莱兹尼那样的人。说起他，那已是大战以前很久的事了。那时，我们在卡尔林兵营服役。当时还有一位叫费利勒·冯·布梅兰的上校，或者叫别的什么名字，我已记不准了。”

卢卡什上尉听到他说“别的什么”时，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帅克继续说“报告，上尉先生，我记得那位上校只有您一半高，他像罗布柯维兹公爵那样，满脸大胡子，像个猴子。他生气的时候，一跳一丈多高，比他自己的身高还要高出一倍，所以我们都叫他‘弹性橡皮老爷’。有一次，五一节快到了，我们都做了战斗准备。在五一节的前夕，上校把大家都召集到院子中间听他训话。他说，我们明天都得待在兵营里，不准外出，让我们听候最高命令。说必要时，要枪毙所有社会主义匪徒。还说，凡是这一天不准时集合，外出不归，第二天才回到营房的士兵，都得作为叛徒处理。不过，他说在放排枪时，那些酒鬼是打不中任何人的，还会往天上开枪。志愿兵日莱兹尼回到房间里后说“‘弹性橡皮老爷’的主意真不错，其实就是那么一回事。明天不让任何人回到营地，那么最好就是根本不回来。’报告，上尉先生，他真的这样做了。这位弗利勒上校真是坏透顶的人，但愿上帝惩罚他！第二天，

他到布拉格四处乱窜,寻找我们团是否有人私自离开军营而在街上游荡。他在布拉格大门那里遇到日莱兹尼,马上就冲他大发雷霆说‘我得给你点颜色看看,我得教训教训你,我得加倍让你吃点苦头!’他还说了很多这样的话,然后把他揪回兵营,一路上还说了许多十分肮脏的、吓唬人的话,总是问他叫什么名字。‘日莱兹尼,日莱兹尼!你这酒鬼,抓到你,我真高兴。我要让你看看什么是五一节!日莱兹尼,日莱兹尼!你落到我手里,我得把你关起来,关得严严的!’日莱兹尼却显得满不在乎的样子,跟他一道走过波西奇,等到了罗兹瓦希利时,他突然钻进路边的通道里,过了通道以后转眼就无影无踪了。这一下把‘弹性橡皮老爷’想要关日莱兹尼禁闭的那股高兴劲儿全都弄没了!上校因为他的犯人逃跑了而大发雷霆,气得连那个犯人的名字也忘得一干二净了。他一回到兵营便蹦得头都撞到天花板上,因为那天花板并不高。营部值日官很奇怪,为什么这位老爷会突然说不好捷克语呢?他总是嚷‘把姓铜的关起来!不,不是把姓铜的关起来,是把姓铅的关起来,把姓锡的关起来!’^①上校就这样一天一天地折磨着自己,总是问是不是已经抓到了姓铜的、姓铅的、姓锡的逃犯。他让全团的人都走出来让他检查,而人们已把大家都熟悉的日莱兹尼转移到医务室去了,因为他曾当过牙科医师。后来有一次,我们团的一个人在‘布采吉’酒馆把一个龙骑兵捅了一刀,因为那个龙骑兵总是纠缠他的女朋友。为了这件事,团部让大家到院子里集合,围成方阵,病人也得去,就是病得厉害的也得由两个人扶着去。这就毫无办法了,日莱兹尼也只好到院子里站着。在那里,他们向全团官兵宣读了一份德文写的命令,大意是龙骑兵也是兵,禁止对他们捅刀子,因为他们是我们的战友。当时,一个志愿兵在给大家做翻译,上校虎视眈眈地审视着每一个人。他先是在队伍的前面走着,后来又来到队伍的后面,然后又围着方阵绕了一圈,他突然发现了日莱兹尼时,志愿兵也停止了翻译,上校在高大的日莱兹尼面前一跳一跳的,就好像一条狗扑向一匹雌马

^① “日莱兹尼”在捷文里是“铁”的意思。这里上校忘记了日莱兹尼这个名字,而胡乱叫什么姓铜、姓铅、姓锡的名字。



似的,十分滑稽。他一边跳一边喊“这一次你可逃不了啦!他哪儿也去不了啦!现在我会叫你日莱兹尼了。我一直把你叫做姓铜、姓铅、姓锡的呢!你是姓铁的,是姓铁的臭小子。我要教训你这个姓锡、姓铅、姓铜的。你这个肮脏的畜生!你这头猪!你这个姓铁的!”后来,上校罚他关一个月的禁闭。可是大约半个月以后,上校的牙疼起来,他想起日莱兹尼是牙科医师,于是派人把他从禁闭室带到医疗室,叫他为自己拔牙。日莱兹尼大约只花了半个小时就给他拔掉了牙,只让老爷子嗽了三次口,上校就感到舒服多了,于是他把日莱兹尼还没有坐完的十四天禁闭也给免了。上尉先生,这就是上级忘记下级名字所发生的情况;但下级永远也不可以忘记上级的名字,正像这位上校曾经对我们说的,许多年以后,我们也不能忘记,我们曾经有个叫费利勒的上校。上尉先生,我是不是说得太长了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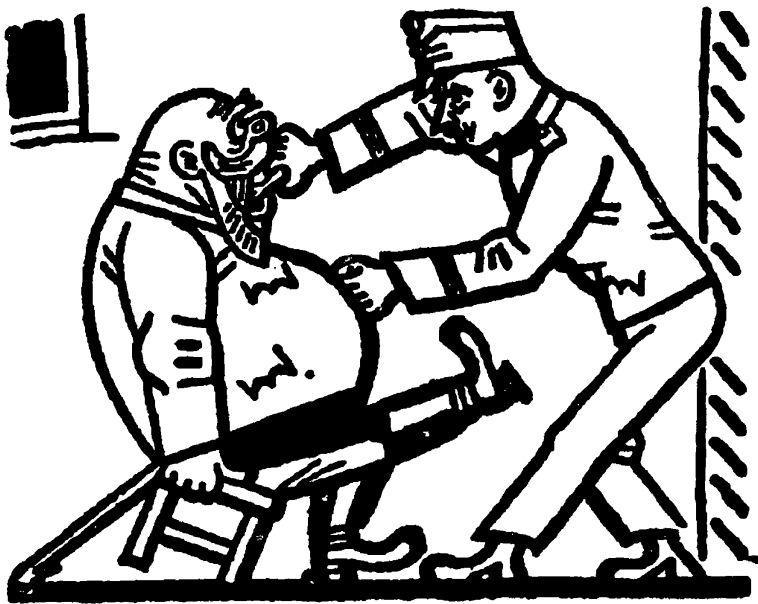
“帅克,你知道吗?”卢卡什上尉回答说,“我怎么愈听愈感到你对自己的上司很不尊重呢?一个士兵在许多年后谈自己过去的上司时,应该多说好话才是。”

可以看出,卢卡什上尉开始想聊天了。

“报告,上尉先生!”帅克遗憾地打断了他的话说,“可是费利勒上校先生早已去世了。如果上尉先生愿意听的话,我可以净讲他的好话。上尉先生,他对待士兵就像天使那样体贴入微;他仁慈得像圣马丁,把自己的马丁鹅分给饥饿的穷人吃。他曾把从军官食堂领来的饭菜分给了他在院子里碰到的士兵。当我们吃腻了馒头片和果酱时,他就吩咐食堂给我们做带水果汁儿的煎猪肉。在演习的时候,他就更加慷慨仁慈了。当我们开到下克拉罗维采时,他下令由他请客,让我们把整个下克拉罗维采啤酒厂的啤酒全都喝光。要是赶上他有什么节日或生日,就给全团士兵做酸牛奶调味的兔肉和白馒头片吃。他对士兵们太好了,有一次,上尉先生!……”

卢卡什上尉在帅克的耳朵边轻轻地拍了一下,和蔼地说“好了,你这个机灵鬼儿,你可以走了,别再说下去了!”

“是,上尉先生!”帅克说完便回到自己的车厢。这期间,在装有电话机和电线设备的营部车厢门前,也出现了一幕戏剧性的场景:按照



扎格纳大尉的命令,在营部门前设立了一个岗哨,由一个士兵站在那里把守,一切都按照战场上的要求听从大尉指挥。在其他一些重要车厢两头也布置了岗哨,并统一由营部办公室下达“问与答”的口令。

那一天的口令是:问,“Kappe”(帽子),答,“Hatvan”(豪特万)。当时守在电话机旁的哨兵是一个波兰人,家住科洛米亚,是由于某种偶然的的机会来到九十一团的。他应该记住当天的口令,可是要想让他知道“Kappe”是什么意思就太难了。幸好他天生有一种速记的本领才记住了这个词的第一个字母是“K”。那天营里的值日官杜布中尉走过来问他口令,他马上回答说“Kaffee”(咖啡)。他这样回答也很自然,因为这位来自科洛米亚的波兰人还一直在回忆着他在布鲁克营房里早晚喝咖啡的美好情景呢!

这位波兰人又喊了几声“咖啡”,而杜布中尉没有回答,仍向他靠近。这时他想到自己的誓言和坚守岗位的职责,又用威胁的口气大声



喊了一声“站住!”当杜布中尉又朝他走了两步,他仍没有听到中尉回答口令时,便马上端起枪对着中尉,他本想喊一声“我要开枪!”的,可是由于他不会德语,却用波德混合的语言喊出了一句令人尴尬的话“我要拉屎!”

杜布中尉明白了,开始往后退,用德语喊道“我是哨兵指挥官,是哨兵指挥官!”

此时耶林内克排长来了,把波兰人带到哨所。一会儿杜布中尉也来了。他们一道问他口令,那位来自科洛米亚的波兰人大声地回答说“咖啡,咖啡!”他的叫声传遍了整个车站。士兵们从车厢里拥了出来,突然间一片混乱,直到把那位已解除了武装的老实士兵送到禁闭车厢以后,混乱才算结束。

杜布中尉对帅克有些怀疑。他看到帅克手里拿着饭盒第一个从车厢里出来,还听见他大声喊叫“拿着饭盒出来,拿着饭盒出来!”

后半夜,列车向拉多夫采-特舍比肖夫城开去。第二天清晨时,一些老兵协会的人来到车站迎接他们。不过这些老兵协会的人把这个先遣营当成了匈牙利兵团十四先遣营了,而那个先遣营夜里就已经通过了这个车站。显然,这些老兵都是些老油子,照样大声喊着“上帝保佑我们的皇上!”他们的喧嚣声把全车厢的人都吵醒了。有几个捣蛋的士兵把头探出窗外对他们说“吻吻我们的屁股吧!光荣!”

这些老兵们的大叫大嚷,甚至把车站大楼的窗户也震得颤抖了:“光荣!光荣属于十四团!”

五分钟以后,列车继续向霍麦纳开去。这里已能清楚地看到战争的痕迹了,那是俄国人在进攻蒂萨谷地所留下的。谷地两边是简陋的战壕,到处可见被大火烧毁的残垣废墟。旁边有些刚搭好的简陋小茅舍,表明原来的主人现已回到了这里。

快到晌午时分,列车到达霍麦纳车站。车站上也有战争的残痕。午饭正在准备之中。士兵们趁此机会窥视着一个公开的秘密:俄国人走了以后,这里的政府是怎样对待当地那些在语言和宗教信仰方面都与俄国人相近的居民的。

月台上,有许多被俘的匈牙利人见俄国人被匈牙利宪兵包围着,

其中有一些是从周围远郊区抓来的神甫、教师和农民，他们的手被反绑着，而且是两个人一对地拴在一起。大部分被捕者不是鼻子被打破了，就是脑袋上肿起一个大包，这些都是被捕时被宪兵打的。

离月台不远的地方，一个匈牙利宪兵正侮辱一位神甫。他在神甫的左脚捆上一根绳子，用手牵着，然后用枪托逼他跳匈牙利民间舞恰尔托什舞，跳着跳着，他把绳子一拉，让神甫摔个大马趴，鼻子朝地，手又反绑着，爬也爬不起来。他绝望地挣扎着，想翻过身来仰面朝天，以为这样也许能从地上支撑起来。那位宪兵看着这种情景，在一边笑得连眼泪都流了下来。当神甫好不容易爬起来时，他又突然一拉绳子，神甫又鼻子朝地倒了下去。

宪兵队长来了以后，才终于制止了这种恶作剧。他吩咐在火车到来之前先把这些被俘的人员带到车站后面的空仓库里去，在那里打他们、侮辱他们，都不会被别人看见。

军官车厢在谈论这些情况时，总的来说，大部分军官是持反对态度的。

旗手克劳斯以为，假如他们是叛国分子，理应受到绞刑处置，但不应该虐待他们。而杜布中尉对那些宪兵的所作所为却表示完全赞同。他甚至认为这些犯人与萨拉热窝暗杀事件也有联系。他是这样解释的：霍麦纳车站的宪兵是在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和他的夫人报仇雪恨。中尉为了使自己的话更有说服力，说他曾在西马切克《四叶》杂志战前六月号上看到过有关暗杀大公的文章，说这一残暴罪行将在人民心中留下长久难愈的创伤，尤其令人痛心的是，它不仅结束了一位执行国家权力的领导人的生命，而且还毁灭了他那忠诚和仁慈伴侣的生命。他们的死亡又使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遭到破坏，为众人喜爱的孩子们也成了孤儿。

卢卡什上尉只是独自咕哝着，说霍麦纳的宪兵大概也订阅了西马切克的《四叶》杂志，看了那篇感人的文章了。他突然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十分厌恶，只想喝酒，喝得醉醺醺的，以解除心中的无限烦恼，于是他走出车厢，去找帅克去了。

“你听我说，帅克！”他对帅克说，“你知道哪里能弄到一瓶白兰地



酒吗？我现在有些不舒服。”

“报告，上尉先生！这是因为天气变化的缘故。等到我们到了前线，还会更糟呢！一个士兵离开自己的军事基地愈远，就愈感到头晕得厉害。在斯特拉斯尼采，有一个名叫约瑟夫·卡连达的园艺家。他有一次离开了家，从斯特拉斯尼采走到维诺堡，在‘车站酒家’过夜，那时他还没有感到累。可当他来到柯鲁尼大街的水塔，就沿着那条街，进了一家酒店，又进了一家酒店，一直走到柳德米拉教堂时，他就感到虚弱无力了。但他并不示弱，因为在他离开家的前一天晚上，他在斯特拉斯尼采‘小树林酒店’曾跟一位电车司机打过赌，说他步行三个星期就能绕地球一周。于是他又继续往前走，走呀走呀，离开家愈来愈远，一路上他跌跌撞撞，先走到查理广场的‘黑啤酒店’，又从那儿走到小城广场，进入‘圣托马什啤酒店’，又在‘乌蒙达古饭店’歇息，再到‘布拉班王朝酒店’停停，然后走到‘美景酒店’，再从那里到斯特拉柯夫修道院附近的啤酒店。可是那时气候开始变得寒冷起来，当他一直走到罗来达广场时，他突然想家想得很厉害，感到头晕、眼睛发黑，后来就猛地跌倒在地上，在人行道上滚了滚，嘴里叫道：‘诸位，我再也不能往前走了，再也不管他妈的什么绕地球一周了！’请原谅，上尉先生，我说了脏话。上尉先生，如果你愿意的话，我马上去买白兰地酒。我只是担心，还没等我回来，火车就开走了！”

卢卡什上尉向他保证，列车要在两小时后才开，让他放心地去买酒，并说，在车站后面有人在偷偷地卖瓶装的白兰地，扎格纳大尉就曾派马杜西奇去那里，花了十五克朗买回来一瓶十分好的白兰地。卢卡什上尉也给了帅克十五克朗，让他马上去买酒，并嘱咐他别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因为这是违背上级规定的。

“您放心好了，上尉先生！”帅克说，“我会处理好的，因为我就喜欢干上级不许干的事呢！我常常会被卷进这类纠纷中，可有些事连我也不清楚。有一次，在卡尔林兵营，他们不许我们……”

“向后转，开步走！”卢卡什上尉打断了他的话。

帅克向车站后面走去。一路上都反复想着如何把这趟差事完成好，白兰地要好的，这就得先尝尝；这件事是不许干的，那么就得当心

点儿。

帅克刚走过月台时，就又碰到杜布中尉。“你在这里瞎逛什么？”中尉问帅克，“你认识我吗？”

“报告！”帅克向中尉敬了一个军礼说，“我不想认识您善的一面。”

杜布中尉吃了一惊，而帅克镇静地站着，一只手仍放在帽檐上行着礼。他接着说“报告，中尉先生！我只想认识您好的一面，免得您逼得我流眼泪，这是您上次告诫我的。”

面对着帅克这样倔犟的样子，杜布中尉气得直摇头。他愤怒地嚷道“滚吧！你这个坏蛋，我们走着瞧！”

帅克离开了月台，杜布中尉突然感到应该跟踪帅克，看他干些什么。在车站后面有一条公路，路边摆着一排排筐子，筐底朝上放着，上面放着藤条编的托盘，里面放着各种各样好吃的东西，看起来好像是为那些青年学生旅游用的。其中有糖块、薄脆卷儿、酸糖果等。有些摊子上还有卖切片的面包里夹香肠的，那准是用马肉制作的。从表面上看，出售这些食品都是合法的，可是在筐子的下面却藏着各种各样的烈性酒，有瓶装的白兰地、朗姆酒、花楸酒，以及其他甜酒与烧酒等。

在公路旁水沟的对面，有一座小棚子，那里正进行着非法的饮料生意。

士兵们先在藤条筐子前与卖主谈好价钱，然后一个长着鬃发的犹太人从筐子下面取出一瓶烈性酒，藏在大袍子下面，把酒带到木棚子里交给士兵，士兵再悄悄地把酒藏到裤子里或揣在怀里。

这时，帅克一心想着去买上尉要的东西。杜布中尉则使尽侦探的本领跟踪帅克。

帅克径直来到路边第一个摊位面前，首先买了一些糖果，付了钱，把糖果塞进口袋里。这时一个长着鬃发的商人悄悄问他“您要买烧酒吗？”

很快就谈好了价钱，帅克来到木棚子里。那留着鬃发的人开了瓶子，帅克尝了尝，付了钱，满意地把白兰地塞进军衣下面，便往车站走去。



“你到哪儿去了？你这坏蛋！”杜布中尉在去月台的路上拦住了帅克。

“报告，中尉先生！我去买了一些糖果。”帅克把手伸到口袋里，拿出一把脏兮兮的、满是尘土的糖果。“如果中尉不嫌弃的话，就请尝一尝。我已经尝过了，还行。中尉先生，这糖果有一种像果子酱那样的特殊味道，挺香甜的。”

帅克的军便服下面鼓出一个圆瓶状的轮廓。

杜布中尉摸了一下帅克的军上衣说：“这是什么？你这坏蛋，把它拿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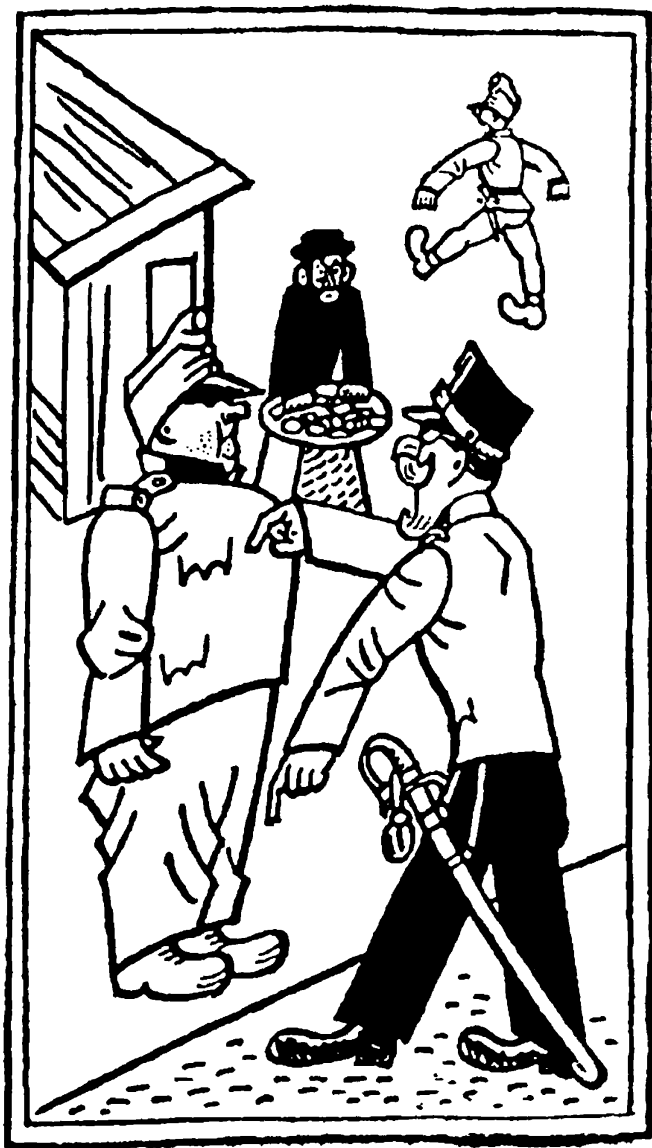
帅克把装着黄色液体的瓶子拿了出来，瓶子上清楚地贴着“白兰地”字样。

“报告，中尉先生！”帅克泰然地回答说，“我往装白兰地酒的空瓶子中灌了些水，用来解渴的，因为昨天晚上我吃了不少红烧肉，到现在还渴得厉害。中尉先生，你瞧，就是从那边一口井里打出来的水，水有点儿黄，大概是一种含铁质的水。这种水对人的身体健康很有好处呢！”

“既然你这么渴，帅克！”中尉恶狠狠地笑了笑。他想把这场帅克必败的戏演得尽量长些，于是说道，“那你就喝吧，要一口气把它喝光。”

杜布中尉心想，帅克喝几口以后就会喝不下去了，到那时，他杜布中尉就会大获全胜，然后他再说“把酒瓶给我，让我也喝点儿，我也渴了！”他要好好看看帅克在那种可怕的时刻所出现的狼狈相才痛快呢！然后他再回去报告等等。

帅克打开瓶塞，把瓶口放到嘴边，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一会儿就把酒喝光了。杜布中尉顿时被他吓呆了。帅克当着他的面一下子把整瓶白兰地喝光，连眼睫毛也没动一下，然后把空酒瓶扔到公路旁的池塘里，吐了一口唾沫，像刚喝完一瓶矿泉水似的说：“报告，中尉先生！这水真的有股铁腥味道。在伏尔塔瓦河畔的卡密古城堡附近也有一家酒馆，老板把旧马蹄铁扔在井里浸泡，使井水含有铁的味道，然后卖给夏天的游客做铁质水喝。”





“我该给你一下子马蹄铁！带我去看看你打水的那口井！”

“离这里不远，中尉先生，就在这木棚子的后面。”

“你在前面走，你这坏蛋！我倒要看看你怎么个走法？”

“真怪！”杜布中尉暗自想道，“这坏蛋究竟要干什么？”

帅克听天由命地在前面走着，他总觉得那里肯定会有井的，结果那里真有一口井，但他并不怎么惊奇，而且井旁边连抽水机筒也是完好的。他们走到井边，帅克扳动把手，机筒里就流出黄澄澄的水来，于是帅克庄重地说：“这就是铁质水，中尉先生！”

那位留着鬃发的男子害怕地走了过来，帅克用德语对他说：“拿个杯子来，中尉先生想喝水。”



杜布中尉完全愣住了。他喝完了一整杯水，嘴里冒出马屎和粪水的气味。他被弄得晕头转向，不知道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而且他还得给那个留着鬃发的犹太人五克朗的水钱。他转向帅克说：“你还在

这里傻看什么？赶快回去吧！”

五分钟以后，帅克来到卢卡什上尉的军官车厢。他悄悄地向卢卡什上尉打着手势，让他到外面说话。“报告，上尉先生！再过五分钟，最多再过十分钟，我就要醉倒了，会醉得不省人事的。可是我要躺在自己的车厢里。我请求您，上尉先生，至少过三个小时后您再叫我，在这以前，请您别派我干什么事，我是醒不了的。我把一切都办妥了，但是杜布中尉抓住了我。我说这是水，他就让我当着他的面把整瓶白兰地都喝干净，来证明这是水。现在一切事情都办得妥妥帖帖，没有任何纰漏，正像您所吩咐的那样，而且我也十分小心。可是现在，报告，上尉先生，我的两条腿已经感到发麻了！报告，上尉先生！当然喽，我的酒量也不小，我曾跟卡茨神甫……”

“你走吧，畜生！”卢卡什嚷道，他没有生帅克的气，但他对杜布中尉更加地厌恶了。

帅克跌跌撞撞地回到自己的车厢，脱了衣服，放下背囊，就躺下了。他对军需上士万尼克和其他的人说：“从前有一个人喝醉了，请大家不要叫醒他……”

他说完这话，翻转身去，便呼呼大睡了。

他打嗝儿时散发出的气味弥漫在整个车厢里。巫师炊事员闻到这股气味后喊道：“真见鬼，这里哪儿来的白兰地酒味？”

曾吃过很多苦才弄到这份营史编写员工作的志愿兵马列克，这时正坐在一张折叠桌旁。

他现在负责搜集和记录营里英雄事迹的工作，好为将来编写营史作准备。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得出，这种展望未来的工作给了他极大的乐趣。

军需上士万尼克饶有兴趣地看着志愿兵勤奋地写着，不时地还放声大笑。他站起来，俯下身子看着志愿兵写些什么。志愿兵向他解释说：“为写营史积累材料太有趣了。这项工作的主要特点就是要注意系统性，让整体和局部形成一个系统体系。”

“系统体系。”军需上士万尼克有点儿轻蔑地笑了笑。

“是的。”志愿兵漫不经心地回答说，“在写营史时也应该注意系统



性,要有一个系统体系。首先,不能一开头就写我们的营所取得的重大军事胜利事件,而要按照计划慢慢地展开。我们营不可能一下子就打赢这次世界大战的。不能只报喜不报忧。对于一个彻底的历史学家来说,首先要为我们的胜利制订一个计划。比如说,我要描写:我们营,也许在两个月以后,刚刚进入俄国边境,而那里有敌人的顿河军团在驻守,有几个师的敌军向我军阵地包抄过来,眼看我们营就要被敌人消灭,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扎格纳大尉向全营发出命令:‘上帝不愿意我们在这里死去,我们快逃吧!’我们营便开始逃跑,但是已经迂回到我们后面去的敌方师团一看,还以为我们是来追赶他们的,便吓得四处逃散。结果是我们一枪未发,敌人的一个师团就落到我们后备军手里。这样,我们营全部光辉历史的序幕也就此拉开了。万尼克先生,请允许我用预言家的口吻说,我们要从微不足道的小事写起,写他们是怎样发展成有深远意义的大事的,写我们营是怎样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还要写一些十分有趣的事情,比如说描写我们营是怎样夜袭正熟睡在梦中的敌人的,当然这里最好用日俄战争时期威廉麦克‘战地插图记者’的风格来写。标题是:我营夜袭敌营,敌军熟睡丧命。我军士兵夜间悄悄潜入敌营,每个士兵分头摸到一个敌人,使尽全力把刺刀扎进敌人胸膛,锋利的刺刀像切黄油一样扎了进去。此时,到处响起肋骨断裂噼噼啪啪的声音。睡梦中的敌人全身抽搐,顷刻间就瞪着惊恐的眼睛,欲看不能,欲说无声,直挺挺地躺在那儿,嘴里淌着鲜血。事情到此结束。我们营取得了伟大胜利。还有更精彩的是呢!大约三个月以后,我们营俘虏了俄国沙皇。万尼克先生,不过我想这段故事还是留到以后讲更好些。在这期间,我还要搜集一些材料,写一些小插曲,来说明我们营的士兵是多么英勇善战的。而且我还要构想出一些全新的军事情节。我已经想出一段情节了,那是表现我方士兵身中榴弹残片仍不怕牺牲、勇敢战斗的。还有我方一位排长,比方说是十二连或十三连的,被敌人的地雷把脑袋炸飞了……”

“顺便说一句,”志愿兵突然又想起什么,补充说,“我差点儿忘了,上士先生,或者按普通百姓的称呼,叫您万尼克先生吧。您得帮我弄一份所有上士名单。请先告诉我十二连上士的姓名。是霍斯卡吗?”

好,那么就写他的头被地雷炸掉了,可是身体还移动了几步,他还能瞄得准准的,打下敌人一架飞机。很显然,要隆重地庆祝这种胜利,只能在以后申布隆家庭范围内举行。奥地利有许多个营,但唯独我们营能获得如此殊荣,能在皇帝家中举行这样一个小型的庆祝宴会。您可以从我的笔记中看到,我打算这样写:玛丽亚·瓦莱莉大公夫人全家为此也从瓦尔萨来到申布隆。庆祝会充满了温馨的家庭气氛。它是在皇帝卧室隔壁的大厅中举行的。大厅里点着许多白色蜡烛。大家知道,由于那位年老的皇帝讨厌电灯会短路,宫里的人也都跟着不喜欢用电灯了。晚六点时,为我营庆功的晚会开始了。这时,皇帝的孙辈们被带进大厅,他们实际上已经在皇后的卧室里睡过一觉了。这里有几个问题:首先,除了皇帝一家人出席外,还应该让谁来参加呢?毫无疑问,皇帝的内侍长巴尔伯爵必须参加,而且他也一定会到场。其次,在这种家庭式私人宴会上也许会有人发生头晕等不舒服的事,当然不会是巴尔伯爵了,这样就得请宫廷顾问盖尔采医生参加。第三是维持宫廷秩序问题。为了让宫廷中的仆人们不至于跟宴会上的妇人们产生不轨行为,还得请宫廷总监莱德男爵、内侍官贝莱尔特伯爵和宫廷最高女侍官波贝莱索娃伯爵夫人等参加。这位最高女侍官在宫廷女眷中起的作用就像舒希妓院中老鸨夫人那样。当显贵的宫廷大臣到齐后就立即禀报皇上,皇帝在孙辈们的簇拥下来到大厅,向大家频频致意。等皇上和皇孙们就席以后,皇上就举起金樽首先向我们先遣营致祝贺词。接着大公夫人玛丽亚·瓦莱莉也讲了几句话。她还特别表扬了您,军需上士先生。当然,按照我的想法,我们营也会遭受重大伤亡的,因为先遣营没有伤亡也就不能称为先遣营了。因此,还得写一篇新的文章来描述我们营阵亡将士的事迹。我们的营史不能只是一些干巴巴的胜利,这些胜利我已搜集了四十二篇了。比如谈您吧,万尼克先生,您曾在一条小河边倒下了,而那位好奇地看着我们的巴伦呢?他的阵亡应该是完全另一种样子,他不是死于枪弹、榴霰弹和手榴弹,而是死于敌机扔下的炸弹,而且是在他偷吃卢卡什上尉午餐的那一刹那。”

巴伦往后退了一点儿,绝望地摆了摆手,灰心丧气地说“我生性



就是这样！我在正规军服役时，只要没有把我关起来，我每天中午都地去伙房打三次饭。有一次中午，我吃了三份排骨，为了这件事我被关了一个月禁闭。这是上帝的安排啊！”

“别怕，巴伦！”志愿兵安慰他说，“我们营史里不会写您在军官食堂到战壕的路上为了偷吃食堂的饭菜而死去的。您的名字将同我们营那些为帝国荣誉而光荣牺牲的战士们的名字写在一起，你也会像军需上士万尼克一样光荣的。”

“您打算安排我一个什么样的死法呢，马列克？”

“请您别着急，上士先生！事情还来不了这么快呢！”志愿兵想了一会儿说，“您是卡拉罗普人吧，是不是？那您就给家人写封信，说您已经销声匿迹了。不过您要写得真切些。也许您愿意身受重伤倒在铁丝网的旁边吧？那么您就带着被打断的腿好好在那里躺上一天，等到夜里，敌人用探照灯照亮我们阵地时，发现了您，他们以为您是执行侦察任务的，于是向您扔来手榴弹和榴霰弹。您为我军作出了重要贡献，因为敌人把对付一个营的弹药都扔在您的身上。您被炸得粉身碎骨，尸体的碎末飞到空中，在空气中自由浮游，并随着空气的旋转，唱起凯旋之歌。总之，我们营的每个人都是杰出的战士，都会立功受奖。他们的丰功伟绩使我们营的历史充满了光辉胜利的篇章——虽然我并不想写那么多有关我营胜利的文章，但是我别无选择，我必须把这一切如实地写出来，给后人留下一些值得纪念的东西。假如说，我们营的人到九月份全都牺牲了，但它留下的这部历史将深深地感动着所有奥地利人的心。它会告诉人们，书中的这些人虽然再也看不到自己的家园了，但他们都曾英勇顽强地战斗过。万尼克先生，您知道吗？我已经把祭文结尾也写好了：光荣归于阵亡的将士们！他们对我们祖国的爱是最神圣的爱，因为他们是至死不渝地爱着帝国的，让后人一提到他们的名字就肃然起敬吧！比如提到万尼克。让那些失去了赡养者而万分沉痛的人们自豪地擦干自己的眼泪吧！因为阵亡将士都是我们营的英雄啊！”

电话兵霍托翁斯基和炊事员约赖达兴致勃勃地听着志愿兵讲述他如何着手写营史的事。

“先生们,请过来一下。”志愿兵一边翻着自己的笔记本一边说,“在第十五页上,写着电话员霍托翁斯基与营部炊事员约赖达同时牺牲。你们再往下听,史无前例的英雄气概。前者为了保护指挥所电话线路的畅通,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在电话机旁坚守了三天三夜,无人替换;后者冒着敌人从侧面围攻的危险,端起沸腾的汤锅向敌人猛扑过去,把敌人烫得死去活来。两人都壮烈牺牲,流芳千古。前者是被榴弹炸死的,后者是受到敌人包围,在毫无退路的情况下,把毒瓦斯塞在鼻子里熏死的。两人在临死前都曾高呼:‘我营营长万岁!’此时我军总参谋部别的事都不干,只是每天给我们发嘉奖令,并让我军其他军团学习我营的英勇事迹,要以我营为榜样。我可以给你们读一段军部命令的摘要,这个命令不久将在全军各部门宣读,它很像1805年卡雷尔大公率领大军来到意大利帕多尔城时发布的指令一样,但他在下命令后的第二天就吃了个大败仗。好吧,你们听着,命令是怎样夸奖我们营是全军英雄营的:‘……我希望,我们都要以上面提到的这个营为榜样,特别要学习他们的自信与勇敢精神,学习他们临危不惧的无与伦比的英雄主义,以及他们对上级军官的爱戴、信任与尊敬等优秀品德,正是该营具有这些高尚的美德,他们才做出了惊天动地的英雄业绩,给我们帝国带来了幸福与胜利。全军官兵们,让我们以他们为榜样吧!’”

从帅克躺着地方传来了哈欠声,还能听到他在说梦话“您说得在理,米勒太太,他们的长相都很相似。在卡德鲁比有一位叫雅洛什的先生,曾给那里的水井安装过一个唧筒。他长得很像帕尔多比兹的莱汉兹钟表匠,而钟表匠又长得像伊琴的皮斯科尔一样,他们三个人的长相又都像那位陌生的自杀者。那位自杀者是在英德希赫·赫拉德茨附近铁路边的池塘里被人发现的,他也许就在那里卧轨的……”接着又响起哈欠声,还补充说了一句,“后来,竟将其他几个人罚了一大笔钱,米勒太太,明天给我做一碗汤面……”帅克翻了一下身,接着打起呼噜。这时巫师炊事员约赖达和志愿兵正在争论有关未来的问题。

巫师炊事员认为,人们往往用说笑话的形式写一些关于未来的事情,乍看起来这似乎有些荒诞,但可以肯定地说,这些笑话却在很大程



度上包含着预言性的事实，这是因为精神的目光可以通过神秘的力量透过未知的帷幕而达到对未来的预测。从此刻起，约赖达就开始大谈起帷幕的问题。每说两句话中就有一句提到“未来的帷幕”这个术语。后来他又谈到再生的事，也就是所谓人体再生问题。他还举例说纤毛虫就有着身体再生的本能。他最后说，每个人都可以扯掉壁虎的尾巴，可是壁虎还会把尾巴长起来的。

电话员霍托翁斯基补充说，如果人也能像壁虎一样有再生能力，人们就会高兴死了。比如说，在战争中，某人的脑袋掉了，或者身体的某个部分掉了，都能失而再生，这种事一定会受到军队管理机构的欢迎的，因为这样一来，军队里就不再有任何残废人了。要是有这样一个人奥地利士兵，他能不断地再生出腿啦、手啦、脑袋啦，那么这个人肯定比一个旅的价值都大。

志愿兵说，今天先进的军事技术可以把一个敌人成功地横切成三个部分。根据纤毛虫身体再生的规律，被切断的每一部分都能再生，变成新的器官，并独立生长。以此类推，奥地利的军队每经一次战役以后不就可以扩大三倍、十倍了吗？每一只脚都会长出活蹦乱跳的新兵呢！

“如果帅克听到您的这番话，”军需上士万尼克说，“他准会给我们举出更多的例子来呢！”

帅克在睡梦中听到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喃喃地嘟囔着“到”，然后又开始打起呼噜。由此可见，他的军事纪律性还是很强的。

杜布中尉从半开的车厢门中探进脑袋问道“帅克在吗？”

“报告，中尉先生！他在睡觉。”志愿兵回答说。

“既然我问到他，你作为志愿兵就该马上叫他起来！”

“不行，中尉先生，他正睡觉。”

“你必须唤醒他！我真奇怪，志愿兵先生，难道你真的不懂得该怎么做吗？你应该听从上级的命令！你还不认识我吧，你会认识我的……”

志愿兵去叫帅克起来。

“帅克，失火了，快起来！”

“当初奥特科尔磨坊失火时，”帅克嘟囔着，翻了个身，“消防队人员还是从维索昌赶来的呢……”

“您瞧，”志愿兵轻声细语地对杜布中尉说，“我叫他，他就是不醒。”

杜布中尉发脾气了：“你叫什么名字？志愿兵？马列克？啊哈，你就是志愿兵马列克，是那个被关了好长时期禁闭的家伙，对吗？”

“是的，中尉先生！正像大家说的那样，我在禁闭室里完成了一年制志愿兵的学业。后来平反了，师部军法处决定释放我，证明我是无辜的，任命我为营史编写员，并保留了志愿兵这个称号。”

“你当不了多久的！”杜布中尉咆哮着，满脸通红，好像被人打了耳光之后脸上不断变换着颜色，“我会让你当不成的！”

“中尉先生，请您把我的事情报告上级。”志愿兵严肃地说。

“你别跟我要花腔！”杜布中尉说，“我会打报告的。我们后会有期，但他妈的，那时你会懊悔的！你现在还不认识我，你会认识我的！”

杜布中尉生气地离开了车厢，把帅克的事也给忘了。他原想把帅克叫起来，让他哈一口气，以证明帅克违反了禁酒规定，这是他企图抓帅克把柄的最后一步棋。可是现在晚了，因为当他半个小时以后再回到这节车厢时，士兵们都已领到朗姆酒和咖啡。帅克也已起床。听到杜布中尉叫他时，他马上像母鹿似的从车厢里跳了出来。

“朝我哈一口气！”杜布中尉对他吼道。

帅克对着他哈了一大口气，就像一阵热风把造酒厂的香气全吹到大地上来来了。

“你知道，你哈出来的气是什么味道吗？你这小子！”

“报告，中尉先生！我闻到的是朗姆酒的味道！”

“这么说，小子！”杜布中尉得意地喊道，“你终于被我抓住了吧！”

“是的，中尉先生！”帅克坦然地说，“我们刚刚领到咖啡和朗姆酒，我先喝了朗姆酒。中尉先生，是不是有什么新规定，让先喝咖啡，后喝朗姆酒。如果有的话，那就请您原谅，下一次我肯定先喝咖啡。”

“半小时前我来你们车厢时，你为什么总在打呼噜？他们叫你，你也醒不了，这是怎么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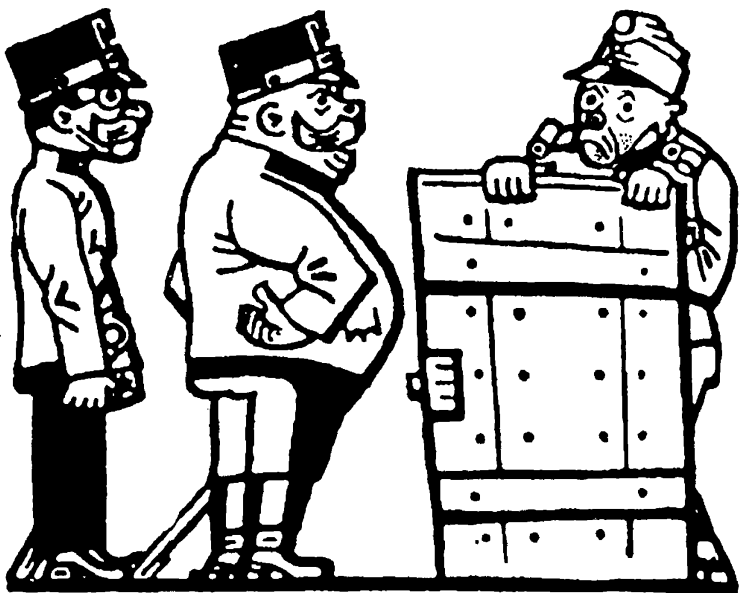
“报告，中尉先生！我昨天通宵都没睡觉，总在回忆我们在匈牙利维斯普利姆演习的那些日子。当时，一二军团假装敌军，他们穿过史迪尔斯柯和匈牙利西部地区，来到维也纳我们四军团驻扎的兵营附近。当时我们在那里修了许多碉堡，他们企图包围我军，于是绕过我们，开到多瑙河右岸一座桥前，那桥是他们先头部队建造的。演习开始时约定我军为攻方，并由北面的部队和南面从沃塞克来的部队做我们的援军。这时我们接到命令，说三军团将支援我们，以免我们在进攻二军团时被对方消灭在巴拉顿湖和普列斯堡交界的地方。其实这命令一点意义也没有，因为那时我方已经胜利在望，不久演习结束的号声就吹响了，我们束白腰带^①的一方最终取得了胜利。”

杜布中尉什么话也没说，摇摇头，便无可奈何地离开了。但是他又马上从军官车厢返了回来，对帅克说：“你们所有的人都给我记住，总有一天你们会在我面前哭泣的！”他再也想不出什么新招数了。他回到军官车厢，扎格纳大尉正在审问十二连的一个可怜的士兵。那人为了加强战壕的防卫能力，就从车站附近弄来了一扇铁皮的猪圈门来。现在他正惊恐地站在大尉的面前，说他拿这扇门只是为了挡敌人的榴霰弹用的，这样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安全。

杜布中尉却抓住此事大做文章，把这个士兵大大教训了一番，说一个士兵应当规规矩矩地做人，应当懂得对祖国、对最高统帅和最高军事首领的君主所负的责任。如果在我们营里有什么不轨分子，就必须把他们揭发出来，让他们受到惩罚、关禁闭，乃至开除军籍。他的这番说教十分枯燥，于是扎格纳大尉拍拍那位士兵的肩膀说：“如果你脑子里没有别的什么坏想法，那么以后就不要拿人家的东西了。你也太愚蠢了！这扇门是从哪里拿来的，还送回到哪里去吧。滚吧！”

杜布中尉咬了一下嘴唇，感到自己应该肩负起整顿全营纪律的责任，于是他巡视了整个车站。在一个用匈德两种文字写着“禁止吸烟”的仓库旁边，他发现一个士兵正坐在那里看报，报纸遮掩着他的领章。

^① 奥地利军队进行军事演习时，把部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束白腰带，另一部分束黑腰带。



杜布中尉冲着他大叫一声“起立！”那人是匈牙利某团在霍麦纳放哨的一个士兵。

杜布中尉走过去摇了他一下。他马上站起来，也没有行军礼，把报纸往口袋里一塞，撒腿就跑，向着公路的方向逃去。杜布中尉也紧跟其后，懵懵懂懂地追了过去。可是匈牙利士兵加快了脚步，等双方的距离加大了，然后那士兵便转过身来，举起双手奚落中尉。此时杜布中尉清楚地认出，他就是某捷克军团的士兵。后来那人继续快跑，消失在公路那边的小村子里了。

杜布中尉装着跟刚才那幕戏无关的样子，堂而皇之地走进公路边的一家小杂货铺里，胡乱买了一大团黑线塞进袋里，付了钱，然后回到军官车厢。他让营部传令兵叫来自己的勤务兵古纳尔特，把线交给了他，他说：“一切都得让我操心，我知道，你又忘记买线了吧！”

“报告，中尉先生！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线呢！”

“那你立刻拿来看看！马上拿到这里来！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



古纳尔特拿来一小箱子的黑线团和白线团。杜布中尉说“瞧，你这愚蠢的家伙！你仔细看看你拿来的这些线，再看看我买的这大团线！你的线多细，一扯就断，再看看我的线，想扯断它可不容易呢！我们在前线打仗可不能穿破烂衣服，任何东西都必须是结结实实的。你把这些线都得保存好，听候我的命令。记住，你以后做事不要自作主张，要买什么东西，都得先问问我！你还不了解我呢，你还不认识我恶的一面呢！”

古纳尔特走了以后，杜布中尉对卢卡什上尉说“我的勤务兵是个聪明人。虽然有时候也做错点事情，但多数情况下还是明白事理的。他的主要优点就是忠厚老实。在布鲁克的时候，我的内弟从乡下给我寄来一个包裹，里面有几只烤小鹅，您相信吗？他连碰也没碰一下，因为我一下子吃不完，只好让它们臭掉了。这说明他的纪律性还是很强的。当军官的就得培养士兵们具有良好的纪律性。”

卢卡什上尉为了表示他不愿意听这位神经病的唠叨，转身望着窗外说“对，今天是星期三。”

杜布中尉还想说些什么，转过身对扎格纳大尉亲昵地说“扎格纳大尉先生，您对此有何高见呢？……”

“对不起，请等一会儿！”扎格纳大尉打断了他的话，离开了车厢。

在这期间，帅克和古纳尔特正在谈论他的主人。

“好久没有见到你了，你到哪儿去了！”帅克问道。

“你知道，”古纳尔特说，“我的这位上司是个老神经病，是个疑心病很重的人，他经常叫到我他跟前，问一些与我不相干的问题。比如说，他问我，我们俩是不是好朋友。我说，我们很少见面。”

“谢谢他还能问起我。我很喜欢你们这位中尉先生。他是这样的善良、好心肠，对待士兵就像亲生父亲一样。”帅克一本正经地说道。

“哟，你真的这么想吗？”古纳尔特不同意地说，“他是个猪猡，蠢得像狗屎！在他手下干事真是受不了，他总是找我的碴儿！”

“别这么说，”帅克感到有些奇怪似的说，“我倒认为他真的是个好人，可你却把自己的长官说得那么怪。这也许是所有当勤务兵的通病

吧！就拿文策尔少校的勤务兵来说吧，他总是把他的长官叫做‘不可救药的白痴’；施雷德上校的勤务兵叫自己的长官为‘臭妖怪’和‘臭屎蛋’。其实，勤务兵的毛病也都是从他们长官那里学来的。如果长官不骂人，那么勤务兵也就不会骂人了。我在布杰约维采服役的时候，那里有个普罗哈斯卡中尉，他不爱骂人，总把自己的勤务兵叫做‘你这个漂亮的母牛！’他那个叫希普曼的勤务兵除听到这么叫他外，就再没有听到别的什么骂法了。因为他对这句话已经听习惯了，等他复员回家以后，他对自己的爸爸、妈妈和姐妹们，也对他的新娘子都叫‘你这个漂亮的母牛！’结果他的新娘子就和他分手了，还控告他侮辱了她的人格。说他在一次舞会上，公开地对他的爸爸、妈妈和他的新娘子都统统叫‘你这个漂亮的母牛！’他的新娘不能容忍他的这种行为，在法庭上说，在私下里叫她母牛，她还可以谅解，但他现在这么公开地叫她母牛，简直就是对欧洲法庭的一种蔑视。说句掏心窝的话，古纳尔特，我对你的长官还从未有过这样的想法。我第一次跟他说话时，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十分可亲的人，就像刚从作坊里拿出来的新鲜腊香肠一样可爱。第二次跟他说话时，我感到他是一个很有学问、道德高尚的人……你是哪里人？是布杰约维采人吗？恭喜你，一个人能有个好的出生地方，就算不错的了。——你家住那里的什么地方？住在走廊里，那也好，至少夏天还凉快。你成家了吗？有一个老婆和三个孩子，是吗？你真幸福，朋友！至少将来会有人为你哭丧，就像神甫在传教时说的那样。你说得对，有一次我们从布鲁克开往塞尔维亚去，路上我听到一位上校对一个后备兵说，一个士兵在故乡有家室老小，如果他在战场上阵亡了，同家里的关系也就中断了——他是这么说的‘虽然他死了，同家人永别了，与家庭的关系终止了，但他虽死犹荣，因为他为了更大的家庭、为了祖国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你是住在五层楼上吗？在第一层，你说得对，我现在记起来了，在布杰约维采广场上没有五层楼房。好了，你现在该走了。噢，你的长官正站在军官车厢门口向我们这儿瞧呢！他也许会问你，我是不是说了有关他的事。你完全可以说我说起过他，但不要忘记我是怎么说他好的，说我很少遇到像他这样好的军官，对待士兵就像朋友和父亲那样亲切；别



忘了我觉得他很有学问,说他学识渊博;你还要对他说,我劝过你要听他的话,要有眼力劲儿,看到活儿就得快去干,免得他操心,记住了吗?”

帅克走进车厢,古纳尔特拿着线团也回到自己的窝里了。

一刻钟以后,火车经过被烧毁的布莱斯托夫村和大拉特瓦尼村向新恰布纳驶去。一路上可以看到,这里曾经历过残酷的战争。

喀尔巴阡山的斜坡沿着新枕木的铁路线从一个山谷向另一个山谷伸展着,这里到处挖满了战壕,路两边可以看到许多手榴弹炸出的巨大坑。沿着铁路线有一条流向麦齐拉博尔采的小溪,在溪的上游能够看到新建的桥梁和烧毁的桥身。

整个麦齐拉博尔采山谷都挖得乱七八糟,好像鼯鼠大军曾在这里翻腾过。小溪那边的公路也被挖得、炸得破烂不堪,旁边是军队践踏过的大片土地。

在手榴弹炸成的坑口,可以看到被雨水冲出来的奥地利士兵的军服碎片。

在新恰布纳村外,一棵被烧过的老松树枝上还挂着一只带有奥地利士兵小腿的皮鞋。

可以看出,炮火在这里轰击得多么激烈。森林中的树木光秃秃地没有枝叶,没有树冠。战争给这里只留下一片被击毁后的孤寂。

火车在刚修复的路基上缓缓地行驶,使得全营官兵都能尽情地欣赏和享受着这次战争的快乐。当他们看到那不毛之地和荒芜的斜坡上到处竖着白色十字架的军人墓地时,感到他们也要准备慢慢地而且一定地走向这种光荣的地方。他们的终点就是:在那白色的十字架上将摇晃着一顶沾有污泥的奥地利军帽。

在后面几个车厢里,坐着来自卡什贝尔山区的德国士兵。他们在火车进入米洛维采车站时就高声唱着“等着我回来,等我重又回来……”从霍麦纳站开始,他们就小声地唱了,因为他们看到,那些帽子挂在墓地上的人们也曾唱过这首歌“等我重又回来,永远和我亲爱的人留在家乡,共度美好时光。”

列车在麦齐拉博尔采被破坏和被燃烧的车站后面停了下来,车站

建筑物熏黑的墙壁上面还高耸着弯曲的横梁。

那里又很快修建起一长排新木房，来代替被烧毁的车站。到处贴着各种文字写的标语“欢迎购买奥地利战时公债！”

在另一排木房里是红十字卫生站。从里面走出来一位胖子军医和两位护士小姐。两位护士对着胖军医不停地笑着，因为那位军医正津津有味地模仿着各种野兽的叫声，怪里怪气地瞎叫着，逗她们快乐。

在铁路路基的下面一条小溪流过的山谷里，有一所破烂的战地伙房。帅克指着那伙房对巴伦说“你瞧，巴伦，你知道我们在不久的将来会遇到什么事吗？也许有一天，我们正要开饭的时候，突然飞来一颗榴弹，把我们伙房也炸成那个模样呢！”

“这真可怕！”巴伦叹了一口气说“我从来也没有想到我会落到这种地步，都怪我太傲气了。我真浑，去年冬天我在布杰约维采买了一双皮手套，因为我不愿意像我老爸那样在自己粗糙的手上戴着针织的旧手套，而总想着买一双城里人戴的那种皮手套……老爸总爱吃豌豆，我对豌豆连看都不看一眼，我总爱吃鸡鸭。一般的猪肉我也不爱吃，老婆还得给我准备啤酒呢！上帝饶恕我吧！”

巴伦十分绝望地忏悔着自己的罪过“我曾在马尔舍街的小酒店里褻渎过圣徒和神的侍者。在下扎哈伊城我打过牧师。我是相信上帝的，我坚信这一点，但对圣约瑟夫我表示怀疑。殿堂里供奉的所有圣像我也都能容忍，但圣约瑟夫的像必须拿掉。那么现在就请上帝对我犯的一切罪孽和不道德行为进行惩罚吧！我在磨坊里也干过不道德的事，我经常骂我的叔叔，让他的晚年过不好。我还虐待过自己的老婆。”

帅克考虑了一下说“那么说，您是磨坊主了，对吗？那您就应该知道，这次世界大战是为了你们而爆发的了，所以上帝的磨子才磨得这么慢，而且也一定会这么慢的。”

志愿兵插嘴说“巴伦褻渎上帝，不承认圣徒和教徒，这肯定是错误的。您应该知道，我们奥地利军队多少年以前就已经是清一色的天主教徒了，我们的最高统帅就是我军最光辉的榜样。当军政部为卫戍部队军官们讲解耶稣教教义时，我们还参加了重振军人雄风的宗教庆



典。您怎么可以带着对某些圣徒和教徒的恶毒仇恨而走上战场呢？您明白我的意思吗？巴伦，您知道，您实际上是在反对我们军队的光荣理念呀！您提到，您不同意把圣约瑟夫的画像挂在您的房间里。可是，巴伦，您实际上就是所有企图离开部队的人的保护神啊！您曾做过木匠。你一定知道这个谚语‘我们来找一找，看看木匠在哪儿留下了小窟窿！’有许多人就是在这句谚语的影响下投降当了俘虏的。他们被敌人包围，无路可走，于是从利己主义角度出发，说什么自己是军队的一员，应该保住自己的性命，等到以后自己从俘虏营回来，可以对皇上说‘我们正在这里等待您的新的命令呢！’巴伦，你现在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我还是不懂！”巴伦叹了一口气说，“我的脑袋就像棒槌一样笨，任何事情都得让人家重复说十遍，我才能搞明白呢！”

“你真的还没有听懂吗？”帅克问道，“那么我再给你解释一下。他说的是，你的言行举止都必须按照我们部队最高统帅的理念来进行，因此您必须信奉圣约瑟夫，当你被敌人包围时，你要找一找木匠在哪里留了一个窟窿，以便你为皇帝陛下，为将来的战斗而保住自己的性命。也许你现在已经明白了吧！如果你能再彻底一点把你在磨坊里干的那些不道德的事告诉我们，那你就更棒了。但是您可别糊弄我们，给我们讲一个什么小姑娘去神甫那儿忏悔的故事。说从前有一个小姑娘到神甫那里忏悔，当她把各种罪孽都说完以后，开始害羞起来，说她每夜都干不道德的事。不用说，神甫一听到这事，马上垂涎三尺说‘喏，别害羞，亲爱的女儿，我是在上帝的位置上呀，你详细地说说你的不道德行为吧！’那女孩就大哭起来，说她说不出口，那是很不道德的行为。神甫又劝她，说自己是她的忏悔神甫。小女孩犹豫了好久以后，终于开口说了，说她总是脱了衣服，爬到床上。然后又说不下去了，只是哭得更厉害了。神甫又劝她不要害臊，说男人天生就是罪孽篓子，但上帝还是宽恕他们的。于是那小女孩鼓起了勇气，边哭边说：‘当我脱了衣服爬上床躺着时，我就开始抠脚丫，还把手放到鼻子上闻闻。’这就是她的全部不道德行为。可是，巴伦，我希望你在磨坊里干的不是这样的事，你应该对我们讲些更真实的、实实在在的不道德的

事情。”

其实，巴伦所理解的不道德的行为，就是他在磨坊里给农妇们磨面时掺了坏面粉，这在他淳朴的心灵中就认为是不道德行为了。电话兵霍托翁斯基感到很失望，他接着问巴伦“你真的在磨坊里没有跟农妇们在面粉袋上干什么缺德事吗？”巴伦摇摇手说“我太笨了，干不了这种事。”

士兵们得到了通知，说午饭要在过了卢普科夫隘口的帕罗塔才开饭。这时，军需上士和各连的炊事员，以及负责全营后勤工作的柴坦麦尔中尉都去麦齐拉博尔采村了，随行的还有四个巡逻兵。

不到半个小时，他们带着三头捆着后腿的活猪回来了。后面跟着好几个养猪的人。他们中有匈牙利籍俄罗斯人一家老小，正大喊大叫着，说老总们强买了他家的猪；另一个是红十字会医院的胖医生，他正气愤地对柴坦麦尔中尉讲些什么，中尉只是耸耸肩膀。

他们在军官车厢的门口争得面红耳赤，几乎要打起来。那位胖军医指着扎格纳大尉的脸说，这猪是他为红十字会医院养的。那位农民老乡根本不理会这一套，只是要求把猪还给他，说这是他们仅有的财产，绝对不能照他们付的价钱贱卖给他们。

同时，他把他们买猪的钱塞回给扎格纳大尉，而他的妻子正抓着大尉的另一只手，卑贱地亲吻着。

扎格纳大尉面对这种场景完全呆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把那老娘儿甩开。但这样也还是无济于事，甩掉了老的，那年轻的又上来抓着他的手亲吻着。

柴坦麦尔中尉用商人的腔调说“这家伙还有十二头猪。我们已经按师部一二四二〇号命令第十六条规定，在非战区购买猪肉毛重每公斤不超过二克朗十六哈莱什；在战区毛重每公斤猪肉再增加三十六哈莱什，也就是合二克朗五十二哈莱什一公斤猪肉。对此，命令中还有一条注解：有些战区，如果其经济完好无损，猪源丰富，或有义务向过往部队提供猪肉，其售价与非战区相同；特殊情况下，毛重每公斤猪肉可增付十二哈莱什。如果情况不明，可立刻就地成立由有关人士、过往部队的指挥官、主管后勤工作的军官或军需上士组成的委员会进



行审议。”

柴坦麦尔中尉按照师部命令的副本宣读了有关规定，这个副本他一直带在身上，几乎能背得出来。例如，在前沿阵地附近，买胡萝卜每公斤价格应上调十五个哈莱什，为军官伙房买菜花，每公斤一克朗七十五哈莱什等等，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在维也纳拟订这些条款的人把前沿阵地想象成似乎是长满胡萝卜和菜花的大菜园子了。

柴坦麦尔中尉向愤怒的农夫用德语宣读了命令之后，问他听懂了没有。农夫摇摇头，冲着中尉嚷嚷道：“你想成立委员会，是吗？”

农民听懂了“委员会”这个词，于是点点头。这时，他的猪已被拉到战地伙房去屠宰了。几个负责征购的士兵扛着刺刀枪，带着他到村子里去就地议事，研究究竟一公斤猪肉是付两克朗五十二哈莱什呢，还是两克朗二十八哈莱什呢？

他们还没有走到通向村子的路上，就听到从战地伙房传来的尖锐刺耳的猪叫声。

农民知道，一切都完了。他绝望地叫道：“你们就付给我每头猪两个金币吧！”

四个士兵把他紧紧围住，农民全家人都跪在尘土飞扬的公路上，挡住扎格纳大尉和柴坦麦尔中尉的去路。

母亲带着两个女儿抱着他们两人的双膝，苦苦地哀求着他们施恩，直到那农民用匈牙利腔调的乌克兰方言喊她们站起来，那几个女的才松开手。然后那农民骂道：让那些当兵的吃了他家的猪肉不得好死！

这样，委员会的工作也就结束了。但不知道怎么的，那农民又突然暴跳起来，举着拳头想要打架，于是一个士兵用枪托猛击了他一下，他的脑子感到一阵轰鸣，全家人画着十字，便拉着他一起逃走了。

十分钟以后，营部军需上士和营部传令兵马杜西奇一起在自己的车厢里吃着猪脑子。军需上士边狼吞虎咽地吃着边挖苦地对文书说：“弟兄们，你们也馋了吧，这些美味只能给军官们享用呢，腰花和猪肝留给炊事员们了，猪脑子和猪头肉分给了司务长们了，文书就只能吃

两份士兵的猪肉罢了!”

扎格纳大尉已经向有关军官伙房下了命令：“做小茴香红烧肉，要挑选最好的猪肉，不要太肥的。”

这样，在卢普科夫隘口开饭时，每个士兵在自己的汤里只能找到两小片肉，那些命运不好的士兵只吃到一块猪肉皮。

军队伙房里也沾染了不良风气，好吃的饭菜尽给那些接近领导层的人享用。所有勤务兵在卢普科夫隘口都吃得满嘴流油。每个传令兵的肚子都吃得鼓鼓的。事情就是这样不公道，又有什么法子呢？

志愿兵马列克为了伸张正义在伙房里惹起一场风波。开饭时，炊事员往他碗里放了一块上好的猪腿肉，说“这是给我们营史编写员的。”可是马列克说，战争时期所有的士兵都是平等的。这句话深得众人的赞同，并成为大家指责炊事员的理由。

志愿兵还把那块肉扔了回去，并强调说他不需要什么照顾。伙房里的人没理解他的意思，以为这位营史编写员还不满足，于是一位炊事员就把他拉到一边说，让他等到开过饭以后再来，那里再给他补上一只猪蹄儿。

文书们也吃得嘴巴油光光的，卫生员吃得肚子发胀。然而就在他们所在的地方，却到处可见刚刚打过仗的一片凄惨景象。到处是壕沟、空罐头盒，俄军、奥军、德军的制服碎片，破烂的车骸，血迹斑斑的长绷带与棉花。

旧火车站只剩下一片废墟，它旁边的老松树林曾被一颗没有爆炸的榴弹所击中。到处可见榴弹的碎片。附近肯定埋葬着不少士兵的尸体，因为空气中弥漫的臭气令人恶心。

路过这里的部队都在附近扎营。到处都有奥地利、德国和俄罗斯等世界各民族士兵的粪便，一堆挨着一堆，或者重叠在一起，它们之间倒没有任何纠纷。

已被毁坏的水塔、铁路看守工人的小木屋和许多建筑物的墙上都被枪弹打成像筛子一样的麻点。

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真实的战地印象，在附近山丘的后面开起了大片的烟雾，仿佛那里的村庄正在燃烧，正进行着最激烈的战斗。其



实,那是为了讨好一些先生们的高兴,正在焚烧一处霍乱、痢疾病房。这些先生们曾在大公夫人玛丽亚的赞助下筹建过这家医院,并利用提供不存在的霍乱、痢疾病房的虚假账目单据来窃取和中饱私囊。

现在,一部分病房替所有其余的病房承担了这场被焚烧的灾难,这样,整个受到大公爵庇护的骗局就在稻草燃烧的臭气中升向了天空。

在火车站后面的断崖上,德国人已经在为勃兰登堡的阵亡将士树立起“卢普科夫山口英雄纪念碑”,在碑的上面嵌有一只铜制的德意志大鹰,在下面的碑座上注明:此碑徽是用德国兵团在攻克喀尔巴阡山时缴获的俄国大炮所铸成。

午饭后,全营官兵就在这种奇怪和令人不习惯的气氛中在车厢里休息了。而扎格纳大尉和他的一位副官还在研究旅部发来的那封密电的内容。电文中关于他们营下一步应该如何行动的问题,措辞很不清楚,似乎是说,他们根本不应该开到卢普科夫隘口,而应该从夏托尔山下的新城向另一个方向前进。电文中有几个地名是这样的:

乔普——翁塔瓦尔,基什——别列兹纳——乌若克。’

十分钟以后才弄清楚:旅部值班的军官是个粗心大意的人。他曾给七十五团八营发了一封密电(军事密码为G3),后来他误把九十一团七营的来电当成七十五团八营的回电了。于是他感到很奇怪:既然预定的行军路线是经过萨诺克的卢普科夫隘口到加里西亚,谁命令他们沿着通向斯特利伊的军用铁路开向摩卡切沃。这位愚蠢的军官还对这封电报怎么会是从卢普科夫隘口发来的也感到很吃惊,于是回电报说“路线未变。卢普科夫隘口——萨诺克。原地待命。”

扎格纳大尉回来后,军官车厢里对这种没头没脑的事正议论纷纷,有的还隐隐约约地说,要是没有帝国内的德国人,东方军事集团恐怕会成为一只没有头的苍蝇,乱了套了。

杜布中尉试图为奥地利指挥部门没头没脑的来电进行辩护,瞎扯什么这个地区不久前曾遭到战争的严重破坏,铁路线还没有完全修复。

所有的军官都用同情的眼光望着他,仿佛想说“这位先生真是太

傻了，不过也没法怪他。”中尉先生看到没有人反驳他，便继续大谈这片被破坏的土地给他留下的美好印象，这正好说明我军的铁拳头是多么地有力。但谁也不理他，于是他又重复说“是的，肯定的，当然了。俄国佬从这里逃跑时，乱得一塌糊涂。”

扎格纳大尉已拿定主意，等大家进入战壕，情况到了非常危险的时候，就马上派杜布中尉作为侦察军官到铁丝网那边去侦察敌人的阵地。他同卢卡什上尉一起把头探出窗外，悄悄地说“这里的居民真是邪了门儿了，愈是聪明，愈是缺乏人性！”

看起来，杜布中尉兴犹未尽，仍想奢谈不停。他对军官们说，他曾在报纸上看到有关喀尔巴阡山战斗的报道，以及奥、德部队如何攻打萨河夺取喀尔巴阡山隘口的。他向大家介绍上述战役时，就好像他曾经参加了这些战斗似的，而且还似乎亲自指挥了整个战役的全过程。

特别是他说的有些话，听起来真叫人恶心，什么“后来我们就到了布科维纳，这样我们就有了从布科维纳到迪诺夫的这条保险路线，使我们能同驻守在大波朗卡的巴尔杰约夫兵团联合起来，在那里粉碎了敌人萨玛尔的整整一个师。”

卢卡什上尉实在忍耐不住了，于是挖苦地对他说“你在战前就已经把这件事跟家乡的那位县长说过了吧？”

杜布中尉狠狠地瞪了卢卡什上尉一眼，便离开了车厢。

军车停在路基上。在斜坡下几米外的地方堆着各种各样的物品，那肯定是俄军从这条壕沟撤退时扔下的。这里还可以看到一些锈水壶、茶壶、救护包，以及铁丝网、血迹斑斑的绷带和棉花等物品。在壕沟的上面站着一群士兵，杜布中尉马上断定，准是帅克在那里宣传着什么。

于是他走了过去。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杜布中尉站在帅克的面前，声色俱厉地嚷道。

“报告，中尉先生！”帅克代表大家回答说，“我们随便看看。”

“你们看什么？”杜布中尉大声喊道。

“报告，中尉先生！我们看看下面的壕沟。”



“谁让你们这样做的?”

“报告,中尉先生! 这是我们的施拉尔上校的意思。当我们告别他开往前线时,他曾对我们说过,要是我们经过某个打完仗以后的战场,应该好好看看,研究一下这个仗是怎么打的,有什么经验可供我们参考。中尉先生,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士兵在逃跑的时候扔掉了多少东西啊! 报告,中尉先生! 由此可见,士兵们在逃跑时背很多没有用的东西是多么愚蠢啊! 要是他背着沉重的东西,又怎么能轻松地打仗呢?”

杜布中尉突然看到一线希望,认为他终于抓到帅克进行反军叛国宣传的罪证,可以把他送到前线军事法庭了。于是他马上问道“那么你是认为,士兵应该扔掉弹药或刺刀等东西,就像我们眼前看到的壕沟里的情况那样,是吗?”

“噢,不是那样的,报告,中尉先生!”帅克边笑边回答说,“请看看下面那只铁皮夜壶吧!”

果不其然,在铁路的路基下面,在那些破罐残片中间,有一只又锈又破的搪瓷尿壶。这些破烂东西显然是车站站长家里用坏了以后扔到这里的,好给未来的考古学家留下一点研究资料吧。等他们将来发现这块地方时,一定会惊喜若狂,学校里的孩子们还会学习有关这只搪瓷尿壶产自何年何月呢!

杜布中尉看了看那只尿壶,也感到这只尿壶确实是一个残废人用过的东西,可能曾在那人床底下陪伴主人度过了青春时期。

这件事给在场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杜布中尉沉默时,帅克继续说“报告,中尉先生! 谈到这只尿壶,我倒想起了在波杰布拉迪疗养院所发生的一件可笑的事情。这个笑话一直在我们‘维诺堡’酒店里流传着。那时在波杰布拉迪发行一种叫《独立》的杂志,杂志的主要负责人是当地一个药铺的老板,另外有一个多玛日利采人拉季斯拉夫·哈耶克任编辑。这位药铺老板是个怪人,酷爱搜集旧夜壶罐和其他类似的小玩意儿,人们称他是个‘博物馆’。有一天,这位多玛日利采的哈耶克邀请一位朋友到波杰布拉迪温泉去游玩,那人也曾为杂志写过稿子。两个人已有一个多星期没有见面了,所以在一起多喝了些

酒：那人为了感谢他的盛情款待，就答应给他的《独立》杂志写篇小品文：于是他的那位朋友就写了篇关于一个收藏家的小品文，说那位收藏家在易卜河边的沙滩上找到了一只古老的铁制尿壶，而他认为那是圣·瓦茨拉夫的钢盔。文章发表后，却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使住在赫拉德茨的主教布里尼赫也领着大队人马前来瞻仰这只钢盔。但是那位波杰布拉迪的药铺老板可恼了，认为他们这样做，是想取笑他。结果药铺老板和那位哈耶克先生两个人就争吵得面红耳赤！”

杜布中尉恨不得一下子把帅克推到壕沟下面去，但他克制了自己，而冲着所有的人嚷道：“我对你们说，别在这里傻看了！你们还不知道我的厉害呢，总有一天你们会知道的！”

“帅克，你给我留下！”当帅克打算跟其他人一起回到车厢去时，中尉大声地叫住帅克。



他们面对面地站着，杜布中尉在想着该说句什么更厉害的话，好镇住帅克。

但帅克却抢先对他说：“报告，中尉先生！这种天气要能持久下去



就好了，白天不太炎热，晚上又很凉爽，真是打仗的最佳时光！”

杜布中尉掏出转轮枪问他“你认识这家伙吗？”

“报告，中尉先生！我认识。卢卡什上尉也有这种家伙。”

“你给我记住，你这坏蛋！”杜布中尉非常严厉地对他说，并把转轮枪收了回去。“你放明白点，如果你再继续宣传自己的一套歪理，你就不会有好下场！”

杜布中尉离开了那里，嘴里总重复说着“我这次说得最准确了，说他在宣传，对，他在宣传……”

帅克在回到车厢之前，又在外边遛了一会儿。他自言自语地说：“他算哪一号人呢？”他想了好一会儿，终于想出了一个比较确当的称号——半吊子丑恶老头儿。

在军事字典里“丑恶老头儿”一词是很久以前人们对上校或年纪大一些的大尉和少校的尊称或爱称。它是“讨厌老头儿”一词的升级。没有前面“讨厌”这个形容词，“老头儿”一词就是对年长的上校或少校的爱称。尽管这些校官往往爱大喊大叫，但他们却爱护自己的士兵，也爱维护自己团的名誉，特别是在别的团面前。当别的团的巡逻兵把他的部下从酒馆里拖出来时，他更是拼命地庇护自己的士兵。平时，老头儿关心自己的士兵，总让伙房里把伙食做得好些，但他又常常爱挑个眼儿，所以叫他“老头儿”。

但当老头儿无理取闹、随便指责士兵和下级军官，或别出心裁地让士兵们做什么夜间操练等活动，这样他就该叫做“讨厌老头儿”了。

比“讨厌老头儿”更高一级的是“丑恶老头儿”，他们往往无理指责下级，乱干蠢事，行为举止也很糟糕。“丑恶老头儿”一词的应用范围比较广泛，有地方上所说的“丑恶老头儿”，也有军队里的“丑恶老头儿”。二者有很大区别。

首先，在地方上，一般是机关里的杂役工和下级公务员对那些心胸狭窄的上级官员用这种称呼，比如说，某个下级公务员因为多喝了些酒耽误了晾晒一张草图，于是当官的就大发雷霆，对部下备加指责，等等。在社会上这种人很愚蠢，但他们却总装着很老练的样子，好像什么都懂、什么都会，结果是到处碰壁。

在军队里，“丑恶老头儿”是指那些特别讨厌的老头儿。他们对任何人和事都十分尖刻，但自己遇到困难就退缩不前。他们不喜欢士兵，莫名其妙地跟士兵作对。他们根本不懂得建立自己的威信，而这种威信恰恰是“老头儿”，甚至“讨厌老头儿”都应该有的。

在有些军队里，例如在特里顿的驻防军里，他们不叫这种人为“丑恶老头儿”，而叫“我们的老茅坑儿”。这通常叫一些年纪比较老的人。如果帅克想叫杜布中尉为“半吊子老茅坑儿”，这倒也合乎逻辑，因为杜布中尉不管在年龄上，还是在官街上也还只是“老茅坑儿”的百分之五十。

帅克带着这种想法回到自己的车厢，见到勤务兵古纳尔特。他的脸被打肿了，嘴里嘟囔着，说他刚刚跟他的杜布中尉顶撞起来，杜布中尉狠狠地扇了他两记耳光，并说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古纳尔特与帅克有来往。

“既然如此，”帅克冷静地说，“我们得上告。奥地利士兵只能在一定的情况下才能挨耳光，而你的这位老爷却大大超过了这个界线，正像老叶甫根尼·萨沃伊斯基所说‘你走多远，我跟多远’。现在你必须亲自上告。如果你不去上告，我也得打你一记耳光，好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军队的纪律。在卡尔林兵营曾经有一位叫霍乌斯纳尔的中尉，他也有一个勤务兵，也常打自己勤务兵的耳光，还用脚踢他。有一次，那位勤务兵被打愣了，就去上告，说中尉踢了他。可是他在陈述时有些语无伦次，而那位中尉却说他诬告，说他没有踢他，只是打了他耳光。结果这倒霉的勤务兵以诬告罪被关了三个星期的禁闭。”

“要是这样的话，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帅克继续说，“正如医生霍乌皮切卡所说，在解剖室里不管这个人是在上吊死的还是服毒死的，都是一样的切法。我跟你一块儿去，在前方挨两记耳光不是件小事！”

古纳尔特吓傻了，帅克把他带到军官车厢。

杜布中尉从窗户中探出头来，喊道：“乡巴佬，你们想干什么？”

“别害怕，”帅克嘱咐古纳尔特，把他推进了军官车厢。

在走廊里出现了卢卡什上尉，随后是扎格纳大尉。

尽管卢卡什上尉对帅克十分了解，而这一次他感到很吃惊，因为



帅克的脸上已失去平时那种温顺谦让的表情，而是充满了愤怒。他的脸色说明，肯定发生了什么严重不愉快的事情。

“报告，上尉先生！”帅克说，“我们要告状。”

“别犯傻了，帅克，我嫌烦！”

“请您原谅我的无礼，”帅克说，“您是十一连的连长，我是您连里的传令兵。我知道，这件事似乎很棘手，但我也知道，杜布中尉先生是您的部下。”

“帅克，你真的疯了！”卢卡什上尉打断了他的话，“你要是喝多了，最好给我滚开，知道吗！你这个白痴、畜生！”

“报告，上尉先生！”帅克说，把古纳尔特推到自己的前面，“您看他这副样子，就好像从前在布拉格街上一个想用防护面具抵挡驶过来的电车的人一样。这位发明家亲自为这个试验献身了，后来市政府还给他的遗孀付了一笔赔偿费。”

扎格纳大尉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点点头表示同意的样子，而卢卡什的脸上则露出为难的表情。

“报告，上尉先生！我应当把我知道的一切事情向您报告。”帅克不讲情面地继续说道，“还在布鲁克时，您就对我说过，上尉先生，我是连里的传令兵，除掉执行命令外，还要负责把连里发生的一切事情报告给您。根据这一指示，请允许我向您报告，上尉先生，杜布中尉先生平白无故地打了自己勤务兵的耳光。报告，上尉先生，我本想不说出这件事的，可是我一想，杜布中尉先生是您的部下，我就拿定主意向您报告了。”

“这真是怪事，”扎格纳大尉说，“帅克，那你为什么把古纳尔特带到这里来呢？”

“报告，营长先生，无论事情大小，我都应该向领导报告。他是个笨蛋，挨了杜布中尉先生的耳光，却不敢报告。报告，大尉先生！请您看看，他的膝盖还在打哆嗦呢！他一听说要来报告，就吓得魂不附体了。要是没有我，他可能就不会到这里来了。在皮特乌霍夫有一个叫德拉的人，他在服役时，常去告状，一直到他被调到军舰上去当了吹号兵才不再告状了。后来，他又到太平洋一个岛上服役，还当了逃兵。





然后他在那里娶了老婆，还见过旅行家哈夫拉斯，同他说过话，但人家根本不认识他，也不承认跟他是同乡。一个人为了几记耳光就告状也实在太可悲了。古纳尔特本不想来这里的，因为他说过，他不想到这里来。他是个常挨耳光的勤务兵，简直不知道要报告的是关于那个耳光的事，要是他自己是根本不来这里的，更不会来告状。他已经受惯了挨耳光的苦楚了。报告，大尉先生，请您看看，他已经吓得连魂都没有了！但换一个角度来看，他挨了耳光，本应该马上来报告的，可是他没有勇气，因为他感到正像一个诗人写的那样，‘当一朵不引人注目的紫罗兰更好些’。他就是这样侍奉杜布中尉先生的。”

帅克把古纳尔特推到前面，对他说“别总像白杨树叶那样哆哆嗦嗦的！”

扎格纳大尉问古纳尔特，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古纳尔特全身哆嗦着说，可以问杜布中尉先生本人，我没有挨过什么耳光。

这个全身还在发抖的犹太古纳尔特甚至说这些全是帅克臆造出来的。

这个可悲的事件终于由杜布中尉先生做了一个了结。他突然出现，冲着古纳尔特大声嚷道“你还想再挨几记耳光吗？”

事情到此已真相大白。扎格纳大尉对杜布中尉只简单地说了几句“从今天起，古纳尔特调到营部伙房工作，至于谁来担任新的勤务兵，你去找军需上士万尼克商量。”

杜布中尉行了一个军礼。他离开时对帅克说“我敢打赌，你总有一天会被绞死的！”

中尉走后，帅克转身对卢卡什上尉友好地轻声地说“在慕尼黑城堡附近有这样一位先生，也总是这样跟别人说话，而那个人回答他说：‘我们刑场上见！’”

“帅克，”卢卡什上尉说，“你真是个大白痴！我不许你在回我的话时，总像平常那样对我说，‘报告，我是个大白痴！’”

“真倒霉！”扎格纳大尉嚷了一声，因为他把身子探到窗外时，正好看到杜布中尉就在窗下，可再想把身子缩回来已经来不及了，他知道

麻烦的事又来了。

杜布中尉对扎格纳大尉还没有听完他对东方战线为什么应该开始进攻的理由就走了，感到很遗憾。

“假如要弄清楚为什么我们要进行这次大规模的进攻，”杜布中尉朝着上面的窗口嚷道，“就得了解一下四月底我们的进攻形势是怎样发展的。我们必须突破俄军的阵线。我已经为突破喀尔巴阡山和维斯拉河之间的防线找到了一个最合适的突破点。”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可争论的。”扎格纳大尉回答说，随即离开了窗口。

半个小时后，列车继续向萨诺克驶去。扎格纳大尉伸直身子躺在座位上，装作睡觉的样子，以免杜布中尉又拿他那些陈腐的进攻理论来打扰他。

巴伦在车厢里见到了帅克，说他已被允许用面包蘸着锅底上的牛肉汁吃了。并且说，他如今与车上的战地伙房的关系有些紧张，因为列车开动时，他把脑袋钻到锅里去了，两只脚倒竖在锅外。不过后来他做这种事就好多了。你可以听到他在舔锅底时发出的舔嘴咋舌的声音，就像刺猬在追蟑螂的那种声音。然后是巴伦的哀求声：“求求你们了，兄弟们，看在上帝的面，扔给我一块面包吧，这里还有很多肉汁呢！”这种田园诗的情景一直持续到下一站。这期间，十一连的锅已被擦得干干净净，像镀了锡似的闪闪发光。

“多谢你们的帮忙，朋友们！”巴伦衷心地感谢大家，“这是我来部队以后，幸福第一次向我露出的笑脸啊！”

事实也是如此。在卢普科夫山口，巴伦分到了两份红烧肉，卢卡什上尉对他很满意，因为巴伦从军官食堂取回来的饭菜，没有吃得太多，给上尉至少留下了一半多。巴伦感到非常幸福，晃动着自己伸出车厢的那双脚，突然感到整个部队都是他温馨的家人了。

连里的伙计也开始跟他开玩笑，说列车到了萨诺克以后，伙房里将煮一顿晚饭和一顿午饭给大家吃，说这里为了弥补大家路上没有领过晚饭和午饭的缘故。巴伦频频点头称是，轻声地说：“你们瞧，朋友们，上帝没有抛弃我们吧！”



大家为此情不自禁地笑了。炊事员们坐在战地伙房里开始唱起歌来：

瘸腿的人，一拐一拐地走，
上帝不会抛弃我们的。
如果把我们放到沼泽里，
他还会把我们拯救出来的……
如果把我们放到丛林里，
他还会把我们锻炼得更坚强。
瘸腿的人，一拐一拐地走，
上帝不会抛弃我们的……

过了什恰夫纳车站，山谷里重又出现了许多新的军人坟墓。从车上可以看到，在什恰夫纳下面有一个石头十字架，架上钉着一个无头

的耶稣像，那显然是铁路线被炸时给炸掉的。

火车加快了速度，驶过山谷，向着萨诺克开去。这时，火车两边的视野也渐渐地开阔起来，铁路西边被战争毁坏的村落也越来越多。

在库拉纳，我们可以看到小河里躺着一辆被击毁的红十字会的列车和已倒塌的铁路路基。

巴伦睁大眼睛看着这一切，特别令他惊奇的是下面躺着的那个被击毁的火车头，烟囱插在铁路的路基中，烟囱口朝着天，活像一门二十八毫米口径的大炮。

这一情景也引起帅克所在车厢所有人的注意。特别是炊事员约赖达最为愤怒。他说“怎么可以朝红十字会的火车轰击呢？”

“不可以，但有可能。”帅克说，“因为找个借口并不难。他们可以说，事情发生在夜间，谁也没有看到什么红十字会的标志啊！世界上这样的事多得很，本来不可以干的事，但还是能够干成的。俗话说‘事在人为’。关键是每个人都应该试试，看看自己能不能做到。有时看起来不可能的事，也许通过努力，就成为可能的事了。皇家军队在皮塞克演习时，上面下来一道命令：行军时不许对士兵实施把双手和双腿绑在一起的处罚。可是我们的大尉认为执行这个命令也太容易了，因为这道命令很可笑。谁都清楚，一个士兵的手和腿被绑在一起，那他怎么能行军呢？于是大尉在处理有些士兵时，就把他们的手和腿绑在一起，往辎重车上一扔，载着他们继续行军，这样既简单又合情合理，也不算违反上级命令了。还有这样一件事，大约在五六年前，在我们街上住着一个叫卡尔利克的先生。他住在二层，在他的上面住着一个十分忠厚的人，名字叫米格什，是音乐学院的学生。这个米格什很喜欢女人，除了别的女孩子外，还追卡尔利克先生的女儿。卡尔利克先生除经营着运输公司和糖果店外，还在摩拉维亚有一所为外国公司服务的装订工厂。当他知道这位音乐学院的学生追求他的女儿时，便到那位学生的住处，跟他说‘你别想娶我的女儿，你这流氓，我绝不会把女儿嫁给你的’‘好吧，’格米什回答说，‘既然你不允许我娶她，我又有什么办法呢？难道我还得为这件事去上吊吗？’两个星期以后，卡尔利克先生又来找他，这一次连他的老婆也一起来了。他们两口子异



口同声地对他说“你这浑蛋，你败坏了我女儿的名声”“是的。”那位学生回答说，“对不起，我是和她上过床，亲爱的太太！”这位卡尔利克先生白费力气地冲他大喊大叫，说他说过，他不会娶她的，他也绝不会把女儿嫁给他的！而大学生却义正词严地回答说，他并没有娶他的女儿呀，而那一次也没有明确规定他和他的女儿之间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呀，这些问题都没有讨论过。并说他是严守诺言的，请他们不要为此担心，他不会娶她的。说他不是那种见风使舵、看人行事的人；他是说一不二、一言九鼎的人。如果他为了这件事受到迫害，那也没有办法，但他问心无愧，因为他那已故的妈妈在断气之前还让他发誓，一生一世不说谎。他答应她绝不撒谎。这样的誓言是靠得住的。他们全家人都没有说过谎，他本人在学校里的操行分数也总是优等。你们瞧，有些事不许干，但可以干。道路是多种多样的，但看我们怎么走了！”

“亲爱的朋友们！”正在热衷于写营史的志愿兵说，“一切坏事也会有它好的一面。这辆被炸坏的、烧掉了一半的、倒在路基下面的红十字会列车也会用它新的英雄事迹来丰富我营的光辉历史的。我记得，大约9月16日那天，就像我在笔记本里写的那样，我营各连都曾有几个普通士兵要求跟随班长去炸毁一辆正在向我们射击、阻止我们渡河的敌军装甲车的事。他们化装成农夫，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瞧，我看见谁啦？”志愿兵在翻看笔记本时，突然惊叫起来，“我们的万尼克先生，您怎么也来到这儿了！”

“您听着，上士先生！”志愿兵转过身对万尼克说，“在营史里也将有一篇关于您的精彩故事。我记得那上面已经有过一篇介绍您的文章，但是现在这篇文章肯定会更精彩、更丰富。”志愿兵大声念道“军需上士万尼克英勇牺牲。军需上士万尼克也报名参加了炸毁敌军装甲车的勇敢行动。他和其他人一样穿着农夫的衣服，随着一声炮响，受伤昏迷过去。当他醒来时，看见周围尽是敌人。敌人将他立刻送往敌军师部。他面临死亡，仍坚决拒绝说出我军的位置和军事实力等情况。由于他是化了装的，所以决定判他为密探，处以绞刑，又因为他身份较高，将绞刑改为枪决，立即在墓地墙边执行。勇敢的军需上士万

尼克要求执行时不要蒙住他的眼睛。问他还有什么要求，他回答说：“请通过军使向我营士兵致以我最后的问候，告诉他们，我是怀着我营必胜的信念而就义的。此外，请转告扎格纳大尉先生，根据旅部最新命令，每人每天的罐头份额将提高到两盒半。”我们的军需上士就这样牺牲了，但他临终的遗言使敌人万分惊恐。敌人原以为，阻止我们渡河、隔断我们与后勤给养的联系，就可以使我军迅速陷入饥荒之中，造成混乱，从而瓦解我们的队伍。关于万尼克视死如归的镇静，还可以补充一点，就是他在被枪决之前还跟敌军参谋部的军官一起玩过扑克牌，并对那个军官说“请把我赢的钱转交给俄国红十字会。”他说完这句话，就站到枪口的前面。他的这种镇静和豁达精神使在场的军官们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请原谅，万尼克先生！”志愿兵接着说，“我擅自处理了您赢来的钱。我考虑过，是否应该把这些钱交给奥地利红十字会呢？但最后我还是认为，从人性的观点出发，把钱交给哪个红十字会都一样，只要是交给了能实行人道主义的机构就行。”

“我们这位已故的朋友应该把这笔钱交给布拉格的‘施汤所’，”帅克说，“这样可能更妥当些，否则某个市长大人会把这份钱拿去买了肝泥肠当早餐吃了呢！”

“是的，到处都有小偷儿。”电话兵霍托翁斯基说。

“特别在红十字会里偷窃行为尤为严重。”炊事员约赖达十分气愤地说，“我在布鲁克认识一位厨师，他在一家医院里给护士小姐做饭。他对我说，那里的领导和护士长们经常把整箱整箱的西班牙玛拉加酒和巧克力糖拿回家。这些人一旦有了机会，就不能控制自己。每个人在自己漫长的人生道路上都会有许多坑坑坎坎的，在某个特定时期还可能会成为世上的小偷。我就有过这样的时期。”

巫师炊事员约赖达从自己背囊里掏出一瓶白兰地酒。

“你们瞧这儿，”他边说边打开酒瓶，“这就是我的论点的确凿证据。这是我在开车前从军官食堂里拿来的。这是最好的名牌白兰地酒，应该用它来就蜜汁糕点吃。但是要想实现这个愿望，也只能去偷才行。这同我以前被迫做贼是一样的道理。”



“假如我们命中注定会成为你的同伙的话，”帅克接着说，“我想这倒也不错嘛，至少我有这种想法。”

命中注定的事真的出现了。他们开始喝起酒来，酒瓶在他们中间转着圈。但是军需上士万尼克认为这样的喝法不公平，应该用酒杯分着喝。因为他们总共五个人，共喝一瓶酒，这样轮流一口口喝的话，处于奇数的人会比其他的人多喝一口。帅克说“你说得对，假如万尼克先生希望我们成为偶数的话，那么你退出去就行了。这样我们这里也就不会有争吵和不愉快的事了。”大家不顾万尼克的抗议，仍然你一口我一口地轮流喝着。

万尼克放弃了自己的提议，重又提出一个慷慨大度的意见；照这个意见办，万尼克可以多喝两口，这当然遭到大家的强烈反对，因为万尼克在开瓶时就先尝了两口白兰地。

最后大家采纳了志愿兵的建议，按照各人名字的第一个字母的次序来轮着喝，因为谁叫什么名字也是命中注定的。

根据字母的顺序，霍托翁斯基该第一个喝，万尼克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心里盘算着，即使他最后喝，也还能多喝一口酒，可是他的算术并不高明，因为实际上只有二十一口酒。

后来，他们又玩起扑克牌。发现志愿兵每次抓到王牌时总要引用几句《圣经》中的话。他抓到“杰克”时，便喊道“上帝啊，您今年给了我‘杰克’，我要为它松土、为它施肥，让它为我开花结果。”

当有人责备他怎么最后还敢要“八”时，志愿兵就大声喊道“如果有个女人带着十个铜板却丢了一个，在没有找回那枚铜板时，她是不是要点起蜡烛去拼命找呢？但当她找到那枚铜板之后，她一定会把邻居和朋友们都找到一起，对他们说‘你们跟我一起高兴一下吧！因为我抓了一个“八”，又在牌里买了王牌K和爱司。’好啦，你们都摊牌吧，你们都输了！”

志愿兵马列克的牌运真好。当别人用王牌相互压对方时，他总能拿出最大的王牌压住大家。就这样，他们一个跟着一个地败下阵来，而他赢了一盘又一盘，还对着输牌的嚷道“大地震就要来了，还有饥荒、瘟疫，天空中的各种奇怪的现象也都会降临到我们中间！”大家终

于玩够了,不想再玩了。这时,电话兵霍托翁斯基已经输掉了半年的军饷,他十分沮丧。志愿兵要求他立个字据,还让军需上士万尼克在发军饷时,把霍托翁斯基的军饷发给他。

“别害怕,霍托翁斯基!”帅克安慰他说,“也许你运气好,在第一次交战时,你就阵亡了。这样一来马列克也只能干瞪眼了!你就签个字吧!”

“阵亡”二字使霍托翁斯基很不舒服。他很有把握地说“我不会阵亡的,因为我是电话兵。电话兵总在掩护所里接电话线,或者在战斗结束之后去查线路有没有出现故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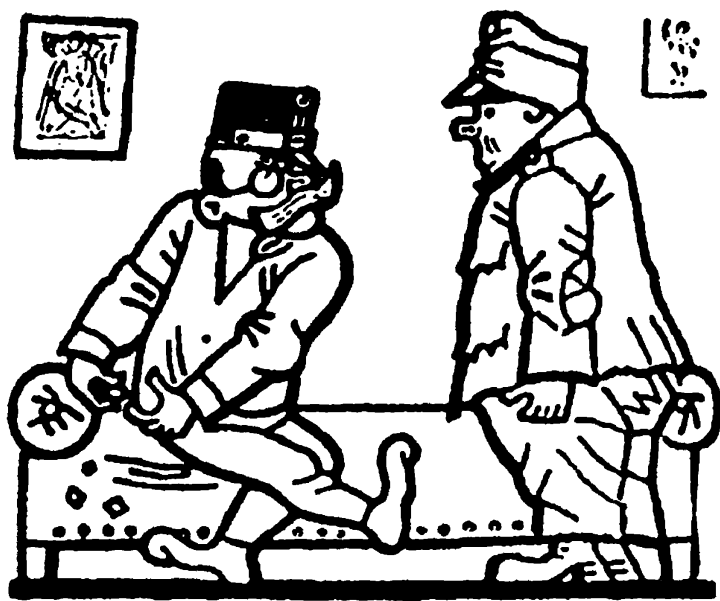
志愿兵却说,事实恰恰相反。电话兵遇到的危险会更大,因为敌人大炮的主要射击目标是电话兵。不是任何一个电话兵只要待在掩护所里就会没有危险的。即使你在十米以下的地下掩护所里,敌人的大炮也能找到你,电话兵就会如同夏日里的冰雹一样消失掉。这是我们放弃布鲁克时,在培训二十八个电话兵的班上,老师给大家讲的。

霍托翁斯基伤心地看着前方,这引起帅克的同情。帅克便安慰他说“你别往心里去,其实大家只是跟你开个玩笑而已。”霍托翁斯基亲切地回答说“别说了,大爷!”

“让我在营史资料笔记本中查查看,关于霍托翁斯基的记载是怎么说的……好,在这里:电话兵霍托翁斯基被地雷埋住了,但他还在土穴里往参谋部打电话说‘我要死了,祝贺我营取得重大胜利!’”

“这你该满意了吧!”帅克说,“你还打算补充点什么吗?你还记得‘泰坦尼克’号轮船上的那位电话员吗?当轮船下沉时,他还总是往下面已淹没了的厨房打电话,问什么时候开午饭呢!”

“这倒好办,”志愿兵说,“只要在霍托翁斯基临终遗言中加上一句,就说他在牺牲之前还朝电话机喊道:向我们的钢铁之旅致敬!”



第四章 齐步走!

在十一先遣连战地伙房的车厢里，也就是巴伦因吃得过饱而出洋相的地方，人们曾传说，等列车到了萨克诺就能吃到一顿晚餐，还可以补领到这些日子全营没有领到的那些口粮，现在看来他们真的说对了。人们还说过，“钢铁旅”就驻扎在萨诺克，九十一团这个先遣营按照它成立时的证明也应该属于这个“钢铁旅”，这也是真的，因为大家下了火车以后，就找到了“钢铁旅”的旅部，在那里得到了证明。不过

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谜：既然当时的前线就在从布罗迪城到布格河，再沿布格河向北到索卡尔这一广阔地带，而从这里到利沃夫及其北部大桥城的铁路交通线又都完好无阻，为什么东方战区司令部却作出这样的部署：让“钢铁旅”把各先遣营集中起来，部署在离前线一百五十公里的后方呢？

当扎格纳大尉到旅部报告我们先遣营已经到达萨诺克时，这个极其有趣的战略问题就很快有了答案。

值日官是旅部副官泰尔勒大尉。

“我真的很奇怪，”泰尔勒大尉说，“你们竟然没有接到确切的消息。行军计划是规定好的，你们应该把行军路线提前通知我们。按照参谋部的部署，你们应该在大后天到达这里，而你们却提前到了。”

扎格纳大尉的脸有些发红，他懊悔没有把一路上收到的电报指示再仔细地看一遍。

“我对您真的感到很惊讶！”泰尔勒副官说。

“我认为，”扎格纳大尉回答说，“在所有军官之间应该称呼‘你’，而不必称‘您’。”

“好吧！”泰尔勒大尉说，“请你告诉我，你是现役军人，还是老百姓出身的军人？是现役军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还真的看得出来。如今有许多后备中尉都是白痴。我们从利曼诺夫和克拉斯尼克撤走时，所有这样的‘饭桶’一见到哥萨克巡逻兵就吓得屁滚尿流，不知所措。我们旅部的人都不喜欢这种寄生虫。这些酒囊饭袋因为有点儿文化就当上了现役军人，有的人在地方上通过了军官考试就成了军官。他们入伍前只是些傻瓜，打起仗来根本担当不起中尉的任务，一个个都是怕死鬼！”

泰尔勒大尉吐了一口唾沫，然后亲切地拍了拍扎格纳大尉的肩膀说：“你在这里大约得逗留两天。我陪你四处逛逛，还可以去跳跳舞。我们这里有许多漂亮的‘天使般的妓女’，其中还有一位是将军的女儿，她以前尽搞同性恋。等我们穿上女人的衣服去找她，你就会领教到她的本领了。她瘦得像小猪崽似的，这也许是你意想不到的。朋友，反正你自己会见到她的，她简直就是个迷人的狐狸精！”



“对不起！”泰尔勒突然感到有些不舒服，抱歉地说，“我想吐，今天这已是第三次了！”

当泰尔勒回来后，他为了证明这里的日子过得很快乐，就对扎格纳大尉说，他的呕吐是因为昨天晚宴上吃喝不注意引起的，当时工兵队的军官也出席了晚会。

扎格纳大尉很快就结识了大尉军衔的工兵队队长。这位细高个子队长穿着配有三颗金星的军服，昏昏懵懵地走进了办公室。他连扎格纳也没有注意到，便十分亲昵地招呼泰尔勒说“你在干啥呀？小猪崽子！昨天晚上你把伯爵夫人可指使得够意思的！”他一屁股坐到椅子上，用一根细藤条敲着自己的小腿，笑着说，“我一想起你把那些脏东西吐在她的膝盖上就觉得好笑……”

“是的。”泰尔勒说，“昨天晚上玩得真开心！”当他把扎格纳大尉介绍给这位拿着藤条的军官之后，他们三个人就一起走出了旅部行政办公室，来到一家咖啡馆。这家咖啡馆不久前还只是个小啤酒铺，但很快就发展到现在的规模。

当他们穿过外面的办公室时，泰尔勒从工兵队长手里接过藤条向长桌上一抽，围桌而坐的十二名文书都猛地站了起来，按照命令排队站着。这些人都是从事军队后方平静、没有危险工作的小人物，他们大腹便便，制服笔挺。

泰尔勒大尉想在扎格纳和另一位大尉面前摆摆威风，便对这十二个脑满肠肥的“懒汉圣徒”说“你们别以为这里是猪圈。你们这些猪猡！少吃点儿，不要总贪嘴，要多跑跑步！”

“现在再请你们看看我的另一套教练方法！”泰尔勒对他的同伴说。

他又把藤条往桌子上一抽，问那十二个人：“你们什么时候滚开！”十二个人一致回答说“听候您的命令，大尉先生！”

泰尔勒大尉对自己这套愚蠢的做法感到十分满意，笑嘻嘻地走出了办公室。

当他们三个人在咖啡馆里坐下以后，泰尔勒要了一瓶花楸酒，还要叫几位闲着的小姐来陪酒。这个咖啡馆实际上是个妓院。因为当

时小姐们都正忙着,没有人来伺候他们,于是泰尔勒大尉就大发雷霆,在前厅里大骂老鸭子,并问艾莉小姐在陪什么人?当他得知艾莉小姐在陪一位中尉时,更是火冒三丈,骂得越发厉害。

当时跟艾莉小姐在一起的不是别人,正是杜布中尉。先遣营进驻城里一所中学时,他曾把自己的士兵召集起来,对他们进行了一番训话,说俄国佬撤退时,在许多地方建立了花柳病医院,想用这种阴谋诡计使奥地利军队受到巨大损失。他警告士兵们不要到这种地方去。并说他要亲自到这种地方进行检查,看看他的命令有没有得到贯彻,因为部队已经到达前线地区,谁要是违反命令,被他抓住了,将受到战地军事法庭的审判。

杜布中尉为了要亲自检查这里有没有谁违反他的命令,便在这家所谓“城市咖啡馆”的二楼艾莉房间里选了一张长沙发作为他检查工作的据点。现在他正悠闲地坐在沙发上消遣呢!

这期间,扎格纳大尉已回到自己的营部。泰尔勒一伙人也散了。旅部的人在到处寻找泰尔勒,旅长派自己的副官已经找了他一个多小时了。

师部下来了新的命令,必须最终确定九十一团新的行军路线,因为根据新的部署该团原有的前进方向现改为一〇二团先遣营的行军路线。

目前一切都乱套了。俄国佬正从加里西亚东北部迅速撤退,使得那里几部分奥地利部队相互之间的关系复杂起来,德国军队又到处像楔子似的插进了奥地利部队,加之各先遣营和其他部队又开到了前线,使这里的混乱更为加剧。离前线比较近的地方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在萨诺克,突然来了个德国汉诺威后备师,指挥官是个上校,他的长相十分凶狠,使得旅长一见到他就头疼。汉诺威后备师的上校出示了他们师部的命令,说他们旅应该驻扎在一所中学里,如今那里已被九十一团占了。他要求把旅部现在住的克拉科夫银行大楼腾出来给他们师部住。

旅长直接给师部挂了电话,把这里的情况如实地作了反映,后来那位凶狠的汉诺威人也和师部通了电话。最后师部给旅部下了一道



命令,让旅部于今晚六时撤出萨诺克城,沿着吐洛瓦——沃尔斯卡——利斯科维茨——斯特拉索尔——桑博尔这条路线进发。同时命令九十一团先遣营与之随行,作为掩护。于是旅部根据新的命令对自己的部队进行了部署:先头部队于下午五时半向吐洛瓦进发,南北的掩护队应保持三公里半的距离。后卫部队于下午六时三刻出发。

这样一来,在那所中学里就发生了巨大的混乱。营部开军官会议时,找不到杜布中尉,便派帅克去找他。

“我希望,”卢卡什上尉对帅克说,“你会顺利地找到他的,因为你之间曾经有点什么关系。”

“报告,上尉先生!我请求您给我写份连部的书面命令。这样做,正是因为我们之间曾经有些过节的关系。”

卢卡什上尉从自己笔记本中撕下一张活页纸,写了一张让杜布中尉立刻回到学校参加会议的便条。帅克接着说“对啦,上尉先生!您就像平时那样,可以一百个放心吧!我会找到他的,因为他曾经下过命令,禁止士兵到妓院去。他肯定现在就在妓院里进行检查,看看他们排的士兵有没有谁敢违反他的命令,好把他们送到战地军事法庭受审呢!他通常就是这样威胁士兵的。他曾在士兵面前说过,要亲自到所有的妓院去,说然后就对不起啦,要让他们看到他恶的一面。我知道他现在就在那里,就在对面的咖啡馆里,因为所有的士兵都曾盯着他,看他先到哪个妓院去。”

帅克所说的那家咖啡馆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联合娱乐部,另一个是城市咖啡馆。谁要是去联合娱乐部,不想穿过咖啡馆走进去,也可以从后门进,那里通常有个老太太在门口晒着太阳,她会用德语、波兰语和匈牙利语说“请进,士兵先生!我们这里有的是漂亮小姐!”

当士兵走进门,她就领他穿过走廊,走进一间接待客人的前厅,然后她去后面叫小姐,接着一位穿着睡衣的小姐马上跑了过来。她先提出要价,士兵就把钱放在那儿,当他解下刺刀带以后,老鸨就把钱收走了。

军官们到这里来总是穿过咖啡馆过来的。这条路线比较曲折些,因为他们得通过后面一排房子,那是供军官们选小姐的住所。在那里

小姐们穿着花边的衣服，陪军官喝着葡萄酒和烈性甜酒。在这里老鸨不许你胡来，一切都在楼上的小房间里才行。这时，杜布中尉正穿着衬裤，躺在一张满是臭虫的、犹如天堂的长沙发椅上，艾莉小姐正向他诉说着自己的悲惨命运。这是她通常接待客人时所讲的一套虚假的故事，说她的父亲是一位工厂主，她自己曾在布达佩斯的一所中学里当教师，因为不幸的爱情才做了窑姐儿的……

在杜布中尉背后伸手就能摸到的一张小桌子上，摆着一瓶花楸酒和一只玻璃杯。酒瓶已有一半空了。艾莉和杜布中尉都不胜酒力，此时讲起话来都支支吾吾了，尤其是杜布中尉几乎就要瘫下来。从他的话里可以听得出，他把一切都搅混了，他把艾莉当成了自己的勤务兵古纳尔特。他不仅这样称呼她，还按照自己的习惯对这位想象中的古纳尔特作威作福地说：“古纳尔特，古纳尔特，你这个畜生，你会认识我这恶的一面的……”

帅克也必须跟其他所有从后门进来的士兵一样履行各种手续，但他巧妙地摆脱了那位穿着睡衣的小姐的纠缠。波兰老鸨听到小姐的叫声匆忙地跑了过来，厚颜无耻地对帅克说：“我们这里根本没有什么中尉军官客人！”

“你别冲我嚷嚷，太太！”帅克和蔼地对她笑笑说，“要不我会给你一记耳光的。在我们普拉特内尔大街上，有一次一位老鸨被打得半死。因为轮胎店老板的儿子去她那里找自己的爸爸沃德拉切克，与她吵了起来。这位老鸨叫克肖乌洛娃。等她在急救站醒过来时，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只说了个‘霍’字。请问您尊姓大名呢？”

帅克说完这些话，把老鸨推到一旁，就大摇大摆地登上木制楼梯向楼上走去。这位尊敬的太太被吓得大叫起来。

在楼下，妓院老板露面了。他原是一位波兰的破落贵族。他迅速沿着楼梯追上帅克，抓住他的衣服，用德语对帅克喊道：“士兵不准到楼上去，那里是招待军官先生的地方，士兵们只能在楼下！”

帅克提醒他说，他是代表军队的利益来这里寻找一位中尉先生的，找不到他，整个军队都不能开往前线去。可是这位老板并不理会，而且更加凶狠，开始动起武来，于是帅克一掌就把他从楼梯上推了



去。接着，帅克在楼上开始挨着房间寻找起来。他发现所有的房间都是空的。当他走到楼尽头的最后一个房间时，他敲了一下门，扭了一下门闩，门开了，里面响起艾莉刺耳的尖叫声：“有人！”紧接着是杜布中尉深沉的声音：“请进！”也许他还以为自己在军营里呢！

帅克走了进去，来到那张沙发前，把那张用笔记本纸写的便笺交给了杜布中尉，眼睛望着放在床头边的军装说：“报告，中尉先生！请您穿好衣服，按照我转交给您的这道命令，马上回到中学，去我们兵营参加重要的军事会议。”

杜布中尉用一双小姑娘似的眼睛傻傻地望着帅克，终于想起站在她面前的人是谁，总算还没有糊涂到连帅克都认不出来的地步。他马上想到这是营里派帅克来找他的，于是他说：“我会收拾你的，帅克！你等着瞧，你……不会……有……好下场的……”

“古纳尔特，”中尉对艾莉喊道，“再……给我……倒一杯！”

他喝了酒，随手撕掉了那张书面命令，笑着说：“这是……假命令吧！在……我们这里……任何假命令……都不管用。我们现在……是在军队里，而不……是在……学校里。他们……在妓院里……把你抓住了……是吗？你过来……帅克……我给你一个……耳光。马其顿国王腓力浦……哪一年……打败了罗马人？你……不知道了吧！你……这头……公马！”

“报告，中尉先生！”帅克仍坚持说，“这是旅部下的紧急命令，让所有军官都穿好制服去营部开会。我们就要出发了。军官们马上就要商量出：哪个连为先头部队，哪个连担任侧翼部队，哪个连为后卫。现在就要对这个问题作出决定了。我想，中尉先生，您也该对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吧！”

这套外交辞令使杜布中尉清醒了一些。他开始有点明白，他现在不是在军营里，而且为了慎重起见，他又问道：“我如今在什么地方？”

“您现在在妓院里，中尉先生！他们跟您可不是一路人呀！”

杜布中尉长叹了一口气，从沙发上爬了起来，开始寻找自己的制服，帅克也忙着帮他找。他终于穿好衣服，和帅克一道走出门去。帅克一会儿又转了回来，他没有理会艾莉，而艾莉却对他的回来理解为另一





种意思。她怀着不幸的爱情又爬上床去。帅克迅速把酒瓶中剩下的那点儿花楸酒喝了个干净，就紧跟着追赶中尉去了。

由于天气太闷热，杜布中尉到了大街上也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他对帅克说了许多语无伦次的废话。说他家里有一张赫尔戈兰邮票，马上又说他中学毕业以后就去打台球了，还说他见到中学时代的班主任也不打招呼，而且每说完一句话，总要说“我想你会懂得我的意思的。”

“是的，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帅克回答说，“您说话就像布杰约维采的洋铁匠波哥尔尼一样。人们问他‘今年你到马尔夏河游过泳吗？’他回答说‘没有去游过泳，可是今年李子的收成很好。’人们问他‘你今年吃过小蘑菇吗？’他就回答说‘没有吃过，可是摩洛哥的新苏丹据说是个非常好的人。’”

杜布中尉停了下来，自言自语地说“摩洛哥的苏丹！这是一位已经过时的大人物。”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用一双无神的眼睛望着帅克嘟囔着说“我在冬天都没有流过这么多汗。你说对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中尉先生！有一位老先生，他是地方委员会已退休的顾问，常到我们那里的‘高脚杯’酒店喝酒。他常常说，他很奇怪，为什么夏天和冬天之间的温差那么大呢？令他更加奇怪的是，为什么人们至今还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呢？”

到了学校大门口，帅克离开了杜布中尉。中尉跌跌撞撞地上了楼，走进教员休息室，那里的军官们正在开军事会议。他马上向扎格纳报告，说他已喝醉了。整个会议期间他都耷拉着脑袋。在讨论问题时，他偶尔抬起头来喊一声“你们的意见完全正确，先生们，可是我已经醉得不行了！”

会议制订了全部行动方案，决定让卢卡什上尉的连担任先头部队，杜布中尉突然一愣，站起来说“先生们，我想起我们班的班主任，光荣属于他，光荣属于他，光荣属于他！”

卢卡什上尉看到中尉这种状况，感到最好让中尉的勤务兵暂时把他送到隔壁的物理实验室去休息，因为那里有一个士兵在门口站岗。

这里设岗是因为实验室的标本已被人偷掉了一半，怕还会有人继续偷，所以才设立岗哨的。旅部也经常给来这里驻扎的部队打招呼，提醒他们注意。

当初建立这一制度是因为有一个匈牙利营来学校驻扎，抢劫了这个实验室。匈牙利人特别喜欢收藏矿物标本、晶莹剔透的水晶和黄铁矿石等，他们来此就把实验室的许多标本都塞到自己的背包里了。

在这里的军人墓地上竖着许多白色十字架牌，其中有一块写着“拉斯洛·加尔冈”的名字，里面安息着一位匈牙利士兵，他在那次盗窃中曾错把瓶子中泡爬行动物标本的变性酒精喝了下去才死掉的。

世界大战甚至用毒性蛇酒来残杀人类。

在大家都已离开会场以后，卢卡什上尉把杜布中尉的勤务兵古纳尔特叫来，让他把中尉安置到隔壁房间的沙发椅上去躺着。

杜布中尉突然像小孩一样拉着古纳尔特的的手，观察着他的手掌心，说从他的手心中可以猜出他未来妻子的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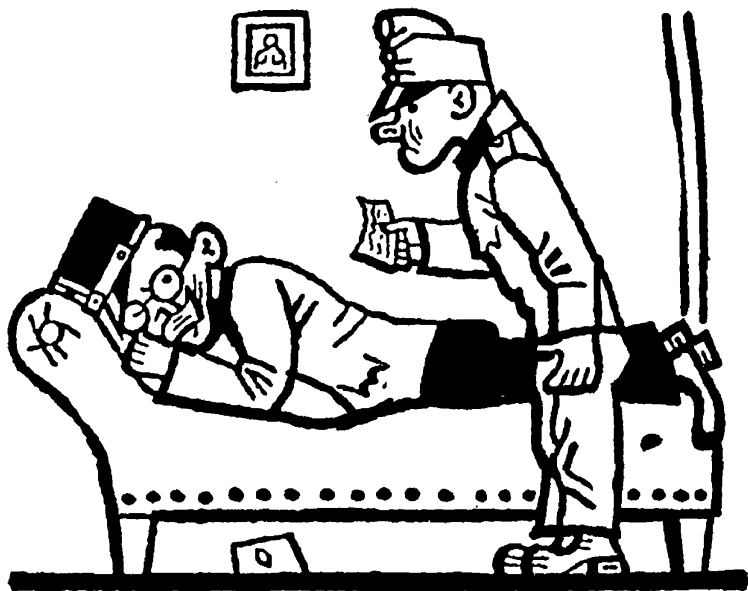
“您叫什么名字？请您从我的上衣口袋里把笔记本和铅笔拿给我。您叫古纳尔特。一刻钟以后您再来这里，我把您太太的名字写在一张纸条上留给您！”

他说完话就呼噜呼噜地睡着了，可过了一会儿又醒了，还拿起笔在笔记本上乱写着什么，写完以后，又把写的那张纸从本子上撕了下来，扔在地上，还神秘地把手指放在嘴边说着疯话“现在还不行，再等一刻钟。最好找一张有装订孔的活页纸就完美了。”

古纳尔特实在太老实了，一刻钟以后他还真的来了。他打开那张纸条一看，杜布中尉潦草地在纸上写道“您未来妻子名叫：古纳尔特娃太太。”

过了一会儿，古纳尔特把这张纸条拿给帅克看。帅克让他好好保存这张条子，说每个士兵都应该珍惜自己长官所写的真迹。在以往现役军队里，还没有见到哪位军官给自己勤务兵写信称‘您’的。”

那位被汉诺威上校巧妙地赶出驻地的旅长将军，在完成了上述开拔准备工作以后，开始召集全营集合，让大家排成方阵，进行训话。这



位旅长很喜欢演讲，东拉西扯地讲个没有完，到了实在无话可说的时候，他还要谈什么战地的邮政问题。

“士兵们，”他朝着方阵大声喊道，“我们现在要开往离敌人很近的前线去了。这大约需要几天的路程。士兵们，到目前为止，大家总忙着准备行军，还一直没有机会把自己的通讯地址告诉你们离别已久的亲友们呢！你们应该让远方的亲人知道往哪儿给你们写信，使你们能从活着的亲人们信中得到安慰！”

他说到这里突然说不下去了，总是重复地说“远方的亲人们……亲爱的朋友们……还活着的老乡们”等等。但最后他终于摆脱了这个怪圈，大喊一声“为此，我们在前线设立了战地邮局！”

接下来他说的一番话，似乎是说所有穿着灰色制服的人，都应该怀着最大的喜悦为了在前线建立了战地邮局而英勇战斗，即使一个士兵的两条腿都被榴弹炸掉了，但他一想起他的军邮号码是七十二号，也许那里有他远方亲人寄来的信件和包裹，里面还放着熏肉、咸肉和

家乡的点心,他就会愉快地死去的。

旅长训完话以后,军乐队奏起国歌,大家高呼皇上万岁,这群被送到布格河对岸屠宰场去的“人类畜生”,就按照既订计划分成几个支队,开始出发了。

十一连于五点半钟开始向吐洛瓦-沃尔斯卡进发。帅克、连部和卫生队的人跟在队伍的后面。卢卡什上尉巡视完整个纵队后马上来到后面,向卫生队的人询问杜布中尉在哪辆帐篷车里,有没有干出什么新的莫名其妙的事;同时也想同帅克聊聊天,以减少旅途疲劳。当时帅克正背着自己的背包和步枪,同军需上士万尼克谈论着他们几年前在大麦齐希契进行军事演习的事情。

“当时演习的地方也和这里一样,就是我们背的东西没有今天这么多,因为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什么叫做储备罐头呢!那时我们排一领到罐头就到附近的旅店里把它吃光,再捡一块砖头放到背包里。等到了个村子里,有人来检查,我们大家就把砖头从背包里掏出来扔掉,那砖头多得后来有人用它盖了一间小房子。”

一会儿以后,帅克又兴高采烈地跟骑在马上卢卡什上尉一道走着,谈起战地邮局的事“他说得倒好听,士兵们在军队里能收到家里人的来信是多么高兴呀!可是几年前我在布杰约维采服兵役的时候,就只收到过一封信,那还是寄到兵营的。这封信我还一直藏在身上呢!”

帅克从肮脏的皮夹子里拿出那封油污斑斑的信,一边读,一边跟卢卡什上尉那匹小跑步的马儿保持同等速度。信是这样的:

你这个下流的士兵,你是个杀人犯和无赖!克希什班长来布拉格休假时,我跟他去“乌科查”酒店跳舞了。他对我说,你在布杰约维采的“绿青蛙”酒店里跟一个下流女人跳舞,说你已彻底抛弃了我。我现在往你那个鬼地方写信,是想让你知道,我们的关系到此就吹了。你过去的鲍日娜。——我还忘了告诉你,那个班长一定会给你一点颜色看看的!这是我求他这样做的。还有一点我不能忘了对你说,等你回来休假的时候,你在活着的人中间



就不会再找到我了!

“谁都知道，”帅克一边小跑着，一边继续说。“当我回去休假时，她还同活人在一起，但那是些什么人啊! 我在‘乌科查’酒店找到了她，看到其他连的两个士兵正在脱她的衣服，其中一个卑鄙到当着众人的面把手伸到她的肚脐下面，正像温·卢日茨卡爱情小说家说的，仿佛要把她的天真烂漫从那里拽出来似的。报告，上尉先生! 这就好像一个十六岁左右的姑娘，有一次在上舞蹈课时，一个男中学生捏了一把她的肩膀，她就大声哭了起来，对那男生说‘先生，你玷污了我的童贞!’当时在场的人都笑了。陪她来的女孩妈妈把她带到‘娱乐厅’的走廊上，把这位傻姑娘痛打了一顿。但是，上尉先生，我倒认为，农村的姑娘比城里热衷于跳舞的姑娘要诚实得多。几年前，我们的队伍驻扎在姆尼什克时，我常去‘老克宁’饭店跳舞，在那里我爱上了一个叫卡尔·维尔科洛娃的女孩，可她并不喜欢我。有一个星期天的傍晚，我陪着她到鱼塘边去玩，我们一起坐在堤坝上，我对她说，太阳落山以后，你还会这样喜欢我吗? 报告，上尉先生，那时野外的空气非常新鲜，所有的鸟儿都在娓娓地唱歌，可她却可怕地笑着回答我说‘我喜欢你就像放屁那样枯燥，因为你是个傻瓜!’我真的太傻了! 在此之前，我们曾在田野间游荡。我们穿过空无一人的庄稼地，但我们总是一个劲儿地走啊，走啊! 连坐都没坐一下，就在这幸福的时光，我这个傻瓜还总在向这位农村姑娘讲什么这是黑麦，这是小麦，这是燕麦呢!”

说到燕麦，也真巧，前面连里的一些士兵正在高唱着燕麦的歌曲。伴着歌声，捷克部队正在向索尔菲林前进，去为奥地利流血牺牲。

在半夜时分，
燕麦从口袋中跳了出来，
给我吻一下吧，吻一下吧!
所有的姑娘都给它吻了一下。

另一组士兵又接着唱：

吻呀吻，吻呀吻！
为什么不让它吻？
对着你的脸，
吻着你的双颊。
给它吻吧，给它吻吧！
所有的姑娘都给它吻。
吻呀吻，吻呀吻，
为什么不给它吻？

然后，德国人又用德语唱着这首歌。

这是一支古老的军歌，大约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大兵们就用不同的语言唱它。如今，士兵们在这吐洛瓦－沃尔斯卡满是尘土的公路上，在加里西亚平原上重又快乐地唱着它。公路两旁一直到南边的绿色山丘，是一片被战马铁蹄和成千上万只沉重军靴所践踏毁坏的田野。

“我们在皮塞克演习时，”帅克环顾了四周的情况以后说，“有一次，我们也把老百姓的庄稼地给糟蹋成这个样子。那时有一位大公曾参加了我们的演习，他倒是个蛮讲理的人。由于出自战略的考虑，他的队伍才穿过这片庄稼地的，于是他立即让副官估算了一下这片地究竟损失了多少钱。有个叫皮哈的农民很痛恨我们这些不速之客，拒不接受赔偿他五英里地庄稼受损的那十八个克朗，他还想多要。上尉先生，他当时还去告我们，结果被关了十八个月的禁闭。”

“我倒认为，上尉先生！”帅克继续说，“有皇亲国戚来访问他，他应该感到高兴才对。要是换一个庄稼汉，比他聪明点儿，一定会把他的所有女儿打扮成女傣相一样，穿上白衣裙，手里拿着鲜花，站在自家的土地上，热情地欢迎着来访的高贵客人。就像我在书中读到的有关印度情况那样，农奴们总是顺从某个大象的主人，心甘情愿地任他们去践踏自己。”



“你在唠叨些什么呀，帅克？”卢卡什上尉在马上冲着帅克喊道。

“报告，上尉先生！我在说那头大象呢！它的背上驮着自己的主人，这是我在书中读到的。”

“帅克，你要是能对一切事情都有个正确的解释就好了！”卢卡什上尉说完话，骑着马往前面去了。他到了前面一看，队伍已经松松垮垮了。士兵们只在火车上休息了一会儿，就一直全副武装地进行着不习惯的长途行军。现在大家的肩膀开始疼痛起来，都在想方设法地让自己轻松一下。有的把枪从这个肩换到那个肩，大部分人已把枪从肩上卸了下来，几乎要把它们当成耙子和叉子扔到一边了。有的人埋怨说，要是沿着壕沟或田埂走在柔软的泥土路上，可比走在如今这种尘土飞扬的大路上要好得多了。

大部分士兵走得脑袋耷拉着快挨到地了。所有的人都渴得要命。尽管太阳已经落山，但天气仍然像中午那样又热又闷，令人十分难熬。士兵们的军用水壶里都已经没有一滴水了。这是第一天行军。这种不习惯的、越来越难忍受的状况使得大家更加虚弱和疲惫不堪。现在谁也不想唱歌了，彼此都在猜想离吐洛瓦-沃尔斯卡还有多远路程，盼望着到了那里可以睡上一宿。有的人坐在壕沟上想休息一会儿，但又不愿意别人看出他们的这种想法，于是就在那里解开裹腿布，装着原来裹腿布没有缠好，现在再重新缠一缠，以免影响下一步的行军。还有的人在缩短或放长步枪的皮带。有的打开背包整理东西，说这是为了使重心均匀，免得背包带子长短不一，两肩负重不平衡。当卢卡什上尉走近他们时，他们就站起来报告说自己在整理一些原来没有摆好的东西等等。在此之前，当他们看到卢卡什上尉的马离大家很远时，士官长或排长都不会催他们快点走的。

卢卡什上尉看了看四周围的情况，十分和蔼地劝他们站起来，说离吐洛瓦-沃尔斯卡只有三公里了，到了那里大家就可以休息了。

这时，躺在卫生队双轮车上的杜布中尉被不停的颠簸震醒了。虽然他还没有完全清醒，但他已能探起头从双轮车上叫喊连部的人。当时连部的巴伦、霍托翁斯基等所有的人都将自己的背包放在双轮车上，正轻松地跟着双轮车走着。唯独帅克不怕吃苦仍背着背包，扛着

枪，抽着烟斗，唱着歌，像龙骑兵那样向前走着。他唱道：

我们正向雅洛米什前进，
不管你信与不信，
到那里正是吃晚饭的时辰……

在离杜布中尉五百多步的前方，公路上扬起一大片尘土，尘雾中隐约可见许多士兵的身影。杜布中尉重又精神振奋起来，他把头探出车外，向着公路上的尘雾叫喊说：“士兵们，你们的崇高任务是艰巨的，你们面临着艰苦的行军、供应的不足和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我满怀信心地注视着你们的坚韧精神和顽强毅力。”

“你这头笨牛！”帅克讥讽地说。

杜布中尉继续说：“对于你们来说，士兵们，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士兵们，我再向你们重复一遍，我不会带领你们去争取那种轻而易举的胜利的。这一次战斗对你们来说是一枚硬核桃，但你们会把它嚼碎的。你们的名字将永远载入史册！”

“用手指堵住你的喉咙吧！”帅克又骂了一句。

杜布中尉好像听见了似的，他突然低下头，朝着公路上的尘土呕吐起来。吐完后，他又大叫一声：“士兵们，向前进！”然后就倒在电话兵霍托翁斯基的背包上了，一直睡到吐洛瓦-沃尔斯卡。到了那里，士兵们遵照卢卡什上尉的命令，把他扶了起来，抬到车下。卢卡什上尉与他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十分艰难的谈话，而中尉却什么也想不起来自己干了什么，不过他回答说：“从逻辑上推断，我是干了蠢事，我将在与敌人战斗的面前来弥补这一错误。”

杜布中尉显然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当他要回到自己排的时候，还对卢卡什上尉说：“你还不了解我，我会让你知道我的厉害的！”

“你可以找帅克了解一下你干了些什么？”

杜布中尉在回自己排之前，先去找了帅克。帅克正在同巴伦、军需上士万尼克一起聊天。

巴伦正讲到磨坊的井里总泡着一瓶啤酒，那啤酒凉得要命，喝着



让人牙齿发麻。在别的磨坊里，晚上喝这种啤酒总是就着细葱奶油布丁的。可是他吃得多，常常在吃了奶油布丁以后，还要吞下一大块肉，可现在，公正的上帝要惩罚他喝吐洛瓦-沃尔斯卡井里有臭味的水，为了预防瘟疫还往酒里掺了柠檬酸，这是刚才领井水时分到的柠檬酸。巴伦认为这可能是为了怕大家挨饿才发柠檬酸的。虽然在萨诺克已吃得够饱的，而且卢卡什上尉还把旅部发给他的一份小牛肉分给了巴伦半盘子。可是不像话的是，巴伦还总在想着：既然到这里来宿营，伙房准会煮些东西给大家吃的。他见到炊事员们正在往锅里倒水，就更觉得是这么回事了，于是他立刻跑去问伙房的人，是不是还要做顿饭吃，他们回答说，现在只得到把水放到锅里的命令，等会儿也许还会得到把水倒出来的命令。

这时杜布中尉走了过来，因为他对自己究竟干了什么事还没有弄清楚，便向大家问道“你们在聊天吗？”

“是的，中尉先生，我们在聊天。”帅克代表大家说，“我们正聊得高兴呢！最好能经常这样聊聊天。现在我们正谈着柠檬酸的事。当兵的不聊天，就不叫当兵的了。聊天至少可以让人忘掉一切劳累。”

杜布中尉让帅克跟他走到一旁，说要问他一点儿事。他们走到一旁以后，中尉疑惑地问道“你们是不是在聊我的事？”

“没有，绝对没有，中尉先生！我们只是在谈柠檬酸和熏肉的事。”

“卢卡什上尉曾对我说，我干了些什么，说你知道得最清楚，帅克。”

帅克严肃地说“您什么也没有干，中尉先生！您只是去过一趟妓院。大概是有些误会吧！在山城广场有一位叫平波尔的洋铁匠，当他去城里购买铁皮时，人们常找他，但总可以到某个地方找到他，不是在‘舒赫’或者就在‘德沃夏克’妓院，就像我找到您一样。楼下是咖啡馆，楼上就像我见到的是窑姐儿们住的地方。您就在那里，中尉先生！也许是一种误会，我确实是在那里找到您的，因为天气太热，要是一个人没有喝惯酒，在这种高温下，就是喝一点儿朗姆酒也会喝醉的，何况您又喝的是花楸酒。中尉先生，在队伍要出发之前，我奉命找您回营部开会，便在楼上那些娘儿们的住处找到了您。由于天气太热，您又

不胜酒力,当时您醉得连我也认不出来了。您躺在沙发上,衣服也脱光了。您在那里没有干什么不体面的事,更没有说‘你不认识我’这句话。其实,天气太热,谁都可能干出这种事的。有的人干了很难过,有的人无所谓。也许您还不认识一位叫维沃达的老家伙,中尉先生,他是沃尔舍维采的一个工长。当他喝醉了酒以后,就会对您说,他不再喝任何含酒精的酒了。可他还是喝了一小杯酒才从家里出去寻找没有酒精的酒来喝。他首先来到一家‘小憩’酒馆,在那里喝了四分之一升的苦艾酒,然后悄悄问店老板‘禁酒主义者究竟喝些什么饮料?’他还十分正确地断言,纯净水对于禁酒主义者来说肯定是一种很难喝的饮料。店老板对他解释说,他们喝的是苏打水、柠檬汽水、牛奶,以及没有酒精的葡萄酒、冷的清汤,以及其他没有酒精的饮料。在这些饮料中,维沃达还是最喜欢没有掺酒精的葡萄酒。他还问道‘有没有不掺酒精的烧酒?’一边说,一边又喝了四分之一升的酒。他又对老板说,经常喝酒确实是一种罪孽。老板对他说,在这世界上,他什么事情都能忍受,就是忍受不了那些在别的地方已吃饱喝足的酒鬼,为了醒醒酒才来本店只要一杯苏打水,而且还吵吵嚷嚷地胡闹。老板又说:‘你是在本店喝醉的,那你就是我的人,否则我是不欢迎你的。’然后,维沃达老家伙一口气把酒喝完就走了。中尉先生,接着他去了查理广场,到他常去的一家葡萄酒店打听有没有不掺酒精的葡萄酒。酒店的人回答说‘我们没有不掺酒精的葡萄酒,维沃达先生,可是我们有苦艾酒和西班牙葡萄酒。’维沃达老先生有些不好意思,于是就又要了四分之一升的苦艾酒和西班牙葡萄酒。中尉先生,他在那里还认识了另一位禁酒主义者。他们一块儿聊天,十分高兴,聊着聊着,他又喝了四分之一的西班牙葡萄酒。在谈话中间,那位禁酒主义者又说到他知道有一家酒店是卖不含酒精的葡萄酒的。他说‘这家酒店就在博尔扎诺瓦街,到了那里,从一个阶梯上往下走,店里有一架留声机在放着音乐。’维沃达老先生一听到这个好消息,连桌子上放着的一整瓶苦艾酒也不要了,就同那位禁酒主义者一起去了博尔扎诺瓦大街,从那里沿阶梯往下走,来到了那个有留声机的酒店。那家酒店确实只出售水果酒,不仅不含酒精,而且味道平和。开始每人各要了半公升醋栗酒,然



后又各要了半公升灌木果酒。当他们喝完了半公升醋栗酒以后，在此以前喝的苦艾酒和西班牙葡萄酒的酒力开始发作起来，他感到两腿发麻，于是嚷嚷要酒店给他们开证明，说明他们在这里喝的酒是不含酒精的葡萄酒，说他们是禁酒主义者，如果酒店不开证明，就把这儿的的东西，包括留声机都统统砸个稀巴烂。后来警察来了，不得不把他们从阶梯上拽到博尔扎诺瓦大街上，然后装上警车，并把他们分别投入各自的牢房。结果，他们俩都被作为禁酒主义者酗酒而判了刑。”

“为什么你要对我说这个故事？”杜布中尉喊道。说完这句话以后，他开始完全清醒过来了。

“报告，中尉先生！这个故事确实与您无关，但我也只是这么聊聊罢了……”

杜布中尉一会儿又突然感到帅克在侮辱他，因为他已经完全清醒过来，便冲帅克嚷道：“你总有一天会认识我的！你怎么站着的？”

“报告，我站得不好。报告，我忘了把脚跟并拢。我立刻改正过来。”帅克重又做了一次最标准的“立正”动作。

杜布中尉觉得还应该做些什么，但他最后只说：“你给我小心点儿，别让我总说你！”然后他又补充了一句他已经重复多次的话：“你不认识我，但我是认识你的！”

杜布中尉离开帅克以后，仍然感到喝醉酒以后的那种难受劲儿。但他又感到，如果他对帅克说：“小子，我早就认识你那坏的一面了！”那样就会更能刺激帅克了。

后来，杜布中尉让人把勤务兵古纳尔特叫来，吩咐他找一罐子水来。

说句公道话，古纳尔特为了在吐洛瓦-沃尔斯卡找这一罐子水，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了。

罐子总算从一个乡村牧师那里偷来了，可却没法从那口被严严实实地盖着木板盖子的井里把水打上来，再灌到罐子里。为此，古纳尔特还不得不费劲儿地去撬掉几块木板。据说，对这口井采取封井的措施，是因为大家怀疑这井里的水有伤寒菌。

杜布中尉喝完了这罐水以后，倒也没生病，平平安安的。这真的



应了一句成语“好猪吃什么都不生病。”

大家以为，到了吐洛瓦-沃尔斯卡会住上一宿的，结果是大失所望。

卢卡什上尉把电话兵霍托翁斯基、军需上士万尼克、连部传令兵帅克和巴伦都召集起来，向他们宣布了一道简短的命令：让大家把自己的物品留在救护队，立刻出发，穿过田间小路到小波拉涅茨，然后再沿着小河向东南方向的利斯科维茨前进。

帅克、万尼克和霍托翁斯基负责后勤工作，必须提前做好为全连宿营的准备工作。全连士兵将比后勤人员晚一个小时、最多一个半小时出发。巴伦必须在卢卡什上尉过夜的地方把鹅烤好。他们都要看住巴伦，别让他又偷吃掉半只。此外，万尼克和帅克还要按照全连供肉的标准去买一头猪，连夜把肉炖好。士兵宿营的地方也必须整齐清洁，不要找那些有臭虫虱子的小木房住。要让士兵们好好歇上一夜，因为第二天早晨六点半钟，全连官兵还得从利斯科维茨经过科罗森科



开往老盐城。

现在先遣营已经有足够的经费了，因为旅部军需处在萨克诺就已经把这次战役以前的经费全部发给了营里，连里财务科现有十多万克朗存款。军需上士万尼克已接到命令，当全连官兵进入战壕面临死亡威胁之际，财务科就应把过去没有给足分量的士兵口粮结算清楚，折成现金发给大家。

正当他们四人准备出发时，当地神甫来到连里。他按照士兵们不同民族属性，分发各种文字的传单和赞美歌。这些赞美歌有一大包。这是当时一位具有高级军衔的教会显赫人物，在几个姑娘的陪同下，坐着汽车巡视遭受破坏的加里西亚的时候，给路过这里的部队分发的材料。神甫拿来的就是他们留下的一部分宣传品。

在山坡下小溪流淌的山谷里，
钟声传来天使向大家的问候。
祝你快乐，祝你健康！

啊，贝纳尔达，亲爱的姑娘，
天使领着她走向绿草茵茵的小河边。
祝你快乐，祝你健康！

少女看到悬崖的上空星星在闪烁，
星光中映出庄重的身影、圣洁的脸庞。
祝你快乐，祝你健康！

她穿着百合花般的美丽衣裳，
一条云彩似的淡雅丝带系在腰间。
祝你快乐，祝你健康！

她手上拿着一串念珠，
宛如天国里慈祥的王后娘娘。

祝你快乐,祝你健康!

啊,贝纳尔达,你那天真无邪的脸庞,
在神奇的天国光芒中变得无比漂亮。
祝你快乐,祝你健康!

她跪下祈祷王后娘娘,
王后用天国的语言跟她交谈。
祝你快乐,祝你健康!

孩子,你知道吗?我本无罪,
只是想成为人们的强大保护者。
祝你快乐,祝你健康!

我那虔诚的人们正成群结队地向这里拥来,
他们只是为了向我致敬,寻求平安。
祝你快乐,祝你健康!

大理石的圣殿可以向各族人民作证,
在这里,我的心情十分舒坦。
祝你快乐,祝你健康!

但是,这里流淌着一股清泉,
它用坚贞的爱情把你们邀请。
祝你快乐,祝你健康!

啊,光荣属于您,仁慈的山谷,
在这里居住着最快乐的母亲。
祝你快乐,祝你健康!



悬崖上是您神奇的岩洞，
你给了我们天堂，善良的女王。
祝你快乐，祝你健康！

无比光荣愉快的一天开始了，
男人女人的队伍来这里向您致敬。
祝你快乐，祝你健康！

您想有一群自己的善男信女，
但也要看看我们这些苦难中的乞丐们。
祝你快乐，祝你健康！

啊，救世之星，请从我们面前走过吧，
把我们这些忠诚的人带到上帝的圣殿去！
祝你快乐，祝你健康！

啊，无限光荣的女神，爱我们吧！
把你慈母般的仁爱赐给自己的孩子们吧！

哈洛瓦-沃尔斯卡有许多公共厕所，那里到处都是这种“赞美歌”的纸片，在地面上翻滚着。

来自卡什贝尔群山的纳赫吉格尔班长，从一位胆小的犹太人那里买来一瓶烧酒。他请了几位好朋友，聚在一起，仿着“欧根王子歌”的曲调，去掉赞美歌中的叠句“祝你快乐，祝你健康”，用德语唱起这首“赞美歌”。

天黑了下來，这四位为十一连寻找宿营地的军人来到了一条小河旁的小树林里。这条小河和小树林一直延伸到利斯科维茨，路也更加难走了。

巴伦第一次碰上这种两眼漆黑、不知东西南北的情况，而且还要摸黑去寻找全连的宿营地，这简直不可思议。他突然恐惧地怀疑起

来,认为这里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朋友们,”他轻声地说,一边沿着河边的小路踉跄地走着,“他们把我们甩了!”

“怎么可能呢?”帅克责备他说。

“朋友,别嚷嚷,好吗?”巴伦轻声地请求着,“我感觉到有人在听我们说话,马上就会向我们开枪。我觉得他们派我们来打前站,就是想试探一下附近有没有敌人。如果他们听到枪声,就会马上知道这里有情况,不再往这里来了。朋友们,我们当了前哨了,这是班长特尔纳曾经传授给我的经验。”

“那么你在前头走吧!”帅克说,“我们就跟在你后面。你的身体那么魁梧,那就用你的身体来保护我们。要是敌人朝你开枪,你就通知我们一声,我们也好及时趴下呀!既然你是一个兵,你就不会怕敌人朝你开枪的。每个士兵都应该以此为荣,都应懂得,敌人朝你每开一枪,他们的战斗力就会削弱一分。敌人也会乐于这样做的,因为这样他们就不必再背那么笨重的子弹了,逃跑起来也会轻松得多的。”

巴伦长叹了一口气说“可家里的人还得靠我养活呢!”

“还谈什么养家糊口呢?”帅克安慰他说,“还是去为皇上卖命吧!难道你当了这么久的兵还不懂得这个道理吗?”

“他们也曾说到过,”愚蠢的巴伦说,“那是他们叫我到操场去做操的时候。后来就再没有听人提起过,因为我当了勤务兵……可皇帝老爷至少也该把我们喂饱些呀!……”

“你真是一头永远填不饱的猪!士兵们在打仗之前,是根本不喂食的。关于这一点,几年前翁特格里茨大尉在学校里就给我们讲过了。他常说‘浑小子们,有一天战争爆发了,你们开到前沿阵地,可别在打仗之前吃得太饱。谁要是吃得太饱,子弹一进肚子,马上就会完蛋,因为子弹进了肚子,所有吃的粮食和喝的汤都得从肠子里流出来,伤口一发炎,人就会马上死掉。如果肚子里空空的,那么子弹进了肚子,就什么事也没有,人还会像被黄蜂蜇了一口,舒服得很。”

“我消化得快,”巴伦说,“我的胃从来留不下多少吃的。朋友,比如说,我吃了一满盘的馒头片、红烧肉和白菜,半个多小时以后,就剩



不下多少了，也只有三匙儿汤了吧，其他的就都消化掉了。据说，有一个人吃了一只狐狸，拉出来还是一只狐狸，只要清洗一下，加点酸的调味汁，还可以再吃。可是我恰相反，我一次能吃下几只狐狸，要是换了别人就会把肚子撑破的，可我一会儿以后去上厕所时，只拉出来一点黄汤屎，跟小孩子拉的一样，其余的都被消化吸收了。”

“朋友，我的肚子连鱼骨头、李子核都能消化掉。”巴伦亲密地对帅克说，“有一次我故意数了一下，我吃了七十个带核的李子馒头，等到要大便时，我就溜到后院，把屎拉在一个小木盆里，把李子核挑出来，一数七十个李子核消化了一半多。”

巴伦费劲地喘了一口气接着说“在家里，我老婆用土豆泥给我做李子馒头，里面还加点乳渣，让馒头更加美味可口。她总喜欢撒点罌粟子，而不愿意加点干酪，可我相反。为了这，我有一回还动手打了她一记耳光……我真的不懂得珍惜我妻子给我的幸福呀！”

巴伦停了一会儿，啧啧嘴，舌头舔了一下上颚，然后伤感地说“朋友，你知道，如今我没有东西吃了，这才想起我老婆当初说得对，按她的想法放点罌粟子味道确实会更好的。可那时我总觉得那罌粟子塞牙，如今我倒想，塞就塞吧，又有什么关系呢？我的老婆跟着我真是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啊！我还逼着她往肝香肠里多放些马约兰，总是跟她作对，有意刺痛她，她为这不知道哭过多少次。有一次我把我可怜的老婆打得爬不起来，在家躺了两天，因为她做晚饭时不肯宰火鸡，而只对付着杀了一只小公鸡。”

“朋友，”巴伦哭了，“如今哪怕有点不放马约兰的肝香肠和公鸡也好呀！你喜欢莼萝汁吗？瞧，为了让我喝这玩意儿，我们俩也争吵得不可开交，如今我可以把莼萝汁当咖啡来喝呢！”

巴伦渐渐地忘记了他刚才所臆想的危险了。在寂静的深夜里，他们继续朝着利斯科维茨走去，巴伦仍不停地对兴致勃勃的帅克讲述着他过去没有珍惜什么，现在想吃什么，还不时地流出眼泪。

电话兵霍托翁斯基和军需士万尼克跟在后面。

霍托翁斯基对万尼克说，他认为发动这次世界大战真是太愚蠢了。

糟糕的是，在大战期间有哪个地方电话线断了，你只能在夜间赶到那里去修理。还有更糟糕的，过去打仗，没有探照灯；可现在，当你正抢修那些该死的电线时，敌人的探照灯一亮，整个炮兵队都朝着你开炮。

他们终于到达为连队找宿营地的那个村子。四周围一片漆黑，村里所有的狗都汪汪叫了起来。他们只好停了下来，商量怎样对付这些畜生。

“我们还是回去吧！”巴伦轻声地说。

“巴伦呀巴伦，要是把你的这句话汇报给长官，你就得被当成胆小鬼枪毙掉。”帅克说。

狗愈叫愈凶，连罗巴河南边的狗，以及克洛津采等村子的狗也都叫了起来。帅克朝着黑夜嚷道：

“趴下，趴下，趴下！”正像他当年贩卖狗时呵斥自己的狗一样。

狗叫得更凶了。军需上士万尼克对帅克说：

“别对它们嚷嚷，帅克，否则整个加里西亚的狗都会叫起来的！”

“类似这样的事，”帅克回答说，“我们在塔博尔演习时也曾发生过。我们夜间开进那里的一个村庄，狗马上吠叫起来。四周都住着人家，狗的叫声从一个村庄传到另一个村庄，一直这样传着。等我们宿营的那个村子的狗不叫了，但从远处传来的狗叫声仍然不断，比如说，从佩赫希姆瓦传来的，这一来我们村的狗又叫了起来。不久，塔博尔、佩赫希姆瓦、布杰约维采、霍姆波尔、特舍波尼和伊赫拉瓦等地方的狗全都叫起来了。我们的大尉是个神经质的老头儿，他受不了狗的叫声，整夜没睡觉，总是走过来问巡逻兵‘谁在叫，叫什么？’士兵们报告说狗在叫，于是他就大发雷霆，把那几个巡逻兵关了禁闭，直到我们演习结束时才放了出来。后来他挑选了一些士兵组成‘管狗队’，派他们打前站，主要任务是通知村民，在我们宿营的地方，任何狗都不得在夜间吠叫，如有叫者，格杀勿论。我也是这个队的成员。当我们来到米莱夫斯科区的一个村子时，我在通知当地村长时，把‘狗’和‘狗的主人’这两个概念给弄混了。我对那村长是这样说的：谁家的狗在夜间吠叫，出于战略原因，狗的主人当格杀勿论。这样一来，可把村长吓坏



了，他马上套车赶往总参谋部给全村老少求情。参谋部的门卫根本不让他进门，还差点用枪打了他，他无奈地回到村里。在我们的队伍进村之前，全村老百姓在村长的劝说下都用布把狗缠起来拴在身上，惹得其中的三条狗发起火来。”

帅克还说到狗在夜里害怕香烟燃着的火芯儿，用这个方法可以治狗叫。可惜他们几个都不吸烟，他的建议也就作罢了。同时大家还认为，狗高兴的时候也会叫的，因为它们对军人有着怀念之情，它们记得，军队从这里路过时总给它们留下一些好吃的东西。

狗老远就已感觉到这些曾经给它们留下过骨头和马尸的人越来越近了。等他们走进村子时，突然有四条狗跑到帅克身边，高兴地摇着尾巴，亲昵地把腿抬了起来。



帅克抚摸着它们，拍拍它们，像对孩子那样地同它们说话。

“我们又来到这儿了，要在这里过夜，还要做好吃的。我们会把骨头呀、肉皮呀都留给你们吃的。明天一早我们还要赶路，上前线打敌

人呢!”

这时,村子里的小农舍都亮起了灯。他们走到第一家农屋,敲门问村长家在哪儿。里面响起一声尖锐刺耳的女人声音,用一种既非波兰语又非乌克兰语的腔调回答说:她的丈夫在部队里,孩子生病出天花躺在床上,说莫斯科人把家里的东西都抢光了。男人在离家前曾吩咐过,夜里谁敲门都不要开。直到他们猛烈地把门敲个震天作响,说他们是奉命找宿营地的,才有一只陌生的手把门打开。他们进去之后,发现这里正是村长的家。村长拼命向帅克解释,说他没有装那个尖锐刺耳的女人声音,那时他正在干草上睡觉。还说他老婆要是突然被人叫醒了,总是胡说话。至于给全连找宿营地的事,他说,这个村子太小了,连一个士兵住的地方都没有,实在没有睡觉的地方。这儿也没有可买的东西,莫斯科人早已把这里洗劫一空了。

他说要是长官们不嫌弃的话,他可以带他们到克罗辛卡去。那里有大庄园,离这里只有三刻钟的路程。那里有的是地方,每个士兵都能盖上羊皮。那里有的是牛,每个士兵都能喝上一杯牛奶。那里的水质也好。军官们可以在庄园里睡觉。而在这里的利斯科维茨呢?只有疥疮和虱子。他曾经养了五头牛,可全都被莫斯科人抢走了。现在他想给生病的孩子弄点牛奶喝,也不得不跑到克罗辛卡去买了。

说来真巧,就在这时他家旁边牛棚里的牛哞哞地叫了起来,随后又听到那女人的尖叫声在骂那些倒霉的母牛,让它们都得霍乱病死掉。

“老总们,你们刚才听到的牛叫声,是我的邻居沃依采克家的牛叫的。这是我们这里唯一的一头牛。这牛有病,可怜得很。自从莫斯科人把它的牛犊子牵走后,它就一直闷闷不乐,连奶也挤不出来了。可是牛的主人舍不得杀它,心想圣母娘娘会大发慈悲的,一切都会变好的。”

他一边说着话,一边把羊皮衣穿到身上。

“老总们,我们到克罗辛卡去吧!可能用不着走三刻钟,我刚才计算错了,也许连半个小时也用不着。我知道有一条近路,过一条小溪,然后走到一棵橡树那儿,再穿过一片小白桦林……那村子很大,酒铺



里的烧酒也很香。老总们,我们走吧,还犹豫什么?应该给你们这个光荣团的长官们安排一个整洁的、舒服的住处。你们是皇上和国王陛下的士兵,跟莫斯科人打仗,肯定需要干净的宿营地……可在我们这儿?——您瞧,又有虱子、疥疮、天花、霍乱。昨天我们这个倒霉的村子里就有三个人得了霍乱死掉了……连最仁慈的上帝也在诅咒我们利斯科维茨呢……”

这时,帅克神气地挥了挥手。

“老总们,”帅克模仿着村长的声调说,“我在一本书中读到过,在瑞典战争期间,当部队奉命在村子里宿营时,有个村长总是推辞来推辞去,不肯帮忙,于是他们就把他吊死在离他家最近的一棵树上。今天萨克诺有一位波兰神甫对我说,部队来宿营,村长应该把所有的乡绅都召集起来,同他们一道挨门挨户地到各家去,商量着说,这儿可以住三个人,那儿可以住四个人,神甫家里让当官的住。只用半小时一切都安排妥当了。”

“村长先生,”帅克转过身严肃地问村长,“离这里最近的一棵树是哪棵?”

村长没有听懂“树”是怎么回事,于是帅克就向他解释说,就是桦树、橡树、梨树、苹果树,总而言之,就是长着结实树枝的树。村长还是没有懂,可当他听到一些果树的名字时,突然吃了一惊,因为樱桃已经熟了,于是他说,他对于这些果树并不清楚,只知道自家门前有棵橡树。

“好!”帅克做了一个“上吊”的手势说,“现在我们就把你吊在你家门前的那棵树上。你应该知道,战争时期,我们奉命来这里宿营,而不是宿营在克罗辛卡。伙计,你不能改变我们的战略计划,那只好把你吊死,正像书中写的在瑞典战争期间那样……先生们,有一次我们在大麦齐希契演习时就有过这样的事……”

这时军需上士万尼克打断了帅克的说话。

“你以后再给我们讲这件事吧,帅克!”他转身对村长说,“这是最后警告,你快给我们安排住处吧!”

村长直打哆嗦,结结巴巴地说,他原本是为老总们着想的,既然不



行,也许能在村子里找到一些住的地方,让大家满意,说他马上去取灯。

村长从房里走了出去。这间房里只点了一盏小小的煤油灯,灯光极为微弱,灯的上方挂着一张圣人的画像,那圣人就像个残废人似的。突然霍托翁斯基叫道:

“巴伦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

还没等大家去寻找巴伦时,炉子后面通向外边的那扇小门轻轻地打开了,巴伦从那儿走了进来。他扫视了一下周围的情况,看村长在不在,然后像得了伤风似的,带着很重的鼻音说:

“我到他家储藏室去了,往一个钵子里抓了一把什么东西放到嘴里,粘在了我的小颚上,它不甜也不咸,大概是块做面包的发面。”

军需上士万尼克用手电筒朝他照了一下,大家都感到还从来没有见到过有这样涂得十分难看的奥地利士兵,接着又吃惊地看到巴伦的肚子鼓得像个快要分娩的孕妇一样。

“怎么啦,巴伦!”帅克摸着他那鼓鼓的肚子同情地说。

“这都是些黄瓜!”巴伦哑着嗓子说,因为一小块发面堵着他的嗓子,他吐不出来,又咽不下去。“小心点摸,这是腌黄瓜。我慌慌张张地吃了三条,其他的都给你们拿来了。”

他从怀里把黄瓜一根一根地掏了出来分给大家。

村长提着灯站在门口,看到这种情景就画着十字哀号起来:

“莫斯科人来抢我们的东西,我们的人来,也抢我们的东西!”

他们在一群狗的簇拥下走进了村子。这些狗总在巴伦的周围转来转去,现在又盯着他的裤兜儿,因为里面藏着一块咸肉,也是巴伦从储藏室里摸来的,由于贪馋,他瞒着没告诉大家。

“为什么那些狗总跟着你呢?”帅克问巴伦。巴伦考虑了好一会儿才回答说:

“因为这些狗闻出我是个好人的。”

巴伦没有说他的手在裤兜儿里正抓着那块咸肉,有条狗的牙齿已经碰到了他的手……

在寻找宿营地时,他们发现利斯科维茨是个很大的村子,但也确

实被战争摧残得相当凄惨。虽然战争中交战双方奇怪地没有把它划在各自的战区里,从而使它避免了炮火轰炸的灾难。可是遭到破坏的希罗夫、格格博夫、霍鲁布拉等村子的难民却拥到这个村子来了。

有的木屋里甚至住了八户人家。掠夺性的战争使他们陷于赤贫的境地,一个像洪水猛兽的时代突然降临到他们的头上。

看来只好把连队的士兵安排到村子另一头的一所破旧的酿酒厂去住了,加上那里的发酵室再安排一些人,总共可以容纳一半士兵,其他的按十人一小组分住在几家田庄上。这些田庄的土财主以往是不让一贫如洗的穷光蛋走近他们庄园的。

连部的所有军官、军需上士万尼克、勤务兵、电话员、医护人员、炊事员和帅克都住在神甫家中。神甫也不愿意收留邻近的难民,所以他家还有不少空地可以住人。

神甫是一位又高又瘦的老先生,穿着一件褪了色的、油污斑斑的教袍。他很吝啬,什么也舍不得吃。他的父亲教育他要仇恨俄国人,但他对俄国人的仇恨却突然消失了,因为俄国人在这里时,他家曾住过几个贝加尔湖来的哥萨克大胡子兵。他们从没有动过他家的鸡鹅,可俄国人走了,奥地利兵来时却把这些鸡鹅都统统杀了吃了。

后来,他对奥地利军队的仇恨更深了,因为匈牙利人来到村子里,把他家蜂房里的蜂蜜全都拿走了。如今他用极端仇恨的眼神注视着这些夜行的不速之客。现在好了,他可以在他们的周围踱着步,出气地耸耸肩膀,反复地说着“我已经一贫如洗,是个十足的叫花子了。老总们,你们在我这儿连一小片面包也找不到啦!”

这里最悲伤的人就数巴伦了。他看到神甫家如此穷困,几乎要哭起来。这时,他正坐在神甫家厨房里打瞌睡,脑海里总是隐约地在想象着吃一只像蜂蜜一样甜香的小猪崽。一个瘦长身材的小伙子不时地向他窥视着,他是神甫家的长工兼厨子,并帮着看护院子,以防有人偷盗。

巴伦在厨房里什么也没有找到,只发现在小盐碟子里有一点用纸包着的小茴香,于是他把小茴香倒进嘴里,那茴香的香味又唤起他想吃美味猪崽的幻觉。



神甫住宅后面那家酿酒厂的院子里，战地伙房的铁锅下面炉火正旺，锅里煮着水，而水里却空空如也。

军需上士和炊事员走遍了全村想买头猪，也都落了空。他们得到的回答都是：莫斯科人把能吃的都吃光了，能拿的都拿走了。

他们又在一家小酒店里把一位犹太人叫醒。那人开始时捋捋两边的鬃发，装着很遗憾的样子，说他不能帮上老总们什么忙，可最后他终于硬劝着他们买下他的一头老掉牙的牛，那牛已经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了，一点肉也没有。他要价很高，还扯着胡须发誓说，在整个加里西亚、整个奥地利和德国、整个欧洲，甚至全世界都找不到这样的好牛。他连哭带起誓：这是奉耶和華旨意降生到世上来的最肥的牛。他以自己祖宗的名义赌咒说，连沃罗齐斯卡的人都来这里参观过这头牛，四乡邻里的人都把它当做神话来谈论，说它不是一头母牛，而是一头油水最多的水牛。最后，他跪在他们的面前，一个挨着一个地抱着他们的腿，哀求着：

“你们宁可把我这个可怜的犹太老人杀了，也别不买这头牛就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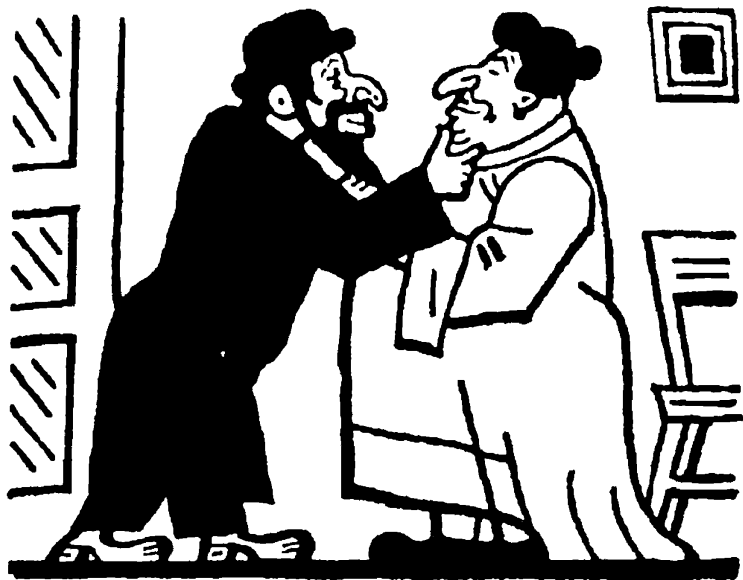
他的一番又哭又喊的表演把大家都闹晕了，结果他们还是把这头没人要的牛牵到了战地伙房。犹太人把钱放进衣兜以后，还在他们面前哭了好久，诉说着，这么好的牛只卖了这点儿钱，真是亏大了，他完蛋了，以后他只有靠乞讨过日子了。他请求老总们把他吊死，说他晚年竟干了这种蠢事，为此他的祖先在坟墓里也会睡不安稳的。

他还在老总们面前的尘土地上打了一阵滚，突然站起来，抖落掉身上的全部怜悯，就跑回家去了。他在小屋中对妻子说：

“伊丽莎白，那些当兵的都是傻瓜，只有你的唐纳才是最机灵的人！”

为了吃这头牛，大家可费了不少力气，有一阵子大家觉得根本没法剥下它的皮。剥下的时候，他们曾好几次硬把皮撕开，底下露出的腱子肉就像船上扭紧的缆绳一样。

这时，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袋土豆，便开始灰溜溜地煮起这堆牛腱子肉和骨头来。隔壁军官食堂的厨师们也在拼命地熬着几块



牛骨头，想用它为军官们做点什么。

如果能把这样的怪物也叫做牛的话，那么这头可怜的牛倒给十一连的全体官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说来也怪，后来在索卡尔战役的前夕，军官们只要让士兵们想想利斯科维茨那头牛，十一连的士兵就会厉声地呼喊，愤怒地握着刺刀向敌人杀去。

这牛真可恶，连一点儿肉汤都熬不出来。牛肉愈是熬愈是往下沉，跟骨头绞在一起，成为一个坚固的整体，硬得就像在公事房里啃了半个世纪公文的官吏一样。

帅克像信使一样总保持着连部和伙房的联系，以便知道牛肉何时煮好。最后他向卢卡什上尉报告说：

“上尉先生，牛肉已煮得变成瓷器了，可以用它划玻璃。炊事员巴沃切克和巴伦试着咬了一口，结果炊事员咬掉了一颗门牙，巴伦掉了颗白齿。”

巴伦严肃地站在卢卡什上尉的面前，用他从赞美诗上撕下的那张



纸包着那颗白齿交给了上尉，结结巴巴地说：

“报告，上尉先生！我已竭尽全力了。这颗牙是在军官食堂掉下的，当时我想试试这牛肉能不能做成牛排。”

在窗子旁边的那张躺椅上，一位愁眉苦脸的人听到他们谈话后欠起身来。这是救护队用双轮车推来的杜布中尉，经医生诊断，他已经不行了。

“请你们安静一点儿！”他绝望地说，“我快不行了！”

然后他又躺回到那张旧椅子上。那椅子的每条缝里都有着数以千计的虱子蛋。

“我太累了！”他悲伤地说，“我已是一个病入膏肓的人了。请你们别在我面前谈什么咬掉牙齿的事。我家的住址是：斯米霍夫城查理大街十八号。我要是活不到明天早晨的话，请务必把我的情况通知我家里的人，请别忘了在我的墓碑上写明我在战前是中学教员。”

接着，他轻声地打起鼾来，也没有听到帅克念的送葬词：

你对玛利亚犯了罪，
你让暴徒逞凶狂，
但愿你的勤奋能拯救我。

后来，军需上士又听说，这头“绝妙”的牛还得到军官食堂煮两个小时，根本不能做什么牛排，顶多能做点肉丁。

最后决定：在吹吃饭号之前，让士兵们先去睡觉，反正晚饭到明天早晨才能做好。

军需上士万尼克从什么地方弄来一捆干草铺在神甫家的饭厅里，自己躺在上面，兴奋地捻着胡须。他轻声地对躺在旧卧榻上的卢卡什上尉说：

“请您相信我，上尉先生！我服役以来，还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牛肉呢……”

厨房里点着一根教堂里用过的蜡烛头，电话兵霍托翁斯基正在烛光下给家里写信，想在营里战地邮箱号确定之前预先写好它，以免到

时候又弄得手忙脚乱。他写道：

亲爱的、珍贵的老婆，最珍贵的鲍仁卡：

夜深了，我还在想你，我的亲爱的。我仿佛看到，当你望着你身旁那空着的半边床时，你也在想着我。你必须原谅我，此时我又想起许多事情。你是知道的，战争开始以来，我就一直在前线。我从许多受伤回家休养的朋友那里听说，当他们得知有一些无赖在勾引他们的老婆时，感到比死还难受。亲爱的鲍仁卡，我不得不给你写信，对此我很痛苦。我本不想给你写这些的，可你知道，你曾对我说过，我不是第一个和你相爱的人，在我之前你还曾和米古拉什大街的克劳斯克先生好过。在这静静的深夜里，当我想起这个残废人可能趁我不在家时又去纠缠你，亲爱的鲍仁卡，要真的那样，我会把他当场掐死的。长期以来，我一直在控制着自己，没有提这件事，但当我一想到他可能又来勾引你时，我的心就碎了。我只想提醒你一点，我不能容忍在我身边有一条跟谁都可以鬼混的母猪来玷污我的名誉。请原谅我，亲爱的鲍仁卡，我的话有些尖锐。但请你注意，别让我听到关于你的任何闲话，否则我会把你们两个人的五脏六腑都挖出来，因为我已经豁出去了，甚至不惜付出自己的性命。一千次地吻你，请代问候父母亲好。

你的托诺乌斯

又及：别忘记你姓我的姓啊！

接着他又写了一封待发的信：

我最亲爱的鲍仁卡：

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又幸运地打完了一次大胜仗了。我们大约击落了十架敌机，打死了一个鼻子上长着疣子的将军。在这次大战中，当榴弹在我们的上空爆炸时，我曾想到你，亲爱的鲍仁卡，你在做什么呢？你还好吗？家里一切都好吗？同时，我经常回忆我们那次在‘乌托马斯’啤酒店的情景，你



如何把我领回家，第二天你的手也累疼了。现在，我们又要往前线出发，没有时间继续写这封信了。希望你永远忠实于我，因为你清楚地知道，在这方面我是义无反顾的。出发的时间到了。一千次地吻你，亲爱鲍仁卡，祝你万事如意！

你的诚挚的托诺乌斯

电话兵开始打起瞌睡，然后趴在桌上呼呼大睡了。

神甫还没有睡，在住宅里四处溜达。他推开厨房门，进去把霍托翁斯基旁边点着的半截教堂蜡烛吹灭了，生怕浪费。

在餐厅里，除了杜布中尉，谁都没睡。军需上士万尼克正在仔细阅读他从萨诺克旅部办公室取来那份新的部队给养预算规定，发现部队离前线愈近，给养愈少。尤其可笑的是：其中有一条规定甚至禁止在士兵的汤里放番红花和生姜。规定中还有一条注释称：战地伙房必须把骨头收集起来送到师部仓库去。这一条也没有说清楚，是什么骨头，是人的骨头呢？还是那些供屠宰的牲口骨头呢？

“你听我说，帅克！”卢卡什上尉打着哈欠说，“吃饭之前，你能给大家讲点什么故事吗？”

“噢，行！”帅克回答说，“吃饭之前，上尉先生，我可以给大家讲讲整个捷克民族的历史。可我现在先讲一个关于塞德尔昌斯科县邮政局长太太的小故事。她在她丈夫逝世后接替了他的职位。有人一提到战地邮局，我就会想起她，尽管她跟战地邮局毫不相干。”

“帅克！”卢卡什上尉躺在卧榻上说，“你又开始说傻话了！”

“是的，报告，上尉先生！这确实是一个十分愚蠢的故事。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想起这些愚蠢事的。要不是我生来就傻，或者这就是我对少年时代的回忆吧！上尉先生，还是炊事员约赖达说得对，在我们这个地球上什么人都有。有一次，他在布鲁克喝醉了，掉到沟里爬不上来，在下面嚷嚷说：

“‘人天生就有责任去认识真理，让自己的理念同永恒的宇宙保持和谐一致，使自己不断发展、提高，逐步进入更高的境界、更高的文化和充满爱的世界。’当我们把他从沟里往上拉时，他又抓又咬。他还以

为自已是在家里呢！等到我们要把他重又扔回沟里时，他才苦苦地哀求我们把他拉上来。”

“这跟女邮政局长太太又有什么关系呢？”卢卡什上尉失望地喊道。

“她是一个很能干的女人，但有时候也够可恶的。上尉先生，她能把邮局的工作都管理得很好，就是有一个毛病，她总认为所有的人对她眼红，要害她。她每天下班后，总要向机关里的人打听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有一天早晨，她到森林里去采蘑菇。她明明知道，她经过一所学校时，遇到一个男老师，那人向她问好，并问她这么大早往哪里去。她回答说去采蘑菇。那男老师又说，他待一会儿也去。就凭这个，她就断定：那位男老师对她这位老太婆存有歹心。后来，她看到那位男老师还真从林子里跑了出来，她吓了一大跳，拔腿就跑，回到家就马上写信给当地教育委员会，控告那位男教师强暴了她。于是他们对那位男教师进行纪律审查。学校检察官不想让这件有损学校名誉的事扩散到社会上去，也亲自参加了审讯，他请宪兵警官首先弄清楚这位老师能不能干得了这种事。宪兵警官看了一下档案，说这不可能，因为有一次一位神甫曾告发过这位教师跟他的侄女相好，可这位神甫也跟这个侄女睡过觉。后来这位老师拿来县级医院医生的证明，说他六岁时就已失去性交能力，因为他从梯子上跌下来时得了阳痿症。接着，这个女浑蛋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就到处散布宪兵警察、县医院医生、学校检察官都受了这位男老师的贿赂。而宪兵警察等人又控告这女的，要把她抓起来。后来这女人又再次上诉说他们不负责任。最后那女人受到法医的检查，给她的鉴定是：她虽然愚蠢怪诞，但还是能胜任政府公务的。”

卢卡什上尉嚷道：

“我的天哪！”他又补充了一句，“我真想骂你几句，帅克，可是我怕倒了我吃晚饭的胃口。”

帅克回答说：

“上尉先生，我早就向您打过招呼，我给您讲的是一个非常愚蠢的故事。”



卢卡什上尉摆摆手说“我早就知道你那点儿机灵劲儿了！”

“不可能所有的人都会那么聪明的，上尉先生，”帅克令人信服地说。“总有些蠢材作为例外的，因为要是每个人都非常聪明，那么世界上的智慧就太多了，多到每出现第二个人就肯定是个十足的傻瓜。报告，上尉先生！比如说，每个人都懂得自然规律，都会计算天体之间的距离，这样就只能给周围的人和事增添不少麻烦。就像帕佩克先生那样，他常常去‘高脚杯’酒店喝酒，夜里，当他从酒店走到大街上时，总要观察天空中的星星，然后才往家走，路上逢人就问‘今晚木星特别亮，你知道吗？你这个土包子，你连头顶上有什么都不知道！远得很呢，你这笨蛋，要是用大炮把你轰出去，按照炮弹的速度你得在太空中飞上好几百万年呢！’其实他自己也是个笨蛋。他经常用电车的速度，大约每小时十公里吧，从酒店那里飞快地往家跑。上尉先生，要不要我再举一个例子，是有关蚂蚁的……”

卢卡什上尉从卧榻上欠起身来，双手交叉地抱在胸前说：

“说来奇怪，我怎么总要找你来聊天呢？帅克，也许我们相处已经太久了，我太了解你了……”

帅克同意地点点头说：

“这是一种习惯，上尉先生！主要是我们长期在一起，彼此都熟悉了，又共同经历过许多风风雨雨，吃过许多苦，渡过许多难关，才建立了这样深厚的情谊。报告，上尉先生，这也许就是命吧！这也要感谢皇上呢，是他指挥有方，才使我们聚到一起的。我现在别无他求，只希望能更多更好地为您效劳……您饿了吗？上尉先生！”

这时，卢卡什上尉重又躺回到那张旧卧榻上。他说，帅克最后说的一席话可以说是他们这次不愉快谈话的最好收场。他让帅克去看看晚饭好了没有？帅克离开他一会儿，他肯定会好受些，因为他听帅克讲那些愚蠢故事比他从萨诺克开始到现在这一路上的行军还要累得多。他真想睡一会儿，可又睡不着。

“这是臭虫闹的，上尉先生！有一种迷信说法，说神甫爱长臭虫。你到哪儿也找不到像在神甫家那么多的臭虫。上斯托杜尔教区的神甫扎马斯迪尔还写了一本论臭虫的书，说在他传教时，那些臭虫还在

他身上到处乱爬呢!”

“刚才我说什么了,帅克,你是去厨房还是不去?”

帅克走了,巴伦踮着脚尖像影子似的跟着他走了出去……

当第二天早晨部队要从利斯科维茨开往斯塔拉萨尔、桑博尔一线去时,那倒霉的牛肉还没有煮烂。战地厨房决定带着它走,在路上继续煮,等到在利斯科维茨到斯塔拉萨尔的半路上休息时再吃。

在路上,战地伙房给士兵们煮了黑咖啡。

杜布中尉因为从昨天起病又加重了,只好又躺到双轮救护车上。最辛苦的是他的勤务兵,他得围着双轮车忙个不停,杜布中尉还总是骂他,说他昨天根本没有伺候他,有朝一日他要狠狠地收拾他。他总叫着要喝水,可给了他水,他喝下去又马上吐了出来。

“你笑谁?笑什么?”他躺在双轮车上嚷道,“我要教训教训你,别跟我耍什么花样!你会认识我的厉害的!”

卢卡什上尉骑着马,帅克在旁边跟着。帅克匆匆忙忙地往前走时,就像要跟敌人干一仗似的。这时他又开始聊起来了。

“您注意到了吗?上尉先生。我们有些人就像苍蝇似的,身上没有背上三十公斤的东西就受不了啦。对这些人应该好好地教训一顿,就像已故的布哈内克上尉教训我们那样。布哈内克上尉是因为一笔陪嫁费自杀的。他从他未来的丈母娘那里拿到那笔陪嫁费,却花在别的姑娘身上。后来又从他的第二个未来的丈母娘那里拿到第二笔陪嫁费,这次他倒是节省多了,他是慢慢地在牌桌上输掉的,并没有花在女人身上。没有多久,他又得寻找第三个未来的丈母娘,他成功了,用第三笔陪嫁费买了一匹阿拉伯公马,是一匹杂交马……”

卢卡什上尉从马上跳了下来。

“帅克,”他厉声地说,“要是你再说第四笔陪嫁费,我就把你扔到壕沟里去!”

他又跳上了马。帅克一本正经地说:

“报告,上尉先生!第四笔陪嫁费已没法提了,因为他拿到了第三笔陪嫁费以后就自杀了!”

“你总算说完了。”卢卡什上尉说。



“我们可不要忘了，”帅克继续说，“还应该谈谈布哈内克上尉先生是怎样教导我们的呢！我认为，部队刚出发的时候，就应该像他那样能很好地控制住所有的士兵。他善于利用‘休息’的时候，把大家召集起来，就像小鸡围着母鸡那样，给大家讲解说‘你们这些笨蛋，根本不懂得珍惜在地球上行军的好处，因为你们都是一帮没有文化的家伙，任何人看到你们都会恶心！如果让你们到太阳上去行军，一个在我们地球上体重六十公斤的人，到了那里就会有一千七百多公斤，你们的军用背包就有二百八十多公斤，几乎有三公担多，那杆步枪也有一百五十多公斤。要是你们在那里行军，肯定就会一个个唉声叹气，累得像狗一样，吐出个舌头，活不成了。’我们中间有个教员出身的倒霉蛋，竟敢要求对这个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请允许我说几句话，上尉先生，在地球上体重六十公斤的人在月亮上只有十三公斤。在月亮上行军要比在地球上轻松得多，因为我们的军用背包在月亮上只有四公斤重。在月亮上我们会飘起来，根本用不着行军。’‘简直不像话！’布哈内克上尉先生对那位倒霉蛋说‘你这浑蛋，想吃耳光是吗？好吧，我就成全你，给你吃一记地球上的普通耳光吧！如果我给你一记月亮上的耳光，那你可能就会轻飘飘地飞到阿尔卑斯山去，摔得扁扁的了。假如我给你一记太阳上的重耳光，那你的军装会变成一摊稀粥，你的脑袋就会飞到非洲去了。’于是他给了那个倒霉蛋一记地球上的普通耳光，那个爱多嘴的人哭了起来，而我们继续行军。在整个行军过程中，他总是哭着。’上尉先生总给我们讲什么人的尊严问题，说对他应该像对待牲口那样。然后上尉把他送到警卫室关了十四天禁闭，又罚了他六个星期的劳役。可是他没等劳役服完，就得了疝气病，可他们说他装病，逼他在兵营里翻单杠，他受不了他们的折磨，结果这个所谓‘装病’的人就死在医院里了。”

“其实这只是一件很特殊的事情，帅克！”卢卡什上尉说，“我已经说过好多遍了，你惯于用特殊的方法来贬低军官的形象。”

“我没有，”帅克诚恳地说，“我只想给您讲讲，上尉先生，在过去的军队里，总有些人喜欢自找倒霉。他们总以为自己的文化比上尉先生还高，想用月球的问题来贬低上尉先生。不过，当他吃了这一记地球

上的耳光以后，大家倒松了一口气，谁也不觉得难受了，反而高兴起来，因为上尉先生用了‘一个地球上的耳光’这一概念，大家觉得这倒挺幽默的，也许这也就是‘紧急解围’吧！要是一个人能识相，就不会出事了。在布拉路的卡尔麦利迪修道院的对门，上尉先生，耶诺姆先生几年前在那里开了一个卖兔子和鸟儿的商店。这位先生跟一位叫比莱克的装订工人的女儿相好。比莱克先生不同意他们相好，并在自己的店里公开扬言，说如果耶诺姆先生来向他女儿求婚，他就把他从台阶上推下去，让他再也看不见这个世界。可是耶诺姆先生不怕他，就喝了许多酒，然后去找比莱克先生。比莱克正在前厅里用一把大刀切书边，活像在解剖青蛙似的。他拿着这把大刀在前厅里迎接了耶诺姆。他大声问道‘你来干什么？’这时，可爱的耶诺姆先生突然放了一个响屁，把墙上的挂钟都给震停了。比莱克先生哈哈大笑，把手伸给他，高兴地说‘请进，耶诺姆先生……请坐……也许你还没有上厕所吧……其实我也不是什么坏人。不错，我是想要把你赶出去的，可是我现在看到，您是一个令人喜欢的人，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我是个装订工人，也读过许多长篇和短篇小说，但哪本书里也没有写过当女婿的会这样来作自我介绍的。’他边说边笑，把肚子都笑疼了。他非常高兴，说他们生来就有缘，好像亲兄弟一般。他马上递过去一支雪茄烟，又叫人去买啤酒和意大利香肠，还把他妻子也叫了来。他从耶诺姆先生怎么放屁讲起，对她作了详细介绍，他妻子吐了一口唾沫走了。后来他又把他女儿叫来，对她说，这位先生是在什么情况下向她求婚的。女儿马上哭了起来，说她不认识这个人，也根本不想见到他。这样一来，他们两人只好无奈地喝完啤酒，吃光香肠，分手了。后来，这位耶诺姆先生在比莱克先生常去的酒店里又出了一些洋相，因此这一带的人都叫他‘放屁大王耶诺姆’，到处都流传着他怎么想扭转形势的笑话……报告，上尉先生，人的命运是非常复杂的，有些人的生命就像破布一样一文不值。战前有个叫胡比契卡的警长先生，常常到我们包伊斯基的那家‘高脚杯’酒店喝酒。还有一位编辑先生，他专门收集断了腿的、被车子压坏了的、自杀的事件，登在报纸上。他坐在警察局值班室的时间要比他坐在编辑部的时间还长得多。有一次他把警长胡



比契克先生灌醉了，在厨房里彼此换穿了衣服，警长穿上了老百姓的服装，编辑先生却变成了警长。他还把枪的号码遮起来，就到布拉格大街上巡逻去了。在静静的深夜里，他在原来的瓦茨拉夫监狱后面的列塞大街上遇到一位上了年纪的先生，这个头戴大礼帽，身穿皮大衣，正挽着一位穿着皮大衣的、上了年纪的太太走来。他们俩一句话也不说，正赶着回家。他突然向他们俩扑了过去，冲着那老头儿喊道“不许喊，否则我把你们带走！”您想想看，大尉先生，那两个人会吓成什么样子呢！他们白费力气地跟他解释，说这肯定是个误会，因为他们刚从总督先生的宴会上回来，马车把他们送到民族大剧院的后面，现在他是同夫人一起出来换换空气的。他们就住在离这里不远的摩拉尼大街。他是总督的高级顾问，那是他的夫人。“你别胡扯了！”穿着警官制服的编辑向他嚷道，“你也不感到害臊，就是像你所说的那样你是总督的高级顾问，为什么你的举止像个孩子似的呢？我已注意你好久了，你一路上总是用手杖敲着每一家铺子的门板，而你所说的那位夫人还总在帮你的忙。”“你瞧，我哪里有什么手杖？你说的可能是我们前面的那个人吧”“你刚才是拿着手杖的！”穿着警长制服的编辑说，“我看见你在拐角处一家酒铺里抽打一个卖烤土豆和栗子的老太婆，连手杖也打断了。”那位夫人真是欲哭不能，这位总督高级顾问也怒恼得净说难听话，于是穿警官制服的编辑便拘捕了他们，把他们交给了附近萨尔莫瓦街警察所的巡逻队，吩咐他们把这两个人带到警察所去。并且说 he 自己是圣英德希赫警察所的警官，要到维诺堡去办案，路上碰到这两个人参加夜间斗殴，搅乱治安，而且还辱骂警察。说他现在要赶到圣英德希赫警察所办理自己的事情，一个小时以后再回来萨尔莫瓦警察所。于是巡逻队就把他们带走了。这两个人在那里一直坐到天亮，等待着这位警长的到来；而他却绕了一个圈子回到了“高脚杯”酒店，把那位真正的警长胡比契克叫醒，小声地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并且要他保密，如果把这件事说出去，就可能出大乱子……”

卢卡什上尉似乎已听累了。他在马屁股上轻轻打了一下，驱使着马儿小跑，好赶上前面的队伍，并对帅克说：

“你要是这样说到晚上的话，你会变得愈来愈愚蠢的！”



“上尉先生，”帅克冲着骑马而去的上尉喊道，“难道您不想听完故事的结尾吗？”

卢卡什上尉催着马迅速远去了。

杜布中尉的病情有了明显的好转，他已从救护双轮车上爬了下来，还把连部的人全都叫到自己的身边，晕晕乎乎地跟大家训话。他给大家说的那番冗长的话，大家听了感到比自己身上背的弹药枪支还要累得多。

他的那番话可以说是一些警言和寓言的大杂烩。

他说“士兵对军官的爱戴能使自己作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牺牲。如果这种爱戴并不是出于士兵的真心，也无关紧要，我们可以用强制的方法促使他产生这种爱戴。在老百姓的生活中，一个人被迫爱另一个人，比如说，学生被迫爱全体老师，那么这种爱必须依靠强大的外部力量才能维持长久。但是在军队里，我们看到的正相反，因为军官不允许士兵对上司的爱戴有半点放松。这种爱戴不仅是一般的爱戴，它实际上还包含着尊敬、畏惧和纪律。”

在中尉讲话期间，帅克一直在他左边走着，并不断把脸转过来看着他，来个“向右看齐”的姿势。

杜布中尉起初没有留意到这一点，仍继续往下说：

“这种纪律和服从的义务，士兵对长官所应有的爱戴都表现得很简单，因为士兵和军官之间的关系就十分简单：一个服从，另一个下命令。我们早就从有关军事艺术的书中读到过，军人的简单性、军人的朴素性是每一个士兵都应该很好修炼和掌握的美德，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都应该热爱自己的上级军官，上级军官在士兵的眼中都必须是最伟大的、胸有成竹的、炉火纯青的代表，是坚强和完美意志的化身。”

现在他才留意到帅克对他那种“向右看齐”的姿势。他突然觉得很不舒服，他的演讲也开始语无伦次起来，关于士兵如何爱上级军官的问题，他也弄不清楚该怎么往下讲了，于是他就冲着帅克嚷了起来：

“你为什么总傻乎乎地盯着我看？”

“报告，中尉先生，我在执行命令。有一次您曾提醒过我，说您说

话时,我应该盯着您的嘴,因为每个士兵都必须执行自己上级的命令,而且要永远牢记上级的话,所以我不得不这样做。”

“转过脸去向那边看,”杜布中尉嚷道,“你这个笨蛋,不许你朝我看,你知道吗? 我不喜欢,这样我受不了。我要是再看到你这样,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帅克把脸转向左边,在杜布中尉身旁直僵僵地走着。杜布中尉忍不住又冲他嚷起来:

“我跟你说话时,你往哪儿瞧?”

“报告,中尉先生,我正遵照您的命令‘向左看齐’呢!”

“唉!”中尉先生叹了一口气说,“你这个该死的东西,应该向前看,心里想着:我是个大傻瓜,这样做,我不会吃什么亏的。记住了吗?”

帅克向前看着说:

“报告,中尉先生! 我可以回答您这个问题吗?”

“你太放肆了!”杜布中尉冲着帅克喊道,“你怎么敢这样对我说话,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报告,中尉先生! 我只是想起您曾在一个车站上指示过我,说您说完了话以后,我什么也不用回答。”

“那么说你害怕我了,”杜布中尉高兴地说,“可是你还不认识我。你记住,除你以外,还有许多人在我面前都怕得发抖呢! 那些笨蛋,我会制服他们的。你也给我住嘴,乖乖地到后面去跟着,我不想见到你!”

这样帅克就到后面跟救护队的人在一起了。他坐在双轮车上,舒舒服服地一直坐到指定的休息地。在那里,大家终于等来了用那头倒霉的牛做成的汤和肉。

“这头牛该放在醋里泡上两个星期,”帅克说,“既然牛已没有了,应该把买牛的人拿来泡泡。”

旅部的一位传令兵骑马奔驰而来。他送来旅部给十一连的新命令,让十一连的行军路线改为去费尔施泰因,原计划去沃拉里奇和桑博尔的路线作废,因为那里已有两个波兹南团在驻守,再也住不下一个连了。



卢卡什上尉马上作出新的安排,让军需上士万尼克和帅克去费尔施泰因找宿营地。

“喏,帅克,小心点,别在路上出什么乱子了!”卢卡什上尉提醒他说,“特别对当地老百姓的态度要好些!”

“报告,上尉先生,我尽力去做。我今天早晨打瞌睡时做了一个梦,梦到我住房过道里的洗脸池漏了一整夜的水,把房东家的天花板也漏湿了。第二天一大早房东就来找我,让我搬走。上尉先生,这样的事在生活中确实有过。”在卡尔林铁路桥的下面……”

“别再啰嗦了,帅克,还是跟万尼克看看这张地图吧,研究一下去费尔施泰因怎么个走法。你们瞧,这儿是些村子。你们从这个村子往右一直走到河边,再沿着那条河走到离它最近的另一个村子,到了那里在你们右边又会出现一条小河,你们再从那里通过一条田间小路往北走,然后就不会迷路,可以顺顺当当地到达费尔施泰因了。记住了吗?”

这样,帅克和军需上士万尼克遵照指示出发了。

午后,闷热的天气让人喘不过气来,掩埋士兵尸体的弹坑没盖好土,散发出一股腐烂的臭气。他们来到的这个地区,在进攻普舍米斯尔时曾发生过战斗,有好几个营的士兵都被敌人的机枪扫射而牺牲在那里。在河边小森林里可以见到炮火破坏的痕迹。在广阔的平原和山坡上,树木被摧毁得只剩下残缺不齐的树干和树墩子立在地上。纵横交错的战壕把这片荒原分割成几大块。

“这里跟布拉格郊外可不大一样!”帅克为了打破眼前的沉寂说。

“在我们那里,庄稼已经收割了,”军需上士万尼克说,“收割总是从克拉卢普斯克最先开始的。”

“战后这里会有好收成的,”停了一会儿,帅克又说,“庄稼人用不着再买骨粉了。这里有整团的人烂在地里可以做肥料,老乡们可沾了大便宜了。总之,这块地肥得很呢!我只是担心老乡们会把这些士兵的骨头卖到制糖厂去做骨炭就糟了。在卡尔林兵营有个名叫霍卢普的中尉,他很有学问,但全连的人都说他是个傻瓜,因为他一心钻研学问,还没有学会怎么去谩骂士兵,对任何事情总喜欢用科学的观点去

分析。有一次，士兵们向他报告说领来的面包没法吃。要是别的军官遇到这种放肆行为就会大发雷霆，但他不这样。他总是和和气气地既不骂人猪猡，也不打部下的耳光，只是把士兵们召集起来，耐心地说：“首先，士兵们，你们必须知道，兵营不是什么高级食品店，让你们随便挑选什么腌鳗鱼啦、油渍沙丁鱼啦，以及各种各样的夹心面包啦，等等。我们每个士兵都应该放聪明点，毫无怨言地去吃领来的配给面包，应该懂得遵守纪律，不要对配给的食品质量说三道四。士兵们，你们想一想战争的情况吧！一仗打完，你们都要埋在这块土地下了。你们死前吃了些什么面包，对这块土地来说还不都是一样吗？大地母亲还不是同样把你们化解开来，连人带靴子都吞吃掉吗！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东西都不会消失的，士兵们，从你们的枯骨上又会长出新的谷子来，用它做成军用面包供新的士兵们食用。那些士兵也许像你们一样，不爱吃那种面包，就发牢骚，顶撞上级，于是有的上级就会把他送去关禁闭，因为他有这种权力。士兵们，如今我已经给你们讲得清清楚楚了，想必不用我再提醒你们了吧！如果以后还有人向上级发牢骚，那他就得好好掂量掂量。希望你们好自为之。”“还不如骂我们一顿呢！”士兵们私下议论着。中尉这一番和蔼的说教弄得大家很丧气。有一次，他们把我从连部叫出来，让我去跟那位中尉说，士兵们都很喜欢他，但是不骂人那还算什么军队呢？于是我就去到他的住处，请求他不用客气，军队就像皮带一样应该绷得紧紧的。因为士兵们已经习惯了每天有人提醒他们，骂他们是狗是猪，不然的话他们就会对上级不尊敬的。开始时，他还控制着自己，跟我讲了一些关于文明的问题，说如今士兵们不能再在鞭子下服役了；可是最后，为了提高他的威信，他还是给了我一记耳光，把我推出门外。后来，当我把这次会谈的结果告诉大家时，他们都很高兴；可第二天中尉又懊悔了。他来找我：“帅克，昨天我的举动太粗鲁了。这里有一块金币，你拿去打酒喝，为我的健康干杯吧！应该善于跟士兵们和睦相处才是。”

帅克看了看周围的地形。

“我觉得，”帅克说，“我们好像走错路了。上尉先生已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我们应该先往上，后往下，然后向左拐，再向右拐，再然后向



右拐,再向左拐……可我们总是笔直地向前走。要不就是我们在聊天中间不知不觉地按他说的路线走过来了。瞧,现在我已清清楚楚地看见,前面有两条路可以通向费尔施泰因。我建议我们就走左边的这条路吧!”

军需上士万尼克仍按照他以往的习惯,一碰到十字路口,总是坚持走右边的路。

“我的这条路,”帅克说,“肯定比您的那条路要好走些。我沿着小河走,这里河岸上长着‘勿忘我’小花草呢!您就去走那条被太阳晒焦的土路吧!我按照卢卡什上尉先生指示的路走,肯定不会迷路的。既然不会迷路,又为什么去爬那些小坡呢?我轻松地走在草地上,采点花儿插在帽子上,也给上尉捎上一束鲜花。再说,我们可以证明一下,看谁走的路对。希望我们就像好朋友一样在这里分开走吧!这里正是条条道路通向费尔施泰因的好地方呀!”

“别傻了,帅克!”万尼克说,“从地图上看,正像我所说的,应该走右边的那条路。”

“地图也可能出错的。”帅克一边回答说,一边往山谷那边的小河走去,“有一次,维诺堡的香肠师傅克谢内克就是按照布拉格城市地图走路的,他夜里从小城广场的‘蒙太古’酒店回家去维诺堡,可是第二天早晨却走到了克拉德诺州的罗兹杰洛夫。早晨人们在麦地里发现他时,他已经冻僵了,躺在地里。既然您有自己的主意,听不进去我的意见,那么,上士先生,我们就分道扬镳吧,在费尔施泰因见。现在来看一下表,看我们谁先到费尔施泰因。假如您遇到什么危险,就朝天上放一枪,好让我知道您在什么地方。”

午后,帅克来到一个小池塘边,遇到一个逃跑出来的俄国俘虏正在池塘里洗澡。俄国佬一看到帅克,马上从水里爬上岸,光着身子就飞快地逃跑了。

在一棵小小的柳树下,散乱地放着一套俄国制服。帅克很好奇,不知道自己穿上它是个啥样子,便脱下自己的制服,换上那位光屁股倒霉俄国俘虏的军服。那个俘虏是从森林后面一个村子的押送队逃出来的。帅克很想借池塘里的一汪清水来照照自己的模样儿,便在池



塘边流连了很久很久。就在这时，搜捕俄国俘虏的巡逻宪兵在这里发现了他。这些巡逻宪兵都是些匈牙利人，根本不理帅克的一再抗议，便把他拽到赫鲁瓦兵站。在那里把他同其他的俄国俘虏关在一起，然后再运去修理通往普舍密斯尔的铁路线。

事情来得如此突然，以至于第二天帅克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从这间曾住过一些俘虏的教室里找到一根烧焦了的木炭，在白色的墙上写道：

九十一团十一先遣连传令兵、布拉格人约瑟夫·帅克在奉命去费尔施泰因执行打前站工作途中，误被奥地利部队俘虏，在此住过一夜。

第四卷 光荣的败北续篇





第一章 帅克在俄国俘虏押送队

帅克因为穿了俄国军服被误认为是从费尔施泰因附近村子里逃出来的俄国俘虏,后来他用木炭在墙上写下了绝望的呼救声,但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件事。在赫鲁瓦兵站分发坚硬的玉米面包时,他想对一位过路的军官详细说说自己的情况,但又被一个押送俘虏的匈牙利士兵用枪托捅了一下他的肩膀,还冲他嚷道“他妈的,滚回队里去,俄国猪猡!”



这也是不懂俄语的匈牙利士兵经常对待俄国俘虏的一贯做法。

帅克回到队里向站在他旁边的一个俘虏说：

“这个士兵也是在执行任务呀，可是他这样做会给自己带来生命危险。要是枪膛里有子弹，枪走了火，后果又会怎样呢？很可能他在用枪托捅别人肩膀时，子弹就会飞进自己的喉咙，那他不就在执行任务时一命呜呼了吗？在舒玛瓦的一个采石场里，有人偷了烈性炸药，想储藏起来，留到冬天炸树墩子时用。可是石场看守得到命令，让他在采石场工人们下班时，对工人挨个搜身检查，于是他就起劲地搜查起来。他很快就抓到一个可疑的工人，便拼命地拍那人的衣袋，结果把烈性炸药给弄爆炸了，两个人都被炸得血肉横飞。在最后时刻，还相互紧紧地抱着对方的脖子不放呢！”

那个俄国俘虏在听帅克讲故事时，用非常理解的眼光望着他，虽然帅克究竟说了些什么，他一个字也没有听懂。

“我不懂，我是克里米亚的鞑靼人。真主伟大！”鞑靼人坐在地上，两腿盘成十字，双手合在胸前，开始祷告起来，“真主伟大，真主伟大，仁慈宽厚的真主，冥冥中的主宰……”

“原来你是鞑靼人，”帅克同情地说，“你真幸运，你应该能听懂我说的话，我也能听懂你说的。既然你是鞑靼人，那么你认识施腾堡的雅罗斯拉夫^①吗？连这个名字都不知道，你这鞑靼小伙子！他在霍斯丁城下把你们打得落花流水。你们鞑靼人就从我们摩拉维亚夹着尾巴逃跑了。看来，在你们学校教科书里是不会像我们那样编写这段历史来教育孩子们的。你知道霍斯丁的圣母玛利亚吗^②？显然，你也不知道。她此时此刻在为你们这些被俘的鞑靼小伙子们做洗礼呢！”

帅克又转身问另一个俘虏“你也是鞑靼人吗？”

那个俘虏听懂了“鞑靼人”这三个字，便摇摇头说“我不是鞑靼

① 公元1241年捷克施腾堡的雅罗斯拉夫在摩拉维亚的霍斯丁城打败了土耳其。

② 传说1240年捷克将领雅罗斯拉夫因圣母玛利亚显灵取得霍斯丁战役的胜利。为此后人那里建立了圣母玛利亚教堂和修道院。

人，我是契尔克斯人，我是个剃头匠。”

帅克非常高兴，他能同东方各民族的人在一起。在俘虏队里有鞑靼人、格鲁吉亚人、沃舍梯人、契尔克斯人、摩尔多瓦人和加尔梅克人。

帅克不高兴的是，由于语言不通，相互间不能很好交谈。再说，他们还要一起被运送到多布罗米尔去修筑从那里经过普舍米斯尔到尼冉柯维采的铁路线。

在多布罗米尔兵站的办公室里，他们要对俘虏逐一进行登记，这样一来就麻烦大了，因为在这被押送来的三百多俘虏中，谁也听不懂坐在桌子后面上士所说的俄语。上士说他会俄语，所以才来东加里西亚当翻译的。他在三周前曾订购了一本德俄字典和一本会话书，但至今也没有收到。所以他现在没有说俄语，而说的是蹩脚的斯洛伐克语，那是他在担任维也纳公司代表在斯洛伐克卖圣斯特凡像、圣水盆和念珠时学到的。

他跟这些奇怪的人根本无法交谈，傻坐在那里也无济于事，只好走了出来，用德语对俘虏们嚷道：“你们谁会说德语？”

帅克从人群中走了出来，面带笑容向上士走去。上士吩咐他立刻跟他到办公室去。

上士在一堆记载着有关俘虏们的姓名、出生和国籍的表格旁边坐了下来。如今他与帅克开始了一段有趣的德语对话：

“你是犹太人，对吗？”上士问帅克。

帅克摇摇头。

“你不用否认，”上士翻译官坚持说，“在你们俘虏中间，谁会说德语，谁就是犹太人。你叫什么名字？帅赫？你瞧，连你的名字也是犹太人的，你还否认什么呢？在我们这里，你不必害怕承认这件事。我们奥地利并不迫害犹太人。你是哪儿的人？哈哈，普拉加，我知道，我知道，那是华沙附近的一个小市镇。一个星期以前，我在这里还见到过两个从华沙普拉加来的犹太人。你是哪个团的？番号是多少？是九十一团？”

上士拿起登记册，一页一页地翻着，“九十一团是埃里温团，高加索、梯弗里斯的。你瞧，我们这里什么都知道。”



帅克听了他的这番话还真的有些惊讶。上士把自己没有抽完的那半支香烟递给帅克,接着很认真地对他说“这烟跟你们的马哈烟完全不一样。犹太人,我是这里的最高权威。我要是说句话,这里所有的人都得发抖,谁都得听!我们的军队纪律同你们的也不一样。你们沙皇是个恶棍,我们的皇上有着开明的头脑。现在我想让你瞧瞧,什么是我们的纪律。”

他推开隔壁房间的门,叫道“汉斯·劳夫勒!”

“到!”一个身患克汀病的斯梯尔^①士兵哭丧着脸走了进来。他是兵站上供大家使唤的杂役工。

“汉斯·劳夫勒,”上士命令说,“去拿我的烟斗叼在嘴里,像狗那样衔着,然后围着桌子爬!我让你停,你才能停!同时,你要学狗叫,而且不能让烟斗掉下来,要不然我叫人把你捆起来!”

患克汀病的斯梯尔士兵四肢着地爬了起来,一边爬一边学狗汪汪地叫着。

上士得意洋洋地望着帅克“犹太人,我不是对你说过,我们的纪律是个什么样子吗?”上士欣慰地望着那来自阿尔卑斯山小茅屋的哑巴士兵的脸。他终于喊了一声“停!”然后说“现在你要像狗那样衔着烟斗跟我亲热亲热……很好,现在再汪汪叫几声!”

房间里响起了“汪!汪!”的狗叫声……

表演结束后,上士从桌子抽屉里拿出四支运动牌香烟,慷慨地赏给了汉斯。然后,帅克用蹩脚的德语对上士讲了一个故事。说过去某某团有一位军官也有这样一个顺从的勤务兵,他的长官叫他做什么,他总是百依百顺地去做。有一次,有人问他,要是长官命令他用匙子吃他拉的屎,他吃不吃,他回答说“只要我的中尉命令我吃,我就吃。但是大便里不能有一根头发,要是那样,我会很难受,还会生病的。”

上士笑了:“你们犹太人还真有许多奇谈趣闻呢!可是我敢打赌,你们的军队纪律一定不如我们。我们还是谈点实质性的问题吧!我现在就任命你为俘虏队的头目,天黑以前你必须把所有俘虏的姓名登

^① 奥地利的一个省。

记完毕；以后你要代他们领口粮，按每十个人一份分给大家；而且你还要保证一个也不能跑掉。如果有人逃跑掉，我就把你毙了！”

“上士先生，我想和你谈谈。”帅克说。

“别啰唆！”上士回答说，“我不爱听，要不然我就把你送到兵营里去。你在我们奥地利已经很久了，应该知道我们的习惯。有人想和我私下谈谈……对你们这些俘虏越好，事情就会越糟糕……马上收拾一下，拿着纸和铅笔，赶快去编花名册吧！……你还要什么？”

“报告，上士先生……”

“快滚吧！瞧，我还忙着呢！”上士脸上立刻表现出疲劳过度的样子。

帅克敬了一个礼，便向俘虏队走去。他暗自思忖：为皇上效劳，只要耐心去做，总会有好的收获的。

当然，编造花名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要让俘虏们说清楚他们的名字就得费很大的劲儿。尽管帅克也经历过不少事情，但是这些鞑靼人、格鲁吉亚人、摩尔多瓦人的名字就是装不进他的脑子里去。“谁也不会相信，”帅克暗自想道，“居然鞑靼人会叫出这样稀奇古怪的名字：什么穆赫拉哈莱依·阿布德拉赫马诺夫、贝穆拉特·阿拉哈里、德列捷·切尔德兹、达夫拉特巴莱依·鲁尔达夏莱耶夫等。我们的名字比他们的就好念多了，比如齐多霍什捷的神甫就叫沃贝达。”

帅克从那些穿着整齐的俘虏队伍前面走过。俘虏们一个接着一个地向他报告自己的姓名：“津德拉莱依·哈涅马莱依、巴巴莫莱依·米尔扎哈利”等。

“请讲清楚些，”帅克微笑地对每一个俘虏说，“如果你们也像我们那里的人一样，叫什么博胡斯拉夫·什杰潘内克、雅罗斯拉夫·马托谢克，或者鲁日娜·斯沃博多娃，不就好念多了吗？”

帅克受了不少罪才终于把什么巴布拉·哈莱拉、胡吉·穆吉等所有稀奇古怪的名字记了下来。他想再对上士翻译官说明一下他被弄到这儿来纯属误会，他在被当着俘虏押送的路上，曾几次请求能合理地解决他的问题，也都没有任何结果。

上士翻译官在这以前头脑就不清醒，现在也同样不明事理。



在他的面前摆着一些德国报纸，上面登载着各种广告，他一边看，一边按照拉德茨的进行曲调子唱着广告上的词句“我想用留声机换儿童车”“我想收购碎玻璃以及白色的和绿色的平板玻璃”“凡是学过簿记的和能做平衡表的，就可以参加会计学学习班”等。

遇上有些广告词配不上进行曲，上士便想方设法地去克服障碍，不是用拳头在桌子上打着拍子，或者就用双脚在地上踩着点子。他嘴巴上被波兰白酒粘着的大胡子向两边翘着，就好像插了两把用胶粘成的干刷子。虽然他的一双肿泡眼睛凝视着帅克，可是帅克对他这种所谓的发明却毫无反应，上士只得无奈地停止了又敲桌子又跺脚的動作，而在椅子上“嘭嘭”地敲着拍子，唱起“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的曲调，然后配上新的广告词句“卡罗利娜·德雷埃尔，接生婆，随时为女士们服务。”

因为过度唱歌，上士的嗓子嘶哑了，声音越来越小，最后一点声音也没有了，只好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望着整块广告。这样就给了帅克讲述自己不幸遭遇的机会。帅克用他那蹩脚的、勉强能交流的德语叙述了事情的经过。

帅克说，他选择沿小河去费尔施泰因的建议是正确的，因为他作为打前站的士兵，有责任必须抄近路早些到达费尔施泰因，但路上遇到了一个从俘虏队潜逃出来的陌生俄国士兵。正在池塘里洗澡，而这条路又是他必经之路，这也不能怪罪于他。那个俄国人一见到他，拔腿就跑，连衣服也顾不上穿，把全部制服都丢在灌木丛里。帅克说自己曾多次听说过，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换上阵亡敌人的制服去进行侦探工作，于是他就试着穿了人家丢下的制服，想看看穿上外国兵的衣服是个什么样子。

帅克解释完这场误会后，才发现自己所说的一大堆话，全都是白费工夫，因为上士在他讲到去池塘边时就已经睡着了。帅克悄悄地走近上士，亲密地推了他的肩膀，没想到差点儿把上士从椅子上推倒到地上，但上士仍安静地接着睡大觉。

“请原谅，上士先生！”帅克说，然后敬了一个礼，便从办公室走了出去。



第二天清晨,军事建筑指挥部改变了原有的计划,决定将帅克所在的俘虏队直接运往普舍米斯尔去修筑从普舍米斯尔至鲁巴楚乌的铁路。

其他一切照旧。帅克仍继续在俄国俘虏队里过着自己的历险生涯。匈牙利押送兵驱赶着所有俘虏以最快的速度奔向目的地。

他们在一个村子里休息的时候遇到了辎重队。走在队伍前面的一位军官,过来打量着俘虏们。帅克从队伍中走出来,在军官的面前喊道“报告,中尉先生!”可是没有等到他把话说完,马上就有两名匈牙利士兵朝他背上捶了几拳,又把他扔回到俘虏队伍之中。

军官把一支还没有抽完的香烟扔到帅克的背后,一个俘虏很快把它捡起来接着抽。军官对身边的一个班长说,在俄国也有德国移民,他们也必须上前线打仗。

然后在整个到普舍米斯尔的途中,都不曾给帅克提供任何申诉的机会来说明他是九十一团十一先遣连的传令兵。黄昏时分,他们才赶



到普舍米斯尔。然后住进了一座已被战争破坏的城堡里,里面还有一所马厩,是供当初守卫城堡的炮兵用的。

马厩旁边堆着长满虱子的麦秸。虱子在短短的麦秆上到处乱爬,它们不像虱子,倒像蚂蚁在搬运材料搭窝似的。

每个俘虏也分得一点儿用苜菊制成的黑色垃圾饮料和一大块玉米糖做的面包。

后来沃尔夫少校来接管了他们。这段时间里,他是修筑普舍米斯尔城堡和周围建筑物的总管。他为人刚愎自用,好大喜功,身边还有一些翻译当他的参谋,帮他了解俘虏们有什么专长,以便按照他们的能力和所学知识分配合适的工作。

沃尔夫少校有一个固执的想法,总认为俄国俘虏爱装傻,不愿意承认自己有文化。因为有好几回,他让翻译问他们“你们会修铁路吗?”所有的俘虏都异口同声地回答说“我什么都不会,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事。我是个老实人。”

他们被叫来站在沃尔夫少校和翻译人员的面前,沃尔夫少校先用德语问俘虏们,他们中间有谁会说德语。

帅克马上从队伍中走了出来,站在少校的面前,行了一个举手礼,报告说他会德语。

沃尔夫少校十分高兴,立即问帅克是不是工程师。

“报告,少校先生!”帅克回答说,“我不是工程师,而是九十一团十一先遣连的传令兵。由于误会被抓进了俘虏队。事情是这样的,少校先生……”

“怎么回事?”沃尔夫大声嚷道。

“报告,少校先生,事情是这样的……”

“你是捷克人。”少校又嚷道,“你换了一身俄国人的军服。”

“报告,少校先生,事情确实如此。我真的很高兴,少校先生很快就了解了我的处境。也许我们的人正在什么地方打仗,而我却在这里虚度年华,不能参加作战,请允许我,少校先生,再对您谈谈我的情况。”

“够了!”沃尔夫少校说。他叫来两个士兵,命令他们立刻把帅克

带到禁闭室去,而他和另一位军官却跟在帅克的后面慢慢走着。他一边走一边跟那位军官打着手势在说些什么。他的每一句话里似乎都提到了捷克走狗几个字。那位军官从他的谈吐中感到少校有些沾沾自喜,自以为凭着他尖锐的眼光就发现了一个潜逃的叛徒。几个月来,军队里各级指挥官一再接到有关捷克军人越境潜逃叛变的密令,说已经查明:一些捷克军团的潜逃者已经忘记了自己的誓言,投靠俄国军队,为敌人服务、尤其是帮助敌人从事有效的间谍活动。

奥地利内政部正在侦查逃往俄国叛变分子中某个战斗组织,不过该部对境外的革命组织还毫无所知。直到八月,索克尔——米利亚丁——布勃诺沃沿线的各营营长才收到密令,说原奥地利马萨利克教授已逃亡国外,在境外从事反奥地利的宣传。师部的一个笨蛋还在密令中补充了一句“一经捕获,立即押送师部。”

有一段时期,沃尔夫还不清楚这些奥地利逃亡者究竟为什么要出逃。后来他在基辅遇到他们时问道“你们在这里干什么?”他们愉快地回答说“我们背叛了皇帝老爷了!”

当时他只是从密令中得知有一些逃亡者在从事间谍活动,没想到其中有一个已被他抓住正送往禁闭室呢,而且是这个逃亡者轻易地投入陷阱的。沃尔夫少校是个爱虚荣的人,他想象着这一次他会得到上级表扬的,还会为他的谨慎、细心和干练发给他奖章呢!

在到达禁闭室之前,他就自认为他提出“谁会说德语”这个问题是有用意的,因为他一见到那些俘虏就马上感到此人可疑。

跟少校同行的那位军官点了点头,说有必要把抓到叛逃者的事通知驻防司令部,并告诉他们,我们下一步的处理意见,以及把被告解送到更高一级的军事法庭的问题。因为正如少校所说,只在禁闭室审讯一下就立刻处以绞刑,这是绝对不行的。将他处以绞刑必须通过法律途径,按照军事法庭的审讯条例来处理,最后还要进行行刑前的详细审讯,以便弄清楚他与其他类似凶犯的联系,以及这里面会不会还有什么更加重大的案情呢?

沃尔夫少校突然被一种固执情绪所控制,一直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残忍兽性开始发作起来。他宣称:审讯之后,他要亲自将这个潜逃



犯——间谍处以绞刑。他是可以这样做的，因为他有后台，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在这里如同在前线，在靠近战场的地方发现和抓到间谍，经过审讯后就可以立即毫不留情地将他们处以绞刑。也许上尉先生也知道，在战场上，上尉和上尉以上的指挥官都有权绞死一切嫌疑犯。

关于哪一级军官有权处理嫌疑犯的问题，显然沃尔夫少校也没有搞清楚。

在东加里西亚，离战场愈近，掌握这种生杀大权的军官级别愈低，甚至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巡逻队的班长也可以命令把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处以死刑，只因为他在无人居住的、洗劫一空的村子里的小破房里煮土豆皮吃而遭到怀疑。

上尉和少校之间的争论在不断升温。

“您没有这个权力！”上尉气愤地说，“要判他绞刑，必须由军事法庭的判决说了算！”

“没有法庭判决也可以吊死他！”沃尔夫少校的嗓子也喊哑了。

被押着走在前面的帅克从头至尾听完了他们这场有趣的对话。帅克对押送他的人说“我的事只能听天由命了！想当年我在利布尼一家酒店与人争论，什么时候把那个经常在舞会上耍流氓的帽贩子瓦夏克撵出去为好，是在他一进门时就立刻把他撵出去呢，还是等他要了啤酒，付完钱，喝完后再撵呢？或者在他跳完第一场舞以后撵他呢？酒店老板最后拍板说，在整个舞会进行了一半的时候，等那小子的钱也花得差不多了，不得不结账走了，我们再把那撵出去。您知道，那个浑蛋怎么啦？他根本就沒来。您说这该怎么办呢？”两个来自迪洛尔的士兵同时用德语回答说“我们不懂捷克语。”

“你们懂德语吗？”帅克又用德语问了一句。

“懂！”那两个士兵回答说。帅克说“太好了，跟自己人在一起，我的处境会好些的。”

他们在友好的交谈中来到了禁闭室。在这里，沃尔夫少校仍与上尉继续争论着关于帅克的命运问题。这时，帅克谦恭地坐在后面的长椅上。

最后,沃尔夫少校终于接受了上尉的看法,认为此人必须经过较长的审讯程序,也就是所谓的“法律途径”才能处以绞刑。

如果他们问帅克本人对这样的判决有什么看法,也许他会说“我很遗憾,少校先生!您的军衔比上尉先生高,但是上尉先生是正确的。任何轻率鲁莽都会酿成祸害的。想当年,在布拉格一个区法院里,有一位法官疯了。好长时间都没有人看出他疯了,直到他有一次在处理一件伤害人格尊严案时才被大家看出来。有一个叫兹纳麦纳切克的人,因为他儿子在上宗教课时,被副牧师霍尔基克打了一记耳光,就怀恨在心。这一回他在街上碰到那位副牧师,便破口大骂‘你这头牛,你这黑妖怪,你这信教的白痴,你这黑猪猡,你这头教区的公山羊,你这耶稣学说的强奸犯,你这披着教袍的伪君子 and 骗子!’这位有疯病的法官是个十分虔诚的教徒,他的三个姐姐都在教区里当厨娘,他们的孩子也都在教会学校学习。当他听到有人竟敢如此谩骂亵渎牧师时就火冒三丈,气得突然失去了理智。他对着被告大声嚷了起来‘我以皇上和国王陛下的名义判你死刑,不得上诉!霍拉切克先生!’他命令看守,‘把这位先生带下去,把他吊死在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的,那个拍打地毯的地方,然后你们就回来喝啤酒!’不用说,兹纳麦纳切克先生和那位看守见到这种情景,都吓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而那位法官还向他们直跺脚,大声嚷道‘你执行不执行我的判决?’那位看守被吓得马上拉着兹纳麦纳切克先生就往外跑。当时在场的人谁也没有出来干预这件事,也没有人去向救护站求援。我不知道兹纳麦纳切克先生后来的情况怎样了,只知道他们把法官先生押上车时,他还在嚷嚷‘要是找不到绳子,就用床单吊死他,一切费用从我们半年的拨款中支出……’”

帅克被押送到驻防司令部,因为他已在沃尔夫少校编写的供词上签了字,说他作为奥地利军队的士兵,有意识地、在没有任何外在压力的情况下换上了俄国军服,在俄国人撤离之际,在前线被我战地宪兵捕获。

这些都是事实。帅克为人忠厚,无法反对这些指控。在他们编写供词时,他试图补充几句能准确说明他当时情况的文字,沃尔夫少校



立刻大发雷霆，喝道“住嘴，我没有问你这个！事情是一清二楚的。”

帅克只好向他行了一个军礼，报告说“报告，我住嘴，事情是一清二楚的。”

后来，帅克被押送到驻防司令部，关在一个黑暗的牢房里。这个牢房从前是储藏大米的仓库，同时也是耗子的宿舍。如今地上还到处撒着大米，耗子在帅克的周围窜来窜去，吃着粮食，十分快活。帅克不得不去为自己找了一个草垫子，可是当他能在昏暗中看清周围的东西时，看到耗子已把全家老小都搬到了他的草垫子中了。毫无疑问，它们是想在腐朽的奥地利草垫子的光荣废墟上构建自己的新窝了。帅克开始用劲地敲着紧闭的大门，一位波兰人班长走了过来。帅克请求他帮忙换个地方，要不然他躺下睡觉时，会误把自己草垫子里面的耗子压死的，那就会给国家带来损失，因为军粮库里的一切东西，都是国家财产呀！

波兰人听懂了一部分他的话。在关门之前，他用拳头吓唬帅克，并说了一些“臭死蛋”之类的话。他走远了还在气呼呼地嘟囔着什么霍乱病的事，只有上帝才知道帅克是怎样得罪了他的。

帅克平静地度过了一个夜晚，因为耗子对他没有太大兴趣，它们显然还有更重要的夜间活动：到隔壁仓库咬军大衣和军帽，它们可以坚定不移、安然无恙地在那里啃着，因为一年以后军需处才会想起这些物资，派来一些不领津贴的军猫进驻这类军用仓库。这些军猫在军需处文件中被列为“军事仓库皇家军猫”栏目。其实这种猫的军衔制只不过是恢复了1866年战争后被废除的旧制度而已。

早在玛利亚·德莱齐亚战争时期，军需处的一些老爷们曾把自己盗窃军服的罪责全都推到了倒霉的耗子身上，于是就有了派军猫到军事仓库抓老鼠的先例。

由于皇家军猫在很多情况下都不履行自己的义务，以致发生了这样的事：捷克莱奥波尔特皇帝在位时期，有一次在波雷舍尔采的军事仓库里，根据军事法庭的判决，将派往军事仓库的六只军猫处以死刑。听说，当时所有与这个军事仓库有关系的人对这件事都感到暗自好笑。



早晨给帅克送咖啡时，他们又将一位戴着俄国军帽、穿着俄国军大衣的人塞进了这个黑暗的牢房。

此人操一口波兰腔调的捷克语，是某军团反间谍处的一名卑鄙小人。该军团司令部设在普舍米斯尔。这位军事秘密警察机关的密探，现在对如何巧妙地刺探帅克的问题却有些漫不经心。他一开始就开门见山地说：“我是因为不谨慎才干了这种肮脏差事的。我原在二十八团服役，不久就转向为俄国人效劳。后来我又愚蠢地被他们抓住了。我向俄国人请求到侦察队去工作……我在第六基辅师干事。朋友，你在俄国哪个团干事？我觉得，我们曾在俄国某个地方见过面。我在基辅认识好多捷克人，他们和我一道上过前线，后来我们一道投奔俄国军队，可现在已记不起他们叫什么名字、是哪儿人了！也许你还能想起某个跟你关系密切的人吧！我很想知道，我们二十八团还有谁留在哪里？”

帅克没有回答，却关心地摸摸他的额头，试试他的脉搏，然后让他站到窗前，叫他伸出舌头看看。那人对帅克这一系列行为都没有反对，他想，这也许是间谍接头的一种暗号吧。后来，帅克就死劲儿地敲门，看守走过来问他为什么胡闹，他用捷语和德语让看守马上叫医生来，说刚刚送来的那个人发疯了。

可是他的这一招儿也无济于事，结果谁也没有马上来给这人看病。那人仍安安稳稳地坐在那里，喋喋不休地聊着基辅的事情，还说他跟俄国部队一道行军时，看见过帅克。

“您肯定是喝多了污泥浆了吧！”帅克说，“正像我们那里的一位年轻人迪涅斯基一样，人倒挺机灵，可是有一次他出门旅游，竟跑到意大利去了。后来他逢人就谈意大利怎样怎样，说那里净是污泥浆，没有什么可看的。说他就是喝了那里的污泥浆才染上了疟疾的。一年要犯四次病，而且总在圣徒节日期间犯病：即圣约瑟夫节、彼得节、保罗节和圣母升天节。他一犯病，就像您一样，把所有的人，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不认识的人，都说成是他认识的人。比如说在电车上，他跟身边的人搭话，他总说他认识人家，说他们在维也纳火车站曾见过面。所

有他在大街上遇到的人，他不是说在米兰火车站见过，就是在斯迪尔斯基·赫拉茨市政厅地下酒店里一起喝过葡萄酒。当他坐在酒店里，赶上犯起疟疾时，他就会说他认识那里所有的人，说是在开往威尼斯的轮船上认识的。这种病无药可医，只有卡特辛基城新来的护士才能治它。有一回，这个护士护理一个病人，那病人整天坐在角落里，别的事都不干，只是数着数字‘一、二、三、四、五、六。’然后又重头数起‘一、二、三、四、五、六。’这个病人还是个什么教授。护士见到这个精神病人来回地数着，总是超不过六，鼻子都气歪了。起初，护士还耐心地教他，让他说‘七、八、九、十’。但总不奏效，因为教授根本就不理这一套，还是坐在角落里数着‘一、二、三、四、五、六。’接着又是‘一、二、三、四、五、六’。护士气得实在忍不住了，于是在他数到‘六’时，就跳上去给了他后脑勺一家伙，说‘这是七’，‘这是八、九、十’。每说一个数字，就扇他一下后脑勺。喏，说来也怪，她这样一来，病人反倒清醒了。他捂着自己的脑袋问，如今他在什么地方？护士告诉他说在疯人院里。他这才想起是怎么来到这里的。那是因为一颗彗星的事，当时他计算出在明年7月18日早晨六点钟时会出现这颗彗星，可有人向他证实，这颗彗星早在几百万年以前就已焚毁了……他还说他认识这位护士。后来，这位教授完全恢复了记忆，医院让他出院回去休息，他就雇了这位护士照顾他。护士在他家里不用干别的什么事，只是每天早晨给教授扇四下后脑勺。她干这件事，既熟练又准确。”

“我认识你在基辅的所有熟人，”反间谍侦察署的密探真不怕累，还是唠唠叨叨地继续说，“那里不是有一个胖子和瘦子跟你在一起吗？我现在已记不清他们的名字和哪一个团的人了……”

“你犯不着为这种事难过，”帅克安慰他说，“这样的事每个人都会发生的。谁能记得住所有胖子和瘦子的名字？特别是瘦子的名字更难记住，因为世界上的人大多是瘦子。常言道，他们占多数。”

“朋友，”这位皇上和国王陛下的坏蛋诉苦说，“你不信任我。其实咱们俩的命运都是一样的呀！”

“我们都是军人，”帅克漫不经心地说，“做母亲的就是为了这个才生下我们的。她们把我们拉扯大，再帮我们穿上军装。而我们也心甘



情愿这样，因为我们懂得，我们的骨头不会白白地腐烂掉的。我们愿意为皇帝陛下和他的皇室而死，我们已经为他们夺得了黑塞哥维那。死后我们的骨头还会炼成糖厂所需的骨灰造福后代。齐麦尔中尉先生几年前就是这样对我们讲的。他说“你们这些蠢猪似的土匪，你们这些没有教养的公猪，你们这些没有用的懒猴，你们这些游手好闲的家伙，活着简直一文不值。要是有一天你们在打仗时挨枪子儿被打死了，用你们每个人的骨头倒还可以做出半公斤骨灰呢！糖厂可以用你们这些白痴的骨灰去过滤食糖。也许你们压根儿就不知道，你们死后对造福子孙后代的价值有多大呢。你们的孩子将来喝咖啡放的糖，就是用你们的骨灰过滤出来的。你们这些糊涂虫！”当我正在寻思着中尉的话时，他却来到我的面前，问我在想什么。我说“报告，我在想，要是用军官先生的骨头炼成骨灰准比我们普通士兵的骨灰更值钱！”为了这句话，我被关了三天的禁闭。”

帅克的同伴敲了敲门，跟看守说了几句，然后看守就去了办公室。

不多久，参谋部的一位上士来带走了帅克的那位同伴。于是，在那间黑暗的牢房里又只剩下孤单的帅克了。

那坏蛋临走时还指着帅克大声地对参谋部的上士说“这是我在基辅的老朋友。”

除了有人送饭来的几分钟以外，整整二十四小时就只有帅克一人孤独地待在那里。

夜间，他得出了一个结论，俄国人的军大衣是比奥地利的大些、暖和些。他睡觉时，老鼠到他耳边嗅嗅，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他觉得这仿佛是一种温柔的耳语。第二天清晨，提犯人的解差来了，把他从那“温柔的耳语声中”叫醒过来。

如今帅克已想不起来，在那个凄惨的早晨，他们是怎样把他带到法庭，又是怎样审他的。那是个军事法庭，这是毫无疑问的。法庭上坐着将军、上校、少校、上尉、中尉、上士和一位书记官。此外还有一个步兵，他不干别的事，只管给抽烟的人点火。

他们没有向帅克提太多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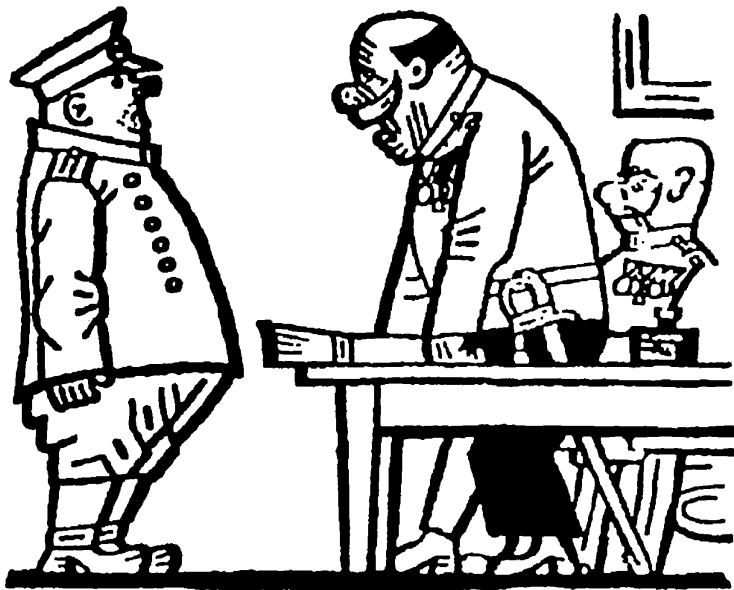
只有那位少校对这次审问有着更大的兴趣。他说着一口的捷

克语。

“你叛变了皇帝陛下吗？”他对帅克呵斥道。

“我的天哪，什么时候？”帅克叫道，“我干吗要背叛皇帝陛下？我为什么要背叛我曾经为之吃尽了苦头的、我们最最英明的君主呢？”

“别装傻！”少校说。



“报告，少校先生！说谁背叛皇帝陛下可不是什么装傻的事。我们军人是宣过誓要誓死忠于皇帝陛下的，正像剧院里唱的那些誓言，我作为一名忠诚的士兵都已不折不扣地做到了！”

“材料就在这里。”少校说，“这些就是你的全部罪证和事实。”他指着桌上的一大卷材料。

这些材料主要是他们安插在帅克身边的那个家伙提供的。

“你还想不承认吗？”少校问道，“你自己也承认你是奥地利军队的军人，是自愿穿上俄国军服的。我最后再问你一次，有人强迫你这样干过吗？”



“没有人强迫我这样干。”

“是自愿的吗？”

“是自愿的。”

“不是被迫的吗？”

“不是被迫的。”

“你知道你失踪了吗？”

“我知道，九十一团的人现在准在找我。可是请您允许我，少校先生，对人们怎样会自愿穿上外国衣服的问题解释几句。公元1908年7月的一天，布拉格普什切尼街的一个叫鲍热捷赫的图书装订工到郊区兹布拉斯拉夫县的别罗翁基河的支流去洗澡，他把衣服挂在一棵小柳树上。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位先生跳进水中，向他游来。鲍热捷赫非常高兴。他们在水里天南地北地聊起来，还相互逗耍着，溅着水，一直泡到黄昏时分。后来那位陌生人先上了岸，说他要回家吃晚饭。他离去后，鲍热捷赫先生又在水中待了一会儿，才上岸到小柳树边取衣服，可结果没有找到自己的衣服，只发现一套流浪汉才穿的破烂衣服和字条：

当我们在水中高兴地聊天时，我就考虑：该拿呢，还是不该拿？我拿不定主意，于是上岸后我摘下一朵法兰西菊花，数着花瓣儿，数到最后一瓣是“该拿”。于是我就用我的那套旧衣服跟您的换了。您用不着害怕穿它，一个星期前我已在多布什县监狱里灭过虱子。今后您要好好警惕和您一道洗澡的人，在水中每个光着身子的人看起来都像参议员似的，哪怕他是个杀人犯。您根本不知道您究竟跟谁在一起洗澡。为了游泳丢件把衣服也值得。傍晚的河水是最惬意的。您不妨再跳下游一次，好清醒清醒。

“鲍热捷赫先生无可奈何，只好等到天黑，才穿上那套破烂的衣服，朝布拉格走去。他避开去县城的公路，而走草地小道。路上他遇到从胡赫尔出来抓流浪汉的宪兵巡逻队，就把他抓住了。第二天早晨，他们把他带到兹布斯拉夫县法院，而那里的人都认识他是住在布

拉格普什切尼大街十六号的约瑟夫·鲍热捷赫。”

书记官不大懂捷克语,以为被告供出了同伙的住址,于是又问了一次“是布拉格十六号,约瑟夫·鲍热捷赫,对吗?”

“我不知道他如今是不是住在那里。”帅克说,“但是,1908年是住在那里的。他装订的书非常漂亮,但花的时间也很长,因为在装订之前,他总要把书从头到尾先读一遍,然后再按书的内容来装订。要是他装的那部书是黑边的,你不用看书的内容,马上就能知道那准是一部悲剧性的小说。要是您想了解更详细的情况,您可以去‘乌弗莱库酒店’找他,他每天都要去‘乌弗莱库酒店’,给人们讲述他装订的书的内容。”

少校走到书记官的面前,跟他悄悄地说了几句,书记官就把记录中新臆想出的背叛者鲍热捷赫的地址给划掉了。

后来,这个奇怪的法庭继续采用这种突击审讯的方法进行审判,并由芬克·冯·芬克尔斯泰因将军主持。

正像有些人有搜集火柴盒的癖好那样,这位先生的癖好就是组织突击审讯,尽管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是违背军事法庭条例的。

这位将军说,他不需要任何军事法官,他自己就可以找几个人组成法庭,三个小时内就可以把一个彪形大汉给吊死。如今在前线,他组织突击审讯更是易如反掌。

正像有些人每天都得下盘棋,打一盘台球,或者玩玩扑克牌那样,这位赫赫有名的将军每天都要组织一次战地突击审讯。他亲自主持,并十分威严地、高兴地宣判被告人的死刑。

如果一位感伤主义者见到他这样胡作非为,可能会这样写道:他应该对许多人的生命负责。特别是在东方,正像他说的,他同加里西亚乌克兰人中间的大俄罗斯主义宣传所进行的那场斗争,更是把杀人不当一回事。仅仅从他的立场来看,我们不能说他对谁犯了什么罪。但他从来不受良心的责备,对他来说根本不存在什么良心问题。当他根据突击审讯的判决绞死了一个男教员、一个女教员、一个神甫和一个人的全家以后回到自己的住处时,他也若无其事,就像一个玩完扑克的人心满意足地从酒店回到家里,还在回味着他怎样出牌、怎样调



主、怎样赢牌、怎样得了一百零七分呢！他把绞刑只看成是一种寻常的、自然的事，就像普通人家每天必需的家常便饭一样。他宣判时总是忘记皇帝陛下，从来不说“以皇帝陛下的名义判处你绞刑”，而总是说“我判处你绞刑”。

有时候，他碰到在判绞刑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滑稽事时，总要给自己在维也纳的老婆写信说：

……比如说，我亲爱的，你怎么也不会想象到，几天前我在判处一个从事间谍活动的教员时，先后发生的事情真让我笑坏了。我手下有个上士行刑官，他执行绞刑很内行，绞犯人就像玩儿似的。我坐在指挥所里，那上士拿着判决书来问我，应该把这个教员吊到哪儿？我说吊在最近的一棵树上。现在你就会看到一出喜剧场面了：我们周围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一英里内连棵树苗都没有。命令毕竟是命令，上士便带着教员和押送队坐车去找树，直到傍晚才回来，教员也跟他们一道回来了。上士跑来问我：“我把这家伙吊在哪儿呢？”我他妈骂了一顿，我说：“我不是命令你把他吊在最近的一棵树上吗！”他说：“那么明天早上我再办吧！”第二天一清早他来了，脸色苍白，说是教员夜里跑了。我觉得这事太可笑了，也就把他们所有的人都饶恕了。我还幽默地说了一句，这个教员准是去找树了。你瞧，我亲爱的，我们这里并不寂寞吧！告诉我们的孩子小维洛什，说爸爸吻他。我不久就会派人抓一个活的俄国人回来，给他当小马驹儿骑。我亲爱的，我还要给你讲一件可笑的事呢！有一次，我们要绞死一个犹太人间谍。虽然这家伙也没有干什么，只是说他是卖香烟的，妨碍了我们走路。于是我们就把他吊起来，刚吊了几秒钟，绳子就断了，他也掉了下来。可他很快清醒过来，冲着我嚷嚷说：“将军先生，我要回家。您已经吊过我了，按照法律，我不能为一件事判两次绞刑。”他的话把我逗笑了，我也就把他放了。我亲爱的，我们这里真挺快活的……

芬克将军当上普舍米什尔要塞司令之后，已没有许多机会再举办那种滑稽戏了。如今他抓住了帅克这个案子，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帅克正站在这只“老虎”的面前，这位将军则坐在一张长桌的前排，一支烟接着一支烟地抽着，听着别人给他翻译帅克的供词，还不时地点点头。

少校建议打电报给旅部询问目前九十一团十一先遣连如今的驻地，以便弄清楚被告说他是属于这个连的事是否属实。

将军反对这个建议，认为这样做有碍于审讯的突击性，也不符合这一措施的本意。现在被告已供认不讳他穿了俄国军装，还有一个重要证据，就是被告承认他在基辅待过，因此他建议开庭审讯，作出判决，立即执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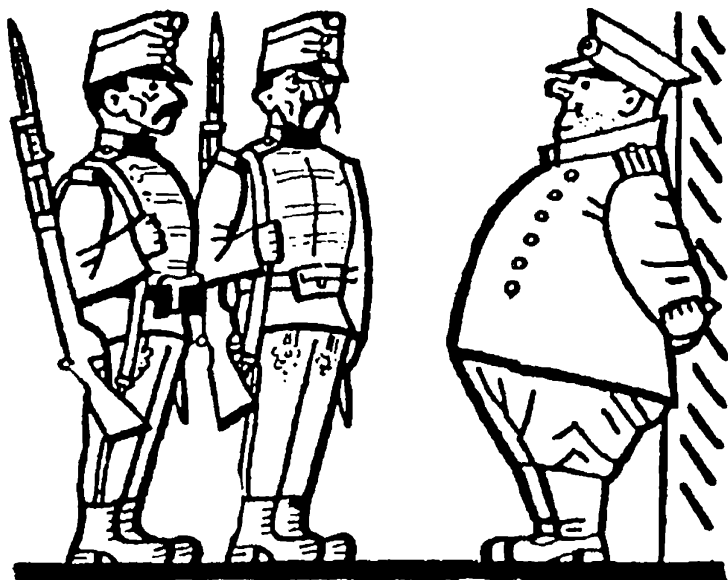
可是少校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认为有必要弄清楚被告的身份，因为这是一件极其重要的政治性案件。并通过弄清被告的身份进一步找出被告在其所属部队里与哪些人来往密切、有哪些老朋友等情况。

少校是个浪漫主义的幻想家。他继续坚持说“问题是我们要找出他们的联系网，而不仅是判决他一个人。判决只是某种审讯的结果，而这种审讯则包括弄清案子的各种联系网，而联系网……”他被这些联系网给绞得说不下去了。不过大家倒都听懂了他的意思，赞同地点点头，就连将军先生对他所说的‘联系网’也发生了兴趣。他甚至设想通过少校所说的联系网还会带来许多新的突击审讯机会，因此他也就不再反对给旅部发电报查问帅克是不是九十一团的人，以及在执行十一先遣连任务时走到俄国方面去等事情了。

在他们争论不休的期间，两个背着刺刀枪的士兵押着帅克在走廊里等着。后来他们又把帅克带上法庭进行了一次审讯，问他是哪个团的士兵，然后就把他押送到了驻防军监狱。

芬克将军在突击审讯未获成功以后回到家中，躺在沙发上思考着，究竟怎样才能加快事情的进程呢？

他坚信很快就会收到回音的，但绝不会快得像他的法庭那样雷厉风行。同时还得请神甫来给犯人做行刑前的祈祷，那也会耽误两个小



时行刑时间的。

“反正都是一样的，”芬克将军寻思着，“我们可以在收到旅部回音之前，给他做行刑前的祈祷，然后再给他处以绞刑。”

芬克将军派人把战地神甫马蒂尼茨请了过来。

他是一位可怜的神学教员，摩拉维亚某地的副职神甫。他曾在一个道德败坏的神甫手下工作。由于在那里工作很不顺心，才不得不过来军队服役的。他是一位十分虔诚的信徒，总是怀着十分怜悯的心情想着那位正职神甫是如何一天天地堕落下去的，想着他怎样拼命喝李子酒醉得不省人事的。有一天夜里，他从酿酒厂摇摇晃晃地回来，在村子外面遇到一位流浪的茨冈女人，他愣把那个女人拉到他的床上。

战地神甫马蒂尼茨总以为自己给战场上受伤的和快要死去的士兵做临死前祈祷，准会给那堕落的神甫赎罪的。那个神甫夜里一回到家总要把他吵醒，对他说：

“叶尼切克，叶尼切克！丰满浪漫的姑娘就是我的整个生命。”

他的愿望并没有实现。来到这里以后,他没有太多的工作可做,唯一的工作就是从这个驻防军走到另一个驻防军,在他们的礼拜堂里每隔十四天给士兵们做一次弥撒。此外就是要抵制军官俱乐部的荒淫风气,因为军官们说出的下流话比起那位神甫所说的‘丰满浪漫的姑娘’的话要肮脏得多了,两者相比,后者的话还可以称得上是对守护天使的纯洁祈祷词呢!

每当前线有重大军事行动,要庆祝奥地利军队的光荣胜利时,芬克将军总要叫马蒂尼茨去参加庆典。芬克将军对举行战地弥撒的爱好也像他对组织突击审讯一样有瘾。

芬克这个怪物是一个狭隘的奥地利爱国主义者。他从来没有为德意志帝国或土耳其军队的胜利做过任何弥撒。当德意志帝国军队打败法国人和英国人时,它的祭坛上则是一片寂静,完全被人遗忘了。

有一次奥地利侦察队与俄国前沿哨兵发生了一次小小的冲突,取得了微不足道的胜利,而司令部却像吹肥皂泡似的把它吹成使俄国整整一个军团遭到惨重失败。芬克将军还就此举行了一次隆重的祈祷仪式,以示祝贺。于是,可怜的战地神甫马蒂尼茨就有了一个印象,芬克将军还是普舍米斯尔地区天主教的最高教主。

芬克将军还亲自决定把他所举办的祝捷弥撒的礼仪程序和规模等同于圣体节和八日节那样隆重。

将军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在做完弥撒祈祷之后,总要骑着马在练兵场上飞快地奔跑,到祭坛前大声高呼:“乌啦——乌啦——乌啦!”

战地神甫马蒂尼茨是个虔诚和正直的人,是那些仍然真心信奉上帝的少数人中的一个,因此他并不喜欢去芬克将军那里。

驻防司令芬克在给马蒂尼茨神甫下完指令之后,总要给他一些烈性酒喝,还对他讲一些十分荒唐的笑话。这些笑话是从一种专门供军队士兵阅读的《快乐篇》杂志中来的。

将军收藏了大量无聊的小册子,这些书的名字都很低级,例如什么《士兵背囊中的幽默:为了眼睛和耳朵》《兴登堡的笑话》《幽默镜子中的兴登堡》《费利克思·什莱彼尔的第二只充满幽默的士兵背囊》《来自我们的红烧肉大炮》《从壕沟里飞来的带汁的手榴弹碎片》等。



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小本子,如《在双鹰的下面》《皇家战地伙房的维也纳烤肉排,由阿瑟·洛克什烧烤》。有时候,将军还给神甫唱《我们必胜》歌集里的轻松愉快的军歌。同时还不停地给战地神甫斟酒,逼着他喝下去,让神甫跟着他一块儿大声地叫着,然后便说些下流话。此时,马蒂尼茨神甫就痛苦地想起以前的那位神甫,他在说脏话方面的下流程度也不比芬克将军逊色。

战地神甫害怕地意识到,他到芬克将军那儿去的次数愈多,他的道德品质就愈是糟糕。

这个可怜的人开始爱上在将军那儿喝的烈性酒了。他渐渐地习惯了将军的那些下流语言,在他的脑海里也开始出现了放荡的念头。他喝了芬克将军给他的掺有波兰白酒、花楸酒和珠丝酒的陈葡萄酒,美得连上帝也忘得一干二净。在他的祈祷书的字里行间还出现了将军给他讲到的那些姑娘在跳舞。他对将军的邀请也渐渐地不再反感了。

将军喜欢神甫马蒂尼茨。神甫开始时总是以伊格那修·罗伊奥拉圣徒为榜样,保持刻苦坚贞的品德,后来他则慢慢地习惯了将军周围的环境了。

有一次,将军把战地医院的两位女护士叫到自己的住处。其实她们并不为那个医院做什么工作,只在那里挂了个名,好领一份薪水,而她们大部分收入是靠卖淫取得的。这种事在困难时期是司空见惯的。随后将军又派人把战地神甫马蒂尼茨请来,他已深深地陷入魔鬼的圈套,在半个小时内就已玩弄了两个女人,在玩到狂热程度时把沙发上的垫子也舔湿了。后来他对自己的放荡行为自责了好长一段时间,尽管木已成舟,无法挽回自己的过错了。那天夜里他回家时,还在公园里跪在建筑师、市长格拉博夫斯基先生的塑像面前,请求这位学术与文艺的庇护者,曾在八十年代为保卫普舍米斯尔城立过大功的市长先生宽恕他的罪过呢!

在这寂静的深夜里,只有巡逻队的脚步声和他虔诚热烈的祈祷声在交织地回响:

“主啊!请别把您的仆人送上法庭了。如果您不饶恕他的罪过,

就没有任何人在您的面前得到拯救了。我请求您，饶恕他吧！这对您并非困难的事呀！我请求您的帮助，主啊，我的灵魂永远皈依于您。”

后来，他作了多次尝试，如果芬克将军召他去时，他将借口说自己的胃坏了，拒绝一切世俗的享受。他认为说这样的谎话是必要的，这可以使他的灵魂免于在地狱中受煎熬。同时，他也知道，军队的纪律要求：当将军对战地神甫说“使劲儿地喝吧，朋友！”他出于对上帝的尊敬，也必须使劲喝的。

但是，他有时候也做不到这一点。特别是将军举行完盛大战争地祈祷仪式以后，又要办一次更加隆重的宴会，筵席的费用要从驻防军财务费用中支付。事后，当一些人到财务室吵着闹着要报销这些吃喝费用时，神甫总会感到内疚，认为自己在上帝的面前是个道德败坏的人，吓得浑身发抖。

后来，他像幽灵一样昏昏懵懵地走着，但他还没有在混乱中丧失对上帝的信仰，而且开始十分严肃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他应不应该每天都这样犹豫不决地摇摆着。

现在，他又像往常那样浑浑噩噩地应召去见将军了。

芬克将军满面红光，十分高兴地出来迎接他。

“您听说了吗？”他兴奋地说，“我又要举行突击审讯了。我要绞死您的一位同乡。”

当战地神甫马蒂茨听到“同乡”二字时感到十分痛苦。他悲伤地望着将军。他曾经多次反驳人家说他是捷克人，而且无数次地解释过，说在他们摩拉维亚教区，有两个小镇，一个是捷克的，另一个是德国的。他一个星期为捷克人做礼拜，另一个星期为德国人做礼拜。由于捷克小镇里没有捷克学校，只有一所德国学校，因此他不得不在两个小镇里都用德语传教。所以说他并不是什么捷克人。他这种具有逻辑性的理由有一回却引起一位坐在桌子旁的少校的兴趣，他接着说了一句：其实这位摩拉维亚的战地神甫只不过是个卖杂货的商人。

“请您原谅，”将军说，“我忘了，他不是您的同乡，他是捷克人，是个逃兵、叛徒，俄国人的走狗。必须绞死他！不过暂时还不行，还得通过一定程序。等我们弄清了他的身份才行。不过这不要紧，只等我们



一收到回电，马上就绞死他。”

将军让战地神甫坐在旁边沙发椅上，继续高兴地说“既然我设立了突击审讯法庭，那么一切都得符合审讯的突击性要求，这是我的原则。大战初期，我还在利沃夫城下的时候，在审判完后的三分钟内，就把一个彪形大汉的罪犯绞死了。他是个犹太人，可是那个俄国人，是在我们休庭后的五分钟内才被绞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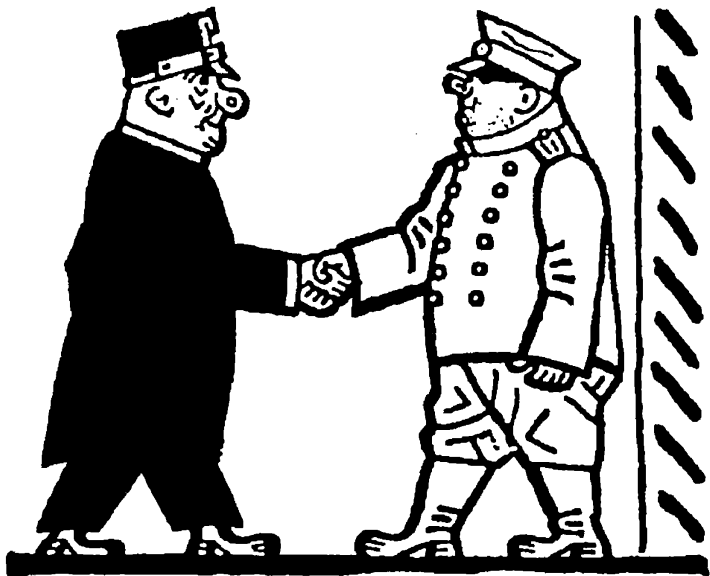
将军和善地笑着说“碰巧他们俩都不需要行刑前的祈祷仪式，因为一个是犹太法律博士，另一个是俄国神甫。可是这一次的情况不一样，问题是我们要绞死的是个天主教徒。于是我想出来一个好主意，为了不耽误时间，我们可以提前给他做临刑前的祈祷。正像我说的，这是为了不耽误时间。”

将军按了按铃，吩咐勤务兵说“把昨天弄来的葡萄酒给我拿两瓶过来！”

过了一会儿，他给战地神甫斟了一杯葡萄酒，亲切地对他说“请在举行绞刑祈祷之前喝些酒，好好放松一下……”

在这可怕的时刻，帅克坐在牢房里的行军床上，唱起自己的歌。歌声从牢房的窗口传了出去：

我们军人都是男子汉，
姑娘们向我们献上深深的爱；
我们领饷有钱花，
四海为家多自在。
卡拉拉……哎呀喂……



第二章 临刑前的祈祷

准确地说，战地神甫马蒂尼茨不是走到帅克面前的，而是像舞台上的芭蕾舞演员飘到他那儿去的。是他对天堂和陈年老酒的渴望，才在这惊心动魄的时刻变得如此轻如鸿毛的。当他向帅克走去时，他仿佛感到，在这庄严和神圣的时刻，他愈来愈接近上帝了。

他身后的门关上了，只留下他们两个人在屋里。神甫兴奋地对坐在行军床上的帅克说“我亲爱的儿子，我是战地神甫马蒂尼茨。”

神甫一路上都在琢磨，用这样的称呼最为合适，这能给人一种慈



父般的爱心。

帅克从床上起来，热忱地摇着战地神甫的手说：“非常高兴，我是帅克，九十一团十一先遣连的传令兵。不久前，我们的部队曾开到利塔河畔的布鲁克。请您坐到我的旁边，战地神甫先生。请告诉我，他们为什么把您也关到这里来呢？您是有军衔的神甫，有权要求他们把您关到驻防军军官监狱的，怎么可以关到这里呢！这里的行军床上满是虱子呀！当然喽，有时候由于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差错，或者其他某种偶然因素，也会使得有些人不知道自己该坐在哪种监狱里。例如，有一次在布杰约维采，我被关在团部监狱里，他们把一个没有军衔的士官生也关了进来。这位士官生也类似战地神甫一样，既非军官又非士兵。可他却像军官那样吆喝着士兵。后来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就被关到普通士兵的牢房里去了。神甫先生，他们这些人就像没有妈的孩子，人家不让他们到军官食堂去用膳，他们又无权到士兵食堂去吃饭，因为他们比士兵高一点，又不够军官的格儿。当时，我们那里有五个这样的人。开始的时候，食堂里没有他们的饭，他们还可以到士兵小卖部去啃点干酪。后来乌姆上尉来了，说这与没有军衔的士官生的尊严不相称，所以就禁止他们去小卖部。可是他们去军官小卖部吧，那里更是不让他们进去。怎么办呢？他们悬在半空中，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受了好几天的罪。当他们走投无路时，一个跳进了马尔夏河，另一个开了小差。过了两个月，那个开小差的士官生写了一封信来，说他在摩洛哥当了军政部长。剩下的几个人把跳河的那人从河里捞了上来，救活了。那人说，他跳河时忘了自己会游泳，游泳考试时他的成绩是优等呢！在人家把他送到医院时，医院里的人也不知道该如何对待他：该给他盖军官用的毯子呢，还是盖普通士兵的呢？最后的办法是，不给他盖任何毯子，只用一条湿被单裹着他。他被裹了半个小时后，便恳求医院放他回兵营去。这个人当时送到我住的牢房时全身还是湿的。他在牢里待了大约四天，觉得挺自在的，因为在这里能有口饭吃了。虽然是囚饭，但毕竟是顿饭，可以维持自己的生命啊！第五天，有人把他领走了。过了半个小时，他又转回来取帽子，高兴得哭了起来。他对我说‘上面终于就我们的吃饭问题做了决定：从今天

起,没军衔的士官生可以跟军官关在一起。我们的伙食由军官食堂管,但必须等军官们吃饱以后,我们才能去吃。我们睡觉同普通士兵在一起,咖啡也在士兵食堂领。烟草也跟士兵一块儿发。”

直到现在,战地神甫马蒂尼茨才想起来,他该打断帅克的话了,因为帅克后来的那些事与他们开始谈话的内容已毫不相干了。

“是,是,我的儿子!对待天地之间的事情,我们都应当用自己的热心肠和对上帝大慈大悲的无比信仰来考虑。亲爱的儿子,我是来给你做刑前祈祷的啊!”

神甫又沉默下来,因为他现在说什么都不合适。一路上他想了好多说词,想引导这位可怜的人认真思考自己的一生,只要他能忏悔,有怜悯之心,是会受到上帝宽恕的。

当他正想着怎样继续谈下去时,可帅克却先开口问他“您有烟吗?”

战地神甫马蒂尼茨至今还没有学会吸烟。这也是他来这里以前一辈子所保持下来的唯一好习惯。有时候他在芬克将军那里做客,当他有几分醉意时,他曾试着吸过一种最柔和的烟,可马上又全吐掉了,因为他感到好像守护天使安琪儿在搔他的喉咙,呛得慌。

“我不吸烟,我亲爱的儿子!”他十分严肃地对帅克说。

“这就奇怪了,”帅克说,“我认识许多战地神甫,他们都是些烟鬼。我真不能想象还有不抽烟不喝酒的战地神甫。我只认识一个不抽烟的,可他不抽烟,却喜欢嚼烟草。在传教的时候,把整个讲坛都吐满了烟草末儿。——神甫先生,您是哪儿的人?”

“我是新英琴人。”战地神甫马蒂尼茨沮丧地回答说。

“神甫先生,也许您认识一个叫鲁日娜·考德尔索娃的人吧!她前年在布拉格普拉特涅什街一家酒店做事。她因为生了一对双胞胎,要寻找这两个孩子的父亲,好给她孩子出抚养费,于是她一下子控告了十八个男人。在这两个孩子当中,一个孩子的眼睛一只是蓝色的,另一只是褐色的;而另一个孩子的眼睛,一只是灰色的,另一只黑色的。于是她猜想,有四个经常到酒店来喝酒的人,他们的眼睛有这种颜色。后来,她又发现,这双胞胎中有个长着一瘸腿的,跟市政府一



位顾问一样。那人也常来酒店胡闹。还有一个孩子的一只脚上长着六个脚趾，本市的一位参议员，他也是这家酒店的常客。您瞧，神甫先生，有十八位客人与她有染，不是跟她开过房间，就是把她带到家中胡搞。他们都在双胞胎上留下了印记，这可能吗？后来法院判决，在这么多人中间，法庭无法辨认谁是孩子的父亲。最后那位女人又一口咬定酒店老板，说这对孩子是她和老板生的。老板拿出证据，说他在二十年前就已做过下肢炎症的手术，根本没有性交能力。最后，她被押送到新英琴去了。神甫先生，由此可见，贪心太大，往往会落得一场空的。她应该抓住一个人，而不要在法庭上乱说双胞胎中这个是参议员的，那个是市长顾问的，或者这个那个的都是孩子的父亲。其实，根据每个孩子的出生日期就能很好推算出这个孩子是谁的。比如，某月某日她与谁在旅馆睡过，某月某日她生下了一个孩子，只要按照正常期限分娩，就能推算出来。在这种旅馆里只要花五个克朗就能找到一个证人，像门卫啦、女服务员啦，他们都能发誓说，那天晚上他们确实在这里一块儿睡过觉，当他们下楼时，那女的还对那男的说‘假如我怀了孕怎么办？’男的回答说‘别怕，我的宝贝，有了孩子，我来抚养。’”

战地神甫陷入了沉思。他感到现在很难再进行刑前祈祷仪式了。事前他准备好了一整套计划，其中包括他应该对他亲爱的儿子谈些什么和怎么个谈法的问题，并告诉他在庭审最后的那一天：所有带着绞索的军人犯罪分子只要忏悔了，都会像《新约》中的一个强盗那样受到上帝仁慈宽恕的。

此外，他还准备了一篇最热忱的刑前祈祷词，全文共分三个部分：首先，他想讲讲，只要一个人能完全跟上帝和好，那他被绞死也是轻松的。说军事法律是因为犯罪分子背叛了皇上才惩罚他的。皇上是全军之父，军人对皇上即使做了极其微小的错事都应看作是弑父行为。其次，他为了进一步展开自己的论点，说皇上是上帝恩赐世人的君主，是上帝派来管理世俗事务的，正像教皇被派来管理宗教事务一样。背叛皇上就是背叛上帝，等待这种军人犯罪分子的，除绞刑之外，还会遭人唾骂，遗臭万年。最后，他还指出，如果世俗的公正审判无权改变军队纪律所作出的处以绞刑的判决，也还是可以通过一定程序改为处以

无期徒刑的,只要犯罪分子能忏悔,就能争取到这一结局。这是犯人的最佳选择。

战地神甫幻想会有这样一个感人的场景:只要他能拯救一个死囚犯,就会在上帝面前洗刷掉他在普舍米斯尔芬克将军府上所留下的污迹。

他设想,他开始时怎样向那个犯人大声叫道“忏悔吧,儿啊!我们一起跪下吧,你跟着我念,儿啊!”

然后,在这个臭气冲天、虱子满床的牢房里就响起了念祈祷词的声音“上帝啊!您一向大慈大悲,宽恕有罪的人。我现在替一个士兵的灵魂向您祈祷。根据普舍米斯尔地方突击军事审讯的判决,这位士兵将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他正悲伤地、真诚地忏悔着自己的罪过。请您饶恕他吧,别让他受地狱之苦,而享受着人间的永久快乐吧!”

“请原谅,神甫先生,您已在这里默默地坐了五分钟了,就好像我们没有交谈过似的。一看就知道您这人是第一次被关禁闭的。”

“我是为做行刑前祈祷来的。”战地神甫严肃地说。

“这就怪了,神甫先生,您怎么总说刑前祈祷呢?我是个粗人,怎能为您做刑前祈祷呢?您不是第一位,也不是最后一位被关进监狱的战地神甫。神甫先生,说实在的,我确实没有本领给任何处境困难的人做刑前祈祷呀!有一次,我也试过,可我把事情弄得一团糟。您先请坐,听我慢慢给您讲。想当年,我住在奥巴托维茨卡街的时候,有一位叫伏斯丁的朋友。他在一家旅馆里做看门人。他为人善良,又正派、又勤快。他认识街上的所有野鸡。夜里,您不管什么时候到旅馆里去找他,只要说一声‘伏斯丁先生,我想要一位小姐!’他会马上问您‘您想要金发的还是褐黑发的,小个儿的还是高个儿的,瘦的还是胖的,德国女人、捷克女人,还是犹太女人,没嫁过人的还是离婚的,或者有老公的,有文化的还是没文化的?’”

帅克亲昵地靠着战地神甫,搂着他的腰,接着说“神甫先生,我们来试试看,您就说‘我要一个金头发的、长腿、没文化的寡妇。’十分钟后,您的床上准会有这样一个带着洗礼证的窑姐儿的。”

战地神甫开始感到浑身发热。帅克像母亲似的紧紧地搂着他,又



说“神甫先生，伏斯丁先生的道德人品真是无可挑剔，由他牵线送到各个房间去的女人也不少，但他从来没有拿过她们一分钱的小费。有时候，这些女人中间偶然有人忘记了这一点，想给他塞点钱，您瞧吧，他就大发雷霆，对她嚷嚷说‘你这头母猪，你出卖身体，已经犯下了深重的罪孽，你就别想你那六岁的孩子还能帮我什么忙。我不是拉皮条的，你这个不知廉耻的婊子！我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同情你。既然你已经堕落到这种地步，就不要再去公共场合当众丢人现眼了，挨众人唾骂，然后再被夜间巡逻队抓去，把你带到警察局关上三天牢房。像现在这样，你至少还会暖和些，谁也不会看见你在什么地方干了什么丑事。’他既然不想像狗那样拿她们的钱，于是就在客人身上打起主意。他开了个价码：蓝眼睛的六个子儿，黑眼睛的十五个子儿。他把各种支出都详细地写在一张纸上交给客人。这是一般人都能接受的价格。此外，如果有人点没有文化的姐儿，还要另加六个子儿，因为他认为，玩这样的下贱货比起玩有文化的女人会更开心。有一天傍晚，伏斯丁先生怒气冲天地来奥巴托维茨卡大街找我，他那样子就好像有人偷了他的表还把他从电车上推了下来似的。他开始时一言不发，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一瓶朗姆酒，喝了一大口，然后递给我说‘喝吧！’我们什么都没说，等把这瓶酒喝完以后，他突然对我说‘朋友，我求求你帮我个忙吧，你帮我朝街的窗户打开，让我坐到窗户上去，然后你抓住我的腿，把我从四层楼上推下去。我已经活够了，再也不需要什么了。我只有最后一个愿望，就是能找到一个好朋友，把我从这个世界上送走。我已经没法再活下去了，像我这样一个老实人，有人还告我是犹太区放野鸡的人，说我是什么皮条客。我们的旅馆可是一级旅馆呀！三个女招待和我老婆都有身份证，也不欠大夫的诊疗费。假如你还对我有一点点感情的话，就把我从四层楼上推下去，请给我做最后的祈祷吧！’于是我对我说‘你爬到窗户上去吧！’然后我就把他推到街上去了。——神甫先生，您不用怕！”

帅克爬到床上，站起来，把神甫也拽了上去，对他说“您瞧，神甫先生，我就是这样抓着他，突然一下子把他推下去了！”

帅克把神甫扶了起来，然后又把他放倒在地板上。当惊魂失魄的

神甫正要爬起来时，帅克接着对他说：“您瞧，神甫先生，您什么事也没有吧！伏斯丁先生也和您一样，什么事也没有。只是那窗户比这床要高三倍。因为那时伏斯丁先生已醉得不省人事，忘了我是住在奥巴托维茨卡街上大楼的底层，以为我还住在一年前的四层楼上呢！一年前我住在克谢蒙佐瓦大街时，他常来我家聊天。”

战地神甫在地上惊恐地望着帅克，帅克高高地站在床上，向两边伸开着双手。

神甫这时才想起该治治这个疯子了，于是结结巴巴地说：“喏，喏，亲爱的儿子，还没有这儿三倍高呢！”他一边说，一边慢慢地移动着身体，等到了门口，突然猛力地捶着门，大声叫起来。随后很快就有人把门打开了。

帅克从铁栅栏的窗户中看着神甫在卫兵的带领下迅速穿过庭院，他一边走还一边愤怒地打着手势。

“这一下很可能会把他带到精神病院去了！”帅克琢磨着。然后，他从床上跳了下来，用军人的步伐在牢房里走来走去，还唱着歌：

他送我的戒指我没戴，
他妈的。为啥你不戴。
等我回到自己团里时，
我要把它装进枪膛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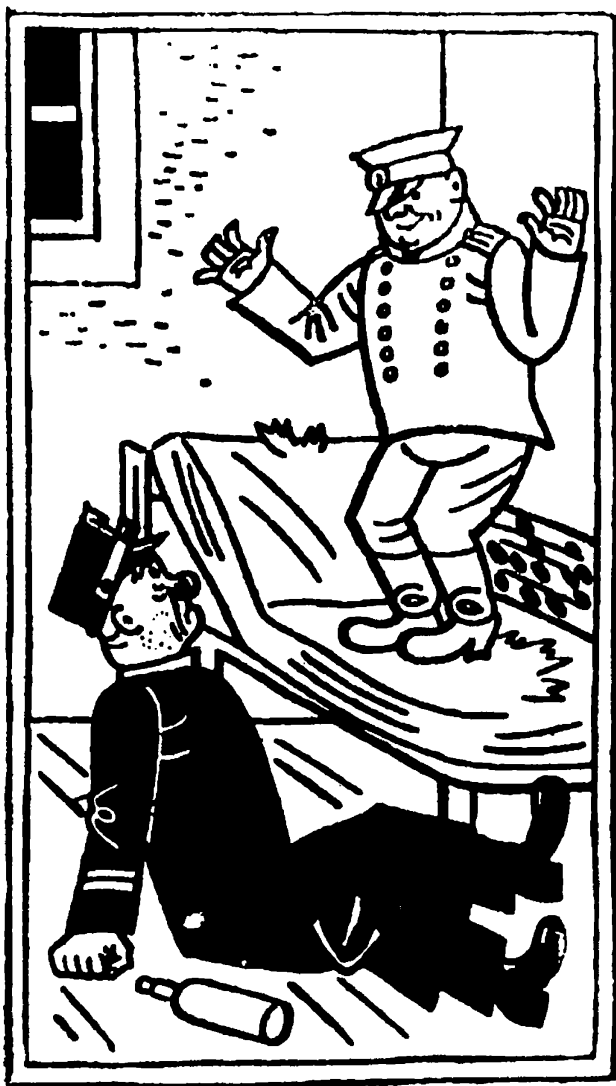
几分钟以后，战地神甫来到芬克将军府。

将军府高朋满座，正在举行宴会。两位漂亮的太太是这次宴会的主角。大家频频举杯，喝着葡萄酒和甜酒。

参加早晨突击审讯的军官们，以及早晨给他们点烟的普通士兵也都参加了宴会。

神甫像童话中的鬼怪一样摇摇晃晃地走了进来。他脸色苍白，浑身发抖，但他意识到，尽管刚才受到了无端的委屈，这时也应该坚强起来，不能失去自己的尊严。

最近一个时期，芬克将军对战地神甫特别亲密。他把神甫拉到身



旁的沙发上，醉醺醺地问他“您怎么样了，我的刑前祈祷？”

这时，一位快活的太太扔给神甫一支“梅菲斯”牌香烟。“喝吧，刑前祈祷！”芬克将军又说，一边往神甫先生的绿色高脚杯中斟着酒。还没等神甫把酒喝光，将军又亲自给他灌酒，要不是神甫勇敢地把酒快速地吞了下去，他全身上下都会洒满酒的。

这时将军才开始问起犯人对给他做刑前祈祷有什么反应。神甫站了起来，十分沮丧地说“他疯了！”

“这肯定是一次绝妙的刑前祈祷！”将军说完哈哈大笑起来。大家也都附和着笑了起来。两位太太活跃地向神甫扔着“梅菲斯”香烟。

少校因为多喝了几杯，坐在桌子另一头的椅子上正打瞌睡。这时少校从昏昏欲睡中清醒过来，马上斟满两杯甜酒，跨过椅子匆忙走到神甫面前，非要这位著名的上帝的仆人跟他为友谊干杯。然后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继续打瞌睡去了。

正是这种“为友谊干杯”把神甫推到了魔鬼的深渊。魔鬼会从桌子上所有的酒杯中，从快活的太太们的秋波和笑脸中向神甫张开双臂去拥抱他。太太们坐在神甫的对面把腿架在桌子上，这时地狱中的魔鬼别西卡^①便从太太的裙子里窥视着神甫了。

直到最后时刻，神甫仍坚信：他在拯救灵魂的斗争中是一个殉道者。

当将军的两个勤务兵把他抬到隔壁房间的沙发上时，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们“只要你们不带偏见，而是以纯正的思想去回顾那些为了信念而牺牲的无数名人和著名的殉道者时，你们就会看到一幕幕既悲惨而又崇高的人物及其感天动地的故事。从我的身上，你们也可以看到，当一个心中拥有了真理和尊严，他就会蔑视任何折磨和苦难，而勇敢地去夺取光辉的胜利的。”

他说完话就翻过身去，面对着墙呼呼地睡着了。

他睡得并不安稳。

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他白天还在尽神甫的职责，晚上却变成了被

^① 基督教典籍中的地狱统治者。



帅克从四层楼上推下来的那个旅馆看门人伏斯丁。

他梦见许多客人都来向将军控告,说客人需要一个金发女郎,他却给送去一个深褐色头发的女人;有客人需要一个离了婚、有文化的女人,他却送去一个没有文化的寡妇。

第二天早晨他醒来时,浑身是汗,像个落水的老鼠。他的胃难受得像要爆炸似的。他总觉得那个在摩拉维亚传教的正职神甫与他相比就像一位纯洁的天使,而他自己则感到无地自容了。



第三章 帅克重返先遣连

昨天上午审讯帅克时担任军事法官的那位少校，就是当天晚上在将军府与战地神甫为友谊干杯、直打瞌睡的那个人。

可以肯定，谁也不知道少校什么时候是怎样离开将军府的。当时大家都喝得迷迷糊糊，谁也没有觉察到他已经走了。将军甚至弄不清谁在说什么。少校不辞而别已有两个多钟头了，而将军还在捻着胡须傻笑着说“您说得对，少校先生。”

第二天早晨，大家到处找少校也没有找到。他的军大衣和马刀还



都挂在前厅的衣架上，只是他的军官帽不见了。大家猜想，也许他在厕所里睡着了，于是又到公馆的所有厕所里去找，但还是没有他的人影。虽然没有找到少校，但在四层楼上倒发现了一位睡着了的上尉，他也是来参加宴会的客人。他跪在马桶旁边，嘴对着马桶眼儿，像是在呕吐时太困了，就那样睡着了。

少校就像掉在水里那样消失了。但谁要是朝关着帅克的牢房的铁栅栏窗户里看一眼，就会看到在帅克的俄国军大衣底下有两个人睡在一张行军床上，下面还露出两双皮鞋。

带马刺的那双是少校的，没有马刺的那双是帅克的。

两人紧挨着，亲密得像两只小猫。帅克的爪子枕在少校的脑袋底下，少校搂着帅克的腰，活像小狗崽挨着小牦狗似的。

这并不神秘，而是少校先生意识到了自己的职责之后才出现的情况。

有时候你也许会遇到这种状况，比如说，你跟某人一块儿喝了一整夜酒，到了第二天上午，突然你的酒伴摸着脑袋，跳起来叫道“老天爷，八点钟我该上班了！”这就是所谓的“职责突发感”，也就是一个做错了事的人突然受到良心责备时的感觉。如果一个人突然产生了这种高尚感觉，那么任何人企图改变他的这种神圣的信念都是不可能的。他必须马上回到办公室去，对他们贻误的事加以弥补。这些人就是那些不戴礼帽、被看门人在过道里看到后，而被安置在他们住所里的沙发上好好睡上一大觉的怪物。

少校也产生了这种类似的“职责突发感。”

那天夜里，少校坐在椅子上打瞌睡，醒来时他突然感到必须立刻提审帅克。这种对公事的突发责任感来得十分猛烈，使得他的行为也不由自主地变得迅速和果断起来，以至于谁也没觉察到他是怎样突然离去的。

然而，在军人监狱的守卫室里，那里的卫兵却明显地感到了他的光临。他像一枚炸弹掉到了那里。

值班的上士正趴在桌子上睡觉。其他的看守兵在他周围东倒西歪地打盹儿。

歪戴着军帽的少校正破口大骂，所有的人都被吓得张大着嘴，不知所措。他们的脸变得十分难看，绝望地望着少校，古怪得不像是一队士兵，倒像一群龇牙咧嘴的猴子。

少校用拳头捶着桌子，呵斥那位上士说“你们这些不负责任的家伙，我已跟你们说了一千次，你们这帮人都是臭猪土匪！”他转过身又向着那些目瞪口呆的士兵嚷道“士兵们，瞧你们这副傻相，不管你们是睡着了，还是醒着的，你们那副尊容都像是吞吃了一车厢烈性火药似的。”

后来，他又向大家作了有关看守兵职责问题的训话，内容又臭又长。最后他要求马上打开帅克住的那间牢房的门，说他要对犯人进行一次详细的审讯。

就这样，少校在深夜里来到了帅克那里。

当他跨进牢门时，他在宴会上喝的全部甜酒、烈酒也跟着在肚子里发作起来，最后终于爆发出一阵巨吼，命令看守兵交出牢房的钥匙。

值班上士在这关键时刻仍牢记着自己的职责，拒不交出钥匙。没想到这倒给少校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你们这帮臭猪土匪！”少校对着院子吼道，“你们要是不交出钥匙，我就要你们的好看！”

“报告，”上士回答说，“您这样逼我，我只好也把您关起来了。不过为了您的安全，我们会在这里设岗的，好防犯人伤了您。要是您想出来的话，您就敲敲门好了！”

“你这个傻瓜，”少校骂道，“你是个狒狒、骆驼！你以为我会害怕犯人吗？我提审他的时候，还要你设什么岗吗？见你的鬼吧，快把我关起来！你就在外面待着吧！”

在牢门上方窥视洞里的提灯架上有一盏点着灯芯草的煤油灯，灯光微弱得正好够少校看到被吵醒的帅克。帅克用立正的姿势站在自己行军床的旁边，耐心等待着少校这次的来访，看他又会闹出什么新花样。

帅克想，最好先向少校先生报告一下，于是他便精神抖擞地喊道：“报告，少校先生，一名被关的士兵，其他一切平安。”



少校突然忘了他究竟来这儿是干什么的，便回答说“稍息，那犯人在哪儿？”

“报告，少校先生，那兵就是我。”帅克骄傲地说。

但少校并没有在意帅克的回答，因为将军的葡萄酒、烈性酒正在他脑子里产生着最后的酒精反应。他一个哈欠接着一个哈欠地打，任何文官要是像他那样个打法，都会把下巴颏儿打脱臼的。可是少校这种打法却使他的思想转移到那支主管唱歌的神经上，他便很自觉地倒在帅克的行军床上，用小猪崽被宰前发出的那种刺耳声音唱起歌来：

啊，圣诞树！啊，圣诞树！
你的绿色树叶是多么美丽！

他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唱着，有时候还冒出几句谁也听不懂的歌词。

然后，他像小狗熊似的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转动着，最后把身子缩成一团，便打起呼噜来。

“少校先生，”帅克想叫醒他，“报告，虱子会咬您的！”

帅克没能叫醒他，因为少校睡得很死，这时就是有人把他扔到水里，他也不会醒的。

帅克望着他，温和地说“你就睡吧，酒鬼！”说完，把军大衣盖在他的身上。然后他自己也钻到大衣下面，跟他一块儿睡了。于是，第二天上午人们便发现他们俩紧紧地偎在一起。

第二天上午九时，寻找少校的事达到了高潮。这时帅克从行军床上爬起来，感到该叫醒少校先生了。他使劲地摇晃着他，还掀开他身上的俄国军大衣，把他抱起来坐在行军床上。这才使少校慢慢地苏醒过来。醒来时，他呆呆地望着帅克，想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报告，少校先生！”帅克说，“守卫室的人已经来这儿好几趟了，打听您是不是还活着，所以我就冒昧地把您叫醒。我也不知道您平时睡觉究竟睡多久，也许您就不要再睡了吧！乌赫希涅夫采的啤酒厂有个箍桶匠，他通常睡到早晨六点，要是睡过了头，比如说多睡了一刻钟，

睡到六点一刻，那他就要睡到中午才醒。他一直就是这么个毛病。后来工厂把他辞退了，他一气之下就大骂教会和我们君王家族中的一位成员。”

“你是个白痴，是吗？”少校有些沮丧地说，因为他从昨天起脑袋就晕得厉害，弄不清：他为什么会坐在这里，为什么守卫室的人总往这里来，为什么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位汉子总是没头没脑地唠叨些蠢话。他觉得一切都非常奇怪。他蒙蒙眈眈地记得有一天夜里他到过这里，但为什么来这儿呢？

“我夜里来过这儿吗？”他半信半疑地问道。

“报告，少校先生，”帅克回答说，“从您当时所说的话来看，我觉得您是来审问我。”

少校突然清醒过来。他打量着自己，又看看身后，好像在寻找什么似的。

“您不必担心，少校先生，”帅克说，“您醒来时跟进来时的样子一模一样。您来的时候没有穿军大衣，没带军刀，只戴了一顶帽子。帽子在那儿，因为您要把它枕在头底下，我就把它从您的手里拿了过来。这样讲究的军官帽就像高筒大礼帽似的，拿它做枕头，只有罗捷尼采的卡尔佳拉斯先生才会这样做呢！他常常躺在酒店里的长板凳上，总把那顶高筒大礼帽枕在头底下。他是个唱丧歌的，每次送葬，他都戴着那顶高筒帽。回来后，他就把高筒帽小心地放在脑袋底下，还提醒自己不要把它压皱了。他整夜压着帽子，因为他体重轻，不但没有压坏帽子，而且帽子变得更干净、更漂亮了，因为他翻身时，头发总是慢慢地刷着和熨着那帽子。”

这时，少校终于明白了怎么一回事。可他仍然呆呆地望着帅克，只是重复说着：“你这个傻子，你知道吗？我如今在这里，可我要离开这里……”他站了起来，走到门口，咚咚地敲门。

门没开之前，他又回来对帅克说：“如果不来电报，你，你，就得被绞死！”

“衷心地感谢您，”帅克说，“我知道，少校先生，您非常关心我，可是也许，少校先生，您在这里的行军床上抓到什么东西，如果是只小小



的,背脊红红的,那就是公的;要是只有一只,没有找到那只肚皮长长的,有着灰红色条纹的小东西,那就好,要不然的话,它们是一对。这些小东西繁殖力极强,比家兔还快呢!”

“别瞎扯淡了!”看守兵来开门时,少校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声。

少校在守卫室里再没有什么不好的举止,而是十分温和地吩咐他们叫来一辆四轮马车。马车沿着通向普舍米斯尔破旧的石子路咯吱咯吱地走着。此时少校脑海里又有一个想法:犯人是个十足的白痴,显然是个被冤枉了的畜生。至于他少校自己,如今只能是:要么一回到家马上自杀;要么派人到将军府把军大衣和军刀取回来,去城里澡堂子洗个澡,然后去“沃尔格鲁贝尔”酒店坐坐,喝点儿甜美的葡萄酒,吃点可口的菜肴,同时给市剧院打个电话,订张当晚的戏票去看看戏。

他在回到家以前,选择了第二个方案。

可是这时,在他的家里正有着一件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在等待着他。他回来得正是时候。

芬克将军站在走廊上,一只手抓着少校的勤务兵的衣领子,愤怒地冲着他喊道“你把少校弄到哪儿去了?畜生!快说,你这个畜生!”

畜生没有回答,因为将军正掐着他的脖子,他的脸也变青了。

少校进门时看到这样的情景,可怜的勤务兵腋下紧紧夹着他的军大衣和军刀,这显然是他从将军府前厅取回来的。

少校看到这一场景,感到十分开心,便站在半掩的门后接着看他忠实的奴仆是如何受惩罚的。他一直认为他的勤务兵有种种偷窃行为,可没有想到他还具有这样可贵的品质。

将军为了要从他的口袋里取出电报,才把这个脸色青紫的勤务兵放开了。然后又打了他几下嘴巴,边打边嚷道“你把自己的少校弄到哪里去了?畜生,你把自己的少校、军事法官弄到哪里去了?畜生,你得把这份公务电报交给他!”

“我在这里。”德沃尔夫少校在门口喊道。当他听到“少校军事法官”和“电报”等复合词组时,马上又联想起自己的职责所在。

“啊!”芬克将军喊道,“你回来了!”他的口气带有挖苦的意思,弄得少校不敢回答,只是犹豫地站在那里。

将军让他跟自己到房间里去。当他们坐下来以后，将军把那封勤务兵为之挨打的电报扔在桌上，沮丧地对他说“看吧，这就是你的功劳！”

少校看电报时，将军从椅子上站起来，气愤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把椅子和凳子都碰倒了。他大声叫着“我非把他绞死不可！”

电报上写着：

步兵约瑟夫·帅克，十一先遣连传令兵，于本月十六日奉命寻找宿营地，在前往希罗夫——费尔施泰因的途中失踪。请速将步兵帅克送至沃耶利奇旅部。

少校拉开抽屉，拿出一张地图仔细看了看，然后寻思着：费尔施泰因在普舍米斯尔东南，两者相距四十公里，而整个防御阵地是布置在从索卡尔——吐尔泽——科兹罗沿线，那么为什么帅克会在离前线一百五十公里的地方穿上俄国军装呢？这里存在着一个极大的谜。

少校把自己的想法报告了将军，并把电报中提到的几天前帅克失踪的地方指给他看。将军像公牛似的叫了起来，因为他感到自己以前组织的突击审讯等一切希望都要破灭了。他走到电话机旁，接通了守卫室的电话。命令他们立刻把犯人帅克带到少校住处。

在他们奉命带犯人时，将军又无数次破口大骂，说他本该自担风险，根本不必审问就应该把犯人立即处以死刑的。

少校则持反对意见，认为权力和正义是相辅相成的。他讲了历史上太平盛世时期法庭审判的公正性、法庭审讯上的谋杀行为，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问题。总之，他要竭尽全力为他昨天的拙劣行为进行辩护。

他们终于把帅克带来了。少校要帅克解释一下他在费尔施泰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又是怎么会穿上俄国军装的。

帅克作了适当的解释，并举了几件他遇到的麻烦事。少校又问他为什么法庭审讯时没有说明这些情况呢？帅克回答说，当时谁也没有问过他怎么会穿上俄国军大衣的，只是提问说“你承认你是自愿的而



不是被强迫穿上敌人军大衣的？”因为这是事实，我只能说“当然——是——肯定的——是这样——无可争辩。”但他愤怒地拒绝了审讯时说 he 背叛皇上的诬陷。

“这个人真是白痴，”将军对少校说，“在池塘边随便换上天晓得什么人丢下的俄国军装，然后又随随便便地让人家把他抓到俄国俘虏队里去，这种事只有白痴才会做得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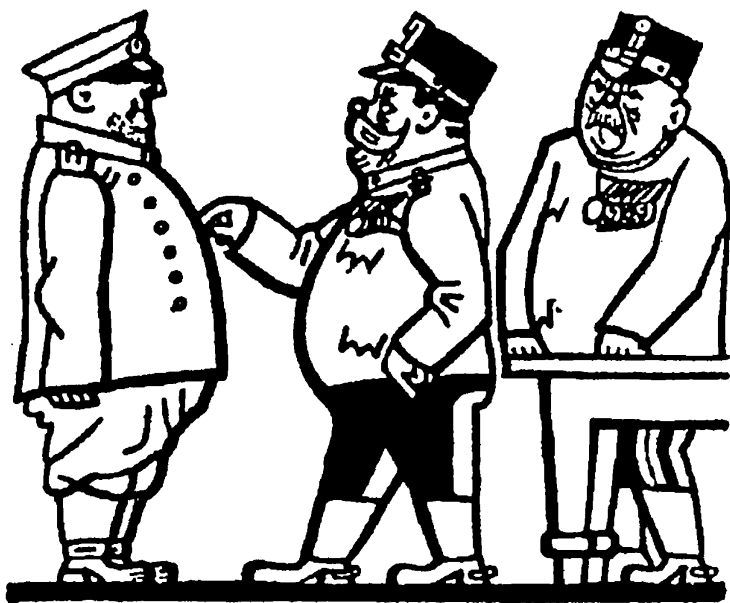
“报告，”帅克回答说，“说真的，有时我也在掂量自己，我确实是个弱智的人，特别是在晚上……”

“闭起你的臭嘴，你这阉牛！”少校骂他说，然后转过身问将军如何处置帅克。

“就由他们旅部去绞死他吧！”将军最后决定说。

一小时后，押送队把帅克带到火车站，准备送他到驻扎在沃耶利奇的旅部。

在监狱里帅克给自己留下了一个小小的纪念品：他从三根柱子上



撕下一些小木块，在墙壁上刻出他在服兵役以前吃过的全部菜汤、调味汁和配菜的清单，以表示他对二十四小时内没有给他任何食物的一种抗议。

连同帅克一起送去的还有一张便条：

根据四六九号电报的意见，送上十一先遣连的逃兵约瑟夫·帅克，请旅部作进一步处理。

由四个士兵组成的押送队是一个多民族的混合体，其中有波兰人、匈牙利人、德国人和捷克人。捷克人是押送队的头头，上士军衔。他对自己同胞犯人总摆出一副十分傲慢的架势，处理事情也非常霸道。帅克到火车站时要求去厕所小便，上士就粗暴地说“等到了旅部再说！”

“那好，”帅克说，“不过您得给我写个字据。要是我的膀胱胀破



了,也可以知道是谁的责任。这里有法律管着的,上士先生。”

这个阉牛汉子上士一听会胀破膀胱,十分吃惊,便让整个押送队的人在火车站上小心翼翼地带着帅克去上厕所。上士一路上像野蛮人一样凶狠,傲慢得仿佛明天就会登上军区司令宝座似的。

他们坐火车从普舍米斯尔往希罗夫去的时候,帅克对上士说:

“上士先生,我一见到您就想起一个叫博兹巴的上士。那时他在特里顿服役。在他提升为上士的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胖了起来,脸也鼓了,肚子鼓得第二天没法穿上裤子,更糟糕的是他的耳朵开始往长里长,于是他们只好把他送到医务室治疗。团里的医生说,所有的上士都曾有过这种情况,开始时是发胖,有的过了一阵子也就好了。可是他的病情却愈来愈严重,他的肚子胖得要爆炸。要想救他,只有把他的那颗星摘下来,他的肥胖病才会消退下去。”

从此,帅克再想跟上士搭话,或者想友好地向他说明,为什么大家总说他是连队里的灾祸,但结果都是白费劲儿。

上士不回答帅克的话,总是阴沉着脸,还威胁他说,等到了旅部之后,看他们两个谁能笑到最后。总之,他不愿理睬他的同胞。帅克问他是哪里人,他回答说“这不关你的事!”

帅克想方设法跟他交谈,说他已不是第一次被押送了,每一次押送时,他同押送的人都聊得很开心。

上士仍然保持沉默。帅克接着又说“这样下去,上士先生,您要是变成哑巴了,活在世上会很不幸的。我见过许多可怜的上士,但是像您这样不幸的人,上士先生,恕我直言,我还没有见过呢!请告诉我,您有什么伤心的事,也许我能帮上您的忙,因为一个被押送的士兵往往比看守他的人会有更多的阅历和经验的。要不,上士先生,您给我们讲些好玩的事,好让我们解解闷儿,感到路途短一些。比方谈谈你们家乡的环境怎么样啦,那里有没有池塘,或者破旧的古城堡啦,以及有关的传说故事啦!”

“够了,别烦我了!”上士嚷嚷道。

“您是个幸运的人,”帅克说,“有些人想听个够还不行呢!”

“到了旅部以后会有人教训你的,我现在犯不着跟你多费口舌。”

上士说完这句话以后就一直保持沉默,再也没说什么了。

押送队的人一路上都感到很沉闷。匈牙利人跟德国人用一种特殊的方法聊着天。匈牙利人只会两个德文词,一个是“是”,另一个是“什么”。当德国人叙说一件事情时,匈牙利人就点点头,说“是”;当德国人不说话时,匈牙利人就问“什么?”德国人便重说一遍。押送队的波兰人保持着贵族的风度,对谁都不大理睬,而是独自玩擤鼻涕的游戏:他用右手大拇指把鼻涕擤到地上,然后若有所思地用枪托在地上蹭那鼻涕,又文雅地把枪托上的鼻涕蹭在自己的裤子上,一边蹭还一边念念有词地说“圣母玛利亚!”

“你玩鼻涕的本领还不够高明,”帅克对波兰人说,“在博伊斯基街的一间地下室里住着一位叫麦哈切克的清道夫,他往窗户上擤一把鼻涕,能巧妙地用手抹出一幅图画来,那画就好像传说中莉布谢女大公在预言布拉格的光辉前景那样。他每画出这样一幅画,他老婆就给他发一次所谓的‘国家奖金’,他高兴得嘴巴张得像口袋那样大。可他并不满足,仍然精益求精地用鼻涕画画。这也许是他唯一的乐趣吧!”

波兰人没有回答他的话。后来整个押送队都很肃静,就像一群送葬的人默默地走向墓地在虔诚地想念着已故的人那样。

就这样,他们离驻扎在沃耶利奇的旅部愈来愈近了。

这期间,旅部发生了很大变化。

上校赫尔比希担任了旅长。他是一位很有军事才能的人,这表现在他那双患有风湿病的腿上。他在国防部里认识许多显赫人物,由于他们的撑腰他才没有退休,而且通过他在各大军事机构的走动,还取得了丰厚的薪俸和各种战时补贴。要不是他的风湿病突然发作而闹出了一些蠢事,他还会稳稳地坐在自己宝座上的。后来他被调到其他地方工作,但他的薪俸也有所增加。他跟军官们一道吃饭时,一般不谈别的事,而总喜欢谈他那肿胀的脚趾,说有时候脚趾肿大发了,还得请人为他专门做一双特大号的鞋才行。

每逢吃饭时,他最大的乐趣就是跟大家谈他的脚趾是怎么流脓和出汗的,所以不得不用棉花去包扎它,还说他感到流出的脓就像发酸



的牛肉汤那样难闻。

因此,当他要调到别处时,所有的军官都怀着最真挚的感情来与他话别。他是个和蔼的人,对待下级军官十分友善。他常对下面的人讲,他没有得这个病以前,还是能吃能喝的。

当帅克被带到旅部时,押送队依照值日官的命令将帅克和有关文件一并交给了赫尔比希上校。这时杜布中尉正坐在上校办公室里。

在部队从萨克诺开往桑博尔这几天中,杜布中尉又经历了一场惊险的事情。十一先遣连在费尔施泰因遇到了去萨多瓦·维什尼亚的龙骑兵团的马队。

这时,杜布中尉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在上尉卢卡什上尉面前露一手他的骑马艺术。他一跃跳到一匹马的背上,那马驮着他迅速地向那山谷的小溪深处奔去,走得无影无踪了。后来才发现他被牢牢地扎在一个小沼泽地里。据说他当时栽在那里的样子,就连最能干的园丁恐怕也会自愧不如。当人们用绳索把他拉上来时,杜布中尉没有丝毫怨言,只是像干完了什么重活儿似的在那里轻声地呻吟着。后来人们把他抬到旅部,安置在一处小型战地医务室里。

几天以后他才清醒过来,医生说再给他的背和肚子抹上两三次红酒,然后他就可以放心地去追赶自己的队伍了。

现在,他正坐在赫尔比希上校的旁边,聊着各种各样的疾病问题。

因为他知道帅克在费尔施泰因附近神秘失踪的事,所以他一看到帅克就大声叫了起来“我们终于找到你了!许多人都像幽灵一样在外面游荡,然后又变成了更凶猛的野兽回来。你就是其中的一个。”

这里还应补充几句:杜布中尉在骑马遇险时得了轻微脑震荡,因此我们不必奇怪,当他走近帅克时,还大声地朗诵诗文,呼唤上帝来帮着惩罚帅克。他嚷道:

“天父啊,我呼唤你!让轰鸣的大炮烟雾遮住我,让嗖嗖的子弹可怕地闪烁而过。主管战争的天父啊,我呼唤你!请你伴送我到那流氓的身边……这么久你到哪儿去了,王八蛋?你穿的是谁的军装?”

还应补充几句:上校在风湿病不发作时,他在办公室里处理事情是很讲民主的。许多军官都轮流到他那里去听他讲有关流脓的脚指

头是怎样发出牛肉汤酸味的道理。

在赫尔比希上校没有发病的时期，他的办公室里总是挤满各种各样的军官，因为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他非常快活，十分健谈，喜欢人们围拢在他的周围，听他讲些不三不四的笑话，并夸他讲得好，给别人带来了快乐，说他们听了这些老掉牙的，也许在十八世纪劳登将军时期就有的笑话，也不得不捧腹大笑。

在这样的时候，为赫尔比希上校服务是非常轻松的。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赫尔比希上校出现在哪个部队，哪个地方就准会出现偷窃和各种胡闹的事情。

今天，各级军官都随着帅克走进上校的办公室，看他怎么处置帅克。这时上校正看着少校从普舍密斯尔写给旅部的呈文。

这时，杜布中尉继续以他惯有的巧妙方式跟帅克谈话“你还不认识我，但等你认识了我以后，你会吓死的！”

上校没有看懂少校写来的呈文，因为那位普舍密斯尔的少校在写这份呈文时，体内酒精的余毒正在起作用。

此时赫尔比希上校的心情正好比较舒坦，因为昨天和今天他的脚都没有痛，他的脚趾安静得像温驯的小羔羊一样。

“那么你究竟干了些什么？”上校用温和的口气问帅克。杜布中尉见上校如此温和地对待帅克，仿佛有人在他心上刺了一刀，马上代帅克回答说：

“上校先生，这个兵，”他向上校介绍帅克说，“他总爱装傻，想用装傻来掩盖自己的卑劣行为。虽然我不知道公文上写了什么，但我可以想象得到，这个家伙肯定又干了什么坏事，而且问题很严重。上校先生，如果您同意的话，请让我看一下公函，我肯定会给您提供一个处置他的可行办法。”

中尉转过身用捷语对帅克说“你在喝我的血，知道吗？”

“在喝！”帅克一本正经地回答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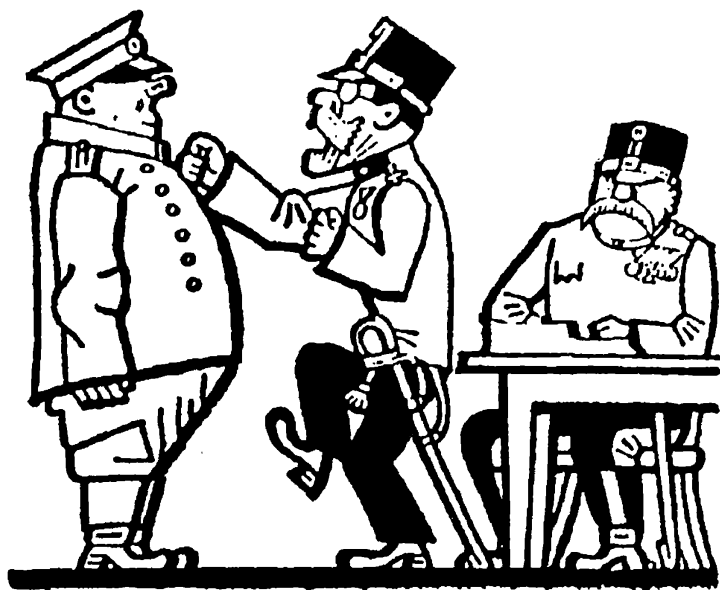
“您瞧，上校先生！”杜布中尉接着又用德语说，“您不必问他什么，他是什么也不会说的。总有一天他会遇到能治他的人，会有人来狠狠地收拾他的！请允许我，上校先生……”



杜布中尉仔细地读着少校从普舍米斯尔写来的公函。读完后，他高兴地叫了起来：“这下子你可完了！你的军装到哪里去了？”

“我把它放在池塘边了，因为当时我想试试穿上这套俄国军装是不是合身。”帅克回答说，“这只不过是一场误会罢了！”

帅克开始向杜布中尉叙述他由于这场误会所遭遇到的一切苦难。等他说完以后，杜布中尉冲着他大声嚷起来：



“你现在认识我了吧。你知道吗，什么叫做丢失国家财产吗？你知道吗，你这坏蛋！战争时期丢失了军装意味着什么吗？”

“报告，中尉先生！”帅克回答说，“士兵丢失了军装，应该再去领一套新的军装。”

“我的天啦！”杜布中尉大叫一声，“你这个阉牛，你这个畜生，你要是再拿我开心的话，我让你在战后服一百年的军役！”

一直安静地坐在桌旁的赫尔比希上校的脸突然皱成一团，口眼歪斜得十分可怕，因为他那一直安静的脚指头由于风湿病发作使其从一

只温驯的羔羊变成了咆哮的老虎，他痛苦得就像有六百伏特的电流通过他的身体，他的四肢在被大铁锤慢慢敲碎似的。赫尔比希上校只是挥了挥手，用一种受到铁板煎烤时所发出的那种可怕的声音喊道“你们都出去，给我转轮枪！”

大家见到这种状况都溜了出去，看守的卫兵也跟着把帅克带到走廊上。只有杜布中尉还留在那里，他想借此机会再加油漆醋地告帅克一状，于是他便向脸眼歪斜的上校说“请允许我提醒您，上校先生，这个兵……”

此时，上校正痛苦得不知所措，顺手拿起墨水瓶就向中尉扔去。惊恐万状的杜布中尉连忙向上校行了一个军礼说“当然喽，上校先生！”便溜之大吉了。

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还能听到上校办公室里传出来的怒吼声和哀叫声，直到最后，疼痛的呻吟才终于停止了，上校的脚步头又突然变成了温驯的羔羊，风湿病的猝发症又过去了。上校按了一下电铃，吩咐把帅克带进来。

“你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上校问帅克。他好像什么不愉快的事都没有发生过似的，他感到那样地轻松自在和说不出的舒服，就好像潇洒地漫步在海边沙滩上一样。

帅克友好地对上校笑笑，向他叙述了自己的全部历险遭遇，还说他是九十一团十一先遣连的传令兵，要是连里没有了他，也不知道他们会多么不便呢！

上校也笑了，然后做了如下指示“给帅克办一个通过利沃夫到佐尔坦采车站的军事通行证，他们连队明天将抵达那里；再给他从仓库里领一套新军装，并发给他六克朗八十二个哈莱什作为路上的伙食费。”

后来，当帅克穿着奥地利新军装离开旅部打算去火车站时，杜布中尉看着发呆了。帅克严格地按军纪向他报告，给他看文件，关心地问他，有没有什么话要捎给上尉卢卡什先生的。

杜布中尉别无表示，只是说了一句“你滚吧”。他望着远去的帅克自言自语地说“你还不认识我，耶稣玛利亚！你会认识我的……”



在佐尔坦采火车站上，扎格纳大尉把全营的士兵召集在一起，只缺十四连的一位“后卫”，他是在部队撤出利沃夫时失踪的。

帅克来到这座小城之后，顿时感到这里的情况与其他地方完全不同。从一切繁忙的景象中可以看出，这里离前线已近在咫尺了。到处都是炮兵队和运输队，每一所房子里都有各种部队的士兵在进进出出。在他们中间数帝国的日耳曼人最为高贵，他们像绅士一样派头十足，不时地从衣兜里拿香烟赏给奥地利人抽。在广场上，帝国日耳曼人的伙房里甚至还有大桶的啤酒，在吃中饭和晚饭时，德国士兵拿着杯子去那里取啤酒喝。毫不理睬肚子里只装着肮脏甜菊米茶的奥地利人，他们像馋猫一样围着啤酒桶。

有一些穿着土耳其大袍子的犹太人正指点着西方天空中的烟云，挥着手，高喊着“沿布格河的乌吉什古夫、布斯克和德雷维尼亚等地方都燃起大火了！”

这里已能清楚地听到大炮的轰隆声，也有人在高喊“俄国人正在炮轰格拉波维、卡明克、斯特鲁米洛，整个布格河沿岸都打起来了，士兵们正在堵击从布格河败退后企图回家的逃兵呢！”

到处是一片混乱。谁也不知道，俄国人是要再度进攻，还是要继续全线撤退呢？

战地宪兵队不时地把那些被指责为散布不准确和骗人消息的犹太人押送到城防司令部来。这些可怜的犹太人惊恐万状，在那里被打得皮开肉绽，遍体鳞伤，才被放回家。

就在这一片混乱的时刻，帅克来到了这座小城，寻找自己的连队。在火车站上，他差一点跟兵站指挥部的人打了起来。当他走到一个专门为自己部队士兵服务的问讯处时，在桌子旁边坐着的一位班长冲着他嚷了起来，说什么要不要他亲自帮着找他的部队去。帅克说没有这个意思，只是想打听一下九十一团十一先遣连驻扎在城里什么地方。帅克强调说“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想知道十一先遣连的地址，因为我是这个连的传令兵。”

糟糕的是，坐在另一张桌子旁的一位指挥部上士却像老虎似的跳

了出来,冲着帅克嚷道“该死的猪猡,既然你是个传令兵,你就应该知道自己的先遣连在什么地方!”

还没有等到帅克回话,指挥部的那位上士就进了办公室。过了一会儿,他从里面带出来一位胖上尉,那人大腹便便,就像某个屠宰公司的大老板。

兵站指挥部一直在收罗那些掉了队的在社会上游荡变野了的士兵,怕他们在整个战争时期借口找自己的部队而到处乱窜。这些人总喜欢在兵站附近走动,等到吃饭时就在挂着指挥部“提供免费伙食”牌的桌子旁排队等着发吃的食品。

那位胖上尉一进来,上士马上用德语喊道“立正!”上尉问帅克:“你有证件吗?”

帅克递上自己的证件。上尉看了看,确信他是从旅部到佐尔坦来找自己先遣连的,便把证件还给了他。他对坐在桌旁的那位班长说:“回答他的询问吧!”说完又回到隔壁的办公室,顺手关上了门。

等上尉关上身后的门以后,那位指挥部上士就抓住帅克的肩膀,拽着他到门口,给了他这样的咨询“去你的吧,你这臭蛋,快给我滚出去!”

这样,帅克又开始在人海茫茫的混乱中继续寻找自己的连队了。他现在十分希望能找到营里的某个熟人,但在街上走了好久好久,也没有碰上什么熟人,最后他决定孤注一掷。

帅克在路上拦住了一位上校,用蹩脚的德语恳求他帮忙,问他是不是知道他的先遣营和先遣连驻扎在哪里。

“你可以用捷克语跟我说话。”上校说,“我也是捷克人。你们营就驻扎在铁路那边的克里姆托瓦村里。他们不能住在城里,因为你们营某个连的人刚进城就在巴沃拉基广场跟人打起架来。”

于是帅克就向克里姆托瓦村走去。

上校叫住帅克,从口袋里掏出五个克朗给他买烟抽。又一次与他友好地道别。他望着帅克远去的身影,暗自叹息说“是多么可怜的一位士兵呀!”

帅克在通向村子的路上继续走着,心里还在想着那位上校,不禁



想起十二年前在特兰托也曾有位上校，名叫黑贝迈尔，对待士兵也十分友好，后来才发现他是个同性恋者。当他在阿迪杰河疗养院疗养时，曾企图鸡奸一名士官生，还用“军事纪律”来威胁他。

帅克带着这种阴暗的思想来到离他不远的村子里，然后没费多大工夫就找到了营部。因为尽管村子很分散，但只有一所像样的房子，那就是当地的一所小学，是当年加里西亚地方政府为推行“村子波兰化”在这个纯乌克兰人地区建造的。

在大战期间，这所学校曾经历了几个阶段。这里多次驻扎过俄国参谋部和奥地利参谋部。有一段时期，学校的体育馆还成了决定利沃夫命运大决战的手术室，在这里锯过腿，截过肢，做过头骨环钻手术。

在学校后面的花园里，有一个漏斗形的大坑，那是大口径炮弹击中爆炸后留下的。花园的角落里有一棵粗壮的大梨树，它的一根枝子上还挂着一节断绳，不久前当地的一位希腊天主教神甫就吊死在那

里。他被当地的一个波兰主任教员告发,说他是老俄国人社团的成员,在俄国人占领时期曾在教堂里为俄国沙皇正教派的胜利做过弥撒。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当时这位神甫根本就不在那里,他正在远离战争的博赫尼亚·扎莫沙瓦一所小疗养院里做胆结石手术。

在绞死希腊天主教神甫这件案子中还另有一些隐情:这里有民族的、宗教的矛盾,甚至还有为了一只老母鸡争吵的纠纷。在战争开始前不久,倒霉的神甫在自己的院子里打死了那位主任教员家一只老母鸡,因为那鸡扒开了神甫种在地里的西瓜籽儿。

希腊天主教神甫死后只留下一所空荡荡的住宅,可以说每个人都曾趁机拿过他家的东西留作纪念。

有一个波兰老乡甚至从他家搬回去一架旧钢琴,用钢琴的盖子来修补猪圈门。还有些当兵的把他家一些家具拿去劈掉当柴烧了。不过有幸的是他家厨房里精美的炊炉和大烤炉倒还没有被毁掉,因为希腊天主教神甫在世时,跟他的上层同事们一样总爱吃些又香又美的食品,还喜欢在炊炉上和烤炉里放着罐子和铁盘等东西。

所有路过这里的部队都在这个厨房里给军官们做过饭,这已成为一种传统了。楼上的一间大房间通常用来做军官餐厅,桌子和椅子都是从村子里居民家中弄来的。

今天营部军官们正在这里举行盛大宴会。他们凑钱买了头猪,炊事员约赖达正给军官们置办着猪肉筵席。许多军官的勤务兵都围着约赖达看他做菜,特别是军需上士更加起劲,他还给约赖达出主意怎么切猪头,好给他万尼克也留出一块猪头肉。

在所有的人中,眼睛瞪得最大的是永远吃不饱的巴伦。

也许吃人的生番野人也就是这样贪婪地望着铁叉上串烤着的传教士是怎样流油,以及在煎炸时散发出诱人香味的吧!巴伦就像牛奶加工房的一条拉车狗,车子旁边是腊肠店的小伙计,他头上顶着一只篮子,里面装着刚从熏肉房出锅的新鲜小腊肠,那腊肠串儿从篮子里耷拉到他的背上,那狗只要一跳就能吃到它,可是狗被可恶的铁链子拴着,它的嘴也还套着该死的嘴套,它欲吃不能,十分难受。

第一批制成的肝泥馅香肠和肝泥堆在一起,散发出胡椒、油脂和



肝的香味。

约赖达正挽着袖子起劲地干着，他像画家在绘画模特儿时那样严肃，又像上帝在混沌中创造世界时那样专心。

巴伦馋得口水直流，甚至忍不住大声哭了起来。

“你干吗像头公牛似的号叫呀？”约赖达问道。

“我想家了！”巴伦抽泣着回答说，“我想起这时候我在家里的情景。那时我连一小块肝也舍不得送给我最好的邻居，我总是自己一个人独自享受，而且总能把所有肝啊、肠啊吃个精光。有一次我吃了许多猪肝、血肠子和红烧猪头肉，大家以为我吃撑了，就用鞭子赶着我围着院子转，就像赶着一头吃饱三叶草的母牛一样。”

“约赖达先生，就让我摸一下小香肠吧！然后您再把我捆起来也行呀，我实在忍受不了啦！”

巴伦从凳子上站了起来，像个喝醉了酒的人踉踉跄跄地向桌子边走去，把爪子伸向那堆小香肠。

于是引起一场激烈的斗争。所有在场的人都去阻止巴伦去摸小香肠，但又没法制止他，只得把他从厨房里撵了出去，免得他因为吃不到香肠而把手伸到装有做肝肠用的汤汁罐子里去。

约赖达伙夫十分气愤，把一整捆柴朝着正在逃跑的巴伦扔去，还冲他喊道“啃你的木头棍去吧！你这坏蛋！”

这时营里的军官们已经聚集在楼上，正隆重地等待着下面厨师们给他们准备的美酒佳肴。由于没有好的烈性酒，他们只能喝上黑麦酿的烧酒，这种酒是由葱汁染成黄色的，犹太人还硬说是他们家祖传的上等法国烧酒。

“你这小子，”扎格纳大尉对那位犹太商人说，“要是你再说这是你曾祖父逃到莫斯科时从法国人那里买来的，我就得把你关起来，把你们家里你这个最年轻的人一直关到变成你们家最老的人为止。”

正当他们边饮酒边骂那犹太人时，帅克已经坐在营部办公室里了。那里除志愿兵马列克外再没有其他人。他作为营史编写员正利用全营在佐尔坦采停留的机会，抓紧编写他们营未来要进行的几次战斗胜利的情景，以留作他写营史的资料。





帅克进来时，马列克正在打草稿，并已写了这样一段文字：

在我们的前方，出现了参加N村战斗的所有英雄。在那里，N团的一营和二营跟我营并肩作战。我们看到，我营在那里表现出最为杰出的战略才能，无可置疑地为N师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从而最终巩固了我们在N村的重要地位。

“瞧！”帅克对志愿兵说，“我又回到这里了！”

“我的天哪，让我好好看看你！”志愿兵马列克惊奇地说，“嗯，你身上确实有一股监狱里的味道！”

“不要紧，”帅克说，“只是一场小小的误会。你在做什么？”

“你已经看到了，”马列克说，“我在写保卫奥地利的英雄们呢！可我不想把有些事情写得太清楚了，而尽用‘N’这个字母来表示。我所以用‘N’这个字母，是因为它在现在和未来都具有极大的完美性。我除了有这个本领外，扎格纳大尉还发现我有着不寻常的数学天才，让我检查营里的账目。我现在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们营缺乏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总等着跟自己的俄国债权人搞平衡，因为我们营不管是打败了还是打胜了，反应总不强烈，其他方面也都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即使我们的脑袋都开花了，但记录我营胜利的文字材料还在，因为赋予我这个营史记录员的职责就是要写‘我营又对敌人发动了进攻。我们早已料到这次战斗的胜利一定在我们方面。我营士兵冲上去与敌人拼刺刀，不多一会儿，敌人就被我们打得狼狈不堪，纷纷躲进战壕之中。我方士兵则乘胜追击，无情地刺杀敌人，敌人一片慌乱，只好放弃战壕，落荒而逃。他们丢下许多受伤的和没有受伤的士兵，都当了我们的俘虏。这是我营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谁要是经历了这一切，他就可以通过战地邮政给家里人写封信说‘有些人总被打屁股，亲爱的妻子！我的身体很好。你给我们的孩子断奶了吗？你可别教他给别人叫爸爸呀，因为这会令我伤心的！’后来，书信检查部门把‘有些人总被打屁股’，这句话给删掉了，因为弄不清谁打了谁的屁股，这句话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模棱两可。”

“要紧的是应该把话说明白。”帅克随便说了一句，“1912年，在布拉格的圣·伊格纳茨教堂住着许多传教士，其中有一位在讲台上说，在天上大概是碰不到任何人的。一个叫库利谢克的洋铁匠参加了这次晚间祈祷会。会后他来到一家酒馆里对人说，这位传教士肯定大祸临头了，因为他竟敢在教堂里公开说在天上碰不到任何人。为什么他们让这样的人上讲坛呢？所以说，说话时要把话说明白，不要拐弯抹角。几年前，在乌布莱什库酒店里有一位管事，他有一个习惯，就是在下班以后兴致勃勃回家时，总要去一家夜间咖啡馆，跟一些陌生人一道喝上几杯酒，还常一边喝一边说‘我们对你们，你们对我们……’可有一次，他因为这样说话被伊赫拉瓦的一位彬彬有礼的先生打了一记耳光，连牙齿也打掉了。第二天早晨，咖啡馆的老板打扫店堂时发现了他的牙齿，便叫来他还在上小学五年级的女儿，问她‘成年人有几颗牙齿？’他女儿答不上来，他就打掉了她嘴里的两颗牙齿。第三天，他收到那位管事的来信，说他对那天所发生的一切不愉快事情表示深深的歉意，说他并不是想说什么粗话，只是大家误解了他的话的意思。他本来想说的是‘我们对你们，你们对我们都没有什么可生气的！’所以说，谁想说什么双关语，都应该先考虑周到些再说。要是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最好能长着一张像鸟一样长的嘴巴，就会少挨耳光了。要是有人因为说话不清楚已挨了几次耳光，那他就应该小心了，最好在大庭广众面前免开尊口。是的，有人会认为这种人很阴险，谁也不知道他心里想些什么，他还会挨别人的打，但他要保持冷静，要控制自己，因为他应该权衡利弊，他只是一个人，而反对他的人却是多数，他们都感到受了他的侮辱。如果一旦他同他们作对，他就会受到加倍惩罚的。因此这种人必须谦虚、有耐心。在鲁斯列有一位叫考柏的先生。有一次星期天，他从贝尔东克磨坊附近游玩回来，在库德拉吉采公路上被人在背后扎了一刀。他插着这把刀子就回家了。他老婆给他脱外衣时，细心地把刀子从背上拔了出来。那天下午还用它切了肉丁，因为那把刀子是用德国佐林根钢制造的，而且还磨得很锋利；而他家里的刀子全都钝得像锯子一样没法用了。后来他老婆还想得到一整套这种刀子，就让他每个星期天都去库德拉吉采公路上散步，可他



没有按他老婆的话去做，而去了鲁斯列的潘采特家。他知道，在潘家的厨房里坐着，要是有人来碰他时，潘采特就会把那人扔出去的。”

“你一点都没有变。”志愿兵对帅克说。“没有变。”帅克回答说，“我也没有时间去想这些事。他们甚至想枪毙我，可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我从十二号起就没有地方去领军饷了！”

“你如今在我们这里是拿不到军饷的，因为我们就要开往索卡尔去了，等打完这一仗以后才能发军饷呢！我们必须节省开支。我计算了一下，打仗得用十四天时间，这样，每阵亡一个士兵就可以节省二十四克朗七十二个哈莱什。”

“你们这里还有什么新鲜事吗？”

“首先是我们有个后卫队失踪了；其次是军官们要在神甫家举行猪肉宴会；此外，士兵们都跑到村子里跟当地的女人们干一些不道德的事去了。今天上午还抓了你们连的一个士兵，因为他爬到阁楼上去调戏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大娘。这个士兵其实冤枉得很，因为白天还没有命令规定可以找多大年纪的。”

“我也认为这个士兵是冤枉的。”帅克说，“要是这个老太婆在爬楼梯，那么别人是看不到她的脸的。我们在塔博尔进行军事演习时，也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我们有一个排驻扎在一家酒店里，有个女人在前厅擦地板，一个叫赫拉莫士的士兵走过去拍了拍她的……我怎么说呢？……裙子吧！她的裙子很肥宽，他拍她时，她没反应，他又拍了第二次，第三次，她还是没反应，就像没有拍她似的，于是他便决定对她采取行动，而她像没有事儿似的接着擦她周围的地板，然后她转过身来对他说‘当兵的，这下子我可逮住你了！’一看，这个女人已有七十多岁了。后来这件事就在村子里传开了……现在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在我不在的时候，你有没有被关过禁闭？”

“还不曾有这样的机会。”马列克抱歉地回答说，“可是，我却有一件与你有关的事情想告诉你，营里已经发出逮捕你的命令了！”

“这没有关系。”帅克说，“他们做得完全正确，营里必须这样做，必须下逮捕令抓我，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因为他们已有很久不知道我的消息了。这不能说营部有什么轻率。你刚才说所有军官都在神甫

家吃猪肉宴,是吗?这我得去那里看看,我要向他们说一声,我已回到这里了。再说,卢卡什上尉也还在为我担心呢!”

帅克迈着坚定的军人步伐向神甫家走去,并哼着歌儿:

瞧瞧我吧,
我亲爱的!
瞧瞧我吧,
他们怎样使我
成为老爷的!

当帅克走进神甫的家沿着楼梯往上走时,就已听到楼上军官们一片说笑声了。

军官们正开怀畅饮,天南海北地聊着天。这时大家正议论着旅部的混乱现象,旅部副官却辩解说“关于帅克的事,我们曾发过电报,帅克……”

“到!”在半掩着的门后,帅克用德语喊了一声,然后他走进来又重复说,“到!报告,步兵帅克,十一先遣连传令兵到!”

帅克看到扎格纳大尉和卢卡什上尉那吃惊的脸上有一种隐约的绝望神情,他没等他们问话就喊道:

“报告,他们要枪毙我,说我背叛皇上。”

“我的上帝,你在胡说什么,帅克?”脸色苍白的卢卡什上尉沮丧地喊道。

“报告,事情是这样的,上尉先生……”

帅克详细地描述了他所遭遇的一切事情。

大家惊讶地望着他,听他叙述着事情的来龙去脉。帅克说得十分细致,连他在池塘边遭遇不幸时,那里还长着勿忘我草的事也没有忘记给大家讲。后来他又把路上认识的鞑靼人的名字也说了一遍,如哈里英拉巴里贝等;他还添了一些自己创造出来的名字,如瓦里沃拉瓦里维、马里莫拉马里梅等。卢卡什上尉实在忍不住了,说“我该踢你一脚,你这畜生,你接着说吧,简单点儿,挑重要的说!”



帅克还是按照自己的思路往下说，说他们是怎样把他带到将军和少校那里接受突击法庭审讯的，还提到将军左眼是斜眼，少校有一双蓝眼睛。

“那蓝眼睛啊，滴溜溜地转，总是盯着我呀！”帅克还押着韵补充了一句。

十二连连长日麦尔曼气得拿起一只小罐子向帅克扔了过去，那是他一直用来到犹太人那里买烧酒喝的罐子。

帅克仍然若无其事地继续说，后来他怎样进行临刑前的祈祷，怎样搂抱着少校睡到大天亮的。再后来他们把他带到旅部。当营部要求把他当作失踪者送回自己部队时，他又怎样在那里出色地为自己进行辩护的。然后他把证件拿出来交给扎格纳大尉看，说由此可见他是经过旅部高级诉讼程序排除了对他的怀疑之后而被释放出来的。他又补充说“请允许我报告，杜布中尉先生由于脑震荡还待在旅部，他让我代问大家好。我请求发给我军饷和烟草费。”

扎格纳大尉和卢卡什上尉相互交换了一下怀疑的眼色。可就在这时房门开了，炊事员们端进来一盆盆热气腾腾的猪肝汤。

这是他们期盼已久的许多美食中的头一道菜。

“你这个该死的家伙，”扎格纳大尉在美酒佳肴送来的时候，兴致极好，便对帅克说，“这次猪肉宴救了你了！”

“帅克，”卢卡什上尉补充了一句，“要是你再出什么乱子，那就有你的好看了！”

“报告，那样我肯定会遭殃的。”帅克行了一个军礼说，“既然在军队里当兵，就该明白这一点……”

“滚吧！”扎格纳大尉冲他嚷道。

帅克离开那里以后，来到楼下的伙房里。这时可怜的巴伦正在那里哀求约赖达让他去宴会上伺候卢卡什上尉。

帅克恰巧在约赖达与巴伦争论的时候来到那里。

这时，约赖达正一本正经地跟巴伦说话。

“你是个贪食的馋虫，”他对巴伦说，“你吃起东西来，就是吃得汗流浹背也没有个够。我要是让你上楼送猪肝汤，你在楼梯上就会把汤喝个精光。”

现在伙房里的规矩有了新的变化。营里和连里的军需上士都是按各自的军衔大小和约赖达制订的计划分别吃饭，他们吃得好些；而营里文书、连里的电话员和其他几个上士只能喝着锈搪瓷盆里掺了热水的猪肝汤，他们馋得要命，在喝汤时还总想再捞点什么干货吃吃。

“你好！”军需上士万尼克一边啃着猪蹄，一边对帅克说，“刚才志愿兵马列克来这里说你回来了，身上还穿着新军装。可你回来了，却给我带来不少麻烦呢！他还吓唬我说，为了你这套军装，我们和旅部的账也算不清楚了。因为你原来的那套旧军装在池塘边又找到了，我们就通过营部转报到旅部，而我这里已把你作为淹死在池塘里的人给勾销了。其实你根本就不该回来。这一回来，为了这两套军装弄得我们都很烦恼。你甚至不知道，你给营里带来的麻烦有多大呢。你的军装每一部分我们都要登记在册。我这里是把你的这套军装作为连里多余的一套军装登记的。那就是说连里多出一套军装，因此我就向营



里汇报了。现在我们又从旅部收到通知,说你在旅部也领了一套新的军装。而在这期间,营部军装报表上也出现了多一套军装的注明……我知道,这样一来会引起一场账目检查风波的。这种小事,检察署会派人来查的,要是丢掉了两千双鞋,相反倒没有人过问了……”

“可是我们又把你那套军装给丢了!”万尼克伤心地说。他吸着流到他手上的骨髓,还用一根火柴棍剔着骨头缝里的残渣吃,又用它当牙签剔自己的牙齿。然后又说“为了这点小事,他们肯定会派人来检查的。我们在喀尔巴阡山的时候,就有一位检察官到我们那里,让我们按照规定把冻僵了的士兵还没有穿坏的鞋脱下来,于是我们就脱呀脱……有两双鞋在脱的时候坏了,还有一双鞋在那士兵死前就已坏了。可是更加不幸的是,检查署派一位上校到那里不久就被俄国的一颗子弹打进了脑袋,滚到山谷里去了。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们有没有把他的鞋也脱下来呢?”帅克开玩笑地说。

“脱下来了。”万尼克想了一下回答说,“因为没人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我们也就没法把这位上校的鞋登记到报表中去了。”

约赖达从楼上下来回到伙房,第一眼就看到沮丧的巴伦正坐在一块大石头旁的凳子上,绝望地望着自己扁瘪的肚皮。

“你也许是赫西哈斯特^①教徒吧!”博学的约赖达同情地对他说,“这些教徒整天望着自己的肚脐眼儿,直到他们仿佛见到肚脐周围发出了圣光才罢休。然后他们认为自己已经修到第三阶段了!”

约赖达从炉子里勾出一根血肠子。

“吃吧,巴伦!”他亲切地说,“让你吃个够,撑破你的肚皮!小心别噎着你,你这个永远吃不饱的家伙!”

巴伦的眼睛湿润了。

“在家里的时候,赶上杀猪,我总是第一个先吃。”巴伦一边吃着血肠子,一边诉说着,“我能吃下一大块猪头肉、整个猪脸、猪心、猪耳朵、

^① 十四世纪时期,从僧侣中派生出来的一种教派。认为人们只要低头看着自己的肚脐就能看到神光,由此会带来好运。这是一种封建迷信的幻想。

猪肝、一个腰子、猪脾、一条猪后腿、猪舌头，然后……”

他轻声地叙说着，就像在讲童话故事似的“后来又给我送来肝香肠，六根、十根，还有粗大的血肠子，有大麦的、有白面的，我都不知道先吃哪种好了，先吃白面的还是先吃大麦的？真不知道先吃什么好……我就一个劲儿地吃呀！吃呀！”

“我是这样想的，”巴伦说着哭了起来，“如今我逃过了敌人的子弹，可肚子里的饥饿又来折磨我，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吃到像家里那样美味的血肠子了……我一向不喜欢吃冻肉，因为它哆哆嗦嗦，没有滋味儿。可我老婆喜欢吃它。我不让她做这种冻肉，哪怕一丁点儿，因为我自私，总想让她做我最喜欢吃的东西，然后我独自一人把它们吃个精光。我没有珍惜家里人给我的温暖和幸福啊！有一次，我跟我的老丈人，一个少有的好人，为了一只猪争吵起来，我一生气就把猪杀了，一个人把它全吃了，一丁点儿也没有留给我那可可怜的老丈人。后来他老人家预言我会饿死的。”

“现在看来，你老丈人的话还挺灵验的。”帅克说。帅克今天说起话来总押着韵。

炊事员约赖达突然对巴伦厌恶起来，因为巴伦又很快转向炊炉，从口袋里拿出一块面包，想用它蘸烤猪肉的调味汁吃，这些汁儿正从一个大铁盘中向周围的烤猪肉上面流着。

约赖达迅速打了一下巴伦的手，那面包就像游泳运动员从跳板上跃跳到游泳池里一样掉到肉汁里了。

约赖达没等巴伦从烤炉中拿回面包，就把他撵出了门外。

伤心的巴伦从窗户中看着约赖达用叉子叉着那块蘸着调味汁的黄黄的面包给了帅克，还外加一大块烤肉。约赖达对帅克说“吃吧，我的忠厚的朋友！”

“圣母玛利亚！”巴伦在窗子外面嚷道，“我的面包进了茅坑里了！”他愤愤不平地挥动着长臂，到村子中去找吃的了。

帅克吃着约赖达给他的美味佳肴，嘴里塞得满满地说“我真高兴，重又回到自己的人中间了。要是我再也没法为连里做事的话，我会很难过的。”他用面包擦着流在下巴颏上的调味汁和油脂，然后又说



了一句“要是他们还把我扣在那里，而且战争还要打好几年，我真不知道，真不知道，你们这里没有我会怎么办呢？”

军需上士万尼克有趣地问了一句“帅克，你以为战争还要打好多久呢？”

“还得打十五年。”帅克回答说，“问题很明显，历史上曾经有三十年战争，现在我们比过去的人聪明一倍，这样一算，三十除二等于十五，不就是十五年吗？”

“据我们大尉的勤务兵说，”约赖达插话说，“他曾听人说过，一旦我们占领了加里西亚的边境，就不再往前推进了，那时俄国人会提出和平谈判的。”

“要是这样，真没有必要打这次战争了。”帅克强调说，“既然打仗，就得打到底。我认为，不打到莫斯科和彼得堡，坚决不同意谈和。既然是世界大战，只打到边境上，只在边境周围转转，那还要发动这次战争干什么？这太不值得了。比如说，瑞典的三十年战争，倒是没有打到我们这里……可是他们打到德意志、布洛特和利普尼采，还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家园。直到今天，那里的人半夜在小酒店里喝酒还讲着瑞典语，他们彼此交往，没有人不懂瑞典语的。再比如说普鲁士人吧，当然他们也不是什么外乡人。如今在利普尼采还住着许多普鲁士人。他们曾打到耶多霍夫和美洲，然后又挥戈返回自己的国家。”

“除此以外，”约赖达因为忙着办今天的猪肉宴有些晕头转向，也插话说，“所有的人都是鲤鱼变的。朋友们，我们可以用达尔文的进化论来证明……”

志愿兵马列克的突然到来打断了约赖达的进一步论证。

“大家提防着点儿，”马列克喊道，“杜布中尉刚才乘小汽车到了营部，把那讨厌的士官生比勒也带来了。”

“他的样子很可怕，”马列克继续说，“他跟比勒一下车就闯进了办公室。你们一定还记得，我离开这里时，说过我要去打盹儿，然后我就去办公室的长椅上躺下了。当我正在做美梦的时候，他们突然来到我那里。士官生比勒喊了一声‘起立！’杜布中尉就把我拉起来，还让我站直，然后就开始指责我说‘你觉得很奇怪吧！当你在办公室睡大



觉玩忽职守时，我怎么会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呢？睡觉得在吹熄灯号以后才行呢！’比勒在一旁插嘴说‘这是兵营生活守则第十六条第九款规定的。’这时杜布中尉猛地用拳头捶了一下桌子，嚷嚷道‘也许你们想把我从营里勾销掉吧！可是你们没有想到，我只是有一点脑震荡，我的脑袋还能使一阵子呢！’这时士官生比勒正翻着桌子上的文件，然后开始大声念着其中的一份《师部第二百八十号命令》。杜布中尉以为比勒是在拿他最后的一句话——我的脑袋还能使一阵子呢！——开玩笑，便指责他不严肃，对待上级军官不礼貌。现在中尉正带着比勒到大尉那里告状呢！”

不一会儿，他们来到厨房，这是上楼时必经之路。这时楼上正坐着营里的所有军官。圆胖脸的马利中尉吃过猪腿肉以后，唱起歌剧《茶花女》中的咏叹调，因为吃多了白菜和油食，唱的时候直打嗝儿。

杜布中尉一进厨房，帅克就大声喊道“全体起立！”

杜布中尉径直走到帅克面前，看着帅克的脸孔嚷道“你就高兴吧！如今你完蛋了！我要把你制成标本留给九十一团做个纪念！”

“是，中尉先生！”帅克行了一个军礼说，“报告，有一次我从书中看到：瑞典国王在一次大战中跟自己忠实的战马一起牺牲了。后来人们把他和战马的尸体运回到瑞典制成了标本，至今还搁在斯德哥尔摩博物馆供人参观呢！”

“你从哪儿来的这些荒诞常识，乡巴佬！”杜布中尉愤怒地嚷道。

“报告，中尉先生，是听我当教员的哥哥说的。”

杜布中尉转过身去，吐了一口唾沫，推着站在他前面的士官生比勒向楼上大厅走去。临走时在厨房门口还回过头来冲着帅克嚷嚷，他模仿古罗马皇帝判决斗败的角斗士死刑时把右手大拇指向下一指的姿势，绷着个脸对帅克说“大拇指朝下！”意思是说让帅克也没有好下场。

“报告，”帅克也朝着他嚷道，“我已经先把大拇指朝下了！”

士官生比勒现在瘦得像只苍蝇一样。在这段时期里，他被当作霍乱疑似病人，做过不少检查。那时他的大便完全失禁，总把屎拉在裤



子里。后来他被送到一个防治站,经过那里的一位专家检查,证明在他的粪便里没有霍乱病菌,便用鞣酸把他的肠子缝了起来,就像鞋匠用麻线缝破鞋一样。最后,他被送到附近的一个兵站,并承认他是可以从事部队后勤工作的。

那位专家是个热心肠的人。

当士官生比勒对他说自己感到身体极度虚弱的时候,专家还笑着鼓励他说“你还可以获得勇敢金质奖章呢!因为你是自愿报名参加军队的呀!”

就这样,士官生比勒开始了他争取金质奖章的生活历程。

现在士官生的肠道病已经好多了,不再往裤子里拉稀了,不过还常常有拉尿的感觉。这样,他从最后一个兵站到他在旅部同杜布中尉会面这段旅途中,就成了他寻找厕所的一场大演习。路上他好几次误了火车,因为他在车站厕所里蹲的时候太长,等他从厕所里出来时,火车已开走了。还有好几次因为蹲在火车上的厕所里耽误了换车。



尽管士官生比勒沿途为上厕所的事着了不少急,但最终还是来到了旅部。

杜布中尉本来需要在旅部护理几天的,但在帅克来到旅部的那一天,旅部的医生听说下午有救护车要到九十一团某营去,就考虑让杜布中尉也跟着搭车回他的营部去。

对此医生很高兴,这样一来就可以摆脱杜布了,因为医生讨厌中尉常常摆出一副“三年早知道”的样子,跟别人谈话时总是说“这个问题,我在战前就跟我们老家的县太爷说过了!”

“你跟你的县太爷还会舔我的屁股呢!”医生暗自骂道。他十分庆幸有这样的机会,旅部的救护车正好要经过佐尔坦采开往卡米奥卡斯特鲁米洛夫去。

帅克在旅部没有见到士官生比勒,因为当时比勒在旅部军官厕所里又蹲了两个多小时。可以大胆地说,士官生比勒绝不会在这种地方白白浪费时间,因为他会在那里反复思考光荣的奥匈军队所经历的各种光辉战役的,从1634年9月6日的内德林根战役开始到1888年8月19日的萨拉热窝战役为止。

当他无数次地拉动抽水马桶水箱的绳子,让水哗啦啦地冲掉大便时,他总闭上眼睛,想象着战火纷飞的战场上骑兵冲杀和大炮轰鸣的情景。

杜布中尉与士官生比勒的相遇显得相当冷淡,这无疑是他们后来在公务和私事方面都相处得不愉快的原因。

杜布中尉已第四次去上厕所了。他愤怒地嚷道:

“谁在里面?”

“九十一团N营十一先遣连士官生比勒。”里面响起自豪的对话声。

“我是本连的杜布中尉。”争厕所的人在门外做自我介绍。

“马上就好,中尉先生!”

“我等着!”

杜布中尉不耐烦地看着手表。谁都不会相信,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多大的耐心和坚韧性啊!当你在厕所门口等了十五分钟,然后

又是五分钟,再又是五分钟,任你叩门、敲门、踢门,而里面的回话照样是“马上就好,中尉先生!”

特别是当杜布中尉满怀希望地听到里面有手纸响声时,可又等了七分钟,门仍然没有开,于是他真的发火了。

士官生比勒还是懂得事情分寸的,于是他不再总拉水箱了。

杜布中尉的火气也消了一些。他寻思着,要不要把这件事报告旅部,那样,他们也许会下令砸门,把士官生比勒从里面拖了出来,但他又想,这样可能会伤害了上下级的关系。

杜布中尉又等了五分钟,似乎感到再在门外等下去已没有必要了,因为等了这么久,他的那泡尿也已经憋回去了。但是出于某种原则,中尉在厕所外面又踢了几下门,里面照样又传来“马上就好,中尉先生!”

最后终于听到比勒拉水箱的声音。过了一会儿,他们便面面相觑地站在厕所的门外。

“士官生比勒,”杜布中尉冲他大发雷霆说,“你不要以为,我来这里的目的会跟你一样。我来这里是因为你没有向我报到就擅自来旅部。你不懂得规定吗?你知道谁该优先吗?”

士官生比勒竭力回忆,他是不是在下级军官对待上级军官的问题上触犯了什么纪律或什么指令。

他在这方面的知识确实还有很大缺陷。

在学校里老师没有授过这方面的课。在这种情况下,下级军官应该怎样对待上级军官呢?是不是没拉完尿就急着跑出厕所,一只手提着裤子,另一只手向上级行军礼呢?

“你必须回答,士官生比勒!”杜布中尉挑衅地喊道。

士官生比勒突然想出一个简单的回答:“中尉先生,我没有料到,我来旅部之后,您也来到这里。我曾去办公室办了一些自己的事,然后就马上来厕所,在这里一直蹲到您来的时候。”

他接着郑重地大声补充了一句:“士官生比勒向杜布中尉报到。”

“你知道吗?这不是一件小事!”杜布中尉不愉快地说,“依我看,士官生比勒,你一到旅部就应该立即到办公室打听一下,这里有没有



你们营的军官,或者你们连的军官。关于你今天的事,我们回到营里再说。我就要搭汽车回营里去了,你也跟我一道走!……可别说‘但是’!”

士官生比勒本想拒绝他的,因为旅部办公室已经安排他乘军列回去,坐火车对于他这种直肠颤抖的病人来说会方便些。连小孩都知道,汽车上没有厕所。如果坐汽车走,没等到车走完一百八十公里,他早就拉了一裤裆了。

鬼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出发后,汽车的颠簸倒没有让比勒感到有什么不舒服。

杜布的报复计划没有得逞,他感到非常沮丧。

他们出发时,杜布中尉暗自想道“你等着瞧吧,士官生比勒,要是你想拉屎,你别想我会吩咐司机给你停车的!”

根据交通规则,他们行驶的那条公路是应该保持时速的,因此杜布中尉就有了借口。他和蔼地说“我们军用汽车所走的公路线是有规定的,我们应该按照规定保持汽车的时速,不应当白白浪费汽油,因此任何地方都不能停车。”

士官生比勒据理反对这种说法,认为汽车停车时并不浪费什么汽油,因为司机在停车时已关掉了发动机。

“即使这样,”杜布中尉仍然胡搅蛮缠地说,“汽车也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赶到目的地,哪儿都不能停车。”

这样,士官生比勒也就不再反驳了。

汽车按规定的时速向前驶去。一刻多种以后,杜布中尉突然感到肚子发胀,他想,要是让车子停下来,他下车到壕沟里去,解开裤子方便一下,该有多好啊!

但他丑话已说在了前头,现在已无法反悔了,于是他打起精神,像个英雄一样,咬紧牙关,坚持把屎憋住。当他憋了一百二十六公里时,实在憋不住了,他突然一把揪住司机的大衣,冲着他的耳朵大叫一声:“停车!”

“士官生比勒,”杜布中尉一边跳下车向壕沟跑去,一边开恩似的说,“现在你也有机会去方便一下了!”

“谢谢!”士官生比勒回答说,“我不想白白地耽误汽车赶路。”

其实,士官生比勒也急着要拉屎,但他下定决心,即使把屎拉在裤子里,也得看看杜布中尉丑态百出的样子。

在到达佐尔坦采之前,杜布中尉又让汽车停了两次。最后一次停车时,他还固执地对比勒说“我今天中午吃的是波兰式的猪肉烧酸菜。我已在营里给旅部发了一封电报,控告这里伙房给我们吃的酸菜是馊的,猪肉是臭的。炊事员们的胆子也真的太大了。他们现在还不认识我是什么人,但总有一天会认识我的厉害的!”

“诺斯蒂茨·里内克元帅,后备骑兵队的杰出人物,”比勒回答说,“他出了一本书《战争期间的伤胃食品》,根本不主张在艰难困苦的战争岁月里吃什么猪肉。任何不节制的饮食行为对于行军来说都是有害的。”

杜布中尉对这个问题没有作任何回答,只是在想“小子,你这点学问我会有办法对付的。”后来他考虑再三,结果只提了一个十分愚蠢的问题“你以为,士官生比勒,就凭你这个官衔就可以批评上级军官不节制吗?士官生比勒,也许你想说我吃得太多了吧!我得谢谢你说的这些无礼的话呢!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我会跟你算账的。你还不认识我,但总有一天你会认识我的,你会想起杜布中尉的!”

中尉说到最后一个字时,差一点咬了自己的舌头,发音也不清楚了,因为这时汽车正越过公路上的一个大坑。

士官生比勒还是不回答他的话,这就更加激怒了杜布中尉,于是他粗暴地喊道“你听着,士官生比勒,我认为你应该懂得怎样回答自己长官提问的!”

“当然,”士官生比勒说,“是有这样一个规定。不过,首先要弄清楚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以为,我现在还不属于任何单位,因此根本谈不上我就是您的直接下级。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一规定只限于军官之间在执行公务时才有效。现在我们两个人坐在汽车里,并不等于我们就是同一个军事单位的人在执行某个共同的战斗任务。所以说,我们之间既不存在直接的从属关系,也不存在任何公务关系。现在我们两个人是各回各的单位。您问我刚才我说的话是不是在责怪您吃多了,



中尉先生,这个问题绝对不是什么公务问题,我想也就不必回答了吧!”

“你说完了没有?”杜布中尉冲着他喊道,“你这个……”

“是的,”士官生比勒坚定地说,“您别忘了,中尉先生,关于我们之间的关系问题,庄严的军官法庭会作出判断的。”

杜布中尉气恼得几乎控制不住自己。他有个特殊的习惯,就是发脾气时,会比平静时说出更多、更愚蠢的话。

这一次他又嘟囔着说“军事法庭会对你的问题作出判决的。”

士官生比勒想利用这个机会狠狠地整他一下,便用最友好的腔调说“您在开玩笑吧,朋友!”

杜布中尉嚷着,让司机快停车。

“我们中间必须有一个人步行。”他嘟囔着。

“我坐车。”士官生比勒说,“朋友,您想做什么就随您的便了!”

“继续开车!”杜布中尉迷迷糊糊地冲司机喊了一声,随即便闭上眼睛,陷入庄严的沉静之中,就像古罗马的尤利乌斯·恺撒大帝,当谋叛者手持短剑前去刺杀他时,他的那副神情一样。

他们就这样来到佐尔坦采,一起找到了营部的驻扎地。

杜布中尉和士官生比勒在楼梯上争论着:士官生现在还没有所属单位,他该不该去领取分给各连军官的肝香肠问题。这时,楼下伙房里的人已吃得饱饱的,横七竖八地躺在长凳上,抽着一百零八号烟草,天南地北地聊大天儿。

炊事员约赖达对大家说“我今天搞了一项绝妙的发明。我认为,这会引起烹调艺术的重大变革。你肯定知道,万尼克,在这个倒霉的村子里,我哪儿也找不到做肝香肠用的香料马约兰。”

“马约兰的学名在拉丁文中是 *Herba majoranae*,”军需上士万尼克想起自己在做草药生意时见过这种植物,便这样说了一句。

约赖达接着说“我现在还没有研究出来,人的思想是怎样在缺乏条件的情况下想出各种各样的方法的,是怎样有了新的发现的,又是怎样发明出人类至今都不曾梦想到的、完全不可能的新产品的……如

今我到各家各户找马约兰，我跑呀，找呀，对他们解释说，我找马约兰干什么用呀，它是个什么样子呀……”

“你还应该描述一下它的气味是怎么回事儿！”帅克躺在长椅上说，“你应该说，马约兰发出的芬芳，就像你在洋槐树盛开的林荫道上闻着小墨水瓶的味儿一样。在布拉格附近的博赫达小山冈上……”

“帅克，还是让约赖达说完吧！”志愿兵马列克用恳求的语调打断了他的话。

约赖达接着说“有一次，我在一家庄园里，曾拜访一位参加过占领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战役的老兵。他是在捷克博尔多别采城骑兵营服完兵役退伍的，所以至今还没有忘记捷克语。他当时跟我争论，说在捷克，人们在做肝香肠时，放的不是马约兰，而是甘菊。对他这种说法，我真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因为大凡一个有点常识和没有偏见的人都会认为马约兰是做肝香肠的最好香料，并且称它为‘美丽的公主’。后来我感到，必须尽快找到有这种特殊香味的代用品来代替马约兰。于是我在一个人家里看到他家圣像下面挂着一只桃金娘花环，那是他们不久前结婚时置办的。花环上桃金娘的枝子还相当新鲜。我就把桃金娘放进肝香肠里。当然，我事先已把这只结婚花环放在水里煮了三次，让它的叶子变软，去掉那股辛辣味。不用说，当我把桃金娘花环拿去做肝香肠时，他俩哭得十分伤心！后来，他们跟我分手时，还说我亵渎了上帝，因为花环是供奉上帝用的，我这样做肯定会被炮弹打死的。你们不是喝了我做的肝香肠汤了吗？可谁能吃得出这汤里放的香料不是马约兰，而是桃金娘呢？”

“在英德希赫·赫拉德采城，”帅克说，“几年前，有一个叫约瑟夫·利涅克的香肠商人。他在货架上放了两个盒子：一个盒子里装着做肝香肠和血肠的混合香料；另一个装的是杀虫药粉，因为他已经好多次听顾客说，他们曾在他的腊肠里吃到过臭虫和蟑螂。他常常说，臭虫有一种像苦杏仁的辛香味，就像他放在圆面包里的那种苦杏仁的味道；而蟑螂在腊肠里则会发出像一本旧《圣经》书被虫蛀空后发霉的那种臭味。因此他很注意作坊的清洁，到处撒些杀虫粉。有一次做血肠时，正好他感冒，不小心把放杀虫药粉的盒子给碰倒了，药粉撒到灌



血肠的馅儿上。从此英德希赫·赫拉德采城的人想吃血肠都只到利涅克家来买，他铺子里每天都挤满了人。他很聪明，马上就想到这是杀虫药粉起的作用。于是就订购了整箱整箱的杀虫药粉，事先还让供货公司的老板在箱子上写着‘印度香料’几个字。这是他的秘密，他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直至他进了坟墓。最有趣的是，经常去他铺子买血肠吃的那些人家家里的臭虫和蟑螂都搬了家。从那时起，英德希赫·赫拉德采城就成了全捷克最清洁的城市。”

“你说完了吗？”志愿兵马列克也迫不及待地想发表看法。

“这件事算是讲完了。”帅克回答说，“但是我还在贝斯基德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等我们以后打仗的时候，我再给大家讲。”

志愿兵马列克说：“烹调艺术在战争时期，特别在前线能得到人们最好的认同。我想做一点小小的比较：在和平时期，我们曾从书本中读到过，也听人说过有一种所谓的‘冰汤’，也就是在汤里放些冰。在德国北部、丹麦和瑞典等地的人们都很喜欢吃它。可是你们瞧，战争

来了,今年冬天在喀尔巴阡山的士兵们可以有很多冻了冰的冰汤,尽管它是一道名菜,而他们还是不想吃它。”

“冰冻了的熟肉应该吃。”军需上士万尼克持反对意见说,“但不能放得太久了,最多一个星期。为了这件事,我们九连还放弃了阵地呢!”

“那还是在和平时期,”帅克严肃地说,“整个部队都围着伙房和各种各样的食物转。我们在布杰约维采时,有一个叫扎克莱斯的上尉,他总是围着军官食堂转。要是哪个士兵做了什么错误的事情,他就马上叫住他,然后破口大骂说‘你这个乡巴佬,要是你下次还做这种事儿,我就把你这张嘴剁成肉末,煎成肉饼,再拌上土豆泥,统统吃光。要不就用你做鹅杂碎炒饭,或者把你做成铁板猪油烤兔肉。你瞧,要是你不想让我把你做成圆白菜烧牛排,那么你就得改正自己的错误。’”

他们还谈了一些为教育士兵熟悉菜谱的有趣故事,但都被楼上宴会结束后传来的巨大喧嚣声打断了。

在一片喧闹声中,数士官生比勒的嗓门最高。他说“在和平时期,士兵就应该知道战争需要什么;在战争时期,他们也不能忘记自己当初在操场上所学到的本领。”

然后又听到杜布中尉气喘吁吁的声音:“对不起,我必须指出,我已经第三次遭到别人的侮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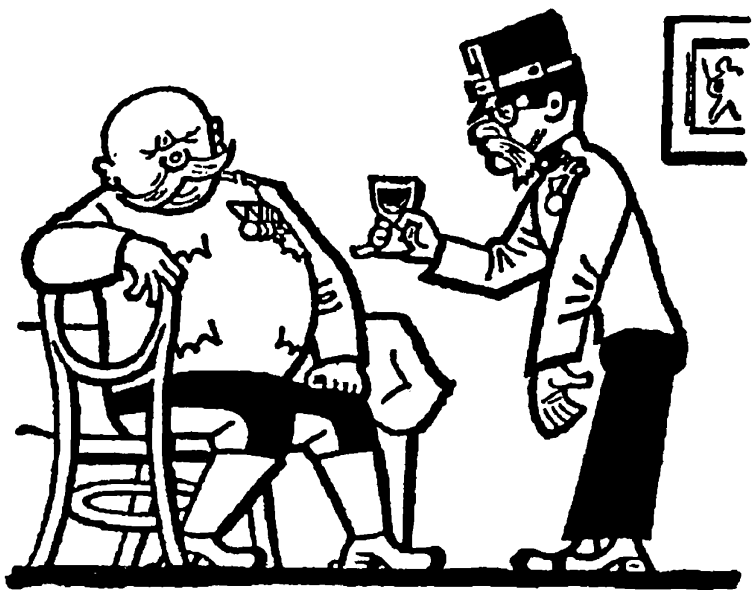
楼上大闹了起来。

因为杜布中尉当着军官们的面,怀着恶意攻击士官生比勒,引起众人的大声争吵。显然,犹太人的烧酒此时也在起作用。

大家就杜布中尉的骑马技术问题争先恐后地争论起来“没有马夫是不行的!”——“是马受惊了!”——“朋友,你在西方马童中混了多久?”——“是花样骑手!”

受侮辱的杜布中尉坐在桌子旁边,扎格纳大尉迅速给他斟了一杯该死的烧酒。中尉站起来,把自己那张破旧的椅子拉到卢卡什上尉旁边,上尉友好地欢迎他说“朋友,我们已把所有的东西都吃光了!”

尽管士官生比勒严格按照规定,围着桌子向扎格纳大尉和其他军



官殷勤地一一报告,反复地说“士官生比勒到营部报到。”对此大家也都看见和知道了,可是他们对这个可怜的人物仍然十分冷漠。

比勒端着满满一杯酒,十分谦恭地坐在窗户旁边,等待着有适当时机,展示一下自己从书本中学到的知识。

杜布中尉酒劲大发,用指头敲着桌子,然后转过身对扎格纳大尉说:

“过去我经常对我们的县太爷说‘爱国主义、忠于职守、自我完善,这些才是战争中的真正武器。’特别是现在当我们的部队就要越过国境线的时候,我想提醒您要十分注意这一点。”

病中的雅罗斯拉夫·哈谢克将《好兵帅克》一书口授至此,他没有来得及写完这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最著名和最受读者欢迎的小说,死神就于1923年1月3日迫使他永远沉默下来,与世长辞了。

作者年表

- 1883年 4月30日出生在布拉格一位中学教员的家庭。
- 1896年 父亲去世,辍学当学徒,与其寡母相依为命。
- 1899年 进入一所中等商业学校学习。
- 1900年 开始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和游记小品。
- 1903年 加入捷克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并在其机关刊物《公社》任编辑。
- 1907年 任《公社》主编,同年在未婚妻的劝说下,放弃无政府主义。
- 1908年 因扰乱治安而两度被传讯。
- 1911年 在其小说中第一次出现了“好兵帅克”的形象。
- 1915年 应征入伍,同年9月,以“自愿被俘”的方式逃到俄国。
- 1916年 在基辅参加红军,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员,负责主编德文《狂飙》、匈牙利文《风暴》等杂志,宣传俄国无产阶级革命。
- 1919年 任乌发市外国共产党委员会书记。
- 1920年 任红军第五军政治部国际组组长。同年12月,应访苏联的捷克社会民主党的请求回国开展工作。
- 1921年 开始写作讽刺巨著《好兵帅克》,并自费出版第一卷,大获成功。
- 1923年 1月3日,因心脏麻痹和肺炎与世长辞。